

五千年演义

秦汉兴替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王吉祥 著



五千年演义

秦汉兴替



ISBN 978-7-5315-5355-7

9 787531 553557 >

本册定价: 50.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共 18 册)

五千年演义

秦汉兴替

王吉祥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王吉祥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汉兴替 / 王吉祥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55-7

I. ①秦… II. ①王…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219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许科甲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杨春青 冯雁明

美术编辑: 刘丽菲 姚洪发 徐 鹤

美术统筹: 徐 鹤

封面设计: 徐 鹤

封面绘画: 崔晓柏 李 智

彩色插图: 赵明钧 赵 载 庄德英

黑白插图: 李 明 龚建蓉 李 想 李 萍

版式设计: 刘 俊 东 科

责任校对: 贺婷莉

责任印制: 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 168mm×230mm

印 张: 30.25 字数: 388 千字

插 页: 4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5355-7

本册定价: 50.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 (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 0.69% 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说话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 年 9 月 27 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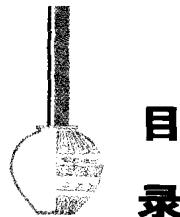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亨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目 录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 (一)	
再版说明 (二)	
第 一 回 称始皇定制颁法令 理国事传诏划统一	001
第 二 回 行封禅刻石滋骄横 迷神仙讨药求长生	012
第 三 回 修长城万世留功罪 劈灵渠一朝通南北	022
第 四 回 发淫威焚书坑群儒 兴徭役筑宫造陵墓	034
第 五 回 染重病老父死沙丘 弄诡计小儿窃宝座	043
第 六 回 昏胡亥逞虐施苛政 庄稼人奋起反暴秦	053
第 七 回 传捷报义旗飘城头 露傲气陈王忘旧情	064
第 八 回 分兵进占地各称王 出叛徒英雄遭杀害	073
第 九 回 群雄起项氏领兵将 从范增薛城立楚裔	083

第 十 回	斩巨蛇刘邦应势起 三让礼张良再出山	096
第 十一回	暗构陷赵高害李斯 袭楚营章邯杀项梁	105
第 十二回	战巨鹿破釜沉舟船 积罪孽权相挨刀斩	113
第 十三回	入咸阳约法安百姓 鸿门宴沛公受惊辱	124
第 十四回	称霸王项羽分天下 筑高台韩信拜大将	134
第 十五回	修栈道暗地度陈仓 败彭城汉王露惨相	144
第 十六回	巧用兵智摆背水阵 激攻战彼此胜负频	153
第 十七回	划鸿沟难阻汉兵火 决垓下悲歌别虞姬	164
第 十八回	聚南宫置酒论兴亡 除内忧亲征抵外强	176
第 十九回	固根基消灭异姓王 承秦制四海归汉统	185
第 二十 回	操政务吕后弄权谋 忧国事老臣定密计	197
第二十一回	争权势诸吕遭诛戮 迎新主文帝善施治	209

第二十二回	张廷尉执法传美名 中郎将进谏正主误	220
第二十三回	少壮人奏言论兴废 弱女子奋勉感圣君	229
第二十四回	信黄老失察错谬出 两太子争博惹强吴	240
第二十五回	严治军名将留佳话 割封地七国起叛乱	250
第二十六回	清君侧晁错被枉杀 平吴楚景帝削诸侯	259
第二十七回	颂治世史家誉文景 嗣皇位汉武称雄主	270
第二十八回	咏上林相如得恩宠 言春秋买臣受君命	278
第二十九回	重文治不忘兴武功 御外侮兼之抚边鄙	287
第三十回	修内政未能识贤臣 急备战沙场出良将	298
第三十一回	连用兵倾力除边患 追穷寇漠南无王庭	308
第三十二回	通西域张骞垂青史 互往来踏出丝绸路	318
第三十三回	开三边朝廷拓疆土 信方士天子屡受诓	328

第三十四回	祭神祇沉迷巡四方 汉家女远嫁乌孙王	336
第三十五回	苏子卿出使忠苦节 司马迁受刑愤著书	345
第三十六回	巫蛊案虚构成祸水 轮台诏痛悔改前非	358
第三十七回	奉遗命霍光肩重负 南北和苏武归故国	369
第三十八回	起内争权归大将军 易嗣君敢废昏乱主	380
第三十九回	霍氏妻嘱毒许皇后 汉宣帝临朝擢才俊	391
第四十回	败家子谋逆遭族诛 中兴主亲政循吏出	400
第四十一回	狡阉官蛊惑汉元帝 立奇功陈汤斩郅支	414
第四十二回	出塞外昭君千秋在 夺朝位王氏渐兴起	427
第四十三回	追风流频仍失举措 移国柄大权终旁落	436
第四十四回	挟幼帝觊觎天子位 得玉玺圣朝换新主	448
第四十五回	效古制四方烽烟起 昆阳战新莽告覆亡	459



在距今两千多年之前，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在我们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件伟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秦王嬴政顺乎历史的潮流，按照人民的愿望，“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以自己的雄韬大略，调动千军万马，将那中原六国全部荡平，使天下九州归为一统了！

为庆祝攻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胜利，连日来，国都咸阳城里，到处张灯结彩，钟鼓和鸣，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年纪还不到四十的秦王嬴政，面对这种景象，怎能不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地想继续干一番空前的伟业？

这一天，他一大早就上朝视政，处理国事。只见他头戴冕旒（miǎn liú 免流，古代天子戴的前后垂玉串的礼帽），身穿衮（gǔn 滚）龙袍，挺着魁梧的身躯，端坐在殿堂正中；再细看，他蜂鼻长目，方面阔口，除下颏（kē 科）一抹黑须之外，上唇及两嘴角还翘着一绺卷须，眉宇之间隐含着一种刚毅、自信的神情，小眼角那浅浅的鱼尾纹里，流露着说一不二、生杀予夺的凶气。当文武百官欢呼着向他歌功颂德之后，他得意扬扬地颁布下



一道命令：

“诸位爱卿，我秦国自兴兵以来，攻城略地，斩关夺隘（ài 爱），终于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如今寡人（古代君主自称的谦词）也该更换一下名号了。如果不更换名号，仍然称作‘王’，这与原先六国的国王有什么区别，怎么能显示成功，传之后世？诸位议论一番，看到底改成什么名号为好？”

这命令一下，朝堂上顿时鸦雀无声。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你，互相用眼神打探对方的主意，一时间谁也说不出个名堂来。散朝以后，丞相王绾（wǎn 晚），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几个大臣，急忙召集起一群博士（有专门学问、充当顾问的人。秦时博士为奉常属官，掌通古今，员额不定），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他们引古论今，苦思冥想，都希望找出一个最美好、最崇高的称号，来奉给自己这位统一天下的一代雄主；众人绞尽了脑汁，整整商讨了一天一夜，最后总算议定了。第二天一大早，秦王政上朝时，李斯代表众臣，上前奏道：

“启禀陛下，臣等就陛下更换名号一事，连宿研讨，众皆以为，古时有三皇五帝，可他们管辖的地方不过千里。如今陛下兴兵诛伐暴乱，荡平六国，统一天下，这是自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壮举，三皇五帝岂能相比！臣等与众博士合议，都说古时三皇中天皇、地皇、人皇，以人皇最贵。陛下欲更换名号，臣等特恭上尊号，奉陛下为‘人皇’，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zhèn 振）。请陛下裁择施行。”

李斯奏毕就位，众臣屏住呼吸，单等秦王政答个“可”字，好舞蹈欢呼，争先颂扬。不料，秦王政端坐着，硬是不吭声儿，还不断轻轻摇头，似乎对“人皇”这个称呼不大满意。他在暗自思忖：“人皇”虽然尊贵，

但终究是个陈迹了，自己既然功德无量，远远超过三皇五帝，就应该取个更新的名号。他沉吟了半晌，忽然朗声说道：“古有三皇五帝，寡人何不取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称作‘皇帝’呢！”

众臣一听，齐声叫好，一起匍匐在地，极口称颂：“陛下德过三皇，功高五帝，应该尊称为皇帝！”接着，“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像波涛一样，在大殿里滚荡起来。秦王政大喜，待众臣舞蹈欢呼一阵之后，说：“寡人既是振古至今第一皇帝，就叫做‘始皇帝’吧！今后寡人的子孙做皇帝，就以世数来计，叫做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直至千世万世，传之无穷！……”

从这时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皇帝，人们也就称秦王嬴政为秦始皇了。

就在这欢庆的日子里，秦始皇并未沉醉在大统一的胜利之中。一天，他在宴饮之后，身穿便袍，腰扎一条黑色缎带，独自在宫中漫步。他在考虑：天下虽然归为一统了，可面对这空前的广土众民的大帝国，究竟采用何种办法进行治理呢？这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如果搞得不好，朝政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入夜了，他抬眼望着挂在中天的一轮皎月，品察着一颗颗眨眼的星斗，忽然觉得这乾坤宇宙唯有靠他才能运转。他正在凝神思索，忽见一颗小小的流星划破幽蓝的天空，向东方逝去。那时人们迷信，连他这位始皇帝见此也大惊失色了。他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告，告诫他必须勤于朝政，安邦治国，才能稳坐皇位。他越想越觉得急迫，叫来侍从官，说：“马上传寡人旨意，立即召开宫廷会议！”

咸阳城秦宫大殿里，灯火辉煌。文武百官，分列两旁，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皇帝为什么连夜升朝议事。



正当众臣怀揣小鼓，心里扑通扑通直跳的时候，始皇帝开腔说话了：“如今天下初定，百事待举。朕（原来是古人自称之词，从秦始皇起，才专用作皇帝的自称）日夜不敢懈怠。思前想后，唯觉国体政制不先确立，其他诸事均不好办。今夜临朝，正是要议定此事。诸卿有何高见，只管讲来。”

大家一听要议定朝政体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丞相王绾似乎早已胸有成竹，第一个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还是继续实行分封制为好。如今天下虽归一统，可原先的燕国、齐国和楚国那些地方，离京城咸阳遥远，应该分封子弟为王，派往那里去镇守。”

始皇听后，默不做声，由众臣继续讨论。大臣们大都表示赞同王绾的主张，唯有廷尉李斯独排众议，站出来慷慨陈词道：“陛下，臣观前代史籍，但见西周初年，分封国王的亲属子弟很多，而传至后世，亲属关系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敌，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周天子也无法制止，最后导致衰亡。如今好不容易使天下统一了，应该遍设郡县，派官吏去治理。皇帝的儿子们和大功臣，可以立为封君（封君享受‘侯’、‘君’等名誉爵位，但实际不领受封国），用国家征收的赋税重赏他们。这样，他们既很富足尊贵，国家又便于管辖，天下没有二心，这才是巩固统治的好办法。分封诸侯的主张不可取！”

始皇听了李斯的一番议论，嘴角闪出一丝不易为人发觉的微笑，频频点头，说：“朕曾深思此事。长久以来，天下苦于兵戈，皆因列侯对峙。如今若是沿袭旧制，封王许国，岂不是复开兵祸？廷尉之议正合朕意，可照此施行！”

始皇帝在说最后一句话时，微微抬起眼睑，双目射出锋利的光束。无

论是谁，只要和他的目光相遇，都会感到这位至高无上的帝王，随时准备毫不留情地处理掉不同意他的人。大臣们见此情景，谁还敢有异议？始皇见没人再说什么，立即命李斯召集有关臣属，规划疆土，定制明法，以颁行天下。

李斯本是战国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年少时做过小官，后来曾跟当时的学问家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因看到楚王没有多大作为，而燕、赵、韩、魏等国又腐败脆弱，因此便西去秦国。由于秦丞相吕不韦的帮助，得到秦王的器重，为秦国认真出谋划策，筹划国事，对秦统一六国，起了不小作用。现在秦始皇摒弃众议，单单采纳了他的主张，这使他一来感到十分得意，二来也觉得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他不轻易露声色，脸上总是显得那么沉静，儒雅，而对于决心要办的事情，总是认认真真，尽心尽力，以求办好。他按照始皇的旨意，召集众臣属、博士，先绘制了大秦帝国疆域图，接着依据山川走势，地理方位，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为秦初统一时郡数，郡名说法不一，以后有所变化，秦末有四十余郡）。他还研究、参考六国制度，提出了一整套机构设置方案，大致是：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首的百官。丞相辅佐皇帝总管一切行政事务，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协助丞相并负责监察，这便是所谓的“三公”，为中央机关的首脑。但只有皇帝才能总揽大权。三公以下设负责各部门具体事务的“九卿”，主要有掌管礼仪制度议论政事的“奉常”，有负责侍从警卫的“郎中令”，有主管司法侦察审讯的“廷尉”，有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治粟内史”，有管理皇室财务和官营手工业的“少府”等。

地方分置郡县。郡设相当于中央三公职务的“守”、“尉”、“监御



史”，郡守总管全郡行政事务，郡尉协助郡守兼管军事，监御史监察郡务。县分大小两类，大县设县令，小县称县长，同时都设辅佐的尉和丞。县以下是乡和亭，大约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 (jiào 叫)，三老负责宣讲法令教化民众，啬夫负责征收赋税审理诉讼，游徼负责巡逻治安。以上这些官吏都由皇帝和中央任免，并从国库领取俸禄。

李斯把这套方案呈了上去，始皇一看，大加赞许，禁不住夸道：“李廷尉不愧是通古知今、学识渊博、学过帝王之术的人，所做诸事，样样都合朕的心意！”李斯谢过皇上的恩奖，君臣接着讨论起治国安邦之道。始皇说：“朕观前代史籍，见数百年间，常常是战乱迭起，兵戈不息，那一朝朝帝王权臣，难免不成为百姓攻击的目标，而每次动乱中，一些豪门大户又总是争权夺利，趁势发迹，这到底是何原因呢？”李斯略一沉思，答道：“以臣看来，其主要原因，是历朝历代或不能明法，或执法不严，所以使得豪杰兼并，百姓造反，祸乱不息。陛下圣明，只要严执秦律（指秦朝的法律），使天下之人做到令行禁止，谁还敢作乱？”始皇听着，连连称好。不久，一条条严刑峻法在他的脑子里酝酿成熟了，他果决地颁下了一道道诏命：

令民间原有和缴获的原六国的大量武器，全部交出，不准私留；

令各地十二万户豪门大户迅速迁居国都咸阳（早在征服六国过程中，就曾把各国富商豪士迁徙到巴蜀），不得迟缓；

令全国险要地方，凡城堡关塞及原来六国构筑的堤防等等，统统拆毁；

.....

这道道诏令一下，群臣马上颂扬起来，有的说皇帝恩惠遍及民众，大家从此莫不安守本业；有的说这样可以减轻百姓负担，男男女女都得以专心从事生产；还有的说迁居富商豪士，使他们难以依势兼并地方，从此断了祸乱之根。李斯听着这些颂扬之词，觉得确有一些道理，他最了解始皇的本意，心里说，皇帝想得最多的是防止天下人图谋不轨。收缴了武器，谁能徒手起事？迁徙了声势煊赫的大户，就近监督，谁还敢相互勾结，反抗朝廷？削平城堡、关塞和堤防，无险可据，何人再敢作乱？

皇帝的诏令，是没人敢轻易违抗的。一些被迁的豪门大户，自然叫苦不迭；各地的名城巨堡，很快就被拆毁；地方上的郡守县令，把民间兵器收缴上来，一股脑儿运到咸阳。当时的兵器多为铜质铸成，始皇立刻命人熔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每个大铜人重达二十四万斤，摆列在咸阳宫门外面，用以象征自己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以上各项事情，都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但秦始皇每天仍是早起晚睡，不敢稍有松懈，他总觉得许多事情尚未理出头绪，还是乱纷纷的。这一天，他批阅公文，两只眼睛盯着竹简上的文字，不禁想到：原来各国所用文字，多有不同；即使同一文字，写法也有几种。如今天下归为一统，文字不能统一，那会带来多少不便？于是，他传来李斯，商议了一番，随后拟了一道“书同文”的诏令，并对李斯说：“此事托于李廷尉，由你领衔办理！”李斯十分高兴。他既有学问，又善于书法，能写一手好字，很快找了胡毋敬等，一起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最后确定以一种叫小篆(zhuàn 赚)的文字作为标准文字，逐步加以推广(据记载，当时由李斯作《仓颉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赵高作《爰(yuán 援)历篇》，作为识字课本)。这样，不论是官府推行行政法令，还是民间传播文化、交流思想，



要比以前方便多了。

秦始皇从文字又联想到货币：统一之前，各国使用的货币也不一致，不仅形状不统一，而且轻重也不同。秦国的货币是圆钱，齐国的货币像小刀，赵国的货币像小铲。黄金的计算单位也不同，有的国家以斤做单位，重十六两；有的国家以镒（yì 益）做单位，重二十两。他召来众臣，议论此事。他说：“今四海一家，关卡开放，货币各异，如何便于商贾（gǔ 股）贩运货物周流天下？”众臣都赞成统一货币。于是，始皇又果断颁布诏令：全国通用两种货币，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二十两为一镒）；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铜钱造成圆形，中间有一个小方孔。这样一来，大大方便了商品交换活动，使得当时的秦王朝出现了繁荣景象。

还有一件事也使始皇颇费心思：前时各国度量衡也很不统一，不仅大小、长短、轻重不同，而且进制也不相同。就以量来说，秦国以升、斗、斛（hú 胡）为单位，齐国以升（hé 和）、釜、钟为单位，魏国又以半斗、斗、钟为单位，真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始皇毫不犹豫，连下诏令：废除六国的度量衡，全国的度量衡制一律改用当年商鞅为原秦国所定的制度。并且颁发了标准量器，上面还刻上皇帝关于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指定由丞相隗（wéi 伪）状、王绾领衔办理这件事。

秦始皇虽然正值壮年，但是日夜操劳国事，加上他宣淫好色，身体不免有些疲累，精神也觉得倦乏。这一天，他刚刚退朝回后宫，想歇息一番，忽有侍从官来报：“陛下，少府卿求见，说是新近给皇上造了一辆别致的车子，坐上这种车，冷可防寒，热可防暑。”始皇一听，立即来了精神，他命人传呼百官，都来观赏这新式车子。

车子摆放在大殿前边。始皇在众臣的簇拥下，一边端详，一边夸赞。

众臣争相献媚，有的说真是妙极了，只有威震天下的皇帝才配乘坐；有的说这车子既华美，又精巧，篷盖可以升降，车帏四周还装有可开可闭的小窗，皇帝坐上去巡游，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唯有李斯一直沉默不语，但见他移步车身旁，用手量了量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轻轻地摇起头来。始皇见此颇为诧异，忙问：“李廷尉以为这车子造得如何？”李斯回答说：“陛下，臣不敢欺瞒君上，这车子造得倒是精美，只是陛下不能乘坐它巡游四方！”始皇帝一愣：“此话怎讲？”李斯忙答：“陛下，臣刚才已仔细量过，这车子两轮之间相距六尺，需是六尺车轨之路方能行驶。如今天下道路，都是原来各国所开，有宽有窄，很不一致，乘上这车子，如何能够远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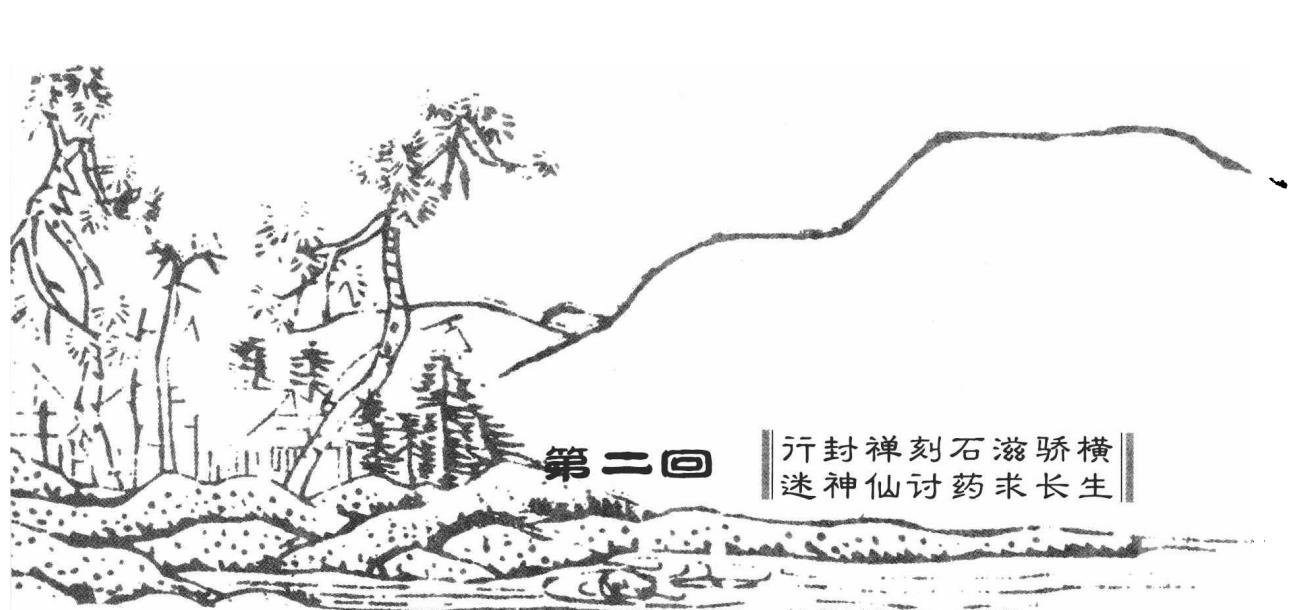
秦始皇恍然大悟道：“明白了，明白了！幸有李廷尉为朕指点迷津，要不然朕还空自欢喜呢！”

此后，始皇便连番颁出诏令，规定天下车轨一律为六尺。为了有效地控制辽阔的国土和日后巡游玩乐的需要，他还征调徭役，开工修筑了名为“驰道”的战略大路。这驰道宽五十步（约合六十九米），土高石厚，用铁椎砸实，路旁每隔三丈植一株青松，郁郁葱葱，浓荫密布，既可消暑，又可赏心。如果有什么地方发生变乱，可将兵马迅速调集到那里，控制住局势。这样的驰道先是修筑了两条，一条由咸阳往东，直达燕、齐（今河北、山东一带）；另一条由咸阳往南，直达吴、楚（今江苏、湖北一带）。后来又继修“直道”、“新道”和“五尺道”（五尺宽的道路），分别从咸阳通向北方、西南和岭南等广大地区。

秦始皇在统一后短短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做了这么多事，不管当时他在主观上有什么打算，而客观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



件，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说这是他的历史功绩的话，那么，他另外干的许多事情究竟是功是罪，读者自会有一番评论。这真是：千秋功罪，人们自有评说！



第二回

行封禅刻石滋骄横
迷神仙讨药求长生

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岂肯忘记自己的享乐？他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长生不老，万世安享天年。早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每攻下一个国家，他就命人把那里的王宫测绘下来，然后在国都咸阳北边照样兴建一套，还把掳来的各国美女和乐器也安置进去。这无疑将那六国宫廷，全部搬到了咸阳。咸阳的宫苑里，真是没一处无美女，没一室无音乐。秦始皇除临朝视政之外，常到宫中尽情玩乐。就这样，他还嫌不够享用，在统一后的第二年，又在渭南（即咸阳南边）大兴土木，营造“极庙”。自极庙通到骊山，修建了极大的殿室，叫做甘泉前殿，殿通咸阳宫，中筑甬道，如同街巷一般，他乘舆（yú于，本指车子，又转义为轿子）从中经过，外面的人无法看见。

秦始皇在宫中玩乐，渐渐生腻了。他突然觉得这些宫室太狭窄，盛不下他这位振古至今第一位皇帝；而宫室的美女一下子又都变丑陋了，不足以拨动他的心弦。他要外出巡游，去看看那山明水秀的原野，高耸入云的大山，澄平宽阔的海面。在他心里仿佛挂起了一幅帷幕，一幅薄薄的、轻飘飘的帷幕。这幅帷幕微微晃动着，而在帷幕后面，是一个神奇莫测、可

以尽情逸乐的世界……再则，他确实也曾想，要借这巡游的机会，来显示强盛，威服海内，通过这种形式，把皇帝的威严，官府的声势，帝国的雄伟气魄，朝廷的政令制度等，带到沿途各地。他的目的，可能会部分地达到，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会給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却一点儿也没去想它。

首先下诏西巡，前往视察陇西郡和北地郡（今甘肃省东南部和东北部）。他头戴冕旒，身着衮龙袍，安坐在銮舆上面。一班文武随从，前呼后拥。大队人马出陇西，经北地，越山渡水，颇有声势。只是时值深秋季节，西北地方已是草木凋零，沿途并没有什么奇幻景象，他觉得索然无味，不久便返回咸阳。

第二年，他又下令东巡齐鲁故地，要仿照古代帝王的故事去祭泰山。这泰山号称东岳，坐落在今山东省中部，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第一名山。它的最高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山势雄伟，气象磅礴，峰峦突兀（wù务）峻拔，景象极为壮丽。相传古代帝王即位之后，都要来这里举行封禅大典。他们在泰山顶上筑起一个台子，在那儿举行祭天仪式，这就叫做“封”；然后再到泰山脚下一座叫梁父山的小山上清扫一块地方，在那儿举行祭地仪式，这就叫做“禅”。举行了封禅仪式，就算是正式承受了天命，从此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统治天下了。

秦始皇此次东游泰山，正值春光明媚的季节。途中宽阔平坦的驰道已经筑好，两旁的青松在春风吹拂和雨露滋润之下饶有生意，欣欣向荣，杨柳发出了嫩芽，灌木和葛藤披上了绿色新装。鶲鹆和啄木鸟在林子里咕咕地叫，笃笃地敲，松鼠在喊喊喳喳地啁啾（zhōu jiū 周究），百鸟在歌唱。头顶上大雁在盈盈地鸣叫，它们从南方飞来，排成精巧的人字形划空而



过。那些早开的野花，从林间、田陌（mò 莫）上喷着扑鼻的香气。清清的溪水潺潺地流着，像仙女身上美丽的飘带，从眼前伸展到遥远的地方。始皇帝端坐銮舆，左顾右望，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嘴角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用鼻子竭力嗅着花儿和松汁的香气，抬眼望望晴朗的天空，心里说：“我的帝国多么可爱，多么美丽！我要永远统治这块地方——永远！”

行了一程又一程，不久便来到齐鲁故地。向东眺望，只见一座大山拔地而起；再一细看，又见层峦叠嶂，木石嵯峨（cuó é 巍峨），白云缭绕，霞影增红。始皇帝指问左右道：“这便是东岳泰山吗？”左右齐声回答：“正是。”秦始皇又问：“朕闻古时三皇五帝，大都来此行过封禅大典，封禅的礼节制度可传留下来了吗？”左右经此一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回答不上来，只好搪塞说：“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了。”秦始皇见文武百官谁也不知道这封禅典礼如何举行，不免有点生气，大声命令道：“快快从当地找些儒生来，他们生长在孔子、孟子二人的故乡，又都是读书稽古（即考古）之士，定然知道这封禅的遗制，朕便向他们询问好了！”左右侍从匆匆找来了七十位儒生。不料，这众多儒生，打心眼里就厌恶秦始皇，可又慑于他的威势，不得不暂作应付。其中有一位老儒壮着胆子，贸然进言道：“皇帝陛下，据老朽所知，古时封禅，那礼仪格外隆重。比如，为了避免伤生，昭示仁俭，天子乘舆必用蒲草裹轮，上山时须十分小心，那一土一石，一草一木，星点儿也不能损伤。如今陛下欲登山祭天，可连一辆蒲车也未准备，如此这般，怕是不合天意吧！”

秦始皇一听，便猜想儒生们很可能在捉弄自己。他双目怒视，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暗骂了一声：“腐儒！”当下把他们斥退，命令护驾的兵士道：“朕登山祭天，万物不可阻遏，你们速速斩木除草，开山劈石，为朕

清路！”一帮士卒岂敢迟缓，立即挥镐扬铲，搬石除障，很快便清好了上山的道路。秦始皇带着文武百官，浩浩荡荡上了泰山。到了山顶，他立命臣下负土为坛，摆上祭具，望空祷祀（dǎo sì 岛四，祈祷祭祀）了一番。这便是行完了“封”礼。随后又徐徐下山，打算到梁父山行禅。车驾行至半山腰，忽然天色大变。遮天没地的狂风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了，顿时飞沙走石，漫山昏暗，狂风呼叫着野魔野鬼的调子，把那旗帜仪仗尽行吹乱，有的被撕得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飞得老高老高。紧接着又下起倾盆大雨，那沉重的飙（biāo 彪）急的大雨点和了风旋，竟如拧在一起的一条条无情的鞭子似的，从天空凶猛地抽打下来了。它抽打着山石草木，也毫无怜惜地抽打着秦始皇的銮舆和他的文武百官的头脸和周身。一行人躲没处躲，藏没处藏，一下子就像掐了头的苍蝇，嗡一声，乱了阵。有的在喊，有的在叫，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护驾。幸好山中有五棵大松树，亭亭如盖，暂时可以避避风雨。秦始皇躲在一棵大松树下，其他随行人众，依次环绕，聚成一堆。不一会儿，风雨稍缓和些了，秦始皇念其五棵松树护驾有功，当即封之为“五大夫”。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件事，就把这五棵大松树叫做“五大夫松”。

又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山色复明，秦始皇这才带着淋成落汤鸡的随从匆匆忙忙赶到梁父山，草草行了“禅”礼。

这次封禅，虽然挨了风刮雨淋，可秦始皇觉得自己终究像古代帝王一样完成了祭天祭地的大事。他回到行宫之后，立命李斯等人精心撰写了一篇颂词。那颂词的大意是：回想从前混乱的时代，分封土地建立许多国家，种下了争夺的根源。兼并战争不断发生，从遥远的古代到三皇五帝都没能禁止。今天皇帝统一天下，消除了战祸，民众才得安宁。秦始皇派石

匠把颂词刻在一块三丈多高的大石碑上，然后把石碑矗立在泰山顶，用来夸耀自己的功德，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泰山刻石。

且说秦始皇祭了泰山，又接着在山东半岛游览。好在当时正值天下初平之时，人心思治，秦王朝的各种法律虽然异常严酷，但百姓们觉得总比那七国战乱时代要安生些；就算是整年辛苦劳动的收获，大部分要交租捐贡，总还算是太平日子。因此，皇帝巡游，除有风隔雨阻之外，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变故。

这一天，秦始皇来到一个叫琅琊（在今山东胶南县南）的地方，见这里山水相连，濒临大海，别有一番风光，于是便住宿下来。此处有一古台遗址，因年久失修，已经毁圮（pǐ）。秦始皇问：“此台何人筑造？”左右随从中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古台的来历，回答道：“此台为当年的越王勾践所筑，勾践称霸时，在琅琊构筑此台，站在上面，可以眺望大海的景色。”秦始皇一听便道：“越王勾践，僻处偏隅，尚能构筑一个琅琊台，争霸中原，朕如今并有天下，难道还不及一个勾践吗？”说着，即传谕左右：“速削平旧台，另行筑造一座新台，其规模要比那旧台高大数倍！”左右人员都说工程浩大，短时间内难以完成。秦始皇作色道：“朕留此数旬，亲自督造，何患不成！”左右百官谁还敢再说什么，只好赶紧行动，立即传命当地官吏，强征来数万夫役，日夜赶造。夫役们离开家室妻儿，丢下耕播活计，没奈何来拼命为皇帝筑台。他们有冤有苦无处倾诉，于是一边运木石夯台基，一边哼唱起古代传留下来的歌子：

泽门之誓（xī析），

实兴我役。

邑中之黔（qián前），

实慰我心。

这边一唱，立即引发起那一边。那边的夫役们也不约而同地唱起来：

岁已暮矣，

而禾不获。

忽忽矣，

若之何？

岁已寒矣，

而役不罢。

惙惙矣，

若之何？

这第一首歌的意思是：住在官室里的皇帝啊，你要筑台大兴徭役。有谁能劝阻住你啊，这样才合我们的心意。这第二首歌，原是春秋时齐国的百姓以愤懑的情感控诉统治者强加给人们沉重的徭役的，其意思是：一年就要完了，庄稼没有收获。真是没办法啊，这叫人怎么活？天气就要冷了，徭役还不停作。真叫人发愁啊，妻儿老小吃什么？你听，这歌声里藏着多少凄苦、哀怨和怒火？夫役们一边长歌当哭，一边垒石、夯基、运料。监工的官吏过来了，大家立即停了哀歌，瞪大干涩涩的眼睛，呼哧呼哧地干着，连气都喘不上来，连腰也不敢直，就这样，监工的皮鞭还不断地抽在身上，霎时间，整个筑台工地上，夫役们痛苦的呻吟声，监工恶狠狠的叫骂声，以及叮当叮当的砸石声混成一片。秦始皇对这一切是不管不顾的，他为了提前完工，果然亲自出动，连日催促，势迫刑驱，备极苛苦。数万夫役如牛马般地连干了两三个月，总算把那又高又大的台子筑好了。秦始皇满心欢喜，又命人写了一篇颂词，刻在一块大石碑上。



一天，始皇帝带着文武百官，登上新筑起的台子，向大海眺望。凉风从海边吹来，那无数重叠的浪头愈激愈高，溅起一层层银白色的浪花。这永远激荡不息的波浪，是那么壮观，神奇。渐渐地海面变得平稳、安谧（mì 密）了，与悠蓝的天空浑然一体。这时，忽然遥见浩瀚的东海中间，隐隐约约有楼阁耸起，还有人影往来；仔细辨认，又半明半灭；转眼间却又什么也看不见了。今天我们知道，这无非是海市蜃楼而已。可那时的人哪知其中奥秘？秦始皇十分惊异，连连说：“怪事！怪事！”他像进入梦乡一样，身子轻飘飘的，伸长脖子，望着蓝色的、透明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急问左右的人海里到底有什么，有人便乘机给他讲起了神妙的故事：据说，这东海里有三座神山，叫做蓬莱、方丈、瀛（yíng 盈）洲，神山上住着众多神仙，他们整天炼制仙丹。谁要是能吃上这种仙丹，可保长生不老……

秦始皇一听，心里先是轻轻打了一个寒战，而后慢慢地温暖起来。他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那油亮的脸膛上一下子露出了许多平常不大看得出的皱纹，上唇墨黑的卷须不由自主地抖动着。哟！天下竟有此等好事！他信以为真，暗想：自己虽贵为天子，但总不免生老病死，要是能得到仙药长生不老，岂不是和神仙一般？……他越想越美，如醉如痴，飘然若仙，自己好像长了翅膀正向那仙山飞去，浑身好像孩童萌生乳牙时甜酥酥地又痛又痒。这时，恰好琅琊郡赣榆有一个叫徐福的方士（古代求仙、炼丹的人），跑到琅琊来给秦始皇上书，说他有办法觅（mì 密）得仙药。他神乎其神地告诉秦始皇：“在琅琊东边的大海里，确实有三座神山，那儿群仙聚集，炼制仙丹。可是，派一般人到那里去神仙是不接见的，只有多派一些童男童女到那儿去，神仙才肯把仙药拿出来，送给您几粒！”秦始皇听

了大喜，立刻下令从民间强征数千名面目清秀的童男童女，也不管他们的父母是如何割肉剜心般地痛哭，硬是由徐福带着下海去觅仙药。徐福等人雇船只航海东去。秦始皇在海滨设下行辕，等了两天，并不见有好音回报；又等了两天，仍然没有音信儿。他忍不住焦躁起来，亲自到海边探望。这时，恰好徐福在海上兜了一圈返回来了，秦始皇还以为采来了仙药，急忙传问。徐福装模作样摇摇头，叹口气，显出很惋惜的样子，接着按预先编好的话儿陈奏说：“出海遇上了飓风，虽然接近了神山，但终于不得靠岸，眼看着神仙的不死药，也没拿到手里。”几句谎话，竟骗得秦始皇目瞪口呆。他又命徐福随时访觅，一旦到了仙山，求得仙药，要立即禀报。

秦始皇离开山东，来到江南，又游览了许多地方。眼看一年的时间就要过去了，他决定沿湘江到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市），然后从那儿西归，返回咸阳。他本来想得到仙药，求个长生不老，可是又达不到目的，心里难免不大痛快，遇到稍不遂意的事，就要发火。

这天，秦始皇的巡游船队航行到湘山（今名君山，又称洞庭山，在湖南省岳阳市西南洞庭湖中）脚下，忽然刮来一阵狂风，掀得浊浪排空，舟船颠簸。秦始皇等人差点儿翻落水中，一个个吓得魂魄飞扬，比在泰山遇狂风暴雨还要危险。亏来船身坚固，舵工技术纯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船只支撑得住，慢慢地靠了岸。秦始皇定下神来，懊恼异常，瞥见湘山顶上有座古老的祠堂，便问身边的博士：“那是何处？”博士答道：“那便是有名的湘山祠，是供奉湘君的地方。”秦始皇仍然不甚明了，问那湘君是何许人也，博士忙作解释说：“湘君本是尧的两个女儿，一位叫娥皇，一位叫女英。姊妹两个一起嫁给舜做妻子，非常贤惠。后来舜病死于



苍梧，娥皇、女英来找丈夫，因为悲伤过度死在湘山。后人为了纪念这姊妹二人，就修建了这座湘山祠，尊奉她们为‘湘君’。”

秦始皇听罢，不禁勃然大怒道：“朕为天下之主，今出巡至此，百神皆应开道喜迎，甚么湘君，不过是两个妃子！她们胆敢兴风作浪，惊骇朕体，真是岂有此理！立即传朕诏命，调三千名刑徒（罪犯），将山上的树木一律砍倒，然后放起一把大火，把湘山祠烧掉！”这命令传下不久，好端端的湘山祠顿时淹没在火海之中，黑色的烟柱从那里升起来，向天边慢慢散开，汇成阴惨的景象。周围的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暗暗骂秦始皇暴戾（lì）无道，连树木祠庙也遭涂炭，未免太凶狠了！可秦始皇却不管这些，发泄完心中愠（yùn 韵）怒，扬长而去，回咸阳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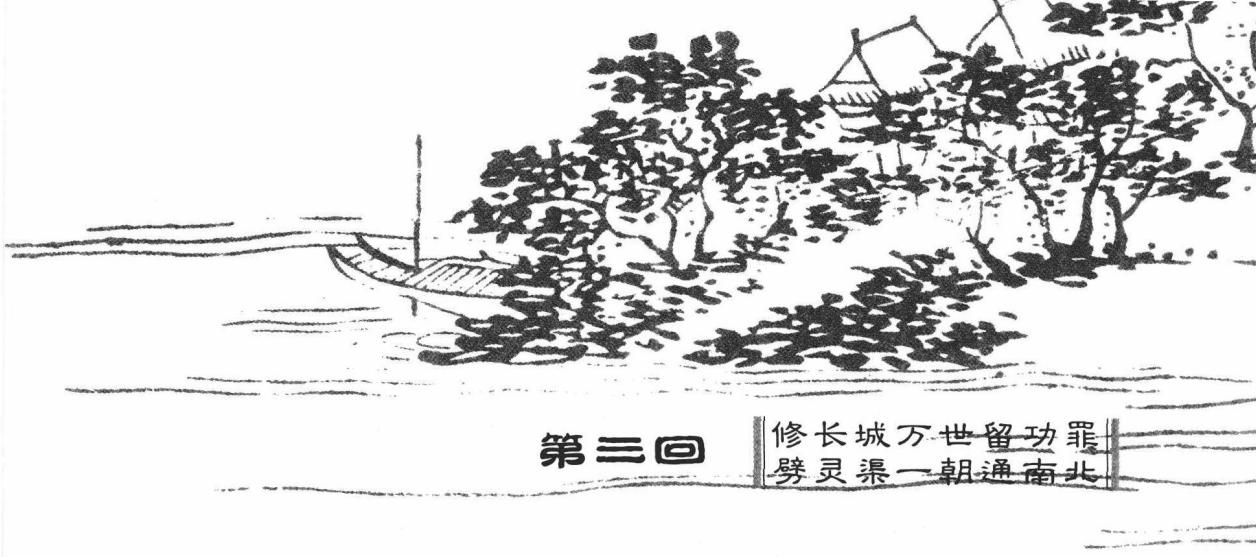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 218 年），他决定再次东巡。文武百官没有敢谏阻的，只好遵制奉行。一切仪仗，比前次还要完整齐备，就是随从武士，也比前次加倍。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如潮涌一般出了咸阳城，向东进发。

这一天，巡游的车马队伍来到阳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境内的博浪沙附近。秦始皇坐在乘舆里面，张目四望，这地方没有崇山峻岭，曲径幽林，唯道旁青松，逐年加密，荫浓清凉，好像在欢迎他的到来似的。他觉得心旷神怡，浑身舒爽，如同神仙一般。突然之间，一声怪响，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个大铁椎，不偏不倚，正好击中秦始皇身后的一辆副车，只见碎片乱飞，副车被砸得粉碎。秦始皇大吃一惊，原来红润的两颊顿时变得苍白，嘴唇变得僵硬而紧张，两只眼睛呆直而失去了自信的神采，所有随驾人员，都到他跟前保护，人们慌作一团，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话间，一位武士吃力地扛着那大铁椎，来到始皇跟前禀报。秦始皇

不看这铁椎还罢，一看便心胆俱裂，深知这一椎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定了定神，脸色渐渐由惨白变得通红，额上的青筋暴涨，眼睛瞪得圆圆的，尽量向外突出，头和四肢不住地抽动，牙齿磨得嘎吱嘎吱地响。他愤怒到了极点，如疯如狂，嘶哑着说：“搜捕刺客！”文武百官和武士们立即四处查缉，可是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始皇怒不可遏，吼道：“这难道是从天上飞来的吗？朕自信刺客溜脱，不会跑远，定要拿此凶手，碎尸万段！”

接着，进行了十日大搜捕，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结果，还是没把刺客抓到。秦始皇无计可施，只好起驾继续东巡，再到海上，登芝罘（fú浮，芝罘在今山东烟台市芝罘岛上，三面临海），游琅琊，又命人拟好歌功颂德的文辞，刻石立碑。再传问方士，不死药仍未觅得。因此怅然不悦，匆匆经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驰入关中，返回国都咸阳。

那么，博浪沙投椎行刺秦始皇的到底是谁呢？



第三回

修长城万世留功罪
劈灵渠一朝通南北

且说博浪沙行刺的主使者，不是一位普通的人，而是一位在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姓张名良字子房。其实，这张良并不姓张，而是姓姬。他本是原六国中韩国姬姓贵族的公子哥儿，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韩国丞相。姬公子年纪还小时，秦国灭了韩国。他非常痛心，决意设法谋刺始皇，为韩人报仇雪冤。为了广结宾客，寻找志同道合的英雄好汉，姬公子将家财全部散尽。后来，他终于结识了一位愿替他效命的大力士。这个人力大如牛，他手使的那个大铁椎足足有一百二十斤重，一般人扛起都很吃力，可他握在手中，转动投掷，运用自如。姬公子让他日日操练，准备谋刺始皇。秦始皇路经博浪沙那天，他们早早做了埋伏，藏身于道旁的树丛之中。两人趴在地上，屏住气儿，就像钉住了似的。姬公子暗自欣喜：秦始皇啊秦始皇，今天你的性命终于握在了我的手中！他贪婪地注视着大路，等待始皇帝的车驾到来。当见到这位不共戴天的仇人来到时，眼都红了，急忙指使力士准备下手。力士按照姬公子的指点，运足气，猫起腰，俨如弓似的弯着身子，狠命将那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椎掷了出去，心里说：好个暴君，死去吧，你怎么活着就怎么死吧！只可惜大力士认错了目

标，一椎飞去，未中始皇乘舆，只砸了随驾副车。姬公子眼见这次行刺失败，料想秦始皇会大搜大捕，就趁巡游车马慌乱之机，和大力士一起逃跑了。从此，姬公子改名张良，在下邳（今江苏省邳县）隐蔽起来，潜心研究兵法，为日后起事做准备去了。

秦始皇返回咸阳，回想起博浪沙那一椎，一时余悸未消。可在宫中一住两三年，渐渐地境过情迁，又生外出游兴。这一次他改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京畿（京基，京畿指靠近国都的地方）一带活动。为免得途人注目，特意不要仪仗，自个儿装作平民模样，微服出宫，随身只带四名勇士，命他们暗藏兵器，不露形迹，以便保护。一天正行在路上，忽听道旁有人唱道：

神仙得者茅初成，
驾龙上升入太清，
时下玄洲戏赤城，
继世而往在我盈，
帝若学之腊嘉平。

始皇对这歌词的意思一时不得其解，于是便向一位老人询问。老人说：“这歌谣的大意是说，原来太原地方，有一茅盈，研究道术，号为真人，他的曾祖叫茅初成，相传在华山中得道成仙，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歌儿便是由茅初成传下，直传播至今。”秦始皇又问：“人生得道，果然可以成仙吗？”老人不知道眼前这人就是当今皇帝，随口答道：“人有道心，便可长生！长生不老，还不是和神仙一般？”秦始皇点点头，便与老人告别，返回宫中。他决意按歌词的意思学道成仙。为了造出一个类似蓬莱仙山仙岛的环境，首先下诏在咸阳东边选择一块宽阔地方，开挖一个



巨池，引来渭水，号为兰池。然后在池中垒石为基，筑起殿阁，取名为蓬瀛，意思是将蓬莱、瀛洲这些海上仙岛并缩在内。不到数月，工程告就。秦始皇便随时往来，还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不料这兰池慢慢变成了盗贼的庇身之地。附近有几个亡命徒，昼伏夜出，将这儿当成巢穴。一天夜晚，繁密的星星如同湛蓝的大海里漾起的小火花，闪闪烁烁的，跳动着细小的光点。兰池泛着青烟似的薄雾，那水中取名蓬莱、瀛洲的“仙岛”，可隐约辨出灰色的影子。轻风任意地扫着水边的草木，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秦始皇带着四名贴身武士，微行至兰池旁，来做学道成仙的梦。他正在遐思冥想时，忽然有几个人影从黑魆魆（xū 虚）的远处跳出来，先是细心地选择攻击目标，而后一拥而上，奔突过来。秦始皇惊叫一声：“有贼人！”吓得慌忙倒退几步，缩作一团，幸亏四名武士拔出利刀，与群盗展开搏斗，杀了半晌，砍倒了两个，群贼才呼哨一声，夺路逃去。秦始皇经此一吓，把学道成仙的兴致暂时打消。回宫之后，严令地方官吏缉捕盗贼。官吏们不敢违命，挨门挨户稽查，搅得当地百姓好多日不得安宁，最后，连盗贼的影子也没见着。自此，秦始皇不再微行了。

转眼已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帝再度东游。这一次他到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北）。恰好有位卢生，业儒不就，便投秦始皇所好，借着求仙学道的名目，来见秦始皇。这秦始皇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他并六国，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做这类事业时，是何等虎虎有生气？偏偏在求仙觅药之类事上迷了心窍，本来已上过大当，可仍不醒悟，如今经卢生一阵煽惑，他又是满心欢喜，立命卢生航海东去，访求仙人，寻找不死药。那卢生煞有介事地当即出发，不知到哪里去兜圈子，而秦始皇却停踪海边，耐心等候，真是望眼欲穿！几天之后，卢生返了回

来，哪有什么仙山仙人和仙药？他用事先编造好的一大篇谎言骗秦始皇，秦始皇晕晕昏昏的还蛮高兴哩！

此后，秦始皇从碣石继续北上，他究竟要到哪里，此行目的是什么呢？

这得要从头说起。原来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来，奖励富裕农户，免除他们的徭役，鼓励他们自由开垦土地，不限数量。这样一来，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地主日渐增多。秦统一中国之后，继续将这一办法推行天下。秦始皇三十一年，曾下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指的是老百姓；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叫民众向官府报告自己占有的田亩。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征收租税，但同时也无可否认，国家从法律上承认并保护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秦始皇实施这一办法后，群臣歌功颂德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夸耀始皇帝注意发展农业，使得民众富裕。其实所谓民众主要还是地主。当时各地的大地主，残酷剥削压榨普通百姓，他们拥有亿万家财，侵占大片田地，结交官府，豢养打手，胁迫平民，成了地方的小皇帝、小霸王。真正的平民百姓，还是穷得无处立足，他们被迫向地主租地耕种，受残酷剥削，辛勤耕作一年，最后收获的十之五六交纳了地租；全家老小穿牛马衣，吃猪狗食，还得担负沉重的徭役负担。秦始皇的“上农除末”就是重农抑商。但是，抑的不过是些本小利微的小工商业者，真正的巨商大贾，反倒更加发展，一些巨商大贾的头面人物还成了皇帝的座上客呢，像以畜牧起家的乌氏倮（luo 裸），以开采丹砂致富的巴寡妇清，都曾受到秦始皇本人的礼遇，竟然和贵族封君平起平坐。

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这就引起了边远

异族的垂涎（xián 嫌），北方的匈奴便是如此。这匈奴族据说也是夏王朝的后裔（yì 异）。他们既无城郭，也无宫室，专以游牧为生，食肉衣皮，随水草迁徙，注重骑马射猎，崇尚强武。他们没有文字，中原人称他们为胡人。大约在战国晚期，匈奴开始进入阶级社会，还拥出了一位领袖，叫头曼单于（单，读 chán 蝉）。这时的匈奴贵族，极欲掳掠，常趁他国边境空虚无备，南下劫夺牲畜人口，实属极大危害。所以当时北边的燕赵秦三国，都曾分别筑长城防守，还经常派数十万大军警戒反击。

秦统一天下之后，始皇帝第一次出巡西北，本有震服匈奴之意，只是走了不远便折了回来，没有发生多大作用。这一次他决心从碣石北上，巡察整个北方边区，以便震慑匈奴，威服四方。

还有一个导致此行的传说故事，说来近乎荒唐。说是那卢生为秦始皇入海求仙找不死药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图书，号称仙书，献给始皇。始皇拿来一看，书中所言，都是些支离恍惚无从了解的话，唯有“亡秦者胡”一句映入眼中，使他暗暗吃惊起来。这“胡”字究竟是北方的胡人，还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还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反正没有人作解，无法辨明。偏偏始皇帝一下子就想到胡人匈奴身上，于是这更增加了他对匈奴的担心。

秦始皇到北部边区之后，当地官吏先后陈奏说，自战国末年以来，匈奴单于曾率几十万人众，多次南侵，并一举占领了河套地区。他们不仅破坏当地生产，还将男男女女抢虏了去，充做奴隶。秦始皇听罢，当下传诏：“任蒙恬为大将，率领三十万大军，攻打匈奴！”这蒙恬堪称秦帝国的一名忠勇将领。他不仅攻城略地，指挥有方，而且对秦朝的法制律令也非常熟悉。秦军在蒙恬指挥下，大败匈奴，迫使他们向黄河北岸撤走。蒙

恬收复了河套地区，在那儿设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将内地民众大量迁此居住，并新设三十四个县的建制，使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纳入了秦帝国的版图。在此大胜的基础上，蒙恬又指挥大军北渡黄河，据守于阳山（狼山之西）和北假（阴山下）一带。这一场大战，打得匈奴头曼单于退避七百多里，十多年不敢南下掳掠，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秦帝国的威胁。

匈奴人虽然被打走了，可他们千百年来，养成了一种飘忽不定的生活习性和勇猛好斗的强悍性格，因此，经常发生南侵骚扰之事。要防范他们大规模的卷土重来，怎么办呢？秦始皇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修筑长城。这一次修筑长城，除了连接加固增高旧有的燕、赵、秦长城之外，在许多地段，还要增修新的长城。为此浩大工程，秦始皇下令从全国强征几十万夫役，由蒙恬任总指挥，日夜赶筑。

这长城所经过的地方，不是坦荡平原，而是随处都有高山峡谷，需要因山就势，遇峰则上，遇壑（hè 贺，山沟）则下，这就更增加了工程的艰难。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开山采石，建窑烧砖，搬运垒砌，全靠人力。建筑工地上成千累万来自贫苦百姓之家的夫役，在山巔谷底移动着，有的开山凿石，有的背砖运灰，有的正开发新的场地。巨石滚动的隆隆声，泥土下崩的哗啦声，监工挥着皮鞭的叱喝声，痛苦难耐的劳作者的呻吟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山野神秘的寂静。秃鹫（jiù 就）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哇哇叫着飞过，它那刺耳的不祥的声调使人想起又有累死、饿死、病死、砸死或摔死的人暴尸荒野了，因为这秃鹫是专门来啄食他们的尸骨的。

北国的夏天虽然短暂，可火热的太阳直射着一切，使山石都发出了白光，火烧火燎地使人感到窒息。这种时候，无数的夫役像快要干死的鱼，



张开着嘴巴，一刻不停地劳作着。当有一阵凉风吹来，人们刚要稍稍清爽一下时，远处的云团滚过来了，接着是耀眼的惊人的闪光，可怕的霹雳震得山摇地动，狂风骤起，天地顿时变得黑沉沉的，雨紧跟着下起来，人们既躲闪不及，也无处可躲，索性在那风雨中，任它吹，任它淋，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亲手筑起的长城共存！进入漫长的冬天，朔风横暴地吹个不停，它卷起的尘沙，打瞎了人们眼睛，吹冻了人们的腮帮、耳朵和鼻尖。这还不算，有时风雪竟如发狂的老魔鬼怒号着向人们袭击，使人站不住，走不动，爬不得，最后被冻僵……

不知有多少贫苦夫役，来时刚刚成婚，是个壮实后生，经过长年累月的劳苦折磨，风吹雨打，渐渐腰弯背驼，面目憔悴，由少变老，侥幸不死，还算万福。不知有多少人，背着好几块几十斤重的大城砖，往那山岭上攀登，一时力不能支，头晕目眩，一头栽下万丈深谷，摔得粉身碎骨。还有不少人，活活累死在那新垒的墙基之上，结果被用砖石砌在了里边，尸骨变成了长城的一撮泥土，长城也变成了无数人的一座万古不朽的丰碑！民间传说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所述并不确切，但也足以说明，这长城的修筑，曾使无数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曾使无数人丧生于荒远北疆，埋骨于山巅路旁！

劳苦人民经过许多年的努力，才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筑起了驰名于世的万里长城。这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经河套地区过黄河，沿着阴山、燕山向东而去，直达辽东。它就像一条巨龙一样，高低起伏，蜿蜒万余里，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上。这长城的修筑，不光是古代世界一项伟大工程，就在今天，也仍被看做是坚不可摧不能逾越的象征。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热爱自由独立的雄伟气魄，和那不怕艰辛劳苦顽强斗争的精





神！

且说大将蒙恬正在监筑长城期间，忽又接到秦始皇的诏命，要他督修从边区的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到首都咸阳附近的“直道”。秦始皇修这条直道的目的很明确，那是为了便于中央同北部边区的联系，及时调动军队互相支援。这工程也十分艰巨，全长一千八百里，沿途多是山地，层岭复杂，深谷潆洄（yíng huí 迎回），修造道路谈何容易！蒙恬领有诏命，岂敢懈怠？又强征来无数夫役，今日劈山，明日填谷，不知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耗费了多少资财！直到秦始皇死，这直道也没完工。

秦始皇略定塞北的同时，又要去征服东、南一带地方。如果说他在北方是以防御为主的话，那么在东、南一带就是以进攻为主了。这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历来为越族人民生息场所。越族也是夏王朝后裔，与周王朝曾有过交往，属我国一古老民族。他们大都从事渔猎采集，兼营简单种植，未开文化，部落分散，居住在今浙江境内和江西东部的为瓯（ōu 欧）越，在今福建境内的为闽越，在今广东和广西东部、湖南南部的为南越，在今广西西部、南部和云南东南部的为雒（luò 洛）越。因属族众多，故统称“百越”。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曾举军突起，报复强吴，一度成为中原霸主。到了战国时代，他们又被楚国并吞。秦灭楚后，降伏了越族一些首领，先后置会稽郡和闽中郡（今浙江、福建一带）。如今秦始皇经略南越，其声势较前要大得多。唯这百越之地，气候炎热潮湿，山高林密多水，热气熏蒸，积成瘴雾，行人触着，轻则致病，重则伤生，还有那毒蛇猛兽，随处会出来伤人。秦始皇知道进军不易，便想出一个奇法儿，特令将从前逃亡被获的人犯全部释放，编成部队，由他们南征。兵额不足，又强拉民间赘婿和一些小商小贩充数，就这样凑了几十万人，派屠睢做大将进兵岭

南。为何要征调民间赘婿和小商小贩？原来秦朝旧制有所规定，凡入赘人家的女婿及卖货的小商小贩，统统被看做贱奴，不得与平民同等，所以强征他们当兵服役，并与罪犯并列。可惨的是那出征的日子，大路两旁，村边桥头，爷娘妻子都来相送。骨肉一别，不知何时相逢，哭声震天，泪雨撒满四野。那带兵的将官岂管这些，倚势作威，任情驱迫，赶散送别的人众，像轰牛羊一样，逼着队伍南行了。

几十万兵众夫役，越山逾岭，长途跋涉，备尝艰辛，死伤无计，好多日子才进抵南越之地。越人没经过战阵，不熟悉攻守的方法，而且各处散居，缺少组织，猛然听见战鼓大震，号炮齐鸣，惊得失魂落魄；见大队大队的人马，从北向南而来，那飘扬的旗帜，明光锃（zèng 赠）亮的刀枪，恶狠狠的将官，都是平生没有见过的，不由得喊爹呼娘，拔腿便跑，哪里还敢对敌？就这样，秦军在不到数旬间，便将南越平定。大约于始皇三十三年，在这一带设置了桂林（今广西桂平）、南海（今广东广州）、象郡（今广西崇左）三个郡，把这些地区纳入秦帝国统治之下。

秦取得南越之地以后，便将南征人众留下驻守；这还不够，又从中原调发了很多人，前后达五十万戍卒，与越族人杂居。为了保证经略岭南的戍卒的后勤供应，秦始皇命令监禄（“监”是官职，即郡监御史，也称史禄）负责转运粮饷。这可把监禄难住了：凭着皇帝的诏命，运送粮饷的人畜，可随意征调驱迫，这倒不在话下；可要到达遥远的南越险要之地，一路上横着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等，这些崇山峻岭，不是能凭皇威国势一下子就变为平地的。怎么办呢？监禄倒也没有只去发愁，他将秦国兴修水利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进行了仔细研究，又命人作了一番精心的勘察规划，巧妙地在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关键地段，即湘



水（今湘江）和漓水（今漓江）源头分水岭上，修建了一条驰名于世的兴安灵渠。这灵渠的设计也真叫精巧，先是在北流的湘江上修筑人字形坝，分出约三分之一的水量，向西流入二十里长的人工渠道。再用那灵河四十里河道，汇入南流的漓江。头二十里渠道，恰好在分水岭上开凿，不仅工程艰巨浩大，而且水位落差竟有五丈之多，这岂能行船、运输？为此又创建了三十六座“斗门”。所谓斗门，也就是今天说的船闸。这一下便控制住了水位，使几十里灵渠之水变成了“梯水”，往来船只可沿梯级上下，颇为便利。这就把华中和华南联络起来，解决了岭南戍卒粮饷运输问题。难怪当时人们编出歌谣，唱道：

兴安高万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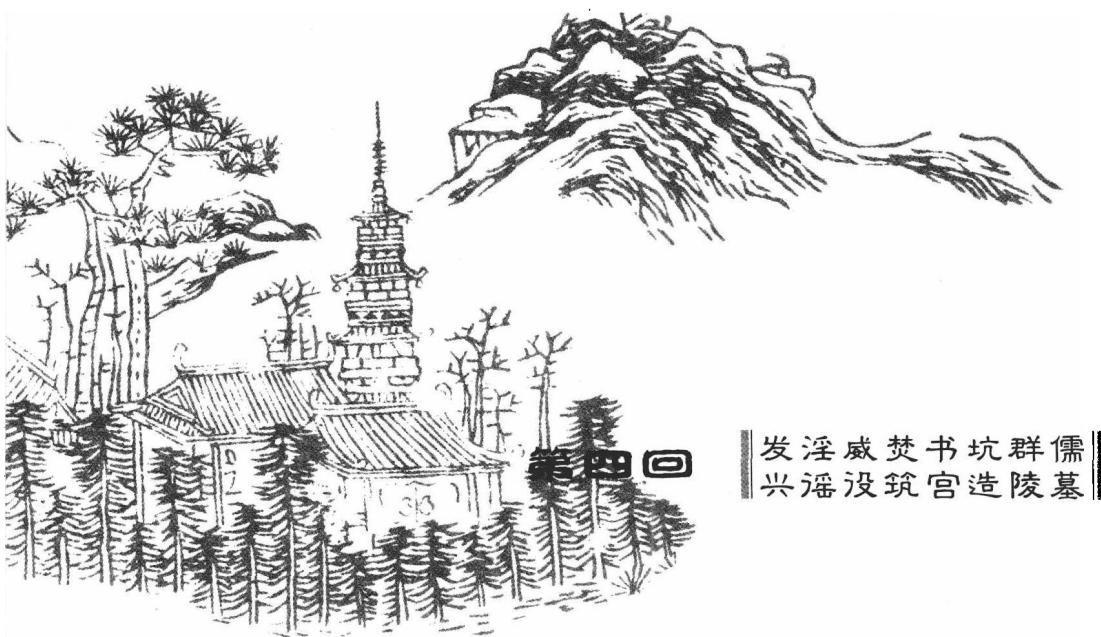
水把两头流。

这淳朴、自然的歌儿，既是对灵渠的描述与赞美，也是对劳苦大众聪明才智的讴歌。这一设计精巧、工程艰巨的伟大航道，直到后世，还在发挥它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这是我国水利史上的一个杰作，和都江堰一样，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经过秦帝国的移民开发，华夏文化遍传岭南，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话又说回来，秦始皇北御匈奴，下令修筑万里长城，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在荒漠的北国艰苦奋战，一驻守就是十多年；又开通五岭，劈凿灵渠，经略百越，发五十万戍卒，常年奋战在酷暑潮湿的南土，这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固然是功在万世，应予肯定。但是，南北两路的近百万之众，当年惨痛遭遇，其状难以形容。北方的戍卒十人当中大体死亡六七人，活下来的，经常年风吹雨打和辛劳折磨也不成人样了。南征的大军，

由于路途遥远，风餐露宿，水土不服，病疫流行，蛇兽侵害，将官驱迫，伤亡总数也达几十万之多。不仅如此，这近百万大军的给养补充供应，在当时是何等沉重的负担？要支持这南北两路的远途转输，又需要多少消耗？那时运载全靠人畜，秦帝国总人口不过两千万稍多，试想得有多少人充作运饷夫役？男子被征调去戍守，许多妇女就被遣发运输粮秣（mò mò）。因劳累过度，不堪折磨，吊死在道旁树上的人，沿途随处可见，真是戍守的死于边疆，运输的倒毙路旁，劳苦大众一旦被征调，就等于被判处了死刑。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历史图画啊！可是更为悲惨的事还在继续发生呢！



||发淫威焚书坑群儒
兴徭役筑宫造陵墓||

秦帝国北筑长城，南征百越，使得百万人众常年奋战不息，举国上下到处充满怨恨之声。然而秦始皇却洋洋自得，越发骄恣专横。在一次朝会上，他的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上唇翘起的胡子不时地抖动着，严厉而自信的眼睛闪着灼人的光芒。在文武百官一阵祝颂之后，他的嘴唇微微翕动了一下，看样子是想说话了，但马上又紧紧闭住口。众臣从他的神态已经判断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这个自古以来的第一位皇帝，其显赫的权势不光可以压服内地民众，而且可以震慑天下四方。如今全国臣民都是他为所欲为的工具，平时可以为他效力，战时又可为他卖命……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为庆贺攻匈奴、征百越的成功，始皇帝在咸阳宫大开筵宴。宴会厅里，灯红酒绿，钟鼓和鸣，处处金碧交辉。文武百官一个个容光焕发，领命畅饮，无不争先恐后举杯为始皇歌功颂德。有的说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天比一天强盛，终于建立了天下无敌的大帝国；有的说皇帝笃信韩非的主张，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是夸赞始皇帝不拘泥古制而敢革新。有一位叫周青臣的大臣，喝得满脸通红的，举着酒杯，高声向秦始

皇赞颂道：“从前，秦地不过千里，仰赖陛下圣明，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如今又北败匈奴，南服百越，凡日月照到的地方，全都为陛下辖治。陛下废除分封旧制，遍置郡县，消除战乱隐患，百姓安居乐业，将来千世万世，传之无穷，还有什么后虑？臣想从古到今，帝王虽多，唯有陛下兵甲富胸中，忧乐关天下，有谁能和陛下的功德相比啊！”秦始皇听了这番话，心里觉得很舒服。他挺直宽阔的胸脯，昂起戴着华贵皇冠的头，肃然端坐，显示了一种足以慑服四方的力量。他一面得意地轻轻点头，一面夸奖周青臣是朝廷的忠臣。

可是，偏偏有一个叫淳于越的博士，对周青臣这一番话非常反感。他听到周青臣扯出个老问题，说郡县制好，分封制不好，就满肚子不高兴，不由得站起来对秦始皇说：“陛下，臣观古籍中所载，商、周两朝，一代一代相传了一千多年，这都是开国以后大封子弟功臣，有各国诸侯共同辅佐的结果。如今陛下统一了六国，抚有海内，子弟功臣却均未被加封，各地遍设了郡县，如出现像原先齐国的田常（即田成子、陈成子。春秋时齐国大臣。齐简公四年，即公元前481年，杀死简公，拥立齐平王，任相国，尽杀公族中的强者，扩大封地，从此齐国由陈氏专权）那样的乱臣贼子，企图篡夺皇位，有谁来帮忙相救？总之，凡事不按古代规制来办，怕是难以维持持久。现在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大讲郡县制好，只能加重陛下的过错。像他这样的人，怎得称为忠臣？还乞陛下详察！”

秦始皇听罢，脸立即变了相，他眉峰的皱蹙（cù促）间，隐隐流溢出一股怒气，一股风雷，人们很快意识到皇帝这眉一竖，气一喷，多嘴的儒生淳于越定要倒大霉了！众臣的猜测没有错，凭秦始皇那不可制约的骄横，不可摧折的意志，他本想立即传下一道诏命，让这个还坚持说分封制

好的淳于越身首分家。但他又对自己说：“在一派欢庆的筵宴场合，这样做未免太杀风景。”于是强忍耐着，晓谕群臣，让大家来论明得失。

当下便见已由廷尉升任丞相的李斯满脸怒色。他坐在座位上，思索着：这创立郡县，废除分封之事，本是我的主意，得到始皇的赞同和支持，毅然实行了。如今已过了六七年，并没有什么弊病。偏偏这个儒生淳于越借引史籍，颂古非今，想把已成的局面再行推翻，这真是岂有此理！要痛加驳斥，不能容忍！想到此，他勃然起身，对着秦始皇大声奏道：

“陛下，臣向来认为，五帝不相因，三王不相袭。古来治理天下的办法并无常制，贵在因时而宜。如今陛下统一了天下，颁定了秦法，愚儒岂能知晓！淳于越所言，都是夏商周三代的事，年代久远，不足效法。当时诸侯纷争，天下不宁，现在天下已定，法令划一，老百姓安分守己，为农的用力务农，为工的专心做工，官吏努力学习和掌握法律。只是有那么一些读书人，总认为现时的法令制度不如古代的好，他们读了几本书，就造谣惑众，以古非今。此事不禁，如何使得！愿陛下明察！”

李斯说完这一通话，心里仍然余恨未消，散席之后，索性又写好一封奏章，呈给秦始皇，请旨颁行。这奏章把儒生说成是危险势力，建议始皇坚决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并正式提出了焚书的建议。秦始皇当然赞成，立即批准这个建议，向全国颁布了“焚书令”：

- 一、除秦国的历史书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
- 二、《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府，由郡守、尉监督烧掉；
- 三、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借古讽今的全家一律处以死刑。官吏知情而不揭发的判处同样的刑罪。焚书令下达三

十天内拒绝烧书的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并罚做四年筑长城的苦役；

四、医药、算卦、种树一类的书籍，不在焚烧之列；

五、若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各地官吏接到焚书令后，谁个还敢怠慢？他们派出许多士兵和吏役，挨门挨户地收缴和搜查书籍。全国各地，到处点燃起焚书的烈火。秦国史书以外的许多历史书，民间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还有其他许多珍贵古书，就这样被化为灰烬。据说，当时只有曲阜孔子家庙里由孔子后代收藏书数十部，暗暗放置在夹墙里面，才得以保存。

秦始皇焚书之举，本意想压制不同意见，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结果，同他的愿望完全相反，这种愚蠢的办法，不仅造成了对古代文化的严重摧残，而且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不光一般读书人反对他，就是他最宠信的那些方士们也都在暗暗地发牢骚，大骂他残酷无道。

秦始皇三十五年，有两个替他寻觅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由于明知仙药根本没有，他们无非是借此骗取富贵，时间一长，骗局终归会要暴露，那是难免一死的，于是暗暗心虚。卢生私下与侯生商议道：“秦始皇为人暴戾，他自从并吞海内以来，志骄意满，自谓从古至今无人可及，身边众臣，百千博士，又都俯首听命，不敢进言。官怕始皇，百姓怕官，普天之下，莫不畏罪避祸，裹足不前。我等眼下受宠，锦衣美食，但秦法不得相欺，仙药哪能找得？一旦事泄，难免一死，不如趁机逃走，免受祸殃。”侯生一听，觉得卢生说得在理，两人密商一阵后，带了骗取的钱财，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等秦始皇闻知此事，追捕已来不及。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对着文武百官道：“朕以前召集众多文学方士，来到国都，无非要他们辅佐朝政，炼求仙药。结果淳于越等借古讽今，诽谤时



政；徐福耗资巨万，终不得仙药；卢生等拿了厚赏，反倒诽谤起朕来。现在咸阳儒生不下百千，必然还有以妖言惑乱百姓者。”说到此，传来御史大夫，下令道：“朕命你追查诽谤朝廷的儒生，不得迟延！”御史大夫领旨之后，立即传讯数百儒生，问他们有没有妖言惑众之类的事。诸儒生齐说：“圣明在上，我等怎敢妄加评议？”话未说完，御史大夫把几案一拍，连声呵斥道：“你们这些人，如不动刑，怎肯如实招供！”说着，即喝令吏役，把儒生们一个个按倒在地上，或加杖，或加笞（chī吃），直打得诸儒生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儒生们经不起酷刑，也就无辜认罪了。供词呈到秦始皇手中，他一方面夸赞御史大夫有治狱之才，一方面下令：“将这数百儒生，全部处死，使天下人以此为戒，不敢再犯！”

可怜的儒生们全被捆绑着推到咸阳闹市，共计四百六十多人。这时，正巧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从此经过，看见市上一班罪犯，其状甚惨，有的两腿一瘸一拐，步履维艰；有的破烂的衣衫上浸着殷红的血，瞪着眼睛，紧闭双唇；更多的是口中轻呼着“冤枉”，一步一回头，好像在盼望有谁来搭救他们似的。扶苏问明了原委，立即对监刑的官吏说：“暂时停刑，等我到父皇那儿奏请之后，再作定夺。”监刑官吏见是扶苏，自然不敢违抗。扶苏忙来到宫中，向始皇进谏道：“父皇圣明，儿臣有几句话，特向父皇奏明。如今天下初定，百姓未安，诸儒都是诵法孔子，习知礼义之人，偶有言错语差，当应旌以教诫。如果绳以重法，一律处死，儿臣恐人心不服，无益于朝廷的统治。还求陛下开恩，赦免他们为宜……”

扶苏说到此，忽听秦始皇大怒道：“你懂什么，也来多言！我这里用不着你，你速去北郡，监督蒙恬将那长城直道赶紧修好，我就要北巡了！”

扶苏见父亲盛怒异常，料知不好再谏，只好奉谕出宫，差人报知监刑

官，说明情形。监刑官怎还敢拖延？索性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一起驱赶到一处深谷中，随后命人往下面填土石，没多长时间就将深谷填满。一班读书人，就这样被坑杀了。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是非曲直，历来是史家争论的课题之一。不过仔细想来，事发皆有因。焚书事件，看似导因于郡县与分封之争，其实，早在秦帝国刚刚统一时，最先提出分封诸侯王的是以丞相王绾为首的满朝文武大臣。这伙秦帝国头面人物不仅人多势众，而且手握实权，那倒真是对郡县制构成了某种威胁。然而，他们当中，没有哪一人因此而受到惩处，在那时也不曾影响到郡县制的推行。如今，一个小小博士的一番议论，几句空话，却引起偌大风波；何况那儒家诗书，同分封制有什么必然联系？实在是秦始皇这时已觉出江山不牢，政局不稳，需要进一步闭塞民智，加强控制，所以借题发挥，大做了一篇文章。至于坑儒事件，看似方士闯祸，殃及儒生，然所谓惑众的妖言，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并不清楚，再从始皇大儿子扶苏出面求情来看，一些罪名恐怕也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总之，这焚书坑儒，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浩劫，就此而言，也是秦始皇极其严重的历史罪过。它不但毁灭古籍，也开创了文化专制的先例。

焚书坑儒这场浩劫，虽然在按照秦始皇的意志进行，但他的心里并不安然。他觉得自己的举动，正招人暗暗议论，甚至觉得满朝文武都在背后做鬼脸嘲笑他；每次升朝，只要有人窃窃私语，他都怀疑是在暗暗指责他。他烦躁、生气，以致暴怒，认为这太伤自己这个始皇帝的尊严了！焦躁和烦恼扰乱了他的心绪。晚间，他不宁地辗转反侧，在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中，他走进一座宫殿，只见楼阁高耸，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



门，互相连属，回环四合，牖（yǒu 有，窗户）户自通，千门万户，金碧辉煌，耀人眼目。金虬（qiú 求）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旁。壁砌生光，琐窗曜（yào 耀）日，工巧之极，自古不曾有此可比。更见成群美女轻歌曼舞，金宝珠玉，令人陶醉。走出殿门，前面绿水环绕，花木繁茂，苍松数株，翠竹千竿。再往前望，又有复道回廊，重重宝殿。忽然间，他兴奋得醒了，啊！原来这是一场梦！令人神往的美梦！这梦境激起了秦始皇心中的狂涛，使他无法平静下来，他认为这是上天要他这位自古以来的始皇帝显威，他要让人们看看！他决心凭自己的权势与威力，建造起天下最壮丽辉煌的殿堂，并且在他有生之年，就将自己的坟墓建造得最坚固，富丽堂皇。决心既下，说干就干。就在焚书坑儒的同时，秦始皇为自己生前的享乐和死后的长眠大兴起土木来。他面谕群臣道：“咸阳城中，户口日增，朕为天下之主，平时居住，只有这么几所宫殿，实不敷用。丰镐（丰指今陕西西安市西渭水支流沣河；镐即镐京，一作镐邑，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附近）间古来即为帝都，朕今得在此定居，怎能不扩充规制，抗迹前王！不知卿等以为如何？”群臣一听，谁敢说半个“不”字？都连声称好。于是在渭水南边的上林苑中动工修建庞大的朝宫，第一步要先造起它巍峨壮观的前殿阿房宫。

这阿房宫的规模可不同一般，东西宽三百丈，南北长五十丈，殿里可坐万人，殿下可树立五丈高的大旗。还从殿前修了一条大道直抵南山，在南山顶峰树立华表作为阙门（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的高建筑物）。又从殿后修一条大道渡过渭水直达咸阳。整个布局象征天帝所居星座结构。这巨大的工程，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秦始皇不管这些，想得出，做得到。所用的木石，关中不足，就命荆蜀官吏随地采办，随时运输。做工的

夫役征调一次又一次，先后调至七十余万人。但由于工程过于浩大，到秦始皇死时仍然没有完工。总计秦始皇在关中修建了宫廷三百处，关外四百多处。光在咸阳附近二百里内的就有二百七十座宫廷，还修筑了相互连接的通道。每处宫廷都陈设家具、乐器和奇珍异宝，并且有宫女留驻。秦始皇就在这些宫廷间往来，寻欢作乐。他住何处，外边不会知道，侍从如若泄露，竟然要处以死刑。

这豪华的宫殿，对秦始皇来说，自然是无比的享受；而对广大的劳苦大众来说，则是一场灾难。所以，当时在民间流传这样的谣谚：“阿房阿房亡始皇！”其后项羽灭秦，在关中放起一把大火，直烧了三个月之久。可见阿房宫和它周围的建筑群规模有多么庞大！

秦始皇在地面上大兴土木的同时，还苦心经营地下宫廷，以保证死后安稳长眠。原在他刚刚即位时，便在骊山（今陕西临潼县城东南）开工挖掘自己的坟墓。统一六国之后，继续征发刑徒（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无辜受害的民众）大肆修筑。这座陵墓，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多，上面遍植草木，像座山林。下面深挖至含水层，为防渗漏，竟以铜液浇铸。石椁筑成轮廓，已似一座城墙，耗费无法计算。还要内作宫观，备极巧妙，上象天文，用绝大的珍珠宝石当做日月星辰；下象地舆，用水银当做江河大海。地宫中修建了设置百官座次的殿堂，刻石为象，站立两旁。其他各种珍宝奇巧之物，简直无以胜数，光用金银铸造的凫（fú 伏）雁蚕雀等，就不知有多少。又用鱼膏作灯烛，耐久不灭，长年照明。从整个结构布局来看，秦始皇想把天地宇宙具体而微妙地装进他的坟墓，以便死后永葆皇帝之尊。还令匠人制造了“机弩矢”的保护装置分置四周，据说如果有人盗墓，误触机械，便会被暗藏的弩箭射伤。真是机关算尽了！



在骊山墓周围，还筑有内城和外城。内城为方形，周围有五里多，东、西、北三面，各置城门。当时，秦始皇命人专门烧制兵马陶俑，排成整齐雄伟的方阵，埋在城周。那武士俑身穿铠甲，手执各种各样精良武器。那陶马四匹一组，后拖战车一辆。人高八尺（约一米八九），马长一丈（约两米多），人马相间，威武雄壮。完美地再现了当年秦军横扫六国那种雷霆万钧之势。

为修阿房宫和骊山墓，七八十万夫役，不论寒冬炎夏，刮风下雨，经年累月，劳作不止。即使如此，监工的皮鞭还经常抽打在身上，许多人苦熬不过，逃走了又被抓回来，有的被处以重刑，有的被杀死。那时，这两处浩大工程，所用大量石料，都是从咸阳西北二百多里的甘泉山运来的，人们一边像牛马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石头，艰难地挪动着脚步，一边哼着哀怨的歌子：

运石甘泉口，

渭水为不流。

千人歌，万人吼，

运石堆集如山阜。

这歌子的意思很明白。它充分反映了夫役的苦难，唱出了劳苦大众的满腔悲愤，是对秦始皇暴虐行为的有力控诉。开始时，老百姓饮恨吞声，强忍着无尽的苦难；然而，忍耐是有限度的，及至后来忍无可忍了，便起而反抗。不久以后，就发生了一起诅咒秦始皇的事件。



那是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 211 年），忽有一块大陨（yǔn 允）石坠落在东郡（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有人因痛恨秦始皇专横跋扈，穷奢极欲，给天下百姓带来无尽苦难，就借此机会偷偷在这块大陨石上刻了七个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件事一出，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像瞧宝贝似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这块“奇石”。其中有胆子大的，一边看还一边朗声念着陨石上的文字，并开心地说：“陨石自天而落，上面文字，定是天老爷写上的！”更有人愤愤地说：“天老爷说始皇帝死而地分，看样子，秦始皇活不久啦！”

东郡郡守得知此事，不敢不马上呈报。秦始皇闻奏大怒道：“什么怪石！定是恶民诅咒我，故意在石上刻字，非派官员查明不能惩奸！”当下便派出御史前往东郡严行查究。御史到达东郡，传问陨石坠落处周围的百姓，都说陨石从天而降，并没人敢在上面刻字。御史哪里肯信？派人回报秦始皇。秦始皇听了更加生气，眉毛都竖起来了，眼里闪着无法遏制的怒火，索性发出一道命令：“将那陨石附近的人全都抓起来，统统杀掉！将那颗大陨石扔到火中焚毁！”



石毁无损，众人惨遭屠戮，实属无辜。秦始皇的狠毒与暴虐，又一次暴露出来。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把人民的反抗镇压下去，反而更加激怒了广大民众。就在这一年秋天，秦始皇的一位使臣从关东来，经过华阴，出平舒道（今陕西省华阴县附近），忽有一人上前说道：“今年祖龙死。”使臣感到莫名其妙，再想细问，那人却很快地离去了。使臣只好入都报闻。秦始皇听了，禁不住浑身发了一阵难受的颤抖，他用力闭住嘴唇，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脑子里有种种念头翻腾起伏：这“祖龙”寓何意义？“祖”字应该作始字解，“龙”为君象，莫非果真应在我身上不成？他越想越怕，越怕越想，这“祖龙”二字如确是指着自己，那么“今年祖龙死”，不就是说自己今年要死了吗？……

始皇帝觉得冷彻骨髓，再也无法镇定下来，总是模模糊糊隐隐约约感到恐惧。本来，他是最怕死的，为了长生不老，他耗资无计，令人入海求仙；如今，竟然有人用“死”来咒他，怎能不晦气？怎能不恐惧？他疑神疑鬼，坐卧不安，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最后，实在没了办法，便请来算卦的先生，给他算了一卦。那算卦先生倒也聪明，不肯说百姓恨始皇，骂他该死，只是巧言相欺说：“这一年陛下犯了灾星，很不吉利，只有搬家或到外地巡游，才可避难。”秦始皇听了，暗暗寻思：要我搬家，那怎么使得？自古以来，帝王莫不在京城，我岂能搬家？可是，我不搬家，又怎么消除灾难呢？想着想着，来了个主意：找老百姓替代不就行了吗？于是他颁下一道诏令，将内地百姓三万家，迁到北方的边郡去住。这桩事就算了却了。

但是，他在宫中住着，仍然提心吊胆，一想到“今年祖龙死”那句话，身上不由得就冒出冷汗。虽说三万户百姓替自己搬了家，可总觉得不

怎么牢靠。为了消灾避难，第二年再外出巡游。这次出巡，要百官都跟随着，只留下右丞相冯去疾在京城据守。原本打算让小儿子胡亥与右丞相一同留守咸阳，偏胡亥年已弱冠（二十岁左右年龄），也想随从父亲出游去开开眼界。秦始皇一向喜欢少子胡亥，见他有求，也便允许了。陪同他一块儿出游，一会儿也不离左右的，是左丞相李斯，及中车府令（掌管皇帝车马的官员）赵高。这赵高原为赵人。父母因罪没为官奴，他因受株连当了宦官，后任胡亥的老师。他身强力壮，生性刁滑，善于逢迎，又能熟记秦朝律令，深得始皇宠信。

秦始皇离开咸阳后，经过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首先到达长江边上的南郡。然后又改乘大船，沿江东下，到浙江一带。不久，渡过钱塘江，至会稽山，过吴（秦会稽郡治所，今江苏苏州），北上再到琅琊，打算再一次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这时正好方士徐福从海上转游归来，他传问徐福，问他是否求得仙药。徐福借求药为名，逐年领取费用，已不胜计，他本是在海上逍遙，哪里去寻什么不死药？此次忽蒙始皇宣召，直吓得魂飞魄散，心想：万一始皇怪罪下来，那可就没命了！他翻来覆去地琢磨，忽然灵机一动，又生出一个蒙骗秦始皇的妙主意。他绘声绘色地对秦始皇说：“陛下，臣连年航海，好几次到得蓬莱，偏海中有大蛟鱼作怪，兴起风浪，挡着我们的去路，故终不得上山求药。臣想仙药不是不可得，但必须挑选一些弓箭强手，乘船同去，除掉蛟鱼。”秦始皇听了，不但不责徐福欺诳，反而信以为真。他立即选了数百名弓箭手，亲自带领，到大海里寻找蛟鱼交战。秦始皇从琅琊起程，在海上航行了数十里，并不见什么蛟鱼，再前行至芝罘，总算碰上了一条大鱼，若沉若浮，巨鳞可辨。各弓箭手齐立船头，猛射出一阵箭雨，霎时间血水漂流，那大鱼受伤而死。



秦始皇指大鱼为恶神，现既将它杀死，自然满心欢喜，于是派人传告徐福，命他再次出海求药。徐福将原有船只，载了数千童男童女，又载了许多粮食品，航海东去，寻找地方谋生，从此再也不敢返回了。

秦始皇指挥船队，在海上漂逛了好一阵，一盼再盼，也盼不来徐福。他未免有点劳累过度，感到支持不住，只好传下诏令，登陆西还。六月间，行至平原津（今山东省平原县西南），就得重病，寒热交作，连饭也吃不下，白天还能勉强支持，一到夜间，便心神恍惚，一会儿觉得烈日当头，他正在一望无际的沙洲艰难跋涉，烦渴难当时，忽而看见一丛绿叶，吮得了一口甘露，沁人肺腑。然而，仅仅是一口水，既解不了渴，又给不了立即冲出沙洲的希望。一会儿又觉得寒风彻骨，冻煞人也，他正与鬼神交战，对方怪物阴阴，旌旗飞彩，滚滚盈明，层层甲亮，只杀得他招架不住，连气也喘不上来了。他渐渐昏迷了，不省人事。随驾医官切脉进药，全不见效。好容易到了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城北），已进七月，他的病情更加沉重，差不多要归天了。李斯心急火燎，想：万一始皇死于途中，后事该如何料理？皇位由谁继承？本想向秦始皇启问，可是始皇平时最忌提“死”字，哪还敢开口？等始皇自己觉得实在不行了，才把李斯、赵高二人召到跟前，让他们草拟诏命，传长子扶苏速回咸阳，守候丧葬，继承皇位。李斯、赵高刚把诏命拟好，交给秦始皇过目，始皇命盖上玺印，速派使者送达扶苏，话未说完，便闭上了眼睛，结束了他大有作为又残酷暴虐的一生。始皇死时，年整五十。总计在位三十七年，从自称皇帝时算起是十二年。

秦始皇一死，李斯可就慌了神：这沙丘离咸阳一千多里，几时才能赶回去？万一始皇死讯传了出去，准会引起天下大乱。他想来想去，决定秘

不发丧，等回到咸阳后再说。李斯与赵高、胡亥暗地商议了一番，决定将始皇遗体安放在一辆遮阳通风的“辒辌车”里，放下车帷，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除他们几人之外，其他大臣都蒙在鼓里，以为始皇还活着，每天照常送饭菜。百官奏事就由他们转达批示。李斯急催赵高发出玺书，速召扶苏回咸阳继承皇位。不料赵高心怀鬼胎，背着李斯把玺书藏起来不发出，还偷偷找到胡亥，说：“先帝临终时，只给公子扶苏立了诏书，要他把兵权交给蒙恬，速回咸阳。扶苏一回，嗣立为帝，没有公子您的份儿，如何是好？”胡亥哭丧着脸，说：“父皇无遗命分封诸子，儿臣自应遵守，我有何法！”赵高压低声音，不停地眨眼，露出一副狡诈的样子，细声细调地说：“公子错了！如今天下大权，全在公子与我及丞相手中，我兼行符玺令事，须知人为我制与我为人制情形大不相同啊！眼前之机，怎可错过？”胡亥一时醒不过神来，大嘴微微张开，露着门牙，眼瞳也凝止了转动。赵高见左右没人，眨巴眨巴眼睛，把嘴伸在胡亥的耳边，说：“玺书就在我手，还未发给扶苏，咱们想个法儿，公子您就可继承皇位！……”胡亥一听继承皇位，便动了心，他沉吟一下，故意叹息道：“这事得与李丞相商议，不知丞相意下如何，丞相若不赞同，事情怕也难成！”赵高接口说道：“臣自能说动丞相，不用公子费心。”说罢他小心翼翼地四下看了看，而后肩膀一扇一扇地，蹑手蹑脚去找李斯。胡亥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像有一盆火，舌头根子干得发硬，早把父死一事忘却，只想着那个皇帝位子。

赵高见到李斯，李斯劈头问他：“主上遗书发出了没有？”赵高说：“这遗书现在胡亥手中，我正为了此事，来与君侯你商议呢。今主上崩逝，外人尚未闻知，就是主上临终遗嘱，也只有你我二人预先知道，究竟继位



太子为何人，全凭你我口中说出……”李斯被这话撞得心头突突乱跳，这凭空的闷雷使他没了主意。他皱了皱眉，大惊道：“你这话从何而来？这是亡国之言！”赵高先是讪然一笑，接着眼珠注满了兴奋，道：“君侯不必作惊。我有五件事请问君侯：一、你的才能可及蒙恬否？二、你的功绩可及蒙恬否？三、你的谋略可及蒙恬否？四、人心无怨，你可及蒙恬否？五、论与皇长子扶苏的情好，你可及蒙恬否？”李斯经这一问，把头垂下来，答道：“这五件事我都不及蒙恬。不知为何问起这些？”赵高摇晃着脑袋说：“我身为秦宫内官厮役，在宫内奉事二十余年。始皇帝有二十多子，哪个不熟悉？长子扶苏，刚毅勇武，君侯当初主议坑儒，他谏阻未成，被派往边郡，如果今嗣立为帝，他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之位岂能保全？我奉诏教习胡亥诵习秦法，见他也还仁厚，何不立胡亥为帝，共成大事？”

李斯心里纷纷乱乱地理不出个头绪，但他仍不肯马上答应，边叹息边心事沉重地说道：“我本是上蔡一普通百姓，蒙主上宠信提拔，做了丞相，位至通侯，子孙后代，也都为官。事到如今，岂能做出对不起先帝的事？依我之意，还是遵先帝遗命，由扶苏继承皇位，愿君不要再胡思乱想！”

赵高一听，气得紫涨着面皮，不由得露出一副凶相，阴险地一笑，说：“如今权柄已握在公子胡亥手中，我遵从胡亥旨意，前来说劝丞相，丞相若执意不从，定要惹出大祸。丞相老成练达，应该明白利害，待灾难降临，祸及子孙，那就后悔莫及了！”

李斯听了这话，害怕起来，心想：此事关系甚大，胡亥赵高已经串通一气，我若不从，必有奇祸，从了又……他愁眉苦脸，思索一阵，禁不住

仰天长叹道：“主上不负臣，臣却要负主上了！……”

赵高见李斯应允了，拉他一块儿来见胡亥，说“臣奉太子明令，将事情说知丞相，丞相愿意遵从，现一起来领命！”李斯嘴唇打着哆嗦，欲言又止。胡亥将错就错，趁势拉他们进入一间密室，经过一番谋划，当下假造了一份诏书，托言是始皇遗嘱。伪诏规定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以始皇之名，指斥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要他们两个马上自杀，不得违命。伪诏盖了御玺，由赵高找一个心腹作为使者，给扶苏和蒙恬送去。

因为天气湿热，始皇尸体开始腐烂，免不得冲出一股臭气。赵高深怕诡谋被人窥破，就派人买了大量鲍鱼，每辆车上各放一些，文武百官虽不明白是何用意，可谁也不敢探问。鲍鱼有臭气，和尸臭混在一起，谁还能辨得明白？

且说赵高派出的使者到了上郡，把伪诏交给扶苏和蒙恬。扶苏本是一个孝子，见到诏书，便欲自杀。蒙恬慌忙抢上来，劝止道：“公子且慢！皇帝交给我三十万人马，守卫边疆，令公子监督，你我身负重任，不得皇帝信用，怎至如此？如今只凭一使到此，便要自杀，安知他没有诈谋？依我之见，不如派人向皇帝请示一番，如果属实，死也不晚！”

扶苏摇摇头，流着两行热泪，说：“父要子死，不得不死；一死了之，不必再去请示。”说完，拔剑一挥，倒地自毙。蒙恬却不肯糊里糊涂自杀，他把兵符交给裨将王离，让使者押着自己，去往阳周（今陕西张县西北）狱中，等待处理。

且说赵高等人，一路催促，日夜兼程，越井陉，过九原，终于回到咸阳。可巧赵高派的使者，这时也从上郡回来，报称扶苏已经自杀，蒙恬就拘。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心中暗喜。紧接着，他们公布了始皇死亡的消息。

息，给他发丧出殡。胡亥也就登基称帝，号称秦二世，接受百官朝贺。胡亥一做皇帝，赵高就升迁为郎中令（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职），李斯依旧为丞相。

胡亥称帝以后，蒙恬的事又兜上心来。他觉得这位大将没什么对不住自己的地方，他既不会像同胞兄弟那样和自己争皇位，又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于是打算释放他。做贼心虚的赵高，原本与蒙氏兄弟有着夙怨，定要害死蒙恬才觉心甘。当下便向二世进谗说：“臣闻先帝未崩时，曾想立陛下为太子，以承君位，只因蒙恬擅权，屡次谏阻，先帝才立了扶苏。现在扶苏已死，陛下登基，蒙恬必然要为扶苏报仇，恐怕陛下将受他害！……”二世一听，这还了得！于是拟定诏书，传命把蒙恬就狱处死。这时，忽有一少年进谏道：“蒙恬为我朝重臣名将，有功国家，今陛下要将他诛杀，臣以为不可！”二世一看，这少年不是别人，是自己哥哥的儿子子婴。他不屑理睬，叱令退去，当下派出使者，携着诏书，直往阳周。

蒙恬在狱中接到诏书，知道这是赵高的主意，非常气愤地说：“今二世皇帝宠任谗佞，诛戮功臣，必不可长久治国。想我蒙家，祖祖辈辈都为国家效忠，立下无数功劳。如今我虽关在狱中，但只要招呼一声，三十万将士即会起来造反。可是，为了不负先辈教导和先帝恩德，就是死了，也不能背叛朝廷。臣不畏死，只是陛下如此昏庸残暴，天下百姓，此后恐怕要遭殃了！”使臣看了看蒙恬，冷冷地说：“我奉命而来，就是为了让你死的，别的事情我管不着！”蒙恬无奈，望空长叹道：“我有何罪，无过而死？……”接着，端起一杯毒酒，仰了仰脖子，一下灌进肚里。

秦二世和赵高，虽然杀害了蒙恬，但心中仍然不安，因为他们在沙丘篡改诏书的事渐渐地漏了风。扶苏虽死，但二世还有十七八个哥哥。这些

公子明里不敢讲，暗里并不服气，常常发些牢骚。秦二世心里有鬼，召来赵高，问道：“沙丘之事，诸公子已渐闻知，他们要是跟寡人争夺皇位，这事如何是好？”赵高答道：“臣心里早就有话，一直未敢直谏。”说着扫视两旁。秦二世明白他的意思，当即屏去左右，侧耳静听。赵高接着说：“先帝本有二十余名公子，陛下最为年少，却继承了皇位，他们岂能服气？就是那朝中众臣，虽似貌从，心中却也怏怏不乐。依臣之见，陛下必须大振威力，雷厉风行，将所有兄弟及旧臣，一体除去，另外起用一班新人。这样一来，陛下就可高枕无忧了！”秦二世听了，连连点头，把此事交给赵高，让他处置。

赵高秘受君命，胆大无忌，加上他心狠手毒，害人有方，首先逮捕了六个公子和十个公主，把他们押到一个叫杜（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地方，统统杀死。接着，又抓了十二个公子，把他们一块儿押到咸阳闹市，斩首示众。众公子、公主冤枉而死也不能申诉。

有个叫将闾的公子，同他的两个同胞弟弟，被一同囚禁在内宫。将闾不服，责问官吏为何拘捕他。秦二世遣使前来，宣告说：“公子对陛下不忠，罪当就死！”将闾争辩说：“我弟兄三人，秉性忠直。朝廷上有事，我从未失过礼；宗庙上有事，我从未失过节；奉命应对，我从未有言差语错，如何叫做不忠？”使者说：“奉诏行法，不敢再说别的！”将闾仰首大呼，叫了三声苍天，同两个弟弟抱头痛哭一场，一块儿拔剑自杀了。

还有一位公子高，虽然还未被抓起来，但自料必不能免死，本打算逃走，可又怕连累家室，辗转苦思，想出了一条舍身保家的方法。他含着眼泪，给秦二世上书一封。书中说：“先帝在地下长眠，一定十分寂寞。当初，先帝在世时，赏我锦衣美食，宝车宝马。如今，为报答先帝恩德，我



情愿以身殉葬，到地下去服侍先帝。”秦二世见公子高主动求死，心里十分高兴，禁不住自言自语道：“我正发愁找不到理由来除治他呢，今天他却自来寻死，这下省得让我费心……”二世将原书批准，还假惺惺说公子高孝心可嘉，赏赐他的家属十万钱，用以料理丧事。

秦二世在诛戮宗室的同时，对朝廷上那些略持异议的大臣也一个个杀掉了。此时朝廷内外，人人自危，就是丞相李斯，也觉得这刻难保下刻的命，时时有身首分家之险，整日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糊里糊涂的秦二世既看不到整个朝廷乱哄哄好像一锅粥，更看不到四方反秦怒火越烧越旺，很快将烧到他的脚下。



秦二世靠玩弄阴谋登上了皇位，精神空虚，心情紧张，除了他的老师、野心家赵高之外，满朝文武大臣，他都不敢相信。对秦始皇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他一点儿也未能继承；但是，对秦始皇那享乐腐化残暴专横的一面，他却是全盘承袭，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天上朝，有位胆壮的大臣问他：“陛下，您为什么要当皇帝？”秦二世乜（miē）斜着眼睛仰着头，鼓起两颊，喘着鼻息，漫不经心地说：“朕高坐皇位，无不是为了用域内所有，来满足一人之享乐。这乃为帝的可贵之处。今后凡耳朵想听的，眼睛想看的，心里所喜的，朕都要取来！”

那位大臣听了，顿觉天旋地转，似乎强大的秦帝国眼看就要崩溃了。他的惶恐和烦恼都在这时迸发出来，全身的血涌到了头顶。他也不管秦二世愿不愿意听，大声陈奏说：“陛下，臣以为我朝刑罚也太严酷苛虐了，仅死刑就有赐死（强迫自杀）、枭首（xiāo shǒu 消手，砍下脑袋悬挂起来）、绞、戮、坑、定杀（沉水溺死）、腰斩、剖腹、凿颠、抽胁、体解、磔（zhé 哲，割裂肢体）、烹（放到锅里煮死）、车裂（五马分尸）、戮尸、夷三族（全家和亲属一齐杀光）、具五刑（案犯备受刺面、割鼻、断趾、

鞭笞、枭首等各种酷刑) 等。今冤狱遍于国中，刑案以千万计；监狱像集市一样热闹，刑犯充塞道路。新帝初登位，当应轻刑薄赋，让百姓得以喘息。不料陛下仍将人命视若草芥，在安葬先帝时，一声令下，竟让陪伴过先帝而未生子女的宫妃全部殉葬，到地下去侍候先帝；安装‘机弩矢’和安置宝藏的工匠未出墓道，又突然封闭了墓门，把大批工匠活埋在墓道中，以此法来保墓中机密，求万世之安。仅此两项，无辜惨死者不知有多少啊！……”

这番慷慨激昂的陈奏，把文武百官惊得目瞪口呆，都为这直言的大臣捏一把汗，心想新皇帝一发火，他可能就没命了。谁知，秦二世并没注意听，他翻愣着眼正呆呆地想什么呢！或许在想那壮丽辉煌的阿房宫，想那宽阔平坦的直道和驰道，想那供巡游用的宝车驷马……

秦始皇时，不惜耗费亿万资财，征调几十万民夫，营造那些穷工极巧的地上地下宫殿，使得秦朝的赋税为古代的二十倍，徭役为古代的三十倍。百姓不仅纳粮捐贡，连禾秆也规定了缴纳的数额。秦二世登基后更加不惜民力物力，骊山墓刚刚完工，他又再兴土木，重征工役，继修阿房宫，好做终身的安乐窝，并继续修直道和驰道。还征调武士五万人，到首都咸阳警卫。他又扩充皇家马厩(jiù就)，要配备万辆车马供他使用。这人吃马喂，所需粮食草料均令各地转送。困苦不堪的百姓，今日供粮秣，明日出役夫，弄得十室九空，家徒四壁，普天愁怨，遍地哀鸣。就这样，秦二世还嫌不够，又规定运送粮秣的夫役一律自带口粮，不得吃咸阳附近三百里内的谷物。这叫人还怎么活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实在无法忍受了，只有起来反抗。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东方举起了反抗的义旗。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乱乱纷纷的。秦二世召来三十多个博士，问询此事。有人说说是造反，有人说说是强盗，都主张派兵讨伐。秦二世一听，立时满面怒容，脸绷得紧紧的，露出一副想怪罪人又找不到对象的神气。博士们见此情景，吓得倒退几步，再也不敢多嘴。这时，有个叫叔孙通的候补博士，笑嘻嘻地站出来，不慌不忙地对秦二世说：“陛下，臣以为诸博士所言都不对！如今天下统一，民间兵器全都收集起来销毁了。英明的皇帝在上，法令通行全国，百姓安居乐业，官吏个个称职，四方尊奉中央，哪里会有人起来造反呢？陈胜、吴广那些人，不过是一伙小偷而已，何必烦劳陛下来议论？地方官吏会马上把他们抓起来治罪的！”秦二世听了这番话，转怒为喜，连声夸赞：“讲得好！讲得好！”当下就提拔了叔孙通的官职，赏他二十匹布帛和一套新衣。那些碰了钉子的博士心里直骂叔孙通，说他为向秦二世讨好竟当面撒谎。其实，叔孙通是个聪明人，他已经看出秦二世昏庸无道，秦王朝末日将临，待领取赏赐之后，他就偷偷逃出咸阳，投奔义军去了。

且说这首举义旗反抗暴秦的陈胜、吴广，二人也实在不凡。陈胜又叫陈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人，少时家贫，十几岁就给财主家当雇工，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但是，他很有志气，总想着改变富人酒肉满席、穷人忍饥挨饿的坏世道。

一天，几个男子在田里干活，一个个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手握又笨又重的锄镢，不停地劳作。当空烈日像一个大火球，烤得人透不过气来，土地散发着燃烧似的气息，一阵干燥炎热的风吹来，卷起阵阵黄尘。每人的脸上都是汗水，不住地用粗手抹着。当太阳西斜，大家实在精疲力乏了，就放下手中的锄镢犁耙，凑到地边树荫下面稍稍缓口气儿。几个年纪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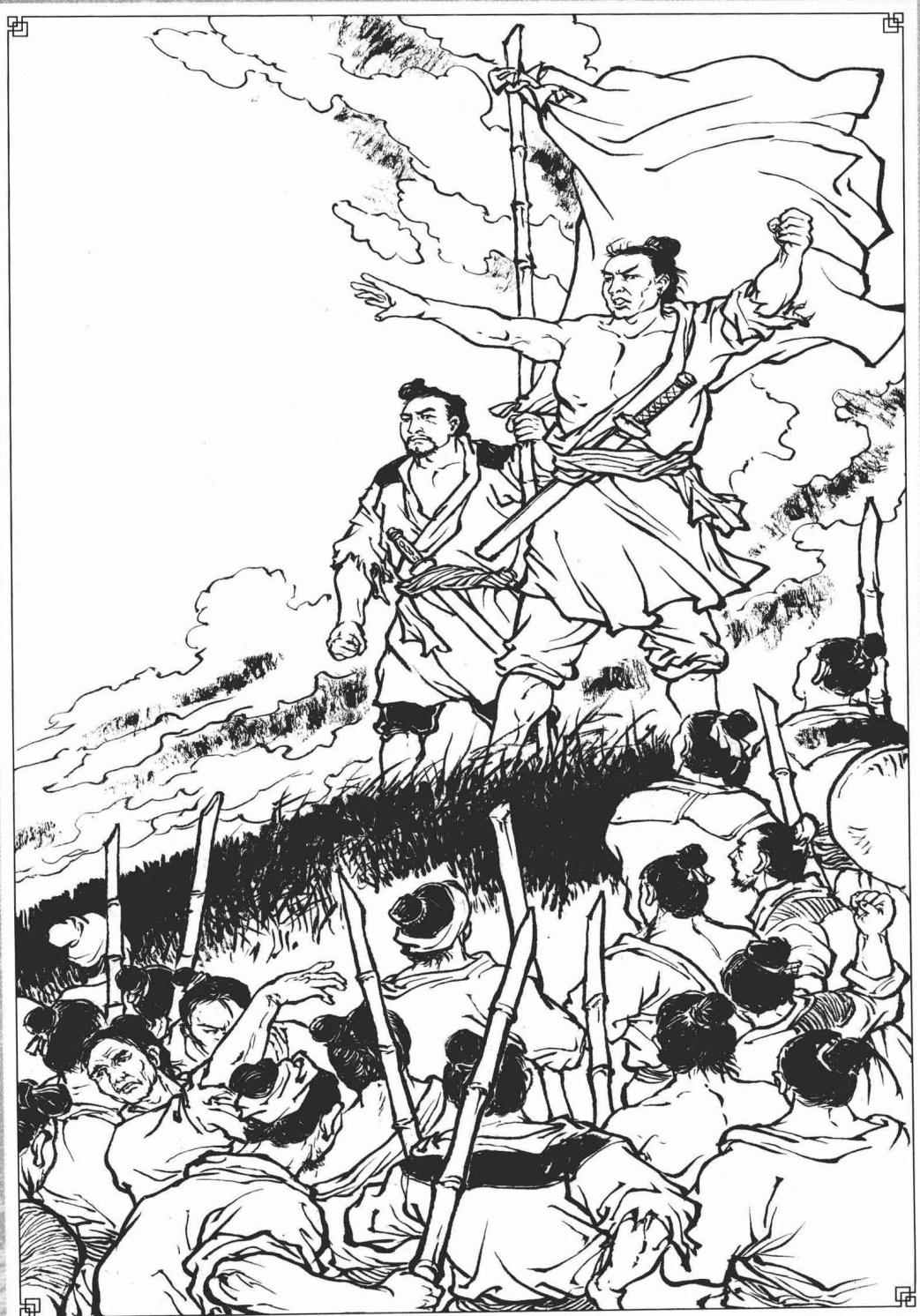
索性躺在地上，一面舒展筋骨，一面望空哀叹；其他人面孔迟滞呆板，闭着双唇，没有一点儿精神。过了一会儿，一个人站起来，只见他身材魁梧，双肩宽阔，筋骨壮实，很有一股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他看同伴们都好似患病一般，便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弟兄们，怎么大家都提不起神来？别看今日咱们穷得叮当响，来日说不定谁得着富贵哩！到那时可不能把穷哥们儿忘了呀！”听了这话，同伴们好像焦渴难耐时喝下了甘甜的泉水，顿时有了精神。有人回答说：“对！来日富贵了，咱们有福同享！”其中一位年长者叹口气，摇摇头，说道：“咱们受雇于人，一没田地，二没房产，有碗粗饭填口就不错了，哪还敢去想好日子！”站着的大汉抬头往天空一望，不由得长叹道：“唉！燕雀安知鸿鹄（天鹅）之志哉！”这个胸怀壮志的大汉就是陈胜。

二世元年，刚进七月，皇帝的诏命颁到阳城，令遣发贫民到渔阳（今北京郊区密云县）去戍守。阳城地方官吏奉诏调发贫民九百人充作戌卒，要他们当天出发。陈胜也在这九百人之内。地方官吏按名册一个个点查，见陈胜身材高大，器宇轩昂，便委任他做了屯长。另有一人姓吴名广，又名吴叔，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也被任了个屯长。吴广敢作敢为，乐于助人，又有一身武艺，陈胜和他一见如故，成了知心好友。

陈胜、吴广带九百戌卒同往渔阳，地方官怕他们不肯努力前进，中途生变，特派了将尉二人监督同行。人们在两位军官督率下，翻山过河，长途跋涉，十分辛苦。好不容易赶到蕲（qí其）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南）正赶上天下雨。这一带地势本来就低洼，道路被水淹没，根本无法前进。九百戌卒暂时停了下来，待天一放晴再急着赶路。偏偏雨下个不停，而且越下越大，就好像天国打开了闸门，把天河里的水都倾注到人间似的，眼看着

沟满壕平，河水泛滥，四野成了汪洋一片。人们在泥水中慌急地跑来跑去，不知怎么办才好。入夜了，雨仍在下，整个世界被黑暗严密地笼罩着，人们仨一群，俩一伙，挤在泥水里，呻吟着，叹息着，声音十分悲惨。忽然有人悲叫一声：“老天存心杀人啊！”一下子打破了雨夜忧郁的沉静，大伙乱哄哄叫了起来。有的说：“秦法严酷，误了日期，就要被杀头啊！”有的说：“这里距渔阳还有好远的路，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期到达，我们死定了！”有的说：“这年头活着也没意思，死就死了吧！”有的说：“自己死了倒不要紧，家中的妻儿老小谁来管？……”

陈胜听着众人的议论，不由得阵阵心酸，暗暗落泪，心口深处涌起痛苦的波涛，几乎忍不住要哭出声来。他按捺住自己，沉思了一会儿，就悄悄找到吴广，轻声说：“广弟，此处距渔阳尚有几千里路，就是雨停上路，非一二月不能到达，官定的期限，咱们是误定了，难道我等就甘心受死吗？”吴广带着一股勇气和愤怒，紧紧攥住陈胜的手，说：“陈大哥，常言道猪狗急了还要嘶叫几声，何况我们这堂堂男儿！我看同是一死，不如逃走吧！”陈胜四下里望了望，见近处没人，摇摇头说：“逃走？往何处投奔？就是有路可逃，也必遭官吏捕斩。我看走也死，不走也死，倒不如另图大事，死中求生！”吴广一听，兴奋地举起了右臂，攥紧拳头，用力往左掌上一击，说：“陈大哥，你说得好！咱们造反吧！”陈胜按他一下，要他轻一点儿，继续说：“对！反暴秦，打天下！就是死了，也比到渔阳白白受斩强。天下的百姓吃秦朝的苦头也吃够了，今日派捐，明日抓差，动辄犯法被治罪，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哪家没有冤屈？哪家没有仇恨？有谁不盼这世道变一变！”吴广听着，浑身蒸腾起热力，他像一只久被围困、终将冲出绝境的猛虎一样，准备把碰上的任何敌手都撕成碎片，



对陈胜说：“陈大哥，我等无权无势，欲图大事，须有法子，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陈胜说：“我听说二世皇帝胡亥是秦始皇少子，本不该继位。公子扶苏年长且贤，因触怒其父，被迁调出外监督北军。秦二世篡位后，虽已杀害了他，但百姓还不知道此事。还有楚将项燕，当年战功赫赫，深受楚人忆念，有人说他已死，有人说他在外逃亡。我等如欲起事，最好托名扶苏及项燕，这一带原是楚国地界，人们不忘旧情，准会闻风响应，前来帮助咱们！”

陈胜的主张，吴广完全赞成，情愿豁出性命，一干到底。二人坚信，九百壮丁和他们一样，都是受苦人，受尽盘剥，无路可走，只要一声招呼，都会跟着干的。为使众人相信造反一定成功，他们利用大伙儿相信鬼神这一点，又仔细商议了办法，而后分头去行动。

第二天一早，陈胜找了两位可靠的弟兄，一位叫楚丁，另一位叫韩壮，悄悄嘱咐他们说：“近日连连降雨，弟兄们衣食不济，实在难熬。你们二人去到大泽乡市上买些鱼回来，给大家做顿好吃的填填肚子。”

楚丁、韩壮忠厚老实，一向跟陈胜接近，接了屯长任务立即去办，一会儿便买回一筐鲜鱼来。伙夫首先拣起一条最大的，用刀剖开肚子，咦！鱼肚里竟有一条绸子，这事真新鲜！伙夫惊异地展开绸布仔细一看，上面还有“陈胜王”三个红字。“哎哟哟！奇呀！奇呀！”他扔下手中刀，连声称奇。众人闻声赶来，拍手叫绝，伸头，踮脚，争相传看，果然绸布上是“陈胜王”三个红字。楚丁对大伙儿说：“弟兄们，我长这么大，不要说看见，连听也没听说过鱼腹中有‘丹书’。怪！怪呀！这一定是天意！”韩壮接着说：“上天授意，咱陈大哥说不定要成大事！这真是穷哥们儿的福气。咱们命不该绝呀！”

这“鱼腹丹书”的奇闻很快传开了。陈胜来到人群中，听着人们的议论，跟大家说：“鱼腹中哪能有丹书？你们可别嚷出去！要是让那两个监行军官听到，我还有命吗？弟兄们平日待我甚好，可别害我呀！”众人听他这么一说，谁还让他为难？便都住了口。可是，到了晚上，大家怎么也睡不着，仨一群俩一伙地凑在一起咬耳朵，仍在聊着鱼腹丹书的事。

夜深了，天空仍然淅淅沥沥掉着雨点，时不时刮来一阵风，吹得树叶簌簌作响。众人正谈得有趣，忽然外面传来奇怪的声音，仿佛是狐狸叫一般。人们屏住气，静静地听着。起初声音模模糊糊不甚清楚，后来越听越像人语，第一声是“大楚兴”，第二声是“陈胜王”。这声音时断时续，越来越清晰可辨。几个胆壮的弟兄相约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走出不远，在黑影里伏下，仔细观察起来。这地方四野是一片荒郊，只有西北角处有一座古庙。因为天黑，什么也看不清，大家刚要回转，忽然从那古庙中又传出狐狸叫声，叫的仍然是“大楚兴，陈胜王”的人语。几个人疑神疑鬼地再仔细凝视，哟！不光听着叫声，更奇怪的是在古庙周围的树丛之中，还隐约露出了火光，似灯非灯，好似磷火，一忽而在这边，一忽而又移到那边，变幻莫测，时亮时暗。过了一阵，火光渐灭，声音也消逝了。几个人当下就议论起来，说雨天出鬼火，狐狸叫出人语，生平未见未闻，如今竟出现了，实在是桩怪事。

第二天一早，昨夜那“篝火狐鸣”的新奇事儿又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飞到大伙耳中，只是那两个监行的军官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楚丁识几个字，心中颇敬慕陈胜，于是在众人中四处宣讲：“嗨！说怪也不怪。白天是‘鱼腹丹书’，大家都亲眼见到了；夜里又是‘篝火狐鸣’，也是亲见亲闻。这分明是天意，上天在给咱穷哥们儿捎信，叫咱们

照办，这样的事件件都要应验的！”人们急着追问：“上天捎信儿，究竟是何意思？”韩壮马上附会道：“白天所见鱼腹中写着‘陈胜王’的丹书，这可是天大的事！难道随便什么人都能为王吗？夜里狐鸣又在‘陈胜王’之前加了‘大楚兴’三字，这就更加明白：陈胜和咱们都是楚人，此处又是当年楚国地界，楚国本是大国，被暴秦所灭。现在世道要变了，大楚要兴起，暴秦要覆亡。大楚兴起，就要有新王，新王就是陈胜大哥。这就是上天捎信儿的意思！”

这时，吴广正好走来。吴广也深得众人敬慕。人们围住他，忙问：“吴大哥，听说你和陈胜大哥是好友，他和咱们一样，都是穷苦汉子，难道真能为王？”吴广呵呵一笑：“乱世出英雄！上天之意，难道还不足信？陈大哥表面看来如同凡人，其实他决不是凡人！如今世道要变，咱穷哥们儿要打天下，坐天下！”戍卒们听了，许多人一蹦老高：“对！穷哥们儿打天下，坐天下，让陈胜大哥领咱们造反吧，别白白等死了！”

其实，这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事，并不是什么天意，原本是陈胜、吴广事先商量好的办法。丹书是陈胜塞进鱼肚子的；篝火狐鸣是吴广趁夜藏身树丛，拿个灯笼一举一落，又学着狐狸叫出人语。此法儿倒也灵验，众人都相信秦朝灭亡、陈胜为王是上天旨意，从此对陈胜、吴广更加尊敬，陈胜、吴广与大伙儿也更加亲密。

陈胜仔细分析了形势，悄悄对吴广说：“广弟，我看戍卒弟兄们已被鼓动起来，应该趁热打铁，马上动手。这第一步须把押解咱们的两个军官宰掉。第二步召集起众位弟兄，起事反秦！”吴广点点头：“对！时机要紧，切不能误。大哥尽管吩咐，杀那狗军官之事由我来办！”

两个押解戍卒的军官，本是一对酒鬼。因为天雨难行，无法消遣，他

们俩便日日饮酒。酒醉便睡，醒来又喝。九百戍卒酝酿起事，他们怎得知晓！这一天，他们正被酒浇得迷迷糊糊，吴广带着几个人，突然闯了进来，直冲冲嚷道：“这鬼天气，今日雨，明日又雨，总不放晴！我们已误期限，就是赶到渔阳也是个死，不如就此逃走！”二军官勃然大怒：“你敢胡说？可知秦法难容！”吴广毫不惊慌，反口斥道：“二位天天只知灌酒，九百弟兄性命却不挂心上，真是豺狼本性？”两个军官恼羞成怒，乘着酒劲，拔下佩剑，直向吴广挥来，嘴里还不住骂着：“先送你回老家吧！”吴广眼疾手快，凭着满身武艺，飞起一脚，先将瘦大个的宝剑踢落在地，而后顺手拾起，抢前一步，“咔嚓”一声，就将瘦大个的头颅劈成两半。另一个矮胖家伙见势不妙，抽身要逃。正好陈胜带几个弟兄赶来，大喝一声：“休想逃走！”几个人一拥而上，夺剑的夺剑，按手的按手，一阵拳打脚踢，怒气尚未泄完，就已结果了他的性命。

听说陈胜、吴广把两个军官杀了，众戍卒弟兄都集拢过来。这时，陈胜跳上一个土台，对大家施了一礼，然后大声说道：“众位弟兄！我们别了父母，抛下妻儿，被迫前去戍边，偏偏在此遇雨，一住多日。待到天气放晴，就是日夜兼行，也不能如期到达。按照秦朝法律，失期当斩。大伙就是赶到渔阳，也是一死！即使侥幸遇赦，也难以生还。大丈夫不畏死，死也要死得有名有份；我们就此举事反秦，就是死了，也算不虚此一生！那些王侯将相，难道必有特别的种子吗？这天下，穷苦人也可坐一坐！”

陈胜说到这儿，吴广一跃跳上土台，大手一挥道：“弟兄们！咱们不能像羔羊一般，任官吏宰杀，跟着陈大哥造反吧！”

他刚说完，人群里又跳出两个大汉，一个叫葛婴，一个叫武臣。

葛婴抢上一步，大声说：“弟兄们！吴广兄弟说得对！咱们跟着陈大

哥造反，这才是好汉！”武臣接着说：“弟兄们想一想，十多年来，日子有多难熬！修阿房宫，筑骊山墓，征战，劳役，何时停过？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秦法秦吏，凶如虎狼，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艰难时日，如何熬得下去！与其被逼死、饿死、累死，不如拼死造反！”

九百壮丁，顿时沸腾起来，他们心中的怒火被点燃了。大家齐声喊道：“对！咱们跟着陈大哥造反！造反！”人们围住陈胜，情愿听他指挥。这时正好雨过天晴，太阳露出笑脸，照得大地一片明亮。众人心里也像这天空一样，顿觉豁然开朗。

陈胜、吴广指挥众人，就地搭了个高台，楚丁、韩壮削下那两个军官的脑袋放在台上，当做祭天礼品。九百壮丁站在台下，由陈胜带领一齐向苍天宣誓：“同生死，共患难，齐心合力，誓反暴秦！”宣誓已毕，大家公推陈胜为统帅，号称“将军”，吴广为副帅，号称“都尉”。九百人按军旅编成数队。没有武器，就砍了些木棍暂代刀剑；没有旗帜，就找了根竹竿绑块布片，上写个斗大的“楚”字。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斩木为兵（兵器），揭竿为旗（旗帜）”。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在大泽乡首先燃烧起来，九百条好汉在呐喊声中敲响了秦帝国覆亡的丧钟。



第七回

传捷报义旗飘城头
露傲气陈王忘旧情

且说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大泽乡一带农民无不欢欣鼓舞。有的说：“老天有眼，穷苦人可有盼头啦！”有的说：“听说扶苏、项燕都跟着造反了，秦二世长久不了啦！”人们纷纷拿出粮食物品慰劳义军，不少青壮年子弟扛着锄耙扁担前来投军。

大泽乡归蕲县管辖。陈胜、吴广带着队伍，浩浩荡荡，首先攻打蕲县城。义军将士憋着怒火，把初次临战的激动压在胸膛里，准备冒死冲锋。蕲县守兵寥寥无几，哪里是义军对手？一听说陈胜率众来攻，城内便乱作一团，混成一锅粥，翻倒的车子，乱窜的马匹，横七竖八的枪矛，满街都是。县吏乘机逃命，守兵哗啦啦索性都投降了。陈胜所率义军未经厮杀，便在百姓的欢呼声中稳稳占据了县城。

义军旗开得胜，上下一片欢腾，加上补充了大量人员、刀枪和粮食物资，声势大震。接着分成两路，东路由葛婴率领，攻略蕲东；西路是主力部队，由陈胜、吴广亲自统率，向蕲西进发。由于各地百姓给秦朝的官吏压得太苦，就像那三伏暑天，闷得喘不来气，谁都盼着来阵狂风，下阵大雨，所以听到陈胜举义反秦，如闻响雷，真有说不出的痛快。许多地方义

军还未到达，一些朝廷官吏就被人们杀死。劳苦大众和秦朝的部分士兵，都站在起义军一边。这就使得起义军进兵非常顺利。特别是陈胜、吴广率领的西路军，一路上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铚（zhì 智，今安徽宿县东南）、酂（cuó 峨，今河南永城县西南）、苦（今河南鹿邑县东）、柘（zhè 浙，今河南柘城县北）、谯（qiáo 乔，今安徽亳县）等许多县城。不长时间，起义军就发展为骑兵上千，步兵数万，战车六七百辆。

陈胜、吴广决定攻打陈县县城。这陈县在春秋时期原是陈国都城；战国时期为楚国北方重镇，水陆交通便利，位置十分重要。义军集兵城下，滚滚明盔亮甲映着太阳，如同撞天的银磬，压地的冰山。大捍刀，青铜剑，方天戟，四明铲，麻林摆列，密树排阵。县令登城一看，只吓得丢魂失魄，回头偷偷逃跑了。那昏头的县丞硬着头皮，召集守兵，开城出战。义军见城门大开，潮涌电击般冲上去数百人马，后队人众，见前锋闯阵，也摩拳擦掌，一拥而上。这时金鼓大震，人喊马嘶，两军展开格杀。前队执着刀枪，东砍西杀，犹如饿虎扑羊；后队执着矛剑，横扫过去，好似风扫残云。被逼迎战的守兵，有的被打翻，有的被冲倒，数百人马，死的死，逃的逃，呼天抢地，乱作一团，不敢再迎义军那如旋风般的白刃。县丞见势不妙，扭头就跑，几个义军追来，刀矛齐上，当下结果了他的性命。

陈胜进城以后，召集当地父老共商大事。陈县父老见义军军纪严明，不伤百姓，个个欢喜。他们拥住陈胜说：“将军披坚执锐，带头苦战，伐无道，诛暴秦，恢复楚国，功德无比，应当正式称王！没有王，如何号令天下，继续征战呢？”

陈胜暗想：常言说，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行。自己虽然领头造了



反，可不挂个王号总不能算名正言顺，不如接受众人的委托，就此称王。于是他在陈县正式做了王，定国号为“楚”。因为他在陈地为王，历史上就称为陈王。从此写有“楚”字的大旗飘在陈县城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由雇农出身的穷汉做国王的事。

真是敲钟才响，点蜡才亮。农民政权一诞生，使遍布全国的反秦力量受到极大鼓舞。各地百姓纷纷起来，拿起粗陋的武器，攻占城池，以响应陈胜。尤其是在楚国旧境，反秦武装一支接着一支，几乎连成一片。其中，黄、淮下游，有秦嘉、朱鸡石等，率领队伍，攻打郯（tán 谈）城（今山东郯城县西南）；长江中、下游一带，项梁和他的侄子项羽，起兵反秦，颇有声势；在沛县（今江苏沛县），刘邦等人也拉起了队伍。

陈王不失时机，派出数路人马，展开进攻，从各个方面向着秦王朝冲击。向东南进军的两支队伍，一支由邓宗率领，一支由召平率领。邓宗领兵沿着颍水，直攻到九江郡（今安徽寿县）；召平则打到了广陵（今江苏扬州）。向北进军的两支队伍，一支由武臣率领，一支由周市率领。武臣向原赵国旧境（今河北、山西的一部分）进兵，周市前去占领原魏国的地方（今河南、山西的一部分）。

向西进军的三路部队，是各路兵马中的主力，陈王命吴广、周文和宋留分别率领，直捣秦都咸阳。陈王封吴广为“假王”（“假”是“代理”的意思，“假王”比王略低一些），命他从荥（xíng 形）阳（今河南荥阳东北）西进关中。吴广指挥部众，奋勇作战，一鼓作气，直抵荥阳，把荥阳城团团包围起来。这荥阳本是秦朝在关东（指函谷关以东）的重镇，不仅兵多粮足，而且由大将李由把守。李由是丞相李斯之子，自幼习文练武，堪称文武兼备。他令兵士拼死守城，加上城防坚固，这就给吴广造成

极大困难。义军本是刚刚组起，未及严格训练，虽然冲杀勇猛，不怕流血，然终不能破城。这样，双方形成僵持不下之局。周文一路却是十分顺利。周文过去曾在楚国大将项燕和春申君黄歇手下供事，经多见广，实为义军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他在陈县投奔陈胜之后，备受重用。陈胜特给他将军印信，命他西行攻秦。周文奉命西进当中，沿途收集壮士，编入队伍，部众很快发展为十余万人，兵车上千辆。因为秦朝关东重兵已为吴广牵制，所以周文一路长驱西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抵函谷关口。关上守吏一看情势危急，便差人速报朝廷。谁知那秦廷里面，好像没人一般。原来二世皇帝只顾淫乐，朝政诸事俱归赵高把持。赵高希望二世皇帝越糊涂越好，所以耍尽欺蒙的手腕，凡遇外面奏报，他一律搁置起来，不让二世闻知。结果陈胜进兵已有数月，秦二世竟似知非知，仍然蒙在鼓里。

且说秦都咸阳东边的崤（xiáo 清）山（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本是秦帝国一面屏障。函谷关就坐落在山中腰，形势十分险要。当年秦与六国交战，凭着函谷一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知占了多少便宜。如今关山依旧，只因人心向背发生变化，天险雄关竟成了纸糊的一般，在起义军摧枯拉朽强大攻势之下，很快就被攻破。周文率部打开关中的东大门，直指戏亭（在今陕西临潼县）。这里距咸阳不过百里左右了。

宋留率领的第三支西路军，进兵也很顺利。他们很快攻占了南阳（今河南南阳），准备向咸阳的东南门户武关进发。正在这时，北方告捷，武臣所部取得了大胜。向北进军的主张最先由张耳、陈余提出。张、陈都是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原也都是魏国的亲贵。秦灭魏后，他二人为躲避搜捕，改名换姓，逃到陈县。陈胜、吴广攻破陈县，张、陈投奔了义军。他们先是劝阻陈胜不要称王，但未被采纳。后就分路进兵之事，向陈王进



言道：“大王命假王率部西征，目的是攻入关中，直捣咸阳。但是未能顾及北方。臣等曾游赵地，素知河北地势，并在那一带结交豪杰多人。今愿向大王请兵一路，北上攻略赵地。这样既可牵制秦军，又可抚定赵民，岂不是一举两得吗？”陈胜一听，觉得有理，但因张、陈归附不久，总是难以深信，于是选派老相识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将军的副手，同时负责监督军队），张耳、陈余参议军事，为武臣辅佐，领兵三千，北上攻略赵地。

武臣率部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张耳、陈余利用旧有关系，把河北各地豪杰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道：“秦国政事昏乱，劳役百姓，刑法苛暴，今由陈王起义，天下响应，我等奉命北渡，抚定人民，诸君皆为豪士，理应并力同心，共除暴秦。”那些人一边听，一边点头。张耳讲完，陈余又接着说了一通：“诸位应趁此良机，齐心协力，推翻暴秦，诛灭昏君，报破家之仇，雪亡国之恨，恢复祖先封地，建立赫赫功业，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张、陈一席话说得众豪士热气腾腾，齐称：“讲得好！我们忍辱负重，就盼这一天！”大家聚在一起商议了一阵，决定各自返回家乡，组织武装，响应陈王。

武臣在张耳、陈余的参议之下，一方面串联地方豪杰，一方面加紧攻伐。不长时间，队伍扩大为几万人，连克了十几座城邑。众将当下推举武臣为武信君。武臣率部折向东北，前往攻打范阳（治所在今河北定兴县西南）。范阳令徐公，死心保城，严令守城将士，准备拼死抵御。偏有范阳人蒯（kuǎi）彻，能言善辩，他见义军逼近城下，其势难以阻挡，便前来见徐公。一见面，蒯彻伸着两个指头，说出两个字来，一个是“吊”字，

一个是“贺”字，弄得徐公莫名其妙，急问是怎么回事。蒯彻道：“我听说您快要死了，所以赶来吊唁您；不过公若听我一言，便可死里逃生，故又向您祝贺！”徐公说：“君不必故作疑团，请快快给我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蒯彻说：“足下为范阳令已十年有余，执行严酷的秦法，砍掉百姓的脚，在他们脸上刺字；杀死父亲，使孩子成为孤儿；抓走壮丁，弄得老人无人赡养。百姓对您无不心怀怨恨，只是慑于秦法，未敢杀您。如今天下大乱，秦王朝危在旦夕，秦法已不能实行。武臣大军，兵临城下，百姓必乘机报仇，前来杀您，这岂不是可吊吗？幸亏我见到了您，愿为您献上一计：趁武臣君尚未杀进城来，由我先去说服他，为您效力，使您转祸为福，免去一死，这不又是可贺的事吗？”徐公还不放心，问他有何妙计。蒯彻趋前和他咬一阵耳朵，然后说道：“只要依我之计，保证会有生路！事不宜迟，我现时就动身。”徐公对蒯彻千恩万谢，当下送他出城。

蒯彻出城之后，见到武臣。他先施一礼，自我介绍一番，而后说道：“将军攻城略地，全凭大拼大杀，依我之见，此法不甚高明。虽然城池可得，毕竟伤亡士卒。我有一计，可不攻而得城，不战而得地。只要向四方传下檄（xí 裳）文，千里之地就会归属将军。不知将军愿依计而行否？”

武臣虽是将信将疑，可是求胜心切，也就恭敬地问道：“先生有何妙计，务请多多指教！”蒯彻说：“如今范阳令徐公，知将军兵临城下，正在整顿兵马，准备死守。其实，这位徐公本是胆小怕死，贪图禄位之人。他不肯归降将军，实因见到将军以前攻下十余城，逢吏即杀，降也死，守也死，故不得不拼死图存。范阳守城兵士，本来暗恨徐公，然迫于无奈，不甘就死，只得奉他严令，与将军厮杀。如此看来，将军不如给我一颗侯爵的金印，让我送给徐公，您不光赦他不死，还封他为侯。他肯定会乖乖

归降。到那时，将军再派他作为使者，乘坐华贵的车子，在燕、赵各地去游说，为将军招安各地郡守、县令。那些人见徐公归顺将军，反而得官，肯定会欣羡，并学着徐公样子，前来归降。这样，将军可不动一刀一枪，而得燕赵千里之地。”

武臣听了这番话，十分高兴。当下便刻制了一颗金印，交给蒯彻，让他授给范阳令。范阳令徐公，大喜过望，接印之后，立即大开城门，迎接武臣。武臣又按蒯彻之言，给徐公配备华贵车马，让他游说各地。燕、赵一带官吏，见此情状，果然一个个动了心，争先归附武臣。很短时间，义军便平定了三十余城，乘势进入邯郸县。

武臣在河北的胜利，吴广在荥阳对秦军的围攻，特别是周文率部打到戏亭，这些消息相继传到咸阳，虽有赵高弄权，设法欺瞒，但是纸里包不住火，总还是传到了秦二世耳里。这时，这个昏君方如梦初醒，吓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以为只是几个小偷小盗闹事了。他急忙召集文武百官，入朝商议对付的办法。无奈满朝文武，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说话。他们一个个暗自思忖：谁知皇帝今儿个又打什么主意？一言说出，不对他的心思，轻则遭贬，重则杀身，还是不说为好。

秦二世焦急万分，抓耳挠腮，只望有人为他解忧。幸有大将章邯，大胆陈奏道：“陛下，如今贼众已近，随时都可攻入咸阳。可是京城兵少将寡，城防松弛，如从北方调兵遣将，恐怕为时已晚。骊山尚有不少服役的罪徒，不如赦免他们，发给兵器，编成军旅，由臣统领前去征剿，定可击退贼众！”二世听了，笑逐颜开，一面发出诏书实行大赦，一面命章邯为将军，召集骊山役徒编制成军，向戏亭进发。

凡事最怕因胜滋骄。陈王坐镇陈县，各路捷报不断传来，他渐渐得意

起来，心想，偌大秦王朝，兵多将广，凶残如虎，谁知竟不堪一击！想我举义以来，尚不足半载，半壁江山，已为所得，剩下的地方，岂不更好收拾！……

陈王这种骄傲轻敌的思想，被手下一位叫孔鲋（fù 负）的儒生所看破。孔鲋是孔子的八世孙，不久前从山东前来投奔义军，陈胜留他作博士。他劝陈胜说：“大王，兵书上曾说，不要把敌人暂不来攻，当成安全无事，不加戒备；只有严加防守，常备不懈，才会万无一失。倘若敌人突然来袭，无法抵御，一步失当，全局瓦解，那时后悔也就迟了！”

陈胜很有点不耐烦地闪射着目光，显然对孔鲋的话听不进去，冷冷地说：“我虽出身贫贱，然用兵遣将，自有主张，先生不必操心！”当初和陈胜一起揭竿举义、如今做他的侍从的楚丁、韩壮，见此情形，心中也觉得不安，上前奉劝道：“陈大哥，孔先生所言在理。大哥虽说懂得用兵遣将，可今天不像当初那样操心军务了，这实在危险啊！请大哥千万留意。”陈胜一听，右手做了一个急躁而带着怒气的动作，好像本想打人一拳的样子；脸也变了色，涨红得令人害怕。他用沙哑的声音斥道：“胡说！为何还呼大哥？如今我已为王，号令天下，指挥数十万人众，你等难道不知？”楚丁、韩壮大为惊慌，两人嘟嘟囔囔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自知再待下去也没好的结果，就给陈胜施了一礼，悄悄躲了出来。后来两人瞅准个空子含着泪逃走了，不再追随陈胜。

陈胜称王之后，整天住在宫里，渐渐被一批逢迎拍马的人包围起来。有不少从前的穷哥们儿跑来看他，一开口便称陈大哥长，陈大哥短。左右几个大臣都说这些人太没规矩，污辱大王，应当处死。万没想到陈胜竟听信了这些拍马逢迎的人，把从前的穷苦朋友忘了。他讨厌他们提名道姓称



呼他，下狠心把几个老友杀了。这样一来，原来跟随他的一些人渐渐都走了。在这同时，一些旧六国残余分子，和一些失意政客、官吏，却乘机混入了起义队伍。

不光陈王骄傲轻敌，其他将领也渐渐滋长起这种情绪。比如周文，他在突破函谷关攻入戏亭之后，心里说：咸阳虽为秦都，只不过是空城一座，只要一发兵，定会攻克。如今大功垂成，胜利在望，何必急于用兵？于是，他屯兵戏亭，未乘胜进击。结果，给了秦廷一个喘息机会。另外，那骊山徒役，本可争取为起义军力量，而周文坐失良机，使得章邯得手，反成了义军的强大对手。周文正在按兵不动，梦想某一天杀向咸阳，一举夺得大胜时，章邯却带着由骊山徒役组编起来的队伍向戏亭猛扑过来。周文哪里料到空城咸阳会突然杀出几十万兵马？他措手不及，一时招架不住，只好撤退。那秦兵在“进即重赏，退却斩首”的驱迫下拼命冲杀，势如潮涌，周文率部只得退到函谷关外，在曹阳（今河南灵宝县东）驻扎下来。周文失利之后，北路的武臣本应派兵来援，以重振军威，再攻关中。谁知他这时却另有打算，不再听从陈王指挥。张耳、陈余，心怀异谋，鼓动着武臣，走上脱离陈胜的轨道。起义军下一步如何办，着实叫人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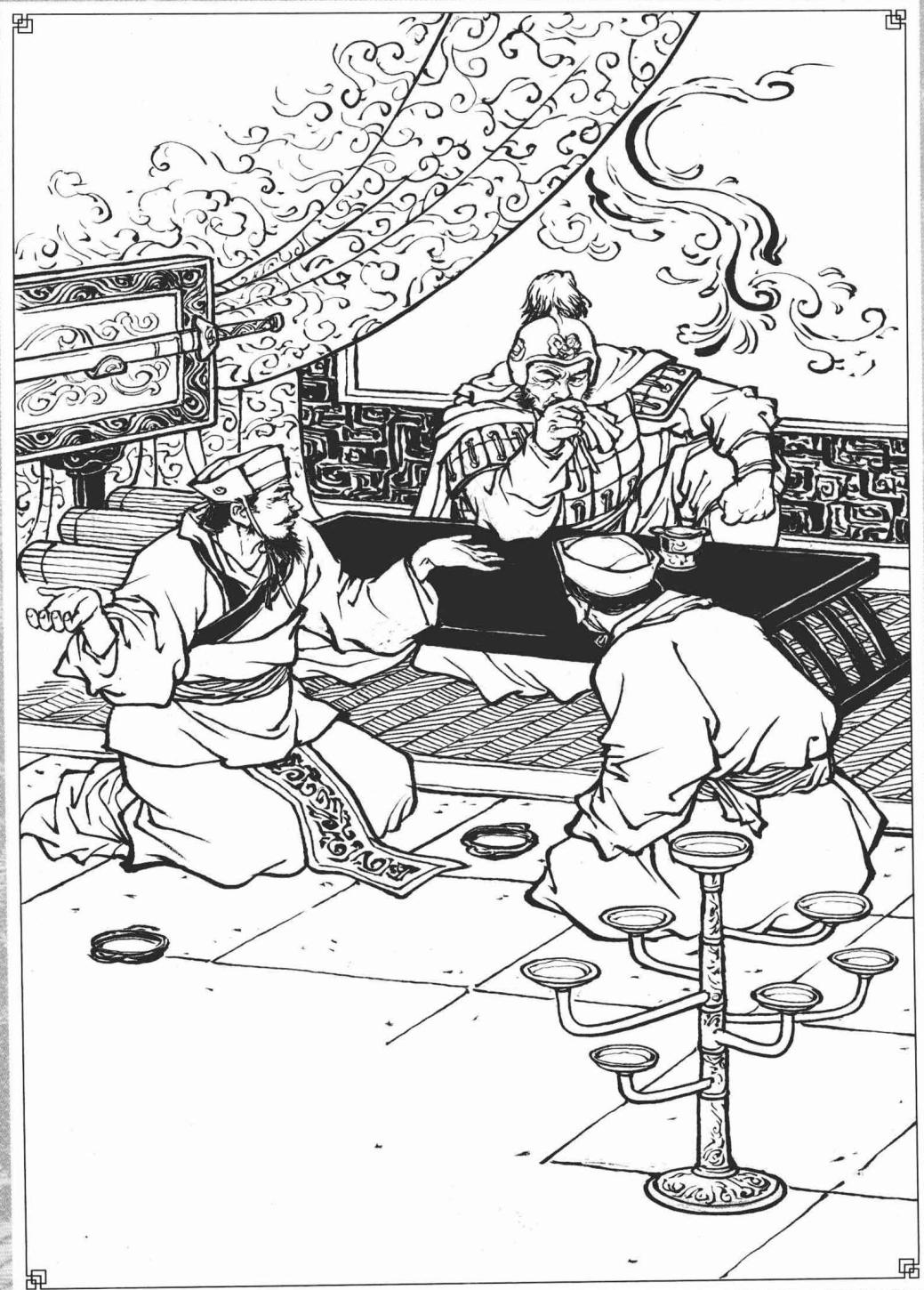


第八回

分兵进占地各称王
出叛徒英雄遭杀害

周文在戏亭兵败的消息传来以后，武臣心里本来在犹豫：是发兵援救，还是按兵不动？如果前去援救，自己所占的赵地很可能失去；如果按兵不动，日后如何向陈王交代？思前想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便找来张耳、陈余二人商议。张耳、陈余因陈胜未采纳他们暂不称王的建议，加上北略赵地，又不予信任，心中早已对陈王不满，乘机进言武臣道：“陈王起兵大泽乡，刚刚克定陈县，便自称为王，原六国后裔他一概不予册立。如今将军靠着三千士卒攻占了赵地数十座城邑。如果不称王，如何镇抚河北一带？何况陈王好信谗言，渐生骄恣，妒功忌能，将军功高益危，不如乘机称王，脱离陈王管辖，免得日后受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愿将军勿再犹豫！”武臣听了称王二字，一阵狂喜涌上心头，也顾不得什么妥当不妥当，便很快在邯郸城外辟城为坛，自封为赵王。授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陈胜听到武臣自立为赵王，怒不可遏，登时变了颜色。他睁大眼睛，皱紧眉头，撅着嘴，翕（xī）希动着鼻子，吱嘎吱嘎地咬着牙，自语道：“好个武臣！我对你如此信任，你却自立为王，与我抗礼，我非收拾你不



可！”武臣的家属都在陈县，他一气之下，要把他们统统杀掉，然后派兵讨伐武臣。这时，有一位名叫蔡赐的大臣，急忙劝谏道：“大王，眼下暴秦未灭，如果杀掉武臣家属，岂不是又树一敌？这样一来，大王腹背受敌，兵力分散，如何成就大业？武臣一路毕竟是一臂反秦之力，不如将错就错，派使者前去向他致贺，这样会使他安心。然后令他从速攻秦，援助周文。待灭秦以后，再去处置他也不晚，何必着急！”陈胜听了此言，咬着青灰的嘴唇，两手搓来搓去，瞳仁亮晃晃的，仿佛两支就要射出的箭。他思潮起伏，眼前这件事惹得他一颗心七上八下。好一阵之后他才镇定下来，仔细一想，觉得蔡赐的话说得在理，就强压住满腔的怒气，传令不再杀害武臣家属，还将其接入宫中居住。陈胜深知，武臣自立为王，必有张耳、陈余的赞举，所以，为稳住张耳、陈余，又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

且说陈王的使者来到邯郸，向武臣及张、陈传达了陈王的祝贺之后，立刻催促他们发兵西进，驰援周文。谁知张耳、陈余瞧破陈王遣使来贺之意，暗地里串通武臣说：“大王据赵称尊，陈王心里岂能满意？而今却一反常态派使者前来祝贺，分明是个计谋。陈王意在约你并力灭秦，一旦暴秦败亡，他必北上灭赵，攻打我们。大王不如虚与周旋，优待来使，等使者回去之后，既发兵北上攻略燕、代旧地（今河北蔚县东北），同时向南攻略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待南北两方尽为我有，陈王奈何不得，大王就可坐定中原了。”武臣听了，连称好计，随即派部将韩广率部攻燕，李良率部攻常山（今河北正定南），张黡（yǎn掩）率部攻取上党（今山西长治西），唯独不发一兵一卒去援助周文。

韩广出师大捷。可他也学了武臣的样子，很快便自封为燕王。赵王武



臣得此消息，气得火冒三丈，亲自出马，带了张耳、陈余，率部攻打韩广。不料刚入燕境，武臣便被燕军伏兵抓获当了俘虏。张耳、陈余又惊又急，赶忙派出使者去找韩广交涉。韩广提出条件：必须把赵国的土地割给燕国一半，才能放回赵王。这可把张耳、陈余愁住了，赵国土地本不广阔，如果割去一半，还成什么国家？两人正在束手无策之时，忽然有人来报：“大王回来了！”张耳、陈余又惊又疑，急忙出营探望，果然见赵王武臣安然下车。二人上前相迎，详问这是怎么回事？武臣微笑道：“可去问一位砍柴烧火的士卒。”

原来赵营中有一士卒，平日专管砍柴烧火，得知赵王被虏，赵使前去交涉毫无结果，他便瞅个空子，悄悄离开赵营，来到燕国军营，面见燕将。这位小兵见到燕将，施了一礼，开口便道：“将军知臣为何而来？”燕将道：“你无非来做说客，想把赵王迎归。”小兵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着问那燕将：“将军可知张耳、陈余为何等人？”燕将说：“他们也算是有才德的人吧！”小兵问：“你可知他们现在打什么主意吗？”将军说：“也不过想接回赵王。”小兵哑然失笑，昧昧有声，说：“将军错了！张耳、陈余辅佐赵王攻城略地，连得赵城数十座。他俩人岂不想称王？只是赵国初立，局势未定，论起年龄资望，应推武臣为王，所以先立武臣，以安人心。现在赵地已定，张、陈二人正想平分赵地，自立为王。他们假情假意派使者来燕求归赵王，内心里巴不得你们立即把赵王杀死，他们好分赵自立。那时候他们还可以打起为赵王报仇的旗号，兴兵伐燕，人心一奋，何战不克？将军如果再不知悟，中他二人诡计，那就眼见燕为赵灭吧！”燕将听了，连连点头，禁不住暗想：看来还是放还赵王为妙！小兵这时看透他的心思，接着说道：“放与不放，权在燕国。依臣之见，为燕

国考虑，还是放还赵王为好，这样可打破张、陈的诡计，二可永使赵王感激，日后张、陈希图伐燕，有赵王从中牵制，他们也没法兴兵！”燕将向韩广禀报，韩广也信以为真，随后便放回赵王武臣。武臣归来后，拔营驰回邯郸。

再说义军将领周市率领的一支北征军，很快攻占了原魏国旧境，直打到原齐国的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原齐国王族田儋（dān 丹）和他的堂弟田荣、田横，看准这是个起兵自立的好机会，便秘密商议，决定首先杀掉狄县县令，然后据兵称王，赶走周市。

一天，田儋带着一群彪形大汉，押着一个家奴，来到狄县县衙，要见县令。他说：“家奴违规，依法当杀，特请县令予准！”县令刚一露面，几个大汉亮出兵刃，不由分说，上去便捅，把县令捅了个透心亮。衙中小吏及差役见此情状，谁个敢轻动手脚？只得乖乖跪地，听候发落。田儋当下便召集当地豪士，宣布道：“如今各国相继反秦自立，我们齐国有八百年历史，难道不该复国？我等本为齐国王族，理当顺天时，从人意，恢复社稷！”于是，田儋自立为齐王，而后便拉起军队，向周市发起突然进攻。周市本以为狄县内部变乱，于己有利，未料突遭袭击，结果兵败回撤，退至魏地。

周市回到魏地之后，诸将见各地人物纷纷复国称王，也便请他自立为魏王。周市说什么也不依允。他说：“复魏国可，但我不做魏王。魏咎（jiù 旧）本是魏王后代，他已投奔陈王，现在陈王手下，不如将他迎立。”这时，齐王田儋突然变了一副面孔，献起殷勤来，竟和赵王武臣各自送来五十辆战车，支持周市自立为王。偏那周市执意不就王位，几次遣使回陈县，终于从陈王那里请来了魏咎立为魏王，而自己只任魏国相国。至此，



赵、齐、燕、魏，都已有人自立为王。当初始皇灭掉的六国，眼下只有一个韩国没有王了。自立为王的将军渐渐不听陈王指挥，农民革命战争的形势出现了严重局面。

却说西线的周文，在戏亭战败之后退至曹阳（今河南陕县南），还未站住脚，那章邯又追了过来。周文扎营待援，一等再等，转眼两三个月过去，不光武臣不发一兵一卒，其他各路将军，也只顾抢占地盘，各谋私利，都不肯西进救援。周文只好孤军奋战，与章邯厮杀，结果连战连败，直退到渑（miǎn 免）池县境（今河南渑池县），在那里又和秦军相持了十多天，双方展开决战，农民军因粮食、武器得不到补充，最后大败。周文拔剑自刎（wěn 吻），为反秦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秦二世闻知章邯奏捷，又派了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yì 益）领兵万人，前去助章邯。章邯接连得手，气势更壮，不待驻脚，便引兵东进，直逼荥阳。荥阳为吴广围困已有数月。吴广听到周文兵败自杀，和章邯进兵荥阳的消息，深忧事态严重。他预感大的变故可能到来，那双在浓密眉毛下显得阴暗的眼睛，流露出忧郁的神色。他望着起义军将士，感到好像一股疾风吹过去就不回来了，大地上将留下一片凄楚和哀吟似的……

就在这时，吴广的部将田臧、李归等人暗生异谋，他们私下商议道：“周文已溃败而死，秦军眼看就要打到荥阳，我军久屯于此，至今攻城未克，如果再不变变法子，恐怕秦军一到，内外夹攻，我们也就完了。不如在此少留些兵众，牵制荥阳，而拨出大队人马，主动迎战秦军，如今假王骄不知兵，很难与他妥商，只有除去了他，事情才好办成。”于是他们捏造陈王命令，由田臧、李归两人带着来见吴广。吴广刚下座接令，只听得田臧厉声道：“陈王有令，假王吴广逗留荥阳，暗蓄异谋，应当处死！”

说到此，不等吴广开口，便拔出佩刀，直砍过去，李归又抢上前，再补一刀，吴广当下即死。

田臧、李归等人，为了表示仍然忠于陈王，就派出使者前往陈县，把吴广的首级献上，诬称吴广屯兵谋变。陈胜一看，面色霎时变灰了。他的眼睛像火也似的红了起来：怎么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他不敢再想下去，可又不能不想。眼下田臧等已握有重兵，不能轻动他们，因此只得顺水推舟，封田臧为令尹（相当于丞相），上将军，正式委任他指挥荥阳的全部军队。

田臧受命之后，嘴上现出扬扬得意的微笑。他传命留下李归继续围困荥阳，牵制李由，自己亲率精兵西行，往战章邯。田臧、章邯两军在敖仓相遇，双方展开恶战。打了几个回合，农民军渐渐不支。田臧见战阵被破，拨马后撤，恰巧章邯一马突入，两人正打个照面，田臧措手不及，被章邯手起一刀，劈死马下。章邯乘势直抵荥阳城下。李归等听说田臧战死，又惊又愤，开营与章邯厮杀，但势孤力单，难以抵敌，结果兵败阵亡。

这时，秦二世派出的司马欣和董翳已经赶到，这两员秦将协助章邯疯狂进剿农民军。时间不长，陈县以西的几路义军先后遭到了失败。

陈王连连接到飞报，章邯的大军终于逼到了陈县城下，农民政权已到危亡关头。武臣、张耳、陈余等人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实力，见死不救。面对险恶形势，陈王亲自督率部队，开城与秦军殊死决战。只见凶如虎狼的秦军以数倍之势，潮涌电击般向义军扑来。陈王策马执刃，劲气冲天，双方呐喊格击，血流成河，只杀得飞沙走石，播土扬尘。战了几十个回合之后，义军将领张贺等不幸阵亡。陈王自知再难对战，只好率余部退出陈



县。

秦二世二年十二月，陈王退到汝阳（今安徽阜阳），接着转移到下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这时，掌管陈王车马的官员庄贾，故意停车不前，还鬼鬼祟祟地与另外几个人去附耳密谈什么。陈王焦急异常，连叫数声，庄贾竟翻着白眼反唇相讥。陈王刚要斥责他，他却抽出宝剑没头没脑地砍了过来，结果这个丧心病狂的叛徒杀害了陈王。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为了伟大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从大泽乡起义到这时，仅仅是半年时间。

曾经响应陈胜而起事的楚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战国楚地）人秦嘉等人，听说陈胜被害，便怀着个人目的把原楚国王族景驹奉为楚王，秦嘉自立为大司马，让宋义当丞相。他们抢占地盘，霸占一方，同时派一个叫公孙庆的人为使者，去齐与田儋会商合兵御秦之事。田儋尚未知陈胜已死，但得知景驹被立为楚王，便以天下主的口气责问公孙庆：“陈王战败，生死未卜，为何另立景驹为楚王，且不向我请命呢？”公孙庆不肯示弱，回驳道：“你未曾向楚请命，便自立为齐王，楚何必向齐请命，方可立王呢！况且楚首先起兵，西攻暴秦，齐应听命于楚令！”田儋勃然怒起，竟下令将公孙庆推出斩首，不肯发兵助楚。

在陈王遇害之后，起义军将领吕臣继续高举张楚（张大楚国的意思）大旗，同秦军周旋。吕臣手下的兵士，大多是被解放的奴隶，不少是曾被秦朝判刑的罪徒，故号称“苍头军”（当时称私人奴隶为“苍头”）。这“苍头军”个个出生入死，人人作战勇敢。他们从今安徽太和西北向西挺进，立志收复陈县，为陈王报仇。在收复陈县的大战中，兵士们浴血拼杀，留守的秦军抵挡不住，终于狼狈逃窜，陈县城头又飘起了义军的大

旗。投降秦军的庄贾，被吕臣部众活捉，吕臣当即下令：“处死这个无耻叛徒！”不久，秦军集结兵力，卷土重来，势如潮涌一般，吕臣寡不敌众，被迫从陈县撤出。正当引兵东走时，途中忽见一彪人马，为首的一员猛将，面有刺文，生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所督率的兵士，统统用青布包头，不像秦军装束。吕臣想：这定是江湖豪杰，乘着天下大乱，起兵抗秦。当下停住下马，施礼相问。来将在马上欠身相答，彼此各通姓名，才知这人名叫黥布。

原来这黥布本不姓黥，而是姓英名布，是六安（今安徽六安）人，早年因违犯了秦朝法律，被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所以就称为黥布。他被判到骊山做苦役，在罪徒中结交了不少挚友。当听到陈胜起义消息，便起而响应，率领伙伴逃出骊山，拉起队伍，神出鬼没，把秦军打得晕头转向。鄱阳（今江西波阳东）县令吴芮（ruì 锐），由于对暴秦不满，在陈胜起义之后，聚集数千壮士，举义反秦，黥布便投奔了吴芮。吴芮见他举止不凡，便留居门下，还把女儿许配给他。黥布在吴芮处待了一个时期，便拉着队伍，前去攻略江北，正巧在途中遇上了楚将吕臣，两人越谈越投机，当下商定，合兵攻打陈县，再与秦军交战。秦军二次占领陈县之后，气焰十分嚣张，没料到杀来了一位黥将军，匹马当先，锐厉无前，冲入秦阵，左右乱搅，好似虎入羊群，所向披靡。吕臣也指挥部众，扫将过去，赶得那秦军士卒一个不留。就这样，义军大旗又第三次飘扬在陈县城头。

收还陈县之后，吕臣置酒款待黥布好几天。而后，黥布与吕臣作别，率部众东去。这时，起兵反秦的项梁和他的侄子项羽，正渡江西进，声威传闻远近，黥布很乐于相从，于是便去投奔项氏，好一起并力抗秦。

至此，陈胜、吴广虽然都已被害而死，但是，由他们点燃的反秦烈火



并未熄灭，反而越烧越旺。他们的光辉业绩，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树立起崇高榜样。他们将永远作为革命先驱者而受到历史的尊敬。

就在这熊熊反秦烈火中，涌现出了一系列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叱咤风云，纵横捭阖（bǎi hé 柏河），演出了一场场威武雄壮的戏剧……



第九回

群雄起项氏领兵将
从范增薛城立楚裔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之后，在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的项梁和侄儿项羽（又名项籍）起而响应。这项氏叔侄本不是吴中人。他们老家在下相县（今安徽省宿县西南），祖先世代皆为楚将。项梁之父，也就是项羽的祖父，是战国末年楚国名将项燕。项羽从小丧父，跟着叔父项梁过活。他在国破家亡的仇恨和痛苦中生活度日，小小年纪便立志洗雪国耻家仇。叔父教他写字，他不愿意学；教他剑术，他也不肯努力。叔父生气了，斥责说：“像你这样文不成，武不就，将来如何做得大事？”小项羽倔犟地扬起头来，说：“识字只不过记录姓名，剑术只能同个别人对敌，都不值得一学。”叔父问他到底想干啥，他回答：“我要学‘万人敌’！”这“万人敌”是何意思？原来是一个人能战胜许多人的本领。项梁一听，甚是喜欢，暗自想道：侄儿不愧是将门后代呀！于是就把那黄公韬略，孙武兵法一一传授给他。项羽越学越来劲，不久便把那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山天地阵、五虎群羊阵、六环金锁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绝户阵、十面埋伏阵等等排兵布阵之法记在心中，并能运用自如。后来项梁因躲避仇家，带着项羽到了吴中。项氏本出身豪族，加上素喜结交豪杰，



很快便成为当地士大夫领袖人物。

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时，路过吴中，许多人都前来观看。站在驰道两旁的百姓，一见这威风凛凛、豪华壮丽的皇帝车驾奔驰而来，都屏住气息，不敢吭声。唯独站在人群中比旁人高出一头的项羽，瞪着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毫无惧色，脱口说道：“哼！我看可取而代之！”项羽话音未落，叔父急忙将他的嘴捂住。只听项梁轻声斥道：“在这儿发此狂言，若被人听去，告到官府，是要诛灭九族的！”说着，一把将项羽从人群中拉出，匆匆走开。

回到家中，项羽禁不住埋怨起来，对叔父说：“叔父平日嘱我习文练武，以雪国恨家仇，今日为何倒胆小起来？”项梁一听，心中暗喜，免不得说教一番：“心急气躁，岂能成事？欲图大业，须待时机。时机不到，则要‘静如处女’；时机一到，就要‘动如脱兔’，叔父我难道不望你成功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消息传来，项氏叔侄异常激奋，竟是彻夜不眠，准备起兵响应。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忽然差人来找项梁，请他到府中议事。项梁一到，殷通一反常态，下座相迎，还把项梁拉入密室，低声与他说道：“陈胜举义，已入陈县，天下响应，看来是天意亡秦，不可禁止了。如今江西皆叛，我们这江东（今芜湖、南京以东的长江南岸地区）之地，总不能等人宰割。我欲乘机起事，不知君意如何？”这一席话，使项梁心里好翻腾了一阵，暗想：如今烽烟四起，秦王朝朝不保夕，这个贪虐的地头蛇也要自谋出路了。项梁表面装出一力赞成的样子。殷通又说：“起兵须先择将，当今将才，莫如君和勇士桓楚，可惜桓楚负罪在逃，不在此地。君在吴中，为人景仰，一呼

百应，不妨独立领兵吧！”项梁说：“蒙您抬举，我岂敢不尽心效力？只是我愧为将门之后，用兵打仗却是不甚懂得。那桓楚昔日为楚国大将，如今逃亡大泽之中，他人无从探悉，唯我侄儿项籍知道他的去处。如果将桓楚请来，更得一助，事无不成了！”殷通说：“令侄既知桓楚行踪，那就请他走一趟，去请桓楚。”项梁答了声“好”，便走出官府，找来项羽，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番，然后让项羽佩剑，随他前去见殷通。待项氏叔侄来到殷通跟前时，项梁递个眼色，意思说：“可以动手了！”项羽飞跨一步，抽出佩剑，只见寒光一闪，殷通的脑袋就落在地上。项梁提起郡守的人头，摘下他的印授，佩在自己身上。这时府中大乱，武夫们各持兵器，蜂拥而上，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大汉站在项梁身旁，他膀大腰圆，面如镔(bīn)铁，粗眉环眼，两鬓钢针般的络腮胡子挓里挓挲。浑身穿青，遍体挂皂，两眼一瞪，眼珠子黑白分明。此人是谁？正是项梁的侄子项羽。项羽见拥上来的不过百八十人，压根儿没放在眼里，他大吼一声，如同炸雷，接着挥起宝剑，奋起神武，一口气砍倒几十个。侥幸不死的，一见项羽好似出山猛虎一般，早吓得魂魄散尽。项梁见无人来搅，便召集起府中所有文武官吏，对他们说：“如今秦朝暴虐，郡守贪横，所以用计除奸，改图大事！”众人本景仰项氏，谁还说个不字？这个时候，外面拥进来三百多人众，齐声向项氏叔侄欢呼。项羽精神抖擞，力量倍增，他把左手按在腰间，右手向上一挥，道：“众位可愿跟我揭竿反暴秦？”众人异口同声道：“愿意！愿意！”说话间忽有一位老者挤上前来，清清嗓子，朗声道：“大家要造反，没有兵器可怎么办？我家还有一把祖传虎尾鞭，埋在堂屋里，情愿献出来。若能打翻暴君，也算我老汉做了一件好事！”

项羽一听，喜出望外，急忙上前拜谢。这老者便带了几位后生，回家

把鞭挖出来，扛到项羽跟前。项羽一看，这只镔铁虎尾鞭，长有丈许，九根节疙里疙瘩，足有一百八十余斤重。他用力一甩，把鞭提将起来，大声喝道：“不怕死的，跟我项氏叔侄造反吧！”几百名青壮子弟齐声响应。

会稽守备，复姓钟离单名昧，见项氏叔侄起兵反秦，就约了副守备季布归附了项氏。大家一致推举项梁为郡守，兼作将军，项羽为偏将，当下决定举兵兴复楚国。

第二天清晨，项梁命项羽举旗招兵，年龄跟项羽差不多的青年农民，很多都乐于跟他一块儿。不到几天工夫，就组成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因为这些青年人都是当地的子弟，就称为“八千子弟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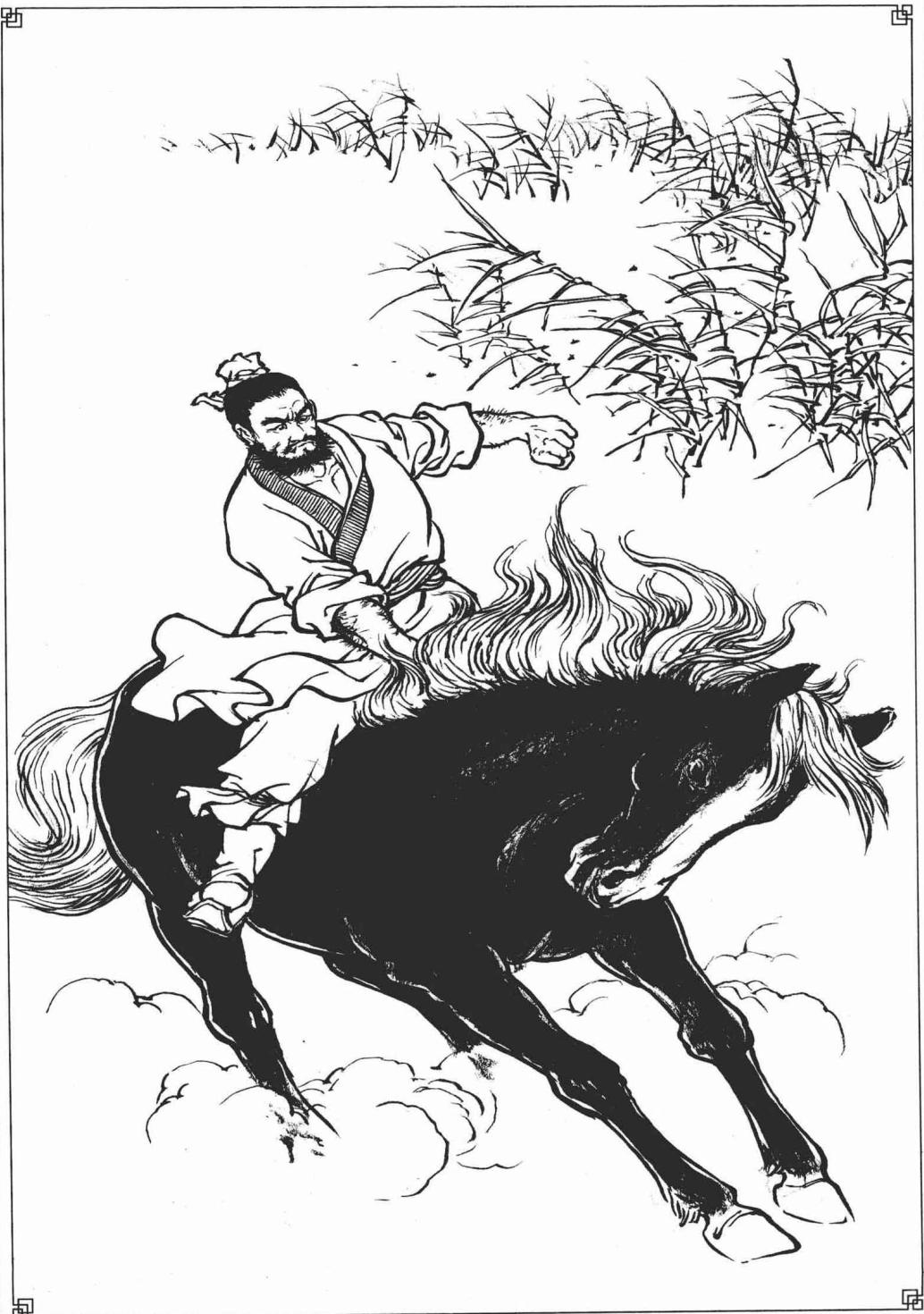
这一天，项梁、项羽、钟离昧、季布正在营中议事。忽报陈王使者到。项梁忙命铺红挂彩，带着项羽、钟离昧、季布，摆队迎出帐外。只见来使召平，正和几十个军校在那儿等候。项梁忙上前施礼道：“召将军不远千里而来，必有要事。”召平进帐，对项梁说：“陈王听说项将军在江东起事，很受黎民百姓拥护。又听说将军侄儿项羽招了八千子弟兵，英勇善战，是员虎将。陈王特派末将请项将军过乌江到广陵会师，共商除暴灭秦、安邦定国的大事。不知将军意下如何？”说罢，又将陈王的一封御札双手递给项梁。项梁拆开御札一看，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封项梁为上柱国上将军，并要他安置好江东，速领兵西进，到广陵会师，攻打秦军。项梁当面谢恩，置酒宴招待召平，依依话别。

陈王属将召平为什么来请项梁？原来这时陈胜、吴广均已身死，义军无主。多亏召平秘而不宣，暂时稳着军心。但他自知力量单薄，无法号召天下。正在万般无奈，忽闻项氏叔侄威势大振，便假写御札，来请项氏叔侄。项梁信以为真，随即传令项羽为先锋官，带领八千子弟兵向广陵进

发。

且说项羽带领八千子弟兵刚到乌江边上，只听大家嚷叫起来：“不好了，芦荡里出来个怪兽！”项羽把虎尾鞭一扬，大叫道：“休要惊慌，待我来拿它！”话音刚落，果然见芦荡里跳出个浑身披着长毛、乌黑透亮的怪物，它高有八尺，身长满丈，四个蹄子像四只大圆盘。项羽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仔细一看，嗨！哪里是什么怪兽，原来是匹骏马！不由得喜出望外，心里说：来得好！他把袖子一卷，纵身跳到马前，霍地抓住鬃毛，腾身一跃，猛地跨上了马背。那匹马吃了一惊，“呜唿”一声嘶鸣，两蹄腾空，想把项羽摔下来。项羽两腿夹紧，攥紧拳头，弯身对准那马的前胸“咚咚咚”就是三拳，那匹马被打得“咴儿咴儿”直叫，趴在地上想把身上的骑士滚下来。项羽把拳一扬，吼道：“给我起来！”那马不知道是怕再挨拳头，还是听懂了项羽的话，它四蹄一蹬，“腾”地一下站了起来。项羽想试试这马匹的脚力，他紧紧抱住马颈，俯身贴住马背，两脚一磕，向深山野谷狂奔而去。那马跑起来四蹄生风，飞箭一般。当跑进一片树林，刚要从两株大松树间穿过时，项羽突然张开两臂，一手抱住一棵松树，两腿用力一夹，几乎将马夹起，大喝道：“好一匹宝马，看你服也不服！”那马咆哮挣扎，怎么也无法摆脱。项羽哈哈大笑道：“服我的话，点头三下，不服，夹断你肋骨！”那马喘着气，像懂人语似的，“呜唿”一声嘶鸣，竟乖乖地点了三下头。

众人围拢过来，惊喜万分，鞍鞯的鞍鞍，拴嚼环的拴嚼环，一下子把这匹马打扮得越加神气威风了。项羽欢喜不尽。他给这匹马取名为“抱月乌骓（zhuī追）兽”，自豪地对众人道：“得此神马，真乃天助我也！”接着，他带领人马上山伐木做筏，渡过乌江，登上广陵道。



广陵道上有个虞家村，村里有个员外姓虞名众。他有一儿一女，儿子虞子期文武全才。女儿虞姬，正是二九芳龄，品貌双全，能剑善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项羽带着兵马路过此村，正遇上广陵总镇赵奎（秦丞相赵高的侄子）在这里作恶。赵奎逼死了虞员外，拘捕了虞子期，非要逼着虞姬与他成亲不可。项羽本要攻打广陵，除掉赵奎，一听说他来抢良家女子，不由恨得牙根发痒。冤家相遇，分外眼红。身高丈余的赵奎，端坐在一匹红马背上，乌翅环上挂着一杆方天画杆盘龙戟，面对项羽大喝一声：“你这黑脸大汉是何处强盗？敢闯本镇老爷的宝地，快拿命过来！”说着举剑对准项羽的前胸，“嗖”地刺了过来。项羽眼疾手快，手中鞭向上一甩，喝声：“开！”只听“当”的一声，那剑一下飞出好远。赵奎扭头想跑，哪能跑得了！项羽一个飞马纵身，来到他跟前，先夺了他的方天画杆盘龙戟，接着扬起虎尾鞭，只一下就打得他脑浆迸飞。八千子弟兵齐声呐喊，把赵奎的兵丁杀了个净绝。项羽率领兵马，未费吹灰之力，就轻取了广陵。

不久，项梁带着二万人马赶到广陵。项羽参见已毕，便把鞭打赵奎、走马得广陵的经过一一禀报。项梁非常高兴，传令杀猪宰羊，犒（kào 靠）赏三军。就在这时，探子来报，说召平带着陈王的人马前来广陵会师。项梁心中大喜，立即带项羽、季布、钟离昧等迎出城门。召平一见，急忙上前施礼，道：“项将军真乃用兵如神，这么快就到了广陵！”

项梁还礼道：“这都托陈王的洪福啊！召将军千辛万苦赶来会师，合兵灭秦，乃共同之喜。陈王他现在何处啊？我们攻下咸阳之后，定请他登基坐殿！”

这时，只见召平先是低头不语，好一阵后才悲怆地对项梁说：“上将



军请恕末将之罪！”众人一听都愣了，项梁瞪着发呆的两眼，不知怎么回事，忙说：“召将军随从陈王举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罪之有？”

召平两眼垂泪道：“实不瞒将军，义军中出了个叛徒庄贾，刺杀了陈王；在这之前，吴广将军也被部将杀死了。我想为陈王报仇，可势孤力单，时有被歼之险，又怕军心被搅乱，所以来对外传达讣告。闻项将军在会稽举义，末将便假传陈王御旨，请将军西向会师。如果陈王在天有灵，想必也不会责怪末将不忠吧！……”说到此，召平啼哭不止，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淌着。项羽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竟像小孩子似的“哇哇”地哭出声来。

项梁见大家都十分悲痛，说道：“陈王驾崩不能复生，请传我将令，全军举哀三天，以悼万民之领袖！让我等承继陈王之志，协力同心，共图大业！”

三天之后，虞子期带着妹妹虞姬前来投军，项氏叔侄甚是欢迎。钟离昧等知项羽尚未婚配，就主动为媒给项羽和虞姬成了亲。这时，年方二十余岁的项羽坐下有乌骓马，手中有镔铁虎尾鞭和方天画杆盘龙戟，身边又伴了一位倾城倾国的女子，真乃威武神勇壮英风，英雄美人怀壮志也！

一天，众将正在议事，只见探子来报，说东阳县（今江苏盱眙东）陈婴带领两万人马，前来投奔项将军。这陈婴本是当地一清正书吏，因不满秦王朝暴政，就起而反抗了。项梁刚安排好陈婴，探子又慌慌张张来报，说西北方向来了一哨人马，足有二万之众，没有旗号，不知是谁家兵马，项梁闻报，立即传令擂鼓聚将。项羽、钟离昧和属将于英、桓楚等一起前去迎敌。

项羽带领众将士，向西北方向迎出数里，果见来了一哨人马。一位将

军身宽体壮，膀阔腰圆，手持长枪，催马在前，脸上明晃晃地刺了个“配”字。他见迎面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将军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甩枪一指问道：“来将难道是……”项羽两眼一瞪：“我乃江东会稽举义的项羽是也！敢问你是何人？”来将忙答：“原来是项将军啊，可也见到您了！我乃宝鸡英布——”话音未落，桓楚、于英就高声叫起来：“英大哥，可把您盼来了，还不快拜见项将军！”

英布翻身下马，对项羽躬身施礼道：“项将军啊，我是来做将军一名小卒的，恳请将军收留。”项羽有些莫名其妙，急问是怎么回事。桓楚说：“项将军，英布大哥可是条好汉。他被人诬告打死人命，脸上刺了字，充军到骊山给秦始皇造陵墓。后来逃跑时，同我和于英结为生死兄弟，我们约定投奔明主，誓反暴秦。结果，我们先找到了将军，英大哥来晚了……”

英布说：“说来话长。我逃出来后，在鄱阳湖里做了好汉。鄱阳的长官吴芮喜交江湖好汉，他见我人微志高，便将女儿嫁我为妻。后来陈王举义，岳父借给我人马起而响应。陈县失守，我就帮吕臣收复城池。这会儿打听到项将军领兵反秦，桓楚、于英已在将军营中，我也就来投奔将军……”

项羽听了欢喜不尽，急忙下马扶住英布说：“英将军来得好，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啊！日后我等协力齐心，攻伐征战，直捣咸阳，端他秦二世的老窝！”

众将拥着英布拜见了上将军项梁。项梁收了陈婴、英布的兵马之后，附近又有不少义军前来投奔。这时，已有十几万人马了。

这一日，项梁升坐将军府，召集文武百官，共商西攻咸阳大计。陈婴



说：“如今秦二世昏庸无道，赵高专权，混乱朝纲。秦将蒙恬、蒙毅已被害死，李由、章邯虽在领兵，却不受信任。我大军一到，必能击溃他们。”项羽按捺不住，大声道：“叔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灭秦就在转眼之间，孩儿愿领命立即西攻咸阳！”

项梁沉思片刻，伸手抓过将令，命项羽、英布、钟离昧、桓楚、于英等率人马择日起程，直捣咸阳。项羽率领将士立即出发，沿途攻关拔寨，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时间，大军来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市）附近。这时忽有探马飞奔来报：“启禀项将军，原陈王属将秦嘉盘踞彭城，霸占一方，自立为大司马，又立楚贵族景驹为楚王，宋义为丞相，蒲悬为上将军。他不仅不去抗秦，反而派兵马阻我！”项羽不听犹可，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心里骂道：“好个秦嘉，竟然背叛陈王，阻挡灭秦，真乃大逆不道，我誓破彭城，戮此逆贼！”接着，便带着诸将和八千子弟兵如潮水一般涌了过去。

秦嘉先派蒲悬迎战，项羽就命桓楚、于英战他。蒲悬武艺高强，连连得手，项羽一见，大喝一声：“蒲悬小儿休要撒野！”抖手就是一戟。只一下就将蒲悬手中的青龙鞭挑落在地。蒲悬刚要弯身拾取兵器，项羽的乌骓马已飞驰到跟前。项羽伸手把他抓将起来，举到空中哈哈笑道：“你才二斤半重，还不够我一只手捏呢！”

秦嘉见蒲悬被擒，立即来战项羽。项羽环眼圆睁，两道目光犹如乌云中打出的闪电，一手执鞭，一手执戟，近的鞭打，远的戟挑。秦嘉眼见大势已去，也就来个狗急跳墙，瞅个空子，举刀向项羽猛劈过来，项羽将鞭向上一迎，“当”的一声，火花四溅，秦嘉手中的刀磕飞出三丈多远。秦嘉刚要扭身逃跑，只听“扑哧”一声，项羽的方天画杆盘龙戟已穿在他的

当胸。

这一切，宋义挟着景驹在城楼上都看得清清楚楚。宋义心里说，完了，完了！树倒猢狲散，将死兵马乱。无论如何敌不过项羽，不如献城投降，另谋出路……于是，他眼珠滴溜溜一转，巧言纵容景驹快快逃走，结果景驹在逃跑中身死，而他自己献城邀功，乘机跻身项氏军中。

战彭城取得大胜之后，项梁督率人马进至薛城（今山东滕县），并在这里召集各路义军首领议事。项梁对众将说：“我们虽已有一二十万人马，可陈王已崩，常言说国不可一日无主，诸位可在此乱马营中选一能者为王，扶他共图大业！”

众人都同意立王，并把目光集中在项梁身上，刚刚投顺过来的宋义见这是个钻空子、献殷勤的好机会，上前说道：“上将军德才兼备，深孚众望，万民爱戴，众将钦服，理应为楚王！”

众将听了宋义之言，齐声赞同。可项梁却眉头深锁，不动声色，过了半晌才说：“众将拥立我，我自当感谢。可我难担此大任，还是另举他人吧！”

众将正在议论纷纷，忽有一位中军进来向项梁禀报：“启禀上将军，门外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长者，名叫范增，非要见上将军不可，说是有话要当面讲给上将军听。”项梁命速请范增进来。这范增头戴儒冠，身穿布衣，腰束丝绦，脚踏皂靴，花白的眉毛，颏下飘洒银须，两眼灼灼有神，见着项梁，深深一礼道：“我乃乡下一介草民，平日在家乐守田园。今闻将军举义会稽，威震天下，各路英雄纷纷前来投奔。老叟我也不远千里而来，愿向将军一吐衷肠！”

项梁亲手扶住范增，说道：“范先生多受风霜劳碌之苦了。请老先生



不吝赐教！”范增说：“将军侄儿项羽一声呼唤，楚地就有八千子弟兵跟他征战，可见是人心所向啊！楚国人都希望灭掉暴秦，为楚王报仇，为已故上将军项燕申冤，也都想立楚怀王的后人为王。如今陈王已死，国不可一日无主。上将军若能遂楚人所愿，拥立怀王后代为王，督率兵马攻秦，必为天下诸侯敬服！”项梁一听大喜，说道：“我意也是如此！今闻老先生高论，更无疑虑，便当照行！”

范增连声称谢，告辞要走。项梁一把将他拉住，诚恳地说：“老先生既来了，何不留住在军中，以便共图大事！”

范增也不再推辞，从此便留在项氏叔侄身边，帮着出主意，定计谋。

接着，项梁传聚诸将再议立王之事。他宣布说：“诸位将军，我等举义以来，征战拼杀，流血流汗，无不是为推翻暴秦，拯救百姓，绝不为封王加位，追求利禄。如今闻范先生高论，正合我意。我们必须访出楚王后裔，扶保其登基坐殿。不知诸将意下如何？”

项梁话音刚落，宋义眼珠一转，又生出新的主意，心里说：看来项梁自己决心不当王了，我不如随机应变，一改原议。他上前说道：“项将军言之有理，不愧是楚国忠良的后代。眼下应速派人寻找楚王之后，好快快立王啊！”

项梁听了，轻轻点头，随后传令项羽、钟离昧护送范增遍访四方，寻求楚王后人去了。

且说范增一行来到原来楚国的京城，明察暗访，好几天过去了，没有一点儿音信。项羽有点不耐烦了，嚷叫道：“这浩大世界，万千人众，楚王后代的脑壳上也不刻个记号，上哪儿去寻找啊！”钟离昧也说：“秦灭六国之时，楚王已死，后代已经被杀或逃亡了，说不定已绝了嗣续，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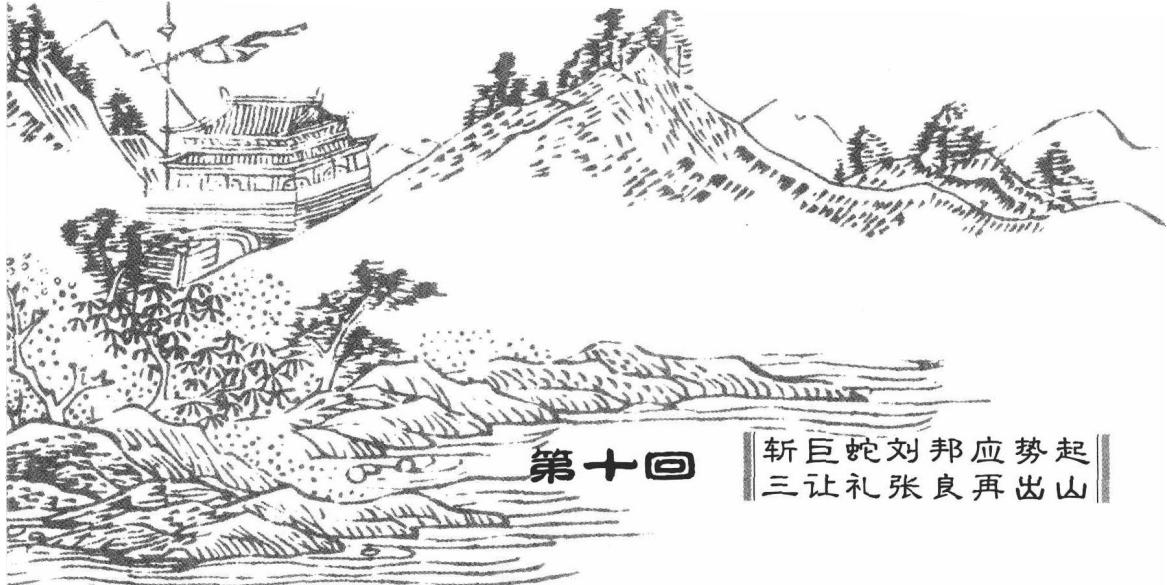
如拥立上将军为楚王啊！”

范增笑着说：“项将军、钟离将军，二位不必心急。据我所知，楚王原有十二个皇孙，秦灭六国时杀了十一个，尚有一个下落不明。这京城之内访查不着，说不定已逃到山野之中，我们不妨到乡下再细细访查。”

第二天，范增一行化装成平民百姓模样，来到楚国北部山区查访。找过了几天，还是没个影子。几个人正在万般无奈之时，正巧遇上一位大嫂，一对话，发现这位大嫂不是当地口音，便向她询问起来。范增说：“我们是上将军项梁的部下。上将军举兵反秦，攻城夺县，威势赫赫，现已进驻薛城。上将军是楚国的忠良之后，如今虽领兵遣将，号令一方，但不愿自立为王，定要寻立楚王之后，天下这么大，不知还能找到楚王子孙后代不？”

大嫂见来的几个人说话诚恳，不像是诈骗者，便流着眼泪诉说起来：“不瞒你们，我就是楚王第十二皇孙心的乳娘。秦灭六国时，我趁乱带着楚王皇孙心逃出陈州，来到这山乡野处躲避，转眼已经八年，楚心如今已经十三岁了，就在山上给人放羊。出来时慌慌乱乱的，没带什么，只带了几件他在宫中穿用的衣服，我拿给你们一看就明白了……”

范增、项羽、钟离昧大喜，很快找来楚心，给他沐浴更衣，然后带着娘儿俩回薛城向项梁禀报。谁知走出不远，忽然迎面来了一哨人马挡住去路，众人不由得怔住了。



第十四

|| 斩巨蛇刘邦应势起
三让礼张良再出山 ||

且说迎面而来的一队人马，领头的不是别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张良。

刘邦字季，是泗（sì 四）水郡沛县丰乡（今江苏沛县西）人，其父在家务农，人称刘太公。刘邦自幼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当地有个卖狗肉的，每逢煮好狗肉推出叫卖时，刘邦便抢来白吃。他大口大口地吃着，还不断地说：“好吃！真香！”人们见刘邦吃得这么香，就来购买，结果那卖狗肉的倒发了财，还和刘邦交成了朋友，人称他们是“狗肉朋友”。后来，刘邦做了泗水亭长（秦朝制度，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泗水亭就在沛县）。

亭长一职，管理些地方治安和民事调解之类的事，遇有大事，便向县里呈报。因此刘邦常与一班县吏互相往来，时间一长，熟谙法律的功曹（负责县里某项事务的主要吏员）萧何、狱掾（管理刑事的小吏）曹参及夏侯婴等人，还有一个吹鼓手周勃，都与刘邦结为好友。刘邦平时住在亭里值班，忙时则要回家种地。当差服役，他也得去。有一年他服役来到咸阳，但见城阙巍峨，街市繁华，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自谓大大长了见

识。后来始皇巡游时，刘邦从旁观看，一见那冠冕堂皇的帝王御驾，不禁叹道：“大丈夫原该如此！”

不久后的一天，县令家里来了一位贵客，当地的豪杰官绅都去道贺。刘邦心想：我何不趁此机会，前去认识认识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于是，他大摇大摆也来了。在县衙门口替主人收贺钱的萧何见刘邦来了，故意大声喊：“贺礼钱不满一千的坐下堂！”刘邦向他撇一下嘴，昂着头大步走了进去，并对着满堂宾客大声说：“我送一万！”说是这么说，他哪能拿得出一万钱！可他大话一说，却真以万元礼宾身份坐在了上位。萧何赶紧来奚落他：“大话轻如风，为人当自重哟！”刘邦听了既不气又不恼，头一扬，说道：“一万钱算得了什么！有朝一日我刘季得势，那时可送十万，今天就先记个账吧！”说罢，他与众宾客推杯换盏，谈笑风生，毫无为难之色。

县令的贵宾吕公见刘邦器宇轩昂，风骨不凡，谈吐也有别于众人，对他未拿贺钱不但不加嗔（chēn 琢）怪，反而暗自钦佩。宴席散后，吕公特意留住刘邦，请县令做媒，把女儿吕雉（zhì 志）嫁与他。刘邦做梦也没想到，分文未花，既吃了美酒佳肴，又得了娇妻，自然欢喜不尽。这吕雉小名叫娥姁（xǔ 许），依从父命嫁给刘邦之后，倒也满心高兴。她一不嫌刘邦浪荡，二不嫌他家地位低下，竟是顺顺帖帖地做了个好妻子。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九月，朝廷颁下诏命，命各郡县遣送徒役西至骊山，继筑秦始皇陵墓。刘邦奉命押送一批徒役前往骊山。他们一天天赶路，每天总有几个人逃走。刘邦心里说，谁愿抛儿弃女，离乡背井去做苦工？况且去了之后不是累死，就是被打死。侥幸不死，说不定最后还要被活埋。所以有人逃走，他睁一眼闭一眼也不强管。眼看着人越来越



少了，他又暗自思忖起来：这样下去，到了骊山如何交差？

这一天，行至丰乡西面的大泽中，他叫徒弟们休息，自己喝了一阵闷酒，突然站起来对众人说：“你们到了骊山，就得常年做苦工，不是累死，就给打死。就算侥幸不死，也不知何日返乡。看来终是难免一死。我今日将众位一概释放，你们有亲投亲，有友投友，各人自寻活路去吧！”

徒弟们不由得感激涕零，流着眼泪问：“亭长，放我们逃走，您怎么办，如何交差呢？”刘邦大笑道：“你们逃走，我也只好远扬了，难道还去报官寻死不成？”

其中有二十几个壮士，看到刘邦如此豪爽大度，情愿相从。他们说：“亭长，我们逃到哪儿也没活路，您来领头吧，您去哪儿，我们就跟您到哪儿！”刘邦和这二十几个人趁夜逃走。他们不敢走大路，只得从小路穿行。走着走着，前面的人忽然撒腿往回跑，后面的人还以为碰上了官兵，都吃了一惊。刘邦上前一步，着急地问：“出了何事，如此惊恐？”他们说：“前面有一条大白蛇，挡住了去路，还是绕道走吧！”刘邦听说是蛇，倒放心了，呵呵一笑，道：“壮士行路，还怕蛇吗？”说着，他跑在前面，拔出宝剑，提在手中，过去一看，果然是条巨大的白蛇，长约数丈。刘邦轻手轻脚，走近蛇身旁，手起剑落，一下将蛇劈为两段。当时人们迷信，就此为刘邦编出一段神奇故事，说是有一位老妇称：“我儿系白帝之子，化作白蛇，行至路中，被赤帝之子斩死！”人们又加演绎，说白帝指秦朝，赤帝之子斩杀了白帝之子，那刘邦必是真命天子！

刘邦斩蛇之后，和二十几个壮士逃到芒砀（máng dàng 忙荡）山里潜伏起来。日子不长，芒砀山上就聚起一百多人。他们跟沛县萧何、曹参等暗地往来，互相通着音信。

陈胜、吴广义旗一举，犹如晴天霹雳，震怕了秦朝的许多地方官吏。沛县县令眼见烽火遍地，生怕丢了脑袋，就来个变守为攻，也要挑头起兵。他找来萧何、曹参等人，密商此事。萧何说：“欲图大事，非把逃亡的豪杰请回不可！”县令依允，命萧何去找刘邦。刘邦妻妹吕媭（xū 须），嫁给屠夫樊哙（kuài 快）。萧何打发樊哙来到芒砀山中，找见刘邦，说明缘由。刘邦一听大喜，说是上天送来了良机，便率领一支小队伍向沛县开来。不料沛县县令忽又反悔。于是萧何、曹参等人连夜逃出城外，投奔刘邦，共谋起兵大计。城中百姓闻讯冲进县衙，杀死县令，打开城门，迎入刘邦，并推举他为沛县县令。刘邦对众人说：“当今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我非敢自爱，实觉德薄力弱，未能保全父老子弟，还是另外举贤荐能为好！”萧何、曹参等见刘邦推辞，更是不肯依从。结果，还是刘邦做了沛县县令，按楚国旧称，叫做“沛公”。这时刘邦已经四十八岁了。

沛公正式举行了起兵仪式，他真把自己当做赤帝之子，所用旗帜，皆为红色。又令萧何、曹参、樊哙等人招收沛县子弟。没几天工夫，便聚集起两三千人。首先攻占了自己家乡丰乡，破城后改为丰县，命雍齿驻守于此，而后发兵攻略别的县城。不料，沛公正欲攻城略地，丰乡守将雍齿背叛，气得他回兵讨伐，无奈兵力不足，攻而不克，只得四处去借兵。到得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适逢张良带着百多名壮士，正要投奔义军。沛公和张良一见如故，二人都恨相见太晚。

这张良便是当初指使力士投椎刺杀秦始皇的韩国公子。他行刺失败之后，逃至下邳（今江苏邳县）。一天早晨，张良独自外出，眺望田野景色。当他走到一座桥上时，忽见一位皓首老翁，身穿黄色大褂，向着他走来。行至近前，恰巧老人的一只鞋子掉在桥下。老人对张良说：“年轻人，你

下桥去，把我的鞋子拣来！”张良一听，不由得动起怒来，心里说，你我素不相识，为何叫我替你取鞋子？可是再一细想：这老人手持竹杖，须眉皆白，少也有七八十岁年纪，如何与他动气？于是便忍住怒气，跑下桥去，把鞋子拾了回来。张良上来正要把鞋子递与老人时，不料老人坐在地上，伸出一只脚，又说：“年轻人，给我穿上！”张良一愣，觉得既是好气，又是好笑，暗想：我既已替他取来鞋子，索性好人做到底吧！于是跪在地上，恭恭敬敬给老人把鞋穿上。老人抬起头来，理理胡须，微微一笑，站起身下桥便去。张良不免又是一愣：如此不通情理，竟然连声称谢的话都不说！他越想越觉得这位老人古怪离奇，便跟在他身后，且看他行往何处，作何举动。约莫走了半里多路，老人似已发觉张良还在跟随自己，便回过身来，和颜悦色地与张良说道：“你这娃娃还有出息，可以授教！”张良一听，知道老人有些来历，就赶紧跪在地上，拜了几拜说：“我这里拜师父了！”老人说：“五日以后，天色一亮，你可仍到此处，与我相会。”张良答了声“是”，便目送老人远去。

第五日头上，张良黎明即起，按照约定，去原地迎候老人。谁知他一到来，老人已经在此。老人生气地对他说：“你跟老人家约会，应该早到，为何要我等你？今日且回，再过五日，早来会我！”张良不敢多言，当下跪地认错。又过五日，张良格外留心，一闻鸡鸣，便即前往，哪知老人又已先到，仍旧责他迟到不敬，要他再过五日，准时来会。张良又一次扫兴而归。

又过了五日，张良终夜未睡，刚过黄昏，便去等候老人。不大一会儿，老人来到，见张良正在此等候，开颜笑道：“娃娃就教，就该如此！”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书交给张良，谆谆嘱咐说：“你好好儿读此书，日后

可成有学问之人！”张良小心地接过书来，恭恭敬敬致了谢，而后问起老人的尊姓大名，那老人也不回答，扭头便去了。等到天亮，张良将书展开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太公，就是周文王的军师姜太公）。从此，张良不分昼夜，苦读不舍，竟把全部《太公兵法》背了个滚瓜烂熟。其后不久，各路义军纷纷扯旗造反，张良见时机已到，便结交豪士，拉起队伍，扯起了反秦抗暴的大旗。

刘邦见着张良后，几句交谈，便认为张良有满腹韬略，于是把他当老师看待；张良也觉得刘邦大度识人，敬他如主人一般。萧何见二人如此默契，趁机进言说：“江东项梁和他侄儿项羽在会稽举义，已有一二十万人马，如今进至薛城，何不去投奔他们，共图大事？”刘邦和张良听了均表赞同，于是率人马往薛城而来。

刘邦、张良行至半路，遇见了范增一行，当下便说明了来意。项羽派人先到薛城禀报上将军项梁。项梁闻报，可能是被这忽然而来的事震动了，他的心悄悄地跳动起来，脸颊呈出严肃神情，眼里注满兴奋。他亲带众将迎出城外，一来迎接楚王后代，二来迎接前来投奔的刘邦和张良。礼毕之后，众人商议选择了吉日，立楚心为楚王。因为楚人想念以前的楚怀王，他们便把小楚王也称为楚怀王。暂定盱眙为国都。小楚怀王心听信项梁的意见，传旨封陈婴为上柱国，封项梁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羽为大将军，加封为鲁公，其他人也各有封赏，只有刘邦仍封为沛公。

分封已毕，各路诸侯连夜商议灭秦之事。张良趁此机会，打算恢复韩国，便对着项梁说道：“武信君大仁大义，天下为公，所做诸事，合天意顺民心。如今楚、齐、燕、赵、魏俱已复国立王，单单韩国无主。韩公子中，数曾受封横阳君的韩成最贤明，武信君若立他为韩王，他必感恩戴



德，亲楚抗秦，这样岂不又得一臂之助！”项梁答应张良的请求，让他找到韩成，立为韩王。同时封张良为韩司徒，拨给他两千人马，令其攻略韩地。张良拜辞项梁与沛公，领兵而去。

经过薛城之会，各路反秦力量重又振作起来。在项梁的实际统率之下，楚国义军成了关东各国中的一支劲旅。这时，秦将章邯却以为消灭了陈王主力，楚地义军难于复起，便自恃勇力，与李由一起，引兵攻入魏和齐境。魏相周市急向齐、楚求救，齐王田儋亲自督兵援魏；项梁闻报，派了一名叫项它的将军前去赴援。

田儋到魏国后与魏相周市一同率兵迎战章邯。到了临济（今河南封丘东）正与秦军相遇，彼此立即展开激战，结果杀伤相当，不分胜负。田儋与周市安下营寨令将卒休息，以便再战。到了夜间，总想着不会发生什么变故，就蒙头大睡起来。不料章邯命令军士乘夜潜来劫营。三更时分，齐、魏各军正在睡梦中，蓦地一声怪响，方从梦中惊醒，睁开眼一看，秦军已捣入营内来了，急忙爬起来拖抢牵马，可是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如何能应对敌人？秦军因有准备，早从四面围杀上来，就好似切菜砍瓜一般，把齐、魏兵将大多杀死。田儋、周市也死于乱军之中。

章邯踏平齐、魏各营之后，挥师来到魏城之下。魏王咎觉得将死兵败，无法固守，便派使者出城和章邯谈判，提出：章邯如答应进城后不屠杀城内人民，魏王咎便献城出降。章邯依允了，魏王咎当即纵火自焚。魏王咎的弟弟魏豹逃出城外，正巧遇上来援的楚将项它，他向项它述说了国破君亡等事，项它自知暂时不可救助，便带魏豹去向项梁禀报。

项梁这里正接待齐将田荣派来的使者。那使者哭着说：“武信君啊，齐王田儋援魏身死后，故齐王之弟田假称起王来，田角为相，齐王田儋之

弟田荣见此情景，岂能折服？他收拾了田儋余部，已立田儋之子田市为王，现独守东阿（今山东聊城东南），章邯就派兵把东阿城围得水泄不通，城中危急万分，特来向武信君求援！”

项梁听了齐使述说，不由得心里说，如今魏王咎被迫自焚，齐王田儋阵亡；剩下燕、赵两国，其势必如累卵，岌岌可危。为合力抗秦，岂能弃魏、齐而不顾！于是他当即拨出数千人马交给魏豹，命他前去恢复魏地，然后自己亲自领了兵将，前赴东阿救齐。

秦将章邯，正在督令士卒猛攻东阿城，忽闻项梁率楚军来到，便亲自率领一部人马与项梁交战，章邯持刀独出，兜头碰着一员楚将执戟相迎，刀戟相交，战不到数合，章邯已浑身是汗，大气直喘，只好抛刀败退，这位楚将不是别人，正是力能举鼎的项羽！章邯领兵以来，哪遇过这样强手？心想项梁手下有此猛将，怎能抵敌？于是赶紧收兵，带领全部人马，向西退去。楚军解了东阿之围，田荣只顾争抢王位，竟未能同楚军合力西进击秦。项梁决心靠所率部众独立前进，当下分出部分人马，命项羽、刘邦督率，前去攻取城阳（今山东省鄄城东南），自己亲率主力，在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南）大破秦军。

项羽、刘邦齐心合力，攻破城阳之后，挥师西进，在雍丘遇着秦将李由，李由自以为兵精马壮，不免盛气凌人，他指挥着近二十万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北路包抄项羽和刘邦。而项羽的人马，尤其是作为骨干的八千子弟兵，从未打过败仗，也不把李由放在眼里。彼此一交手，一方似猛虎下山，一方似饿狼扑羊，霎时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项羽座下那匹乌骓马，窜前跳后，踢左踏右，得咬就咬，得撞就撞，



项羽像粘在了马背上似的，抡着虎尾鞭一大片，他越杀越得手，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冲到哪里，哪里便人仰马翻，当冲闯到中阵时，恰好与李由杀了个碰面。李由勒住战马，高声骂道：“来将是谁，竟敢如此撒野？”项羽“哈哈哈”放声大笑，震得那四野发颤，而后高声答道：“说出来别把你吓死！我乃楚军副主将、总先锋、八千子弟兵的首领项羽是也！尔是何人，敢通狗名不？”李由道：“我乃秦军副主将、当朝大丞相李斯之子李由是也！”项羽一听是李由，“哇呀呀”叫着杀了过去，他手一抖，臂一抬，虎尾鞭朝上一亮，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打在李由的刀刃上，李由两臂发麻，手一松，那刀便飞出好几丈远，连声叫着“不好！不好！”拨马而逃，项羽岂肯放过？他把方天画杆盘龙戟一举，对准李由的后心刺来，只听“扑哧”一声，戟尖从李由的前心钻了出来。秦军见副主将丧了命，早都慌了神，丢盔弃甲，亡命而逃。项羽正要纵马追杀，不料这些抱头鼠窜的兵将又如潮水般返涌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十一回

暗构陷赵高害李斯
袭楚营章邯杀项梁

且说李由败亡后，他所率的兵将如鸟兽散，没头没脑向四方逃去，不料刘邦早已在四周布下了伏兵，单等秦军败阵四逃时，像用围网似的一下子把他们打尽。秦军果然入网，乱碰乱钻，眼看冲不出网圈，又都折了回来。项羽、刘邦内外相应，前砍后剁，上挑下截，马踏士卒，横冲直撞，直杀得那些败兵叫苦连天，喊爹唤娘，尸横遍野，不死则降。

义军在东阿大败秦军，又在雍丘杀死秦将李由，这消息很快传到咸阳。丞相李斯坐卧不安，忧愁异常。李由本是他的长子，七岁学文，八岁练武，到二十几岁时，文通武精，是秦国数一数二的文武全才，只因赵高心怀鬼胎，常在二世面前暗进谗言，故不受重用。眼看义军四起，威逼咸阳，赵高才用借刀杀人之计，奏明二世，让李由出阵送死。如今李由果然一命呜呼，怎不令李斯伤心难过？更令他难过的是，由始皇帝创下的帝国江山眼看就要完了，而那二世皇帝只知吃喝玩乐，根本不把朝廷政事放在心上，一切事情全委予赵高。偏那赵高又另有自己的打算，一是想夺丞相之位，二是想过过当皇帝的瘾。

这天，赵高鬼鬼祟祟跪到二世跟前说：“陛下贵为天子，可知天子如



何才显得尊贵？”二世答不上来，便反问赵高。赵高说：“天子要想显示尊贵，无非深居简出，不能轻易晤见大臣。今陛下继位才及二年，年纪轻轻，何须经常与大臣议事呢？倘有言语差错，处置失宜，反使臣下看轻，互相非议，这不就有损陛下的尊贵吗？依臣之见，陛下从今日始就不需上朝了。朝中诸事，由我办理，我来及时奏报。这样一来，就不致误事。大臣们看到陛下处事有方，哪个还敢妄生议论？”

二世听赵高一说，心中甚喜。本来从前尚有上朝视事的日子，自此以后，杜门不出，整天在宫中与一班宦臣宫妾恣意寻欢作乐。所有朝廷大小事情，统委予赵高去办。赵高见这头步棋走赢，接着便去找丞相李斯，故意谈起义军威势，李斯皱眉长叹，赵高说：“天下大乱，每日都有警报传来，可是主上恣意淫乐，不知自省。君侯位居丞相，能坐视不言，使国家遭受危乱吗？”李斯说：“我不是不愿进谏，实因主上深居宫中，多日不上朝视事，叫我如何面奏？”赵高说：“这有何难？待我探知主上闲暇之时，即来报告君侯，君侯届时前往进谏就是了！”李斯听着，还道赵高为国而忧呢，自然答应下来。哪里知道这是赵高为除掉他，以便取而代之，正引他上钩呢！

过了一天，赵高派人前来，催着李斯前去进谏。李斯匆匆穿起朝服，来到宫门之外求见二世。二世正在宴饮，听说丞相李斯求见，不由得发怒道：“丞相有何要事，偏要在此时此刻见我，败我酒兴？令他速回！”第二天，李斯又按赵高传的音信儿前来求见，仍然被二世传旨叱回。

到了第三天头上，赵高又派人前来催促李斯说：“主上此刻无事，正好进谏，不能再误！”李斯信以为真，急往求见，结果和前两次一样，又吃了闭门羹。

李斯白跑三次倒也罢了，哪知为此惹得二世深为恼怒。这天，二世对赵高说：“近日以来，寡人闲时丞相不来，寡人忙时他偏偏来求见，为何故意为难寡人？”赵高一听，暗喜这第二步棋又已走赢了。他马上乘机进谗道：“陛下，事情十分明白，沙丘矫诏之事，丞相亲自参与。如今陛下继位，他本望得到赏赐，裂地为王。可是久不得志，故与长子李由私下谋反。近日屡来求见，定有歹意，陛下不可不防，再说反贼中好多都是丞相同乡，丞相之子李由奉命统兵进剿，却久久据兵不肯出击，岂不证明他们私下串通？”二世听了，气得紫涨了面皮，龇牙咧嘴，半晌说不得话。接着便派人出去暗察李由是否有通敌之事。赵高乘机偷偷贿赂使臣，叫他如此如此。

不久，李斯发现中了赵高的奸计。他邀同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要求撤除赵高职务。可是，为时已晚，二世早已被赵高迷住，不但不去查办赵高，反而按赵高诡谋，把李斯等三人关进了监狱。冯去疾、冯劫非常痛心，不久便在狱中自杀。李斯自恃功高，又确未通敌，开始还想申辩；后来，赵高天天派人刑讯拷打，直打得他皮开肉绽，非要他承认通敌不可。李斯实在忍受不了，便自我招供。赵高还怕他不服，万一得空奏知皇帝，那就麻烦了，于是找来几个心腹人，扮作二世亲派的官员，来狱中轮流拷问。只要李斯改口，便是加劲毒打。李斯实在难忍，再也不敢实言。到二世真的派人前来审查结案时，李斯误以为统是赵高的心腹，就照供不讳，承认通敌谋反。二世得到回奏十分高兴，对赵高说：“如无郎中令，寡人必吃丞相大亏！”不久，派去调查李由的人也返了回来，说李由败亡。赵高心想：横竖李由已死，死无对证，于是更造出李斯父子几条罪状报知二世。二世不问情由，下令处死李斯，并诛灭三族。李斯眼看着



落得如此悲惨下场，拉着二儿子放声痛哭。但听监刑官一声号令，李斯给刽子手腰斩了！

赵高这三步棋又走赢了。昏庸的秦二世竟以为他立了大功，马上提拔他做了丞相，提拔他的弟弟赵成接着做郎中令。然后调大将王离带领三十万人马前去支援章邯，下令加紧进剿，尽速把项梁叔侄和刘邦等镇压下去。

且说项梁连连得胜之后，心想：秦军已丧魂落魄，不堪一击，章邯再也不是对手！于是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在定陶城外的军帐中摆酒设宴，一来祝捷，二来恰遇连绵秋雨，趁此机会犒劳将士，等待天晴之后，再出阵击敌。项羽、刘邦那一支人马，自雍丘攻至外黄，也为天雨所阻，正布兵围城，准备持久困敌。殊不知秦将章邯是个用兵老手，早想着出奇制胜，建立战功。他将双方情势侦察得一清二楚，暗暗组织兵力，准备突袭项梁了。

这时宋义随在项梁军中，他察知秦兵日增，觉得形势不妙，便入帐对项梁说：“将军渡江到此，屡败秦军，威名日盛，但眼下也喜也忧。胜战之将易骄易惰，而骄惰必败。我军将卒每日推杯换盏，喝酒行令，几乎把打仗的事忘了。而秦将章邯屡次添兵，近又加了王离，必将与我决一死战。如果不加戒备，一旦遭他突袭，如何抵敌！所以我日夜为将军担忧。”项梁说：“先生也太多心了。章邯屡败，岂敢再来！就算他添兵加将也不过守营罢了。何况连日降雨，道路泥泞，怎能攻袭我？待天晴之后，我即发兵杀他，且看他往哪里逃！”说罢，哈哈大笑。宋义还想劝谏，无奈项梁已嫌他啰唆了。宋义为人奸猾，他见项梁败亡就在眼前，不肯在此等死，想早日溜掉，于是上前巧言道：“上将军，前几天您遣使去邀齐

国田荣合兵灭秦，至今未见他发兵，他是否背信弃义，只管抢地夺王？我愿讨个将令，去齐看看虚实，不知上将军意下如何？”项梁闻言大喜，对宋义说：“宋先生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出使齐国再好不过！”

宋义带了几个随从，急急忙忙往齐国赶去。走至中途，恰遇齐使高陵君。宋义问：“君是不是要去见武信君？”高陵君说：“正是。”宋义又说道：“我奉武信君差遣，正要出使贵国，为的是两国修和，并力抗秦。近日来武信君连战连胜，将卒都有些骄妄懈怠，而那秦将章邯，连日增兵，志在报复。我看武信君是必败无疑了。君若慢行，则能免祸；若走得快，难免遭殃。”高陵君听了，将信将疑；告辞宋义之后，还是放慢了行速，倒要看看楚营有什么变故。

果然高陵君还未到楚营，武信君便已败亡。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楚军正在营中酣睡，忽然营外杀声震天，章邯亲率人马分几路偷袭过来。楚军将卒从梦中惊醒以后，营栅已被秦军砍开。只见四处火光，照彻内外，一队队秦兵潮水般涌来。楚军猝（cù 促）不及防，慌乱中持了军械上前拦阻，但哪里能够抵敌？楚营大乱，被杀得呼天抢地，人仰马翻，尸体成堆，血流成河。这一仗，楚军损失严重，武信君项梁也在乱军中阵亡。

项羽听到叔父兵败身死的消息，悲痛得放声大哭，八千子弟兵也哭得昏天黑地，刘邦也不断落泪。哭了一阵，项羽牙关紧咬，二目圆睁，破口骂道：“贼章邯！我若不亲手杀你为叔父报仇，誓不为人！”刘邦对项羽说：“武信君阵亡，军心不免动摇，我看不如暂且东撤，据守彭城，先将阵势稳住，后议进取之计。”范增也接着劝慰道：“武信君是楚国支柱，如今不幸捐躯，实为楚国军民一大损失，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可是，目



前秦军势大，楚军暂败，还是先要稳定军心，保存实力。”

项羽揩干眼泪，仔细一想，觉得大家所言有理，于是率领大军撤到彭城，拜见正在这里的怀王和陈婴。怀王和诸大臣商议一番，为稳定人心，重振军威，就封项羽为长安侯，号“鲁公”；封刘邦为武安侯，兼任砀郡长；封吕臣为司徒，吕臣的父亲也做了令尹。楚国的都城由盱眙迁到彭城。项、刘、吕各率一支人马，分驻彭城城外和砀地。

部署已定，专待章邯到来，与他厮杀。偏那章邯认为击败项梁之后，楚军元气已经大伤，用不着再去担心，于是撇开彭城，锋芒一转，北渡黄河，直捣赵国去了。怀王闻秦军北行，料知魏地空虚，即命魏豹乘隙攻占魏地，封他为魏王。

这时，正巧宋义出使归来，怀王立刻召见了他，问他齐国田荣可有合兵抗秦之意，宋义说：“田荣称国内未定，所以暂缓出师。”怀王说起项梁败死之事，宋义急忙自陈道：“臣早知有此祸变。武信君不肯听臣，终致兵败身亡。”怀王便和宋义谈及拒秦大计。宋义主张：“要西进击秦，必须选择良将，运用剿抚两手，进止有方，才可成功。”怀王见宋义所论有识，很是赞赏，便留他在自己身边参谋大计。其后不久，怀王召集诸将，共商攻秦方略。怀王说：“秦始皇肆虐无道，天下交怨。如今的二世皇帝，更是昏乱荒淫，必然很快败亡。前武信君西向攻秦，不幸战死，现拟再接再厉攻灭暴秦，不知哪位将军敢当此大任？”怀王说罢，立即有人应声道：“末将愿往！”接着又一人大声道：“我也愿往，应当让我做先锋！”众将一看，第一个应声的是刘邦，第二个是项羽。两人都争着西向攻秦，反把怀王愁住了，到底派谁为宜呢？项羽看出怀王左右为难，又说：“叔父项梁战死，此仇我岂能不报！今愿请兵数千，杀入秦关，报仇

雪耻。就是刘季愿往，我也决意与他同行，前去杀敌！”怀王听了，说：“两将军同心合力，共灭暴秦，必胜无疑，可立即部署兵力，准备出发！”

待项羽、刘邦出去之后，有几位老将迟迟不肯告退，怀王问有何事，他们进言道：“项羽为人，剽悍暴躁，打下城池，杀人太多。如今既已议定灭秦，不应单靠武力，还是剿抚兼施为好。刘邦年长，宽宏稳重，可令他领兵西行，沿途约束将卒，不得侵害百姓，不是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杀人。那秦地人民，苦秦已久，如得义师前去，必然竭诚欢迎。”诸老将说完退出，怀王又为难起来，心想：如果不派项羽，只派刘邦，岂不是自食前言了吗？想了好一阵子，还是觉得众老将之言有理，决定先派刘邦西向攻秦。

次日升堂议事，项羽、刘邦同来禀请出兵日期。怀王让项羽暂时留驻彭城，不必跟沛公同行了。项羽不禁暴躁起来，正要与怀王争辩，正巧外面有人入报，说是赵国使臣前来求见。怀王本暗怕项羽，乐得打断了他，急命左右召入赵使，问有何事。赵使说：“秦将章邯，移兵攻赵，赵王武臣已被手下的叛将李良杀死。张耳、陈余又将赵国的后裔赵歇重新立为王，暂时落脚在信都（今河北省邢台）。章邯率四十万大军进至邯郸，将此方百姓，一律迁往河内（今河南郑州西北），又命兵士拆平了邯郸城。张耳、陈余一见大军压境，急忙奉着赵王歇逃至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南）。章邯派将军王离、苏角、涉间，紧追不放，围攻巨鹿。他自己则驻军南边，阻抵前来救赵的各国援兵。燕、齐应请虽已派兵来到，也只得驻守阵地，不敢轻与秦兵交锋。”

怀王听了害怕起来，问陈婴如何是好，陈婴尚未答言，那赵使见怀王身侧大将如林，更加哭诉道：“大王啊，您若不遣将救赵，赵地的百姓可



就全完了！”项羽听了赵使这么一哭求，顿时冒起火来，他正想亲自杀死章邯，好替叔父报仇，于是对怀王说：“若是连个巨鹿也救不下，怎么还能灭秦呢？我愿去同那章邯拼个死活，以解巨鹿之围！”怀王看了看陈婴的眼色，立即依允，当下命宋义为上将军，统帅全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兵救援赵国，待击败章邯后从北路西向攻秦；同时命令沛公刘邦从南路率兵西进，向关中进发，牵制章邯。怀王还向诸将宣布：“孤在群臣面前立约：两路人马在击败秦军之后，都可直指咸阳，日后谁先攻入咸阳，谁就当关中王！”

刘邦大声说道：“谨遵君命，一言为定！”项羽不肯示弱，上前附和：“诸位可证，决不毁约！”说罢，二位将军各自去做准备。



且说宋义其人，貌似深沉智慧，实则自私卑劣。他用甜言蜜语，获得怀王信任，骗取了兵权之后，一面和齐国往来，寻求自己的外援；一面暗打主意，设法遏制项羽。当他带项羽、钟离昧、范增、虞子期诸将率二十万人马行至安阳，就不再进兵，虽由赵使一再催促，仍然不肯前进。他传令将卒：“屯驻漳河南岸，歇息养锐。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过河，违令者斩！”楚军将士本已休整数月，听说要与秦将章邯拼杀，一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旺盛，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不料，宋义一驻兵就是四十多天。项羽报仇心切，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来见宋义，劈头问道：“如今秦军攻赵，围攻巨鹿，赵国危在旦夕。我军既已来援，应该赶忙渡河与赵军里应外合，共灭秦军，为何久驻此地，坐失良机呢？”

宋义压根儿就不想跟秦军拼杀，所以摇着脑袋说：“你哪里懂得兵法的妙用！如今秦兵攻赵，就是战胜，兵将必然疲惫不堪，那时我们乘其疲惫，攻而战之，它能不败？如果秦军兵败，我正好一鼓作气，西入关中，岂要顾什么章邯？总而言之，秦赵拼个你死我活，我则可坐收渔翁之利。你何必性急？论起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我不如你；但运筹决策，妙用神



机，你就未必如我了！”

项羽遭一顿抢白，愤愤而去。宋义望着他的背影，阴险地冷笑一声，立即传出军令道：“凡军中将士，就是他勇猛如虎，武艺超群，敢违命不从者，都应处斩！”项羽一听，这几句话分明是对着自己说的，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立即将宋义一刀杀死，渡河救赵。而宋义仍然把救赵之事束之高阁，更加紧了与田荣的勾搭。田荣见宋义手握重兵，也正想拉他，就请他的儿子宋襄到齐国去做相国。宋义为给儿子送行，特意摆酒设宴，好不得意。这时正是三九寒天，雪花飘飘，冷风刺骨，士卒们又冻又饿，独宋义跟一帮心腹堂皇高坐，大吃大喝，谈笑风生。

这天夜里，项羽巡营，听见士卒们议论纷纷，多有怨言，他将大伙儿召集起来，说道：“我们本应努力进兵，击秦救赵，现在却久留此地。今年收成不好，人民穷苦，诸位以杂食菜粮充饥，军中也没储备。不去渡河到赵国筹粮，配合赵军反攻，还说什么等待秦军疲惫。秦军强大，赵国新立，坐视不救，赵国必败。赵国覆灭，秦军气势更盛，有什么疲惫可言！国家安危，在此一战。今上将军不体恤士卒，不效忠楚王，这还算得什么忠臣！”士卒们听了，心里全都赞成，异口同声说：“我们定要杀过河去，攻打章邯，为老将军报仇！消灭了秦军，还可以得到粮食和衣服；总待在这里，我们就会冻饿而死！”

第二天清晨，项羽大踏步进帐来见宋义，宋义刚刚睡起。项羽气冲冲禀道：“上将军，眼下将卒衣不御寒，食不饱腹，为何长驻不战？武信君为国尽忠，怀王他坐立不安，今派上将军统兵灭秦，你就该一往无前！”宋义一听，两眼一瞪大喝道：“大胆项羽！竟敢违反军令，难道你要造反不成？”说着抽出宝剑，威逼项羽。项羽一不做，二不休，拔剑砍下他的



脑袋。然后，提着宋义的首级号令军中说：“宋义勾结齐国，谋叛楚国，我奉楚王命令，已经把他斩首了！”众将士本来多不满意宋义，现在项羽既已将他斩首，大家便拥立项羽代理上将军，并派桓楚报告楚怀王。怀王问陈婴如何发落，陈婴说道：“既然项羽有此才干，主公理当封他为上将军。”于是怀王正式任项羽为上将军，兼领英布和蒲将军两支人马。这样一来，项羽不但威震楚军，而且名闻诸侯了。

为了救赵伐秦之事，项羽本来心急如焚，如今兵权在握，担任了楚军主帅，岂肯迟延？当下派英布和蒲将军等领兵两万人，作为先锋，渡河占据北岸。自己亲率主力，开到漳河岸边，即令将卒埋锅做饭，准备船只，吃完饭马上渡河。正在这时，忽又有赵使前来告急：“上将军，齐、燕等国援军虽到，都怕秦国势强，不敢交锋，只远远扎营观战。秦将章邯从巨鹿南边的棘原筑甬道至巨鹿城下，运送粮秣，布阵严密，秦军众多，凶悍异常。赵国安危存亡，全系在上将军身上！”项羽挥挥手，当胸一拍，回复赵使说：“你回报赵国军民，我项羽定不负贵国厚望！”

赵使速归。项羽急传军令：“每人带足三天口粮。”第二天一早，全军整装待发，项羽又下令：“砸碎全部行军做饭的锅具（古代叫釜，砸锅即破釜）！”将卒全都愣怔起来：没有锅具，如何做饭？项羽接着说道：“丢掉锅具，我军可轻装前进，好去杀灭秦军，救助危在旦夕的赵国呀！至于吃饭，让我们到章邯营中取锅去做吧！如果不胜章邯，我们宁肯拼死在沙场！”

众将卒听了项羽一席话，热血上涌，士气高昂，很快便渡过漳河。过河之后，项羽又命把全部渡船砸沉，烧掉所有军帐。将卒们见此情景，更加明白项羽要跟章邯决一死战，不求生还。大家觉得这是到了绝地，有进

无退，因此个个怀着不胜则死的念头，向前驰去。大军火速前行，不久便与英布和蒲将军会合。英布和蒲将军见了项羽，说已与秦军交战数合，杀伤多人。秦兵气势尚盛，须先断它粮道。项羽说：“两将军言之有理，请你们带一部人马去截秦军粮道。由我直攻巨鹿，杀它一阵，再作计较！”说着，挥师疾进，直向巨鹿进发，中途遇上拦阻的秦兵，均被项羽扫去。等望见巨鹿城池时，但见城上虽有赵兵守着，可已残缺不全，城下的秦营，四面密布，杀气腾腾。

秦将王离，见楚军前来救赵解围，急忙布阵迎战。这王离所率的秦军，原是蒙恬守边防御匈奴的兵马，兵精将勇，骁悍异常。王离一遇项羽，心里说，乌合之众，不懂兵法，背水为营，自取灭亡！哪知前队统帅项羽真叫厉害，两相交手，不到数合，王离已不能当，回马便退，项羽步步进逼，紧追不放，楚军将士，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个个如下山猛虎，人人都奋勇厮杀。沙场之上，烟尘蔽日，杀声震天。项羽挺戟执剑，神出鬼没，虎尾鞭一抡，不知打倒秦军多少人马。王离性起，仗着人多势众，拨马而回，再战项羽。而项羽越战越勇，楚军将士也越斗越顽，直杀得山摇地动，血流成河。王离三进三出，最后败回本营。

章邯见王离战败，亲来援应。这个用兵老手，看出项羽是破釜沉舟，决死拼杀，设想诱楚军深入，聚而歼之。他对手下诸将说：“我排下九宫绝户阵，共分九路，每路五万人马，我亲率五万人马督后。不论楚军从何处攻来，我都去接应。三合之后，假装败阵，诱敌至中央五路，一举围而歼之！”说罢，传令兵将排好阵势，然后向项羽挑战。项羽挺戟直前，章邯战过三合，果然假败而逃，将楚军引入阵中，几路合围，好似泰山压顶一般。章邯以为楚兵中计，却不料楚军将士，三五一群，人自为战，以一



当十，以十当百，向着四面八方，如钢刀插入，猛杀猛打，不但秦兵无法挡住这股劲敌，吓得心惊胆寒，就是那齐、燕援军，在远处遥遥望见，也惊得目瞪口呆，不寒而栗。原来这是项羽定下的战法。他知道手下部众只有二十几万，比章邯的兵马要少一半，来不得兵对兵，将对将，必须分作小股，一当十，十当百，方可胜敌。结果，果然不出项羽所料，楚军以少胜多，大败秦军。

章邯本是项羽的手下败将，现在又是一场大败，不由得暗自惊慌。但他仍不死心，仗着兵众还多于楚军，立志决一雌雄。项羽得此军情，号令全军道：“今若不尽扫秦军，粮已完了。彼死我活，就在今日，务必同心协力，再败章邯！”楚军将士，从营中涌出，更是势不可当。章邯也一再鼓动将卒，无奈部众已被杀得失魂落魄。任他怎样鼓动，再也抖不起精神，结果在两天之内，交战九次，无一不败。章邯逃回城南大营。这时英布和蒲将军已夺取秦军运粮甬道，杀了秦将苏角，将王离活捉后处斩，涉闻逃回营寨，放火烧了营盘，自己丧身火海之中。

巨鹿一战，秦军死伤过半。项羽威名大振，勇冠全军。他请齐、赵等各路诸侯援军的将领前来大营相见。这些将领进入辕门，个个跪地行进，见了项羽也不敢抬头。其中一人代表大伙儿说道：“上将军神威真了不起！从古至今，没有第二个。末将等从此愿听指挥。”说罢，众人公推项羽为诸侯上将军，各路诸侯和所部人马全由他统领。项羽说：“承蒙诸位见爱，我也不便推辞。唯愿同心协力，早日攻灭暴秦。今日请诸将暂且回营，日后有事，再请大家共议！”各将领擦擦脑门儿上的冷汗，一律告退而回。从此项羽便成为诸侯联军统帅。

项羽准备去追赶章邯，范增拦住他说：“上将军不必过急，章邯手下

尚有一二十万人马，一时不易消灭。现在秦廷赵高专权，二世昏庸。他们若闻章邯大败，肯定不会轻饶他。我军不如暂时驻扎下来，等他们内讧（hòng 哄）一起，我再取章邯也不为晚。”项羽闻听此言，略一沉吟，道：“谨遵先生之言。请传令军中，打扫战场，安营扎寨，犒赏三军，歇兵养锐！”

事情果然不出范增所料。章邯巨鹿兵败之后，派副将司马欣回咸阳求救兵，赵高拒不接见。司马欣抄小路返回军中，对章邯说：“现在朝中赵高当权，有功也诛，无功也诛，我们与其死于他手，不如反戈一击，同诸侯军联合反秦。”章邯走投无路，决计投降项羽。

时过不久，中军来向项羽禀报：“启禀上将军，秦营副将司马欣奉主将章邯之命，前来求见上将军！”项羽一听，心想：司马欣和叔父自幼要好，无论如何要见他一见。于是传令：“请司马将军进来叙话！”司马欣见到项羽，便把那秦廷的昏乱，赵高专权诸事一一讲述于他，并说章邯确实决意降楚，望项羽不念旧仇，容他归顺。范增也劝项羽捐弃家仇，以国为重。项羽沉思良久，终于同意。

章邯来到楚营之后，双膝跪地，痛哭失声，感激项羽的不杀之恩，表明自己的归顺诚意。项羽扶起他说：“斩杀降将，算得什么英雄！将军既竭诚来投，旧仇即可销去，但愿协力同心，共灭暴秦，武信君若是有知，想必会含笑九泉！”于是封章邯为雍王，留在楚营；封司马欣为上将军，封另一位秦将董翳为都尉，并命司马欣和董翳统领归降的秦军为前锋，与诸侯联军一同向关中进发。

且说从前东方各地民众被秦廷征调服役，路过关中时常遭秦国官民欺凌侮辱。这时秦军投降，诸侯联军中的官兵便趁机进行报复，反过来欺压



秦国降军，使他们心怀疑惧，不免窃窃私议，埋怨章邯等人。项羽闻知此事，便与诸将暗商说：“秦军还有二十万人马，他们心中不服，到关中倘若作乱，我等岂不吃亏？”英布说：“要谨防他们谋反！”蒲将军说：“大将军，降兵岂能靠得住？”项羽眉头一皱，牙关紧咬，心里说，留着这些秦兵确是个隐患，不如……想到此，便传下密令，定了杀人之计。

这一天，大军行至新安（今河南渑池）城南，安营下寨。到了夜晚，楚军趁秦军熟睡，突然将他们团团围住，一下子将二十万投降的秦军全部坑杀，只留下章邯、司马欣和董翳三位降将，随同他们一起入关。这样一来，项羽虽取得重大军事成果，但却大失人心，尤其遭到关中人民的切齿痛恨，反为日后刘邦的兴起帮了大忙。

巨鹿一战，章邯投降，刘邦、项羽挥师西向。这一个个消息传到咸阳，秦廷内外，谁不惊惶？偏赵高不急不忙，暗打着自己的算盘，想乘乱杀死秦二世，他也好过过当皇帝的瘾了。他怕大臣们不服气，就要了一个花招。这天，赵高上朝，既不坐车，也没骑马，却牵了一只梅花鹿进了大殿。秦二世感到奇怪，问是怎么回事。赵高说：“臣得一好马，特来献给陛下！”二世一听，不禁哈哈大笑：“丞相说错了，如何把鹿误认为马？”赵高把脸一绷，说：“怎么不是马？众位大臣在此，可以问他们嘛！”二世还是不信，顾问左右，几个大臣深知赵高阴险狠毒，不敢违他，当下附和道：“是马，是马！这哪儿是鹿？”偏有几个正直之臣，坚持说：“明明是鹿，哪儿是马？指鹿为马，岂不可笑！”不料赵高竟愤然作色，掉头径去。没过几天，他便造出种种罪名，把那些说实话的大臣统统抓起来全都杀掉了。这么一来，朝中众臣谁还不怕赵高？那二世皇帝，糊涂透顶，一任赵高横行不法。

又过了几天，赵高经过精心策划，派了女婿阎乐和弟弟赵成，带着一支人马来闯皇宫。宫门卫卒问有何事，阎乐说：“宫中有盗贼，为何假装不知？”卫卒分辩说：“宫外有卫队驻扎，日夜巡逻，哪来的盗贼擅敢入宫？”阎乐怒道：“你们还敢强辩吗？”话音刚落，就挥起宝剑，连着砍倒几个卫卒。接着，赵成命人弯弓搭箭，齐往宫中乱射。宫中闯出的卫卒、侍从，均在箭雨中毙命。一支飞箭穿入二世坐帐，二世惊起，吓得急忙跑到卧室，责问一个太监道：“这样的大事，为何不预先告诉我？事到如今，如何是好？”太监道：“臣不敢言！如果说出实话，岂能活命至今？”说罢，逃命去了。

这时，阎乐已冲了进来，指着二世破口大骂道：“无道昏君，滥杀无辜，天下皆叛，且看你如何处置！”二世浑身哆嗦，战战兢兢乞问：“你由何人差来？”阎乐答出丞相二字，二世马上哀求道：“我想跟丞相一见。”阎乐恶狠狠说道：“不行！丞相不在这儿！”二世道：“按丞相之意，必是要我退位。既然如此，请丞相即位称帝，我愿得一郡为王，可好吗？”阎乐不许。二世又道：“既不许我为王，就许我做一个万户侯吧？”阎乐仍不许。二世呜呜咽咽，死活相求：“那么，请丞相留我一命，让我挈妻儿做个百姓，可好吗？”阎乐挥一下宝剑，道：“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人来杀你，你多言无用，不杀你我无法交差！”二世自知不可幸免，拔剑自杀了。当时，他二十三岁。

阎乐、赵成逼死了二世，急忙抢过秦始皇留下的传国玉玺回报赵高。赵高大喜，将那玉玺悬挂身上，大步流星赶进宫里，立即召集文武百官，单等众人几声荐举之后，就登基称帝。无奈众人皆低头不语，赵高大为扫兴，只好临时改个主意，跟众臣商量说：“今二世自杀，需另立新帝。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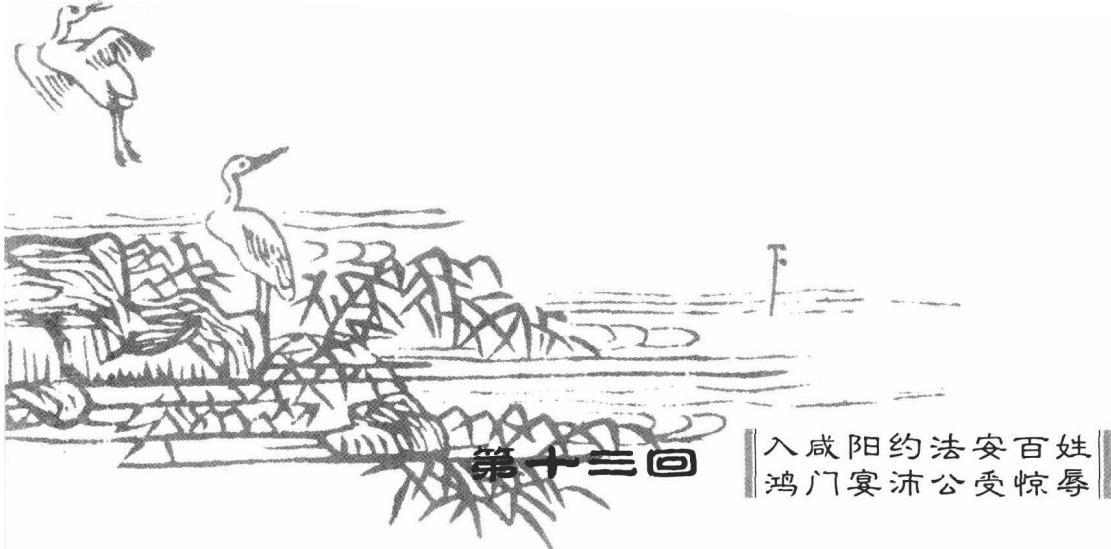
子子婴，是二世的亲侄，扶苏的骨肉，他仁厚得众，应该嗣立。秦原本是一王国，始皇帝并吞六国后才改称皇帝。现在关东六国纷纷拥王自立，秦地比前益小，子婴继位之后，不应空沿帝号，还是像从前一样，称王为好！”众臣听了，谁敢有异议？由赵高裁定就是了。赵高便让子婴斋戒（古人在祭祀之前使自己身心安静一下的准备措施叫斋戒，一般包括沐浴、吃斋、不跟家里人住在一起等）五天，再到庙堂祭祀，然后准备正式继位。

子婴知道赵高打的什么主意，心里十分不安。他找来心腹韩谈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说：“赵高杀害二世，本想自己称帝或为王，可他生怕臣民不服，故假意立我为王。他必然还要暗施诡计，我不可不防！”韩谈说：“赵高心狠手毒，为人阴险，他敢杀二世，如何不敢杀别人？与其等他下手，不如先把他除掉！”子婴的两个儿子紧握双拳，咬牙切齿说：“让我们前去擒他，将他一刀两断！”子婴考虑半晌，说：“鲁莽行事，万万使不得。五天之后，他要我到庙堂正式继位，到时我借故不去，赵高一定亲自来请。你们瞅准机会，将他除掉便是。”他们商议好之后，秘密准备起来。

到了第五天头上，赵高率众臣来到庙堂，迎立子婴继位。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赵高派人去请子婴，不一会儿，那人回来禀报说：“公子说身体不适，故不能前来。”赵高怒气冲冲，不由得说了声：“今日是何日，竟还托故不动？我当亲去请他！”便匆匆来找子婴。下马入门，看见子婴伏案打盹儿，气呼呼斥道：“公子今已为王，速宜到庙堂告祖，为何屡请而不动？”话未说完，两旁闪出三个人来，持刀上前，骂了声：“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还敢在此胡言！”赵高不及答话，韩谈已经手起刀

落，砍倒了他；子婴二子连补两刀，当即送了他的性命。

子婴杀了赵高，当下召群臣入宫，历数了赵高的罪孽。群臣都说应夷灭他的三族。子婴点点头，即令卫队往捕赵高家属，并将阎乐、赵成一并拿住处死。而后，子婴告祭祖庙，登上王位，并马上发兵五万去守峣(yáo 姚)关(故址在陕西商县西北，因临峣山得名。自古为关中平原通往南阳盆地的要隘)。



第十三回

入咸阳约法安百姓
鸿门宴沛公受惊辱

子婴为何发兵峣关？无非是看到关东义军分路西来，势如潮涌，直接威逼咸阳，秦王朝危在旦夕，想暂时加以堵截，以挽救彻底覆亡的命运。

其实，刘邦率领的这一路人马，自接受了楚怀王入关破秦的命令之后，因为兵力太单薄，尽管并未遭遇秦军主力，但开始四五个月，也只能徘徊作战，进展并不大。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刘邦率部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收得彭越率领的一支义军，力量有所扩展。同年打到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的时候，当地有位穷书生，已有六七十岁年纪，名叫郦食其（读 lì yì jī 立义基），见刘邦治军严明，不扰百姓，暗自钦佩，便要求见见刘邦。刘邦传出话来，说：“现在战事紧急，不见儒生！”郦食其又对那传话的人说：“请你回禀沛公，我不是儒生，是高阳酒徒！莫道我老而无用，我读书足智，能助大业哩。”这一招儿还灵，郦食其当下被刘邦召进。他见到刘邦，并不行拜礼。刘邦也只顾让人为自己洗脚，连头也不抬起。郦食其不由得火冒三丈，大声问道：“足下引兵到此，是想助秦攻打诸侯，还是与诸侯军并力攻秦呢？”刘邦一听，反口大骂：“你这个迂腐老

儒！岂不知天下百姓苦秦已久，关东各路诸侯统统起兵反秦，难道我还要助秦不成！”郦食其一听，觉得刘邦确有雄图大略，接着说道：“足下如果真想灭秦，夺取天下，为何如此傲慢长者？行军打仗，不可无谋，若傲贤慢士，谁还予你献计献策？”刘邦闻言想：此人非同一般，很可能会助我一臂之力。于是赶快穿鞋整衣，上前恭迎道：“刚才粗疏唐突，先生不必见怪！请先生多多指教！”

这郦食其见刘邦如此宽宏大度，便诚心献策道：“将军所率人马总计不过几万人，如果直入关中，无异自投虎口。这高阳附近有一陈留（今河南开封南），城中积粮甚多，用我的小计，定能把它拿下。陈留县令，与我相识有年，我愿前往招安。”刘邦采纳郦食其建议，果然顺利占领了陈留，还得到了丰足的军粮。刘邦大喜，给了郦食其一个“旷野君”的称号。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有一支四千人的兵马，经郦食其说服，也来投奔刘邦。刘邦派他做副将，统领陈留兵马。接着，刘邦围攻开封（今河南开封西南），数日未下，忽闻秦将杨熊又来救应，刘邦引兵进击，两阵对圆，各不相让。正杀得难分难解，突然有一支人马赶到，不由分说，直向杨熊阵内横杀过去，杨熊不能支持，夺路逃跑。刘邦大捷，刚要向来援的将军道谢，一看原来是韩司徒张良。故人重聚，喜气洋洋。张良说：“自拜别以后，与韩王成经略韩国旧地，在颍川郡（今河南中部新郑、许昌一带）流动击秦。今闻沛公过此，特来相助。”刘邦当下让韩王成留守阳翟（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自己同张良等诸将，率部从辕辕（huán yuán 环元）关（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往攻洛阳。因战事不利，又改道南下，前去攻取南阳（今属河南）。南阳郡守据城固守，刘邦怕误了进关时间，拟绕城西行。张良看出了刘邦的心思，进言说：“公不攻南阳，定因急着人



关，但秦兵还很多，又凭借险要地势，如不先占领南阳，被他们前后夹攻。那就危险了！”刘邦接受张良建议，重新组织兵力，攻打南阳。南阳郡守见势不妙，悄悄派人翻城出来会见刘邦，对他说：“郡守闻楚王有约，先入关中的便可封王。今足下进攻南阳，南阳连县数十，吏民甚众，皆以为降也死，不降也死，所以在城中坚守。将军若硬攻打，伤亡必然惨重，且影响您入关。若是放弃不攻，又觉后路难保。为足下计，最好是招降郡守并给他爵位，让他替将军留守，将军还可抽去他手下精兵，带去西征。这样不仅地广人众，就是前面各地秦吏，也会闻风归顺，将军则可长驱入关了！”刘邦听了，点头称好，于是接受投降，封南阳郡守为殷侯。由此西至武关（今陕西商南县东南），占领武关东南的丹水，接着回攻胡阳（今河南省唐河县），再取析、郦二县，沿途地方官吏果然纷纷归降；就是对秦军将士，刘邦也采用了招降办法，使其上下猜疑，军心懈怠，然后伺机袭取。加上项羽牵制和消灭了秦军主力部队，秦后方空虚。所以刘邦突破峣关以后，在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汉初沿袭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汉元年十月紧接秦二世三年九月），顺利进至关中，住（zhù住）马距咸阳不远的霸上。

刘邦军逼都下，秦王子婴惶急失措，既不能战，也不能守，只好出降。他乘了白马素车，以绳套颈，捧着传国玉玺，流泪出城，来到刘邦跟前，屈膝就跪，俯首请降。樊哙瞪着暴怒的眼睛说：“这个无用家伙，不如砍了算了！”刘邦说：“怀王遣我入秦，正因为我宽厚容人。现在人已投降，还要杀他，也不吉祥，君不要多言！”他命人收起玉玺、兵符和节杖，叫人把仅仅做了四十六天秦王的子婴，看管起来。至此，由始皇建立起的强大秦帝国，统治一十五年，在农民起义浪潮冲击之下宣告灭亡了。

刘邦进入咸阳，将士们乱纷纷找库房抢拿金钱财物，独萧何自往丞相府，特将有关国家户口、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并收藏起来，好待日后查用。刘邦也趁着闲暇，入宫探视，看见华美的宫室，古怪的摆设，金银珠宝，猎狗骏马，珍奇玩物，成千上万，正在觉得眼花缭乱，忽又见一群粉嫩雪白的美人（都是胡亥从全国各地选出来的宫女），娇滴滴飘飘下拜来迎接自己，刘邦更觉得神魂颠倒，好似入了云端一般，心里说，难怪都想当皇帝，原来是这样的享福！他走进胡亥的寝宫，往龙床上一躺，捋着胡须闭着眼，美美地养起神来。

突然，樊哙闯了进来，说：“沛公想取天下，还是想当个富翁？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秦亡的祸根。请速还军霸上，切勿迷留于此！”刘邦恋恋不舍，不愿依从樊哙之言。这时正好张良又进来了，劝道：“秦如此无道，为天下人痛恨，故我们才起兵攻灭它。公刚入秦都，便想住在宫中寻欢求乐，这岂不是蹈秦覆辙吗？劝公切勿为一时快活败毁大业！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公应依从樊哙之言，从速离开这里！”刘邦听了张良的一番话，倒也翻然自悟，当下命兵士查封皇宫府库，然后带领众将士返回霸上军营中。

回营之后，刘邦遍召当地父老豪杰，公开宣布：“诸位受暴秦迫害多年！我奉怀王之命，伐暴救民，诸侯曾协议，先入秦关，便可称王。今我先入关中，我本当为关中王。现与诸位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时苛法全部废除！凡官吏民众，均不必惊惶。我所以还军霸上，是等诸侯联军到达，共定善后处理办法！”随后，刘邦派出使者，协同各地原有秦吏，将这著名的“约法三章”通告各地。秦地民众非常高兴，争相奉献牛羊酒食劳军，刘邦又推辞不受，谦称不要大家破费。这些

正确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偏在这时，有人向刘邦建议，说关中是最富庶之地，项羽已将秦降将章邯封为雍王（关中古代一称雍州），他们进来，恐怕刘邦就很难站脚了。请赶快派兵把守函谷关，不让诸侯联军进来。刘邦依了此议，立即传令派三万人马守住函谷关，不准项羽进来。未料竟因此和项羽闹僵，惹起好大麻烦，几乎全军覆没，不可收拾。

且说项羽在擒王离、降章邯，歼灭秦军主力之后，便拔营西向，带着四十万人马向咸阳进发。途中已无秦军阻挡，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于汉元年十一月一口气到了函谷关。还在途中，项羽就听说沛公刘邦入关音信，到了关前，一看关门紧闭，上面站着的守卒是楚军，关上所竖旗帜，中心都写一“刘”字，不觉心中着忙，于是仰首大呼：“你们替何人守关！”守卒回答道：“奉沛公之命在此守关！”项羽又问：“沛公已入咸阳吗？”守卒答道：“沛公早入咸阳，现在霸上驻扎。”项羽急命开关，他要去见沛公。但守卒死活不准，说：“沛公传下将令，不论何军，不得准入！”

范增见此非常恼火，他对项羽说道：“沛公拒我们于关外，明摆着他要做王。他过河拆桥，竟不想想是谁杀了李由和王离，又是谁拨给他兵马！如无项将军，他刘邦岂能进得咸阳？如无他刘邦，项将军也照样可以灭秦！……”英布也说：“宋义使我耽误四十六天。我等击败秦军主力，才有了今天之局，沛公应出来迎接我们才对，如何一进关便把我们视同仇敌？”

项羽听了这番话怒不可遏，亲自带英布、蒲将军来到关前，大叫一声，如同炸雷：“守关将士听真！我大将军项羽来到，你们赶快开关，如再说半个不字，我要杀你们一个不留！”项羽这一声叫，吓得守关将士忙不迭地把关门打开，都跪在道路两旁请罪。就这样，项羽挥师而入，十二

月中，进抵离咸阳不远的鸿门（今陕西临潼），准备安营歇兵。

适有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前来向项羽密报说：“沛公欲做关中王，以子婴为相，独占秦宫全部珍宝。”项羽一听，腾地跃起，把牙咬得咯嘣响，像钢针般的胡子也竖了起来，拍案大骂道：“可恨刘季，目无他人！今夜且让他活一宿，明日定要灭他！”范增也在旁进言：“沛公以前在山东时贪财好色，可这次入关之后不取财物，不近女色，前后判若两人，这定是蓄着大志，想夺天下！此时不除掉他，来日必不得了！”于是项羽下令犒赏三军，明日清晨进击刘邦。

这时，项羽手下大军足有四十万，而刘邦只有兵马十万。鸿门、霸上相距不过四十里，一旦开战，强弱悬殊，刘邦的命运，自然可悲。幸而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刘邦的大将兼谋士张良一向交情深厚。他担心张良随刘邦一同受祸，当下便驰马沛公营中，找到张良，要他速速离开，以免同归于尽。张良对项伯说：“沛公今有急难，我悄悄溜走，那是不义。君且稍坐，待我报知沛公，再定行止。”于是他马上去报告刘邦。刘邦大惊，便请张良设法相救。张良想：此事只有靠项伯劝说项羽了。他让刘邦来见项伯。刘邦按张良密嘱，和项伯一见如故，敬酒联欢，还马上结为婚姻之好，并且解释说：“虽然在彭城时于楚王驾前有约，先进咸阳可称王，可我入咸阳后并不敢这么做。任何珍宝未敢私取，府库皆已封存，并将秦王子婴锁了。我不住咸阳宫，而在霸上恭候大将军，专待项将军到来。我派兵守关，那是为了防止盗贼，哪里是拒绝将军？我天天盼着项将军到来，岂敢背叛！愿足下代为转述。”项伯满口答应，同时与刘邦约定：“明日清早，您一定亲自来见项王赔礼。”刘邦答应，又亲送项伯出营，临别再托：“望足下代转我一片忠心！”



项伯疾驰而回，见到项羽，把刘邦所言一一转述，且说得更加娓娓动听。最后劝慰项羽道：“沛公若不先破关中，将军怎会如此顺利进得关来？如今沛公立了大功，反要发兵进击，岂非不义？沛公守关，全为防盗，无意拒绝将军。明日他来谢罪，不如很好款待，借此收结人心。”项羽听了，怒气渐消，连连点头。项伯这才退出。

第二日清晨，项羽营中将士，专等令下，进击刘邦。不料刘邦却带了张良、樊哙等人及百十名随从，来到鸿门拜见项羽。刘邦一到项羽营前，见戈戟森严，杀气腾腾，不由暗出冷汗。守营将官传令道：“只准带进随从一人！”刘邦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拉了张良徐步进帐，留下樊哙在帐外守候。

项羽坐在中军大帐中，左有叔父项伯，右有亚父范增（项羽尊称范增为“亚父”），威风凛凛，一见刘邦，身子微动一下，也算迎客之礼了。刘邦却毕恭毕敬，对项羽道歉说：“我未知将军入关，致失迎谒，今日特来登门谢罪！”项羽冷笑说：“你也自知有罪吗？”刘邦说：“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在河北转战，我在河南攻伐，全凭将军虎威，击败秦军主力。没想到我先入关中，但我日夜盼望将军到来，一切等待将军主持。我派兵守关，为防盗贼潜入。现有小人进谗，挑拨将军与我的关系，使得将军生气，真是出人意料，还求将军明察！”

项羽本是个粗放豪爽之人，一听刘邦言之有理，与项伯所说略同，反觉着自己薄情，错恨了刘邦，就抱歉地对刘邦说：“这都是你的部下曹无伤来说的，如若不然，岂有这场误会！”接着摆好酒宴款待刘邦。

席间，项羽开怀畅饮，大块吃肉；刘邦提心吊胆，不敢多喝。过了一会儿范增暗使眼色，示意项羽动手就此杀掉刘邦。但项羽只顾喝酒，不予以



理睬。范增忍耐不住，托词离席，到外边找到项羽堂弟项庄，如此般地咬了一阵耳朵。接着，项庄便进来祝酒，并说：“项王和沛公在此饮酒，军中没什么娱乐，请允许我来舞剑吧！”项羽说了声好，项庄便执剑起舞，准备按范增交代的伺机刺杀刘邦。只见项庄手中的宝剑上下翻飞，刷刷作响，越舞越起劲，慢慢移近了刘邦。刘邦心里明白，吓得脸色煞白，大气也不敢出。张良见此情状，急用目光示意项伯。项伯也看出项庄来意不善，随即拔剑，说：“一人舞剑没趣，不如两人对舞！”说罢便同他对舞起来，并时时注意掩护刘邦，使项庄无法下手。张良抽出身急忙出来，找到樊哙，对他说：“项庄在席间起舞，执剑欲害沛公！”樊哙说：“如此说来，事已万急，待我入救吧！”于是，他带剑持盾，闯入大帐，面对项羽，昂然而立，怒目注视。项羽按剑挺身，不禁问道：“干什么的？”张良抢先代答：“他是为沛公驾车的樊哙，前来讨赏！”项羽称赞说：“好一个壮士，赏他一大碗好酒！”侍从把酒拿来，樊哙抱盾接过，一饮而尽。项羽又说：“给他一只猪腿！”侍从有意拿来一只生猪腿。樊哙把盾牌放在地上，把猪腿放上去，用剑切开就吃。项羽问：“壮士，还能喝酒吗？”樊哙答道：“我死都不怕，何惧一杯酒！”项羽哈哈大笑：“本来好好儿的，何以谈起死？”樊哙怒目圆睁，义正词严，道：“秦如虎狼般凶暴，杀人唯恐不多，刑罪唯恐不重，逼得天下皆反，诸侯皆叛。当初怀王曾与诸将立约，谁先入关，便可称王。如今沛公先入咸阳，未称王号，驻军霸上，风餐露宿，等待将军前来。将军不察，听信小人之言，欲杀首功之人。这不是要走亡秦的老路吗？我倒为将军担心哩！我未得将军传呼，贸然入帐，自知有违禁令，故言死都不怕，还请将军见谅！”

项羽被说得无言可答，只好闷头饮酒。刘邦见项羽已有醉意，便借故

而出。樊哙、张良也跟了出来。刘邦想走，可又觉得未曾告辞，有失礼节。樊哙说：“欲图大事者，不必拘泥小节，如今人为刀俎（zǔ 祖），我为鱼肉，还告什么辞！”于是留下张良善后，刘邦车也不要了，骑了一匹快马，由樊哙等四名亲信保护，抄小路赶回霸上军营。

张良估计刘邦已回到霸上，便进入帐中来见项羽。项羽醉眼蒙眬，似睡非睡，问：“沛公到何处去了，如何许久不回？”张良说：“沛公不胜酒力，生怕醉后失礼，未能当面辞行，已经返回霸上，特命我代他答谢。仅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献给亚父。”说着，将预先备好的礼物献上。项羽瞧着一双白璧，不由得心爱起来，顺口说道：“沛公也太多心了！”张良说：“将军与沛公情同手足，当然不会加害沛公！只是将军部下似有人和沛公过不去，想杀害沛公嫁祸将军，使将军蒙受恶名。沛公不愿让将军落此结果，可又不便明说，为人为己，只好不辞而去。将军英明豪爽，想不致怪罪他吧！”

项羽暴躁多疑，听了张良一番话，反倒注视起范增来。范增因杀刘之计未成，无比懊恼，将那玉斗扔在地上，拔剑砍了个粉碎，心里不免暗怨项羽：唉！跟这样幼稚的人实难共谋大业！将来夺项王天下者，必是沛公！我等只等着做人俘虏吧！项羽一向敬重范增，见他动怒，也不与计较，起身拂袖，离席而去。项伯、张良相顾微笑，徐徐走出帐外。张良谢过项伯，召集随从人员，一径返回霸上。这时，刘邦已经杀掉曹无伤。见张良等返回，立即商议下一步如何办。



第十四回

称霸王项羽分天下
筑高台韩信拜大将

张良分析了当时形势，对刘邦说：“公与项将军表面归于和好，但实际上从此怕要明争暗斗得更加厉害了，公要处处留神才是！”刘邦听了连连点头，心里十分佩服张良的话。

鸿门宴后数日，项羽率军进入咸阳，刘邦也很小心地跟了进去。进城以后，刘邦向路边一指对项羽说：“诸侯大将军请看，那路边跪着的就是秦王子婴和文武大臣。”项羽抬眼一看，这些人全都浑身穿白，遍体挂素，肩上搭着绳索。子婴哆哆嗦嗦跪在众臣前面。项羽不看则已，一看火打心头起，怒从胆边生，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子婴连连叩头告罪道：“罪王子婴拜见大将军，请大将军饶恕小王不死！”项羽把眼瞪得滴溜溜圆，把牙咬得咯嘣嘣响，伸手取过方天画杆盘龙戟，“扑哧”一下扎进了子婴的前胸，往上一挑，抖手扔到街心。随后传令道：“报仇雪恨吧！”那些吃尽秦国苦头的将卒，见项羽领头挑了子婴，激愤地流着泪说：“坑害天下百姓的不光是秦王，还有秦国的文武百官。他们哪一个没杀害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儿姐妹呀！……”说着，就像潮水一般涌向各处，抓人杀人。尽管范增一再嘱咐“只准杀罪大恶极者”，他们还是在一天一夜之内，

杀死秦国皇亲八百多人，文武官员四千多人。只杀得那咸阳街头血流成河，尸首满地。秦人见到这种情况，伤心地说：“今日盼义军，明日盼义军，盼来个项羽原来是个新暴君！刘邦的约法三章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了！”项羽哪管这些，又带着江东八千子弟兵开进秦宫，众人哭着嚷着说：“阿房宫啊阿房宫，这是血泪宫，万人坑！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全是白骨筑成！……”项羽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恨，他压不住自己胸中的怒火，大吼一声：“烧吧！”众人听此，七手八脚收敛了宫中财宝，抢占了宫中的美女，接着放起一把大火，只见烟焰蔽日，烈火腾空，远远望去，那火海中好像无数只庞大的怪兽在跳跃，又像那红色的长鲸在奔游，灼热的、暗红色的烟云升起老高老高，映得四周的山峦都像是烧着了。一阵强似一阵的闪光和耀眼的火焰连宵不绝，一直烧了三个月之久。

眼见咸阳宫变成了一片废墟，项羽不愿在此久居，打算率部东归；楚军中许多江东子弟，也以为杀了秦王，烧了咸阳，大功告成，应该返回故乡了。有人劝项羽说：“关中之地，道路险阻，土地肥沃，若在此定都，便好成就霸业。”项羽摇摇头，说：“富贵不归故乡，犹如身穿好衣服黑夜而行，谁能知道？”

可是项羽又转念一想：刘邦尚在霸上，自己一走，他便名正言顺做了关中王，这怎么使得？他问范增如何办才好，范增说：“这许多诸侯将士都是关东人，他们不愿在此久待本在情理之中，不如就此封侯，让他们去管各地郡县。大将军可先立王位，然后论功行赏，重分天下。最后把那偏远之地封给刘邦，他无论从命不从命，都要设法杀掉他，免留后患！”项羽听了连连点头，接着，便差人报知怀王，让怀王改修前约，把刘邦调到远方。不料怀王不依，项羽大为恼火，与诸将说道：“天下大乱，四方兵



起，我项家世世代素为楚将，所以拥立楚国王族后代为王。如今想来，百战经营，全凭我叔侄两人及各位将军努力。怀王不过是一牧童，毫无功业，怎能自出主见，分封王侯？”他越想越恼怒，当下就与范增、英布、钟离昧、虞子期等商议，把怀王改成“义帝”，还把他迁到长沙（今湖南长沙），随后又使人在郴（chēn 嗔）县（今属湖南）将他杀害。

项羽手握重兵，操有大权。这时，他并不情愿分封诸侯，无奈原六国贵族已相继恢复了各自的统治，相互承认为王。事实难违，项羽在范增的参谋之下，只好裂地分封。他首先自封为“西楚霸王”，占有楚魏东部九郡之地，意思是和春秋时的霸主一样，由他做诸侯王的领袖，有权号令诸王。其余分封十八位王，他们是：

百越领袖，随从诸侯联军入关的衡山王吴芮，占有楚地一部分，都邾（zhū 朱）（今属湖北黄冈）；

楚柱国、击南郡有功的临江王共敖，占有楚地一部分，都江陵（今属湖北）；

项羽部下先锋、屡立战功的九江王英布，占有楚地一部分，都六安（今安徽六安）；

赵相、随从诸侯联军入关的常山王张耳，占有赵地大部，都襄国（今河北邢台）；

原赵王歇改为代王，占有赵地一部分，都代（今河北蔚县）；

齐将、随从诸侯联军入关的齐王田都，占有齐地大部，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

故齐王族、参加巨鹿之战的济北王田安，占有齐地一部分，都博阳（今山东泰安）；

原齐王田市（读 fú 服）改为胶东王，占有齐地一部分，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

楚将、首先入关中的汉中王刘邦，占有秦地一部分，都南郑（今陕西汉中）；

秦降将雍王章邯，占有秦地一部分，都废丘（今陕西兴平）；

秦降将塞王司马欣，占有秦地一部分，都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

秦降将翟王董翳，占有秦地一部分，都高奴（今陕西延安）；

燕将、随从诸侯联军入关的燕王臧荼，占有燕地大部，都蓟（今北京）；

原燕王韩广改为辽东王，占有燕地一部分，都无终（今天津蓟县）；

原魏王魏豹改为西魏王，占有魏地一部分，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

赵将、先攻占河内的殷王司马卬（读 áng 昂），占有魏地一部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原韩王韩成仍为韩王，占有韩地一部分，都阳翟（今河南禹县）；

赵将、先攻占河南的河南王申阳，占有韩地一部分，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此外，赵国大将陈余因为巨鹿大战后与张耳决裂，没有随从诸侯联军入关，只封给他南皮（今属河北）三县为侯；齐相田荣，因与项氏不和，竟然完全落空；还有拥兵独立的彭越等，也未被封。

项羽分封已毕，班师回彭城建都，认为从此天下无事，自己可做个太平霸主了。殊不知，原有各国国王，大都缩小了地盘，或失掉了有利地区，所以大家都满怀怨气；尤其是一些未被分封的拥兵势强的将领，简直对项羽充满了仇恨。至于沛公刘邦，被封在秦时流放罪人的巴蜀汉中，等

于公开贬谪（zhé 哲），他岂能心服？范增早看出刘邦不服，私下对项羽说：“您封沛公为汉中王，让他带领人马到巴蜀去，那里荒无人烟。他若说愿意去，可见他图谋不轨，想到那偏远之地去屯粮练兵，妄图谋反，应该拉出去杀；他若说不愿意去，这是不从新登基的西楚霸王之命，也应立即杀掉！”

项羽“嗯”了一声，心里说，刘邦只要到了汉中，他哪里还能回来？巴蜀通内地只有一条栈道（用木板架在悬崖上铺成的道路），一人把守，万人莫开。刘邦过去之后，我派人马堵住栈道，他永远也回不来了！想到此，禁不住沾沾自喜，他命人传召刘邦，想当面考问一下，看刘邦到底做何打算。

刘邦带着张良来到殿前，只见项羽身穿五龙皂罗袍，头戴五龙平顶盔，内衬黄金甲，斜挎三尺剑，十分威武。刘邦匍匐在地，道：“参见霸王千岁！”项羽“哈哈哈”笑了一声，问道：“沛公，你一路打到咸阳，功劳不小，孤特意加封你为汉中王，代管巴蜀。不知你意下如何？”

张良听此，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坏了！看来霸王起了杀意，且看刘邦如何回答吧！其实，刘邦此刻早已觉察到霸王有杀他之意，一语有失，人头便会落地。他想了一下，说：“霸王千岁，我好比大王一匹坐骑，行止自有大王做主。”项羽见刘邦既没有说愿意去，也没说不愿意去，心里想：有何借口杀他呢？于是把手一挥，道：“下殿去吧！”刘邦谢恩出来，张良对他说：“主公，好险啊！快走，走慢了性命难保！”

项羽退朝之后，范增生气地说：“这次不除掉刘邦，将来大王非败在他手里不可，快派人去追杀他吧！”项羽冷冷一笑，道：“且遵先生之言，他刘季不就是只笼中鸟吗？”说罢派人一打听，那刘邦已经走了；项羽立

即传令季布带三千人马前去追赶。

汉元年（公元前 206 年）四月，各国国王都罢兵退出咸阳，各回封地。五月，田荣就起兵赶走齐王田都，六月又击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揭开了反楚斗争的序幕。他还乘机拉拢拥兵独立的昌邑人彭越，封彭越为将军，鼓动彭越进攻楚国。彭越果然大破楚将萧公角，活跃于魏国旧境。常山王张耳回国之后，陈余特别嫉恨他，便在齐国支持之下，大破张耳（汉二年十月，张耳投奔刘邦）。陈余迎接代王赵歇回赵复位，而赵王立陈余做了代王，共同占据全赵反对项羽。在这之前，燕王臧荼击杀辽东王韩广，吞并辽东。项羽杀掉了韩王成，另立郑昌为王。这样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又已酿成。

且说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解甲，急急忙忙往巴蜀进发。他本来憋着一肚子气，禁不住对手下的诸将说：“项羽也太无礼，竟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与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樊哙、周勃、灌婴等，也都摩拳擦掌，想立即回去厮杀。独萧何劝谏道：“不可，不可！蜀地虽偏僻，总可求生存。如今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应以屈求伸。先据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还定三秦，进取天下，也不为迟。”刘邦听了，怒气渐平，又转问张良，张良完全赞同萧何之言。随后，张良送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部众也称为汉军。张良意欲归韩就国，在和汉王刘邦作别时，劝他一定烧毁所过栈道，这样做一是给项羽看，表示无意东归；二是防御各国，杜绝出入，使他们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百里烧百里，最后把三百六十里栈道全烧了。季布追到栈道口，见栈道早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人马回来交差，项羽一听不由哈哈大笑。



汉王刘邦到达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任命樊哙、曹参、周勃等为将军，决计休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和楚霸王争个高低。但是，安息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不愿在此久驻，整天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和将官纷纷东逃。汉王愁得吃不好，睡不宁，对人说：“我何尝不忆念家乡，但一时不能东还，这如何是好？……”说话间，忽有军吏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日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差点儿跳起来，直僵僵地坐在那里，大惊道：“这还了得！我正要与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也逃去了？”当下便派人去追萧何。一连两天，不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坐立不安，像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第三天，正要派人继续追寻时，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回来了。汉王又喜又怒，故意责骂道：“丞相也背着我逃走吗？”萧何马上说：“我与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会私自逃走？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因时间紧迫，未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问追赶何人，萧何说：“臣去追赶都尉韩信！”汉王一听，又责骂道：“我自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员将士逃走，丞相并不去追，为何单去追一个无名小卒韩信？”萧何说：“前时迷失诸人，无关紧要，去留不妨听便；唯这位韩信，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大王如愿意长久居留汉中，那倒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除开韩信，无人合用。大王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不然还会逃走。就看大王如何择定了！”汉王道：“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吗？照丞相说来，拜韩信为大将可好吗？”萧何说：“可。但必须郑重行拜将之礼！”汉王依允。

这韩信本是淮阴人氏，少年丧父，母亲也因贫病交加而死。家中无任何什物，只有一把宝剑，算是唯一财产。当年韩信常常将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闲转。一天遇上当地一位浪荡公子，人称无赖泼皮。韩信想躲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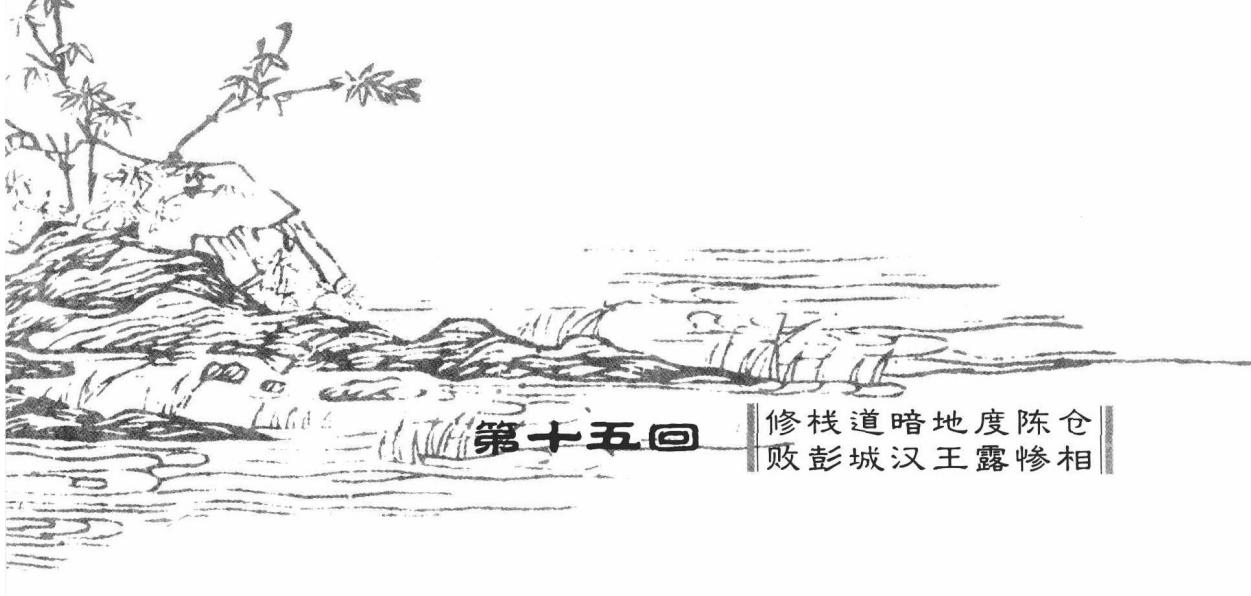
他，无奈这位泼皮故意找事，追着韩信讥讽道：“韩信，你平时出来，专带宝剑，究竟有何用？你身材长得如此魁伟，为何胆子却是这样小？”韩信不予理睬，许多过路人都站在路旁观看。泼皮更觉得意，又说：“韩信，你敢刺我吗？如不敢，就从我胯（kuà 跨）下钻过！”说着，叉开两腿，横在路中。韩信自知惹不起他，端详一会儿，匍匐身子，从他胯下爬了过去。旁观的人无不发笑，韩信起身自去。后来，韩信投奔到项氏营中，项梁败死，他几次向项羽进策，不见采用。就在项羽从咸阳返回彭城建都时，他悄悄弃楚归汉，从军至蜀，在汉军中任一小官。在西行路上，曾有幸与萧何交谈几次，萧何十分佩服他，认为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数月过去，汉王仍未重用他。他责怪汉王刘邦不识才，被刘邦定为死罪。刘邦派夏侯婴去监斩。刽子手正要拿韩信开刀时，只见他昂头大笑道：“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知道韩信不凡，停斩报告汉王。汉王说可免死，但仍不重用他。他悄悄收拾行装，单独出走。萧何发现没有了韩信，如失至宝，急忙拣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一百多里，总算追着，又把韩信劝了回来，举荐给汉王。这次汉王按萧何所议，筑了一个高台，举行隆重典礼，拜韩信为大将。

一个军中小官，平日不为人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众人岂能不惊？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么毕恭毕敬，大家更感莫名其妙。樊哙、周勃、灌婴诸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现反倒居于韩信之下，嘴里不说，心里却是不服。汉王早已看破这一层，便当众颁布令道：“凡我军将士兵众，今后俱由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卒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王业。如有藐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尽可按军



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声音，好让大家听得清楚。众人听后，果皆失色。韩信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座，开口问道：“丞相极力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多多指教！”韩信说：“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霸王项羽。请问在勇悍仁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答道：“我恐不如项王。”韩信说：“臣也以为大王不如项王，但臣曾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勇悍，但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图谋大业。有时项王也颇仁厚，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倍加关注，但是，当人真正立功，应当封侯拜爵时，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授人，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实属妇人之仁，故不能成大业。今日项王虽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不在关中建都，却东归去都彭城，明明是自失地利。他又违背楚王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怨，并且起而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开始驱逐旧王，据国称雄，这如何致治？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无不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眼下人们惧怕项王威势，不敢俱叛，将来各国势力逐渐强大，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今大王若能任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阻我东征之路，但他们本是秦之降将，秦地父老十分憎恨他们，怎肯诚心归附？当初大王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欢腾。大王若东入三秦，很快即可略定；三秦略定之后，便可进图天下了！”韩信这一席话，说得汉王喜形于色。汉王道：“我后悔没早日起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教导，茅塞顿开。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说：

“将不练不勇，兵不练不精。项王虽有许多劣弱之点，但毕竟是百战的勇将，不可轻视。现须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约过月旬，方可起行。”汉王连声称好，即命韩信去部署诸将，校阅士卒。



第十五回

修栈道暗地度陈仓
败彭城汉王露惨相

且说韩信指挥汉军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得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有抱负，不同寻常，不由得暗自钦佩，高高兴兴愿听他指挥。

汉王元年（公元前 206 年）八月，汉军挥师东进。汉王早有张良定计，叫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汉王又问韩信，韩信竟想得和张良相合，喜得汉王说：“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

汉王和韩信率领大军静悄悄离开南郑，留下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军饷。韩信下令，命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

这时，项羽正被东方的战乱所牵制，无暇西顾。韩信向汉王建议：“关中虽有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和塞王司马欣把守，但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秦民拥戴，如无项王支援，必定难以立足，我们应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议而行，并悄悄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带兵出战。

当时正值秋高气爽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大将军命令传来，大

队人马很快进抵陈仓。雍王章邯本奉项王密嘱，堵住汉中，作为第一道门户。一天，忽接探马急报：“汉军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章邯听后微笑道：“栈道三百多里，沿途尽是悬崖峭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汉王既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呆笨如此，真是可笑极了！”因此，安心坐待，一点儿也不加防备。到了八月中旬，又有急报传到章邯这里：“汉军明里修复栈道，暗里早已绕道进抵陈仓，杀死了戍将，不日就要进攻了！”章邯一听大吃一惊，他虽然是个用兵老手，此时也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陈仓迎击。章邯顶头碰上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积愤已深，一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兵水火，统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得章邯顾头失尾，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主将是周勃。这三人系汉军中著名大将，夹攻一个章邯，叫章邯如何抵敌！结果章邯几乎断送了性命，偷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翟王董翳和塞王司马欣快派援兵，想三秦合并一处对付汉兵。谁知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吓得魂不附体，连动也没敢动。

刘邦当初入关曾约法三章，至今关中百姓仍然记忆犹新，一见汉军打了回来，便来夹道欢迎。汉军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关中大块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章邯东逃的去路，然后发兵围攻废丘。他取出萧何提供的地图仔细查看，见废丘面临渭水，防守严密，决定智取，不予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到渭水下游截流。水不下泄，很快水势猛涨，如万马奔腾，涌向废丘城内，城中大乱。章邯见势



不妙，急忙出北门而逃。韩信然后又命樊哙放水，挥军直追章邯。章邯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到绝处，便拔剑自刎了。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本都是章邯手下的属将，现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哪还有心抵抗？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这样，三秦之地，不到一月便全归了汉王刘邦。赵相张耳不久也西行人关，投顺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

霸王项羽听到关中陷落的消息，火冒三丈，咆哮如雷，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时的东方兵戈四起，一片混战，到底顾东还是顾西？正在左右为难，忽接张良一信，信中大意说：“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做王，依照怀王前约也就心满意足。倒是齐、梁、赵、代之地又起战乱，如不及时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时，天下将不堪收拾。”

张良为何要下此书？原来他送刘邦到巴蜀边界回来，项羽非常恼火，怪罪他不该帮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韩王成，立郑昌为韩王。作为韩相国的张良十分痛心，发誓要为韩王成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便下此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

霸王项羽，亚父范增，本来深忌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又一想：平定了齐、梁、赵、代，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田荣。张良见项羽中计，便重返汉中，为汉王乘隙东进出谋划策。

汉王二年，项羽亲率二十万大军讨伐田荣。田荣慌忙迎战，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今山东临淄以东，掖县以西地区）。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掳掠妇女，坑杀俘

虏，使得齐地百姓无比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楚军。结果，竟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

而这时汉王收复了关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执行原来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时园林让百姓耕种。关中民众更加拥戴汉军。汉王刘邦依信张良、韩信，乘霸王项羽陷在齐国之机挥师东进。他首先占了韩国大片土地，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不战而降。殷王司马卬孤军一战，结果也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恼恨。因为殷王司马卬原由都尉陈平收招过来，现在项羽不免移恨陈平，把他召来，狠狠责骂了一通，并扬言要杀掉他。陈平一想：这还了得！留在项羽手下，实在凶多吉少，不如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逃出楚营，投奔了汉王刘邦。汉王对他十分信任，任命他为都尉，兼掌护军。陈平受命，一再谢恩，并向汉王献策道：“大王如果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项王伐齐之机，迅速去捣毁他的巢穴彭城？若得入彭城，截住项王归路，那时楚军定会心乱溃散，项王再勇，怕也无能为力了！”汉王大喜，依议而行。

且说汉王传集人马向彭城进发，行至洛阳新城（今河南省洛阳市南），当地一位八十多岁的乡官，人称董公，拦住汉王马头，问道：“大王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这一问，竟使汉王一时无法回答。董公说：“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若出师无名，事必难成。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道，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单靠汉军恐力量不足，请大王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样，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瞻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汉王听了，很觉有理，当下便发出命令，令全军

身穿素衣，为义帝举哀三日，并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军队，集中了三河（指河南、河东、河内）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诸侯王合力同心，共同除奸！”

这檄文传报各国以后，几路诸侯复信愿从，相继拨兵从汉。至此，汉王广集各路大军，共计五十六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奔楚都彭城。汉王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命大将军韩信留驻河南，扼守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进见，汉王命他保魏王豹复位，任他为魏相，留守魏地。

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都在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守兵寥寥，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汉军未大动干戈，便占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珍宝，尽为汉王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妃虞姬就在彭城，便派人去找，谁知找了半天未见踪影，一问宫女才知道被她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

虞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齐国，见了项羽哭诉了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竖，两眼血红，青筋暴涨，捶胸顿足，大骂道：“好个刘邦匹夫！当初孤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寸功未立。孤封你做汉王，你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三秦还不满足，竟敢占我京都，实在可恨！孤非要将你碎尸万段不可！”说罢传令，命大将龙且和钟离昧带二十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和范增、项庄、桓楚、季布、虞子期等亲率三万精兵杀回彭城。

这时楚汉两军虽然兵力悬殊，但汉王刘邦自进彭城之后，一味享乐，耽于酒色，又自恃兵多将广，麻痹轻放，放松戒备，加上汉军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凑集的，军心不齐。项羽手下的八千子弟兵却是十分骁勇，一

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项羽杀进北门，正好和刚刚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卬相遇。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把个司马卬震得从马背上跌了下来，项羽顺手一戟，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时又一队人马来战项羽。项羽抬眼一看，是刚刚归顺汉王刘邦的河南王申阳。申阳斥骂项羽杀害义帝，残暴无道，项羽一听，哇哇直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把他挑出去几丈远。

第三队人马冲上来了，为首的是常山王张耳。张耳见是项羽不敢接战，拨马就跑。项羽直追到南门外，这里是刘邦的大营。刘邦见项羽杀来，命魏王豹出营抵挡。项羽伫马骂道：“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孤待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又带兵来攻孤的京都？”魏王豹冷笑一声答道：“你霸王残杀义帝，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罢，两下里厮杀到一块。项羽顺手举戟，斜侧着向魏王豹刺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项羽跟前，由于离得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发挥威力，只用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铜鞭就打，项羽忙用戟杆架开。两人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跑。项羽急于追赶刘邦，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个二马错镫，撇下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奔去。汉兵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哪还有心再战？呼啦啦一下子散了。项羽大喝一声“杀！”便一马当先，冲杀在前。楚军将卒好像饿狼扑进羊群，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二十多万汉兵。那些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躲到了一旁，有的又重新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叛汉。

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彭城东北的谷水和泗水边，船少人多，抢渡不及，追兵又至，逃无可逃，二十几万人马慌乱溃散，竟被楚军一举消



灭。另有一支汉军逃到灵璧（今安徽省宿县西北）以东的濉（suī虽）水边上，众皆跳水逃命，因水深流急，人多拥挤，大部淹死在水中，连滔滔濉水也被堵塞。

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被楚军追及，团团围住，一看随身士卒，仅有百人左右，如何冲得出去？不禁仰天长叹道：“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刚落音，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追兵顿时大乱，刘邦乘着混乱，带了仅有的数十名骑兵冲出重围，没命地逃去了。逃了一阵，心想这儿离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父亲和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父亲、妻子均被楚军虏去了，他只得悻悻而去。

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奔逃得人困马乏，想找个僻静地方稍稍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忽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惊弓之鸟一般，急忙藏入路旁的林中，偷眼窥看。待那人马走近了，才看清来兵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等。当时夏侯婴已受封为滕公，兼职太仆，常奉王车。彭城战败后汉王舍车乘马，仓皇走脱，与夏侯婴相失。夏侯婴保着空车，突出重围，四处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未见着，却在半路途中，从难民中发现了汉王三岁的儿子和五岁的女儿，于是让这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追寻汉王。现在汉王见着，自然悲喜交加。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俱述离失后情形。正在谈叙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道：“大王，不好！那边有旗帜飘扬，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急道：“快走吧！”夏侯婴也觉着忙，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眼看楚兵就要追上了，汉王把心一横，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抢上车来。汉王怒道：“我等万分危急，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都来丧命吗？”夏侯婴说：“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怎能丢弃

不顾？”说着令别人御车疾驰，他从部下手里拉过一匹快马，抱起两孩，骑在马上，随汉王急奔一阵，才得脱险。这两个死里逃生的孩子，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

夏侯婴护着汉王和两个孩子向着下邑投奔。下邑在砀县东边，由汉王妻兄吕泽带兵驻扎。吕泽见了汉王，急忙迎入，汉王这才得了一个安身的地方。不久，几位汉军将领闻讯陆续赶来，汉王问起各路诸侯消息，众人答说殷王司马卬已死，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又复降楚，韩赵河南各路残兵，也都散乱自奔。汉王又问父亲太公及妻子吕氏情况，有侦骑报道，说二人现被楚军拘着，并未死难，霸王项羽把他们留住作抵押，要挟汉王投降。汉王不肯自入虎口，只得暂时割舍，日后再图良策。

过了几日，忽有一位军吏身穿素衣素服，进来拜倒在汉王座前，痛哭不止。汉王一看，原来是沛县故友王陵。王陵对着汉王边哭边说道：“逆贼项羽，逼我母自杀，又将我母遗骸烧毁。臣为此愤不欲生，恨不得将项羽碎尸万段！”汉王听了颇为惊愕。

原来王陵跟随汉王刘邦征战已有数年，霸王项羽抓住了王陵老母，要她劝儿子背汉降楚，王母坚持不从，便被拘押在楚营。王陵派一心腹往楚省母，项羽允许王母出来相见，但不准说话。项羽在一旁对那位使者说：“王陵即日来降，则可保全老母性命！”等王陵派的使者要回去时，王母以送行为名，步出营外。使者向王母拜别，王母流着泪说道：“烦请您捎话给我儿，叫他一心一意跟随汉王，汉王宽厚得民，将来必得天下！切不要顾念我。我说这几句话，就以死相送吧！”使者听到王母说了个“死”字，以为是一句愤语，没有介意，便匆匆上车。哪知王母从袖中取出一柄匕首，当下自刎身死了。使者连救也来不及，只好疾驰而去。项羽得知王母



自杀身死，不禁大怒，喝令左右，竟将尸体烧毁，才算泄了一肚子怒气。结果王陵闻知此事，就更加仇恨霸王项羽了。

汉王刘邦见王陵十分悲痛，便好言劝慰说：“项羽如此残忍，竟然焚烧伯母之尸！不但君要报仇雪恨，我作为君多年故交，也要替君出力！眼下我的老父弱妻也被楚军拘押，死活难料，怎好不前去救应？无奈我军新败，需要休整之后才好破敌。请君忍痛节哀，与全军将士协力同心，不败项羽决不罢休！”

说罢，刘邦将王陵扶起，传令召诸将议事。



第十六回

巧用兵智摆背水阵
激攻战波此胜负频

且说汉王刘邦召集诸将，商议退敌方法。张良献计道：“九江王英布，助齐据梁的彭越，两个都有大才，要设法争取，使为我用；大王部下，必专任韩信。依靠此三人，便可战胜项羽。”刘邦连声称好，于是派隋何为使去劝诱英布，又派人联络彭越。不久，便率领残兵，退回荥阳。这时，韩信等也都到达了。丞相萧何从关中征集了大量兵众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过来。汉军经过补充休整，士气又振作起来。刘邦急命在荥阳、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一带筑起防线，准备阻击楚军进攻。

荥阳和成皋，本是关中和关东来往的必经之路。这里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黄河从北面流过，与济水汇合，水运便利；还有秦朝留下的关东最大的粮仓——敖仓，也在这里；西面便是函谷关，关中沃野千里，物资雄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关中由萧何镇守，不仅使汉王刘邦无后顾之忧，而且是汉军一大后勤基地。于是，楚汉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战，便在这一带展开了。

项羽自从在彭城大败汉军以后，决心乘胜前进，一举灭掉刘邦。他亲率大军，长驱直入，向着荥阳以南的京邑和索亭之间打来。刘邦见楚军阵



容强大，先是坚守不出，然后挑选善骑的将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入楚营，大败楚军。结果，两军在荥阳以东，形成对峙之势。不久，刘邦将五岁的儿子刘盈立为太子，使丞相萧何为辅，监守关中。他仍驻荥阳，与诸将共商进讨之计。最后决定采用避实击虚的方略，由刘邦亲自守着荥阳，以少数将卒拖着楚军；一面策动彭越扰楚后方，牵制楚军兵力；同时派大将韩信率领主力，从侧翼进攻魏、代、赵、齐等地，逐步扩大地盘，从四面包围西楚。

韩信临行之前，刘邦问他：“大将军走后，命何人镇守荥阳？”韩信说：“臣走之后，我主可拜王陵为大将军，有此人在，荥阳则万无一失。”刘邦依允。韩信又细细交代了一番。刘邦封他为左丞相，命他与灌婴、曹参等率领人马即日出发。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九月，韩信大破西魏兵，生俘了叛汉的魏王豹，在其地建立河东等三郡。接着，又同张耳一起，领兵攻伐赵、代，汉王二年九月，一举歼灭代军，擒住代相夏说。汉王三年十月，韩信率领数万汉军，准备东出井陉（今河北省井陉）攻赵，这时，曹参奉命南还，前去助守敖仓，这一来使得韩信兵员大减。背汉的陈余，聚兵二十万，扼守井陉口。陈余手下的谋士李左车向陈余进言说：“韩信、张耳乘胜来攻，锐不可当。好在于我国门户有井陉口为阻。一面可据险坚守，一面派奇兵袭扰汉军的后勤辎重，必能取胜。”陈余不从，说：“我本义兵，不尚诈谋。韩信所部，号称数万，其实不过几千将卒，而且远道至此，定很疲敝。这区区敌众，若不敢抵，诸侯一定笑我怯懦，随时会来攻我！”

这事为韩信得知，他暗暗心喜，便大胆在井陉口三十里处扎营。时至夜半，韩信开始点兵，先选了轻骑两千人，各带汉军旗帜，抄小路进发，

隐蔽在赵军营旁山上。命令他们等赵军离营急追汉军时，快速冲入赵营，拔掉赵军旗帜，换上汉军旗帜。再派精兵一队作为前锋，出井陉，背水列阵。赵军探卒望见，禁不住大笑起来。天明韩信设大将旗鼓，大队人马，堂堂正正开出。陈余大开营门，挥兵出战。两个交锋，赵军仗着人多势众，一拥上前，来围韩信、张耳。韩信急命将卒抛弃帅旗，扔掉战鼓，一齐往回奔去，直退入背水结阵的汉军前锋中，并力抵抗，陈余部众得胜，自然拼力追击，就连居守大营的赵兵也想乘势邀功，竟把赵王歇也拥了出来，掠取汉军旗鼓，扬扬得意，哗声如雷。这时后退的汉军被水所阻，再也无路可逃，又闻韩信传下军令：“决一死战，后退立斩！”汉军将卒，拼死求生，奋力苦战，争先杀敌。两军从早晨直杀到正午，仍不分胜负。陈余恐部众饥饿，不能再战，传令暂时收兵回营。不料到了半途，望见营中全是汉军旗帜，他惊叫一声：“怎么大营已被汉军占领了！”赵军顿时惊慌失措，全军溃乱。汉军乘势前后夹击，大败赵军，斩了陈余，俘虏了赵王歇。

事后众将问韩信：“背水列阵，乃兵法所忌，大将军违法布兵，如何反得大捷？”韩信说：“这何尝不是兵法？兵法中有这样的话：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这支队伍并非训练有素，若是放在方便之地，一遇挫折必定溃散，唯置诸死地，使他人自为战，才能勇气百倍，无人可挡。”诸将听了，无不钦佩。

接着，韩信又下令不准伤害李左车，能活捉他的给以重赏。于是不久就有人把他捉住送来。韩信请他上坐，竟以学生姿态向他请教道：“我打算北向攻燕，东向伐齐，如何才能成功？”李左车先是不肯说出什么，后见韩信诚心就教，便道：“我本亡国大夫，不敢参议。既然大将军诚心垂



问，不妨略述己见。将军平魏灭赵，名闻海内，威震天下，这是您的长处。但是汉军连战疲敝，若继续用武力攻伐，敌人据险固守，则很难攻克，这是您的短处。古来良将用兵，须用长击短。”韩信听到此，忍不住连忙再问道：“君言甚是，如今用何策为上？”李左车说：“将军现在最好是按兵休整，镇抚赵地，鼓励军心，引而不发。暗中先遣一辩士致书燕王，宣扬汉军声威，向他详陈利害，燕王必然畏服。燕国听从了，再遣使人入齐，齐成孤立，归顺更好，如欲抵抗，不亡何待？这就是兵法上讲的先声后实。请将军采择。”韩信听完，连声称好，当下厚待李左车，留他在身边参谋军事，并遵从李左车建议，遣使入燕，燕国果然降服。但齐地在项羽回军与汉相持时，齐将田横已乘机收复各地，这时听说韩信即将东进，便集结军队，准备迎敌。偏汉军并未急于出击，只是留在赵地扩大战果，随时反击来袭的楚军，还立张耳为赵王，安抚赵民。

汉王三年十二月，九江王英布为汉使隋何说动，决心归汉。项羽恼恨异常，发誓要踏破荥阳，攻灭刘邦，以解心头之恨。范增对项羽说：“汉王手下诸将，唯那胯下受辱的韩信智勇双全，如今韩信领兵远征，汉王独能坚守荥阳，无非靠着敖仓粮道。如能截断敖仓粮道，荥阳乏粮，自然一战可下了。”项羽依议而行，立即遣部将钟离昧往截敖仓粮道。钟离昧勇敢善战，击败汉将周勃，将汉军粮道一刀切断。项羽亲自督率人马，大举西行，直向荥阳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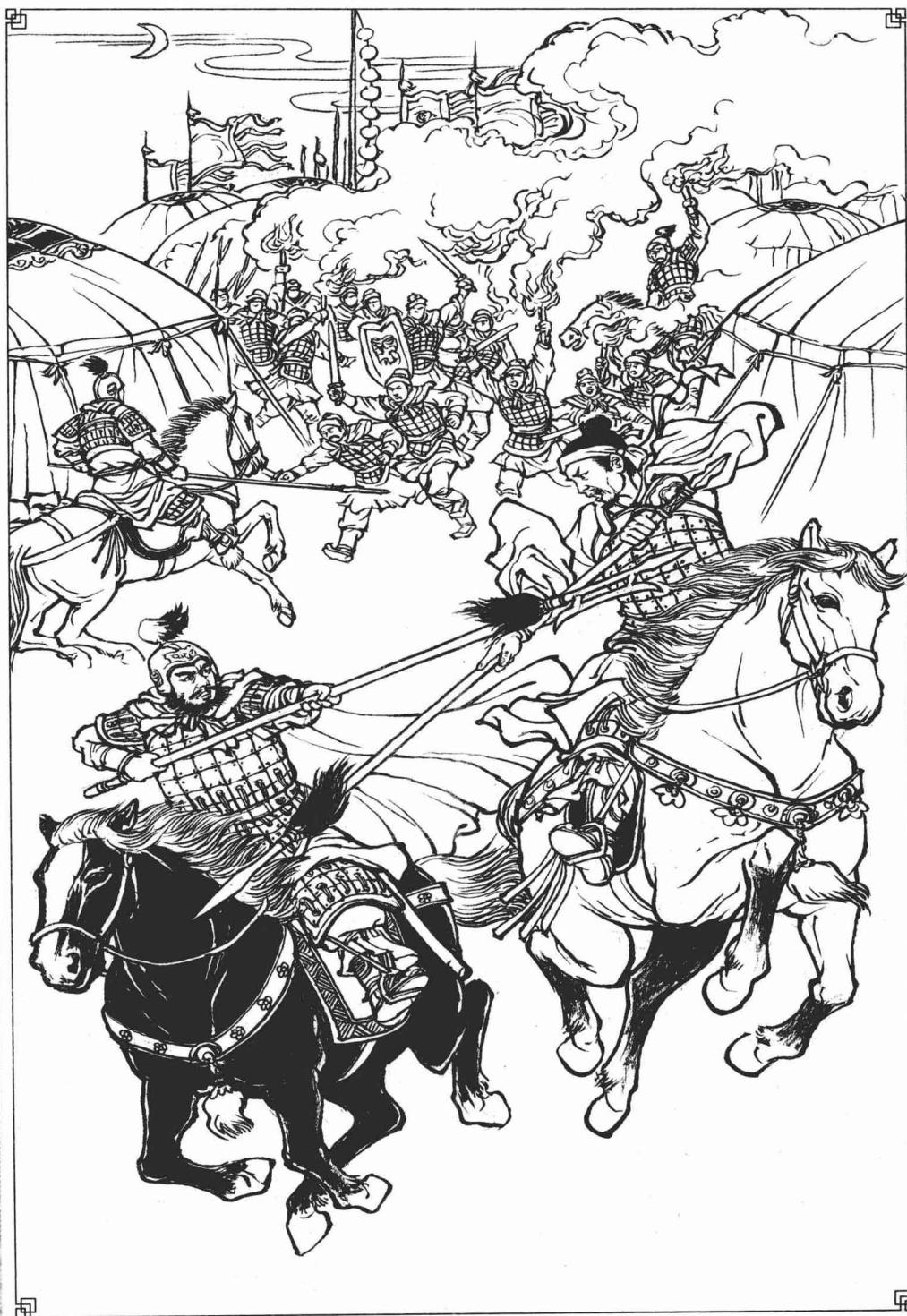
临行之前，范增拦住项羽说：“现在韩信已离荥阳，我们前去攻打虽是时机，但那韩信足智多谋，神出鬼没，大王定要多加小心！”项羽笑道：“亚父说得有理。不过那荥阳乃弹丸之地，谅几个无名鼠辈也难抵我堂堂楚军。刘邦拜钻裤裆的韩信为大将，他能奈我何？何况他已离开荥阳，不

致插翅飞回来，亚父尽可以带几员大将守在京都，待我把刘邦老儿拿来再说！”

项羽带着大军浩浩荡荡进逼到荥阳城下，抬头一看，不禁奇怪起来：如何这城门紧闭，城上既无旗号也无兵将，城里鸦雀无声，莫非刘邦闻风逃了不成？他正要下令攻城，钟离昧上前道：“大王不可过急，当心中了埋伏！”接着又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项羽听了，点头道：“就依钟离将军所言。”接着传令在荥阳东门外扎下二十里联营，命将卒安歇。

到得半夜时分，突然有一股汉兵像潮水般向楚营涌来。为首的一员大将穿白戴孝，手端银枪，他不是别人，正是大将军王陵。原来王陵探知霸王项羽来攻荥阳，就把二十万汉兵埋伏在西边的山中，准备围歼楚军。未料项羽不盲目进城，他便选了精兵，乘夜前来偷营劫寨。

且说楚军兵将正在酣睡，汉兵呼啦啦冲了进来，砍的砍，刺的刺，人喊马嘶，楚军乱作一团。王陵一杆枪连挑带砸，一冲就死伤一片。他正要往大帐冲去时，忽然亮起油松灯火，项羽带着钟离昧、虞子期闯将出来。项羽大喝道：“何人胆敢偷劫孤的大营？”王陵勒马骂道：“某乃王陵！快交上你的狗命来！”项羽听此勃然大怒，上去就是一戟，王陵急忙躲开。接着对准项羽的当胸便刺，项羽急忙相还。两人一来一往，越杀越酣，只见王陵坐下的白龙马奓(zhà 炸)鬃，项羽坐下的乌骓兽咆哮，王陵手中的亮银枪好似白蛇吐芯，项羽手中的画杆戟犹如怪蟒翻腾，两人直杀了四十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败输赢。眼看战到东方发白，项羽急躁得哇哇大叫，恨不得一戟把王陵挑下马来。正在这时，汉营中忽起一阵锣声，王陵把手一挥，汉兵哗地撤出楚营，退到荥阳城里。项羽正要追杀，钟离昧、虞子期等怕再中埋伏，将他劝止住了。



王陵率人马撤回荥阳城之后，本想再作布置，诱项羽入城与他厮杀到底，可是不幸身染重病，竟然卧床不起了。刘邦急得团团乱转，一时想不出应敌的办法。这时，城中粮食也开始短缺，汉军十分恐慌。谋士张良献策道：“眼下形势危急，不如采取缓兵之计，暂与项羽讲和，以荥阳的鸿沟为界，以东归楚，以西归汉。”汉王刘邦欣然答应，当下遣使入楚，致书项羽。项羽岂肯立即应答？他一面亲督将士把荥阳城团团围住，四面猛扑，不肯放松；一面也遣使入汉，想借机探察城中虚实。这时范增也赶到前线，他从旁进言项羽说：“刘邦被困孤城，粮草断绝，极易攻灭，万万不能讲和；如果这次将他放过，日后必定后悔！”项羽听此心里说，他刘邦已是笼中之鸟，插翅难飞了！我何不歇兵养马，等他亲自来降呢？今派使人城，且看他作何表示吧！

赴汉的楚使一来便中了陈平设的反间计。原来陈平早已和刘邦商妥，派人混入楚营散布言论，假说范增、钟离昧与汉串通，借机离间项羽和他手下这两位最有计谋的人。那楚使进城之后，陈平带人列队相迎，并把使者讲进客厅，摆下丰盛酒宴。陈平假装作陪，殷勤问道：“范亚父派贵使前来有何见教？范老先生和钟离将军一切都好吧？他们有书信吗？”楚使被问得莫名其妙，不知以何言相答，只好说：“我乃霸王亲遣的使者，如何有范老先生和钟离将军的信札？”陈平听此，故意皱起眉头说：“噢！原来你不是范先生和钟离将军派来的！……”

陈平白了楚使一眼，刷地放下手中的酒杯，站起身大步走了出去。楚使看着这一切，心里好不纳闷儿，他正在呆愣时，进来一些侍女，七手八脚就把满桌的酒菜抄走了，然后有一个人给他换来了一碗菜汤，一个馒头。楚使一见，可恼火了，心里说，他们把范增、钟离昧看得如此尊贵，



而把霸王视同草民，这其中必有奥妙，说不定范增、钟离昧早和他们有串通呢！

楚使归来后，把详情向项羽一禀报，项羽顿时变色，自语道：“怪不得近日营中议论纷纷，说亚父和钟离将军私通汉王，心存异志，看来是无风不起浪呀……”项羽动了疑心，对钟离昧渐不信任，对亚父范增也日益疏远。范增又愤又怒，请求退休，在回老家居巢（今安徽省桐城南）的路上，气病而死，终年七十五岁。项羽闻知范增死音，十分懊丧，自知中了反间之计，盛怒之下又督兵猛攻荥阳，要活捉刘邦。守城的汉军，连日抵抗，已经精疲力竭，形势仍然紧张。

五月，汉将纪信对刘邦说：“大王，眼下情势危急，请允许我假扮大王，宣布投降，大王快寻机逃走吧！”刘邦开始进退两难，最后只得依计而行。

经过一番紧张准备，到了半夜，荥阳东门突然大开，数千名顶盔披甲的汉军护卫着一辆黄顶车，车前插着汉王的大旗，从城里徐徐而出，边行边有人高声传呼：“城中粮食吃光，汉王出城来降！”楚兵楚将一见顿时狂喜，高呼万岁，喧声如雷，各门守军，纷纷涌到东门来。项羽亲自出营，由众人擎着火炬，一看车中，只见坐着的人物衣服虽似汉王模样，面貌却与刘邦不同。项羽自知上当受骗，厉声喝道：“你是何人，敢来冒充汉王？”车中人应声答道：“我乃大将军纪信！”项羽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纪信反呵呵笑道：“项羽匹夫，仔细听着！我王岂肯降你？今已逃出荥阳西门，前去关中招集各路兵马，准备与你决一雌雄，你不如快快退走，尚得免死！”项羽气极，立即命将卒纵火焚车，将纪信活活烧死了。

且说刘邦使了“金蝉脱壳”之计，回到关中，很快组织起一支队伍，

暂时丢下荥阳，率兵南下，改从武关出，自南阳东进。项羽也南下迎战，打算尽快消灭汉军。汉军则深沟高垒、坚守阵地，任凭楚军怎样叫阵也不出战。项羽得到急报，说彭越军已渡过睢水，攻破下邳，威胁彭城。项羽不得不回军去击彭越。刘邦乘此机会率部北上，击败留守的楚军，一举收复成皋，与英布合兵进驻。偏项羽在击破彭越之后又回马杀来，刘邦兵败，只得再逃，北渡黄河，前去奔韩信、张耳。原来韩信灭赵之后，本想伐齐，只因赵地未平，就与张耳驻扎在修武县中。汉王刘邦星夜至此，清晨，他自称汉使，驰入韩信大营，这时韩信等尚未起床。刘邦悄悄取了案上的将印兵符，出升外帐，命军吏传召诸将。诸将原以为是韩信点兵，走近举首仰望，却是汉王，大家都很惊愕，但也不敢细问，只好依礼下拜，俯首听命。韩信、张耳被人唤醒，急忙整衣进见，伏地请罪道：“臣等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刘邦微笑道：“这也没甚死罪，不过军营里应该严加戒备。”韩、张二人满面羞愧，无言可答。刘邦当下传令，命张耳速回赵都镇守，使韩信征召赵地丁壮，重组军队，东往攻齐。所有修武驻扎的营兵，归汉王自己统带，再出击楚。韩信领命之后说：“臣即引兵东去，得仗大王威力，一鼓平齐，而后西向，再与大王会师，共同击楚。”刘邦连声称好。

汉王刘邦得到了韩信这支队伍，声势复振。八月，他命部将卢绾、刘贾率步卒二万，骑士数百，渡过白马津，会同彭越，袭扰楚军后路，烧毁其军粮。彭越连攻外黄、睢阳等十七城（今河南东部商丘一带）。项羽得此消息，气得咬牙切齿，决心再度东征，去除彭越这个心腹大患。他命大司马曹咎谨守成皋，不用出战，派钟离昧驻防荥阳，自己则亲率大军，向东而去。

刘邦抓住时机，挥师包围成皋，向楚将曹咎挑战。曹咎先是坚守不出，后来汉军用稻草扎成猪狗当曹咎，乱戳乱砍。曹咎被激怒，引兵出城来，结果刚渡到汜水中心，就遭汉军猛袭，水中岸上，楚军被杀得人仰马翻，曹咎和司马欣一见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先后拔剑自刎。汉军夺得成皋，刘邦命将卒在广武山上（今河南荥阳北）扎营，就近取食敖仓军粮。成皋一战，楚军元气大伤，楚强汉弱之势逐渐发生变化。

汉王刘邦在广武山据险设营之后，一面严令将卒加强戒备，准备阻击项羽回军，一面探听齐地情况，专等韩信破齐之后回来共同御楚。谁知韩信奉命击齐，为招集赵地兵丁，颇费了些时日，久久没有音信。汉王部下的郦食其自告奋勇，愿意去说服齐国。郦食其作为汉使见到齐王田广与齐相田横，便从天下大势说到楚汉相争，最后说：“汉占地利人和，无往不胜，楚军不久必败。各地诸侯王都已附汉，只有齐国尚未归附，齐若附汉，尚可得全，否则韩信率部来攻，危亡就在眼前了！”齐王田广被郦食其说动，答应归汉，但要求汉兵不要进齐地。郦食其说：“大王既诚心归汉，免动干戈，汉王命我传令韩信，令他不复进兵。尽请大王放心！”当下，郦食其修书一封，派人偕同齐使前去送交韩信。韩信阅信之后，对来使说：“郦大夫既已说下齐国，还有何求？我即率兵南下击楚便了。”随即写了复信，交使者带回。齐王齐相深信汉兵不攻，便传令各军解除守备，款留郦食其，昼夜纵饮，不问外边情势。

韩信打发回齐使后便打算南下与汉王刘国会同击楚，偏有手下谋士蒯彻劝他不要相信一纸空书，还是发兵平齐方可立功。韩信相信了蒯彻的话，即刻点齐人马，直向齐国扑来。齐国将士毫无戒备，突然遇着汉兵，吓得四散逃跑。韩信挥师疾进，一路顺风，很快到了临淄城下。田广、田

横大怒，立即命人取过油鼎，将郦食其烹死，而后分头撤退。齐王田广走高密（今山东省高密西），遣使向楚求救。项羽当时为情势所迫，也就不计前仇，派大将龙且领兵二十万救齐。韩信一鼓作气，又去破楚齐联军，杀龙且，俘田广。汉将灌婴又击败田横，田横逃奔彭越。至此，齐地为汉军所占，韩信率兵据守。

齐地战事稍稍平息，广武山上又传来金鼓之声，楚汉之争又在那里展开！



第十七回

划鸿沟难阻汉兵火 决垓下悲歌别虞姬

且说刘邦率部在广武山安营扎寨之后，驻守荥阳的楚将钟离昧探知汉军将前来围攻，便主动向东撤退。刘邦立即传令出阻，诸将跃马驰去。随去的兵卒有好几万名，行至荥阳城东，便与钟离昧相遇，汉军一拥而上，把钟离昧围在中间。钟离昧兵少力支，惶急得很，正在这时，项羽带着大军杀回来了，他一声呐喊，杀入重围。汉军慌忙退回。项羽急追至广武山，要和刘邦决一死战。而刘邦决意避开楚军锋芒，命将士就山筑垒，不与项羽交锋。项羽求战不成，也只好把军队驻扎在广武山上，和汉军大营相对，汉军在西，楚军在东，中间只隔一条山涧。两军各自驻守，彼此不便进攻。刘邦传令诸将道：“你们要切实守好，多多准备弓箭，绝不能让一个楚兵过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过河交战。等韩信回来会师之后，再与项羽厮杀！”汉军这时已把敖仓的粮仓恢复起来，大批军粮源源不断运到广武，要守多久就守多久。而楚军粮草渐少，不便久持，加上后方不稳，也颇牵动军心。项羽心急，欲求速胜，便接连隔涧叫战，张良怕汉军躁急生怒，对诸将说：“霸王要骂尽让他骂，我们等于牵了他的鼻子，让他欲走不成，欲攻不得，待韩信一到，来个前后夹击，看他如何逃

得！”

不料项羽于无法中忽然想出一法，他想起刘邦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氏还押在楚营中，何不将这人质拿来一用？他命兵士取出一块切猪肉的案板，将刘邦老父太公捆着按在上面，隔涧大声呼道：“刘邦快出来看汝父！你若不肯出来投降，我便将汝父杀死做成肉羹！”刘邦听见，不免大惊道：“可恨霸王使此毒计！我若不降，落个不孝的骂名；我若降了，纵有一千颗脑袋也活不成！这……这如何是好？”张良在旁进言道：“大王不必着急！项羽此着很蠢，宣扬出去，也只能叫人骂他惨无人道。他因我军不出，特设此计来诱大王。现在楚军里面，除项羽外，要算项伯最有权力。项伯与大王已结姻亲，一定会谏阻的。”刘邦觉得张良所言有理，便按张良和陈平献的计策回词项羽道：“我与你一同举义灭秦，前曾约为兄弟，我父就是你父，如果你定要烹杀你父，请分给我一杯羹！”项羽听到这话，怒不可遏，立即要动手杀太公。站在一旁的项伯急忙劝阻道：“楚汉相争，胜负还很难预料。欲得天下者，往往不顾家族。今杀一老翁，有何益处？不过落个不孝、不仁、不义的罪名，令众人见笑而已！”钟离昧也从旁奏道：“刘邦狡猾已极，善会诡辩。咱们杀个老头子，落得万世骂名不算，还给他找个蛊惑人心的机会。不如将那太公暂时押起来，等日后作处置！”项羽无可奈何，只得把太公暂时押回营中软禁起来。

一招儿不行，又生二招儿。项羽隔涧向刘邦喊话道：“刘季听着！如今天下乱哄哄，百姓不得安宁，无非因为楚汉相持不下，连年争战缘故。我今愿与你亲战几个回合，一决雌雄，我若不胜，卷甲即退，何苦长此战争，劳苦兵民呢！”刘邦笑而答道：“我愿与你斗智，不愿与你斗力！”项羽骑着乌骓马，睁着铜铃般双目，一声叱咤，震响山谷，好似天空中霹雳

一般：“刘季！休得无赖！你敢与我亲斗三合吗？”刘邦也不示弱，当下把项羽背约杀帝，坑杀降卒，火烧秦宫诸事列为十大罪状，历数无遗，最后骂道：“项羽，休得逞强！你身负数罪，十恶不赦，岂敢与我饶舌？我为天下举义，联合诸侯，共诛残贼，只让罪徒打死你就可，杀你岂用玷污我的战刀！”

项羽气愤已极，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将长戟向后一挥，那埋伏在身边的弓箭手立即赶到前沿。乱箭齐发，飞过山涧，刘邦正要躲避，冷不防一箭正好射中他的胸部。他怕军心慌乱，强忍剧痛，故意弯腰摸着脚说：“贼……贼箭射中我脚趾了！”左右急忙扶他回营安卧。张良命人给刘邦上药包扎，悄悄对刘邦说：“臣知大王当胸中箭，伤情甚重，但为了稳定军心大王无论如何要忍痛巡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刘邦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接着，便依从张良之计，挣扎着起来，裹好胸前，到各处营垒巡视一周，鼓舞将卒，加强防守，损耗项羽。巡视完毕，便到成皋去养伤。

项羽得到探报，说刘邦箭伤甚轻，并未致死，仍在军中巡视，不禁暗暗叹息。心想：眼下进不得进，退不得退，后方扰乱不止，粮道断绝；前方兵将疲敝，普遍厌战，再加韩信击败大将龙且，破二十万楚兵，尽占齐地，一旦韩信西来与刘邦合兵攻楚，那将不堪收拾……他越想越觉局势险恶，正在这时，忽有汉使求见，要求议和。项羽不得不同意刘邦提出的和解条件：送还刘邦的父亲、妻子，楚汉以鸿沟（从荥阳以北，向东至今开封附近，折向南流，至今淮阳东南入颍水）为界，西属汉，东属楚，中分天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楚河汉界”的由来。

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九月，项羽拔营东归，向彭城而去。刘邦

也打算西还关中，忽有张良、陈平进言道：“大王不是打算统一天下吗，为何归休？”刘邦说：“我与项羽立约修和，眼下他已率部东归，我留在此地做什么？”张良、陈平齐说：“如今太公、吕后已经归来，正好与他交战。纵观天下大势，我们已得了大半河山。四方诸侯，又多归附，而项羽兵疲粮尽，众叛亲离，正是攻灭他的大好时机，如果让他归去，不去追击，岂不是养虎遗患吗？”刘邦对张良、陈平一向深信不疑，现在听二人一说，便马上变计，准备向东进攻。刘邦心里说：单靠自己所率兵众，恐怕一时难于取胜，必须把韩信、彭越等调来一起参加会战。

且说项羽带领人马回奔彭城，这一天，请钟离昧、季布、虞子期等几位大将一起议事。钟离昧说：“现在楚汉订约，刘邦一时不会进犯我们。但是韩信已攻下三齐，拥兵数十万，如果他从东边来攻我们，刘邦势必杀过鸿沟，那时我们腹背受敌，情势则危矣。依末将之见，主公不如派出使者，带上贵重礼物去说服韩信，使我们与韩信、刘邦三分天下，各守疆土，不知大王意下如何？”项羽一听，连声称好，遂派武涉为使，前去拜见韩信。不料隔墙有耳，楚将所议之事，被一个密探得知，很快传到刘邦耳中。刘邦正要召诸将研究对策，正巧韩信派使者前来，要求汉王刘邦封他为“假王”（“假”是代理的意思），以镇抚齐国。刘邦大怒道：“怪不得几次调他他一直按兵不动，原来却在想自己称王！”张良、陈平都在他身旁，同时用脚踢了踢刘邦，悄悄说：“楚兵不可虑，韩信如不发兵，却是可忧之事，情势急迫，不如顺水推舟，干脆封他为齐王。如若不然，发生意外，谁能阻止韩信自立为王？”刘邦听了，恍然大悟，急忙改变口气，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做王就该做真王，为何要做假王呢？”于是，就让张良送去大印，封韩信为齐王。刘邦还依从张良、陈平

之议，先后封彭越为梁王，立英布为淮南王，并策反了楚将周殷。这时，楚汉战争最后一场决战就要开始了。

得到封王许地的韩信不肯听项羽三分天下的劝告，他对楚使武涉说：“汉王不比霸王，他对我十分信任，拜我为上将军，封我为齐王。我与汉王名为君臣，实为兄弟，我岂能负他一片赤心，自个儿裂地为王，不为汉王尽忠？”武涉将韩信的一番话回禀项羽，项羽叹口气说：“孤万没想到韩信这个钻裤裆的小儿，居然是位忠良，悔当初未能重用他！唉，不愿三分天下也就罢了！”

汉军方面，各路诸侯陆续奉令率军西向，与刘邦会师，准备围歼楚军。刘邦见韩信、彭越、英布等几路兵马先后到达，心中大喜，当下命韩信为总统领，指挥各路人马，命萧何、陈平、夏侯婴运输粮草，供应大军。成皋、荥阳一路相连几百里，统是汉兵，鼓声、马声、呐喊声，震天动地。

楚军方面，项羽正带领人马回奔彭城。当兵至垓（gāi 该）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濠城）时，登高西望，忽见踊跃追来的汉兵差不多与蚂蚁相似，不禁仰天长叹道：“我悔不杀刘邦，竟受他欺骗，与他修和！如今他负约发兵，前来追击，真是岂有此理！”项羽一腔怒火不可遏止，立即命十万将卒就地扎营，准备布兵列阵，与汉追兵决战。这时，刘邦会集的数路人马足有三十余万，人多势众，粮草充足，声势十分浩大。韩信命各军分作十队，布置了十面埋伏阵，四环接应，请汉王刘邦守住大营，他自率三万人马上前挑战。士兵按韩信命令，冲着楚营高声叫喊道：

人心皆背楚，

天下已归刘；

韩信屯垓下，

要斩霸王头！

项羽一听，气得七窍生烟，拍案而起，大骂一声：“这个钻裤裆的叫花子！想必活得不耐烦了，待我先斩了他再说！”于是怒马突出，不顾一切冲杀过去，部下将卒，也一齐奋勇向前。两军相接，交战几个回合，韩信便且战且走，诱引项羽入网。虞子期怕中埋伏，上前劝阻项羽道：“韩信多谋，汉军势众，主公不必急于追杀，待我江东援兵到后，汉军粮草空虚，再杀他也不迟！”项羽狠狠瞪了虞子期一眼，全不把汉军放在眼中，一直杀奔前去。约莫追了好几里，已入汉军伏圈，忽听一声号炮响，先有两路汉军伏兵杀出，两相鏖战一阵，项羽冲开汉军，还要追杀韩信。又听第二声号炮响，又有两路伏兵杀出，截住项羽，再度厮杀，不多时又被冲破。项羽性起，有进无退。接连是炮声迭响，汉军伏兵四起，十面埋伏，一齐跃出，都向项羽围来。楚军将士，大多伤亡，人马只剩下很少了，项羽也自觉中计，渐渐疲敝，只得杀开一条血路，带领残留的将卒驰回垓下大营。他传喻将士小心坚守，不可轻动，拟伺机再决一战！

且说所剩楚兵，不过两三万人，垓下被围，岂能动弹！一晃几日过去，粮草断绝，又无救兵，不禁陷入一筹莫展的苦境。时候正值深冬，寒风呼啸，雪飞冰凝，将士们忍饥受冻，多有怨声。项羽苦思对付汉军的办法，可是又无法可想。这时他感慨万千，回想起自起兵以来，东征西讨，攻灭强秦，称霸天下，这盖世英名，赫赫战功，眼看就要付之东流了。他想起鸿沟划界，送还刘邦的父亲、妻子，刘邦却背信负约，竟调集各路诸侯几十万大军前来追击，逼他到了这个地步，不由怒火中烧，仇恨满腔。



夜幕降临了，寒风凄凄，风声渐急，忽高忽低，像是怒号，又像是哭泣。随着风声，忽听周围楚歌四起，这歌声低沉凄怆，这歌声如诉如泣：

寒月深冬兮，四野飞霜，
天高水涸兮，寒雁悲怆。
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
披坚执锐兮，孤立山冈。
虽有田园兮，谁与之守？
邻家酒热兮，谁与之尝？
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
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
终生在外兮，何时反省？
妻子何堪兮，独宿空房。
一旦交兵兮，蹈刃而死，
骨肉为泥兮，衰草沓茫。
魂魄幽幽兮，不知所往，
壮士寥寥兮，付之荒唐。
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
指日擒羽兮，玉石皆伤。
汉王有德兮，降卒优抚，
备好酒食兮，送还故乡。
当此永夜兮，急速反省，
及早散楚兮，免死殊方。
我歌岂诞兮，天遣告汝，

汝岂知命兮，无谓渺茫。

项羽听了，暗暗吃惊，对身边的爱妃虞姬说：“莫非汉军占领了全部楚地不成？不然，汉军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楚人呢！”虞姬侧耳细听，歌声来自汉营，果然唱的全是楚人的歌。她刚要再安慰项羽，忽然又是一阵楚歌声传来了：

楚之声兮散楚卒，

我能吹兮偕六律。

我非竭兮品丹阳，

我非胥兮歌燕室。

仙音彻兮通九天，

寒风起兮楚亡日。

楚既亡兮汝焉归？

时不迨兮如电疾。

歌兮歌兮三百字，

字字句句有深意，

劝汝莫作等闲看，

入耳思情当牢记？

这楚歌歌词的大意很明白，无非是唱那征战的辛苦，鼓动楚军兵将快快逃走。这一招儿原来是汉军谋士张良想出来的。他教汉军学唱楚国歌曲，专待夜深人静时对着楚营高唱不止。这一唱不打紧，歌声传到楚营，楚兵一听，动起了思乡之情，想起了老家的父母妻儿，谁也不愿待在这儿等死了。开头还只是三三两两地逃去，后来干脆整批溜走。就连跟随项羽多年的将军，像季布、钟离昧等也暗地走了。这还不算，项羽的叔父项伯



也偷偷投奔张良去了。大将一走，兵卒一哄而散。留下的将军只有虞子期、桓楚几个人了，兵卒只剩千把人。楚军就这样不攻自垮了。

项羽愁眉不展，坐卧不安，连声叹息：“败了！败了！”宠妃虞姬劝慰道：“胜负乃兵家常事，愿大王不必忧叹！”接着置酒请项羽上坐小饮，她旁坐相陪。这时虞子期和桓楚进来，对项羽说：“大王啊！将卒已经逃散。大王不如趁夜杀出！”项羽让他们到外边等候，准备天亮前一起突出重围。突然间，乌骓马在帐外嘶鸣起来，它好像知道主人心情似的。项羽命人将战马乌骓牵来，抚摸着叹道：“你跟我南征北战，驰骋疆场，未料今天落此地步！”虞姬站在一旁，已成泪人儿。在这凄寒的深夜，面对绝望的前途，耳听着四面的楚歌声，项羽也不禁英雄气短，慨然泪下。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满怀愁绪，随口唱出一曲悲壮的歌子：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歌词的大意是：力大能拔山气魄可盖世，时运不济乌骓马再不能奔驰；乌骓马不能奔驰啊由它自去，虞姬娘娘可怎么办呢？项羽唱着，泪水伴着歌声一行行落下，左右侍从都低声饮泣，不忍再看他。

项羽平生所爱的，第一是乌骓马，第二是虞美人，此刻被围垓下，已知死在眼前，但心中仍不忍割舍美人骏马，因此慷慨悲歌，呜咽不止。虞姬在旁听着，悲痛欲绝，不禁哭而和之，唱道：

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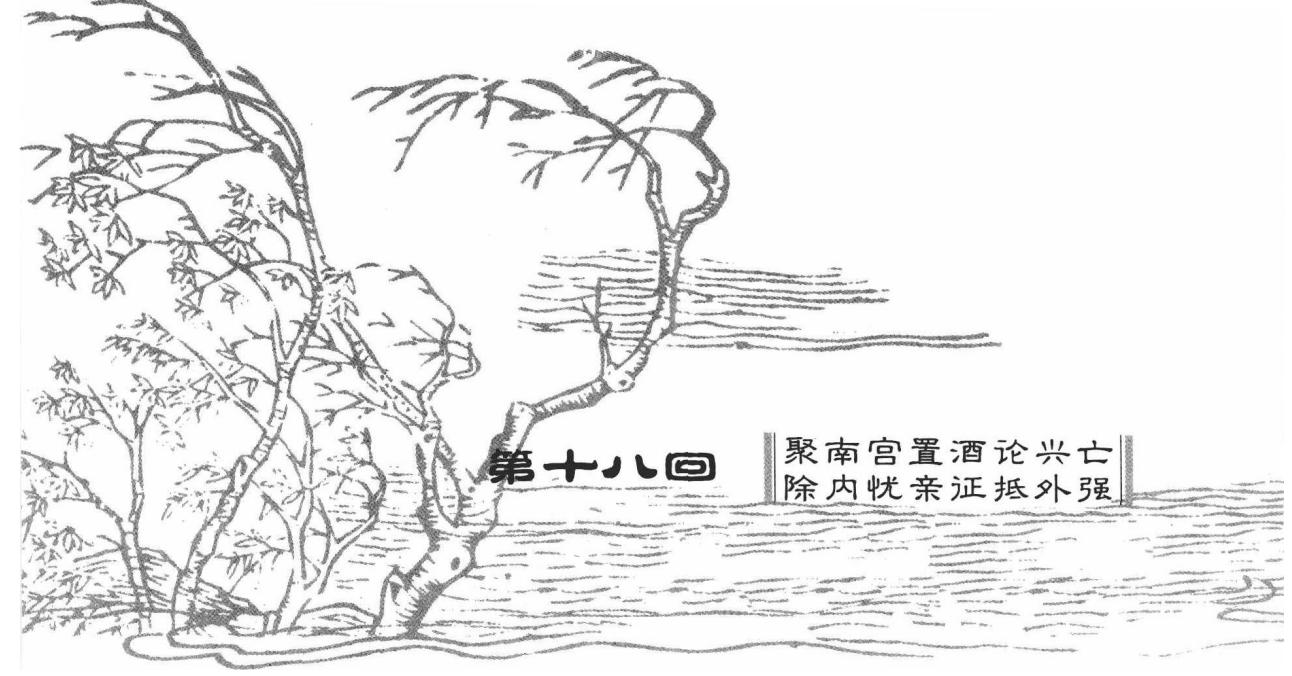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项羽听着，知道虞姬娘娘在用歌声回答他，禁不住仰首长叹，左右侍从都悲泣失声。虞姬听见更鼓已响过五下，对项羽说：“天将明了，大王即可突围，贱妾生随大王，死也随大王，愿大王多多保重！”说到此，就从项羽腰间拔出佩剑，自杀身死。虞子期进来，见妹妹已死，痛不欲生，也自杀了。项羽抚尸痛哭一阵，吩咐左右把虞姬和虞子期兄妹俩的尸体抬出去分别埋葬，然后他跨上乌骓马，带着所余的子弟兵，好像一只受伤的猛虎一样，乘着天色未明，猛冲出去，谁也来不及阻挡，谁也阻挡不了他！天明以后，韩信发觉项羽突围逃去，便急令骑将灌婴，率领五千兵马前去追赶。项羽像飞一样奔逃，一直向南渡过淮水。八百名亲兵，沿路为汉军阻击，这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又跑了一程，来到一个三岔路口，不知何路可往彭城，匆忙打问一位老农，那老农知道他就是霸王项羽，故意骗他说：“走左边那条路可以到达彭城！”项羽信以为真，策马前奔，跑出好几里，发现前面竟是一片沼泽；再往前走，连马蹄都难拔出来了。至此方知受骗，慌忙折回，再到原处，重走另一条路。这时恰遇灌婴追兵，一阵冲杀，又丧失了百余骑。好不容易逃到东城（今安徽定远），项羽回头一看，身后只剩二十八名骑兵随从。眼见得几千名汉兵已经赶到，项羽估计无法逃脱，引兵登上一座山冈，摆成圆阵，他对随从说：“我起兵八年来，身经七十余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成为天下霸主。今日被困此间，是上天要亡我，并非我不会打仗。我已自决一死，但请诸位看我突围，斩将，砍旗，必定三战三胜！”

话刚落音，汉兵已从四面涌来，把山冈围住。项羽对部下说：“待我

去取那汉将的头颅，你们乘势转出，在山东边集合！”他奋声大呼，挺戟驰下，一遇汉将，便猛力戳去。那汉将不及躲避，当场丧命。汉兵仗着人多势众，又将项羽团团围在中间。项羽左手持戟，右手仗剑，或劈或刺，杀透重围，竟斩杀汉兵数百人。随从的二十八骑再聚合起来，检点数目，只损失两骑。项羽笑问大家：“我的战仗如何？”众人无不佩服。如此又几经转战，来到乌江边（今安徽省和县东北四十里江岸的乌江浦）。前面是滔滔的江水，后面是无数追兵，项羽正想着如何再杀他一阵时，忽然有一只小船从芦苇丛中摇了过来，撑船的是乌江亭长，他忙请项羽上船，渡江过去，摆脱追兵，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也足可独立称王。现在我只有这条小船，愿大王急渡！汉兵追来，无法飞过河的。”项羽苦笑着说：“天要亡我，我何必过江！回想当年，江东八千子弟随我渡江西征，今天无一生还，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就算江东父老怜念我，让我做王，我心中岂能不愧！”说着，后面尘头大起，汉兵已到，项羽把乌骓马交给亭长，喟然叹道：“我知公为忠厚长者，我无以相报，这匹乌骓马随我数年，南征北战，临阵无敌，今我特地将此马赐公，日后见马犹如见我！”说话间，汉兵已到跟前，项羽步行短兵接战，又杀伤汉军多人，自己也负伤十多处，正要继续拼杀，忽觉冲上来的一位汉将十分面熟，便大声叫道：“你不是我的同乡吕马童吗？我闻汉王出令，得我首级悬赏千金，今我把此好处送你吧！”说着拔剑自刎。一代悲剧英雄，血洒乌江之滨，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汉军将士见项羽已死，纷纷欢呼跳跃，唯有一名军吏与众不同，悄然躲在一旁暗自悲泣，众人见此，不禁大为吃惊，急忙围住问他何故如此。



第十八回

聚南宫置酒论兴亡
除内忧亲证抵外强

霸王自刎之后，在旁侧暗自哭泣的军吏不是别人，乃是汉军中一个无名小校。他见一代英豪身死之后，吕马童等竞争相抢尸，心里顿生无限悲哀。众人来询问，他说：“项王与汉王前同兄弟，本非仇敌，他拘太公不杀，虏吕后不犯，三年留养，更见深情。这样的人虽身死沙场，然忠可格天，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百年！”将士们听后，不但未责这位小校，反而为之动容。倒是吕马童颇觉自惭形秽，妄为项王故人，一时无地自容了。

以项羽之死为标志，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至此以刘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刘邦回军到定陶，与张良、陈平二人秘密商议多时，而后他突然闯入韩信大营，夺了韩信的军符，并对韩信说：“将军屡建大功，寡人当始终不忘。今天下大定，应休兵息民，将军交还军符就是了。楚地已平，义帝无子嗣，将军本淮阴人，熟悉楚国风俗，寡人改封将军为楚王。”易地为王，兵权被夺，韩信明知刘邦记着前嫌，不愿让自己再做齐王，心中自然不大高兴。可又一想，富贵还乡，也还不错，于是，他交出齐王的印信，改做楚王。接着，刘邦下令封彭越为梁王，故韩王信为韩王，衡山王

吴芮为长沙王，其余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等维持不变。

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正月，由楚王韩信领衔，群臣共同上书，推尊刘邦为皇帝。书中说：“先前秦皇暴虐，天下共诛之。大王您先入咸阳，伐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今诛灭霸王项羽，大王您又加惠于诸侯王。如不称皇帝，如何与诸侯王分出上下高低？望大王依从众议称皇帝尊号！”

刘邦看了诸侯王的上书，心里甜滋滋的，可表面却对群臣道：“寡人听说自古以来只有贤王可称帝号。寡人乏德，如何敢当此尊号？”群臣立即异口同声说：“大王起自细微，平定海内，功高盖世！功臣都裂土分封了，大王自应居帝位！”

刘邦还要故意推让，内外臣僚怎肯不请？就这样，他于汉五年二月，正式做了皇帝，后世称他为汉高祖。起初在洛阳建都，嗣后迁往长安，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朝（亦称前汉或西汉）。

在文武百官朝贺之后，高祖刘邦颁诏，立王后吕氏为皇后，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同时传旨封故越王无诸为闽越王，这时诸侯王受地分封，共计八国，即是楚、韩、淮南、梁、燕、赵及长沙、闽越二王。此外仍设郡县，各置守吏，与秦制相同。高祖皇帝命各诸侯王一律罢兵归国，所有部下士卒，除量能授职外，也即令其还家，本身免输户赋。

为了谋划国事，新登基的汉高祖却也忙了好几个月。待初有头绪之后，他便在洛阳南宫大开筵宴，遍召群臣，一同会饮。酒过三巡，他向群臣问道：“今日君臣欢聚一堂，朕要问问诸位，请大家直言相答，不必忌讳：朕何故得天下？项羽何故失天下？”

大臣中有人答道：“陛下平时待人未免粗暴无礼，似不如项王宽仁。



但派人攻城略地，有封有赏，这是与天下人同其利。项王妒贤忌能，战胜不赏功，得地不分利，所以人人不肯尽力，因此失掉了天下。”

高祖听了，笑着说道：“臣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据朕想来，得失原因须从用人上说起。运筹策划，明见万里，朕不如张良。主持政事，保证供应，朕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战胜攻取，朕不如韩信。这三人是当今豪杰，朕能依靠他们，所以得了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用，怪不得为我所灭了！”群臣听了，都表示敬服。

高祖所言，确有一定道理。楚汉相争数年，单是他本人受重伤就有十二处，好几次差点被活捉。但他依靠张良、萧何、韩信等人，屡败屡起。又能多方争取盟友，牵制和削弱项羽，逐渐由弱变强。另外，他不能将兵却善将将，会驾驭各种人才，用其所长。他用人有一套手法：形势不利时，慷慨让步；有机可乘时，心狠手辣。项羽也确实很会用兵打仗，经常以少胜多，所向无敌。但他只是迷信武力，不顾人心向背。所以军纪败坏，所过残破，打了胜仗反而树敌，一旦打败则无法翻身。

高祖于南宫置酒，纵论兴亡，本来颇为得意。但是几天之后他忽然忧愁起来，侍臣问他：“陛下，如今天下平定，您怎么反倒不快？”高祖说：“故齐王田横，带了五百壮士躲避在东海孤岛上，还有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至今藏匿不出。此二人活在世上，就好似项羽未死一样，寡人如何不忧！”说罢召朝臣商议了一番，派出使者带了诏书，前往招安田横。田横本是齐王田荣的兄弟，田荣之子田广死了以后，他做了齐王。韩信攻齐时，他几乎全军覆没，投奔了彭越，没多久，彭越起兵从汉，田横便带了五百壮士，逃匿到东海一个孤岛上。

汉使来到岛上见到田横，传高祖诏命道：“田横归来，大可以封王，

小可以封侯；如果不来，将发兵诛伐，那时后悔晚矣！”田横听了，心里说，五百人众长期居留孤岛，实难维持下去，不如乘此机会前往京都一探虚实。跟随田横来岛的人听说他要应召去京都，都要求随同前往，田横热泪涔涔（céng 岌），对大家说：“我不是不愿与大家同行。实在是人数众多，反遭猜忌。当初汉将韩信攻齐时，我们曾烹死郦食其，如今郦食其之弟郦商还在朝中，会不会纠缠前仇尚不得知。大家不如暂且居留岛上，听我的消息。我若人都受封，自然会来招诸位的。”说罢，只带了两个门客，随汉使动身登船。

田横到达离洛阳还有三十里的一个小驿站时，特意躲开汉使，暗地与两个门客说道：“唉！我田横与汉王都曾称王，本来平起平坐，如今汉王做了皇帝，我却降为亡虏，要去朝谒汉帝，岂不可耻？况且我以前曾烹死汉大夫郦食其，现在又要去与他的弟弟并肩事主，就是他不敢加害于我，我难道无愧吗？汉帝今非要召我不可，你二人可割下我的头来拿了前去见他。我已国破家亡，死也罢了！”说罢，当即拔剑自刎，两个门客痛哭一阵，也都自杀身亡了。

使者返回奏禀高祖。高祖叹道：“慷慨就死，不肯屈节，可惜！可惜！”当下命人收殓了田横的尸首，按王礼进行安葬（田横墓在今河南省偃师县西）。接着又派使者再赴海岛，诈称田横已受封爵，特来相招众人。岛上五百壮士信以为真，各带了护身宝剑，一齐起行，等快到洛阳时，发现田横墓，才知田横已死。众人一同来到田横墓前，且拜且哭，唱了一支悲哀的歌子，就全部自杀了。高祖闻奏，越发担起心来，心想：田横手下的人尚且如此忠义，那项羽手下的遗将能不替他报仇？尤其是钟离昧，本领过人，此人非找到不可！



这一天，高祖正在暗自计议，忽然有人来报：“陇西戍卒娄敬求见！”高祖命他进来，问他来意。娄敬说：“陛下定都洛阳，这洛阳四通八达，不是用武之地，不如迁都关中。万一山东（指崤山函谷关以东）有乱，关中可守。”高祖听了，觉得有理，但一时不好决定，便召集群臣共同商议。群臣大多是山东人氏，都不愿再到关中。高祖听了众人议论，越觉没有把握，便去问那足智多谋的张良。恰好张良进来辞行，称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再跟皇上，现在天下已经统一，他从此不愿再过问朝廷之事，准备云游天下去了。

高祖对于带兵打仗的将军确实不大放心，可对于张良却一直敬若师长，怎肯听他谢职？他说：“先生与我，一见如故，亲同手足，情谊深厚。今后小事不相烦，娄敬劝我迁都关中，将士们都不愿前往，此等大事，先生若不在，叫我跟谁相商？”张良不便怠慢，答道：“洛阳四面受敌，终非用武之地。关中左有崤函，右有陇蜀，三面据险，都是天然屏障，独留东路一面，控制诸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古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所说很有道理，请陛下决议施行。”高祖说：“先生以为可行，朕就依议便了。”当下决定迁都关中，把秦朝的咸阳改名为长安（后来咸阳长安为两个城市）。百官虽然不愿意，也只得遵旨办理。高祖西行，先在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武屯镇附近古城村南）住下，派丞相萧何修理长安宫殿。

这时，忽然从北方传来警报，说是燕王臧荼公然造起反来了。高祖大怒道：“臧荼本无大功，朕因他见机投降，仍封他继为燕王，他不知感恩，反而叛朕。朕当亲征便了！”于是带领人马，杀奔燕境，燕地民众厌恶乱世，不服臧荼，高祖很快擒斩了臧荼，平定了叛乱，改封亲信大臣太

尉卢绾为燕王。

不久便进入汉六年，史家纪年也叫汉高祖六年。高祖忽又想起项羽手下の大将钟离昧，觉得此人至今未获，却是可忧。恰巧有人通风报信，说：“钟离昧避居下邳，由楚王韩信收留，韩信也有谋反之意。”高祖一听，不觉大惊失色，他本来就怕韩信拥兵作乱，屡次加防，现在韩信加上钟离昧，岂不是如虎添翼，怎不叫他心惊？他召集诸将商量对付办法，诸将拿不出什么高见。可巧陈平进见，高祖便向他问计。陈平如此这般为高祖谋划了一番，高祖大喜。

随后，高祖采用陈平计策，宣称要巡游云梦泽（今洪湖洞庭一带），约定在陈地会晤诸侯。心怀疑惧的韩信不敢不去，可他还收留着钟离昧，又不敢贸然而去。钟离昧和韩信同为楚人，素来相识，在走投无路时投奔到韩信处，韩信也顾念旧情，就让他暂时住下。高祖派人缉拿钟离昧之事，韩信已有所闻；现在高祖趁会晤诸侯之机，肯定还要追查，如何是好呢？韩信心急如焚。末了，他只得向钟离昧直说不能再加庇护。钟离昧狠狠地说：“我不该误投至此！我今日死，明日恐怕就轮到你了！”说着自杀身死。韩信取了钟离昧的首级，到陈地献于高祖，希望借此表明忠心，求得谅解。哪知一见面，高祖便厉声道：“快与朕拿下韩信！”武士立刻将韩信反绑了。韩信不禁叹道：“唉！果然如人们常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平定，我是该死了！”高祖说：“有人告你谋反，你敢抵赖吗？”于是把韩信捉回洛阳。大约查无实据吧，不久就稀里糊涂把韩信降为淮阴侯，安排在首都闲住下来了事。

韩信待在寓邸，自然闷闷不乐，托病不去上朝。高祖已夺去他的权

位，料想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因此也不去管他。只是其他功臣尚未封赏，诸将多半争功。高祖不得不把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灌婴、张良、陈平等几十位建有功业者选出，封为列侯。

且说高祖手下的一批功臣，尤其是跟他最早起兵的那些人，原来彼此平起平坐，大都举止粗豪，全然没有礼法，对于读书人或者官员们那套礼貌，他们不但不惯，有的根本不懂。在宫廷宴会时，一谈起打仗，各自夸耀自己的功劳；一不高兴，便争吵起来；高兴时，拔剑起舞，大呼大叫，以剑击柱，闹得不成样子。高祖看着，心里说，这朝廷将变成吵闹场了，如何是好？可巧大臣中有个出名的读书人名叫叔孙通。他原是秦朝博士，后投在项氏门下，项羽败绩，他又投降了汉王，仍为博士。那时，汉王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叔孙通便摘下儒生头巾，脱去长衫，穿起短褂，打扮得如汉王刘邦同乡人一般模样，这样便得到了刘邦的信任。这时刘邦称帝，他乘机进言道：“陛下，现在天下已定，朝仪不可不制，臣愿往那礼仪之邦的鲁地征集儒生及臣所有弟子，约他们并来首都，拟订上朝仪式。”高祖依允，并说：“你去试办，切勿礼繁难行，要让朕学得会才好。”

叔孙通很快召集了不少儒生和弟子来到栎阳，根据秦朝尊敬皇帝，抑制臣下之制，制定一整套朝仪。高祖下令，命文武大臣随叔孙通到城郊进行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众人总算都记熟了，便请高祖前来检阅。高祖亲出一观，欣然说道：“这我也会，尽可照行！”

转眼已是高祖七年，萧何监修长乐宫（原秦朝兴乐宫）已经竣工。高祖决定到长乐宫过年。元旦这天，各国诸侯王与文武百官都来到新宫朝贺。殿中早已布下仪仗，庄严齐整。众臣按官衔大小依次就位，并按一定的仪式俯伏、起立、就座，就连喝酒、敬酒都有一定规矩。偶有失礼者，

便被御史引去，不准再坐。高祖一看，往日乱哄哄的朝堂，如今居然井井有条，与以前那砍柱子，乱吵闹的情形相比大不相同了，而且百官见他，都毕恭毕敬，大气也不敢出。高祖乐得得意忘形，退入内廷，不由大喜道：“我今日方知皇帝的尊贵了！”

新年刚刚过去，军校来报：“韩王信投降了匈奴，与匈奴的冒顿单于联兵进击太原。”当初高祖就认为韩地多精兵，并据中原要害，韩王信很勇武，使人不大放心。于是下令把他迁到北边防御匈奴，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南）。韩王信提出晋阳离边塞太远，要求迁都马邑（今山西朔县）。高祖批准了这一要求。秋天，匈奴大举进攻，包围了马邑，韩王信竟把马邑城献出，愿为匈奴臣属。冒顿单于收降了他，令为向导，直攻太原。

警报飞入关中，高祖下诏冒寒出师，亲自远征。猛将谋臣，骑兵步兵，共三十二万人，陆续北进。前锋出动不久，就遇上了韩王信的兵马，两相厮杀一阵，韩王信败还马邑，与部将曼丘臣、王黄等一面匆忙立赵后裔赵利为王，一面报达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在上谷闻报，便令左右贤王引兵与韩王信会合。两贤王带着骑兵万人，加上韩王信的人马，也很有些气势，直向太原攻来。到了晋阳，与汉兵相遇，两下交战，被汉兵击败，仍然奔回。

这年天气特别寒冷，连降大雪，许多汉兵被冻得皮开肉裂，作战很困难。高祖因前锋屡捷，竟挥师继进，沿途遇上匈奴兵马，一声呐喊，便把他们吓得乱窜。因此一路顺风，直抵广武。这时郎中刘敬（即娄敬，授官郎中，赐姓刘，号奉春君）已发现匈奴有诈，劝高祖不要轻进，高祖竟把他痛骂一顿，关进广武监狱。

高祖带着人马乘胜长驱，兴致勃勃，畅行无阻，一往直前，骑兵居



先，步兵多半落在后面，好不容易到了平城，忽听一声胡哨，尘头四起，匈奴骑兵从四围涌来，高祖急命众将对敌，战了多时。那敌兵竟越集越多，越杀越勇。汉兵无法支持，拥着高祖退到白登山上。这一来正好中了冒顿单于的绝计。冒顿单于下令停攻，将部众分作四支，环绕在白登山四周。高祖和汉兵将卒，死死地被围困在山上，进退无路，内外不通，一直被围了七天，最后总算用了陈平的计策，买通了匈奴阏氏，才算退了敌兵。高祖经过七日的苦楚，侥幸逃生，当然不再说继续进击匈奴，便引兵南还。路经广武时，忽听有人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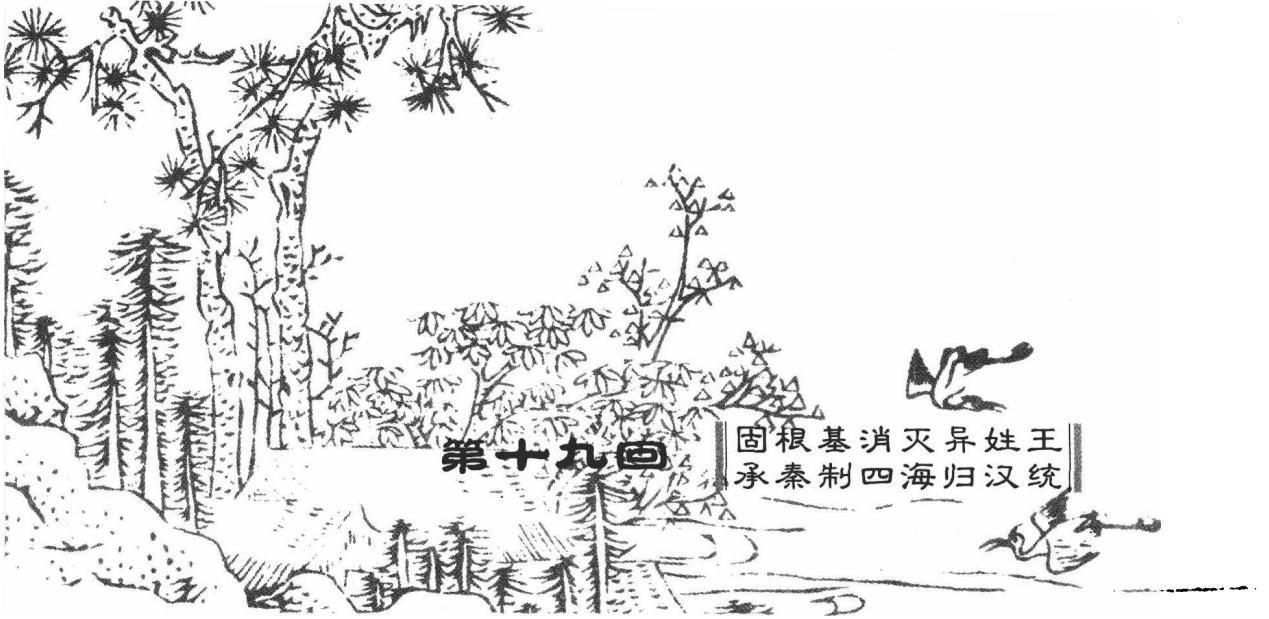
平城之下，

亦诚苦，

七日不食，

不能彀弩！

高祖听着，这歌分明是在唱平城战况，未免生起凄惶之感。他想起被围的困苦，真是在七天之中，几乎冻饿而死，将士们饿得都无力弯弓弩了，悔不该不听刘敬的劝谏，冒险进军，以致中计。当下传旨放出刘敬，要亲自与他说话。



刘敬被从狱中放出，急忙来进见高祖。高祖惭然一笑，当面谢道：“朕当初未听公言，致中匈奴奸计，被困于白登上山，一连七日忍饥受寒，险些不得相见！”刘敬听了这几句好话，一肚子怨气立即消去，一边拜谢一边说：“圣上龙体康泰，安然返回，这是天下人的洪福！”高祖闻言大喜，乃加封刘敬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而后带一千人众南返。

走到曲逆县（今河北完县东南），但见城池高峻，屋宇连绵，高祖召过陈平指着那城池说：“朕遍行天下，很少见这样壮阔的城池。您助朕脱围有功，朕特封您为曲逆侯！”陈平谢恩。总计陈平随高祖数年，确实屡献智谋，一是反间计，二是用劣菜进食楚使，三是帮高祖解荥阳之围，四是暗暗踢高祖一脚，请封韩信，五是鼓动高祖伪游云梦，六是救高祖出白登，这便是有名的六出奇计。

高祖离开曲逆，过赵国，至洛阳，刚要安顿歇息，忽有急报传来，说是北方匈奴又侵扰代地。高祖闻报，急得头上冒出几颗汗珠，那张因征途劳苦而变黑的脸顿时拉长了，眼睛里露出一种被追捕的恐怖神情。他把嘴唇闭得紧紧的，尽量抑制正要发出的叫喊。呆了好一阵，才想出一个主



意：立小儿子如意为代王！一来用以震慑匈奴，二来让自己的同姓子侄裂地为王，好和自己一心，以便拱卫朝廷。他的这个打算运谋已久，眼下正好是个时机。

这如意是高祖宠妃戚夫人所生，虽然长得聪明可爱，可是才只有八岁，哪能就国理政？只得另派了阳夏侯陈豨（xī昔）为代相摄理国政，并统领赵、代边兵，对付匈奴。

不料诏命颁出不久，却又生出麻烦。这天，一位亲近侍臣慌里慌张前来求见高祖，上气不接下气地禀奏道：“陛下，臣闻陈豨赴任之时，韩信曾对他说：‘您掌握着天下精兵，如果在边地起事，皇帝必然亲征。那时我在国都响应您，必定能够成功。’陈豨素来佩服韩信，便暗暗答应下来！”高祖闻奏大惊，眉毛竖了起来，眼睛变得阴凄凄的，连脸也扭得皱纹巴巴的，他用慢而低沉的声调问这位侍臣：“这事是你亲闻的吗？”侍臣说：“陛下，此事不是微臣亲见亲闻，而是听他人传言。”高祖道：“噢，原来如此！下去吧。”

侍臣退出之后，高祖回想起韩信自降封以来，整日闷闷不乐，一有机会便夸功争胜，不甘退居人后，处处都在猜忌他这位皇帝。有一次他问韩信：“你看我可以领多少人马？”韩信说：“陛下不过能领十万人马！”又问：“你能领多少人马呢？”韩信竟傲慢地回答：“多多益善！”这几句话，不正可看出他居功自傲、藐视皇帝吗？……高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虽然他曾努力冷静自己，制止自己，企图当做流言飞语而平淡了韩信勾结陈豨这件事，但却毫无用处，反而更加烦乱不安，更加焦躁慌急，甚至起了要杀人的念头……

不久，高祖九年的元旦来到，他回到长安新落成的未央宫，满朝文

武，各路诸侯，欢聚宫中。高祖暂时把一些不快之事置诸脑后，满面笑容地奉着他的老子太上皇登上御前殿，王侯将相依次供奉寿酒。高祖眉飞色舞，得意地问他的老子：“从前，您老人家总说我不务正业，不如大哥能置家产，如今四海之内均归我有，我的家产与大哥比起来，究竟是谁多谁少呢？”老人经此一问，用一双骨节突出、颜色发灰的手捋着胡子，竟然无言以答了，只是微微笑着，不住地点头。群臣争着欢呼万岁，敬酒献辞，闹了好一阵才收场。

元旦刚过没几天，忽然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北方的匈奴接连犯边，几乎防不胜防。高祖急召关内侯刘敬，和他商议边防事宜。刘敬说：“如今天下初定，士卒久劳，若再兴师远征，恐非易事！”高祖听此，不由把话扯到安邦治国施政的事上，说：“公言甚是。暴秦实施苛政，天下困苦已久，后又经楚汉战乱，域内人口锐减，生产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米至一万钱一石，马百万钱一匹，均为常价的百倍。国家新立，财政困难，甚至连我也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有的只好乘牛车。”刘敬说：“陛下体恤民情，心怀天下，万众感恩，四海戴德。无奈国家城市残破，户口损耗，很多人逃亡到山林川泽尚未回归。幸有萧何收藏了秦朝律令档案，文书图籍，从而才使陛下掌握了天下的形势险要、民间疾苦、户口情况等等，若不然如何迅速整治四方，安内御外哪！”高祖听着，连连点头，接着说：“朕登基为帝以来，即颁诏复员士卒，给他们土地和宅舍；又遍召逃亡人口回乡，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土地、房屋；战乱中自卖为奴婢的人，朕也放免为庶民。不知这诸条诏令可为官民所喜不？……”

刘敬说：“据微臣所知，圣明的陛下连颁安民兴国的诏令，确是稳定



了天下大局，深受臣民称颂。可我大汉新立，仍然是国弱兵疲，民穷财竭。可恨那匈奴单于，偏偏乘机欺人，屡次犯边。不过臣倒是想了对付他的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高祖说：“只管讲来！”刘敬说：“这长城北面的匈奴国，从前被秦将蒙恬驱走，秦朝衰灭，海内大乱，无暇顾及塞外，它又乘机发展，并不断南下。这匈奴的国王称号为单于，王后称为阏氏。现在的冒顿单于是弑父自立的，非常强悍凶猛，看来单用武力不好征服。要想使他臣服，只有和亲一策。”

高祖听到这儿，禁不住嘀咕起来，心里说，和亲须把女儿弃诸塞外，配做番奴，这，这如何是好？……

刘敬看出高祖脸上露出踌躇犹豫之色，又说：“陛下不必犯愁，若陛下爱惜公主，不愿使其远嫁，可以从后宫中选一貌美的女子冒充公主遣嫁出去。那匈奴单于必会慕宠怀恩，立为阏氏。这样，单于在则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决不致与外祖父相抗吧！”

高祖听了，连称：“此计甚善！”不久便派刘敬赴匈奴结和亲约。从此，汉与匈奴算是成了“亲戚”，使得北边暂时获得了安宁。

且说高祖在长安待了不到两个月，又来到洛阳。刚落脚，侍臣便呈上一书。高祖阅过，立即大怒道：“传朕旨速令卫士前往赵国，将那赵王张敖及赵相贯高赵午等人一并拿来！”

众臣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免不得四下打听，原来是赵相贯高的仇人上密书告发赵相等谋变。根由还得从高祖由白登回都过赵时说起。那次高祖路过赵国，赵王张敖出郊迎驾，见了高祖毕恭毕敬。这张敖本是故赵王张耳之子，他和高祖既是君臣又是翁婿，吕后所生一女许给了他，因此他对高祖格外殷勤。谁知高祖看不起他，故意找碴谩骂了他一通，发一顿老脾

气。这下子激怒了贯高赵午两位赵国老臣，他们暗暗与张敖说：“皇帝过此，大王出郊迎驾，备极谦恭，也够尽礼了。可皇帝毫不答礼，还任情辱骂，难道做天子的便该这样吗？臣等愿为大王除去皇帝！”张敖听了大惊，当下咬破手指，发誓道：“这事如何使得？从前先王失国，全仗皇帝威力才得复故土，传及子孙，此恩此德，世世不忘，君等怎么竟出此狂言？”两人见赵王不肯依从，便私下商量道：“我王生性忠厚，不肯背德，可我们义难受辱，总要出出这口恶气，事成归王，不成就自去受罪！”于是便埋伏刺客，准备暗杀刘邦，可是未能得逞。现有人告发此事，高祖岂能不怒？待卫士将赵王张敖及赵相贯高等人拿来之后，经查明不是张敖的主意，便只将他降为宣平侯。改封代王如意为赵王，将代地并入了赵国，使代相陈豨守代，另任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这周昌是高祖同乡，因口吃而不善言辞，但性情强直，遇事敢言，朝廷上下都视他为诤臣，就连高祖也怕他三分。一天，周昌有事进宫陈奏，走近内殿听见里边有男女嬉笑声，凝神一瞧，看见高祖皇帝正和受宠的戚夫人调情取乐。周昌连忙掉头往外走去。不料高祖发现了他，撇下戚姬来追赶。周昌停下脚步，转身跪拜准备奏事，而高祖趁势叉开两腿，一下子骑在周昌脖子上，还低下头问道：“你既来了又要走，想是不愿与朕讲话，究竟把朕看成何等君主呢？”周昌仰面瞪着高祖，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激出了一句话：“陛下好、好……好似桀纣！”高祖听了不禁大笑，移开两腿放他起来。周昌扬长而去。

高祖十年七月，他的老子太上皇病逝，王侯将相都来会丧，独有代相陈豨未到。丧事完了之后，赵相周昌秘密求见高祖，说：“代相陈豨私交宾客，拥有强兵，臣恐他暗中谋变，故特据实奏闻。”高祖一听大惊，立



即想起侍臣的传言，当下派人前去调查。结果，在同年九月，陈豨果然自立为代王，发兵反叛。高祖召来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说：“陈豨背朕而反，朕命你二位前去征讨！”韩信彭越二人互相看了一下，异口同声说：“臣近日身体不适，难于领兵打仗，还请陛下另择他人为好！”高祖听了，心里好不憋气，大声说：“朕亲自领兵去剿灭这个反贼！”于是亲率将士出发，星夜前进。分四路进击，十一年将代地平定，同时击毙了已降匈奴的韩王信，十二年，樊哙所部追斩了陈豨。

高祖班师回到洛阳以后，下诏仍将赵代分成两国，欲从子弟中择立一位代王。诸侯及将相等均说高祖诸子中刘恒最为贤智温良，可以立为代王。高祖依允，随后封刘恒为代王。这刘恒本是高祖的薄夫人所生，由于高祖专宠戚姬，竟让薄姬随儿子一同到代地去了。

刚将刘恒母子遣发出去，忽有内侍来报：“陛下，皇后已将韩信杀死，并夷灭了他的三族！”高祖一听，如同被尖针刺了一下，全身都有些麻木。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撞得心头突突乱跳，这凭空的闷雷使他也没了主意。他将浓密的眉毛皱了几皱，迸出几个字来：“为……什么？……快召皇后见朕！”

不一会儿，吕后大模大样地来到殿前，一见高祖那惶恐不安的样子，禁不住抿嘴笑了笑，说：“皇上率兵亲征陈豨，临行前，为防生变，不是把朝中之事全委于臣妾和萧丞相了吗？”高祖轻轻点头，连连称是。

吕后见高祖虽然惶恐，但并无多少怒意，就将那事情经过详陈了一遍。

那是在高祖与陈豨对敌之时，韩信手下的人上书告发，说陈豨造反是韩信出的主意，韩信与陈豨秘密约定，里应外合，由韩信干掉吕后和皇太

子刘盈，然后共取天下。吕后得书后急忙召入丞相萧何密商了一阵，然后派出一个心腹，打扮成军人模样，偷偷绕到北边转了一圈，回来故意称是皇上派来报信的，说陈豨已全军覆没，皇上就要凯旋回朝了。众臣听到捷报，都来宫中贺喜，只有韩信称病不出。萧何按预定的计谋亲自去看韩信，对他说：“现在主上遣使传报捷书，众臣前去贺喜，独你不去，恐怕为人议论，还是去一趟为好！”韩信信以为真，跟着萧何一块儿进宫来。岂知宫里早已埋伏着武士，韩信一到，就一齐涌上去把他绑了。韩信急忙呼叫：“萧丞相！萧丞相！快来救我！”萧何这时已经避开，哪里还呼喊得应？吕后坐在长乐殿中，尽数了韩信如何与陈豨暗约谋反，如何欲害她和太子等罪，韩信当然不予承认，可吕后不容他申辩，令武士推出，当一下便削下脑袋，随后将他父、母、妻三族一股脑儿捕杀净尽。

吕后陈奏完毕，感到飘飘然。她的脑袋摇晃着，鼻孔里嗡嗡有声。高祖的心神也定了下来，嘴角露出满意的笑纹，心里说，这样也好，总算除了一块心病！

韩信被杀后不到三个月，梁王彭越又被告谋反。高祖因他称病不肯亲征陈豨，本来记恨在心，如今听此消息，怎会不更加生气？于是派人突然将他逮捕，囚在洛阳。经过一番审讯，一来证据不足，二来刚刚诛杀了韩信，怕落个杀戮功臣之名，便将他赦免为庶人（平民），流放到蜀郡青衣（今四川芦山）。彭越无可奈何，只好依诏西行，路上恰好碰上吕后从长安去洛阳，他赶忙拜谒道旁，痛哭流涕，自称无罪，请皇后代为说情，让皇上放他回老家去。吕后毫不推辞，一口答应下来，并让彭越跟她从原路同入洛阳。吕后回到洛阳独自去见高祖，说：“彭越是位壮士，陛下将他置于蜀中，岂不等于自留祸患？不如速将他杀死！”高祖说：“朕将他放走



了！”吕后抿嘴一笑道：“陛下有所不知，臣妾又将他截回来了！”接着吕后使人告发彭越继续谋反，找理由将他全族杀绝。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高祖忽又想起南越地方尚未平服，便派出一位能言善辩的使臣，名叫陆贾，带了印绶，前去那里封自立为南越武帝的赵佗为南越王。这赵佗经陆贾一番说服，自愿对汉称臣，并遵奉汉约。

这时，汉廷既臣服了南越，又安抚住了北边的匈奴，也算是四夷宾服了。偏偏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警报又来，说是淮南王英布也反叛了。原来彭越被处死后，由于是加罪他谋反大逆，便将他的尸体剁为肉酱，分给诸侯以儆效尤。这肉酱送到淮南，淮南王英布一见十分惊恐，索性发兵反叛。高祖又只得亲率大军前来平讨，他在阵前问英布：“朕封你为王，何苦兴兵造反？”英布随口答道：“为王岂如为帝？我也无非想做皇帝呢！”说罢，令部众放箭，一箭竟射中高祖胸部。高祖用手捂住伤口，大呼杀贼，诸将争先冲杀，英布败退，后被长沙王诱杀。

在陈豨反叛之初，燕王卢绾曾派兵攻打陈豨。后来受到燕臣张胜诱惑，反过来勾结陈豨。汉高祖十二年，高祖派樊哙领兵击燕，卢绾逃到匈奴去了。

至此，高祖在建国之初分封的八位异姓王，在他生前就灭去了七位，只剩一个最小最弱的长沙国其王未动；在这同时，高祖将梁地一分为二，东北仍号为梁，封自己的儿子刘恢为梁王；西南号为淮阳，封另一个儿子刘友为淮阳王（二子皆为后宫诸姬所生，母氏失传）。他还封了许多列侯，这些列侯只是衣食租税，和秦王朝列侯相同。在消灭异姓王过程中，高祖大封子侄，建立了同姓王国，这就构成了汉初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局面。

且说陆贾完成说服赵佗接受南越王称号臣属于汉的使命归来，高祖大喜，封他为大中大夫。从此陆贾便经常与高祖谈论治国之道，还不断引用《诗》、《书》中的话。谁知高祖开始听到这些很不耐烦，说：“我以马上得天下，要用什么诗书？”后来陆贾力劝道：“马上得天下，难道好马上治天下吗？臣听说古代贤君，很注意彰明礼度，因此就能长治久安。秦灭了六国，任刑好杀，不久即亡了。假若秦得天下之后，效法先王，施行仁义，陛下怎能灭秦为帝呢？”高祖听了，甚觉惭愧，就让陆贾把古今得失之事著成一书，取名《新语》，经常诵读。高祖还仿秦朝的样子，在中央于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权。而在地方上，所采用的“郡国并行”的办法与秦时相比略有改变。其他如土地政策也和秦代一样，可以自由买卖。所以田无常主，民无常居，一些官僚富商很快成为地方豪强，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奴役广大佃农。广大自耕农承担着政府的租税徭役，一年四季辛勤劳动，而日子却困苦不堪。秦王朝的法律条令、政治体制、财经制度等各方面，汉王朝几乎全部承继下来。汉代法律，就是萧何采择秦法，编成“九章”颁行天下。秦代的许多禁令，汉初也都沿用，后来才陆续加以修改。所以史家称“汉承秦制”，这话一点儿不差。秦始皇开创的事业由西汉王朝继承下来，并逐步发展，这确是历史的事实。

就在高祖平定了英布的叛乱以后，他从淮南回返，顺道路过沛县，说是要省视故乡父老，实际寓着衣锦重归的意思。沛县官吏设下丰盛的宴席，高祖坐在上位，即令父老子弟共同饮酒，在纵酒作乐之际，他令左右取来乐器，亲自击节，信口作《大风歌》，唱出了满腔心事：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踌躇满志的汉高祖刘邦，认为自己创下了“富有四海”的最大家业。他此时劳心苦思的就是如何保住这份家业。既然把天下看做一家私产，当然可以与家人同享，在他看来，由自己的亲属子弟去“守四方”，这是最好的共荣共享的办法。他先后将自己的弟、子、侄等封为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淮阳等九个诸侯国的国王，除首都长安为中心的旧秦国及附近地区划分了十五个郡外，其余旧六国地区几乎全部分封了。诸侯王在封国内是国君，权力很大。王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临民治国，掌握实权，一些王国的疆土广大，人口众多，很是富庶。像齐王刘肥有六郡，计七十二县。吴王刘濞（bì 碧）有三郡，计五十三县，王国实际是政治上半独立的国中之国。

除了大封同姓王之外，高祖也注意了选择忠于朝廷、能够帮着他管理这份家业的地方官吏。民间流传的“高祖选贤”的故事便是一例。那是高祖返乡这天，父老乡亲正在饮酒，喜气洋洋。忽听门外一阵吵嚷声，高祖放下酒杯问道：“门外是何人吵嚷？”县令跑出去看了看，回来禀奏说：“陛下莫惊，是一乡民状告本城店主霸了他二十只白鹅。”高祖听后沉思起来：人说这个县令昏庸无能，治沛以来，百姓怨声载道。怎奈天下大事未定，平日无暇顾及此事，不想今天遇上了，何不亲眼看看他的本领！高祖想到这里，暗暗拿定主意，连忙吩咐：“官清民安，民事为大，尊县令不妨即速审理，就以此处为堂，朕与众位父老暂在一旁观看！”

那县令不敢违令，当下审案，三问两问，判那原告是村夫流民，骚扰本县，收入南牢，听候发落。

高祖早看出这其中的破绽，故意问那县令：“这案算审清了吗？”县令吓得面色如土，不敢回答。高祖抬头向诸位父老兄弟环视一周，开口道：“县令不敢回答朕，想必案子没有审清！”接着又问大家谁能出来重新审理。众人你瞅我瞧，谁也不吭一声。高祖不由得面露愠色，仰天长叹道：“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猛士啊，猛士！如无猛士，我汉室江山如何长久？……”这一下激起了一位身体瘦弱、双目炯炯的中年人，他双膝跪在高祖面前，说道：“陛下，请恕小民无罪，我愿再审此案！”高祖闻言大喜，啧啧称赞：“自荐者，丈夫也！”众人一见此人，不免一惊：“这不是书生李良吗？”李良把原告、被告两家唤回，并要那店主把二十只白鹅送上。他不慌不忙地向高祖禀道：“我要审鹅，鹅供为证，二十只全审，请备二十管笔、二十块帛，要鹅一一招供。皇帝陛下可当面审察！”高祖一听不禁疑虑重重：此人莫不是疯魔中邪，天下哪有审鹅一说，鹅岂能招供？……

说话间二十只白鹅送来了，李良命人把二十块帛铺在地上，每块帛上放一只白鹅，这时，高祖和众人都瞪大眼睛看李良如何审鹅。可是等呀瞧呀，没听见李良再说一句话，只见那些鹅往帛上拉了一摊摊的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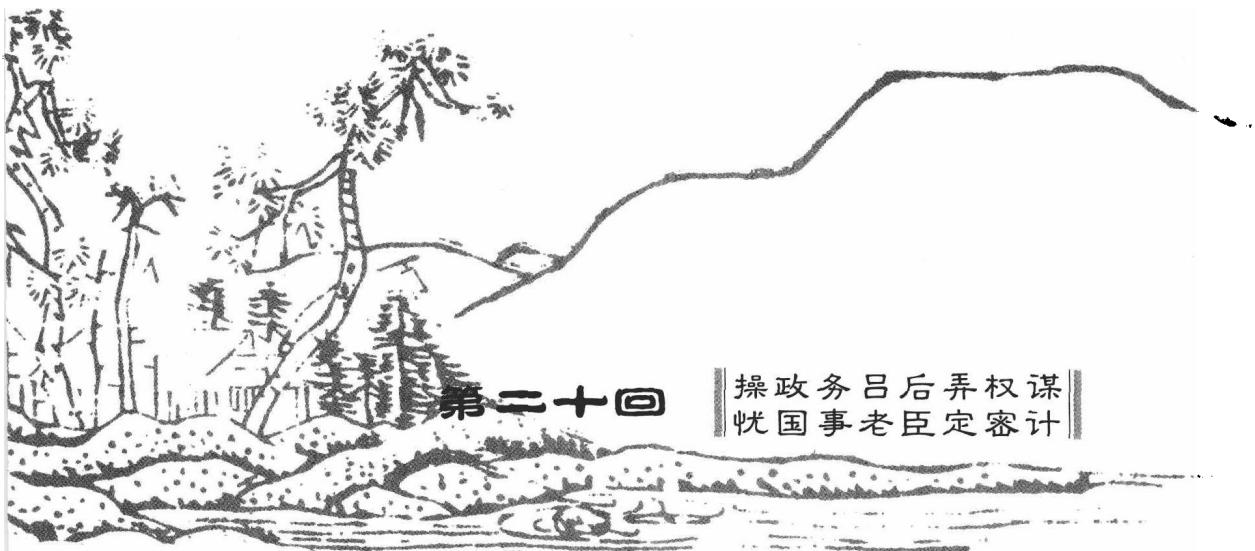
李良忽地站起来，一声猛喝：“店家！如今真相大白，你霸占乡民白鹅，铁证如山，还敢抵赖吗？”那店家浑身筛糠，瘫倒在地。李良转脸又对那原告说：“老乡，县令的判决委屈你了，现在物归原主，把你的白鹅领走吧，换上耜（sì 四，古代一种农具），多开荒，好生过日子！”

高祖和众人都在发愣，不知究竟。李良见此，就指着帛上的鹅屎说：“城里人养鹅喂的是粮食，拉的是黄屎；乡里人养鹅喂的是青草，拉的是青绿色的屎，请看这帛上不都是青绿绿的吗？”



众人恍然大悟，高祖离座拉住李良，连声夸赞：“好！这才称得上是沛县的青天！”当下将原县令撤职，换上李良治沛。

高祖告别故乡返都后，忽觉胸中剧痛，众臣都来探视，问长问短，不知是怎么回事。



第二十回

操政务吕后弄权谋
忧国事老臣定密计

且说高祖在征讨英布的战争中受伤以后，便经常胸痛难忍。至高祖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春三月中，病情越来越重，他自知将不久于世，不愿再行疗治。一天，特命侍于身侧的吕后退出，召集列侯群臣一同入宫，让人杀了一匹白马，相率起誓道：“从今以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接着又将吕后召进宫来，嘱咐后事。吕后含泪问道：“陛下百岁后，相国萧何若死，何人可以为相？”高祖说：“曹参可代。”吕后又问：“曹参也已将老，以后当属何人？”高祖道：“王陵可用。但王陵稍显愚直，不能独任，须用陈平为助。陈平智识有余，厚重不足，最好兼任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但欲安刘氏，非周勃不可，可令为太尉。”汉十二年（公元前 195 年）四月，高祖去世，史家有说他终年五十三岁的，也有说他终年六十二岁的，未曾考准，死后被尊为太祖高皇帝。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年刚十七岁，秉性懦弱，身体不好，其母吕后临朝称制，掌握了实权。

这吕后一家，诸如她的大哥吕泽、妹夫樊哙，倒也并不是仅仅依靠裙带关系的外戚，而称得上是随同高祖起兵的开国功臣。就是吕后本人，也



吃了不少的苦头，表现出了相当的政治才能；她为人刚毅，但也刻毒。她在大政方针方面，继续推行了休养生息政策，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过贡献；但在用人方面，出于和高祖相同的心理，她也要把吕家的人提拔起来，把持朝政，共享富贵。她最不能忘的是，高祖生前在戚姬的怂恿下，一度想废掉她的亲生儿刘盈的太子位，而立戚姬所生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后来由于众位大臣和她本人的坚决反对，刘盈才得以继为太子，最终继承了皇位。儿子一称帝，她这位母后就把权势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了。

吕后既得专权，宫中内政，自然由她主持。她平时最忌恨的，莫过于高祖皇帝所宠爱的戚姬，当下吩咐宫役，先把戚姬从严处置，剃光她的头发，用铁链锁住她的双脚，卸下她的宫妆，给她穿一身赭（zhě 者）服，把她关进永巷掖（yè 夜）庭，勒令她舂（chōng 充）米。

这永巷掖庭本是皇宫偏角的一间破屋。潮湿阴暗，青苔斑斑，断壁残垣，布满蛛网。戚姬在苛令之下，手拿米杵，挣扎舂米，稍一停手喘气，不是鞭抽，就是棍打。她舂一阵，哭一阵，且哭且唱道：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常与死相伍！

相隔三千里，谁当使告汝！

这歌词大意是：儿啊你受封赵王，为娘我却无辜被关进囚牢！终日舂米啊不能停手，每天死去活来受煎熬！相隔遥远儿无从知道，谁能将娘的苦痛给儿通报！唱着唱着，又困又乏的戚姬竟迷迷糊糊睡着了。她在梦中又回到高祖身边，并和儿子如意一起为高祖皇帝边舞边歌：

伴我君王忧兮伴我君王欢，



娱我君王心兮何分暮与旦？

为我君王兮披肝而沥胆，

保我君王兮四方去征战。

吾皇万岁兮恩威四海遍，

万世永赖兮其维我大汉！

母子歌罢，高祖离座击筑（古代一种乐器），唱起了他衣锦还乡时吟唱过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戚姬和儿子立即奉和道：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四海兮德被故乡，

愿做猛士兮守四方！

不料，戚姬的悲歌被吕后闻知。吕后愤然大骂道：“这个贱奴，还想依靠儿子吗？我要把她连根除掉！”说着，便命人速往赵国，召赵王如意入朝。

惠帝刘盈，看出母后用心不良，怕如意发生意外，就亲到霸上迎如意进宫。惠帝深爱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了使他免遭毒手，就整日让他在自己身边，兄弟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寸步不离。吕后欲加害如意，只恨无从下手。

转眼到了冬天。一天，惠帝要去射猎，清晨起来，见如意睡着，不忍叫醒他，心里说，离开半日，谅也无妨，就独自披挂上马，带着几个心腹

驰往骊山脚下。等到射猎归来一看，如意已七窍流血，变成了一具直挺挺的僵尸。惠帝抱着这位少弟的尸体大哭一场，不得已吩咐左右用王礼殓葬。后来暗地调查，发现害死如意的主使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做儿子的不能罪及母亲，只好付之一叹！谁知余哀未了，又起风波，忽有宫中太监前来说：“陛下，臣奉了皇太后之命，让陛下去看‘人彘’（zhì智，彘即猪）。”惠帝从来没听说过“人彘”这个名，便问：“何为‘人彘’？”太监答道：“太后说陛下一看便知。”惠帝跟着太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掖庭走去，来到一个茅厕坑前，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太监哆里哆嗦道：“厕内就、就是‘人彘’！”惠帝向里一望，啊呀！只见一个人身，既无两手，又无两脚，眼珠被挖去，只剩下两个血肉模糊的窟窿，那身子还微微能够蠕动、颤抖，一张嘴开得老大，但发不出声来。看了一会儿，又惊又怕，不由得问宫监这是何物？宫监不敢隐瞒，说：“这是挖掉五官、砍断四肢、熏聋两耳、药哑喉咙的戚夫人！这‘人彘’的名儿，是太后所命的……”惠帝听到此，如雷炸顶，禁不住哭叫道：“哎呀呀！我好一位狠心的母后，竟令我先父的爱妃死得这般惨痛！这哪里是人类所为？我为太后儿子，有何脸面治理天下？日后一切由太后自行主裁吧！”宫监把惠帝扶回，返报太后，太后把牙一咬：“也好！”

从此惠帝生病，不再上朝。到他继位的第七年，就抑郁而死。死时刚刚二十四岁。惠帝本来无子，吕后命人偷偷从后宫抱出一个婴儿，冒充是惠帝儿子，立为少帝。又怕婴儿的母亲泄露秘密，就把她杀了。这少帝能知道什么？自然全由吕后代行权力。从这时起，吕后正式“临朝称制”，史称“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

吕后临朝称制后，便颁诏废除了“夷三族、妖言令”的残酷刑罚，不



久又发觉汉初铸造的荚钱分量太轻，使得物价腾贵，下令恢复使用八铢钱（即秦半两钱）。

吕后最关心的，还是让吕家的人入朝为官，她常与人说：“高皇帝在位时，时时都想着让刘家的人为官，我何不能安置吕家的人！”在这之前，她已把自己的侄儿吕产、吕禄封为将军，率领禁卫皇城的军队。但她并不满足，还要把吕家的人封成王侯，以便有朝一日变刘氏江山为吕家天下。这时，朝中支持她的几个大臣，像张良、樊哙等，都已去世，她把已经担任右丞相的王陵、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召进宫来，商议分封诸吕之事。王陵首先反对道：“高皇帝曾召集众臣，宰杀白马，歃（shà 霽）血为盟，说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如今为何背约！”吕后怒目视他，气得面颊青红。陈平与周勃见她神色有变，二人忙交换一下眼色，互相微微点头，齐声说道：“高祖皇帝平定天下，曾封子弟为王；今太后临朝称制，分封吕氏子弟有何不可？”吕后听了这番话，才转怒为喜，脸上露出笑容。

不久，吕后就免了王陵而任陈平为右丞相，擢升心腹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这时，吕后以为踢开了绊脚石，朝中再也没人敢出来阻拦了，于是放开手脚，一气儿封了好几个吕姓王侯。她追尊自己的亡父为宣王，亡兄吕泽为悼武王。接着又封侄儿吕台为吕王，把齐国的济南郡改为吕国，封给他。不久，吕台死了，其子吕嘉继为吕王。此外，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吕禄为胡陵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贊其侯，吕忿为吕城侯，甚至吕后的妹妹吕媭，也受封为临光侯。

就这样，吕氏子侄一个个破格超迁，威显无比。吕氏恐怕刘吕两姓互相争斗，就想出一条亲上加亲的计策。她把吕禄的女儿嫁给故齐王刘肥的二儿子朱虚侯刘章，还让赵王刘友、梁王刘恢娶吕氏为妻。以为这样可使

刘吕两姓相安无事。谁知时间不长，有几对刘吕夫妻就生出事端来了。

先是赵王刘友妻，仗着吕后势力，欺凌赵王。她暗自跑到长安，入宫告密，说赵王反吕谋变。吕后一听，倒竖双眉，立即派人把赵王召来，也不调查虚实，就把他禁锢起来，不给饮食。刘友被饿得气息奄奄，便用嘶哑的嗓子唱起了哀歌：

诸吕用事兮刘氏微，
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
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
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
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
自决中野兮苍天与直！
吁嗟不可悔兮宁早自戕（qiāng），
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
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这歌词的大意是说，吕氏专权刘氏受到了摧折，连妻室妃嫔都要撮合。吕氏妻诬告丈夫惑上乱国，身为王侯也被百般折磨。纵使饿死谁来怜惜？仇恨必报吕氏太凶恶！刘友的歌声呜呜，饥肠辘辘，结果饿死了。吕后不准用王礼葬他，尸体被埋到长安附近的乱葬岗子上。刘友死后不久，梁王刘恢忍受不了吕产女儿的虐待，也被迫自杀了。刘氏王侯，死尽管死，怨尽管怨，吕后不去理睬，倒是少一“刘”正好补一“吕”，来得很是及时。吕后很快又改封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台儿子吕通为燕王。吕产、吕禄封王之后，仍然留在中央，未曾就国。

这时，少帝已渐渐长大，稍稍懂了一点儿人情事理。有一次，他听到

内侍私下议论，说他不是惠帝之子，他的生母已被太后杀死。少帝大哭一场，愤怒地发誓：“太后狠心杀我生母？日后我长大了，一定替母亲报仇！”这话不翼而飞，很快传到吕后耳里。她岂能容忍？暗骂道：“好个毛孩子！看你是活够了！”于是很快把他杀了，另立一个小孩子刘弘为帝，也称少帝。这刘弘连个纪元年号都没有，他不过是吕后手里的一个玩偶。吕后要他怎么他就得怎么。宫内之事，全由临光侯吕媭、左丞相审食其等秉着吕后的旨意参赞密谋；外边则由吕产吕禄分典禁兵，护卫宫廷。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有位无权，不过只是保着声名而已。

吕后的专断，引起了一些开国功臣的强烈不满，至于刘氏家族中的一些人，更是对她恨得咬牙切齿。在刘氏家族中，有那位血气方刚、暗暗待着机会的青年人刘章，他看到吕后扶吕灭刘，诸吕渐渐把持了朝政，为所欲为，飞扬跋扈，便暗下决心，准备为恢复刘氏手中的权柄作一番斗争。这朱虚侯刘章奉吕后之命宿卫宫廷，他年方二十左右，生得仪容俊美，器宇轩昂。刘章之妻本是吕后的侄孙女，这位吕氏妻子不比寻常，和丈夫心心相印，十分贤惠，凡所知诸吕之事，都暗暗告知刘章，助他扶刘削吕，希图成就大事。

有一天，吕后在宫中大摆宴席，遍宴吕氏宗亲。刘章因是吕门的女婿，也被邀请就席。他见来人众多，大半都是吕氏王侯，而且个个气色骄盈，不可一世，不由得怒火中烧，但表面仍不露声色。

吕后素来喜欢刘章仪表堂堂，年轻俊美，斜眯着眼微笑地对他说：“酒宴上要行酒令，你就做监酒吧！”刘章一听，心想：今日诸吕在此，我何不趁此机会，灭一灭吕氏威风，长一长刘氏之志，出出胸中恶气！于是答道：“臣系将门后代，太后既命我监酒，请允照军法从事！”吕后满脸

堆笑，总以为他是一句戏言，便即照允。刘章故意提高声音，对众人说道：“诸位请听，今日盛宴，太后命我按军法监酒，我当遵旨而行！”诸吕听了虽觉得新鲜，但都毫不在意，禁不住嘻嘻哈哈嚷叫了一阵。刘章又说：“军令如山，令行禁止，嬉笑不得！”

酒过三巡，自吕太后以下都有了几分醉意。刘章来到吕后面前，说：“酒宴上没有音乐歌舞，未免寂寥，臣愿为太后唱耕田歌。”吕后笑道：“你的父亲或尚知耕田，你生来便为王子，怎知田务？且唱来给众人一听！”刘章高声唱道：

深耕播种，

立苗欲疏。

非其种者，

锄而去之。

这歌词大意是，深深地耕耘啊辛勤地播种，管好禾苗啊疏密要适中，长出了野苗挥锄铲去它毫不留情！诸吕一边叫好，一边猜拳行令，唯吕后听出这歌词语意双关，但她不便在席间责问，就假装不知，只管让左右侍从斟酒，直灌得众人醉醺醺的。这当儿，有位吕氏子弟不胜酒力，偷偷地溜了出去，刘章看见，拔剑追击，喝道：“你敢擅自逃席吗？”那人一回头，刘章揪住他的衣领，“咔嚓”一剑，剁下了他的脑袋。刘章回禀吕后道：“禀太后，刚才有一人逃席，臣谨依军法，将他处斩了！”席间顿时发出一片凄惨的惊叫，就是吕后也不禁改容，而刘章却好似无事，从容自若。吕后愣了多时，自思既已准他按军法行事，不能责他擅杀，只得忍耐了事。众人心中“怦怦”直跳，谁还有心再饮？便都情愿告退。吕后谕令罢酒，人们都离席散去。



刘邦监酒杀死吕氏子弟一事，很快传遍了朝廷内外。老臣陈平、周勃等人，把他视为奇才，从此与他更加相近。大中大夫陆贾本来因为恨吕后用事，托病在家隐居，听到这一消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大笑道：“看来这刘氏天下还有指望！”他痛饮三杯烈酒，束整衣冠，连夜去找陈平。侍从引陆贾进了陈平相府，忽听一阵琴声传来，伴随着琴声，响起苍凉悲壮的歌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陆贾听着熟悉的《大风歌》，心潮起伏，神魂激荡，快步跨进陈平内室，见陈平低首抚琴，并不一顾，便开口问道：“丞相有何忧思？”陈平突然惊起，捋（lǚ 吕）须笑道：“陆大夫到了，失迎，失迎！”陆贾说：“听到了丞相吟诵高祖皇帝当年的《大风歌》，似乎声情含忧！”陈平微微点头：“先生道我有什么心事？”陆贾说道：“想是为了诸吕专权吧？”陈平答道：“先生所料甚是。不知有何妙策，可转时局？”陆贾说：“常言说，天下安定注意相，天下危难注意将。将相和睦，众情归附。今日社稷大事，关系两人掌握，一是丞相您，一是太尉周勃。丞相何不联络太尉，互相为助呢？”陈平说：“但不知周太尉有何想法？”陆贾说：“丞相何不就此找太尉相商？我愿陪丞相走一趟！”说话间，陈平和陆贾来到周勃府上。这时正是清晨，周勃院中摆一小桌，桌上放着竹箫和箭。周太尉拄着剑，正凝神观看武士们演习操练。这位出身于沛县穷苦人家的周勃，身躯魁梧，虎背熊腰，枣红面色，眉骨高耸，下巴上飘着一把胡须，显得十分

威武。他幼时靠织蚕箔糊口，还会吹箫，常帮别人办红白喜事。稍长之后，始习弓马剑术，练就一身武艺。刘邦起兵，他即参加，战场厮杀，冲锋陷阵，骁勇异常，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高祖信任。高祖曾称誉他忠心厚重，功勋盖世，是安定刘氏天下的重臣。

且说陈平、陆贾见到周勃，开口便说起朝中之事。那陆大夫首先抢过话头，问周勃：“绛侯（周勃的封号）近日可听得长安新传的一首歌谣吗？”周勃回答：“我本粗人，未曾留意这些！”陆贾说：“民风民谣，倒颇有意思呢！”陈平插话道：“陆大夫不妨一述，也让我和周太尉一开耳目呀！”陆贾用手击节，仿民歌曲调唱起来：

口加口，难开口，

魑魅魍魉（chī mèi wǎng liǎng 吃妹往两）遍地走。

口咬口，口难开，

王孙冤死实堪哀。

口对口，口难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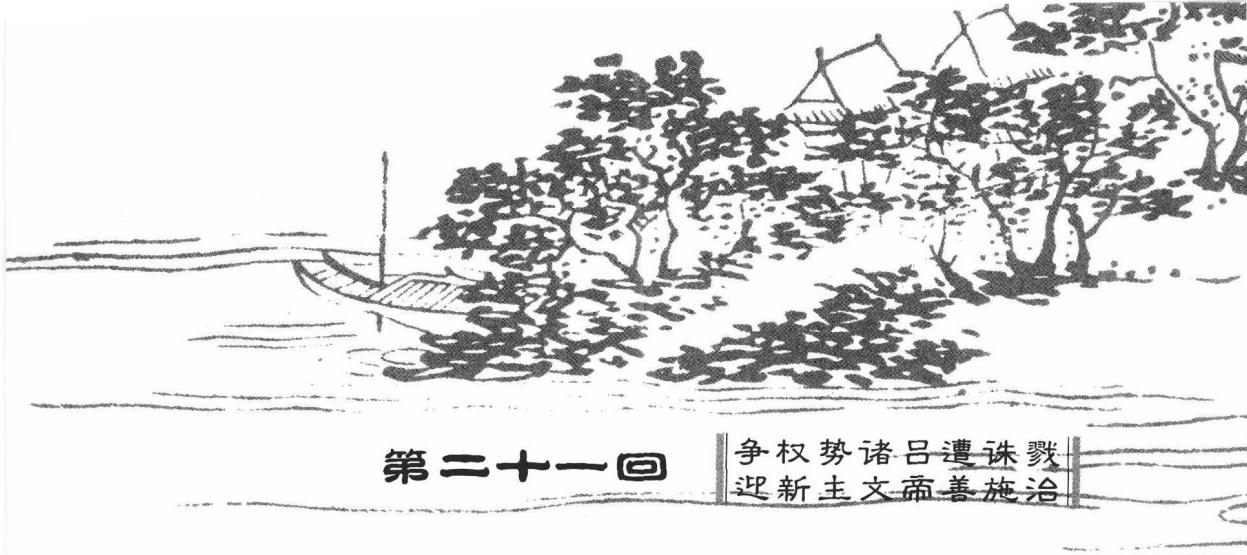
丞相弹琴无主张。

口背口，张口难，

太尉一出天下安。

陈平听着，会意地笑了。周勃不免惊奇，问：“这歌儿把丞相和我都唱进去了。只是这么多‘口’究属何意？”陆贾说：“千口万口，实是俩口；上口下口，吕氏该除否？”周勃一下明白过来。他紧握拳头，在桌上狠击一下，说：“太后专擅，吕氏骄盈，刁难高祖皇帝，残害戚夫人，谋杀赵王如意，逼死刘氏王侯，满朝文武多有怨声，天下百姓早已不堪忍耐了！”陈平说：“高祖皇帝有言在先，安天下者必是太尉。太尉一身系天

下之安危，责任重大啊！”三人越说越投机，于是预为安排。同时约定联络朱虚侯刘章，故相国曹参之子、御史大夫曹窶（zhú 烛），颍阴侯灌婴等人，准备伺机动手。



第二十一回

争权势诸吕遭诛戮
迎新主文帝善施治

陈平、周勃等人密商多次，随时观察着朝廷动静；朱虚侯刘章、御史大夫曹窋，颍阴侯灌婴等暗里摩拳擦掌，专等时机一到，下手除灭诸吕。

转眼已是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暮春三月，吕后按照俗例，要到长安城外斋戒沐浴，求福除灾，那时把这种事叫做祓（fú服）祭。她下令重新修整驰道，征调长安四郊民夫万人，运来纯黄色的新土垫路夯实，每三丈远植树一株，树间摆设各种应时花卉，为此差不多把长安城内外民间花木征调一空了。祓祭这天，从未央宫到长安城外渭水南岸二十余里路上，全部由吕产指挥禁卫皇宫的南军警跸（bì闭，帝王出行时清道，禁止行人来往叫警跸），长安四郊则由吕禄指挥北军禁卫，吕后身边由吕更始调宫中卫士护驾。一时间，戈矛斧钺，金光耀目，行人路断，鸟兽远避。

吕后身穿红色宽大祭服，一扭一扭地登上事先筑好的祭坛，焚香跪拜，而后移步渭水边，蹲下身子用手沾了沾水，往脸上抹了抹，这就算是沐浴了。随行人众在吕后沐浴过后，也都依次来到水边沾了沾水，抹了抹脸，差不多用了半个多时辰才算礼成。

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了雷声，阴云正从天边涌来。吕后心中一惊，以



为是不祥之兆，传令速速回宫。本来长安郊外，平畴沃野，八百里秦川，春意浓融，可吕后没心思去欣赏。待经过轵（zhǐ 纸）道（轵道，今陕西省咸阳附近）时，她忽觉疲倦，昏昏欲睡，蒙眬中恍惚见着一条大狗咬住自己，痛彻心腑，不禁失声大叫：“快把狗赶开，咬死我了！”卫士慌忙抢护，发现她睡梦初醒。从此，吕后卧病不起，腋（yè 夜）下长出一个毒瘤。白天痛苦还好勉强忍耐，每到夜间，疼痛益甚，几乎不能支持。这样苦熬了几个月，到了夏尽秋来，病情日重，以至常常昏迷。恰巧这一年洪水为患，淹没了万余户人家。吕后认为这是天意在惩戒她，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她发出诏命，封吕产为相国，吕平为未央宫卫尉，吕更始为长乐宫卫尉，两处卫尉所掌南军，全归相国吕产统帅；又封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种为中将，掌管北军，整个北军归吕禄统帅。

一天，吕后将吕产、吕禄两个侄儿召到跟前嘱道：“你们受封为王侯将相，大臣多半不平，我若一死，难免变动。你二人须带领人马卫护皇宮，切勿轻出，就是我出葬时，也不必亲送，以免为人所制！”这时，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心腹左丞相审食其乘间献谀道：“太后功业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不朽！”吕产、吕禄也忙说：“姑母恩德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所嘱之事，侄儿记住了！”吕后听到此，闭上了眼睛，咽下最后一口气。

吕后一死，吕产在内护丧，吕禄在外巡行，防备得非常严密；到出葬那天，两人遵着遗嘱，谁也没去送葬，带着南北两军，护卫宫廷，一步也不肯离开。陈平、周勃等人，虽有心乘机除灭诸吕，无奈总不得下手，只好耐心等待。独有朱虚侯刘章，从吕氏妻子那里得知吕禄、吕产等谨守遗言，踞守宫禁，他想如此下去，诸吕必将作乱，朝内大臣，一时无力除

奸，只好从外面发难，来对付吕产、吕禄等人。于是他派使秘密赴齐，报告哥哥齐王刘襄，叫他发兵西向，自己在京都作为内应，若能诛灭吕氏，就尊奉刘襄为帝。刘襄本是高祖长孙，也打算伺机夺取皇帝宝座，加上吕后夺他地盘，分封他人，早已怀恨在心，得到报告，便率先起而反抗诸吕。他发布文告说：“吕后年老受蒙蔽，诸吕擅权，废杀刘如意等好几位刘氏王侯而分封诸吕。现在吕后去世，诸吕又自封高官，专擅兵权，劫持列侯忠臣，危害国家，所以我率兵入都，以诛灭权奸！”

这文告传入长安，一时人心浮动，大臣狐疑，街市冷落，家户紧闭。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不敢轻离首都，只好派颍阴侯灌婴率十万大军迎击齐王刘襄。灌婴去找陈平、周勃商议，陈平、周勃与他说：“给了十万大军，这有何不好？应速将人马带出，回头相机而行便是！”灌婴会意，领兵东向，兵至荥阳，他便与齐王刘襄联络，拥兵自重，坐观时变。此刻，留在京城充作内应的陈平、周勃等人，心里倒焦急起来，因为吕产、吕禄夺了周勃的兵权，他们无法进入军营指挥，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这怎么办呢？周勃说：“当今之势，要战胜吕党，全在文武两事：文事须加紧游说朝廷公卿，文武臣僚；武事须夺取北军军权，以备剿伐之用！”陈平对周勃这一分析深表赞同，当下去找陆贾活动。

事过三天，长安的空气更加紧张起来，吕产统辖的南军日夜巡逻街头，似有一个火星就可引燃一场大火之势。周勃按照与几位老臣商量好的计划，全副披挂，骑了他的栗色大马，带着两名裨将和十名护卫，径直去到北军，想闯入中军会见吕禄。不料到得辕门之外便被挡了回来。回来路上遇见陆贾，两相陈述了事情的经过。陆贾说：“我前去说服曲周侯酈商，他的儿子酈寄和吕禄交情甚厚，正好可为我用，无奈曲周侯装病不



出，明则中立，实则保吕，这如何是好！”周勃呵呵一笑，俯在陆贾身边小声说：“先生不是多次与我说，安邦治国，需要王霸两道吗？”一句话提醒陆贾，他紧紧握住周勃的手，说：“多蒙太尉提醒，看来对郦商施王道不行，就只有施霸道了，一切全仗太尉决断！”

当夜，周勃派了十名武士，秘密闯进曲周侯府，将郦商和他的儿子郦寄绑架了出来，押到周勃府邸的办事阁里。天亮以后，周勃来到办事阁，命人给郦氏父子松绑。陆贾、陈平也来到了。郦商怒气冲冲，对着周勃说：“我犯有何罪？你们没有皇上的符节，竟敢擅自绑架高皇帝的老臣？”陈平说：“郦将军，请原谅我们无礼，我们向你谢罪了！想当初，将军与令兄一同追随汉王，为创立大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当今之势，吕氏必欲将高皇帝老臣一一除灭而后快，刘、吕两家，势不两立，将军希图自保，实是保吕；明则中立，实则袒贼。将军既口称是高皇帝的老臣，眼见刘氏江山倾危，难道竟无动于衷吗？”郦商听此，把头高高昂起，长吁了一口气。周勃、陆贾见他已有转意，又详陈了一番利害，最后郦商表示愿与众老臣合力，共除诸吕。

就在周勃、陈平、陆贾劝说郦商的同时，陈平早已派人在说服郦寄。郦寄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发誓道：“我等若妄毁了先辈打下的江山，愿死于沟壑之中，任虎狼吞食尸骨！”

周勃等见郦氏父子回心转意，愿合力并除诸吕，心里十分高兴。当下派郦寄前去诱使赵王吕禄交出北军军权。

这郦寄倒也机灵，他借助平日与吕禄交情甚厚之便，立即赶到北军营中。见到吕禄，先谈了些斗鸡走狗吃喝玩乐之类的俗事，而后找个空隙，裝作关心的样子，对吕禄说：“足下也该细想想了，吕太后晏驾。主上年

幼，尚不能自主朝政，而足下佩带赵王印信，不赶快回到封国镇抚一方，却乐当什么上将，带兵留在京城，大臣们岂不怀疑足下图谋不轨？眼下外有齐王发难，内有周勃、陈平等大智大勇的老臣，一旦他们里应外合，势必兵不血刃而破京城，到那时足下一人一家一族岂能自保？何不把印归还朝廷，把兵权交给周太尉，同诸臣盟誓归国呢？诚如此，齐王刘襄自会收兵，大臣们也就心安了。足下安安稳稳做千里之土的大王，岂不是万世福祚？”

吕禄对郦寄向来信从，郦寄的一番话他一下就听进去了。他来到二姑母临光侯吕媭府上，照着郦寄所言陈述了一番。不料吕媭一听，“啪”地把一箱珠宝玉器摔在地上，大声申斥道：“你身为将军要放弃军权，我吕家的人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吕禄吓慌了神，连忙赶回北军，督军备战。

郦寄得此情况，急忙来报告周勃，正好陆贾也在。周勃焦虑万分，陆贾从旁说：“如此看来，非有皇上符节不可了！”陆贾话音刚落，陈平带了主管皇上符节的襄平侯纪通来到，说：“符节到了！”原来陈平料到吕家党人不会轻易上圈套，交出兵权，便暗暗与纪通联络，请他助周太尉一臂之力。纪通深恨吕氏，不光带来了符节，还请来一位大谒者（官名，为国君掌管传达）。

周勃大喜，和陈平、陆贾、纪通、郦寄等紧急谋划了一番。当夜，他全身披挂，带大谒者携符节直入北军，进入军门，宣诏夺过吕禄的兵权，然后高声宣布道：“北军将士：吕氏专权，阴谋篡位，我奉命讨逆。现在拥吕氏者右袒（袒露右臂），拥刘氏者左袒（袒露左臂）！”北军将士，都袒露左臂，表示助刘。周勃遣人报知陈平，陈平又吩咐朱虚侯刘章速去协助太尉。周勃一面命令北军将士静守待命，不得轻动，一面派刘章领兵千



余人，以入宫警卫皇帝为名，伺机捕杀统领南军的相国吕产。战斗在未央宫正殿大门外的广场上展开。吕产行动迅速，分别控制了几处有利地势，专以强弩向刘章猛射。刘章遵照周勃的指令，采取分隔包围的办法，各个击杀对手。最后刘章吕产两人杀到一起。吕产举着一根铁棒向刘章的头部猛打下去，刘章使一柄利剑，猛闪身冲到吕产近前，当胸便刺。吕产来个风摆荷叶，躲开剑锋，一个扫堂腿把刘章绊了个趔趄，刘章还他个倒栽杨柳，趁势猛刺他的下裆。两人一来一往，杀得难分难解。打了将近半个时辰，毕竟吕产体力胜不过刘章，渐渐感到力不能支，便抽身退下阵来。刘章急追猛赶，岂肯放他走脱？吕产万般无奈，窜入一个茅厕里继续顽抗。刘章飞步上前，大喝一声，猛一用力，将茅厕的一壁墙推倒，正好将吕产压住，他上去补上一剑，吕产当下毙命。

刘章在未央宫击杀了吕产，小皇帝急忙表示支持，派使者持节慰劳刘章。刘章利用使者的节信，又杀掉长乐宫卫尉吕更始，然后还报周勃。在完全控制了首都军权之后，太尉周勃派兵分头捕杀赵王吕禄和燕王吕通等吕氏党徒，掌握了局势。接着马上派刘章通知齐王刘襄罢兵，再使人通知灌婴，即令班师回朝。

陈平、周勃扫清诸吕，就召集朝臣会商善后办法。众臣认为小皇帝同吕氏关系密切，为了免除后患，绝不能再保留，何况他未必是惠帝血统，应该加以铲除。大家商议，要从刘氏子孙中另行物色人选来继承帝统。本来带头反对诸吕有功的是齐王刘襄，有人提出他是高祖长孙，可以继位。但众臣对刘襄擅自起兵并不赞同，对其弟朱虚侯刘章的冒失举动也有顾虑。还认为刘襄母族很凶恶，如果拥立齐王刘襄，其母族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吕氏，大臣们又将受害。陈平、周勃请众臣又复另议，大家公推了一个

代王刘恒，并说出两条理由，一是高祖诸子尚存两王，代王刘恒年长，以仁孝宽厚著称，二是代王母亲薄氏，素性老实，不参朝政，可无他患。陈平、周勃依从众议，派人前去代地，迎代王刘恒入京。

代王刘恒接见朝使，问明来意，虽觉得是幸运降临，但也不敢轻易相信。他召集左右臣僚，商议行止，群臣齐说不一。郎中令张武等谏阻道：“朝中大臣都是高祖皇帝手下大将，善于作战，诡计多端。从前由高祖和吕后相继驾驭，他们不敢轻举乱动，现在除灭诸吕，喋血京师，执掌大权，控制局势，却前来迎立皇帝，拱手让权，大王不宜轻信来使，最好称病不去，静观时变。”中尉宋昌却力排众议，进言道：“大王得此机会，即应命驾入都，何必多疑？如今，刘氏政权已得百姓拥护；高祖分王子弟，势如犬牙相制，固若磐石，天下莫不敬畏；汉兴以后，除秦苛政，人心皆以悦服。纵使有人阴谋作乱，一来众人反对，二来刘氏诸王互相约制，必不敢动。今高祖子嗣只存淮王与大王二人，大王年长，又有贤圣仁孝的美名传闻天下，所以诸大臣顺从舆情，前来迎立，大王实在不必怀疑！”刘恒听了，还是不大放心，便派母舅薄昭去见周勃。周勃等恳切陈述了迎立代王的原委，发誓决无他意。薄昭很快还报刘恒。刘恒笑着对中尉宋昌说：“果如君言，不必再疑了！”随即备好车驾，与宋昌一同登车，另外郎中令张武等六人为随员，急忙赶赴长安。周勃、陈平等早在等候，代王一到，经过一番敦劝和谦让仪式，便正式登上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

这汉文帝刘恒本是汉高祖刘邦的庶（shù 树）子（旧称妾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薄姬不受宠爱，因而也免遭了吕后忌恨。母子俩与汉廷的斗争毫无牵连，地位比较超脱；刘恒今又在臣民欢迎拥戴之下，正大光明



地当了皇帝，这就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能够驾驭群臣。加上他深明君道，很有政治才能，他的统治不仅为汉王朝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颇具特色。因而，被旧史家称颂为可以同西周成康媲（*pí* 媲）美的一位明君。

且说文帝既已正位，便下诏封赏。尊母后薄氏为皇太后，原王妃窦氏为皇后，立长子刘启为太子。一天，忽然右丞相陈平上书称病，且请辞职。文帝惊问原因，陈平道：“高祖皇帝开国时，周勃的功劳不如臣，今铲诛诸吕，臣功不如周勃，故将右丞相一职让周勃就任，臣心方安。”文帝依允，命周勃为右丞相（古时尚右，右高于左），命陈平为左丞相，罢去审食其，任灌婴为太尉。

时过不久，文帝与众臣研讨国事。他问周勃狱讼和钱谷出入情况，周勃答不出来，急得直冒冷汗；又问陈平，陈平也不熟悉此事，只好说此二事各有专门机构管。文帝很不高兴，道：“照此说来，究竟君主管何事？”陈平机智，急忙把宰相职任陈述一番，文帝听了，乃点头称善。周勃自知能力不及陈平，请求免职，文帝同意，便独任陈平为相。

文帝母亲薄氏本是吃过苦的人，娘儿俩对百姓苦楚多少知道一些。所以文帝即位之后，很注意奉行汉初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他颁诏大赦天下，修改苛酷刑罚，以松弛自秦王朝以来过分紧张的政治局面，缓和对民众的压迫程度，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与大臣们商议说：“一人犯法，定罪即可，为何要把父母、妻子连同治罪？诸位可议改此法！”众臣经过一番讨论，很快废除了一人犯罪全家连坐的法令（连坐，就是牵连着一同办罪的意思）。不久，又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同时，文帝还颁布一道诏命，救济各地的鳏（*guān* 鸱）、寡、孤、独，规定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按

月发给米、肉、布帛，地方官吏必须按时按节去慰问年老的人。各地官吏在宣布这道诏命时，老弱病残都扶杖往听。还规定了赦免官奴婢为庶人的办法。

多少年来，百姓是不能谈论政治的，更不用说批评皇帝了。针对此一情况，文帝颁诏，允许百姓向皇上进谏。这么一来，上奏章的，当面规劝皇帝的日益增多。在朝廷上自不必说，就是在道边路旁，凡有人上书，文帝也总是停下车来，把奏章接过去。他对大臣们说：“可采用者则采用，不可用者搁在一边，这有何不好？”文帝还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强调农是天下之本，百姓赖此生存。他一方面仿照古代的“籍田礼”（古代天子、诸侯每逢春耕前，在“籍田”上亲自执耒耜。三推或一拨，称为“籍田礼”）作出带头耕田的样子，以鼓励农耕，另一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徭役也减少三分之二。他还倡行俭约，有效地控制朝廷上下的开支。不新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销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予贫民。除了自己带头节俭以外，又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这就使得百姓的徭役负担大为减轻，得以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十多钱一石，全国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 179 年），他与丞相陈平谈起南越事宜。南越王赵佗，前曾接受汉高祖册封，归汉称臣。至汉高后四年，他又背了汉朝，自称南越武帝。吕后死后，他竟诱使闽越西瓯等俱为属国。文帝见四夷宾服，独有赵佗与朝廷抗衡，就打算以柔制刚，采取招抚的办法。他下令真定（今河北正定，赵佗祖籍）官吏给赵佗父母兄弟亲属等以厚赐。然后选派使臣，南下诏抚赵佗。派谁去合适呢？文帝正在思索，丞相陈平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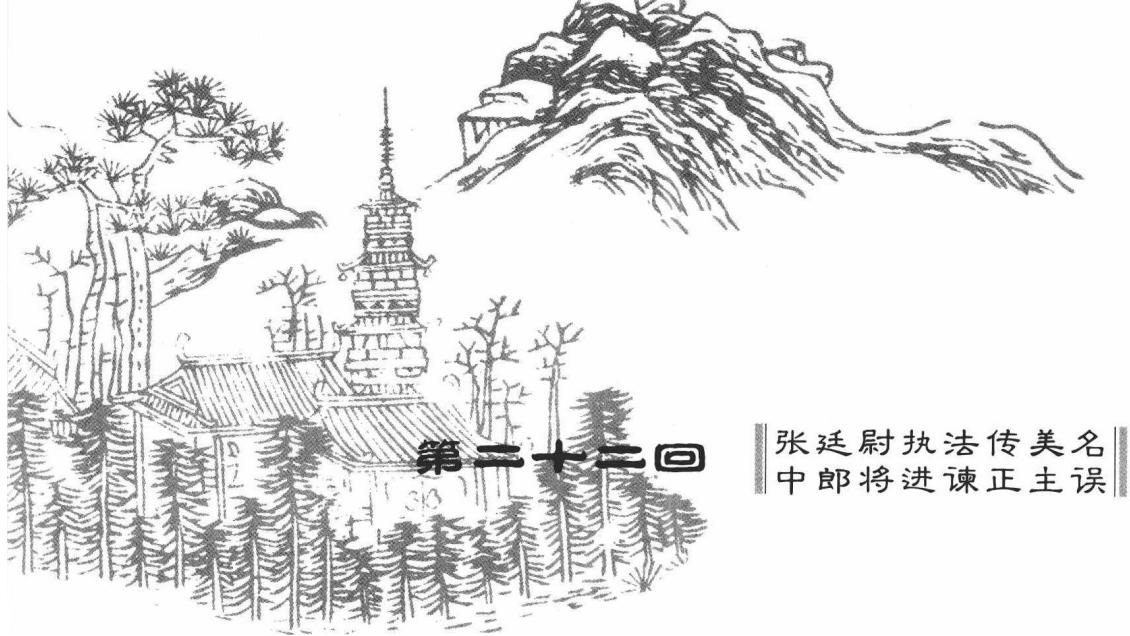


陆贾保荐上去，陈奏说：“他前番出使，事情办得很好，此时正好叫他再去一趟，驾轻就熟，必定有成。”文帝也以为然，就召陆贾入朝，仍令为大中大夫，使他带了御书，前往诏谕赵佗。陆贾奉命起程，见到赵佗，交给他御书，并细陈利害得失。赵佗大为感动，握着陆贾的手说道：“汉天子真是长者，愿奉明诏，永为藩臣。”并下令国中道：“汉皇帝真贤天子，自今以后，我当取消帝号，仍为汉藩。”陆贾也夸赵佗贤明。赵佗大喜，款待陆贾好几日，然后修书一封，请陆贾回报文帝。自此南方无事，四海承平。两次出使南越的陆大夫，也安然寿终。

不久丞相陈平病故，文帝再任周勃为相。这时文帝征求直言，颍川人贾山上书陈述治乱之道。他借秦为喻，详论兴衰治乱原因。原来文帝虽日勤政事，但素性喜好田猎，往往乘暇出游，射猎为娱，所以贾山反复进谏。文帝览奏，颇为赞赏，下诏褒奖贾山。当时还有一个通达治世之道的年轻人，名叫贾谊，原籍洛阳。贾谊才华横溢，是一时名士，曾被河南郡守吴公招为门客，后吴公被任为廷尉，他便向文帝推荐贾谊。文帝召贾谊为博士，一年之中升至大中大夫。贾谊凭着满腹学识，劝谏文帝改历法，易服色，更定官制，大兴礼乐，文帝极为叹赏，只是因事关重大，没有马上推行。贾谊敦劝文帝坚持“籍田礼”，遣所封王侯就国莅位，文帝依议施行。文帝还要擢升贾谊时，不料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及御史大夫冯敬等人联名上奏说：“贾谊本是洛阳少年，意在擅权，不宜轻用。”文帝览奏心中虽不大痛快，可为众议所迫，只好暂令贾谊去做长沙王的太傅（辅弼国君的官）。贾谊不能不去，但心中怏怏不乐，出都南下，渡过湘水，悲吊战国时屈原，作赋自比。后来在长沙一待就是三年。相传有鹏鸟飞入贾谊舍中，他因情感事，又作了《鹏鸟赋》，自述悲怀。

贾谊既被挤出朝中，周勃等当然暗喜。不过文帝并非是不察是非的昏主，他在封宗室与诸子为河间、城阳、济北、太原、代、梁诸王之后，突然降诏，免去了周勃的丞相职务，要他带头就国到封地去。周勃未曾预料，没奈何交还相印，离开首都赴绛地去了。

文帝前三年（公元前177年），擢升灌婴为丞相，罢太尉不设。这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攻扰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边地，文帝急命灌婴调发车骑八万人，前去抵御匈奴，他自己亲率诸将到达甘泉宫，作为援应。匈奴兵很快退走。灌婴刚刚还师，忽又有警报到来，说是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进袭荥阳。文帝闻报大惊，急与众臣商议对策。



张廷尉执法传美名
中郎将进谏正主误

文帝闻知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急召众臣商议对策，他说：“朕自登基以来，兢兢业业，一日也不敢怠懈，不知济北王因何故起兵反叛朝廷？”众臣听此，议论纷纷，各执其词，其说不一。灌婴沉思了一会儿，上前陈奏说：“陛下，据微臣所知，刘兴居受封济北王，其兄刘章受封城阳王，陛下命他们同时就国莅位。刘章自恃在除灭诸吕中立了大功，原以为该由其兄齐王刘襄袭登帝位，不料众老臣辅保陛下登基，他觉得白白辛苦一场，为人作了嫁妆，自己兄弟几个到头来仅仅被封为王，因此郁愤而死。刘兴居听说哥哥气愤身亡，无比怨恨，就私下结交宾客，暗做反叛准备。近日听说陛下出讨匈奴，就以为关中空虚，正好可以进击，因此便起兵西向。”文帝听了连连点头，觉得灌婴言之有理。他望了望众臣的神色，看出大家也表赞同，便说：“既如此，济北王不光是想夺朕的帝位，而且也是与朝廷众臣作对，理应讨伐，不知哪位愿领兵平叛？”文帝话音刚落，只见老将柴武上前禀道：“臣愿领兵平定叛王！”文帝依允，当下点了人马，命柴武出发。柴武率人马赶到荥阳，与刘兴居相遇，一场大战，杀得叛军七零八落，四散而逃，刘兴居被虏，自杀身死。柴武班师回朝，文帝

一面嘉奖将士，一面颁诏撤销济北国，不再置封。

且说汉廷通过交涉折服了割据南方自号“武帝”的赵佗，使他纳贡称臣不再扰边。击退了匈奴右贤王的进攻，加强了北方的防御力量。又平定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可以说内安外攘，得息干戈，朝廷又复清闲。

一天，文帝带着侍臣，前往上林苑观赏景色。这上林苑本是秦都咸阳时所置的皇家宫苑，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时，曾营建朝宫于苑中，阿房宫即其前殿。汉初荒废。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时，许民入苑开垦；后来又渐渐恢复为宫苑。文帝来此，但见草深林茂，鱼跃鸟飞，顿觉十分快活。文帝登上老虎圈旁的楼台观虎，他问陪同游览的校尉们：“登记在簿册上的禽兽共有多少？”一连问了十几人，众皆瞠目结舌，答不上来。这时，有个监守虎圈的啬夫（官名）从容代答，一一详陈，把禽兽的数目说得一清二楚，他一边回答皇上的提问，一边做出自己能随口应对、百问百答的样子。文帝称许道：“一个朝廷的官吏，难道不应当像这样吗？能如此才算尽职哩！”当下就命令从官张释之：“拜这位啬夫为上林令。”

张释之字季，是南阳（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市）堵阳县（今河南省方城县东）人。他从小和哥哥张仲没有分家。因为家资丰厚，被选为骑郎，做汉文帝的侍从，接连几年也没有升迁，起初一点儿名气也没有。他曾慨叹说：“总在外做官，只不过花费哥哥的财产，是做不出头来了！”直想辞官回家。他的上司中郎将袁盎（一作爰盎）知道他的才德，觉得他离去实在可惜，就向文帝荐举，后来才进为谒者。张释之朝见文帝后，趁机陈述一些治国安民大计。文帝说：“要讲得平易浅近，不必高谈阔论，但求在目前可以行得通的。”于是张释之就秦汉得失的原因说了一



番。文帝十分赞赏，又任命他为谒者仆射（谒者的长官）。

这会儿张释之奉谕，半晌不答话，文帝不得不重申一次：“朕令你任命那位啬夫做上林令！”张释之上前问文帝道：“陛下，绛侯周勃及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文帝道：“统是忠厚长者。”释之接着说道：“陛下既称赞绛侯和东阳侯是忠厚长者，可他二人在谈论政事时，好似不能发言。哪里像这位啬夫一样，喋喋不休，对答如流呢？陛下定会记起秦始皇的，秦始皇专用刀笔吏出身的人，结果人们都以办事急切，会找岔子来逞能显胜，只做表面文章，丝毫没有同情百姓的实际行为。所以皇帝不得闻过，国事一天天败坏。到了二世，天下土崩瓦解。今陛下以这位啬夫能言便要提拔他，臣恐怕天下之人，会争着夸夸其谈，不讲实际。且下面受上面同化，比影随形、响随声还快，官吏任免，不可不详察啊！”文帝听了，觉得张释之说得有理，就撤销了对啬夫的任命。

游览完毕，文帝上车回宫，命释之跟他同车。车子慢慢前进，一路上文帝详问秦朝政治上的弊病，张释之都一一如实回答。回到宫中，即升授释之为公车令。

不久梁王入朝，与太子启同车进宫。他们到了司马门还不下车，正巧被张释之看见，他急忙赶上去，阻住太子和梁王，不让他们进宫门，并且根据汉朝律令，上了一本奏章，弹劾他们到司马门不下车，犯了不敬的罪名。原来汉初定有宫中禁令，以司马门为最重，凡天下上事，四方贡献，均由司马门接收。门前除天子外，无论何人都必须下车，如果有谁忘了这一规矩，要罚金四两。

张释之弹奏太子和梁王说，他们时常出入，理应记着有关规定，今竟敢不下车，乃是明知故犯，应以不敬论处。弹劾奏章呈上去之后，文帝由

于溺爱太子和梁王，就把它当做一件小事搁置不理。张释之暗暗生气，心想：亲人违禁而不察，如何约束其他官民，又如何算得明君！他设法托人把这件事传告文帝母亲薄太后。薄太后便来责问文帝。文帝只得脱帽谢罪说：“儿教子不严，还望母后恕罪！”薄太后见文帝认了错，才派使传诏，赦去太子和梁王的罪，允许他们进入殿门。

事过之后，文帝非常惭愧，自恨像张释之这样守法不阿的人经常伴在自己身边，竟然未及时发现，可见自己也太迟钝了！他想当面向张释之示谢，可又觉得此乃虚辞微意，没有大用，不如实际上加以器重，这或许更为有利。于是不久便拜张释之中大夫，接着又升迁他为护卫宫廷的中郎将。

且说张释之虽连得升迁，可并不滋半点骄懈。这一天，他奉命护卫文帝车驾出游霸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文帝死后葬于此）。这里地势负山面水，景色亦甚美好，文帝特选此地为自己日后的墓地。到达霸陵之后，文帝携着爱妃慎夫人饱览这一带的风光，然后与慎夫人一起登上一座山冈，向东方遥望，慎夫人是邯郸人，文帝指着新丰道对她说：“此去就是邯郸要道呢。”慎夫人听到此言，不由得触动乡思，脸上露出凄然的神色。文帝即命慎夫人弹琴，自己和着琴声歌唱，情调凄凉感伤。唱罢回头对随从的臣子们说：“人生不过百年，总有一日死去。我死之后，若用北山石做椁，把苎（zhù 助）麻切成丝絮，用漆胶涂封完密，定能坚固不破，还有何人能动得了棺椁？”侍臣都应了一个是字，独有张释之上前说道：“臣以为皇陵中间若是藏有诱人的殉葬宝器，使人垂涎羡慕，就是把它封在南山里面，尚不免有隙可寻；否则虽无石椁，也不必担忧哩！”文帝以为所言有理，就任命他做了廷尉。



张释之做了汉朝的最高司法官，更加敢以直言、不迎合君主私意，严格依法办事。一次，他随文帝出行，路经中渭桥，忽有一人从桥下钻出急忙奔逃，把皇帝驾车的马吓了一跳。于是，文帝当下命令警卫骑士道：“把那人抓捕了，交给廷尉去办，由张释之亲自审讯！”张释之一看那人穿一身乡间衣服，面目纯朴而憨厚，料定他是一位普通农夫，叫住他，和颜悦色问道：“你从何处来？在这里想干什么？”农夫害怕得浑身颤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张释之又说：“用不着害怕的，有话只管实说好了。”农夫供称：“我是从外县来长安的，听说御驾经过、禁止通行的命令，便躲在桥下。等了好一时，以为皇帝车驾已过；可是钻出之后，正好遇上车马过此，只好奔逃。”张释之听了那人陈述之后，判决为违反回避禁令，处以罚金。文帝发怒道：“此人惊着御马，幸亏马性温和，若遇一匹烈性马，不就会翻车伤朕吗？而张廷尉只判罚金，岂非袒护他！”张释之回答说：“法律为陛下和天下民众所共有，不应该偏私。今法律有此规定，若擅自更动加以重罚，那么百姓怎么会相信法律？陛下既要严办这位农夫，当场诛杀也就是了；既交廷尉，廷尉为天下公平执法，不能随宽随严。一有偏差，天下所有执法者都会任意增减刑罚，百姓将如何办呢？望陛下明察！”文帝听了这番话，想了好一会儿，虽然怒气未平，可只得说道：“廷尉判决是正确的。”

不久，侍臣向文帝呈奏道：“陛下，有人盗高祖庙案座上的玉环，犯人已被捕获！”文帝气恼已极，交廷尉治罪。张释之依法呈奏，判处案犯死刑。文帝大怒，道：“案犯无法无天，竟敢窃先帝器物！朕交予廷尉，原欲办他灭族之罪，可廷尉仅据一般法律规定呈奏上来，这不合朕敬奉祖庙的本意！”



张释之脱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按照律令，办此罪名则到顶了。且即使同罪，也要视其案情而定轻重。如果盗窃祖庙器物即办灭族之罪，那么万一有无知者从长陵（汉高祖刘邦陵墓）挖一抔泥土又当何罪？”文帝无言以答，只得将此事告诉太后，太后同意廷尉的判决，文帝依从。

张释之这般刚直敢言，也是有所效法的，他本由袁盎荐引，前任中郎将袁盎就是位抗直有声的人物。从前，文帝出游时曾让宦官赵谈同车。袁盎谏阻道：“臣闻天子同车，无不是天下豪俊；如今汉虽乏才，也不该命一阉人同车共辇！”文帝听了，只好令赵谈下车。那赵谈悻悻不乐，不由瞪了袁盎一眼。袁盎笑道：“我为了朝廷可肝脑涂地，岂怕你瞪我一眼！”

袁盎也曾随文帝游过霸陵。那一次，文帝驱车西驰，打算冲下一个陡坡，袁盎急步上前去，拦住马缰，正色谏阻道：“圣主不该存侥幸之心！万一马惊车翻怎么办？陛下虽不自爱，难道不顾及国家吗！”文帝听了，苦笑一阵，最后还是停止了这种冒险行动。数日之后，文帝与窦皇后慎夫人同游上林，上林苑的官吏预先备好坐席，慎夫人自恃身为宠妃，要与皇后并坐。窦皇后出身寒微，经过许多周折，所以遇事谦退，并不计较。袁盎却把手一挥，指着慎夫人说：“不许你在此与皇后并坐，应退至席后，侍坐一旁！”慎夫人如何能够忍受？她把两道柳叶眉一竖，站在那儿不动弹，摆出要和袁盎争吵的样子。文帝虽然也生袁盎的气，但怕当众争吵有失大雅，就离开座位，带着后妃起驾回宫。袁盎跟在后面一同回宫。待文帝和后妃下车后，他向文帝谏陈道：“陛下，微臣听说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本是御妾，怎能与皇后并坐？即使陛下爱幸慎夫人，也不该纵她如此，不然就会使她滋骄恣。不然名为加宠，实不为加害吗？陛下难道不知‘人彘’故事？这可是前车之鉴啊！”文帝听

见“人彘”两字，顿时毛骨悚然，满腔怒气全消了。

没过几天，淮南王刘长入朝谒见文帝。文帝只有这一位异母弟了，宠遇甚隆。不料这刘长在长安住了几天，竟闯出了一桩大祸。为报旧仇，他暗中怀着铁椎，带领从人，将辟阳侯审食其杀死。幸蒙文帝下诏赦罪，仍令归国。这时，中郎将袁盎又激动了一腔热肠，入宫进谏道：“淮南王擅杀审食其，陛下置诸不问，竟令他归国，这样下去，恐怕以后愈生骄纵，不可管制。愿陛下加以裁抑，大则夺国，小则削地，方可防患于未然。”文帝听着，未加可否，袁盎只好退出。果然淮南王刘长从此日甚骄恣，文帝数次致书训责他也不听。

文帝前四年（公元前176年）时，丞相灌婴病逝，升任御史大夫张苍为丞相。文帝召河东郡守季布进京，打算拜为御史大夫，后有人毁谤季布，文帝罢议，仍令回河东。绛侯周勃自从免相就国之后，经常与季布相遇。他由于好生疑忌，每遇河东守尉巡视各县，往往心不自安，身披铠甲出现，两旁护着家丁，各持兵械，似乎是为防备不测。有一人上书告讦(jié结)，诬称周勃谋反。文帝也早有猜疑，见了告变的秘书，立即命廷尉张释之逮捕周勃入京。张释之不好怠慢，只得派人赴绛，会同河东郡守季布，往拿周勃。季布知道周勃并无谋反之意，可是诏命难违，不得不带着兵役与朝吏同至绛邑去见周勃。周勃仍然披甲出迎，一听说有皇上诏书到来，已觉得忐忑不安，待朝吏宣读了诏书，他竟吓得目瞪口呆。还是季布叫他卸甲，劝慰了一番，才由朝吏带着一同去长安。

到长安以后，周勃即被关入狱中。狱吏不断地向他勒索。周勃起初不愿意出钱，便被狱吏冷嘲热讽，受了许多窝囊气，后来取出千金进行贿赂，狱吏才改了面孔，对他略好一些。张释之开庭审讯时，周勃张口结



舌，说不出一句话来。亏得张释之心中有数，知道他口拙，也不强逼问，只让他先在狱中待着，并不匆匆结案。后来张释之将情由告知袁盎。袁盎当初在周勃拜右丞相时，见周勃面露骄色，曾弹劾他骄纵无礼，这时听了张释之所的情况，又呈上一个奏折，力陈绛侯无罪。还有薄太后弟弟薄昭，因周勃曾让与他封邑，感念不忘，所以他也到太后那儿为周勃申冤。薄太后召文帝入见，文帝一到跟前，她便取下头巾，向文帝面前掷去，怒道：“昔日绛侯周勃手握帝玺，统率北军，那时不想造反，如今出居一小县间，反要造反吗？你听了何人谗言，竟想屈害开国功臣！”文帝听了，慌忙谢过，说已由廷尉查处此事，很快便可释放。太后令文帝临朝亲自赦免周勃。好在张释之已详陈案情，证明周勃并无反意，文帝也不再去查，当下命人持符节到狱中将周勃赦免。

周勃出狱后，慨叹道：“我曾统领百万兵马，不曾畏忌，却不知狱吏骄贵，竟至如此！你不给钱行贿，他就百般折磨，好厉害也！”说罢，上朝谢恩，文帝仍令他回封地去。

周勃听说薄昭、袁盎、张释之等都曾为自己排解，使自己终脱冤狱，就亲自登门一一去道谢。他见到袁盎，感激地说：“幸蒙公等秉正洁廉，为我直言，若不然，说不定我这条老命就糊里糊涂归天了！”袁盎扶着周勃，为他亲自拂尘，道：“绛侯乃开国老臣，功勋盖世，实为我大汉金梁玉柱。我敬绛侯，但无意奉迎绛侯，不知绛侯还记得我当初弹劾你的事不？”

周勃一听，懊悔得不能自持，揪住自己一大把银须，发疯似地扯着，苦笑道：“当初我曾怪罪您，暗恨您，今日始知您爱我了！”

袁盎道：“绛侯不必自责，就国以后，望多多保重！”两人正在话别，忽有内侍传报，说皇上召袁盎。袁盎拱手与周勃告辞，速去御前领命。



文帝传召袁盎你道是要干什么？原来他又想出宫一游，名为体察下情，实则想观景色。他特命袁盎预作安排，袁盎不敢怠慢，忙着去准备车驾，规划路线。

第二天，文帝兴冲冲地准备出宫，忽有侍臣呈上一书，道：“陛下，长沙王太傅贾谊有书呈来！”文帝接过，并不展阅，只是微微笑道：“这位洛阳少年，虽才高学富，可也有些年轻气盛。当初朕召他在朝中做博士时，就激烈评论时政，为大臣所不满。朕不得不命他离都去做长沙王太傅。他又自以为受贬出都，不得施展其才，整日忧伤愤懣（mèn 然），还写了那《吊屈原赋》、《鵩鸟赋》，辞章倒也华美，可字里行间隐含着悲叹，这一切朕全然知晓。今又有来书，大概还是……”说着文帝把贾谊来书交由侍臣代读，侍臣展书一看，皱了皱眉，禀道：“陛下，贾太傅来书中力陈陛下改变四铢钱，并废除以往颁布的禁止私造钱币的法令，允许民间铸钱的做法是极不应当的。自陛下将严道铜山（今四川荣经北）赐给邓通，允他铸钱以后，吴王刘濞占有豫章铜山，也大量铸造钱币。结果，吴、邓所铸钱流布天下，大为有害。”



文帝听了，脸上现出不高兴的神色，说：“前曾有颍川（今河南禹县）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也谏阻此事，朕未依从；今贾谊又谏，朕以为亦不必接纳！”说罢，自管传命出游，把此事暂时搁置一旁。

且说文帝车驾出了长安城，但见长安郊外，平畴（chóu 愁）沃野，春色纷华，花繁叶茂，姹紫嫣红，不禁心驰神往，胸怀顿宽。正要继续前行时，忽听田野有歌谣传来：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不相容！……

歌者似有意引人注目，越唱越来劲。文帝听见这歌谣，立即觉得脸上发热，他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只把手稍微挥了一下，命车驾停了下来。侍臣见他眼圈里噙着一汪泪水，急问出了什么事，文帝说：“诸位没听到刚才的歌谣吗？这分明是在讥讽朕，叫朕如何不伤心？”说罢竟恸（tòng 痛）哭失声了。侍臣见此，急慌了手脚，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倒是袁盎心里明白，上前道：“陛下莫不是听此歌谣，想起了淮南王刘长之事？”文帝道：“朕正是忆起此事。回想淮南王在长安滋事之后，朕多次责训他，无奈他素性刚暴，骤遭挫折，说什么也不肯受，后竟致纠众暗谋，企图依险起事。丞相张仓和宗正廷尉等联衔上奏，请即将他弃市（杀头），朕顾念同胞亲情，赦他死罪，只削去王爵，令他迁往蜀郡。朕只不过令他暂受些苦，使他改悔，改过之后，便当令他回国呢，未料他竟在谪迁蜀地途中绝食身死了！……”说着又禁不住恸哭起来。

袁盎正色谏道：“陛下曾纵容淮南王，所以致此。今淮南王已经身

亡，咎由自取，陛下不必过分悲伤！”

文帝听此，停止了哭泣，但仍然悲凄凄地说：“朕只有这一弟了，不能保全，总觉得问心不安。朕闻古代尧舜放逐骨肉，周公诛杀管蔡，天下称为圣人，无非因为他们大义灭亲，为公忘私，今民间作歌讥我，莫非怀疑我贪得淮南土地吗？”于是，就追谥刘长为厉王，令长子刘安袭爵位，仍为淮南王，还将淮南分为三国，同时加封了刘长的次子刘勃与三子刘赐。

袁盎对文帝的做法仍表示不满，可他再三谏阻未能奏效，心想：前时皇上十分赏识贾谊，夸他少时即有文才，这贾谊通申（不害）、商（鞅）之术，敢说敢当，论事精辟，我何不暗使贾太傅再劝皇上，说不定皇上会听他的。主意既定，就悄悄派一心腹暗通贾谊。

没过几天，贾谊果然呈书文帝，慷慨陈词道：“淮南王谋反本属悖逆无道。反王绝食身死，天下称快！如今陛下反尊封罪人的子嗣为王侯，定会让天下人讥议。况且将来他的儿子们长大了，说不定并不知感恩，还要为父亲报仇哩！”文帝看了贾谊来书，仍然不肯听从，但心中记念着贾谊的话。他派使者召贾谊进京，在未央宫前殿与贾谊交谈至深夜，谈后自叹道：“我好久未见贾谊，总以为他不如我，今日才知道我并不如他了！”过了一天，颁出诏命，拜贾谊为梁王太傅。

这梁王本是文帝少子，喜欢读书，为文帝所钟爱，故特选贾谊前往辅佐。而贾谊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原以为此次被召入都，一定会留在朝廷上做官，不料又奉调出去。因此，满腔抑郁，无处可讲，于是就时政得失上了一篇著名的《治安策》，约有万余言。他向文帝陈奏说：“天下的事情，可忧虑者太多了。诸侯不论亲疏，大抵强者先反，要想使得国家长治



久安，那就应该削弱诸侯的力量。今应痛哭的有一事，就是诸王分封，力强难制；应流涕的有二事，一是匈奴不断侵扰，二是御侮缺乏人才；应悲叹的有六事，就是奢侈无度，尊卑无序，礼义不兴，廉耻不行，太子失教，臣下失御。总之，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文帝看后，觉得统是些牢骚话，就暂时搁置一旁。

这时，匈奴派使者前来汉廷报丧，说冒顿单于病死，他的儿子稽粥（读 yù 育）继位，号称老上单于。这老上单于也十分凶悍，刚登上单于位，就杀死月氏（月氏为我国汉朝西域国名）君长。月氏原在敦煌、祁连间，此时只好西迁伊犁河流域，称大月氏。文帝意在结好匈奴，又想到“和亲”的办法，就选了宗室女翁主（汉时称皇帝女儿为公主，诸王的女儿为翁主），许嫁给老上单于，当下派了一位名叫中行说的宦官，护送翁主，出使匈奴。这中行说不愿意远行，托故推辞，文帝以他是燕人，生在北方，熟悉匈奴的情况，定要他走一趟。中行说很不高兴，临走时私下对人说：“朝中难道没有别人可出使匈奴？今偏要派我前往，我也顾不得朝廷了。将来助胡（指匈奴）害汉，休要怪我！”果然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并为老上单于出谋划策，鼓动他与汉为仇。

梁王太傅贾谊闻知此事，立即上书文帝，献上了秘计，用以对付单于，并自请任属国官吏，主持外交，说他可以用绳子捆住单于的脖子，用竹板狠打中行说的脊背。汉文帝怕他少年浮夸，没有准允。

转眼到了文帝前十年（公元前 170 年），文帝赴甘泉视察外情，让将军薄昭在京留守。薄昭仗恃自己是当朝皇帝的舅舅，又得了重权，遇事很是专擅。恰好文帝派使臣回京问事，薄昭原与这使臣有仇，竟借故杀死了这位帝使。文帝闻报，忍无可忍，不得不把他加以惩治。这时，他想起贾

谊在《治安策》中曾说的公卿大臣犯了罪，不宜拘辱，应当使他自裁的话，便迫使梁王自杀。

第二年，梁王刘揖入朝途中坠马而死。贾谊十分悲哀，特奏请文帝为梁王立后。文帝同意了，改封刘武（刘武与刘揖是异母兄弟，刘武的儿子过继给刘揖）为梁王，同时改封太原王刘参为代王。

只是贾谊既不得志，又痛惜梁王身死，心灰意懒，郁郁寡欢，过了年余，便因病身亡。死时刚刚三十二岁。

且说北方的匈奴，自从汉使中行说降后，气焰更加嚣张，屡为边患。文帝前十一年，攻扰狄道，掠去许多人畜。文帝致书责稽粥负约失信，他竟置之不理。当时有一位太子家令晁错，也是位年轻气壮、博学多才之士，太子刘启喜他才辩，对他格外优待，称他为智囊。他见朝廷调兵遣将，出御匈奴，便乘机上书，建议招募平民出居塞下，一边垦植耕种，一边守边，抵御匈奴南侵，减少不熟悉地势的东方戍卒。晁错还提出入粟输边一策。他认为农民困苦，商人富厚，这入粟输边就是让富厚者入粟，可以拜爵，也可以免罪，这样既可以提高粮食价格，有益农民，也可以接济边饷。对晁错的建议，文帝多半采用，而且实行之后颇有成效。从此晁错得宠。

晁错是颍川人，他与贾谊一样，曾攻申、商学说。后来做太常掌故时，又奉派到济南向老儒伏生学习过《尚书》。当年秦始皇焚书，不准民众学习，但在朝中仍然保留博士数十人，研习各种古书，参与议论政事。其中就有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尚书》的伏生。叔孙通也研究儒家经典。叔孙通脱离秦王朝投奔刘邦之后，跟随他的弟子儒生仍有百余人。汉王朝建立后，这些人都做了官。齐鲁一带的儒家经书更是从未禁绝。汉五年（公



公元前 202 年），刘邦攻楚到了鲁地（今山东曲阜），当地许多儒生还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汉十二年，高祖刘邦路过鲁地，曾以太牢祠孔子，开了历代皇帝尊孔先例。因此，当地官吏上任，也学着高祖的样子，先朝拜孔子，然后再处理政事。就这样，儒家的地位逐步受到官方尊重。汉惠帝四年时，正式废除了“挟书律”，允许民间讲习诗书，于是儒家经书，更广为流传。最初传《诗》的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燕韩婴；传《书》的就是济南伏生；传《礼》的是鲁高堂生；传《易》的是菑（zī）川田何；传《春秋》的有齐胡母生、赵董仲舒，随后汉王朝便设置了五种经书的博士。

其他暂且不表，单说这位通《尚书》的伏生。秦始皇严令焚书时，他不忍将自己研究有素的《尚书》交出，便偷偷藏在夹墙当中。及秦末天下大乱，他早已去官，四处逃避。汉兴以后，书禁复开，回家来取这部《尚书》，不料原书因潮湿大半烂毁，仅存二十九篇。文帝即位后，颁诏搜求古代经典图籍，别的经书还有人保存完好，陆续献出，独缺《尚书》不能得。后访知伏生通晓《尚书》，便派晁错前去受业。可惜伏生年事已高，牙齿脱落，连话都说不清了，加上晁错原籍是颍川人，方言也不相通，幸亏伏生有个女儿，名叫羲娥，得老父传授，颇通《尚书》大义。当老父讲授时，她便在一旁逐句传译，这样才使晁错领悟了大纲。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多半是靠脑子记忆，究竟有无错误，也不能悉考。后来至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旧宅得到所藏《尚书》一部，字迹也多腐蚀，好在又整理出二十九篇，前后合成五十八篇，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考订笺注，流传后世。

且说这伏女羲娥因传译《尚书》而一举成名，为时人称赏。连满腹经

纶的晁错听了她的传译也连声称好。晁错回都后将羲娥译书一事禀奏文帝，文帝甚是吃惊，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奇女子！”晁错说：“臣见这位羲娥姑娘，实在是位刻苦用心的才女。她每日攻读至深夜，而黎明又埋头诵书。一部《尚书》，被她几乎记得烂熟于心。说是代老父传译，其实是她直授，每个听她讲诵的人无不感佩！”文帝说：“域中竟有这样的才女，令朕颇为欣喜，她若有朝一日来到京都，朕一定召见向她问学。”

转眼又过一年，已是文帝前十三年。一天，文帝正在宫中与众臣议事，忽有门吏来报说：“陛下，宫门外有一女子，自称来自齐鲁之地，有书呈上！”文帝一下子就想起羲娥，心里说，莫非是她真的来到了京都不成？急忙接过书展阅，仔细一看，这来京上书的女子不是羲娥，乃是当代名医淳于意之女缇萦（tí yíng 提营）。

这淳于意（淳于是复姓，意是名）本临淄（今山东临淄）人氏，自幼读书，很有学问。年轻时任齐国太仓县的县令，人称仓公，或太仓公。曾拜当时的名医公孙光和公乘阳庆等为师，攻研医术。由于他刻苦好学，医术远过于师。他精于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切诊著称。

当地有个大商人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一天，特来请淳于意医治。淳于意看过病人即告诉病家：“此病已入膏肓，药力不可达，已无法医治。”病家死活相求，非要淳于意施药不可。淳于意无可奈何，勉强应付。事过几天，病人即死。病家来找淳于意吵闹。淳于意说：“我已有言在先，是你不听，怎得怪我？”病家仗恃有钱有势，告到官府，诬称淳于意不肯医治，借医欺人，轻视生命，使人病亡。当地官府便把他拿讯，并判成“肉刑”。那时肉刑包括黥面（在脸上刺字）、割鼻、砍足（砍去左脚或右脚）。只因淳于意曾做过县令，未擅加刑罚，就把他解到长安去服刑。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临行时，女儿们都来送自己的父亲，一个个哭成泪人儿。淳于意长叹道：“唉！生女不生男，有了急难，一个有用处的也没有！”几个女儿一听，哭得更厉害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叫缇萦的小女儿擦一把眼泪，自言自语道：“为何女儿就无用？难道我就不能为父助力，为天下受委屈的百姓解难？”于是她对父亲说：“我要跟您到长安，纵是涉万水，越千山，赴汤蹈火，也要跟那当今皇上说说理，问他对这人间不平事管不管？”到了这时，淳于意又不忍心让女儿去了，他老泪横流地说：“孩子，你一个稚嫩身子，如何经得一路上的风霜雨露，饥渴苦寒？还是留在家中，跟着姐姐们度日吧！为父我一去怕是难返了！”缇萦擦干眼泪说：“平日我遵父言，今不能顺承父命了。老子如硬是不准我去，女儿就立即死在你的跟前！”淳于意一听，进退为难了，问声解差：“可不可让小女跟同前往京都？”解差不愿带这小姑娘，怕一路上增添麻烦。可缇萦硬是不依，寻死觅活非去不可！解差一看这情景，心里说，罪犯尚未送到，又出来一人命案，如何得了？最后只好依允。缇萦于是草草收拾行李，随父同行，前往京都。

好容易到了长安，淳于意被囚下狱，缇萦拼着性命，要上宫殿去见汉文帝。门吏不准她进，她就写好一书，交予门吏，恳求转呈皇上。门吏为她的举动所感，果然将书信传了上去。

且说文帝看着这小女子的上书，字写得虽然歪歪扭扭，可语词十分动人。那书中写道：我名缇萦，是齐地一弱女子。我父淳于意，曾为太仓县令。当地百姓，无不称赞他是位清官。今被诬告坐法，判处肉刑。我为父亲伤心，也为天下受肉刑者伤心。人被砍足则成残废；割鼻不能再长出；黥面不光疼痛难忍，而且终生不能洗掉。凡受此刑者，虽欲改过自新，可



是没有办法！我愿为官府没收去，充作奴婢，以替父赎罪，好使他得着机会，改过自新。恳求皇上开恩吧！

文帝阅毕，禁不住凄恻起来，一是同情小缇萦的一番孝心，二也深深觉得肉刑太不合理。于是，当下对丞相张苍和众大臣说：“人犯了罪，应当受罚，此为古今不易之理！可是，罚罪是为教人，如今人有罪，未施教化而先用刑，断肢体，刻肌肤，使终身而残，有的打算改恶从善，也毫无机会。如此刑罚，未免过分，哪能教人为善！朕决定废除肉刑，诸位可议出取代的新法！”

张苍等大臣商量了一番，拟定了三条办法：将黥面改作做苦工，割鼻改为打三百板子，砍足改为打五百板子。呈奏上去后，文帝依议，正式颁诏施行。

诏令颁布之后，长安民众围住小缇萦，夸赞道：“缇萦女不但救了自己的父亲，也替天下做了一件大好事。从此以后，罪人受刑免了残毁肢体。这虽属当今皇上的仁政，但如果没有人冒死上书之事，怕是那堂堂的皇帝也未必留意于此！”

文帝听说淳于意精通医道，亲自召见他，赦他无罪，还问他学自何师，治好何人，淳于意一一详奏。后人写了仓公列传专门作了详细记述。

文帝减轻刑罚，朝中有人担心会使罪犯增加。结果正好相反，犯罪的越来越少了。据说当时一年之中，全国重罪案子不过三四百件，加上文帝君臣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处审慎，疑案从宽，所以社会安定，刑徒极为少见，几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盛世的境况。这同秦王朝末年“囹圄成市，赭衣半道”的残酷景象造成鲜明的对比！

面对一派升平景象，文帝也颇为得意。一天，他遍召朝臣欢饮相庆。

酒过三巡，他整衣正冠，对众臣道：“朕即位以来，继行重本抑末之策，兴水利，重农事，宽刑薄赋，力倡节俭，终于赢得天下升平，万民安宁……”众臣听此，争相敬酒献辞，欢呼万岁。文帝命乐师奏起宫廷音乐。那乐声将山山水水，明媚春光都奏了出来。忽而似一阵春风拂过绿茸茸的草地，散乱的羊群，边走边吃草；忽而欢快活泼，像几只画眉在枝头婉转歌唱；忽而音韵平缓，像海潮落去，月明风清，沙洲人静……

众臣面对眼前这幅情景，心里无比激动，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便顺着悠扬的乐声唱起一支古代民歌：

立我蒸民，
莫不尔及；
不识不知，
顺帝之则。

这歌词大意是说帝王治理有功，有着高尚的德操，臣民不知不觉，能过得这样，是尊着帝王的法则。文帝听着众臣的唱颂，掩饰不住内心的快活，他微微点头，并不说话，只是不断用那貂黑的、乌灼灼的眼眸表示自己的活力、言语和智慧。

大汉的君臣正在长安的宫殿里推杯换盏之时，未料北方边塞上起了烽烟。急报传来，说是匈奴派十四万兵马南侵了！



第二十四回

信黄老失察错谬出
两太子争博惹强吴

且说匈奴前次进犯狄道，抢掠了许多人畜，文帝采用晁错所献的计策，移民输粟，加强边防，总算平安了两三年。至文帝前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老上单于又率十四万骑兵南侵，前锋竟达雍县（今陕西凤翔南）、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等处。警报传到长安，文帝即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并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兵十万，出屯渭北，保护京都。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騫（sù速）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三路出发，分戍边疆。文帝还要亲征匈奴，群臣一再谏阻，薄太后也极力阻止，他才罢了亲征之议，另派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率同建成侯董赤、内史栾布，领着大队人马，前往迎击匈奴。老上单于闻知汉兵来击，慌忙拔营出塞，张相如等追至边境，方令收兵。就在这次反击匈奴战斗中，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北）人李广从军，以善射立功，被拜为郎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在宫廷直接为帝王服务，是出仕的重要途径）。

匈奴兵退之后，文帝又觉得清闲。这一天，他外出巡行。路过郎署（指郎官处），见一位老人在前迎驾，便恭敬地问道：“父老在此，想是现

为郎官，家居何处？”老人回答说：“臣姓冯名唐，祖籍在赵，至臣父辈时迁居代地。”文帝说：“朕从前就封代国时，有人屡向朕说起赵将李齐，称赞他出战巨鹿，非常骁勇，可惜今已不在人世，无从委任，但朕经常忆念此人。父老可熟悉他吗？”冯唐说：“臣怎会不知李齐？但他不如廉颇、李牧（二人都是战国时赵国名将）！”文帝叹息道：“朕生已晚，恨不得廉颇、李牧为将，若得此二人，还怕什么匈奴单于！”这时，冯唐忽然大声说：“陛下就是得着廉颇、李牧，也未必能重用啊！”这两句话惹怒了文帝，他的脸忽然变得绯红，两眼盯住面前这位老郎官；接着他的眼睛由明亮渐渐变暗，又变得漆黑，燃起不可遏制的怒火。这可怕的目光使那老郎官感到惊慌，他想谢罪，但自思话既出口，也就豁出去了，硬是没露出半点赔不是的意思。文帝怒视着他，呆了好一会儿，忽又转想：冯唐所言，或许有特别原因，不如暂息愠怒，让他把话说完，于是便开口反问道：“父老从何处看出朕不能重用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军？”冯唐答：“臣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命将出师，都是非常郑重的，临行时总要说，将军在外，负有军事专责，一切听命将军，军功爵赏，统归将军处置，先行后奏。臣听说李牧为赵将时，君上给他很大权力，所以他就竭尽努力，守卫边疆，抵御匈奴。今陛下对出师之将能如此信任吗？近闻魏尚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郡守，能与守边将卒同甘共苦，因此将卒均努力卫边。匈奴入犯，被魏尚率众截击，杀得它抱头鼠窜，不敢轻易再来。陛下为将士记功时，仅以差敌首六级就责他报功不实，将他免官下狱，罚做苦工，这不是赏太轻，罚太重吗？由此看来，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也未必能用！”文帝听了，转怒为喜，惭愧地自语道：“原来如此！朕做了糊涂事啊！”当下便命冯唐持节到狱中赦免魏尚，仍命他做云中太守。又拜冯

唐为车骑都尉。魏尚再次前往防守北部边境，匈奴果然害怕，不敢贸然来犯。这样，北方一带暂时安定下来。

且说文帝嗣位以来，至此已有十四五年，这期间内外算是并无大变。原在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就免去当年田租的一半；第十二年，又免一半；第十三年以后，完全废除了田租。这时汉朝立国才二十几年，当年跟着高祖征战的大批农民都分得了一块土地，免去田租无疑对他们有些好处。当然，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得到的好处更多。国家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民众还是高兴的。文帝自己带头节俭，不肯轻易动用国库里的钱。国家积蓄，日见其丰。有一次，有人建议造一个露台。文帝召工匠仔细计算，需花百金。他颁诏说：“这么多钱约等于十户中等人家财产。朕住在先帝的宫里，已觉得很阔气了，不必再造露台。”为了给天下人做出俭朴的榜样，他自己穿的衣服是黑色厚布做的。他的宠妃穿着也很朴素，衣服下摆不拖到地上。

文帝和他的母亲薄太后素好黄（即传说中的黄帝）老（即道家始祖李耳，李耳也称老子）家言，崇尚无为而治。文帝登基以后，当时赵地有个新垣平，生性乖巧，专好欺人。他跑到长安，钻空子见到文帝，信口胡诌道：“臣望气前来，愿陛下万岁！”文帝很惊异，问他见到何气，新垣平说：“臣见长安东北角上有五彩仙气，那里定是神明所居之地。”文帝一听就入了谜团，令新垣平留在朝中，并由他在长安东北选择地基，监工建造了供祀五帝的庙宇。还颁出一道诏令，拜新垣平为上大夫，给了他约值千金的赏赐。新垣平一招得手，又来二招。他暗里派人向文帝献上一只玉杯，玉杯上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古体字。文帝问那献杯人：“此物从何处得着？”那人说：“一位着黄衣的老人，须眉雪白，托我将此杯献与皇

上。问他姓名籍贯，他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文帝再召问新垣平，新垣平乘机进言：“那黄衣皓首老人即是仙人。仙人向陛下献玉杯，陛下必是洪福无量，长寿健康！”文帝不禁大喜，命左右取出黄金，赏赐献杯人和新垣平，并下诏改元，以十七年为元年，史家称作文帝后元年。

一天，新垣平等一伙方士正在文帝面前捣鬼的时候，丞相张苍突然前来说面君奏事，他指着新垣平的鼻子说：“陛下，新垣平等没一语不是虚谈，没一事不是伪造！”文帝虽然一惊，可又半信半疑，玩弄着手中的玉杯说：“这要看它灵不灵哪，如何过早论定？”张苍对新垣平等大喝一声：“无耻方士，欺君骗财，还不快快认罪请死！”张苍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鬓角有一条青筋急急跳动。文帝面对眼前这般情景，一下愣怔住了，他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蹊跷，既不便斥责丞相，也不愿责难方士。新垣平等提心吊胆地观察文帝的神色，屏息无声，踮着脚想退出去，不料他们刚刚后退两步，就见文帝忽起无名之火，高高举起玉杯，“啪啦”一声，把它摔个粉碎。一伙方士急忙环跪在文帝面前，颤声说道：“陛下，此乃神赐之物，如何摔得！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张苍这时反倒变得平静下来，他启奏道：“陛下暂且息怒，臣带来了两人，不知陛下可以一见否？”文帝把手一挥道：“传他们进来见朕！”内侍从外面押进两个人来。这两人一下扑跪在文帝面前，叩头如捣蒜，哭诉道：“请皇爷饶命，饶命啊！……”文帝问他们姓名籍贯，操守何业。一个说：“回皇爷，俺叫贾五，是长安东市人。俺家有一只祖传玉杯，因家贫无奈便拿出当卖，那天新垣平领着几个人见到这只杯子，说这是他家丢失的物件，抢上就走，还骂俺是小偷，冤死俺哪！请皇爷明察！”另一个人哆哆嗦嗦说道：“回



皇爷，俺叫祁平，是长安城西山里人，自幼跟家父学凿石刻碑。前几天，新垣平拿一只玉杯交俺，命俺往上面刻了‘人主延寿’四个古字，说是要献给皇爷，让俺至死也不能把此事说出，请皇爷为俺做主啊！……”

这时，新垣平等早瘫成一团泥。张苍对文帝说：“陛下可知，臣本通天文，素不信方士之言，近见新垣平等行踪诡秘，料知他们在捣鬼。臣暗使人访查，终于查出了玉杯主人和刻字人。这样臣才敢断定新垣平等乃是一伙欺蒙圣上、诈取金钱的骗子！”文帝听了，如梦初醒，勃然大怒道：“传朕旨，将新垣平革职问罪，交廷尉审讯！”

廷尉张释之早也察知新垣平借弄神捣鬼欺君罔上，就将他定成死罪，并诛杀了他合家老小。文帝思前想后，后悔自己糊涂。从此，他回过头来，留心国家大事。他还下诏自责，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劝导天下百姓勤于耕织，节约粮食，减少酿酒，不要弃农经商。

后来丞相张苍年老病退，文帝命关内侯申屠嘉接替相位。申屠嘉与张苍一样，有刚直廉正的美名。一天入朝奏事，他见文帝身旁斜立着一位侍臣，形神怠弛，似有倦容，很是看不过去，便以整肃朝仪之名，准备教训他。

这侍臣就是文帝的宠臣邓通。邓通的得宠，也完全是由于文帝的迷信。邓通原是个御船水手，职号叫黄头郎。文帝一次做梦升天，幸得一个黄头郎助力，使他上登天界，醒来之后，便以为是邓通助他，所以日加宠爱。邓通在不到两三年内，竟升任为大中大夫，后又被拜为上大夫。有人恨他，以相面为名，骂他将来必然饿死，而文帝竟将蜀郡的严道铜山赏赐给他，允他铸钱，使得他一时成了大富翁。

丞相申屠嘉打算除去这个无功受禄的邓通，凑巧见他怠慢失仪，便当

面呈奏文帝，要惩戒他。文帝不得不允，可又设法为他圆场。

邓通被传召到相府，只见申屠嘉整衣肃冠，高坐堂上，满脸带着杀气。邓通硬着头皮上前参谒，申屠嘉开口便是：“斩！”直吓得邓通跪伏地上，磕头如捣蒜。申屠嘉说：“你乃一个小臣，竟敢在殿上戏玩！应做大事论，理当斩首！”说到此，顾视左右，连声喝道：“斩！斩！斩！……”邓通抖作一团，只盼文帝快快派人来救。那申屠嘉还是拍案连呼，要将他绑出斩首。左右拥上来，正要绑缚，忽然外面有诏使来到。申屠嘉起座出迎。诏使传旨道：“邓通不过是朕弄臣，愿丞相免他死罪！”申屠嘉奉到谕旨，这才将邓通释放，但警告道：“你以后若再放肆，即使主上赦你，老夫却不能饶你！”邓通只得唯唯受教，跟着诏使走出相府。

这邓通既得厚赏，又被解危，自然对文帝感恩不尽。恰好文帝身上生一毒疮，竟至溃烂，邓通就想出一个办法，他不嫌污秽恶臭，用嘴代为吮吸脓血。一天，邓通刚为文帝吮去污血，侍立一旁，文帝问他说：“据你看来，谁最爱朕？”邓通答道：“至亲至爱莫过父子，最爱陛下的自然是太子了！”文帝默然不答。到了第二天，太子刘启入宫向父皇问安，正值文帝脓血又流，便对太子说：“你可为我吮去脓血吗？”太子一听，不由得皱起眉头，本想推辞，又觉得父命难违，没奈何屏住气向疮上吮吸了一口，然后慌忙吐去，他不堪污恶，几乎把肚子里的饭食吐了出来。文帝看着太子难受的样子，叫他侍立一旁，仍召邓通进来，吮吸所余脓血。邓通一点儿不露为难之色，这使文帝十分感动。

太子回到东宫以后，还觉得恶心，暗想：这用嘴吮血一事本由邓通想出，为何让我来承当！免不得又愧又恨。从此，他暗忌邓通，等待时机，准备报复。

文帝疮好以后，心境舒朗，不由得联想到这国家也如人体一样，有了疮痍病疾，当应及时治除，方得安宁。他想起了贾谊上的《治安策》。贾谊当初在《治安策》中，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设法使诸侯国小力弱。文帝这时想来，颇觉有理，于是领诏将齐地分为六国，尽封故齐王刘肥六子为王。长子将闾仍为齐王，次子刘志为济北王，三子刘贤为菑川王，四子雄渠为胶东王，五子刘卬为胶西王，六子辟光为济南王。

文帝削弱诸侯王国的做法，得到了年轻政治家晁错的极力赞同。晁错的家乡颍川郡与贾谊的家乡河南郡相临近。他的年纪与贾谊也差不多，只是在他真正崭露头角时，贾谊已经去世。晁错也和贾谊一样，深忧国事。他敏锐地感到，诸侯王势力强大，是对汉王朝的极大威胁，非削弱他们不可。但他的办法与贾谊不同，主张削减王国的封地，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帝所有。文帝一时不敢采用，直到后来景帝登基，晁错的主张才得以实行。

当时各诸侯王中，吴王刘濞镇守东南，历年已久。他拥有三郡五十三县，东临大海，有渔盐之利；内有三江五湖，有交通之便；加上得铜山铸钱，真是垄断厚利，国益富强。为收买民心，吴王干脆取消了百姓的赋税。壮丁服徭役，日资三百文。逢年过节，还派官吏厚赏各地豪绅。其他各国罪犯逃吴，吴王刘濞就极力加以庇护。这样一来，经过多年经营，吴王倒也很得民心。

一次，刘濞派王太子刘贤去长安朝见皇帝，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后来的汉景帝），奉了父命，陪吴王太子游宴。两人本是从堂兄弟，开始格外欢洽，任意谈笑。吴太子身旁有几位师父，都是轻狂凶悍的楚人，总是随他出入，一起追欢寻乐。一天，两位太子在一起赌“六博”（古代的一种棋类）。两人对坐举棋，左有皇太子侍臣从旁参赞，右有吴太子师父

为主助威。两位太子本来各有胜负，杀成平局。可吴太子生性骄横，不肯罢手，非要与皇太子决一雌雄不可。皇太子刘启也不肯示弱，再与他格棋斗胜。两人玩着玩着，忽为一步棋争吵起来，越吵越凶，竟至对骂，皇太子的侍臣自然向着主人说话，吴太子的师父就帮着吴太子力争，你一言，我一语，有的说皇太子理屈，有的说吴太子蛮横。吴太子气得瞪大眼睛，先把两个拳头在皇太子脸前晃了晃，然后转身要走。皇太子大怒，抢过来就要用脚踢他。吴太子扭回头来啐他一口，皇太子哪受过这般委屈？他怒从心上起，随手抓起那乌木镶金的棋盘，朝着吴太子头上投去。只听“咔嚓”一下，正打在吴太子太阳穴上，当下血流如注，吴太子一命呜呼了。

文帝听说此事，倒也吃惊，但不忍加罪太子，只是责备一番也就了事，然后召入吴太子师父等人，好言劝慰了一番。一面厚殓吴太子，命他们护送灵柩(jiù 救)回吴，一面遣使赴吴向吴王说明此事。吴王刘濞一见爱子在朝中惨死，气得两手和胡须不住地抖动，恨得咬牙切齿，可对皇帝又没有办法，总不能让皇太子偿命！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对朝使说：“如今天下一家，都是我刘氏土地，我儿死在长安，可葬在长安，何必送回？”说完又命人把棺柩运回长安。

从此以后，刘濞怨恨朝廷，更不遵汉朝仪制。按规定，各诸侯王在每年年底都得到长安去朝见皇帝，次年正月方可离京回国。到了秋天，诸侯王还应派使者入贡朝廷。刘濞不但托病不入朝，反而每遇朝使来吴，总是倨傲无礼。文帝派使臣召刘濞入京，本想当面排解，释怨修和，刘濞却将朝使顶了回去。这一下可惹恼了文帝。以后吴使来京，一律扣留，并交廷尉拷问，让他们交代刘濞在搞什么阴谋活动。刘濞见朝廷已察觉自己有反叛之意，索性加紧了叛乱的准备。



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吴使求见文帝，文帝召见了他，这位吴使进言道：“陛下，我听说古人称察见渊鱼者不祥。吴王之意已渐被陛下察觉，他很是忧惧，唯恐受诛。若陛下再加急迫，恐生叛乱。臣愿陛下不咎既往，使他改过自新。人都有良心，若得陛下宽容，难道会不悦服吗？”文帝听了，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就把扣留的吴使全都放回，并且派人带了几杖（几就是桌几，疲倦时可以靠着打个瞌睡；杖就是拐杖，可以拄着助行。几杖是古时尊敬年老人的礼物）赐给刘濞，免他进京上朝的义务。

吴王刘濞接到皇赐的礼物，冷笑一声说：“皇上他未必不怕我哩！”这时有一人见吴王恃强无礼，便上前谏道：“大王享国已久，德高望重，诸侯王皆敬仰大王，皇上赐物于大王，当应谢恩，切不要再说别的了！”这进谏的人不是别人，原来是前中郎将袁盎。袁盎此时已被迁调出京，担任吴相。他的侄儿袁种曾私下对他说：“吴王骄恣日甚，若依法纠治，必然惹他恼怒，最好是一切不问，只劝导他不要造反便可不致生祸了。”袁盎一反往常情态，竟照此办理。吴王见这位从京都来的国相并不强阻他反对朝廷，只是不痛不痒地劝谏几句了事，便暗地塞给他好多金银财物，用此把他的嘴堵死，自己好放心行事。袁盎却以为吴王接受了自己的劝导，不会反叛了。其实吴王早有反叛之意，只是觉得准备不足，不得不勉强忍耐，等待时机，暂不行动。

皇太子家令晁错深察吴王刘濞迟早要反，极力主张削减他的封地作为惩戒。皇太子刘启当然大力支持，因为他看来，吴太子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吴王竟敢对此不满，这本身就是不可饶恕之罪。但是文帝自有打算，他坚持宽忍，求其缓和，尽管晁错一再上书，他只是搁置不理。未料这样反倒助长了吴王的野心。吴王刘濞暗地发出大话：“堂堂汉天子也要

向我讨好，我还怕什么呢！”不久，袁盎离任返都，吴王更加紧了造反的准备。



第三十五回

严治军名将留佳话
割封地七国起叛乱

且说袁盎离吴返都之后，文帝自然要向他询问一番吴王的情况，袁盎支支吾吾，说吴王并没有反意。晁错这时正好来到，厉声问袁盎：“吴王真的没有反意吗？”袁盎说：“你若非说他要反不可，他也可能真的要反，这又能怪谁呢？”晁错一听，哈哈大笑，说：“天下竟有这样的道理！这如何能叫人相信呢？”文帝见袁盎神色极不自然，正想追问下去，这时，忽然有急报传来，说是北方的匈奴又大举南侵。文帝当下撇开吴王的事，召集文武大臣共议御敌之策。

那是汉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的一天晚上，长安未央宫里灯火辉煌，文武大臣，排列两旁，文帝端坐中央，气氛十分紧张。文帝说：“匈奴老上单于病死之后，他的儿子军臣单于继位。朕又选送宗室女往嫁，重申和亲旧约。可是，军臣单于在中行说的再三怂恿之下，居然兴兵南侵，与我绝交。今兵分两路，一人上郡，一人云中，杀掠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这匈奴单于真是个忘恩背约、掳掠成性之人呀！”

众臣听后，个个义愤填膺，武将们争着请命出征。文帝令众臣详议形势，看如何对付这屡次犯边的匈奴。晁错出班奏道：

“陛下，以臣之见，这匈奴善山战，汉兵善野战，我须舍短而用长；士卒有强弱的分别，选练必须精良，操演必须纯熟，毋轻举而致败；器械有利钝的分别，劲弩长戟利及远，坚甲利刃利及近，贵在因时而制宜。还有一最有用之法，就是以夷攻夷，可选那已经降胡的义渠（古族名，西戎之一）作为前驱，结以恩信，赐以兵甲，与我军相为表里，然后可制匈奴死命！”

文帝听了这番话颇为赞赏，无奈军情紧急，容不得再作推延。当下调兵遣将，往镇边疆。一路由中大夫令勉为将，率兵出屯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蔚县南）；一路以楚相苏意为将，领兵出屯句注山（今山西代县北）；一路以前郎中令张武为将，领兵出屯北地。三路兵马，同日出发。同时，文帝恐有疏忽，惊动都邑，特加强了京都的防卫。命河内太守、周勃之子周亚夫驻兵细柳（今咸阳西南），命宗正刘礼驻兵霸上，命祝兹侯徐厉驻兵棘门。这样，内外都加强了戒备。

没过多久，文帝亲自到京都附近三个兵营去慰劳将士，鼓舞斗志。他先到霸上和棘门二营，营门卫士见御驾来到，慌忙大开营门。文帝和他的随从飞驰而入，一直到了将军的营帐前面。文帝看出了一些军容不齐的漏洞，但也不以为怪，随口抚慰数语，便即退出。两营的将士，统送出营门，拜送御驾。

接着文帝来到细柳营。细柳营的将士兵卒见一队车骑奔来便做好战斗准备，只见一个个身披铠甲，手持刀枪，张弓搭箭，目视前方，看那样子，只要一声令下，就会飞出箭雨。文帝见将士们好似临敌一般，不觉暗暗称奇。当下便令先驱上前传报。先驱来到营门前，大门紧闭，根本不准他进。先驱道：“御驾来此，还不开营相迎！”守门兵士端立不动，正色



相拒道：“我等只从将军命令，不闻天子诏谕！”一句话把先驱顶了回去。那先驱回报文帝，文帝驱动车驾，亲自来到营门前，又被营兵阻住，不让进去。文帝只好派一个使者，拿着符节去见将军周亚夫，通知说皇帝前来劳军。这时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放入车驾。守门的士兵还传达将令道：“将军有令，军营之内，不得驰驱！”文帝听说，就命人拉着马缰缓缓行进，到了营门里面，才见亚夫率将士从容出迎。亚夫披甲佩剑，对着文帝作了一个长揖，说道：“甲胄之士不行跪拜之礼，仅照军礼拜陛下，请勿责怪！”文帝见此，不禁动容，即向周亚夫还礼，并命人宣谕道：“将军辛苦了！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亚夫带着军士，肃立两旁，鞠躬谢恩。文帝又亲自嘱慰了一番，然后出营。亚夫也不相送，帝驾刚刚退出，仍然闭住营门，严肃如故。文帝回头望了望，慨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像霸上、棘门的将士，与细柳比起来，简直如同儿戏。那两位将军，敌人若用突袭战法，完全可将其俘虏；而周亚夫如此严谨，谁能进犯他的大营呢！”文帝回到宫中，还不断夸赞周亚夫，并很快颁出诏令，拜周亚夫为中尉（负责京城和皇宫内外保卫及治安的官职）。

约莫过了年余，文帝忽然得病，太子刘启在病榻旁服侍。他切切叮嘱皇太子道：“周亚夫是真正的将军，将来如有变乱，尽可使他掌兵，不必多疑！”六月，文帝死，享年四十五岁，总计在位二十二年。

文帝死后，满朝恸哀，臣民无不称誉他是一代明主。回想那秦始皇焚书坑儒，本想以法家学说来统一思想，结果很不美妙。汉开国丞相萧何采择秦代律令制度，主要奉行的仍是法家学说，不过，他注意了吸取秦代教训。汉开国皇帝刘邦，对给他讲述诗书礼乐的陆贾、叔孙通等人是有所听从的，还让韩信整理过兵法，张苍审定律历，事实上已经兼采了诸子百家

之说。继萧何之后的丞相曹参尊信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因循守旧以适应休养生息的需要。而文帝一生，既尊奉黄、老宗旨，更兼采儒家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以富民等政策得以贯彻。当朝名臣贾谊、晁错则是博通各家的大学者，显现出一种综合百家、孕育了一种适应统一大帝国需要的新学说的势头。

文帝的儿子、皇太子刘启嗣位，这就是汉景帝。刘启一登基，便颁诏尊太后薄氏为皇太后，皇后窦氏为太后。追尊高祖皇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因为文帝生前曾有遗嘱，大意是：万物有生必有死，我死了你们不必过于悲伤。安葬要节俭，不可起大坟，也不可陪葬珍珠宝器。照过去的规矩，戴孝时间太久，可吩咐官民，戴孝三日就是满孝。总之，一切都要从简。景帝尊奉遗命，令臣民短葬，匆匆将文帝尸骨安葬于霸陵。不久改元，史称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

景帝一登基，廷尉张释之就想起景帝为太子时，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曾经弹劾过他，便入朝谢罪。景帝口头上说他守法奉公，心中总不能无嫌，于是将他迁调出去，使为淮南相，另用张欧为廷尉。接着又将邓通免官，抄沒了他的万贯家产。景帝还下诏减轻笞法，改打五百下为三百，三百为二百，算是新政施仁，曲全罪犯。

才气横溢的晁错，在文帝十五年间，对策称旨，已升任中大夫，如今景帝即位，更得景帝赞宠，很快被迁升为左内史（负责治理京师的官职）。他参议朝政，景帝无不听从。朝廷一切法令，他都力主变更。九卿中多半侧目，就连丞相申屠嘉对他也开始嫉恨，恨不得将他除去。偏晁错不顾众怨，只管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将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太上皇庙的短墙。太上皇庙就是高祖皇帝的父亲太公庙。晁错的署舍就在旁边，每



次出入必须绕过庙外的短墙，很觉得不方便。晁错也不奏请，擅自将短墙穿通，辟了一条直路。申屠嘉得此情况，自以为抓住了晁错的把柄，立即起草了一道奏章弹劾晁错，说他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按律令该杀头。谁知这道奏章还未呈到景帝手里，就有人暗暗报知了晁错。晁错于半夜慌忙进宫，敲开景帝的门进见。景帝本来准许他随时可以奏事，见他夜半三更来到，还道发生了什么大的变故。等晁错奏明了开凿小门的经过以后，景帝笑着说道：“这有何妨？直管照办便了！”晁错听了景帝这句话，自然是得了上方宝剑，心里再不怕什么，当下叩首告退了。

丞相申屠嘉哪里知道晁错的活动？第二天天一亮，他便怀着奏章，入朝面呈。入朝后等了一会儿，便见景帝出来视朝议事。他取出奏章，双手捧上。景帝览奏后淡淡地说道：“晁错因署门不便另辟一新门，只穿过太上皇庙外墙，与庙无损，不足为罪！况且是朕让他这样做的，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碰了个大钉子，退朝回府，气恼得不可名状，捶胸顿足道：“我真后悔未能先斩了晁错，如今为他所卖，可恨可恨！”不久，申屠嘉便患病不起，终因无可医治而死了。

晁错连连升任，他的地位和丞相差不多了。加上景帝对他的信任，使得他更加雄心勃勃。这时，他认为可以实现自己多年的政治主张了，就正式向景帝提出“削藩”（削减诸侯王国封地）的建议。他奏言说：“过去高祖皇帝刚刚平定天下，为了拱卫皇室，大封同姓王。当时高祖的亲兄弟只剩了一个，几个儿子都还年幼，所以才封庶子刘肥为齐王，占有七十二城；封堂弟刘交为楚王，占有四十城，又封侄儿刘濞为吴王，占有五十余城。这些兄弟子侄几乎占了天下的一半。后来，这些诸侯王势力越来越大，有的已不受朝廷的约束。割据日久，不免引起战乱，也不利于百姓发

展生产。今吴王因太子事怀恨在心，托病不朝，按照律令，早该处斩。先帝（指汉文帝）宽厚仁慈，不但未予治罪，反而赐他几杖，真是恩德如天。可他并不感恩，更不思改过自新，反倒越加狂妄。他就山铸钱，煮海为盐，招纳天下亡徒，不是准备作乱又有何图？所以为防祸患，必须削他封地，使其国势弱微，无力起事。如今是削也反，不削也反，削之其反早，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请陛下抉择！”

晁错奏完，朝中公卿大臣都不敢和他争辩，只有窦婴坚决反对，与晁错争吵起来。窦婴是景帝母亲窦太后的侄子，官职虽不及晁错，却是有些权力，所以不怕晁错。偏巧不久以后，梁王刘武入朝，刘武本是景帝的同母弟，景帝酒后戏言道：“我千秋万岁（指死）后，当将帝位传武！”窦婴从旁插言道：“父子相传，立有定例，皇上怎得传位梁王？”这句话惹恼了窦太后。窦婴见大事不好，就告病辞官，窦太后除去了他的门籍（出入殿门的户籍）。这样，晁错削藩之议算是少了一个障碍。还有一个极力反对晁错的是袁盎。袁盎见景帝平日已有削弱王侯之念，如今既有晁错提出，景帝显然暗中赞同，因此暂时未出班论辩。

经过一番朝堂议论，景帝便与晁错商拟了削藩的行动计划。景帝前三年（公元前 154 年）十二月，各诸侯王照例来京朝见天子，他们没有料到，晁错已写好弹劾他们的奏章，要和他们算总账了！

晁错首先揭发了楚王刘戊，说他生性渔色，在薄太后丧葬时，仍有淫乱行为，依律应判死刑，请景帝明正典刑。景帝不忍从严，只就机削夺了他的东海郡（今山东省南部和江苏北部）和薛郡（今山东省中部）。接着晁错又揭发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的过失。景帝就削去赵国的常山郡（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西部）和胶西国的六个县。



晁错这一突然行动，使各诸侯王大吃一惊。他们暗中怨愤，却不敢说什么。他们预感到，这仅仅是个开头，以后还会寻出各种借口，来削夺他们的封地。晁错也深知诸侯王心中不满，而且看出若有一家带头，即会出来几个跟着反叛。他认为最有可能带头叛乱的是吴王刘濞，所以劝景帝趁势削吴。

正在这时，忽然从他的家乡来了一位白发老人。晁错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便连忙迎接进来。父亲皱着眉头，与晁错说：“你莫非想找死不成？我在颍川老家，过得也还安适，可你不让我活了！你已为御史大夫，位高俸厚，却不安分守己，好好度日，反倒自寻烦恼，硬管闲事。诸侯王本皇室宗亲，你管得了？削夺他们封地，谁不怨你，谁不恨你？”晁错说：“怨恨原是难免，但今不如此，国家则不稳固，天下必然大乱！”老人听了，叹道：“我明白了。如此办理，刘氏可得安，可我晁家性命难保。我已年迈，实在不愿见到大祸临头！”晁错再三劝导，而老人只是摇头。他回到老家，就服毒自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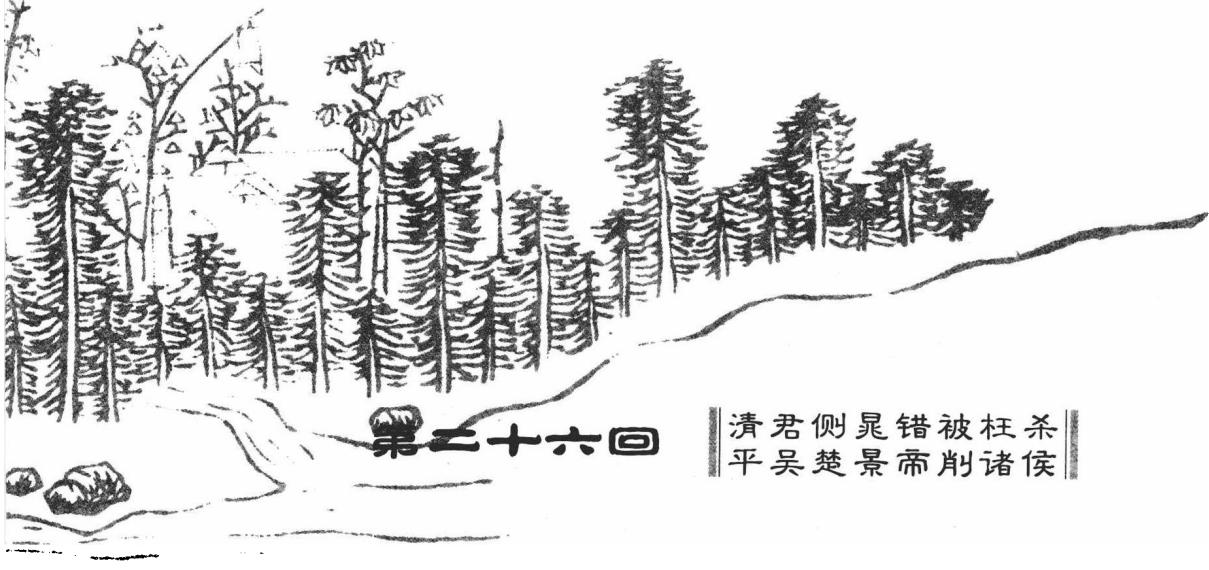
晁错听说父亲死了，自然悲伤，但总觉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此极力建议景帝从速行动，削夺吴国。窦婴、袁盎，曾先后为吴相。今窦婴免职，已无力为阻，而袁盎却在暗思：“晁错削吴，吴王必反；吴王一反，朝廷就会责备自己没尽到监视吴王之责。”所以他就反反复复向景帝陈奏，说吴王刘濞没有反意，要求切勿削吴。晁错也看到袁盎是削藩阻力，决心把他除掉。他闻知袁盎为吴相时与吴王关系较密，离任时接收了吴王不少礼物，就将袁盎下狱，要从严惩处。无奈景帝不依，照例宽大了袁盎。这时，朝廷与诸侯王国的矛盾，朝中削藩与反削藩之争，已是相当激烈，几乎一触即发，矛盾焦点，集于晁错身上，而他却是抱定了主张，

一不做，二不休，决意干到底！

且说吴王刘濞得知楚、赵、胶西三国均被削地，正担心波及吴国，忽由京都传来消息，说是晁错正议削吴。吴王心想：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于是决定趁朝廷部署未定，立即起兵造反。但他恐怕单独行动难以成事，就设法联络其他诸侯共同起兵。在各诸侯王中，胶西王刘卬年轻气盛，较有勇力，况且不久前被削夺了土地，吴王首先去拉他。吴使应高来到胶西，求见刘卬，说：“今主上任用晁错，听信谗言，削夺诸侯土地，诛罚日甚。吴和胶西，都是著名大国，今日被削，明日说不定就要受诛。吴王患病多年，不能朝见天子，朝廷不能明察，屡加猜疑。致令吴王战战兢兢，唯恐不能免祸。今闻大王您因为一点儿小错，已被削去六县，罪轻罚重，朝廷必有别的打算。不知大王是否忧虑此事？”刘卬答道：“我如何不忧！但既为人臣，也是无法，您能为我想出何法？”应高说：“吴王与大王同忧，所以遣臣前来，请大王乘时兴兵，共同除患！”刘卬一听，慌忙摇头，道：“寡人哪敢这样？皇上逼迫急紧，我只有一死而已，怎好造反？”应高说：“御史大夫晁错蒙蔽天子，削夺诸侯，各国都生叛意。今彗星出现，蝗虫为灾，这是上天显象。吴王已整甲待命，单等大王许诺。大王若应允，吴便联同楚国，挥戈西向，攻打函谷关，夺得荥阳敖仓的粮食，届时静待大王光临。待大王一到，合兵直捣长安，事情告成，吴王愿与大王中分天下！”刘卬听了此言，禁不住高兴起来，他一拍几案，连声叫道：“好！好！”当下便与应高立约，让他回报吴王。吴王刘濞听了应高回报，还怕刘卬变卦，又亲自扮作使者模样，悄悄来到胶西，与刘卬当面订立了约章。刘卬还答应愿联络齐、菑川、胶东、济南诸国一致行动，刘濞这才放心归国。



胶西国大臣中，有人得知国王与吴王密谋起兵，就向刘卬进谏道：“诸侯地小，不及大汉十之一二，大王无端反叛，岂不是白白为太后加忧？况且今天下只有一主，尚起纷争，他日真的侥幸成事，天下变成多主，那岂能有个安宁？”刘卬岂肯听从？他分遣使者，联络各国。结果，齐、菑川、胶东、济南诸国，由于国王都是刘卬的亲兄弟，又一向对朝廷怀有怨恨，便都答应一起兴兵造反。在这同时，吴王也派使者联络楚、赵两国。楚王刘戊正为受到责罚被削土地而愤愤不平，还有什么不允？有几位大臣极力谏阻，他就罚他们去做苦工；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再加谏阻，竟被砍掉了脑袋。他调动兵马，响应吴王。赵王也应许了吴国，赵相王悍苦谏不成，被活活烧死了。至此，参加叛乱的有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七国，历史上称为“七国之乱”。



第二十六回

清君侧晁错被枉杀
平吴楚景帝削诸侯

且说吴王刘濞得到了六国的响应，觉得准备已毕，力量足够了，就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向广陵出发。他一边领兵西向，一边向各国传发文告。文告名义是要求清君侧，诛晁错。这时的汉朝共二十二个诸侯王国，除吴王刘濞预先联络的六国答应与他共谋叛乱而外，其他都裹足不前。刘濞知道，汉廷自不必说，十五个不肯起兵的诸侯国也是他造反的巨大障碍，因此，他们也是进攻的目标。

景帝前三年（公元前 154 年），刘濞正式在吴国发布命令道：“寡人年已六十有二，如今亲自为帅；少子刚刚一十四岁，也让他随军参战。国中凡在寡人之下、少子之上的男子，要全部出征。应各自努力，图功待赏，不得有违！”就这样，差不多召集了二十万人马，气势汹汹渡过淮水，与楚王刘印前去会合。

首攻的目标就是梁国。叛军一举攻下梁国的重镇棘壁（今河南永城），杀数万人，乘势西进。梁王刘武见形势急迫，一面派人火速入都求援，一面坚守睢阳。睢阳本是中原的枢纽，南北东西交通要道，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吴楚大军被阻于睢阳城下，一时脱不开手脚。十五年前，年轻有为的

政治家贾谊曾极力主张以梁为屏障，阻扼诸侯，控制中原，今日得以实践了。

且说景帝闻知吴国牵头，七国叛乱，且已合兵攻梁，急得形色仓皇，慌忙召集群臣会议。景帝说：“今吴楚反兵三十余万，已吞灭半个梁国，若将睢阳攻克，洛阳也就难保；洛阳失守，长安则危在旦夕，朕深深为此担忧，诸位说如何是好？”当下晁错出班献策道：“陛下不必惊忧。吴楚等国虚张声势，数十万兵卒大多是强迫凑集的，未经训练，没有战力，不过是乌合之众。这种军队只能胜，不能败，一经折挫，必作鸟兽散。今我军被其势焰所吓，有些士气不振。若陛下亲征，率兵至荥阳，堵住叛军，我军将士士气大振，叛军定会自减锐气，而后遣将屯兵，以逸制劳，叛军将被一鼓平定！”景帝道：“我若亲征，都中由何人留守？”晁错道：“臣当留守长安，确保京都安宁，陛下只管放心好了！”景帝听了，半晌无言。他心里不免有些恼火，暗想：削藩之议出自你晁错，今惹出乱子，你却要躲在后方，推寡人去经风冒险，真是岂有此理！正在踌躇未决时，景帝忽然想起文帝遗言，即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将。他掉头左顾，见周亚夫正端立一旁，便命他督兵讨逆。亚夫领命，景帝大喜，当下派他率三十六将出讨吴楚。同时，又任命老将栾布率兵讨伐山东四国，命曲周侯郦寄讨伐赵国。军情急如火，各路人马，立即出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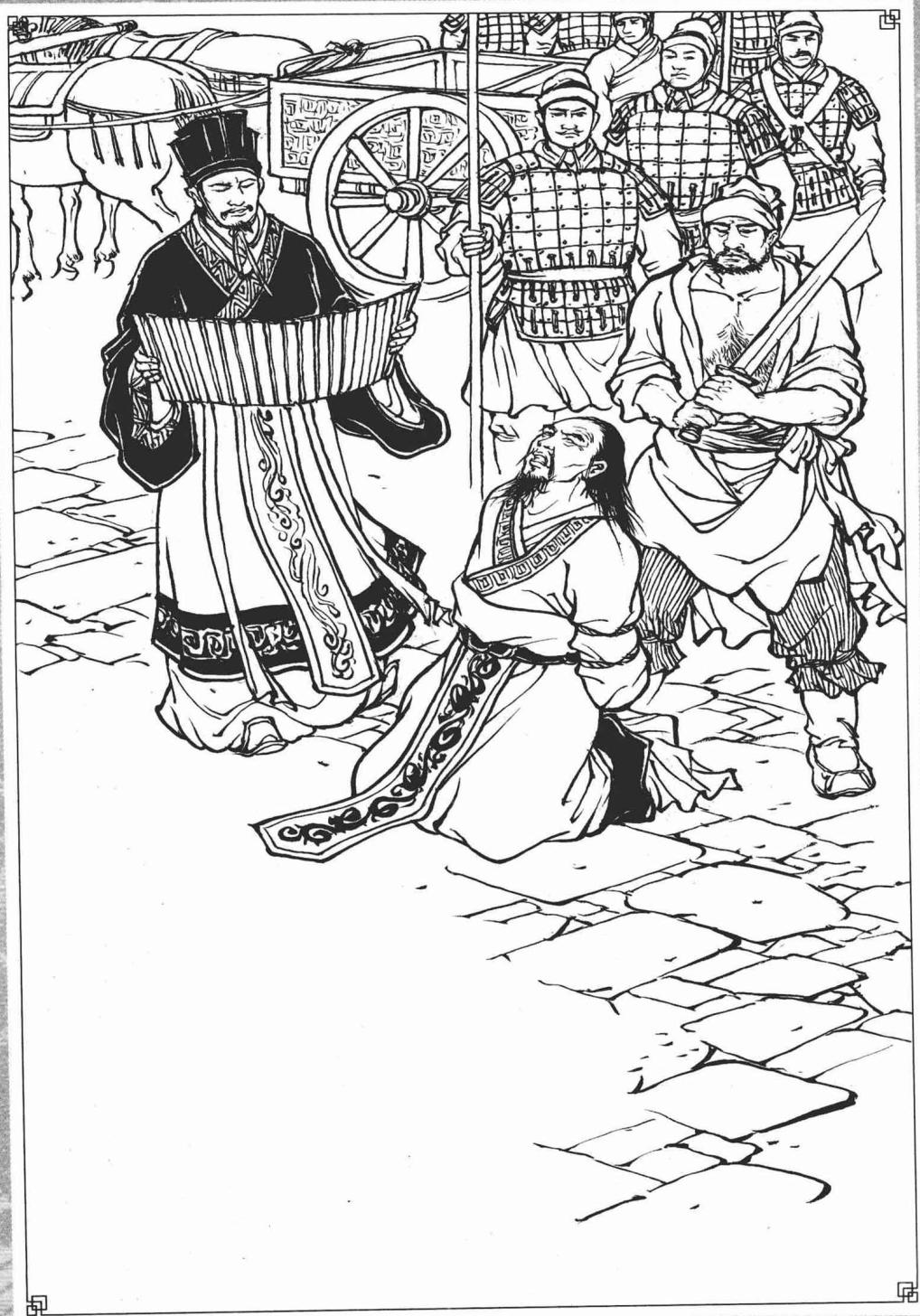
景帝虽做此安排，但又觉得放心不下。他想：现在国内精兵几乎全部交给了周亚夫，万一他生变心，又将如何办？所以，必须派一皇亲国戚进行监督才觉稳妥。想来想去，想到窦婴身上。于是，他暗向窦太后陈述了想法，拉出窦婴为大将军，让他屯兵荥阳，监督周亚夫和栾布两路兵马。

窦婴本是晁错的对头，袁盎也与晁错不睦。因此，窦、袁二人很快结

在一起。晁错见袁盎、窦婴渐有复起之势，就悄悄对自己的属官说：“袁盎曾说吴王没有反意，而今吴王已反。我还要奏请皇上，治他的罪！”属官说：“现吴楚联兵已经攻梁，就是治罪袁盎，又有何用？”晁错听了，犹豫起来，没有立即行动。但晁错的话，却被人暗暗传给袁盎。袁盎愤恨异常，决心先发制人，除去晁错，免得日后吃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好友窦婴，请求帮助。

一天晚上，景帝正在宫中与晁错商议调运粮草之事。袁盎突然面见景帝，说：“臣知道吴楚造反原因，愿向皇上当面陈明。”景帝以为袁盎有妙策，很是高兴，问：“你曾为吴相，今吴楚造反，应如何处置？”袁盎随口答道：“陛下不必担忧，吴王难成其事。”景帝说：“吴王依山铸钱，煮海为盐，结纳天下豪杰，须发已白方才起事，若非考虑周全，岂肯轻易兴兵？朕怎能不忧！”袁盎说：“吴国富充，这确不假，但他手下并无真正的英雄豪杰，多是些亡命无赖，逃亡罪犯，怎能成其大事？”晁错从旁听着，觉得袁盎所言很对。景帝也立即对袁盎有了好感，问他用何妙策，可平吴楚七国之乱？袁盎说：“臣有一计，可以平乱，只是军机要事，须守秘密，无论何人，不便与闻。”景帝就让晁错暂时回避。晁错明知袁盎将借机搞鬼，可是不好违命，只得悻悻暂到别室。袁盎四顾无人，才低声对景帝说：“陛下，臣闻吴楚造反原因，无非是为了诛杀贼臣晁错。晁错欺蒙陛下，擅自削割诸侯封土，欲危刘氏天下，所以众皆不服，联兵西来。若陛下将晁错处斩，赦免吴楚诸国，他们必然罢兵谢罪，欣然回国。还用得着遣兵将、筹军饷吗？”

景帝为了亲征之议，已对晁错动疑，这会儿听了袁盎的一番话，更疑晁错怀有歹心。因此说道：“如果可以罢兵，朕岂为吝惜一人生命，不谢



天下！”当下面授袁盎为太常（主管宗庙祭祀的高级官员），派他秘密赴吴议和。

晁错等袁盎退出之后，仍然到景帝面前续陈军事，只见景帝如刚才一样，并未改变神色。晁错心想，说不定袁盎未讲自己的坏话；即使讲了，皇上也没听他。哪料几天之后，景帝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劾奏晁错的罪行，说他议论乖谬，大逆不道，应该腰斩，家属弃市。景帝亲加手批，准如所奏。

又过两天，中尉领了景帝密旨，乘车直入晁错府中，传旨召晁错。晁错惊问：“出了什么事啊？”中尉说不知道，只催他快快登车，一同入朝。晁错连忙穿衣整冠，与中尉同车出门。车夫一手挽车，一手扬鞭，车马竟如风驰电掣一般。晁错从车中往外面一看，不禁大惊：怎么所走的路线统是闹市，不是入官要道？刚要开口问中尉，车子突然停住了。中尉一跃跳下车来，车旁早有兵役等着，中尉递了一个暗号，便回头对晁错道：“晁御史快下车听诏！”晁错见停车的地方乃是东市，这里向来是斩杀罪徒的地方，不由暗想：为何叫我在此听旨？莫非要杀我不成！一面想，一面下了车。他刚下去，就被兵役反绑起来，牵到法场上。他长跪听诏，中尉从袖中取出诏书，刚宣读到应该腰斩一语，晁错的头颅已经离了脖颈，滚在地上。随后，他的妻室子女家属等，也一并被捕斩了。一代名臣晁错就这样枉死了，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晁错的被杀引起朝廷内外一片议论。不少有识之士暗暗悲叹，说景帝此事办得太荒谬了，竟然枉杀一个忠心耿耿、呕心沥血的忠谏之臣。景帝自己却还蒙在鼓里，专心等候袁盎议和、吴楚退兵的消息。殊不知，袁盎一到吴军大营，说皇上已经诛杀晁错，请吴楚罢兵。吴王刘濞一听，哈哈



大笑，道：“晁错该杀，但杀得晚了！今我已在东方为帝，还讲什么和哩！”吴王不但不肯罢兵，还把袁盎拘押起来。后幸得有人相助，袁盎才逃了出来。

不久，校尉邓公从前线回朝汇报军情。景帝召见了他，问：“吴楚七国闻晁错被诛，是否罢兵？”邓公直陈道：“吴国本早有反意，处心积虑，准备多时，今为削地发兵，所打的清君侧、诛晁错的招牌，都是借口。真意岂在晁错身上？陛下杀了晁错，他才不肯罢兵哩！臣倒担心，天下之士从此不敢向陛下进忠言了！”景帝听着，还不甚明了。邓公接着说：“晁错知诸侯强大，难以驾驭，所以力主削藩，以强本弱末，为的是国家长治久安。然他的计划刚刚实施，就被枉杀，惨死刀下。陛下所为，岂不是堵塞忠良之口，为仇者所快吗？”景帝听此，长叹一声，道：“所言有理。朕后悔晚矣！”当下授邓公为城阳中尉，并说：“事已至此，只得烦君回报亚夫，要他相机进兵，从速平叛就是了！”

且说周亚夫自领了诏命，便急忙向前线赶去，布兵平叛。景帝命他即速救梁，他上书献计说：“叛军气势正盛，难于争锋，现只能让梁国固守，待断敌粮道之后，叛军自会溃散。”周亚夫深知荥阳、洛阳是军事重地，就驾着快马轻车，直奔荥阳。途中忽被一人拦住，周亚夫一看，原来是老相识赵涉，就问他有何事。赵涉说：“将军东击吴楚，这是千钧重任！战胜则天下平安；战败则天下危难。我有一言，愿意奉告。”周亚夫慌忙下车行礼，请求指教。赵涉说：“吴王很富，定收得不少敢死之徒，埋伏于淆、渑之间，将军不可不防！兵贵神速，将军何不绕道右行，走蓝田，出武关，然后去洛阳。这样虽路途稍远，但可掩敌无备，使叛军闻风震动，不战便已生畏！”周亚夫留赵涉同行，并按赵涉所指路线日夜兼程，

果然顺利进抵洛阳。周亚夫大喜，对赵涉说：“多亏先生指点，使我一路无阻，平安至此；若再进据荥阳，荥阳以东战局就无可忧虑了！”当下派遣将士，到淆、渑间进行搜索，果然发现不少吴楚伏兵。周亚夫更加佩服赵涉的先见之明，奏举他为护军。这时，周亚夫还访得了洛阳著名侠客剧孟，不无兴奋，说：“得剧孟免为敌用，如同得一敌国也！”

接着周亚夫在荥阳会合了各地奉命赶来的军队，然后发兵淮阳（今河南淮阳）。在淮阳，他特意拜访了父亲周勃过去手下的邓都尉，向他请教破敌之计。邓都尉道：“吴国起兵以来，所攻皆克，故气焰嚣张，切不能与他硬拼。将军不必急着救梁；可先由梁王坚守，折损敌之锐气，而将军可乘势占领淮阳北边的昌邑（今河南巨野南），在那里深沟高垒，不要迎战；另派轻兵速往泗口（在今江苏洪泽湖，是淮水与泗水相连接的地方），断绝吴国运粮水道。这样，吴兵前面在淮阳攻城耗力，后面断绝粮食供应，定会军心大乱，那时破它岂不容易得多！”周亚夫听了，连声称好，奏请景帝批准，照此办理。

且说吴兵在淮阳城下，被梁王刘武拖住，打了两个多月的消耗战，毫无进展，士气渐渐低落。欲往北进，周亚夫据守昌邑。真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锐气大伤。过了几日，忽从南方传来消息，说是粮道被截断了。吴楚人马很快缺粮断草，兵士开始饿肚皮了。吴王刘濞眼见情急势迫，决定向着周亚夫的壁垒实行强攻，以夺取昌邑，打开北上洛阳的通道。

一天夜晚，月色无光，吴楚兵马向周亚夫大营东南角袭来，喊杀声连天。周亚夫毫不慌张，料知敌兵鼓噪前来，定是声东击西的诡计。当下面派遣将士防御东南，自己却亲率精兵来到西北角上。果然不出周亚夫所料，吴楚人马从西北猛攻。周亚夫亲自督阵，相机指挥，先命弓弩手连环



迭射，吴楚兵昏夜攻袭忽遇如雨飞矢，看不清，躲不及，死伤众多。接着周亚夫又命士卒持刀冲杀上去，一阵交手，东砍西杀，吴楚人马倒毙无数。吴王刘濞见势不妙，急忙收兵。将士兵卒饥肠辘辘，跑也跑不动，又被杀伤许多。这一仗，不仅使吴楚人马大损，而且锐气顿挫。

又相持几日，吴楚兵已完全绝粮，马已完全断草。周亚夫看准反攻时机已到，立即遣将点兵，分数路进击。两下里一接手就厮杀起来，人相喧嚷，马相嘶鸣，只杀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吴楚兵渐渐不支，想夺路逃走，周亚夫指挥将卒，引军截杀，只杀得吴楚兵焦头烂额，纷纷四散逃亡。这一仗，又把吴楚兵打得大败。吴王刘濞见大势已去，带着儿子刘驹和几千名亲兵仓皇南逃，渡过了淮河，又从丹徒（今江苏镇江）南渡长江，直奔东越（即东瓯）。未料东越官民早已奉了汉廷之命，准备诱杀刘濞。他们哄骗刘濞到郊外军营劳军，趁他不备，用矛将他戳死，砍下脑袋送往长安。楚王刘卬见刘濞逃跑，吴楚兵散，自知无路可走，便拔剑自杀了。周亚夫平定吴楚获得了全胜。

胶东、胶西、川三国，起兵合围齐国临淄。齐王刘将闾派路中大夫入都告急。景帝说：“你速回齐，告诉齐王，务必坚守城池。周亚夫已会合天下兵马，大破吴楚，不久即会援齐。”路中大夫回去时被叛兵捉住。三国的将领对他说：“你快去通报齐王，说汉兵已被吴楚所破，让齐王快快投降。不然的话，三国军队攻破临淄，将杀个鸡犬不留！你若这样说，我们将重赏你，否则，就立刻处斩！”路中大夫假装应允，从容来到城下，见齐王站在城头，便仰首大呼道：“汉天子已发兵百万，大破吴楚；现正发兵来齐，即日可达，望大王坚守数日，且勿与敌通和！”三国将领一听，肺都气炸了，登时举剑砍来，路中大夫的头颅立即滚落在地。不久汉军果

然赶到，与齐夹击三国军队，交战一场，把三国人马扫得精光，几个叛王各自逃回本国。

反叛的七国当中，唯有赵国还在坚守邯郸，不肯投降。时至中秋八月，正好秋水暴涨，朝廷军队引来河水直灌邯郸。没过几天，城墙坍塌。赵王原已勾结匈奴，指望来援，结果是一场空等，绝望之中，一死了事。

至此，“七国之乱”被彻底平定。叛王皆自杀或被杀。齐王当初也曾参加造反的秘密盟约，后虽中途变计，为叛王所攻，但仍害怕追究，也饮鸩丧生。

这“七国之乱”从开始发生，到他们的主力吴楚军的覆灭，前后只不过三个月时间。可这场叛乱孕育时间并不短。从汉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时，即已埋下了这一隐患。先后经过四十多年，矛盾越积越深，一旦时机成熟，变乱自然发生。正是因为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像贾谊、晁错等人，及时察觉此患，采取了积极措施，才未酿成大祸。

经过“七国之乱”，景帝对诸侯国提高了警惕。当时天下还有十几个王国，他们有的没有参加叛乱，有的在平叛中还立了功劳，如何进行处置，防止他们成为新的祸乱的根源，仍然是难题。

梁王刘武本是景帝唯一的亲兄弟，是窦太后所生。在“七国之乱”之前，窦太后就想让他做“储君”（预备做皇帝）。由于受到窦婴的反对，未能实现。现在，梁王刘武在平乱中立了功劳，自然更加得宠。梁国本来就是大国，北至泰山，西至高阳，拥有四十多座城池，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今梁王刘武因功得到厚赏，成了天下最富有的诸侯王。他日渐骄恣，先开一东苑，作为自己游猎之场。这东苑方圆三百余里，全部占用良田。接着又大兴土木，扩建睢阳，城墙七十里长，几乎要赶上皇都长安。

了。然后大修宫室，王宫修得金碧辉煌，豪华无比。景帝为了讨母后的欢心，又把自己的旌旗仪仗赐给梁王一套。这样，梁王每次出行，前面是天子的旌旗仪仗，后面是成千上万的马队随从，其排场几乎和皇帝一样。这还不算，他还到处网罗人才，大量任命官吏，所造的武器弓箭，超过规定几十万件，加上所储珍珠宝器比皇帝还多，简直成了第二个皇帝。这种情况为景帝所闻，难免不生疑忌，可顾及母后，又不敢轻易责罚。

景帝前七年，梁王到京师朝见皇帝。正赶上景帝废太子刘荣。窦太后又欲以梁王为嗣，结果又因大臣袁盎等反对而止。梁王眼见皇位得不到手，气得怒火中烧。他认为这都是袁盎等捣的鬼，就暗暗派了十几名刺客去暗杀袁盎和众大臣。这时袁盎正因病闲居老家安陵（安陵是汉惠帝陵墓，在长安西北）。刺客一打听袁盎的为人，不少人称颂他。一刺客心想：如此好人，怎忍将他刺死？于是竟至袁盎家中，对他说：“我奉梁王之命，前来刺你。因闻人皆称颂你，故不忍下手。可我后面尚有刺客十几名，你还是快快隐蔽为好！”袁盎一听，不禁胆战心惊，虽隐蔽了数日，终未脱难，还是被刺客暗杀身死。同时被害的还有十几位大臣。

景帝闻知此事十分气愤，暗想：梁王今日敢杀大臣，明日何不敢杀皇帝？于是派官吏查究这一谋杀案。梁王见皇上查究，吓慌了手脚，急忙将所有合谋者尽行诛戮，想闹个死无对证，自己也好逃脱罪责；又请太后出来讲情。窦太后在景帝面前鼻涕一把泪一把哭个不止，景帝只好答应不再追究，糊里糊涂了结此案。但是，景帝从此接连采取了防范措施。他没有明令废除各诸侯王国，可剥夺了他们许多实际权力，让其不成为“国”，诸侯王只留一个空名。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令各诸侯王交出本国一切行政司法大权，不得参与本国事务；各王国的所有官吏，全部由朝

廷任免；改称王国的丞相为“相”，丞相一称只许朝廷使用；省去御史大夫、廷尉、少府等一系列官职，下级官吏名额大大压缩。这样一来，王国实际上成了汉王朝的一个郡，各诸侯王也只不过成了地方上的一个衣食地主。

景帝正要继续采取保境安民措施时，忽然身患了重病，眼见病情日益加重，服药不灵，众臣无不焦虑万分，他们互相探问：“这如何是好？……”



且说“七国之乱”以后，天下复又安定。景帝依旧减赋轻徭，国家出现一派富裕景象。至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春，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不久便崩逝了。享年四十七岁，在位一十六年。

景帝一生，大体承继了文帝的政策。他屡减笞法，并规定当笞者笞臀；令郡国劝农桑，多种树；禁止官吏征发百姓采黄金珠玉等。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殖。正式确定田租税率为三十分之一，比过去减少一半。又规定男子二十岁开始服徭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史家把文、景两帝并提，称为“文景之治”。确实，由于文、景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不断减轻租赋，国家仍然积聚了大量财富。

景帝时期，经学和教育也有较大发展。秦始皇焚烧未尽的先秦古书又大量出现。除了中央政府广开献书之路，大量搜求图书以外，地方上有些贵族也奖励文化事业，热心学术活动，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就是突出的一个。献王刘德喜好儒学，结交儒者，研究古代学术。每从民间得到好书，就抄写一份精良的副本退还给主人，另外还赏赐许多钱，留下原本学

习研究。因此，四方学者及拥有祖上遗留古书之人，往往不远千里前来投献，使他得到很多好书，竟和朝廷所得相差不多。淮南王刘安也喜读书，不过他所搜求的偏重诸子、方术以及文学等类，而刘德所收集的都是用秦以前文字书写的旧书，除儒家经典外还有道家著作。刘德在他的封国河间国（今河北省献县东南）设置了《毛诗》、《左氏春秋》（《左传》或《春秋左氏传》）的博士，研究注解这两部用秦以前文字写的《诗》和《春秋》。这就是所谓的“古文经”，它们同朝廷里博士传习的《韩诗》、《春秋公羊传》等今文经很有些不同，不光字体有别，内容也有差异，对好些事件、人物的评价各有见解。

随着经学的学习、传播，汉代的学校教育也逐步发展。西汉初年的传经大师原都在私学中教授，他们被召为博士之后，仍从事教学活动。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就很重视教育。他从郡县小吏中挑年轻聪俊者到长安跟随博士学习，学成归来，都被提拔升官。他在成都市中设置“学官”，招收各县青年以为学官弟子，免除其徭役，并根据学习成绩，从其中选拔郡县官吏或乡村属吏；还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在自己身边传达命令，随同出巡属县。所以，当时蜀地民众都以学习为荣，争当学官弟子；家资丰厚者，甚至花钱谋求。这也成了我国历史上政府兴办学校最早的记载。

综观景帝一生，堪称西汉时一位较开明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位封建帝王，他的褊狭与局限性也处处可见。“七国”之乱之后，周亚夫升任丞相，梁王刘武因吴楚一役周亚夫坚壁未救，就对他心怀不满，断不了依仗太后的权威对周丞相实行谗诬，景帝听信谗言，渐有将周亚夫免相之意。正巧有匈奴部酋它人归汉请降，这它人本是前叛王卢绾的孙子，景帝为了招降起见，拟将他封侯。这下惹动了丞相周亚夫，他入宫面谏道：“卢它



人系叛王后裔，应该加罪，怎得受封？陛下这样做如何为训！”景帝本来疑忌周亚夫，一听此言，竟是忍耐不住，勃然变色道：“丞相之议不合时势，不用不用！”周亚夫讨了个没趣，从此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批准以列侯归第，另用桃侯刘舍为丞相。刘舍本不是个相才，幸好赶上了较为太平的年月，国家无大事，他就敷衍着当了几年丞相。

梁王刘武听说周亚夫被免了官，暗暗高兴。可是不久有人向他献了一条背上生足的奇形怪状的牛，吓得他大为惊诧，从此一病不起，竟致去世。梁王死后，景帝忽又想起他生前曾多次说的谗毁周亚夫的话，究竟周亚夫如何，想当面一谈。主见既定，一面令侍臣宣召周亚夫，一面密嘱御厨如何如何。周亚夫虽然免相，但仍住长安，一听到皇帝召见自己，马上入宫进见。景帝端坐宫中，行过拜谒礼，命周亚夫一旁坐下，略略交谈了几句，便由御厨搬进酒肴，摆好席上。景帝命周亚夫侍食，周亚夫不好推辞。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有些惊异，再看面前摆的仅一只酒杯，并无匕箸，那菜是一整块肉，其他再没有别的。周亚夫心想：这一定是皇帝用这种办法戏弄自己，不觉怒气上涌，对站在一旁的主席官喝道：“取箸子来！”那位主席官早有景帝预先密嘱，故意假装痴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周亚夫正要再喝，景帝向他冷笑着说道：“这还不能满你的意吗？”一句话说得周亚夫又恨又愧，不得已起座下跪，免冠称谢。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便即起身，掉头走了。

这样的君臣一席谈，自然埋下了不祥的根子。数日之后，朝使突然传周亚夫入廷听审。周亚夫还不知何因，只好随朝使人朝。到了大廷，早有景帝预先安排好的问官等着。这问官取出一封告密的原书扔给周亚夫，周亚夫看罢全然没有头绪。原来是周亚夫的儿子见父亲已经年老，为预备后

事，特地买了五百具甲盾，作为将来护丧之器，他并未将此事告诉父亲，周亚夫也毫无所闻。景帝竟借此事说周亚夫谋反，将他交给廷尉。周亚夫的儿子闻知赶来一看，老父已被投人狱中。他把详情告诉父亲，父亲也不责怪他，只是付之一叹。廷尉禀景帝旨意审讯周亚夫，问道：“君侯何故谋反？”周亚夫答道：“甲盾为我的儿子所买，本是做葬器用的，怎得说是谋反呢？”廷尉讥笑道：“这样看来，君侯不欲反地上，也是欲反地下，何必讳言？”周亚夫一听，索性闭了眼睛一语不发，仍还监狱。一连饿了五日，不愿进食，遂致吐血身死。这样一位立过大功的重臣，遭此惨死，景帝实在负有直接责任！

且说景帝死后，皇太子刘彻继位。刘彻就是我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这时的汉王朝最为繁荣和强盛，京城的府库装得满满的，钱库里串钱的绳子年久朽断，铜钱散落遍地，无法清点。太仓的粮食旧的未用完，新的又储进，装不下只好堆在仓外，以致朽坏。百姓普遍养马，田野布满马群，民众集会，都骑健壮的牡马（公马），有谁乘骑牝（pin聘）马（母马），甚至不得与会。武帝继承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的政局，对内加强皇权的巩固统一，对外开拓疆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历史人物。

武帝即位时，年刚十六岁。别看他年纪轻轻，一登上帝位，就立志做一番事业，而不安于守成。他先下了一道诏书，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上先帝庙号为孝景皇帝，奉葬阳陵。所有丞相御史等人暂时未动。接着他又下诏，叫各郡县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也就是把那些品德好，有才学，敢于讲真话的人举荐上来。当时推荐到京师来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董仲



舒，他是《春秋公羊传》学家。其他还有菑川人公孙弘，会稽人严助，以及各处有名的儒生。武帝亲自考试。当他看了董仲舒关于天人感应的论答之后，连连称赏，竟叹为奇文。原来董仲舒自幼研读《春秋》，颇有心得，景帝时已为博士，被人称为“经师”。武帝又召见他详加策问，他援引《春秋》，详细对答。他建议武帝崇尚孔子，以孔子的学说来统一思想，排斥百家，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他附会《春秋》中记载的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对武帝说：“君主做了不好的事情，上天就要警告；若不改正，就使他亡国丧命。君主做了好事，进行德治教化，辅以法治刑杀，上天就会降吉祥征兆，国家就会太平。”

武帝越听越有兴味，就问起他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他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就是‘道’。这是圣人取法上天而制定的，天不变，道也不变。君主可以改制，但不得易道。”

在进行这种充满迷信色彩和唯心主义说教的同时，董仲舒根据儒家传统，对武帝说：“上天建立君主，是为了让民众安乐，并不只是满足君主的私利。现时权贵越来越富，百姓越来越贫，富者田连阡陌（qiān mò 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实在不均等，乃是日后民反的隐根。”

董仲舒见武帝越听越入迷，索性把平生学识都倒了出来，又接连讲了许多，反复陈请武帝要崇尚儒学，罢黜邪说。他的主张，正合年轻有为、雄心勃勃、一心想着实现真正大统一的汉武帝的心思。他从各地所举的贤良中，挑选像董仲舒这样通儒学的留下拟加以重用，其他学派的，一律罢归。

武帝虽想重用董仲舒等人，可他的祖母窦太后崇信“黄老学说”，拜倒在传说中的黄帝和春秋时老子的偶像前，极力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

治。武帝刚继位，年纪又轻，不敢得罪窦太后，只好让董仲舒去做江都相。他的一个弟弟封在江都，就机让董仲舒进行辅助。会稽严助也以贤良对策，被拜为中大夫。

当时的丞相卫绾，人称忠厚长者，其实庸庸碌碌。他一味实行“无为而治”，结果狱中关着许多无辜囚犯，由于无人审理，不少人被活活折磨死。武帝抓住这一把柄，下诏免了他，改任窦婴为丞相，并拜田蚡（fén 坟）为太尉。这窦、田二人，颇喜儒家学说。他们一上任，就一致推举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另一个儒生王臧为郎中令（宫廷的侍卫长），武帝当然依允。这样一来，朝廷上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宫廷侍卫官都成了儒家的支持者。他们还派人到鲁国恭迎一个叫申培的著名老儒（他曾是赵绾的老师），请他入朝供事。

申公已八十余岁，平时杜门不出，此次有朝使到来，就应召入都。武帝召见了他，见他道貌高古，格外加敬，当下便向他求教治国之道。那申公想了好半晌，最后只说了两句话：“为治不在多言，但视力行如何。”意思是治国安邦不在于说得如何，只看你如何行动。武帝即拜他为大中大夫。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东北）人东方朔（东方是复姓，朔是名），也在本年应征上书。东方朔以诙谐滑稽著名，人称“滑稽派”。他的言谈引人发笑，但一细想，却很有道理。武帝对他的忠心耿耿敢发直言非常赏识。

小小年纪的汉武帝，登基不久便搜罗了这么多人才，早已为他的祖母窦太后所不满；而他还要按申公的话，准备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拟取消各王国之间设置的重重关卡，严厉纠察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这就更为窦太后所不容了。窦太后一怒之下，加紧了对朝廷政事的控制，声言朝中之



事，无论大小，她都要过问。御史大夫赵绾悄悄对武帝说：“陛下年少有为，今朝廷新政，颇得人心。陛下若欲成就超越先王的大业，务必敢于独断，切莫受制于人。依臣之见，太皇太后年迈体衰，不宜再多管事，朝中之事最好少让她闻知。”未料这番话被人偷听了去，传告给窦太后。这一下，窦太后雷霆大发，立即逮捕赵绾和王臧，二人被迫自杀，并罢免了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还责武帝误用匪人引诱他不孝。武帝拗不过祖母，眼睁睁看着一班大臣遭受贬斥和杀戮，却也无计可施。只好暂时忍着，等待时机，再图后计。

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他出行回宫，路过姐姐平阳公主家，得歌姬卫子夫，入宫有宠。不久，又把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卫青召入朝中。又过一年，忽有远方来使入朝，说是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武帝当机立断，即命严助发会稽兵浮海往救。闽越罢兵。东瓯请求内迁，武帝批准，让其迁居江淮间。

且说窦太后罢了窦婴和田蚡，陆续任命了几个浑浑噩噩的人当了丞相、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武帝不愿与他们议事，待在宫里只生闷气，就经常换上便装，外出游玩打猎。他本来生性好动，加上正值青春年少，游猎兴致越来越浓，跑的地方越来越远，有时一连四五日也不归来。后来，竟发生了两次事故，武帝小心起来；又觉得总是跑得老远，也实在辛苦，就命大中大夫吾（读 yū 吁）丘寿王拓造大型苑囿上林苑。这新拓造的上林苑周围需要二百余里（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许多朝臣只知阿承意旨，奉迎讨好，独东方朔作了一篇赋，献给武帝，进行谏阻。他在赋中详述了不可造苑囿的理由，列举了历史的教训，劝武帝切不要重蹈以往帝王败乱的覆辙，不能只为自己游猎享乐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武帝对东方朔的话没听进去，但对他的文学才华却大为叹赏，于是拜他为大中大夫兼给事中，赐黄金百斤。至于上林苑，仍然拓造。这上林苑的规模之大，也真令人惊叹，光是楼台馆阁、离宫别院就有七十多处，里面有山林湖泊，旷野河流，在密林茂草之中，麋（mí 迷）鹿成群，狐兔驰逐，真可谓天下少有的游猎之场。

年轻的武帝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上林苑中。东方朔、吾丘寿王这些著名的文学家经常陪侍在他身旁。武帝雅好文学、喜欢辞赋，便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倒也觉得快活。而这些才气横溢的辞赋家，都敏感地接受了当时的儒家思想，他们几乎和武帝日日相伴，言谈话语之间，即把儒家的各种主张灌输给武帝。

一次，武帝读到一篇描写游猎的《子虚赋》，为它华美的辞藻和铺张的描述所震动，不禁叹道：“这篇赋写得如此之好，可惜朕未能与作者同时啊！”这时，正在武帝身旁的狗监（主管驯养猎犬的太监）杨得意说：“陛下，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说这篇赋是他写的！”武帝一听，喜形于色，说：“哦？原来人还健在！速传朕诏命，召司马相如来京！”



第二十八回

咏上林相如得恩宠
言春秋买臣受君命

且说司马相如接到召他入都的朝旨，一时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急忙收拾行装，速速往长安赶去。到得长安后，正好遇上了同乡养狗太监杨得意。相如问：“皇上传召我来京，不知发生了何事？”杨得意说：“足下还用担心？全是好事哩！这武帝即位以来，国力强盛，声威远震。新皇帝虽然年轻，可是雅重文学，他自己曾作过《李夫人歌》和《悼李夫人赋》，凡是有才学的人，皇帝陛下皆召入朝。”相如听了，心中大喜，接着问道：“我在千里之外的蜀郡，皇帝陛下如何得知？”杨得意一听，可真得意起来，说：“嗨！这还有小臣我一份功哪！来日你得高官厚禄，切勿忘我啊！”相如说：“承你相助，我自当酬报。”杨得意说：“那是足下写的《子虚赋》被皇上看到，皇上以为你是前朝人，叹道：‘朕独不能与司马相如生于同时，见他一面，实是件憾事！’当时我在皇上身旁，对他说：‘陛下，这司马相如不是前朝人，乃是小臣的一位老乡，他现时就在蜀郡成都闲度。’皇上说：‘如此有才之学士，岂可埋没民间！’这样，就派官使召你进京。”相如听到此，简直喜不自禁，当下拜谢了杨得意，准备入朝进见武帝。

这司马相如，字长卿，原籍就是蜀郡成都人氏，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因仰慕战国时赵人蔺相如，故取名相如。他的青少年时期，正赶上蜀郡太守文翁大兴学校办教育的时候。他应选入京学习，学成归来，文翁命他为教授，在官学中教民间子弟。文翁死后，司马相如往游长安，迁官武骑常侍。正巧遇着梁王刘武入朝景帝，刘武喜结交文士，他的随从中就有邹阳、枚乘等当时著名文人。这些人见着相如，互相谈论，感到他颇有文才，便邀他赴梁。司马相如也就辞官归梁。梁王刘武对他优礼相待，他于是得与邹阳、枚乘等一起研讨辞赋，诗酒逍遥，后作成一篇《子虚赋》传播出去，文名大振。

梁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家中，这时父母早已亡故，家里一无所有，真是穷途落魄，郁郁无聊。他到临邛（qióng 穷，今四川省临邛县）去投奔好友王吉。王吉正为临邛县令，他不忘旧情，听说相如到来，非常欢迎。得知相如眼下正穷愁失业，就如此这般嘱说了一番，请他住下，每日亲自殷勤招待。附近的人见县令这般热情，不知来的是什么贵客，一时互相传言猜测。

临邛有两户巨富之家，第一是卓王孙，其次为程郑。这两家光是僮仆就各不下数百人。卓家先世居赵，以冶铁致富，战国时就已经很出名了。到赵为秦灭以后，卓氏夫妇迁徙蜀地，来到临邛。汉代的冶铁业很是繁荣兴旺。当时不仅有了低温锻制的块炼铁，也有了高温铸造的生铁。随着铁器流行，冶铜业也向铸钱和工艺品方面发展。汉初民间铸钱，币制混乱。武帝晚年下令把铸币权收归了中央，禁止一切旧币流通，统一由皇家铸造精美的货币五铢钱。另外，作为丝绸之国，当时纺织业也达到很高水平，单是齐鲁一带的纺织物就有冰纨、绮、绣等精品，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产品，统一大帝国又创造了商品交换的方便条件，这就使商业空前繁荣。尽管当时政府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晁错曾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以上情况，此不细述。

且说汉代前期允许私人铁商存在。所以卓氏迁居临邛之后，就利用这里的铁山，仍旧采铁铸造，复成巨富，蓄养家童八百，良田美宅，不可胜计。卓王孙与程郑两家，素与当地官府通结。新近听说县令来了贵客司马氏，便设宴邀请，首宾自然是司马相如，次为县令王吉，另外还有当地豪绅，总计有百多人，宴会在卓氏家内。王吉甚喜，把那最好的衣服让相如穿上，然后密告叫他如此如此。司马相如随王吉来到卓家，卓王孙、程郑与一班陪客，仰望他的风采，见他雍容大雅，文采风流，当即请入大厅，让他坐在上座。王吉对众人说：“我的好友司马本不喜赴宴，此次总算顾及大家情面，才肯到来。”司马相如接话道：“我素来不惯应酬，自到贵地以来，只探望县令一次，未曾访友，还乞诸君原谅。”卓王孙等满口恭维一番，便开宴饮酒。那大厅里面的筵席，真个是山珍海味，无美不收。

酒过三巡，众皆微有醉意了。王吉突然请相如弹琴，说：“司马君素善弹琴，何不一劳贵手，使仆等领教一二？”卓、郑等也一致附和。相如推辞不过，抚琴弹了一曲，大众齐声喝彩，无不称赏。相如正好要再弹时，忽闻屏风后面有环佩（女子首饰）声。他抬头一看，正与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打个照面。屏风后面立着何人？原来是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文君生得聪明伶俐，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十七岁上出嫁，不久丈夫死了，她就回到娘家，寡居度日。这时听说客厅里来了一位华贵公子，情不自禁地缓步出来，立在屏风后窥看，正好她被相如瞧见，两下里一见钟情。相

如顿时心神飞驰，也不待别人相请，便变动指法，弹起那《凤求凰》的曲子，借着美妙的琴音，暗送心中的情意。文君侧耳细听，那琴声不就是情词吗？她合着节拍，暗自替相如在心中吟诵：

凤兮凤兮归故乡，

遨游四海求其凰。

有一艳女在此堂，

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由交接为鸳鸯！

……

弹到末句，琴声顿止。席散客辞，文君回到内房，情思缠绵，不言不语。忽由侍女进来，对她说：“今日的贵客叫司马相如，曾在长安为官，年轻才美，尚未婚配。眼下回到故里，由县令留玩几天，不久便要回去了。”文君不禁失声道：“他……他真的要回去吗？”侍女本受了县令和相如拜托，前来试探文君，见她语急情深，就进一层说道：“像小姐这般才貌，若与司马相如订结终身，该有多好？愿小姐切勿错过良机！”文君听了，并不嗔怪，还说侍女是个知心的人，于是两人密商，侍女竟替她想出一个乘夜私奔的法子来。文君灵机一动，说：“管它什么嫌疑，什么名节，也只有如此这般了！”当下草草装束，到天黑之后，便与侍女一起，去奔相如。卓家与相如住处本来不远，顷刻便到。相如也正在忆念文君，忽然文君来到，真是大喜过望。侍女见成就了一对有情人，便告辞回归。相如、文君待至天明，彼此相商，恐怕卓家闻知前来问罪，索性一起逃往成都去了。

且说卓王孙见女儿失踪，四处寻找。他听说昨日的贵客，也不知去



向，心想文君很可能与相如私奔了，便去访问县令王吉。王吉本是暗中的搭桥人，不好说破，只是搪塞道：“他们不翼而飞，我也不知去处！”卓王孙虽然一肚子气，但家丑不可外扬，只好将事情压了下来。

文君跟着相如到了成都。她本以为相如家资丰厚，不料除几间破屋之外，其他一无所有。文君暗思：既然做了恩爱夫妻，无论如何贫寒，我也不能变意！于是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衣物首饰逐一变卖，买酒换粮，维持时日。后来见相如日增愁苦，便与他商量说：“君贫寒至此，我的衣饰也已卖尽，苦熬下去，终非长久之计，不如再到临邛，向兄弟处借贷钱财，方可度日呀！”相如很难为情，含糊答应下来。

相如挈（qiè 怯）文君再到临邛，暂时住在一个旅店。那旅店主人不认得他们夫妇，便直言相告说：“文君私奔以后，卓王孙气得要死，如今听说卓女家一贫如洗，有人劝卓王孙分财赈济女儿，卓王孙非常恼怒，说女儿不肖，我不忍杀了她，何不由她饿死！”司马相如一听，心想：卓王孙如此无情，文君如何再去借贷？我不如与她抛头露面，开起一个小酒店，使她父亲看不过去，情愿出钱周济。主意已定，就和文君商量，照此办理。于是变卖了仅有的车马作为资本，居然悬挂起酒旗开张了。从此，文君当垆（lú 卮）卖酒，相如携壶涤器，犹如一个酒保。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到卓王孙耳里，他既恨且羞，杜门不出。许多亲戚故旧前来劝他道：“足下只有一男二女，何必令文君出丑，不给些资财呢？她既已嫁给相如，往事不可再咎，相如家况虽贫，毕竟人才不凡，且为县令的贵客，不致埋没终身吧？”卓王孙无可奈何最后依从了，拨出家僮百名，钱百万缗（mín 民）连同文君当年出嫁时衣被财物等，一并送到相如酒店。相如见此计告成，密告县令王吉，将酒店关闭，又与

文君饱载而归，再返成都。

回到成都以后，他们置田宅，辟园圃，还在住室一旁筑一琴台，特购得一井，井水甘美，号为“文君井”。夫妻二人，经常登台弹琴赋诗，共愿白头偕老。直到朝旨来到，相如才和文君暂时分手。

且说武帝在便殿召见相如，见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眉宇之间，神采飞扬，心里十分高兴，当下便谈起《子虚赋》。司马相如陈奏道：“陛下，《子虚赋》虽写了楚国使者子虚向齐国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土地之大、景色之美，以及楚王田猎之盛，但那毕竟是诸侯之事，实不足观，臣不知陛下竟已阅过，实在有渎（dú 独）陛下清神；若准臣陪陛下游猎，臣可写出天子游猎赋献给陛下。”武帝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带了司马相如去上林苑游猎，同去的还有枚皋、终军等文人。回来后，武帝就命司马相如、枚皋等人写赋记此盛事。

枚皋是写过《七发》的著名辞赋家枚乘的儿子。景帝时，吴王刘濞带头造反，枚乘曾上书谏阻，后被景帝拜为弘农都尉，枚乘不愿任此职，辞官往游梁国，深得梁王刘武赏识，许多文诰均托他执笔。梁王死后，枚乘回淮阴原籍。武帝即位后，因久闻枚乘大名，就遣使臣去接他人朝，无奈枚乘因年老病弱，竟死于途中。武帝又了解到枚乘的儿子枚皋也很有文才，正巧这时枚皋辗转到长安，便召见了他。武帝见他少年儒雅，便命他作了一篇《平乐馆赋》。这枚皋下笔立就，辞藻也美，因授职为郎。

此刻又来了司马相如，文星荟萃（huì cuì 汇脆），各展才艺。枚皋才思敏捷，下笔很快，几天工夫把天子游猎赋写成了，但由于推敲不够，文中常有累句，武帝看了，并不十分满意。司马相如本来文思迟缓，为了把《上林赋》写得超过《子虚赋》，他广采博引，字斟句酌，惨淡经营，倍加



小心。武帝等得不耐烦了，就问杨得意为什么司马相如迟迟不能交稿。杨得意说：“文在工而不在快，请陛下稍缓时日，司马相如定有佳作呈上。”

果然，过了几个月，司马相如才把《上林赋》写出，献给武帝。赋中极力夸赞天子上林苑的巨丽，游猎场面的壮观，压倒了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由于这篇赋歌颂了大一统的中央皇朝的气魄和声威，渲染了宫廷生活的豪华，迎合了年轻志壮、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的口味，颇得武帝赞赏。后人评这篇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包括宇宙，总览人物，加上文字典雅，辞章华美，更增加了它的瑰丽色彩。赋中还写了天子觉悟到这种生活奢侈扰民，于是下诏开放苑囿，听民采伐，退出耕地，与民种植，发仓廩赈济贫穷，省刑罚施行仁政，“与天下为更始”，表示要一切从头做起。末了轻描淡写地提倡一下节俭，这就是所谓“曲终奏雅”，“劝百而讽一。”总之，这篇赋反映了西汉盛世的宏伟气魄，是当时宫廷文学的代表，司马相如也被誉为汉赋的第一大家。武帝从此封他为郎，深加倚重。

当时还有一位穷苦儒生朱买臣，颇好读书，不治产业，到了四十多岁，不光未得官，而且连饭也快吃不上了。家中只有一妻，他也养活不起。妻子只好每天跟他上山打柴，换米维生。朱买臣肩上挑着柴，口里也在不停地背书，妻子抱怨说：“跟了你这个穷书生，苦楚已尝够了，长此饥饿，终非了局，我要另寻生路了！”朱买臣好言相劝说：“你随我吃苦，已有二十多年，难道就熬不下去了？待我富贵了，一定报答你的恩情！”妻子听了，反更加恼恨，结果离家另嫁了别人。朱买臣仍然读书卖柴，艰苦度日。清明节这天，他下山遇上风雨，便到一处坟地里暂避，正好遇上一男一女，祭扫墓前。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朱买臣的故妻，那男人是她的后夫。买臣假装不相识，故妻见他瑟缩难耐，便把祭奠的酒饭分给他吃。





然后各自归家。

转眼已过数年，经人引荐，朱买臣受到武帝召见。武帝向他询问学问，朱买臣张口就说《春秋》，言《楚辞》，条条有理，这下子正合了武帝心意，就拜他为中大夫，让他在朝廷供事。后来，又被命为会稽太守。买臣本是吴人，所以临上任时，武帝笑着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同身着锦衣，夜间行路，无人可见。如今你可谓衣锦荣归了！”

买臣当年在家乡，由于贫寒落拓，免不得遭人白眼，此次受命为会稽太守，正是扬眉吐气的时刻。他藏着印绶（shòu 受），仍穿了一件破衣，先到会稽在京的会馆里去。正巧这里有一班会稽的官吏在饮酒，他们还不知买臣已经受命为会稽太守，又见他衣衫褴褛，以为他失官觅食，前来闻酒味，并不邀他入席。朱买臣见众人喝得醉醺醺的了，才从怀中露出绶带。众人一见，无不惊骇得呆若木鸡；当醒过神来以后，才一个个拜倒在地上。买臣半答不答，而后乘上车子，前去赴任。

进入吴境后，不少官民前来迎谒新太守。朱买臣往人群中一望，竟和故妻打了个照面，不由触起旧情，想起了墓前给食的恩惠。他忙令左右把她叫来，停下车子，仔细询问她的生计。故妻又羞又愧，只说后夫现被征做工役，修治郡中道路。朱买臣当下叫他前来相见，并让其与故妻乘车同入郡衙。这时买臣早已另娶妻室。但为了不忘昔日旧谊，就腾出后园房屋，令故妻夫妇同居，给予衣食。偏故妻追悔自己以往薄情，心中苦闷，不久便自尽了。朱买臣叹息了一番，取出钱财，令她后夫买棺殓丧。

朱买臣受命赴任时，武帝曾密嘱要事，要他见诏而动。可他上任已久，一等诏命不来，二等还是不来，心里不禁纳起闷儿来。



第二十九回

重文治不忘兴武功
御外侮兼之抚边鄙



朱买臣那里一心等着诏命到来，而朝廷这里正在忙活别的，又是派张骞出使西域，欲招大月氏迁还敦煌、祁连间，共御匈奴；又是为黄河水患之事奔忙；还有南越王赵佗死，颁诏立他的孙子赵胡继位诸事，武帝竟把买臣那里的事儿搁置了起来。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窦太皇太后死了，二十一岁的汉武帝开始独立处理政事。他先后把窦太皇太后安排的丞相、御史大夫等都罢免了，再任田蚡为丞相。这田蚡不任职时，因系太后弟，仍有权势；再任丞相后，更加骄横，他滥举官吏，大置田宅，甚至闹到以河道南移为利而索要前丞相窦婴的城南田，明争暗斗，竟把窦婴处死了。武帝对他渐渐不满。这时，朝廷已设置了五经博士，明显表示提倡儒家经典的倾向。武帝在政治上已经无拘无束。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考试“贤良”时，武帝在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答武帝策问的三个对策）中，要求总结历史治乱经验，指导现实政治活动。武帝接受董仲舒的主张，尊崇儒家学说为唯一指导理论，废止其他各家异说，以求统一天下人的思想，维护皇家法度的尊严。这就是常说的“独尊儒术，罢黜（chù 处）百家”。开了



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

当年的秦始皇和李斯，何不想统一天下人的思想？而他们用了残暴、野蛮、自欺欺人的方式，最终落了个可悲结局。武帝却不然，他接受董仲舒和另一位经学家公孙弘等人的建议，在国都长安设置太学，为研究儒家经典的博士配备弟子五十名，还允许各地选送旁听生，每年考试一次，合格者授予官职，不合格者取消。同时，又推广蜀郡太守文翁于景帝时代在地方兴办学校的经验，令各郡、国普遍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书，就学者学成之后，其优秀的担任地方各级官吏。从此以后，官员多熟悉儒家经典，太学生陆续增至数千人，各地郡国学者和著名儒学大师私家传授的弟子不计其数。吸收了先秦各家学说的儒家学说的流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习俗、伦理道德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对巩固封建统一大帝国意义十分重大。当然，它的消极影响也不可低估。

武帝独立处理政事后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改变以往对匈奴的屈辱和亲政策，决定用武力回击这个侵扰边境、掳掠边民的北方强敌。元光元年，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出屯雁门，以防匈奴。这李广的祖先有个叫李信的，是秦王嬴政时候追得燕太子丹的大将。他家原住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后来才迁到成纪。世世代代都练习射箭。文帝十四年时，匈奴大举入侵萧关（今甘肃省环县西北），李广以良家子也就是清白人家子弟的身份，从军抗击匈奴。因为他精通骑马射箭，杀死、俘虏了很多敌人，被选拔做侍卫皇帝的武官。此后李广跟随文帝出行，每逢冲过深沟，破除障碍，以及跟猛兽搏斗，总是奋勇当先。文帝见了，叹道：“可惜你生不遇时！若在高祖皇帝时，封个万户侯算得了什么！”到景帝即位，拜李广做陇西都尉，后来调做骑郎将（骑，

读 jì 技，骑郎将即朝廷的武官）。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去平叛，在昌邑城下夺得了敌人的帅旗，立功出名，回京后做上谷（今河北省西北部）太守。匈奴人经常跟他挑战，他毫不怯敌，总是亲自与他们拼杀。典属国（官名）公孙昆邪曾泣奏景帝道：“李广才气无双，可惜轻敌，万一发生挫折，恐失这一骁将，不如将他内调为是！”景帝准奏，调李广做了上郡太守。匈奴又接连入侵上郡，皇帝派一亲信的宦官到李广部下接受军训，参加抗击匈奴。一天，这个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放马前进，忽然遇着三个匈奴人，宦官被射伤，骑兵差不多全被杀光了。李广闻知，怒道：“这还了得，待我去拿他！”立刻带领一百名骑兵追了上去，他自己亲自搭弓放箭，射死了两个匈奴人，活捉了一个。经审问，这三名匈奴人原都是射雕的猎手。李广正要拨马而回时，忽有数千名匈奴骑兵追来。匈奴兵以为李广的小股骑兵是汉军诱骗他们的疑兵，都大吃一惊，立刻上山摆开阵势，准备迎战。李广手下的百名骑兵不免胆战心惊，想飞快逃去。李广对大家说：“我们距大营数十里，若仓促回逃，将被敌兵追杀，若伫马不动，敌定以为我诱其中计，而不敢攻我。”接着令兵士前进，进到离敌两里处，竟让兵士下马卸鞍。匈奴兵见此情形，果然以为是汉军疑兵，不敢轻易动手。一匈奴军官走出阵来监督李广，李广立即披挂上马，飞奔过去，一箭将他射死。然后再回到队伍中，依然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还令兵士躺下休息。天黑以后，匈奴兵捉摸不定，终不敢攻击。到了半夜，匈奴兵怀疑汉军埋伏近处，将趁夜攻袭他们，就全部撤走了，李广带百名骑兵安然返回。

武帝即位之后，众臣皆知李广骁勇，是员大将，武帝就把他从上郡太守调回京城，任未央宫卫尉（护卫长官）。那时程不识也任长乐宫卫尉。

李、程都曾为边郡太守，两人名望相同，对匈奴出兵、打仗做法却不一样。程不识细谨，而李广行军，不讲求编制和行列阵势，而是找水草充足处扎营，听任将士自由活动，军中公文表册十分简单。他深入侦察敌情，出入无常，来去迅疾，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他为人廉洁，所得赏赐俱分给部下，食宿和兵士在一起。他身材高大，臂膀长而有力。天生能射。他口齿迟钝，很少说话。带兵行军，若遇食水缺乏时，部众不饮，他绝不到水边；部众不食，他绝不尝一口。因此，将士兵卒都愿听他指挥。每出临战阵，他总是距敌很近，弦箭一发，无不命中。

这年，匈奴派使者来汉，申请和亲。要不要答应匈奴之求，朝廷上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一天，晨曦（xi 奚）初临，未央宫里，文武百官列坐两旁，年轻的汉武帝目光炯炯，扫视群臣，最后把目光落在大臣王恢身上。王恢是燕人，自小生长在北方边境，后又屡次任职边塞，对匈奴的情况颇为知悉，对匈奴的不断侵扰给边境人民带来的灾难最为痛切。他已屡次进谏，提出抗击匈奴的策略。雄心勃勃的武帝，几被打动，暗自下定决心要做一番列祖列宗没有做过的事业。但是，通晓政事的汉武帝知道，要改变开国以来对匈奴的根本之策，并非一件易事。定有人出来阻拦，障碍他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现在，他望着王恢，既寄希望又含忧虑。王恢迎着武帝的目光，沉稳而有力地陈奏道：“陛下，我朝曾与匈奴单于数次和亲，而匈奴单于却总是背约失信，扰我边境，掳掠人畜，景帝时，他们侵至武泉，攻入上郡，竟将苑马抢去。臣以为不如与他绝好，相机进兵。”这时胡须花白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哼”了一声，摆出一副老成持重、洞察世情的姿态，说道：“臣以为王恢之议不可取。发兵远征，难得好处。匈奴怀鸟兽之心，

有戎马之利，随意迁徙，忽东忽西。我若得其土地，无补于本朝疆域；得其人众，无补于本朝国力。相反奔驰千里，人马必疲，单于若就机反扑，我则将吃大亏。因此，和亲为好，免得劳师。”韩安国说到此，不少大臣加以附和。武帝见时机尚不成熟，不得已从后宫中选一女子，冒充汉公主，嫁于单于，还陪嫁了不少金银锦缎。事过不久，雁门郡马邑（今山西省朔县一带）豪绅聂壹，来京进见王恢，说：“匈奴终为边患，今乘他和亲无备，诱使他入塞，然后用伏兵袭击，必获大胜。”王恢即将聂壹的话奏闻武帝。武帝本来正为和亲之事心中窝火，如今听了聂壹的建议，立刻动心。他再召群臣会议，韩安国又出来反对，与王恢辩争廷前，各执一是。武帝略带怒容，肃然端坐。王恢陈奏道：“陛下，臣闻战国时的代国，北与匈奴为敌，南与诸国交战，可尚能养老抚幼，按时耕植，仓库充实，竟使单于不敢轻易进犯。今陛下即位数年，威加四海，天下同心，又派出名将登边城，守关塞，从各地转运粮草，以为防敌之备，可匈奴依然侵扰不止。若非设法痛击，如何示威！”韩安国起而驳道：“天子气度宽宏，岂能以私怨轻动干戈？高祖皇帝被困平城，一连七日，几乎绝食，待出围返都后，并不恼怒记恨，仍用刘敬之议，与匈奴和亲。文帝欲击匈奴，结果徒劳无功，故臣仍以为不如主和！”武帝听此，脸色铁青，念韩安国是先帝老臣，强忍耐着，未便发作。王恢又说道：“御史之议实在似是而非！高祖被困，不去抱怨，是因当时天下初定，国内疲敝，不宜兴师。今国家强盛，不仅高皇帝时无法相比，就是文、景二朝也无可比拟，而边境不安，军民伤死，臣民百姓凡有血气者，无不痛恨单于暴行，如何说只是天子一人私怨？韩御史徒读兵书，并不懂战略，若使我兵轻出，原是可虞，今当诱敌入塞，设伏兵击它，使它左右受敌，进退两难，臣料擒



拿单于，在此一举，可绝保有利无害！”

这场辩争持续了几天，最后武帝说：“朕把一个漂亮女子打扮得齐齐整整，嫁给单于为妻，还赐他金銀锦缎，他不但不感激朕，反而越加傲慢。他污我中原无人，没法抵他；扰我边境，搅得民众人心惶惶。朕为天下之主，岂容单于如此逞凶？现主意已定，举兵惩罚匈奴！”武帝一讲，众臣不再说话，随后便点将发兵，挥师北上。武帝命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率同兵马三十多万，悄悄出发。先由聂壹扮作商人，潜入匈奴，行施诱兵之计。

聂壹本和单于相识，见到军臣单于，说：“我可联络诸人，将马邑县令、县丞杀死，把全城献于您！”匈奴单于以往和聂壹做生意，聂壹常送些新奇之物给他，因此，对聂壹的话倒也不疑，当下答应说：“你若肯如此，让我全得马邑之财，我即发兵接应！”接着单于就派人随着聂壹潜入马邑，等聂壹斩得县令县守后进兵。聂壹来到马邑先与县令密商，如此这般地悄悄做了安排后，从狱中提出数名死囚，砍下首级，悬在城头。他趁黄昏时分，拉过那随来的匈奴人说：“你看我把县令、县丞斩了，这是他们的头颅！”匈奴人瞧着，信以为真，马上去返报军臣单于。单于大喜，立刻亲率十万铁骑，由武州（今山西省左云县）侵入塞内，直奔马邑。

这时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韩安国等，正将三十万人马埋伏于马邑四周的山谷中，单等单于兵马一到，立即就来围歼他们。偏那单于粗中有细，兵马行至距马邑百余里时，他见沿途统是牲畜，却无一人放牧，心中不由生疑，便先攻下了一所瞭望敌情的边哨，俘住了雁门郡的一个尉史，问他汉朝是否布了伏兵。尉史是个软骨头，投降了单于，泄露了汉兵

的秘密。单于听了，惊出一身冷汗，慌忙率军北撤出塞。待驰出塞外，额手称庆道：“我得尉史，实靠上天保佑！”一面说，一面召过尉史，封了他个天王。

汉朝在马邑四周的伏兵得知单于退走，便起而急追，可惜为时已晚，怎能追赶上？直到塞边，估计无法追上，只好退兵。其实，这时王恢一路已抄出代郡，打算从背后袭击匈奴兵，截夺他的辎重，可是突闻单于退归，不胜惊讶。暗想：我带的兵马不过二三万人，怎能敌得过匈奴的大队！不如纵敌出塞，还好保全自己性命。于是按兵未出，后引兵退回。

功败垂成，而且一无所获。武帝当然震怒，责问王恢：“你本担负攻敌辎重之任，何不出轻骑，截击单于？贻误军机，该当何罪？”王恢自知罪所难免，就贿请丞相田蚡求情，田蚡向武帝陈奏道：“陛下，王恢谋击匈奴，伏兵马邑，本是一条好计，偏被匈奴探悉，计未得成，虽然无功，罪不至死，还望陛下宽赦他。”武帝把脸一沉，将几案一拍，道：“不行！军法国法，必须执守，马邑一役，本是王恢主谋，出师三十万，望得成功，就算单于退去，不中我计，可王恢已抄出敌后，何不杀它一阵，借慰众心？今王恢力主出击，自己却贪生怕死，按兵不出，若不按军法处置，如何谢天下呢？将王恢交廷尉审决！”廷尉以王恢延误军机，判成死罪。后来，王恢在狱中身死。

伏击匈奴虽未获大胜，但终于使敌撤退。武帝因郡国无事，域内安定，便想到抚定西南边夷之事。在这之前，曾使番阳（在广东广州市南）令唐蒙往抚南越。那次唐蒙发现黔中有一小国夜郎。后来唐蒙升为中郎将，再度奉命往抚夜郎。唐蒙带了大量锦缎，率一千人做护卫，出都南下。沿途经过许多险阻，才进入夜郎国。夜郎国王名叫多同，因为地处闭



塞，素与外界不通，这多同还以为世上唯他夜郎最大，见到汉使唐蒙，不禁问道：“汉朝与我谁大？”唐蒙欲笑不得，只得如实俱述。后世传下夜郎自大的故事便源于此。唐蒙一边讲述汉朝如何强盛，如何富饶，又把锦缎置于帐前，五光十色，锦绣成章，夜郎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由得瞠目结舌，表示愿臣属于汉，当下与唐蒙订立约章。

待唐蒙回都禀奏武帝之后，武帝大喜，遂在那一带设置郡县，统辖南部边远地区。接着又命唐蒙前往监修道路。唐蒙奉命从巴蜀地区调发了大批士卒，督令他们开山筑路。无奈沿途山高林密，艰险无比，筑路的士卒死伤甚多，有谁逃亡，便受到军法惩处。蜀人十分惊恐，一边筑路一边议论，多有不满。唐蒙本由武帝拨给千人一起南下来此。这些人从长安远涉入滇，一路也不知吃了多少苦，他们和筑路的蜀地士卒有着同样的心情，于是把沿途经历编成歌谣，大家一同唱着：

武功太白，

去天三百。

孤云两角，

去天一握。

山水险阻，

黄金子午。

蛇盘乌栊，

势与天通。

歌中所唱的武功、太白二山，位在秦中（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南）；孤云、两角二山，位在汉中；黄金、子午是入蜀的道路；蛇盘、乌栊是滇中的险要之地。从“去天三百”到“去天一握”以至“势与天通”，可见山

势越来越高，越走越险。

武帝闻知筑路士卒对唐蒙的苛令多有怨声，便考虑另派一人出去宣抚，派谁合适呢？心想司马相如是蜀人，一定熟悉当地情形，派他前往，较为妥当。于是令司马相如赴蜀。相如到达蜀郡，传布檄文，晓谕各地，果然为当地吏民所喜。西夷各部，地近蜀地，也愿意归属汉朝。相如回朝复命，武帝大喜，随后又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出使，往抚西夷。

且说司马相如自从在卓王孙家弹了一首《凤求凰》曲，引得卓文君私奔，同返成都，结为夫妇以后，虽然家道贫寒，日子清苦，而两情笃好，形影不离，倒也熬过去了。自从受到武帝赏识，被拜为郎官之后，他便把文君接到长安，夫妻经常吟诗作赋，饮酒赏花，琴瑟和谐，人皆称羡。如今他又被拜为中郎将，作为朝廷的正使，带了大批物品，往抚西南夷，是非同往常。相如的车骑入蜀以后，府县守令均亲率僚属到郊外迎接。这个消息传到临邛，县里的官吏、豪绅、文士，均来向卓王孙道贺。卓王孙惭然而叹：“我今方知文君眼力，能于风尘中识英雄，可惜当年未知招赘相如，还闹出一些别扭之事。既对不住相如，也对不住女儿！”

这司马相如深入西南边陲，倒也很想了些办法，他散布锦缎财物，招抚地方首领。没多久这一带地方各部都表示愿向汉称臣，归附朝廷。武帝连连颁诏，拓边关，广绝域，西至沫若水（沫河和若河，即今大渡河），南至牂牁（zāng gē 肚哥）江（一说即今北盘江，一说即今都江）。凿灵山（今广西南部）道，架桥孙水（一说在今贵州瓮安西北），直达印都（西南州郡）。汉廷在这一带设立了一都尉，十县令，归蜀管辖。

司马相如完成了安抚西南边鄙的任务，挈文君回长安复命。汉武帝大喜，拜他为孝文园令。从此，相如官高爵显，僮仆满门，日子更加优裕。

他也沾沾自喜，渐有骄色。不久有人弹劾他出使中私受贿赂，竟至坐罪免官，年已六旬的司马相如告老移家茂陵，修了一座大花园。园内有奇花异草，良禽珍木，楼台亭阁，假山鱼池。他经常徜徉（cháng yáng 尝羊）其间，饮酒赏花，安享山林泉下之乐。这时文君也日见衰老，两鬓间添了不少白发。相如对她渐渐冷淡起来。

茂陵有个商人的女儿，能歌善舞，诗画皆通，又正当青春妙龄，相如便打算娶她为妾。这样一来，自然苦了卓文君。本来自从移家茂陵之后，文君即感相如对自己日益冷淡，近来竟至移居别室，不登房门，不由暗自悲伤。今相如不经自己同意，又欲别娶商人之女，文君又是恼怒，又是伤心。她想起了昔日情景：自己不顾众人耻笑，与老父决裂，夤夜私奔；生活寒苦，当垆卖酒，艰辛时日两心相印，夫妻情深。实指望白头偕老，共度一生。谁知相如富贵忘情，中途变心。将来商人之女进得门来，自己还有立足之地？越想心里越觉凄楚，眼泪便似那断线珍珠一样掉了下来。她对镜一望，又叹年华易逝，岁月无情；自己渐渐衰老，竟遭良人冷遇，满腹难平的怨愤，竟激成一曲《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
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
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
明旦沟水头；
躞蹀（xiè dié 屢蝶）御沟上，
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

嫁娶不需啼；

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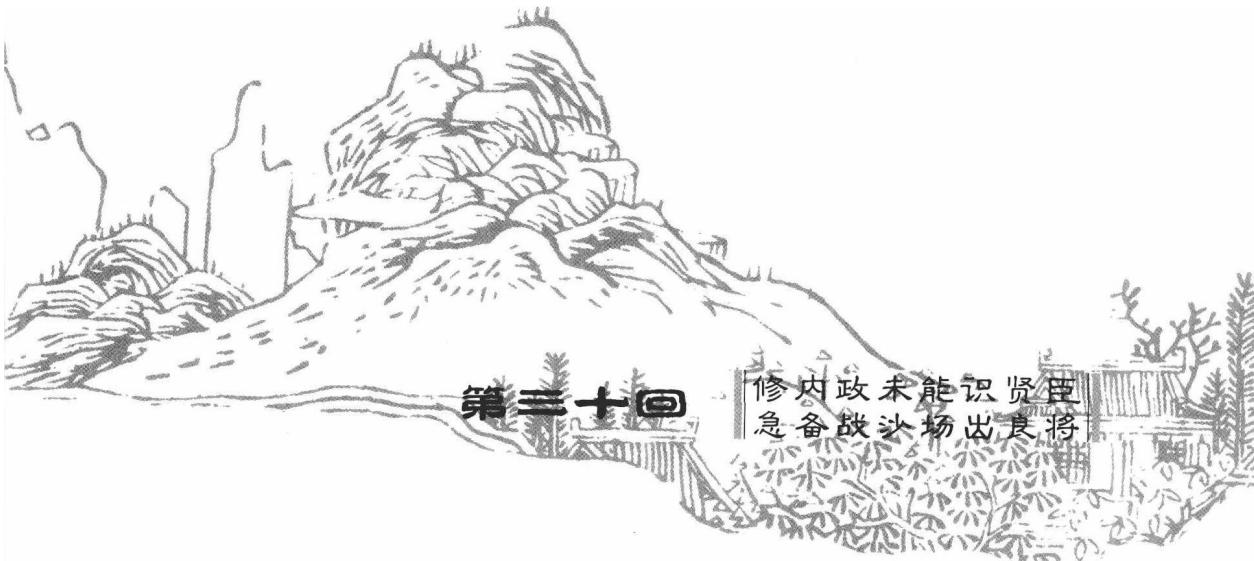
竹竿何袅袅，

鱼尾何蓰蓰。

男儿重义气，

何用钱刀为！

这首歌痛斥了忘情的男人，倾诉了一个凄苦女子内心的悲哀。她用衣襟擦了擦眼泪，拿起七弦琴边弹边唱。琴声低沉，和着哀怨的吟咏，凄婉酸楚，如泣如诉。这时，相如正好经过她的门前，听见文君吟唱，不由心中一动；再细细一听，文君每吟唱到“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时，总是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相如听着听着，竟觉得有万根铁针刺在了自己的心里。他惭愧了，后悔了，心想自己对不起文君。他鼓了鼓勇气，推门而进，走到文君跟前，泪涔涔（cén 岌）地说：“文君，别吟唱了，我知道您的心意了！”接着，相如差人到商人家退了亲，他和文君重新和好如初。



且说武帝抚定了西南边鄙，又着手处理内政。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朝廷内发生巫蛊（gǔ 鼓，当时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案，武帝的陈皇后因罪被废，御史大夫张汤治此案，杀了三百余人。接着，朝廷又颁诏向商贾的车船征税，以充实国库。武帝还接受大司农（即治粟内史，掌管钱粮、田赋之官）郑当时的建议，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由长安沿终南山到黄河，全长三百余里。从此，关东到长安漕运时间省去一半，并能灌田万余顷。武帝在处理以上诸事之余，又召贤良文士对策，狱吏出身的菑川薛（今山东微山）人公孙弘对策第一。

一天，公孙弘向武帝问起董仲舒的情况，武帝说：“董公虽博学，可不愿在朝中供事，现专以修学著书为乐，朕有大事，只得派人前去谘（zī 资）询。”

原来董仲舒自被武帝选中，做了江都相之后，江都王刘非原来骄恣不法，经董仲舒从旁匡正，后来竟变得安分起来。这本来是董仲舒的一大功劳，理应受到褒扬，可由于他不善逢迎，有功未赏，反而见罚，竟因一个

案子牵连，而被降为中大夫。那是武帝建元六年时，辽东的高祖皇帝庙、高园便殿相继失火。董仲舒从他那天人感应的理论出发，认为这是上天发出的警告，建议诛杀那些最为不法的贵戚近臣。董仲舒写好奏折未及上呈，竟被来访的辩士主父偃见着奏稿，背地奏闻武帝。武帝召示诸儒，儒生吕步舒本是董仲舒的弟子，未知稿出老师之手，竟加以指斥。这时主父偃才说此稿由董仲舒所拟，并且弹劾他言语中多有讥刺，随后董仲舒被捕入狱，几乎被处死。幸亏武帝器重董仲舒，特下诏赦罪，仲舒才得免一死。但中大夫的官职被免掉了。直到元朔四年，才又被拜为胶西王相。但时间不长，以胶西王凶残，惧祸辞官，从此专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有大事，常派人咨询。

公孙弘这次本是第二次入朝了，且年事已高，听到董仲舒的情况，虽心里暗自叹息，但表面丝毫不露声色。他以董仲舒引为鉴戒，从此专门变计求和，曲意取容。他暗自思忖，第一要逢迎当今的皇上，第二要结纳权豪。他见张汤正得武帝宠信，便屡次往访，联络情感；又见主爵都尉汲黯为武帝所恭敬，就设法与他结交。

张汤是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童年时十分聪敏，性子刚强。他的父亲曾为长安丞。一天父亲有事外出，嘱咐他好好看家。父亲走后，小张汤只顾玩耍嬉戏，早把看家的事忘到脑后了。父亲回来后一看，厨房里存的肉被老鼠吃光了，不禁大怒，把他揍了一顿。小张汤为鼠而挨打，很不甘心，遂熏穴寻鼠。果然有一个老鼠被熏出来，被小张汤抓住了，那鼠洞中还有肉没吃完，也被取了出来。他就来给老鼠定罪，还将肉作证，判鼠死刑。他父亲见他跟狱吏很相似，暗暗惊奇。从此让他习刑名之学。慢慢张汤竟成了一个法律家，后来在有名的酷吏宁成手下做事，待升为侍御



史后，与治巫蛊一案，武帝竟以为他是个治狱能手，升任大中大夫。他与赵禹同修律令，创出见知故纵法。凡官吏见人犯法，应立即告发，否则与犯人同罪，这就是见知法。狱吏断案，宁严勿宽，失宽便是故意放纵罪徒，应该坐罪，这就是故纵法。自这两法创行以来，无辜被监禁以至于被杀戮的所谓罪犯大大增加了。

汲黯则是另一类型的人。他原籍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平生推崇黄老学说。当初为谒者，后升为中大夫，继任东海太守。在太守任上，与民休息，东海大治。继为主爵都尉，名列九卿，田蚡为丞相时，骄横专断，威赫无比，官员们见到他以后，都很敬畏地下拜。汲黯则不屑这样，相见只是拱拱手，田蚡也无可奈何。一次武帝在朝堂上曾和他谈论治国之道，说自己想做尧舜那样的帝王，汲黯直言相答道：“陛下内多私欲，外施仁义，怎么能达到尧舜那样呢？”气得武帝脸都变了颜色，对左右的人说：“这汲黯真是一个憨人！”说罢立即退朝。众臣见武帝突然退下，都说汲黯出言不逊，汲黯大声说道：“皇帝陛下设置公卿，难道让他们来当阿谀逢迎之臣以使自己昏庸吗？况且做臣属的既拿俸禄，就应经常想到为主上尽忠，若只是顾着个人的身家性命，那便要贻误朝廷了！”武帝对他的话虽然生气，但总算没加别的责罚。公孙弘应招再入朝之后，经常和汲黯来往，汲黯对武帝遣唐蒙与司马相如监筑西南道路持异议，公孙弘私下对汲黯说：“我与汲都尉之见相同。”哪知武帝升殿让众臣来议此事时，公孙弘竟然改变看法，说：“此事由主上裁决吧！”这一下可气恼了汲黯，当场厉声斥他：“难怪人们都说齐人多诈无信，你才与我私下说所见相同，忽又变议，这岂不是不忠？”武帝当堂听着，问公孙弘有无食言？公孙弘谢道：“能知臣心，当说臣忠；不知臣心，便会说臣不忠！”几句老

奸巨猾的话竟把个武帝说得颌 (hàn 汗) 首称是，第二天就升任公孙弘为左内史，不久又超迁为御史大夫。

且说武帝在修治内政同时，并未将对付匈奴之事放在一边。第一次对匈奴用兵，虽然无功而还，但主战的决心已定，任何人也无法改变他这一决心了。从此，武帝便加紧修筑边塞，筹集粮饷，训练军队，物色将领。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匈奴大举入侵，直攻到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郡，一路上杀掠百姓，抢夺财物。武帝听到这一消息，万分震怒，道：“单于实在无礼！朕定要惩罚他，不然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臣民百姓？”于是选派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为将军，各率万骑，分四路急赴边塞。武帝对众将说：“此次用兵，不是大规模征讨，诸将只需在边塞各隘口迎击进扰之敌，给他们些厉害尝尝则可。等准备充分了，再狠狠收拾他们！”

四将当中，两位是武帝新近破格提拔起来的人物，一是卫青，另一是公孙敖。卫青是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弟，曾在武帝姐姐家为奴。卫子夫人官受宠之后，卫青被安排到宫内供职。武帝的陈皇后忌恨卫子夫，想拿卫青出气。一次，陈皇后暗暗派了几名打手，趁卫青不防，把他捉住，正准备杀死他的时候，卫青的好友公孙敖听说了，就约集几名壮士，硬把卫青从虎口里救了出来。武帝闻知此事，非常生气，对卫青说：“他们欲加害于你，朕命你为建章宫侍卫长，往后看谁还敢动你一根毫毛！”不久，武帝封卫子夫为夫人，卫青又被拜为大中大夫。卫家居然成了朝中新贵。这一来，失宠的陈皇后几欲气死。她找了几个巫婆做起“法术”，想把卫子夫咒死。结果，武帝一气之下，废掉了这位皇后，把她打入冷宫。经过几年的接触观察，武帝发现奴隶出身的卫青是个将才，所以破格提他为车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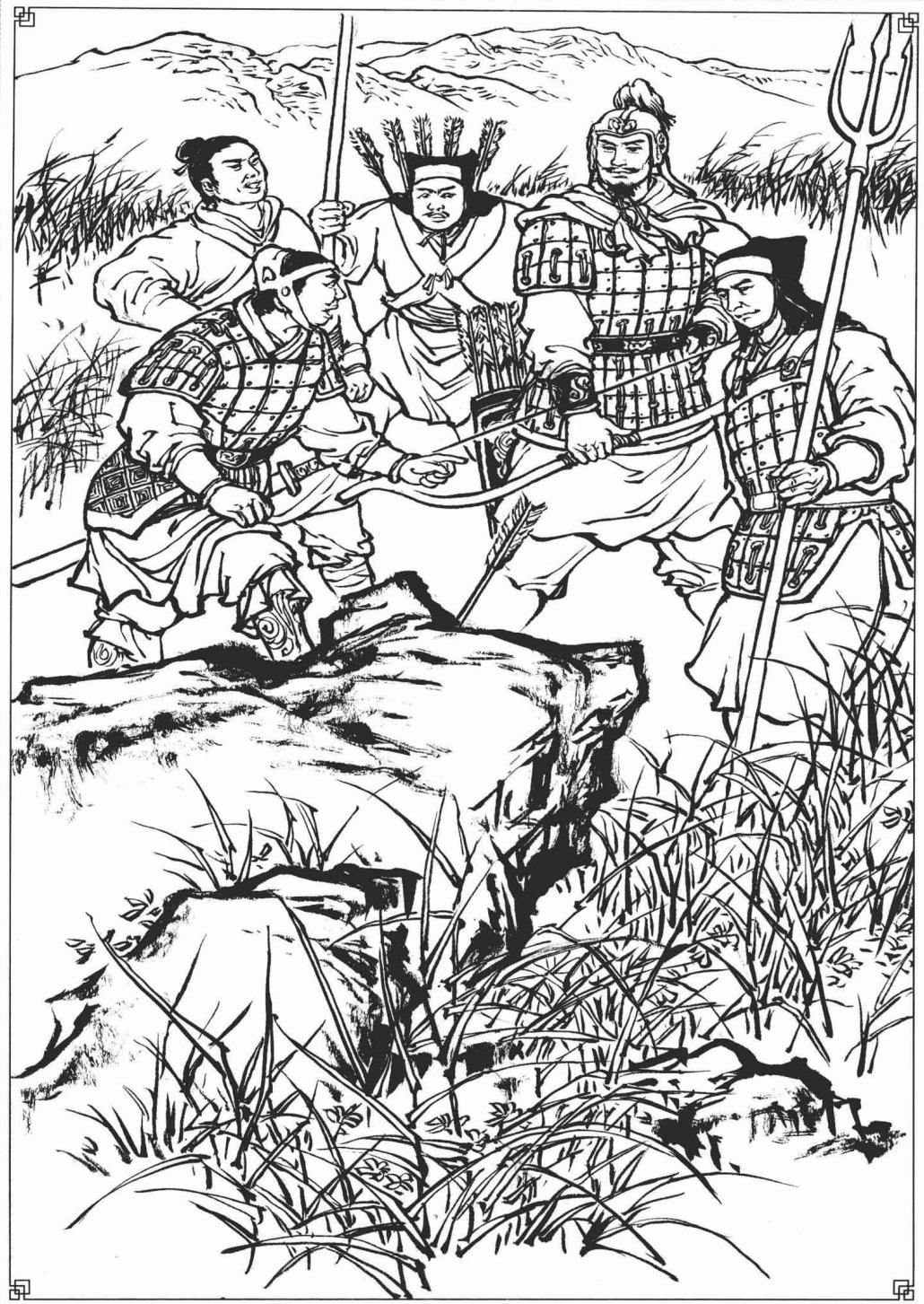
将军，领兵赴上谷，惩罚匈奴。

李广在出击的四将中，资格最老，名望最高。匈奴人因为最怕他，便调集大队，沿途埋伏，待李广纵骑前来，好与他交战。李广挥师急进，匈奴兵假作败退，诱他入了包围圈，四面攻击，任李广如何拼杀，终究是寡不敌众，最后竟被敌生擒活捉。匈奴兵俘到李广，见他受了重伤，就让他躺在一张网里，挂在并排的两匹马中间抬着走。李广知道此去死多活少，闭目想办法，约莫走了十几里，只听押他的匈奴士兵口唱凯歌，自鸣得意；偷眼一瞧，近身的匈奴兵士骑着一匹好马。他突然纵身一跳，跳到那匹马背上，夺得弓箭，将匈奴兵推下马来，快马加鞭，向南飞奔。匈奴兵见李广逃脱，回马急追，却被李广射死数人。李广一口气跑了几十里，会合了部下的残兵，带着他们进了雁门。

这次出击的四路人马，独卫青出兵上谷，歼敌七百余人，被封为关内侯。公孙贺行至云中，不见一敌，即收兵回来。代郡一路的公孙敖吃了败仗，伤兵卒至七千余人。李广的兵马所剩也不多了。按当时法律，公孙敖、李广罪该杀头。后来支纳了赎罪金，改成削职为民。

这年秋天，匈奴又南下侵扰，杀死了辽西太守，掠去官民二千余人。武帝遣韩安国为将军，令他出戍渔阳。韩安国率部与匈奴交战，结果吃了败仗，移驻右北平，武帝派出使臣向他问罪，他又愧又怕，不久病死。这时，武帝又想到李广，就颁下一道诏令，拜他为右北平太守，使他防边。

李广赎罪还家期间，与从前颍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常一起射猎。一天晚上，李广带着一名骑马的家人，跟朋友在乡村里喝酒。回来的路上，走过霸陵亭，被巡夜前来的霸陵县尉拦住，不准他过去。家人代为报名，说这是前任的李将军，那县尉也喝醉了，横冲冲说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





准夜间通行，何况前任将军呢！”勒令李广在那里住了一夜。李广奉命为右北平太守后，请求调霸陵县尉和他一起去，到了军中，就把霸陵县尉杀了。匈奴听说汉朝的“飞将军”来镇守右北平，就躲避开他，不敢轻易入侵那一带地区。

右北平一带多虎患，李广日日巡逻，一面了解敌情，一面杀虎。有一次，他远远望见草丛中间似有一只虎蹲着，急忙张弓猛射过去。他本来箭不虚发，当然射着。随从的人见他射中虎身，便跑过去捕取，谁知走近后仔细一看并不是虎，却是一块大石！箭头钻进石头约有数寸，上面露出箭杆，用手拔都拔不出来。自此李广越加扬名，都传说他箭能入石，具有神力，谁人也不能挡！

匈奴人惧怕李广，虽不敢轻易侵扰右北平一带，但也不肯敛兵不动。他们飘忽无常，经常袭扰别处。武帝再交给车骑将军卫青三万精锐骑兵，从雁门出塞，又命将军李息从代郡出塞，配合卫青合击匈奴。由于汉兵比较集中，这一仗共歼敌数千人，取得了对匈奴作战的第一次大胜。

齐临淄人主父偃住在京师，长时未被重用，资用乏绝，借贷无门，穷急之下给武帝上了一书。书中共陈述了九件事，其中一件是关于攻伐匈奴的内容，其他都是关于律令方面的内容。他在上书中主张进一步“软削”诸侯王势力，实行推恩，使诸侯王得封子弟为侯。他说古时的诸侯，地不过百里，很容易控制；现在的诸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淫逸，急则联合反抗朝廷。如果硬削夺他们的封地，则易激起反意，就像以前晁错那样。如今诸侯子弟都是好多个，只有一个嫡长子可嗣位继立，其他则无尺地之封，这样不宜宣扬仁孝之道，愿陛下下令准许诸侯推恩，分封诸侯子弟为侯，这样他们人人喜得所愿，就不会不感恩陛下。其实诸侯国土

也就由大化小，上下都就安全了。

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一年之内连升他四次，让他任了中大夫。同时下了“推恩令”。正好这时梁王刘襄与城阳王刘延先后上书，愿将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子弟，武帝一律加以批准，并令其他诸侯王也照此办理，封自己的子弟为列侯。同时，武帝又公布了一系法令，总称“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这是专门对付各诸侯王国的。这些法令要求各王国的官员必须绝对忠诚于朝廷，不许诸侯王私相勾结；而诸侯王如有违法不轨的行为，国相必须及时向皇帝汇报，否则国相就要犯不忠的大罪。这样一来，诸侯王实际成了被监督对象。大国变成为小国，诸侯王变成了“王子侯”。在西汉前期曾经大显过一阵威风的诸侯王，这时已渐渐从政治舞台上消逝。

就在这一年，匈奴再次入侵上谷和渔阳两郡，杀掳官民千余人。武帝闻报，勃然大怒，决定以更大的规模出击匈奴。他召来卫青说道：“匈奴人凭着快马游兵，飘忽无定，每闻我军赴至，则又掉头撤走。此番命你等率部出击，可不直赴上谷、渔阳，另择路西进，抄袭他的西线，打他个首尾难顾！”卫青、李息等将领领命，统兵出讨，由云中直抵陇西，果然大败匈奴，阵斩敌首数千，截获牛羊百余万，把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赶出了河套以南地区。捷书传到长安，武帝大喜，当下派出使者前往犒劳将士，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

主父偃这时又入朝献策，说是河南（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土地肥饶，外阻大河，秦时蒙恬曾就地筑城，控制匈奴，今可修复故塞，特设郡县，内省转载运输，外可拓展边陲，实是灭胡的根本等等。武帝听了，召集大臣共同商议。众臣多持不同看法。御史大夫公孙弘极力驳道：“秦时曾发



三十万人众筑城防边，终无大的成效，今天如何复蹈故辙呢？”武帝不以为然，还是依从了主父偃之议，特派苏建调集民夫筑城修塞，因河为固。接着，汉廷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两郡，还迁徙内地民众十余万口前往开发。此次兴筑边城，迁徙百姓，虽有助于边防，但费用不可胜计，竟使得府库日竭，前时的积蓄几乎耗尽了。

主父偃见自己的谋议屡被武帝采纳，便日渐骄纵起来。这时，正好遇上燕国有人来京弹劾燕王，他又代为极力活动。原来燕王刘泽的孙子刘定国自从承袭封爵以后，日夕肆淫，父亲刚刚死去，就与庶母私通，还把弟妻霸为已有。肥如县（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北）令郢人上书切谏，结果被燕王杀了。郢人的兄弟暗暗来到长安托主父偃代为申理。主父偃想：自己以前曾到燕国，未受重用，这正好是假公济私、报复前仇的良机！于是他上奏武帝道：“燕王行同禽兽，不能不诛！”武帝当即颁诏赐死。燕王自杀，国除为郡。

自此，朝中众臣见主父偃权势日重，一句话能诛死燕王，削掉燕国，都十分害怕他，就格外加以奉承，还不断给他送礼行贿，以免被他加害。主父偃毫不客气，有送就收，多多益善。有一个朋友暗暗劝诫他道：“你这样做实是横行，日后不危险吗？”主父偃答道：“我自从束发游学以来，屈指已四十余年，从前父母看不上我，兄弟忌恨我，宾朋疏远我，我受够了苦。古人有言，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我也颇作此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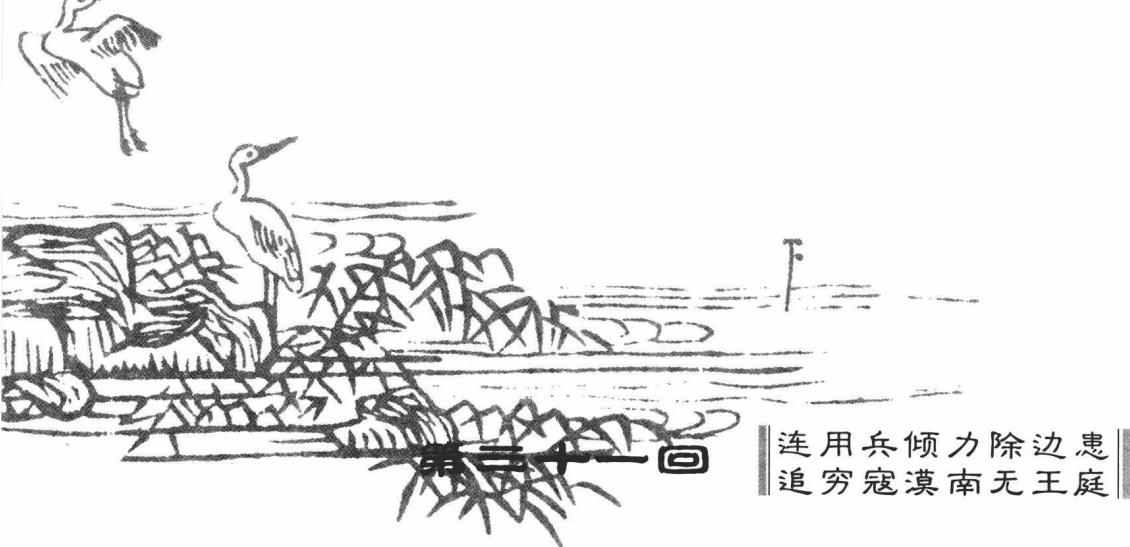
不久齐王因与主父偃有旧怨，又被主父偃告了一状。武帝就让主父偃去做齐相。主父偃本是临淄人，得了这个美差，衣锦还乡，当日便动身东行。主父偃一到齐国，便忘了武帝事先嘱咐的“善为匡正，毋得过急”的话，决计要查究齐王的奸情。这时有些旧时的兄弟朋友前来看望他，他竟

取出些金銀，按人分給，并傲氣十足地說：“你們還記得我以前的窮苦樣子麼！如今我已為齊相，用不着勞費大家了，你們可取金自去，往后不要再入我的門。”人們悻悻散去，无不暗地恨他。他不管不顾這些，又召集起齊王宮內的侍臣，細問齊王私下如何與人通奸。他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一手吓住齊王，自己好掌握一國大權。哪知齊王年輕膽小，一經恐吓，便去尋死了。武帝得知此事，恨主父偃不遵前命，加上趙王彭祖、御史大夫公孫弘因故彈劾他，声称不杀主父偃，无以谢天下。這樣，武帝以他胁迫齊王自杀，下令誅殺了這位獻策“眾建諸侯以弱其力”的主父偃和他的全家。

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jǐ里）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匈奴內部發生爭斗。軍臣單于的兒子於單降漢。

且說匈奴自失去河套地區之後，加緊了對漢朝的報復。這年夏，又出动數萬騎兵攻襲代郡，殺擄吏民千餘人。這時，恰好王太后去世，武帝忙着治辦母喪，未及點將發兵還擊入侵之敵。匈奴單于嘗到甜頭，自謂得計，第二年，又三路出兵，直攻代郡、定襄和上郡，大肆燒殺搶掠。

武帝按捺不住胸中怒火，召集了大臣會議，商討對付匈奴的方略。這樣，朝廷內又起了“防胡”、“滅胡”之爭。



连用兵倾力除边患
追穷寇漠南无王庭

且说武帝端坐在朝堂之上，心里说，经过几次交战，可以看出，匈奴是怕汉朝的，汉朝也有力量把他们打败。可长期以来，匈奴不断侵扰，边患一直未除，百姓不得安宁，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完全是因为没有把匈奴的主力彻底击溃。以往只是水来土挡，敌侵我防。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只是“防胡”了，而是应该“灭胡”！他把这一想法交公卿大臣议论。有的说，灭胡？匈奴占地万里，行踪飘忽不定，为了防他侵扰，朝廷已动用大量兵力；而要灭他，怕是竭尽天下人力财力也不足耗用。也有的说，仅止于彼来我防，终究祸根难除，虽然可省资财，毕竟贻患后世，所害甚大。若积极出击，拔除祸根，则一劳永逸，造福万代。所费虽多，然功德无量。

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暗暗下定决心，要对匈奴用兵。他否决了少数大臣立足于防的奏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令车骑将军卫青统率诸将，共领十余万精兵，分三路攻讨匈奴。苏建等将从朔方郡出塞，李息等将从右北平郡出塞，卫青亲率三万铁骑从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出塞，三路大军，主攻匈奴的西部。

卫青的三万骑兵日夜兼行，直捣匈奴右贤王的营帐驻地。右贤王万万

没想到汉军会主动出击，打到他眼皮底下。他整日饮酒取乐，醉醺醺的。卫青大军乘夜进袭，逼近右贤王营地，迅速将其包围。突然之间，战鼓齐鸣，万马奔腾，汉军将卒直向右贤王大营冲击。匈奴兵卒仓皇接仗，几下里就被汉兵杀了个稀里哗啦。右贤王睡梦中忽闻洪水决堤、惊雷贯耳般的巨响，迷怔了半晌，才醒过神来。他平时骄横异常，此刻却像惊弓之鸟，顾不得抵抗，拉了一位爱妾上马，在数百名骑兵的护卫之下，慌忙向北逃遁。汉兵急急追赶，终未将他擒住。其余十几名副王、小王等一万五千余人众，百余万头牛羊，尽为汉军所获。

这次大胜，实为汉匈交战以来的首次。捷报传至长安，武帝喜得坐都坐不住了，连声说：“好，好！”当下面谕群臣：“卫青功劳盖世，朕要封他为大将军，统领六师，位在诸将之上！”“大将军”印很快制出。武帝兴奋得等不及卫青归来，即遣使拿着“大将军”印火速到边塞迎接。武帝还特意嘱咐使者：“一俟卫青入塞，就要立刻赶至军中，用隆重典仪加封。以此晓示全军将士和举国官民，凡勇武、善战、立功沙场者，朕不会吝惜官职金钱！”不久，新任的大将军卫青，满载着胜利的喜悦凯旋回朝，武帝又为他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凯旋式。满朝文武见武帝喜出望外，也都争先为卫青的赫赫战功大献颂词。当下武帝又加封卫青食邑八千三百户，卫青的三个儿子，有的还在襁褓之中，俱封列侯。卫青上表辞谢，让功诸将，武帝便又为征战诸将加封。

第二年，也就是元朔六年，匈奴又施猖獗，入代地，攻雁门，掠定襄上郡。武帝命卫青再出定襄，往击匈奴。大将军卫青率飞将军李广等六将共十余万铁骑，浩浩荡荡，出师征讨。卫青有个外甥叫霍去病，自愿随征，卫青便将他带上。汉军穿过茫茫沙漠，深入匈奴心腹地带，一举斩虏

万余人。这使得武帝信心倍增，定要扫灭匈奴。他颁诏特设十七级“武功爵”（一说十一级），部卒每斩一敌，晋爵一级；累进级别，可以授职任官，不想当官的，可以把爵级转让给父兄子弟，或者卖给他人。罪犯可以随军出征，凡立有战功者，可减罪免刑，且可以蒙受赏赐，晋爵得官。

匈奴接仗便战败逃去，卫青收军回驻定襄，休养士马，准备再战。约过了一个多月，又挥师出发，直入匈奴内百余里，斩获甚多。各将士杀得高兴，分道再进。前将军赵信以往曾是匈奴小王，降汉后被封侯，他自恃熟悉路线，带一队兵马踊跃直前；右将军苏建也不肯轻落人后，紧随赵信继进；霍去病少年好胜，自愿独成一队，独走一方；其余诸将也各率人马去寻敌厮杀。卫青在后面设大本营驻扎，专等各路胜负，再定行止。不久诸将陆续还营，有的献上敌数百，有的抓来俘虏多人，有的未与敌相遇空手回来。卫青仔细点验军士，没发现什么大的损失，只是赵信、苏建两将军及外甥霍去病未见回营。卫青怕出事，忙令诸将前去救应。过了一天一夜，仍然没有回报，急得他惶恐不安，在大帐内踱来踱去。突然间，有一将踉跄奔入，长跪帐前，对着卫青涕泣请罪。卫青一看，来将不是别人，乃是右将军苏建，便开口问道：“将军如何这般狼狈？”苏建回答道：“禀大将军，末将与赵信深入敌境后，忽被敌兵包围，杀了一日，部下伤亡大半，敌兵也死了多人。我军脱围时，不料赵信心变，竟带了八九百人投降匈奴。末将与赵信本来只带了三千余人马，战死了千余名，叛去了八九百名，怎堪再当大敌？不得已往回撤退，后又被敌骑追住，扫我残兵，只剩下末将一人单骑奔回，还亏大帅派将救应才得到此。末将自知冒失，故来请罪！”卫青听了苏建的禀陈，英武的脸上立即出现阴沉神色，他用目光扫一下苏建，苏建慌得紧揩泪水。呆了好一阵，他才把头一昂，吐出

几个字：“军法无情，我将奈何！”议郎周霸从旁插言道：“苏建败还，失去全部人马，理应处斩，方可示威！”回军正闳（hóng 宏）、长史安急忙说：“不可，不可！切不可如此！大将军领兵以来，未闻斩过一员偏将，今苏建用寡敌众，不随赵信叛去，而单独拼死归来，说明他对朝廷忠心无二，若将他斩首了，那不就会使后来将士偶然战败，只可弃甲降虏，不敢再回来了！”卫青这时慢慢说道：“试想我卫青自领命出师以来，不患无威，何必定斩属将！即使有罪当斩，也宜请命天子，我却不能专擅。”军吏听了，齐声称好，当下遣人把苏建押往长安。

刚刚押走苏建，霍去病回到大营，他手提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入帐报功。这人头系是何人？原来是匈奴的一个王。

霍去病亲率八百轻骑，脱离大营数百里，深入敌腹，杀虏二千余敌，其中有单于的两个长辈亲属。卫青一见大喜，自思此次出兵所得足以偿失，于是引军还朝。武帝见霍去病军功卓著，骁勇善战，加封他为冠军侯。这时霍去病刚十八岁。别具慧眼的汉武帝通过实践看出年轻的霍去病和舅舅卫青一样，是位将才，于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又大胆拜他为骠骑将军，命他率一万骑兵，由陇西郡出发，孤军深入沙漠，寻找匈奴主力作战。一些老臣暗地为皇上捏一把汗，心想：骠骑将军年刚二十，前番出战，堪称勇猛无畏，而今由他单独率兵出征，未免冒险。威名卓著的大将军卫青在六将军辅佐之下，用十万铁骑才将敌击败，皇上怎能让骠骑将军孤军深入呢？……

武帝看破了老臣们的忧虑，微微一笑，暗想：众臣之虑不无道理。可他们哪里知道，霍去病战法就是孤军深入歼敌。他年轻无畏，敢担风险。今单于已被我打得胆战心惊，正拼力挣扎。这时若用谨慎的老将出征，反



倒不如他火气旺盛，易建奇功！

霍去病出发不久，武帝另派博望侯张骞和郎中令李广出右北平击敌。张骞出使西域归来之后，因熟悉匈奴地形，在汉军出击匈奴作战当中，由他带路，人马得水草。卫青为他奏功，武帝加封他为博望侯。这次出征，李广领骑兵四千人为前驱，张骞率一万骑兵继进，先后相距数十里。匈奴左贤王探知汉军入击，急忙领骑兵四万前来抵御，正好与李广相遇。李广只四千马队，如何抵敌四万敌兵？当下被左贤王包围住。李广神色不变，命自己的儿子李敢带数十骑突围试敌。李敢挺身勇往，左手持长枪，右手执短刀，跃马陷阵，杀开一条血路，穿通敌围，而后马上又从原路杀回，来到父亲跟前。军士原来都很惊惧，见到李敢出入自如，也就胆壮起来。李广随即命军士布成圆阵，面皆外向，敌兵不敢进击，只用强弓猛射，箭如飞蝗，李广与部众虽然引弓返射，毙敌数千，但自己也多半伤亡。李广眼见军士们的箭支快用完了，便令士卒只张弓，不发箭，他自己用有名的大黄箭专射敌将，每发一箭无不奇中，接连射死数人。匈奴人素知飞将军李广善射，谁也不敢近前，只是把包围圈守得死死的，不肯放松。两军相持了一日一夜，张骞率大队赶到，里外夹攻，击退了敌兵，救出李广，收兵南归。

而霍去病却是一路顺风，势如破竹。他率部越过焉支山（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深入千余里，与匈奴大军短兵相接，鏖战于皋兰山（今甘肃临夏附近）下，杀死了两名王，活捉了昆邪王的太子、相国和都尉，歼敌一万八千余人，连匈奴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佛像也成了战利品。紧接着，又第二次出击，孤军直插祁连山（今甘肃张掖西南），与匈奴大军会战。这一仗，汉军俘虏匈奴王五十名，还有王母、阏氏（王后）、王子共五十九

人，相国、都尉等六十三人，斩杀三万余人，虏获甚多，胜利凯旋。

武帝叙功罚罪，分别定论。李广以寡敌众，然伤亡过半，功罪相抵，仅得免罚。张骞因延误军期，应坐死罪，交纳赎金，免为庶人。这时，朝臣们都惊叹武帝用人的胆魄，称誉青年将领霍去病的骁勇，但对像李广那样与士兵同甘共苦、英勇善战，威震匈奴的名将总是得不到重用而深感惋惜。

经过汉军的沉重打击，匈奴被迫放弃了焉支山和祁连山这两道天然屏障。他们悲歌道：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歌子传入内地，霍去病声威日盛。武帝见他这般年轻，就让他学习孙吴兵法。霍去病说：“为将须随时运谋，何必定拘古法呢？”武帝又要为他营建府第，霍去病又辞谢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几句话充分表现出这位青年将领的忠勇，武帝对他更加宠爱，几乎与大将军卫青同样受到倚重。霍去病这次北伐回军途中，还与自己的生父霍仲孺聚首相见。他见同父异母弟弟霍光年逾成童，颇有才慧，便视若亲弟，带他入都，补充郎官。大将军卫青，见外甥屡立军功，得官晋爵，自然十分高兴。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伊稚斜单于因浑邪王、休屠王连连败仗，损失了数万人马，便派使通知他们前来接受召见，准备加以责罚。浑邪王愁得寝食不安，自知见到单于不会好受，就和休屠王相商，决定率本部人马降汉。正在边境奉命筑城的将军李息接见了浑邪王入塞请降



的使者，他不敢怠慢，火速报奏武帝。武帝闻报，意外欢喜，可是暗自一想：这浑邪王和休屠王是匈奴的重要名王，手下人马甚众，会轻易来降？为防诈谋，就特命霍去病率一万骑兵，两万车辆，到边塞迎降。万一出现变化，由去病相机办理。果然，休屠王中途变卦，惹得浑邪王怒不可遏，引兵袭击，杀死了休屠王，合并了两部人马，共四万余众往投汉朝。当他们来到边塞隔河相望时，浑邪王手下一些副将见汉军甚众，战阵整齐，心里又生疑惧，有几人不听浑邪王调度，竟拉着部属扭头往回逃去。霍去病本来准备着两手，此刻一见匈奴大队出现混乱，当机立断，挥师渡过河去，接见浑邪王，查出离心将士，共约八千余人，一阵追杀，将他们全部杀死，而后护送降服的四万人众赴长安朝见武帝。武帝重加赏赐，封浑邪王为万户侯，他手下的四个副王也封为列侯，并将数万匈奴人众安置在陇西、北地等沿边各郡塞外，沿用其故俗，编组为五属国，并迁徙内地汉人数十万前往。又在浑邪王旧地设置武威、酒泉郡，其后并增设张掖、敦煌郡。匈奴内部的分裂使其相当大一部分归降汉朝，失掉水草丰美的河西地区，这是匈奴的重大损失。而汉王朝从此减少了陇西、北地、上郡的边患，武帝下令裁减三郡戍卒的一半。同时，河西四郡的设置，既遮断了匈奴同西羌的交往，又打通了汉王朝联系西域以至中亚各地的门户，而争取西域归属汉朝，等于是断匈奴的右臂，对当时和后世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

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费用之浩繁，几乎无以胜计。光是为迎接和安置来降的浑邪王等四万余人众，国家府库的金钱财物就像流水一样淌了出去。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得不偿失，颇有微词。租税徭役负担越来越重，再加上天灾，便使得大量农民破产，无以为生。元狩三

年，山东（汉时指关东）大水，冲毁大量田地房屋，武帝下诏，开仓赈济受灾饥民，迁徙七十多万人到新开拓的边区，资助衣食，贷给产业，花费巨大。武帝召集群臣商议国家财政大计。御史大夫张汤定出几条新法，逐一颁行。其中主要是：令商民自报资产，按资交税，不得隐瞒，所有舟车，也悉数课税；禁民间铸造铁器，煮盐酿酒，任盐商东郭咸阳、铁作坊主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专卖盐铁，禁止私营；用白鹿皮造皮币，值四十万，用银、锡造“白金”三品，分别值三千、五百、三百；令郡县销半两钱，改铸三铢钱，质轻值重；作均输法，使郡国各将土产为赋，纳诸朝廷，朝廷令官吏转售别处，取得高价，接济国用；在长安设置平准官，视货物价贱时买入，价贵时卖出，防止商人谋取巨利。还任命桑弘羊为大农中丞、治粟都尉，参与筹划收入增加财源诸事。

匈奴连遭挫败，伊稚斜单于听从汉降将赵信的建议，将主力退居大漠以北，想利用沙漠阻险疲敝汉军，然后伺机取胜。经过了一番准备的汉武帝，决定发大军越过沙漠，寻歼匈奴主力，永除祸患。于是集中了十万精骑，命卫青、霍去病各领五万骑，步兵及后勤辎重队伍数十万人，其中负载衣物装备的马匹十四万，从代郡和定襄分东西两路深入漠北攻击单于。郎中令李广自请效力，武帝嫌他年老，不愿让他出征。经李广一再请求，才使他为前将军，令与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尽归大将军卫青节制。

卫青所部从定襄出塞，驱军北进，命李广领了部分人马从东边深入，限期相会。东道不好行军，又缺水草，李广入帐自请道：“我既受命为前将军，理应为国前驱，今大将军令出东道，实失我意！我情愿当先杀敌，虽死不恨！”卫青不肯答应，李广愤然而出，怏怏起程。卫青领兵深入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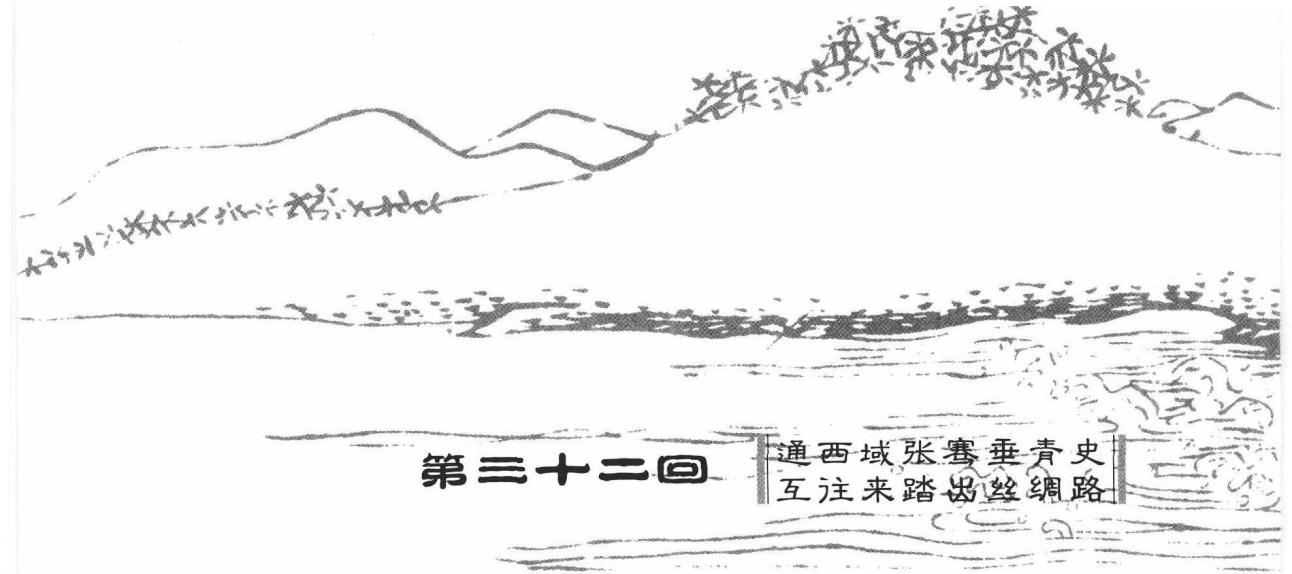


余里，越过茫茫沙漠，找到了伊稚斜单于严阵以待的匈奴主力，双方展开激战。汉军用武刚车（一种有车棚的战车）围成坚固的营垒，把最精锐的骑兵隐蔽在营垒中，然后只派五千精骑出击敌军。单于看了得意地一笑，以为营垒中不过是老弱和辎重，便以一万骑兵直扑过来。汉军五千精骑，死死与敌人咬在一起，双方恶战到黄昏，忽然大风骤起，飞沙走石，黄尘弥漫，两军彼此都看不清了。大将军卫青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武刚车“刷”地推开，营内的铁骑像黑色旋风席卷出来，分两路直朝单于大军包抄过去。草原上战鼓齐鸣，人喊马嘶，杀声震天。单于一见汉军铁骑如潮涌一般，自知上当中计，再杀下去，全军必然覆没，慌乱之中，他抢过一匹快马，在数百名随从的护卫下，向西北方向逃去。卫青追击单于不及，北至寘（zhì 智）颜山赵信城，烧掉匈奴储积的粮食，捕斩一万九千人而还。回到大漠以南，见李广领兵而至。卫青责李广延误了时间，应该论罪。李广本不欲走东路，此时又迂回迷道，有罪无功，气得胡须都竖了起来，回头流着泪对诸将士道：“我李广自从军以来，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有进无退，今从大将出征，迂回迷道，延误了军期，我也不再乞怜求生。我已六十多岁，死也不算年少，今日与诸君长别了！”说至此即拔出佩刀刎颈而死。军士不及抢救，都为李广举哀。就是远近百姓听说李广愤急自尽，也都悲痛得流泪。

霍去病一路，从代郡出塞两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获王三人、将军等官员八十三人，捕斩七万多人，穷追至瀚海（今呼伦、贝尔湖）而还。

匈奴单于经此重创，徙居漠北，远离了汉区。自此漠南无王庭，也就是沙漠以南不再出现他们的政权中心。原来西域一带为匈奴所控制，那里

的许多小国都得向匈奴纳贡称臣，现在匈奴哪还顾得上西域？形势大变了，各国免不了自生异心。



第三十二回

通西域张骞垂青史
互注来踏出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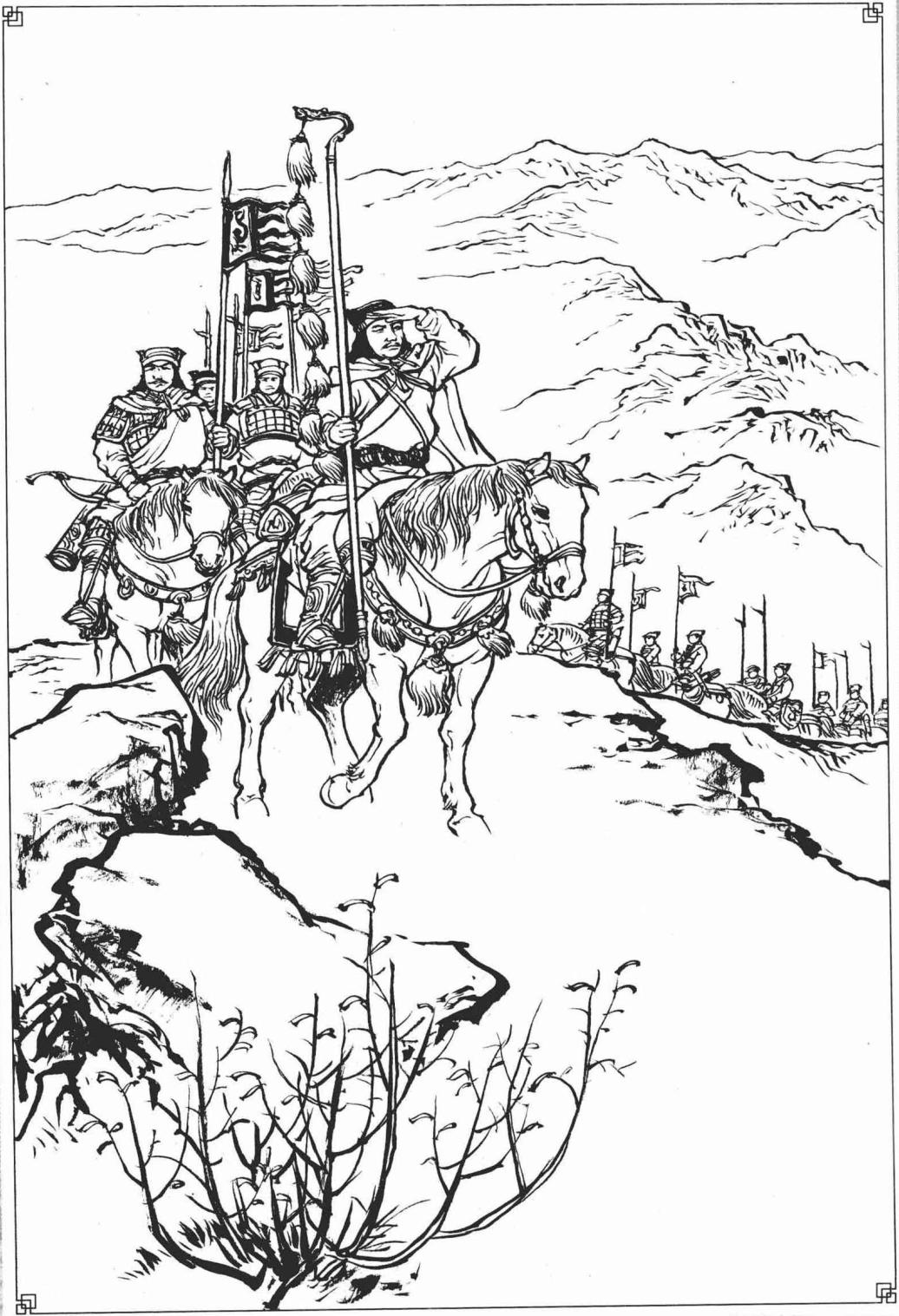
匈奴惨败退到漠北以后，武帝审时度势，决定再通西域，远播汉朝的声威。于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重新起用张骞，拜为中郎将，令他西行。

张骞这是第二次出使西域了。早在武帝刚刚即位的时候，从匈奴降者口中听到，在匈奴击败月氏时，单于曾以月氏王头骨做成饮酒器，月氏人被迫向西迁徙。他们对匈奴恨透了，常图报复，却没有人同他们联合作战，而他们自己人少力单，无法对抗匈奴。武帝那时正筹划着对匈奴用兵的事，当听了这个消息，很想和月氏联合起来，东西夹攻匈奴。可是，那时汉王朝对西方一无所知，只是笼统地把今甘肃敦煌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大体上即现在的新疆，有时也包括葱岭以西今中亚一带，称之为西域。中原人认为西方是一个神奇的境界。有的说那里沙漠无边无际，红蚁巨似大象，黑蜂大如葫芦，五谷不生，滴水不见，谁要去那里等于自寻灾祸。有的又说那里有黄河的源头昆仑，高达二千五百里，是太阳和月亮交替休息的老家，上面有仙人西王母的瑶池，从前周穆王曾有幸去那里做过客人。更多的人则说去那遥远西方的道路被匈奴卡着，一道

道难关很难通过。

刚即位的武帝心想：堂堂大汉朝岂能找不出有胆量、肯吃苦的勇士去通西域？他决定公开招募（mù 木）去西域的使臣。那招募告示上写道：“为联络月氏，夹击匈奴，特招募西去月氏之勇士，凡大汉官、民、兵、农、工、商等人，身体强健、武艺娴（xián 闲）熟者，均可报名应募，事成归国，定有重赏！”这消息立即惊动了一位英雄，他就是守信义、多勇略的张骞。张骞是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附近）人，当时在宫中任郎官。他平日即力主用战争回击匈奴的不断侵扰，只是人微言轻，自己的想法无法上达朝廷。他认为如能联络上西方的月氏，夹击匈奴，定能取胜。因此他报名应募。很快，报名的人数大大超过武帝需要的数目。经过严格挑选，选出百人，其中特别挑选了一位擅长射箭的匈奴俘虏甘父。甘父原为一家姓堂邑的贵族的奴隶，所以又称作堂邑父。张骞被封为出使月氏国的使节，其余的人均为随员。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在长安人民和文武官员声声“珍重”的送别中，跨上战马，驱赶着运送行李、礼物的驼群，开始了艰苦而伟大的西行。

从长安到陇西郡（今甘肃南部）的渭水流域，其间一千二百余里，村舍相连，田亩相接；宽阔的驰道，两旁绿树成荫，道旁田里，是沉甸甸的麦穗，绿油油的秧苗；丘陵坡地，桑林葱茏，采桑的村女，忽隐忽现；池塘水边的盘石上，响着千家万户捣衣声。看到这一切，张骞浑身充满力量，感到汉朝亿万民众是自己的后盾；联络月氏，击败匈奴，保卫百姓安宁，又是自己崇高的使命。再往前行，从陇西到祁连山东头，其间一千五百多里，这一带农牧兼半。村落周围，良田环绕，大片牧场与远天相接，草原上滚动着一片片白云似的羊群。这个地区和匈奴、羌族（藏族的祖



先)毗(pí皮)邻,匈奴经常南下侵扰,抢掠羌汉人民的牲畜财物。不久,他们进入了巍峨峰嵘、连绵千里的祁连山,沿北麓西行。秦时长城顺山脊伸向天际,长城以外,便是匈奴人活动的地区了。

张骞等正日夜兼行,想迅速穿过危险地带时,不幸,他们被匈奴人俘获了。匈奴将领押着张骞和甘父,走了十多天,来到单于庭请赏。那时,军臣单于和汉朝还敷衍着“和亲”关系,因此对汉使尚不十分放肆,只是说:“月氏在我国西北,汉皇帝如何派使跨入我境,前往月氏?若我也派使到南越,向汉借路,汉皇帝依允吗?”于是把张骞等扣留,作为人质。一晃几年过去。单于为软化张骞,让他投降,就把一个匈奴女子嫁给他为妻,并把他和甘父等随员迁囚于西部,去给右贤王牧羊。在他们被俘的第十一个年头,张骞趁匈奴看守松懈之机,与甘父等人窃得右贤王的几匹马和骆驼,向西逃去,由于已通匈奴语,途中遇有匈奴人,搭话之后被认为是自己人,未受阻拦。就这样,他们牢记自己的使命,走出了千里塞北草原,进入西域的沙漠地带。经过千辛万苦,克服缺水少食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进入西域的一个国家楼兰(地处今新疆若羌)。楼兰人因受匈奴侵扰压迫,对汉使十分友好。张骞一行从楼兰西行六百里,便到了尉犁国(今新疆尉犁县附近)。尉犁是一个小国,只有九千多人口,人民不仅放牧牛羊,还种庄稼。张骞等在此补充了些食粮和饮水,继续前进。西行五百里,来到了龟兹(读qiū cí丘词)国(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这龟兹国不光人口多达八万,出产五谷,并且已能采矿炼铁。从龟兹继续西行,过姑墨国(今新疆阿克苏一带)、温宿国(今新疆乌什附近),再西行六百余里,到达一个叫疏勒的国家(今新疆喀什市附近)。这个国家人口近两万,西、北、南三面都靠山,农业发达,还是一个商业中心,四方各国商人,都在



这儿进行贸易，使得这里街市繁荣，买卖兴旺。张骞等一打听，当地人说月氏就在西边。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离开疏勒，走出不远，就开始爬山，这山叫做葱岭——因为山上长着许多野葱，故得此名。对于葱岭，张骞他们怀着极端的神秘之感。他们想：西王母和瑶池仙境该在葱岭上吧？能不能有幸碰上呢？上山的路又陡又滑，在崇山峻岭间盘旋，一边是白雪皑皑的万丈险峰，一边是幽深莫测的无底深谷。稍不留心，就会跌了下去，粉身碎骨。张骞等人艰难地攀登着，走啊走啊，哪里有瑶池仙境？只见山峰入云，巨大的冰块在阳光照射之下闪耀着银白的光芒。登上山巅，向东望去，是一片黄色盆地，绿洲如珠，散布于广漠之上；向西望去，群山如海，白云弥漫；远处山地、丘陵、草原和蓝天相接，融为一体。张骞等人心里说：虽未见到瑶池仙境，却看到了一个新奇天地！

且说那葱岭之上，本有三个重要山口可通岭内外国家：北通大宛，西通月氏，南通身毒（读 yuān dù 深度，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张骞他们本来从葱岭西面的山口西行两千多里，便可直达月氏首都。可他们走错了路，竟从北面山口西行，一头闯入了大宛国（都贵山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南卡散齐）。这大宛可是别有一番风光，田里长着大片的紫苜蓿，山沟、路旁、人家院子中间，到处种着葡萄。房子多是尖顶的。人们鼻子高耸，眼睛深陷，男人胡须长而整齐。大宛人听说张骞等是汉朝使臣，脸上立刻显出敬佩的神情说：“汉朝可是个富饶美丽的大国啊！不光人口多得无法计算，而且物产十分丰富。那里有一种天虫（指蚕），能吐丝，织成锦帛，做成衣服，既柔软又暖和，既轻巧又光滑，上面还可绣花，真是一种宝物！”张骞等向大宛人民介绍了汉朝的情况，接着拜见了大宛国王。张骞说：“我等是汉朝使臣，奉武帝之命，前往月氏。出发时

本来带了丰厚礼物拟馈赠所经之国，不幸途经匈奴时礼物被劫，人员被扣多年。好不容易逃出虎口，来到贵国，还望国王陛下相助，送我们赴月氏；等我们回朝以后，稟告皇上，必以重礼谢国王陛下！”大宛王早就听说过在很远很远的东方有个强大的汉帝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因路途遥远，没法往来，如今汉使到来，怎不高兴！他让汉朝使臣观看大宛的马群，自豪地说：“大宛盛产苜蓿，马儿吃了，身体高大，体态健美，奔跑时腿侧有如血的汗水浸出，所以又叫汗血马。这汗血马是大宛的国宝。”

在大宛休息了几天，张骞谢别了大宛国王，带着他的随员，跟着大宛王指派的向导，又出发了。经过很多天的鞍马劳顿，他们到了康居国（在今哈萨克斯坦）的国都卑阗（tián 田），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康居国王又选派向导，带领张骞他们继续前行。又走了好些天，才到了一个农牧兼半的山国，这就是张骞一行寻找的月氏（都兰氏城，在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这里气候温和湿润，山上树木葱茏；绿草如茵的坡地上，牛羊成群；平坝里，良田相接，麦浪翻滚。从葱岭流下的妫（guī 规）水流贯月氏，经过康居，注入西海（今咸海）。在一个特大的帐篷里，月氏国王接见了远方的来使。他惊喜地说：“汉皇遣使不远万里来到我国，真令人高兴！”张骞向月氏王转达了武帝的好意，并提出了月氏与汉联合共击匈奴之事。月氏王十分感谢汉朝皇帝的好意，同时说明了自己的难处，请汉朝谅解。原来当匈奴击破月氏后，他们远逃到塞国（今伊犁河流域），称大月氏（残部留在故地降附匈奴的称小月氏）。其后又遭到受匈奴支持的乌孙的进攻，便再向西迁征服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并定居下来，塞国旧地便被乌孙占领。这时大月氏的新居土地肥美，生活安乐，距离汉王朝遥远，已无心报复匈奴了。



张骞等人在大月氏停留一年多，虽未能实现与月氏联合夹攻匈奴的计划，但学到了不少知识，了解了不少情况。月氏商业发达，他们在这里接触了各国商人。通过和安息商人交谈，知道他们国家也很大，而且还有文字，从左向右横写在羊皮上，不像汉人从上到下竖写在竹片或帛绢上。通过接触奄蔡（在今黑海一带）商人，知道那里盛产貂皮。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人对张骞说，他们那里有一种大鸟，可以当马骑，生的蛋足有一只小瓮那么大。还看到了条支幻人（即魔术师）口里吐火、吞刀的表演。身毒的商人对张骞说，他们的国家盛产美丽的孔雀、大象，打仗时有象兵。身毒和汉朝早有贸易关系，他们经常把汉朝的蜀布和邛竹带到月氏等国出售。张骞他们还听人讲，在条支的更西方，有个高度文明的犁靬国（又名大秦国，即古罗马帝国），在犁靬国的西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啊！世界大得似乎没有尽头！远不是当初所想的那样：汉朝在天下的中央，东是大海，北是沙漠，西是高山，南是森林。汉朝四周竟有这么多国家，真是天外有天，国外有国！

张骞等从月氏返国时，改走南道，想从羌族地区通过，以避开匈奴，没想到又被抓住了。被扣留了一年多，还是趁匈奴内乱之机，最后才得同匈奴妻子等一同逃回，这时已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了。张骞为人坚毅宽厚诚朴，能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他出使时带了一百多人，回来时使团只剩他和甘父两人了。

守卫长城的将士高擎着汉家圆月旗，热烈欢迎朝使的归来，给他们穿了新衣，鞴了车马，把他们送到长安。长安轰动了！十三年杳（yǎo咬）无音信的使团突然归来，怎不令文武百官、普通民众兴奋、激动！人们走上街头，争相瞻望张骞的风采，啊！他出发时正值壮年，风华正茂，如今

已是头发花白了！十三年中，他经历了多少苦难，有多少奇特的见闻，是怎样九死一生才归来的呀！

连汉武帝也异常欣喜、兴奋，他立刻在未央宫为张骞等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张骞把几乎脱光了牦（máo毛）毛的节杖双手捧给了皇帝，哽咽着说：“陛下，微臣出使，十有三年，西行万里，两度被匈奴拘俘，几次险些丧生，百人离开京城，仅得两人生还。劳而无功，请陛下治罪！”接着，他陈奏了大月氏不肯出兵夹击匈奴的原因，禀明了使团两次被俘，成员死亡和失散的经过，还详述了十三年来他所周游的西方各国的情形。武帝大开眼界，汉朝人大开眼界，原来世界竟是这么大！为奖赏张骞等的卓著功勋，武帝拜他为大中大夫，拜甘父为奉使君。甘父善射猎，穷困时全靠他射取鸟兽充饥，使团才得共渡难关，完成开创性业绩。

这次，张骞又奉旨二次出使西域。由于他熟悉西域的情况，便向武帝建议说：“陛下，在西域有个乌孙国（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和匈奴关系不好。匈奴曾数次派兵侵伐，均未得逞。这乌孙国本住在祁连山和敦煌之间，他们一直留恋故土，又想与汉朝互通有无。若能招请他们东迁，并与之和亲，与他们结成兄弟之邦，共御匈奴，这就如同断匈奴的右臂一样。与乌孙结好之后，还可向西通使让大夏等国俱臣属汉朝。”武帝赞同张骞这一大胆设想，就命他率领三百人的庞大使团，每人各配两匹马，再驱赶着数万头牛羊，携带着亿万家财，浩浩荡荡，向乌孙进发。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上次大不相同了。匈奴已被汉军赶出河西，道路畅通多了。大队人马很顺利地就到达了乌孙。张骞拜见了乌孙国王昆莫，献上了丰厚的礼品，陈明了汉朝的愿望。不料，乌孙王只是端坐不动，并没有什么表示。张骞说：“汉天子赏赐大王丰厚礼物，大王若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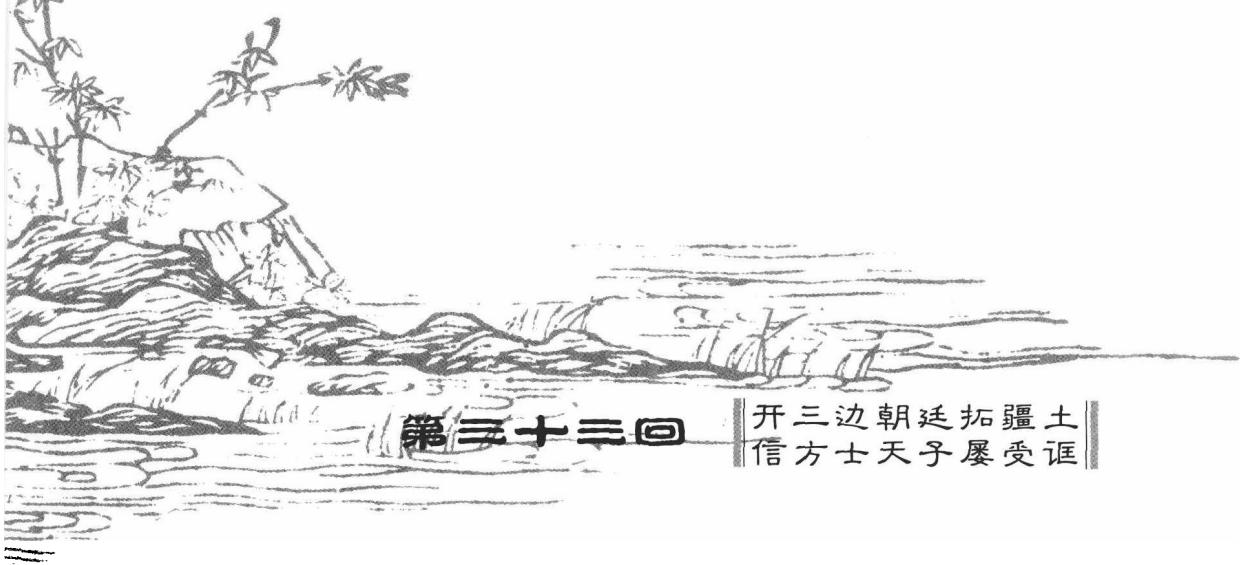
受，尽请还赐罢了！”昆莫这才起身离座，拜了两拜。张骞又说：“大王若肯归附汉朝，汉天子将嫁公主为大王夫人，两国从此结为兄弟，一同抗御匈奴，这岂不为好？”昆莫听了张骞这番话，仍然踌躇不定，他让张骞等人先在帐中休息，自己找部众去商议。原来乌孙王很想亲近汉朝，无奈离汉太远，国内又处于分裂状态，大臣们都不同意举国东迁。乌孙王昆莫本来有十几个儿子，太子早死，临终时他曾向老父王泣请立自己的儿子岑陬（zōu 隅）为嗣，老昆莫答应了。偏有另一个儿子为将守边，听说太子死了，自己想继位，不料老父王立了长孙为嗣，觉得大失所望，心生怨怒，于是召集部属准备攻杀岑陬。老昆莫得知此信，就分出万余人马交给长孙岑陬，令他率领去防御叔叔，自己亲率万余人马以防不测。这样国家等于分成了三部，内部乱糟糟的。所以乌孙王最后没能答应与汉和亲、共击匈奴的要求。但是，乌孙王对汉使团非常热情友好。张骞在乌孙派遣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等地，安排完毕，就起程回国。乌孙王还专门选了良马数十四匹作为酬谢，又派了一个数十人的使团随张骞回访汉王朝，这是中亚使者第一次到长安。

且说武帝见万里之外的异邦派使者来朝拜他，觉得甚是荣耀。他让使者逛了大汉的京城，领略了上国的风光。乌孙人从未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都城宫殿，这么繁荣富庶的街市商肆，一个个目瞪口呆，啧啧不已。这样一来，武帝通使西域的劲头更足了，就命张骞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行之职，以把今后的外交重点放在西域。张骞任大行只有一年，就因病去世。不久，他分遣的那些副使陆续从大宛、康居等国归来，而且这些地方也都派人随汉使回访，中西交往从此发展起来。此后汉王朝每年派出使臣，多时十余批，少时五六批；每批人数多的数百人，少的百余人；远的八九

年，近的三五年才能返回。西方的使者和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原，发展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西域的商队，络绎不绝地沿着张骞开辟的道路西去东来。养蚕缫（sāo 搔）丝，织造绸绢，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在古代世界久负盛名。古希腊罗马称中国为“丝国”，中国丝绸是古罗马贵族喜好的消费品，其价格几乎与黄金相等。所以，古代中国和西方交往的商道被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名贯千古。通过这条道路，中国的纺织、冶炼、凿井等技术传入西方。在这同时，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还有其他国家的胡豆、胡瓜、胡桃（核桃）、芝麻、大葱等，也先后传到了中国。

丝绸之路本是友谊之路，通商交流之路，可是后来在这条路上，竟发生了些不愉快的事情。



第三十三回

开三边朝廷拓疆土
信方士天子屡受匪

汉王朝通使西域，总的来说，起初未发生什么大的变故。但是，随着汉使来往日渐纷繁，难免鱼龙混杂，也有骚扰苛索的事件发生，处在交通要道上的楼兰、姑师（今新疆吐鲁番）等国尤其感到不堪其扰。加以匈奴轻骑不时前来捣乱，煽惑他们攻劫汉使，这就影响了汉与西域的交通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派兵击破姑师，掳楼兰王，迫使其亲汉。元封六年，乌孙王又要求与汉联姻。武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为公主（称江都公主），往婚乌孙，建立和亲友好关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遣使往求大宛马，大宛不愿献出，与汉使冲突，杀死汉使掳去财物。武帝大怒，派李广利率数万大军远攻大宛，终于迫使大宛投降献马。这一战，汉王朝声威远播，四域震动，许多小国都随凯旋的汉军送质子入朝。此后汉使出行就更加顺利了。汉王朝又在交通线上修建类似驿站的亭，在宜于农耕的渠犁（今新疆库尔勒）驻兵屯田，积聚粮食，以供给经过的使者。

汉武帝一方面讨伐匈奴，经略西域，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拓殖疆土，巩固和发展了庞大的帝国，使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初具规模。东南沿海即今

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一带，原是越族聚居的地方。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封越人领袖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福州）。其后惠帝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今广东、广西一带，原是秦始皇时新开的南海三郡，秦末变乱时，秦王朝的龙川令赵佗代理南海尉据险自守，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即位后，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表示接受，成为汉王朝的藩属国。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国围攻东瓯国，武帝曾派兵援救东瓯，后来东瓯王带领国内四百万百姓，迁到江淮间居住，正式成为大汉帝国的臣民。过了三年，闽越王郢又出兵攻击南越。南越遵照汉王朝的法令，上报武帝，请求处置。武帝派王恢等领兵进讨闽越，汉兵尚未入境，闽越贵族余善等杀其王郢请降。汉王朝另立无诸的孙子繇君丑为越繇王，后来又承认余善为东越王。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又反汉自立为武帝。汉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繇王等共杀余善请降。

元鼎四年时，南越王赵兴及其母愿内属，撤除边关，和内地诸王享同等待遇。汉武帝同意了这一要求，赐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并赐其他官员印绶，令南越取消秦朝时留下来的各种酷刑，逐步改变当地的野蛮风俗。为稳定汉王朝对南越的控制，武帝命年轻有为的汉使终军留驻此地。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有七十多人为南越大官，实权超过王室，很不愿内属，几次劝阻国王赵兴及其母不要内属于汉，还萌生了叛乱的打算。一天，吕嘉与其弟计议道：“国王与王太后串通汉使，决意内属，这分明是要灭我家，我兄弟岂可束手就毙吗？”吕嘉弟弟本是一个武夫，性又暴急，一听这话，当然怒起，便劝吕嘉动手起事。吕嘉也觉得事不宜迟，当即与其弟引兵入宫。宫中未曾防备，立被突入。王太后正与汉使安国少季并坐



私谈，也来不及躲避，被吕嘉兄弟一刀一个，当场劈死。接着两人又去寻找国王赵兴，赵兴也遭杀害。吕嘉索性找到汉使驻地，将武帝派去的终军、魏臣等一并杀死。终军死时才二十几岁。

吕嘉随即下令国中道：“国王与王太后不顾赵氏社稷，串通汉使，意欲内属，我等故起兵除奸，另立嗣主！”于是就立前国王婴齐的长子建德为王，自己仍为相国。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勃然大怒，颁诏发兵，派路博德、杨仆等率十万大军进击。元鼎六年冬，汉军包围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等兵败逃跑，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追兵所杀，南越各地官员纷纷投降。武帝遂封许多南越贵族为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南海、苍梧等九郡，使之重新成为中央直属的郡县。

在吕嘉反汉时，从闽越国中分出来的东越王余善，曾领兵八千随杨仆出征吕嘉。可是，当他行至揭阳（今广东汕头北）时，以海上风急浪大为理由，屯兵不前了。他暗思：南越若灭，东越必定难保，不如就此兴兵反汉，倒可自保。于是暗暗派出使者，与吕嘉勾结起来。杨仆察觉此事，在攻灭吕嘉之后，即上书武帝，要求移兵东向，攻讨东越。可是武帝说士卒出征，鞍马劳苦，下令让一部分军队暂驻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和梅岭（今江西广昌一带），等待诏命。余善见汉军屯兵边境，便派兵据守要道，又任命驺力为“吞汉将军”，袭取白沙（今江西南昌北）、武林（今江西南昌东）、梅岭。余善出师暂胜之后，更加骄妄，就刻了玉玺，准备称帝。武帝闻知，即命杨仆出兵，与韩说等分路入东越境，双方相持数月，东越的几个大臣与越繇王通谋，合伙杀死了余善，然后率众献城，投降了汉军。随后东越人也内迁居江淮间。

西北、西南地区即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以至云贵一带，

散居着羌族和总称为“西南夷”的许多少数民族，原在景帝时，羌族首领曾率部分羌人归附，要求为汉王朝守卫西部边塞，后来他们逐渐东迁到临洮（táo逃）、氐道、羌道（今甘肃岷县、礼县、宕县）一带居住。武帝时，羌人诸部联合并同匈奴合兵十余万，围攻令居、安故等据点，打算逐走汉人。元鼎六年，武帝起用李息为将军，使合同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十万，击散诸羌，特置护羌校尉，统管羌族诸部。在这前后，汉王朝采用恩威并施的办法，收附“西南夷”诸国或部族，并置郡县统辖。

朝鲜在战国时是燕国的属地。汉初燕王卢绾反叛，燕国混乱，燕人卫满聚党千人，渡过𬇙水（今朝鲜清川江），来到朝鲜，在那里又召集了不少流亡的燕人和齐人，攻灭朝鲜王准，自立为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后来，名义上朝鲜是汉朝的属国，但汉朝没有多加控制。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时，秽貊（huì mò 汇莫）君主南闾率其部属二十八万人归附汉王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劝说朝鲜王卫右渠遵守旧约，不得招诱逃亡汉人，不得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朝汉，但卫右渠不肯接受，悄悄发兵越过𬇙水，偷袭汉朝边城，杀死了涉何。武帝得到报告，冷笑一声，道：“卫右渠竟敢来捋虎须！他比匈奴单于又怎样？”就立刻号令天下，组织攻讨大军。这年秋天，武帝派杨仆率兵五万，从山东半岛横渡渤海，又派荀彘从辽东走旱路，两路大军直攻朝鲜。元封三年，朝鲜贵族大臣杀卫右渠请降，武帝封他们为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菟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高句丽，今辽宁新宾西），临屯郡（治东耽，yí夷，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此后朝鲜和中原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且说武帝拓殖四方，广开三边，以为诸事还较顺手，自然欣慰得很。这一天，政躬闲暇，他便和几位大臣谈起方士李少君的事。秦汉时候，人们迷信鬼神。武帝虽有雄才大略，可在这一点上，依然是个平庸的蠢人。那是在他刚刚登基做皇帝时，就曾被一个叫李少君的方士所迷惑。这李少君须发银白，自称能祭神祈福，言称人不食五谷，照样能够生长，若得仙方秘术，还可返老还童。一次，他参加武安侯田蚡举办的酒宴，席间有一老翁，年约九十余岁，李少君就与这位老翁说：“我曾经与你祖父一起游猎。”那老翁昏头昏脑，隐约记得自己幼年时，祖父确曾打过猎，此时又不便违逆田蚡的贵客，便煞有介事地回答说：“对，对！八十年前，记得祖父那时颇好出猎！”他这一说，满堂客人瞠目结舌，惊异万分，一个个暗想：人称这李少君能遣使鬼神，是位“活神仙”，看来不假，他如今算来少也有一百六七十岁了！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武帝便召见了李少君。武帝身边放着一件古铜器，就问：“此是何物？”李少君左看右瞧，好一阵才说：“此乃春秋时神物。齐桓公把它铸了出来，置于柏寝台，我还去看过呢！”武帝拿起铜器，细看上面所刻铭文，果然为齐桓公时所铸。满宫的人闻言，皆以为李少君不是凡人，掐指一算，他至少几百岁了。武帝惊喜得了不得，就让李少君来细讲那神仙之事。李少君一见当今皇上也如此迷信神仙，就云山雾罩地胡诌道：“陛下，若欲役使神鬼，必须祭灶神，灶神相助，则可炼丹砂，丹砂又可化金。用金制器，用则延年益寿，永生不死，而后可入海访仙。再到泰山封禅，即可白日升天。古代黄帝，即以此法成仙！”武帝听了这番话，竟信以为真，又要李少君讲那仙人的故事。李少君摇晃着脑袋，眯着眼睛，说：“臣曾游于海上，亲见了仙人安期生。安期生请臣吃枣，那枣子竟和瓜一般大。这安期生和蓬莱三神山

的众仙有来往，谁要想到蓬莱仙山，就必须先找到安期生，可这位神仙遇上脾气和他相投的人才肯现身，否则就隐匿起来，任你踏破铁鞋，也无处去找。”

武帝一心想着长生不老，求神成仙。四时八节，他都亲自去祭祀神灵。他还招请了一些方士，在宫中炼丹砂，到海上去找那个虚无缥缈的安期生。可是，丹砂还未成金，那个“活神仙”李少君却染病而死了。武帝不说他病死，而以为他是羽化成仙了。那些怪诞妖妄的方士见武帝如此痴信神仙，有谁不想借此捞到好处？一个个跑到京城长安，有的建议武帝为“太一”（民间巫教的最高天帝）立庙祭祀，有的建议祭祀“黄帝”、“冥羊”、“马行”、“皋山山君”诸神。所有这些，武帝均一一照办。武帝的一位宠妃死了，方士少翁就搞了一个“招魂术”：在漆黑的夜里，他让武帝坐在帐中。他嘟噜一阵，武帝就恍惚看到帐外有人影，好似那位妃子。武帝对少翁佩服得五体投地，封他为“文成将军”，还赏赐许多金银财物。少翁见一招儿得计，便又来二招儿：他悄悄在一块帛上写几个字，让牛吃下，告诉武帝牛腹中有“天书”，武帝命人剖开牛腹，果然发现一卷帛书，上面写着莫名其妙的话。但他仔细看时。那字迹竟和少翁的笔迹相同。少翁露了馅，当下被处斩。武帝上当，但不觉醒，遂又依方士之议，在建章宫铸一铜柱，高达二十丈，柱顶铸一“仙人”，手托玉盘，来承接天上降下的“仙露”。真是如人说的：玉盏天浆真自妙，金茎秋露漫空清。方士言称，将这种仙露拌上玉屑喝下，则可益寿延年。武帝当然要亲试一番，未料喝了一段时间，竟然病倒，经过百般调治，总算痊愈。

后来又有乐成侯丁义，为迎合武帝旨意，荐上一个方士栾大。武帝见他身长貌秀，彬彬有礼，便问及平时学何方术。那栾大能言善辩，立即夸



口道：“臣经常来往于东洋大海，常与仙人安期生、羡门生碰面，曾拜他们为师，得他们传授方术。我师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决口也可堵塞，不死药可得，海上仙人可请来。只是少翁枉死，皆不敢来为陛下献仙方仙药！”武帝一听，追悔不该杀方士少翁，忙说：“少翁误食马肝而死，不要听外面传言！你等若能求得不死仙药，朕是毫不吝惜金钱的。”栾大说：“臣师是仙人，与人无求，皇上必欲求仙，那就得先宠使臣，让他成为皇上的亲属。只有这样，神人才会和使臣见面。”武帝听了，一时半信半疑。栾大窥透了武帝的意思，当下做起“法术”。他从衣袖中取出两颗预先备好的磁质棋子，喝声：“战！”两棋子便自动碰在一起。顿时，满朝臣吏，无不称奇，就是武帝也见所未见，禁不住失声喝彩。当下封栾大为“五利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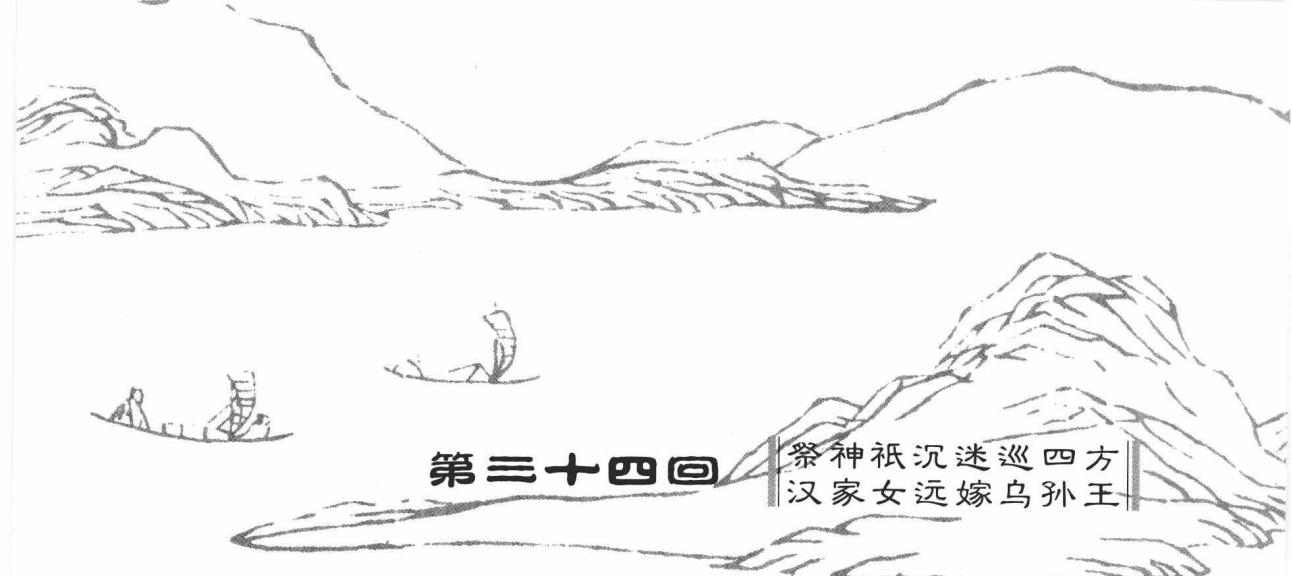
当时黄河决口，洪水为患，栾大称他可施法术令决口堵塞，武帝还惜什么官爵印绶？接二连三加封他“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这还不够，又封了个乐通侯，食邑二千户，赐上等府第，拨给僮仆，最后，武帝还把卫皇后生的大公主嫁给他，赏赐的黄金竟达十万斤。

好容易过去半年，武帝催促栾大去迎神仙。栾大带着金银珠宝，亲赴海上去寻师。一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儿音信儿。武帝派人随处访查，原来那栾大根本没去找什么神仙，而是自己在泰山找了一个僻静处，先当起“活神仙”享起清福来了。武帝气极，命人将他拘拿斩首。

武帝和秦始皇一样，把那巡游封禅视作平生大事。开始时去祭后土。这后土是与天帝相对应的尊神。天帝庙在雍县（今陕西凤翔），从文帝时开始祭祀天帝，对后土有些冷落。到了元鼎四年，汉武帝到雍县祭了天，便对群臣说：“今只祭祀天帝，对后土缺少祭礼。有天无地，神灵怎会高

兴？”于是决定去祭后土。他命人在汾阴（今山西河津南）筑一后土祠，在那里亲行了祭礼。汾阴建了后土祠，“神异”之事接着发生。一个巫师自称从后土祠挖出了铜鼎，并说这是天地赐宝。武帝得知，急忙将这宝鼎迎置于甘泉宫内。方士公孙卿借机凑趣说：“远古时黄帝因得宝鼎而得道成仙，飞升上天，以此相推，当今天子也会成仙的。”黄帝是否得过宝鼎，无从查考，但武帝听了坚信不疑，立刻召见公孙卿，问他怎样才能像黄帝一样成为仙人。公孙卿说：“臣曾得到仙人传的神书，那书上说，天子欲与神相会，须行封禅天地的大典；封禅之后，则可成仙登天。”这时司马相如已死，他有遗书上奏，称颂武帝功德，也曾劝武帝东封泰山，再经公孙卿一说，便决意举行。先拜公孙卿为郎官，让他到太室山（嵩山的一部分）去迎候神仙的降临。第二年，武帝巡游至雍，在此祭了天帝，又到祖厉河（黄河支流，源于今甘肃会宁县），而后返回。不久，公孙卿诡称，在缑（gōu 篝）氏的城上（今河南省登封北）见到了仙人，那仙人化成了凤凰，在城头往来飞翔。武帝听了，即备车驾，亲临缑氏瞻视神迹，可等了几天，也不见那仙人化成凤凰飞来，心中暗自生疑：莫非这公孙卿也像少翁、栾大那样来骗我吗？

公孙卿窥破了武帝的心思，急忙陈奏说：“仙人对皇上无所求，只是皇上有求于仙人。仙人不会因皇上来此而立刻现身。皇上要想见到仙人，必须心诚志坚，积以年岁。若先举行封禅大典，那就更好了。”武帝又被骗过，从此一门心思地琢磨去泰山封禅之事。



第三十四回

祭神祇沉迷巡四方
汉家女远嫁乌孙王

武帝既定要行封禅之礼，便开始盛大隆重的封禅之行。他准备先到缑氏亲登太室山。随驾的官员告诉他，那太室山景色宜人，陛下可以看到红日初升朝霞映林，月亮圆时光照四野，山雨欲来落叶纷飞，溪云初起雾气蒸腾。那里有悦耳的声音，鸟雀争鸣饱含生趣，寺院钟声深沉浑穆，山下河里渔人的歌声从远处传来，十分动听，山后牛背上牧童吹笛的声音悠扬婉转。武帝听了觉得那里几乎就是仙境，督催人众急行快走。到了山下，几个先上山的随从官员，为迎合皇上旨意，竟称在山顶隐约听到了呼喊“万岁”的声音。武帝欣喜万分，认为神灵在恭迎自己。他急忙上得山来，想听听那呼喊万岁的声音，可是无论如何侧耳细听，竟是听不见半点声息。但见庙宇高踞山巅，像一幅图画，又颇有诗意。他走进庙来，一位恭迎他的护庙老人并没喊什么万岁，倒是淡淡地说：“陛下，小民只知信善人敬神，作恶人怕鬼，其实鬼神不是什么奇妙的实体，都是自家心头生出来的。”武帝听了只是冷笑。他想：既然有人听见山顶有呼喊万岁的声音，证明还是有神灵的。当下诏令扩建太室祠，禁伐山中树木，将山下三百户人家封给山神，其租赋做祭祀之用。接着，拟东登泰山。他认为在封禅泰

山之前，必先向四夷显示武威才合古道。于是设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十八万精骑，巡行北地，以威慑匈奴。浩荡大队，由云阳出发，经上郡、西河、五原等郡，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今河套一段的黄河），遣使往告匈奴单于说：“单于听真，今汉朝东南一带已皆荡平，单于若敢战，可与大汉天子亲自交锋，否则便当臣服，何必亡匿漠北不出！”当时伊稚斜单于已死，他的儿子乌维单于嗣立，听了汉使之言，不禁怒起，就将汉使拘住不放，暗派侦骑往探。侦骑回报说：“武帝亲率汉朝人马，营垒相望，旌旗绵延数百里，虎视眈眈，一派一触即发情状。”单于听了，终于不敢露头。武帝等了几日，不见回音，便传令回转。路过桥山（在今陕西黄陵县北），那里有个大土丘，传说是黄帝的坟墓。问左右道：“朕听说黄帝不死，为何留有坟墓？”公孙卿正好随驾在旁，说：“黄帝成仙升天，群臣思慕他，就把他的衣冠取来葬于此。”武帝叹道：“朕若升天，想群臣也会葬朕衣冠吧！”说着便命备礼致祭，祭毕返长安。

不久，开始东巡。先到海边，祭了“八神”。齐地方士听说皇帝驾到，说神道仙呈献奏议者数以万计，统说海中居有神仙，武帝便命多备船只，派人到海里去找三神山；并且特意让公孙卿持节先行，遇仙即报。公孙卿到了东莱，回来报告说，他在夜间见一神人，高有数丈，走近时再看，那神人却不见了，只留下巨大的足迹。武帝听了，亲自到东莱一看，足迹确实依稀可辨，只是像是兽蹄印，未免动疑。这时几个从臣也从旁奏称：“有一老翁，手中牵狗，自言要见皇帝，言罢就不见了。”武帝这才相信这里确有神仙，于是便留住海边，分派数千名使者，随方士们四处寻觅，然一无所见，只好作罢。

不久，武帝来到泰山脚下，举目一望，但见烟霭云霞浮在群峰之间，



蔚为壮观；半天松枝树影拂动摇曳，挺劲多姿。公孙卿故意编造说：“山上有仙人安期生和神女会饮之地！”武帝听此，顿觉有仙风拂动，迥出人寰。他先在梁父山祭了地神，然后在泰山东麓祠祭天帝，还命人建一个尺高的封坛，封坛下埋着玉牒（以玉石为书版，上面刻有文字），尔后与奉车都尉霍子侯同登山巅，秘密封土，禁止别人知道，这霍子侯即霍去病的儿子。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英勇善战的将军霍去病病逝，武帝对去病之子霍子侯独加宠遇，故特意让他从行。第二天，从山北下，行了禅礼。

封禅泰山之后，武帝见连日晴和，以为这是天神护佑，越加欢喜，估计可接见神仙了，便到海边探望，但只见云水苍茫，波涛汹涌，并没有神仙形影，于是又要亲自下海，去访那蓬莱仙山。群臣进谏不从，还是东方朔说：“陛下多施仁政，仙人自己会来的，不能急躁。”武帝才被劝止住。这时正巧霍子侯暴病而死，武帝也清醒了些，知道行过封禅礼，人还是要死的，因此少冒些险为好。他沿海北上，指望能远远望见仙山，遇上仙人，可一直到达碣石，终不得一见仙影。于是折向西行，过九原，入甘泉，总计费时几个月，巡行一万八千里，耗费的金钱锦帛难以胜计，搅扰得半个天下不得安宁。幸得朝中有位治粟都尉桑弘羊，职兼大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他掌盐铁，坚持盐铁由官府专卖，不准私人经营；又在京师置平准在地方置均输，两法很奏效，使商人不得牟大利。桑弘羊还用入粟可补官赎罪的办法，增加了不少收入。总之，由于桑弘羊的精心料理，使国库渐渐充实，也保证了朝廷的费用。武帝因他理财有功，赐爵左庶长，金二百斤。

元封二年，公孙卿又上书说：“东莱有神人，打算见皇帝。”武帝又



一次东巡，到缑氏县便下诏拜公孙卿为中大夫，让他作为前导，直赴东莱。到达以后，只见海山缥缈，云雾迷蒙，哪有什么神人？武帝稀里糊涂，也不加追问。顺路至瓠（hù互）子口。瓠子黄河决口已二十三年，武帝命随从的文武官员一齐下手，担土负薪，堵塞决口。河旁本有数万夫役，见朝廷官吏还这般辛苦，也就拼命劳作，终于把决口堵住。这总算是做了一件于民有益的事。

且说武帝每次出巡，不仅要带着文武百官、诸王列侯，而且还要把西域各国来的客人都带上，目的是让他们一开眼界，看看大汉帝国的辽阔疆土，亲睹大汉天子的雄伟气魄。为了显示富足和慷慨，又总是大行赏赐，把那大批的金银锦帛，馈赠来客。这还不算，武帝还特意为外客举行角抵（dǐ底）大会，表演摔跤、格斗、射箭，以及各种杂技、舞蹈和魔术，并且将那珍禽异兽、珠宝奇物，尽作展览。他大摆宴席，山珍海味，酒池肉林，外客可以足吃足喝。这种角抵大会几乎每年一次，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花样多，怎不让那西方来客目瞪口呆！西域使者常来常往，岁岁更换。他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和接受的赏赐，回国宣扬展示，自然也远播了汉朝的威名，汉朝与西域联系更加密切了。这里值得细述的是汉与乌孙的和亲之事。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一件新闻轰动了长安：皇帝应了乌孙王的要求，同意与乌孙和亲了！武帝派张骞二次通使西域时，到达乌孙国，乌孙王没能答应两国和亲、共击匈奴的要求。后来，情况有变，乌孙王昆莫后悔了，重又表示愿遵旧约。武帝准如所请，决定与乌孙和亲。

原来张骞从乌孙回国时，一些乌孙青年作为友好使者跟他来到长安，饱览了汉帝国的风光。回国时，武帝赏赐他们大批礼物，他们十分高兴。

回到乌孙，他们向昆莫报告在汉朝的见闻说，汉帝国富庶、强大，有高山大河，平原森林，从东到西几乎几千里，从南到北万余里，人口有六千五百万，出产金、银、铜、铁、锡、朱砂、水银、漆，应有尽有，真是万宝之地。汉朝对小国友好大方，所赠的礼物比他们进贡的要多。末了，他们把武帝给昆莫的厚礼交给他，并转达了武帝的希望：汉与乌孙，愿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对付匈奴。乌孙王昆莫听了这番禀报，心里很是欢喜，暗想：我何尝不愿意跟汉朝和好呢？只是担心会招来匈奴的报复！

说来这匈奴单于也实在霸道，他对西域的控制向来十分严密，特别防范着这些国家和汉朝交朋友。乌孙和汉朝派使互访、友好通往之事，单于得知之后，肺都气炸。他决心发兵攻打西域，扑灭后院里燃起的叛逆之火。正在这时，武帝却派将军赵破奴对匈奴西部大举进攻，在汉军的沉重打击下，匈奴单于向西北逃去。这是汉朝把匈奴势力挤出西域的重大胜利。西域诸国深感游牧民族的霸主匈奴并不是文明古国汉朝的对手，纷纷背离匈奴，归向汉朝；乌孙国更是一心一意和汉朝交好，向汉朝提出了和亲要求。武帝欣然同意。乌孙王派使把一千匹良马送到长安，作为求婚礼物！

那么，究竟派谁去乌孙和亲呢？武帝考虑了很久，最后选中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赐给她江都公主的称号。

这刘细君是武帝的侄孙女。她的父亲刘建是武帝的哥哥刘非的儿子，因谋反未遂，畏罪自杀，家破国除，女儿被收入宫中，儿子成了官府奴隶。和所有罪人子女一样，刘细君从懂事起就饱受着皇亲国戚、王公贵人的白眼冷落、讥讽和蔑视。因此养成多愁善感，孤僻多虑的性格。她接到和亲乌孙的诏命，喜忧交并，喜的是，叔祖父武帝竟还记得他们兄弟姊



妹；忧的是，到那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一切都不习惯，日子可怎么熬？更为忧虑的是，那个未来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佳期到了。江都公主拜别了祖宗灵牌和叔祖父汉武帝，登上华丽、精致的彩车。她的车后是护送大使，还有数百名属官、宦官、侍卫和宫女，以及长长的嫁妆队。车声隆隆，长安越来越远了，而那个茫茫不可知的国度和丈夫越来越近了，公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经过几十天的艰苦行程，和亲队伍到了乌孙国都赤谷城。昆莫亲自到郊外迎接。护亲大使打开彩车的帷幕，请公主下车和昆莫相见。江都公主在侍女的簇拥下下车，及至抬眼相望时，顿觉心冷血凝。天哪！这就是自己的丈夫吗？一个皱纹满面、胡须花白、年有七十的老人！她差一点惊叫起来，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一切都模糊了。她恍恍惚惚好像在梦中一样，多亏有护亲大使的指点，才行完了见面礼。从此，她开始了在乌孙的生活。依照当地风俗，她和昆莫分室而居。一年中，他和昆莫在自己的住室里见面两次。每次相见，她想和昆莫讲几句话，可是语言不通，又无法交谈。昆莫倒是很尊重公主，立她为右夫人，而立匈奴单于送来的女子为左夫人。尽管如此，江都公主仍是郁郁寡欢，免不得作起一首《黄鹄歌》，以寄托哀苦之情，歌云：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zhān 沾）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思土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返故乡。

这首《黄鹄歌》的意思是，汉朝送我到天的另一方，嫁给遥远的鸟孙国的国王。这鸟孙国里帐幕作房子，毡子当墙，牛羊肉当饭吃奶酪当汤。我想念家乡我无比悲伤，愿化作黄鹄飞回到故乡。

江都公主所作的《黄鹄歌》传到长安，武帝颇为垂怜。于是，他每隔一年就派使者慰问她一次，并赏赐给她许多帐幕、绸缎等物。

江都公主和乌孙昆莫做了几年夫妻之后，昆莫自知年已老迈，不久于人世了，便叫公主按照当地风俗嫁给他孙子岑陬，公主一听，啊！岂有这种事！她立刻哭了，说：“今日是祖孙，明日做夫妻，怎么能行啊！”她自觉怀慚，不得不上书武帝，恳求召归。武帝一心想着结好乌孙，共灭匈奴，便回信劝慰说：“既负和亲重任，则应依从乌孙风俗。”江都公主听从了武帝的劝告，为了汉朝的事业，再次作出了牺牲。不久，昆莫去世了，岑陬继位做了乌孙王，改王号为“昆弥”，江都公主和岑陬年纪相仿，两人亲亲热热。两年后，公主为昆弥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儿，取名少夫。她们的家庭温暖和谐。汉朝和乌孙的关系也和这家庭一样，十分友好。可是，时过不久，公主因病去世了，岑陬将这一消息报告汉武帝，表示十分难过。武帝为了安慰岑陬，发展和乌孙的友好关系，决定再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远嫁乌孙王。这一次，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被封为公主，送去和亲乌孙了。

解忧公主的祖父刘戊曾参加吴楚七国之乱，是第二号头目。叛乱失败后，他被处死，家属都被没入宫中当了官奴。解忧公主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她虽然和江都公主有着类似的经历，但两人性格迥（jiǒng 窘）异：江都公主忧伤柔弱，多愁善感，而解忧公主却乐观刚强，无忧无虑，她名如其人，成天笑声不断，叫人一见就忘了忧愁。当时刚刚十七八岁的解忧



公主一到乌孙，就和岑陬成了婚。她十分体贴岑陬，怜爱姐姐江都公主留下的小女儿少夫，很快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不幸的是，婚后不久，岑陬得了重病，百般医治，全无效果。解忧公主整日守候在岑陬身边，寸步不离。眼看岑陬不久于人世了，她便把大臣们召来，要他们准备后事。岑陬说自己的儿子泥靡（mí 迷）还是幼童，不能管理国家大事，暂时让自己的叔伯兄弟翁归靡代理为王，泥靡长大之后，再把王位还给他。翁归靡保证照哥哥的话办，好好抚养侄儿，管理乌孙。大臣们都表示赞成。岑陬一死，翁归靡就当了代理国王，并按乌孙的风俗，把解忧公主娶了过来。翁归靡脾气很好，身体肥胖，乌孙人都称他为“肥王”。他的性格柔和，而解忧公主的性格却很刚强，乌孙人都说他们正好配成一对儿。一天，肥王从野外回来，采了一束鲜花，送给解忧公主说：“我们俩的脾气应该换换，我刚些，才是个男子样；你柔些，才是个姣娘。”解忧公主听着，甜蜜地笑了。解忧公主为翁归靡生下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协助翁归靡治理国家，使乌孙达到了繁荣富强的鼎盛时期。乌孙人对她十分敬重。



第三十五回

苏子卿出使忠苦节
司马迁受刑愤著书

且说武帝既已略定西域，就又想到北方的匈奴。匈奴虽然被汉兵驱至漠北，然经过数年休土养马，复又崛起，仍然不断袭扰汉边，攻掠西域小国。武帝想：匈奴之患不能彻底根除，迟早还是个隐忧，不如再发兵征讨，将它除灭才可保永世安宁。时已为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冬，天气严寒，不便用兵，只好命将吏整缮军备，待来年春出师。转眼间残冬将尽，偏逢久旱无雨，百姓愁苦。武帝虽一再祈雨求神，却毫不奏效。这一天，他忽然要游上林苑。百官不敢怠慢，左右侍候，唯恐不周。不料他来到上林苑后，一无心观赏林木虫鱼，二无意射猎飞禽走兽，却在那林间池旁，举步漫行起来，走着走着，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暗自忧虑，竟轻声吟唱起来：

.....

旱既大甚，

蕴隆虫虫。

不殄禋祀，

自郊徂宫。



上下奠瘗 (yì 意),
靡神不宗。
后稷不克,
上帝不临。
耗斿 (dù 杜) 下土,
宁丁我躬。

原来武帝吟唱的是《诗经·云汉》中的一节。这诗的意思是：旱情既然很严重，酷暑干雷人如蒸。并未断绝去祭祀，从郊区到朝廷。烧纸埋玉祭天地呀，无一神明不尊敬。先祖后稷不保佑，上帝也不降临。破坏下土多灾难，为何恰恰落在我身上？

诗篇描述了古代周宣王因遭受大旱，民丧国危，祭神呼救的情状，原意在于赞美周宣王勤政弭 (mǐ 米) 患，为民而忧。武帝今日吟唱，分明是借古自喻。

天汉元年（公元前 100 年），甘雨降临，正当日暖草肥季节，武帝颁诏天下，备述匈奴罪恶，正要命将出征，忽报原被匈奴拘着的汉使路充国归来了。武帝召见路充国，问明情况。路充国陈奏说：“现在匈奴由且鞮 (dī 滴) 侯继立单于，他深恐汉朝发兵进攻，自称：‘我乃儿子，怎敢敌汉？汉天子是我的丈人呢！’并把原先拘押的汉使一律释放送回，奉书求和。”

武帝听了路充国报告，又召来匈奴使者，取得来书，展阅一番，匈奴且鞮侯单于果然谦卑有礼，心中不禁欣喜起来，于是与丞相商议说：“朕回思近年来，实是多事之秋，内外诸事，接连不断。故可否不再发兵，与匈奴释怨修好！”说罢，召来史官，命他诵读所记述的近年的大事。史官

遵旨

在朝堂上将所记的主要史实一一诵读：

.....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柏梁台失火。造更高大的建章宫；其北有太液池；楼台最高者达五十丈。

——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共造《太初历》，始以正月为岁首。

——因大宛不肯给善马，帝以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击大宛。

——经学大师董仲舒死。

——太初二年，李广利军因沿途各小国不肯供应粮食，进至大宛东边的郁城，大败，退还敦煌，士卒仅存十之一二。

——赵破奴寻击匈奴，出朔方两千余里而还，中途败没。

——太初三年，匈奴袭入定襄、云中，破坏汉所筑城、障、列亭；又入酒泉、张掖，被汉军击退。

——朝廷发“七科谪”（指吏有罪者、亡命者、赘婿、贾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击大宛。年余出敦煌者六万人，牛十万，马三万，驴、骆驼以万数，均归李广利调用。

——汉兵至大宛，大宛降。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余匹。不久，李广利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将吏贪，侵牟士卒，故死亡甚重。帝封李广利为海西侯。

.....

史官读毕，众臣猜知武帝用公诸内治外事的办法示意暂息干戈，不向匈奴用兵了，都一致附和称善。丞相公孙贺当下奏道：“前时匈奴拘留汉



使，我朝为了报复，也曾拘留了匈奴来使。现在既已言和，自然应该一律释放。”武帝依允，决定选派中郎将苏武，持节送归匈奴使节，并让苏武带大量金銀绢帛，厚赠且鞮侯单于。在这之前，植物纤维纸已经发明，武帝特意选用这种纸修书一封，令苏武带给单于，一方面表示修和结好之意，另一方面也向单于显示一下汉朝文明的高度发展。

苏武字子卿，是已故平陵侯苏建的次子，苏建曾随从卫青攻伐匈奴，因获罪贬为庶人，后复起为代郡太守，病歿于任所。苏武与兄弟并入朝为郎。此次受命出使，自知吉凶难卜，特与亲人诀别。他带了两个副手，一个叫张胜，一个叫常惠，及百余名兵役一同北上，在路上跟匈奴的使者们结交为友。

到达匈奴以后，苏武送还被扣留的匈奴使者，送上礼物和武帝的书信。哪知且鞮侯单于并不是真心要跟汉朝和好。他送回汉使，修书自称“儿辈”，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一见汉天子派苏武把匈奴使者送了回来，还有金帛相赠，认为汉已中计，更加骄傲起来，对待苏武态度也很不好。苏武心想：我身为汉朝的使者，你这样待我，怎好当面指斥？待完成使命之后，索性及早返回。谁知偏发生了意外情况，苏武竟被拘留，累得九死一生，差点儿不得返回。

原来在苏武未曾出使之前，汉使卫律背汉投降匈奴。匈奴单于正需要人帮着出主意，就封卫律为丁灵王。卫律手下有个叫虞常的人，表面上随卫律一起投降了匈奴，但内心极不情愿，一直在等待时机，企图把单于的母亲阏氏绑架到汉朝去请功。这时正好苏武一行人到达匈奴。虞常本是汉臣，以前和副使张胜熟识，他私下拜访张胜，对他说：“听说皇上十分痛恨卫律，我愿设法把卫律杀掉。不过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希望能得

到皇上的赏赐。”张胜满口答应道：“您若真的如此，我定会回禀皇上，重赏您母与弟！”当下还送了财帛给虞常。

一天，单于出外打猎去了，只有阏氏和年轻子弟们留在王庭。虞常暗暗约集一些人，想乘机起事，不料当中出了叛徒，将情况报告出去。单于子弟立即调集士兵进行兜捕，在激战当中，起事的人大都身死，而虞常却被生擒了。且鞮侯单于闻知王庭出事，疾速驰归，并派卫律来审理这次谋反案件。张胜恐怕自己和虞常的谈话被揭发出来，就把事情的经过详告苏武。苏武说：“事已至此，我们怎免得了受牵累？我等若被带去对质，岂非辱国？不如早图自尽吧！”说着，就拔出佩剑要自刎。副使张胜和常惠眼明手快，急忙上前把剑夺住，苏武才免得立即身死。苏武叹道：“我今不死，只好盼着虞常不要供出张副使啊！”哪知事情并不像苏武所盼的那样，虞常一再遭讯，煞刑不过，还是将张胜供出来了。单于大怒，召集首领们商议，想要杀掉汉使。左伊秩訾（匈奴官名）说：“汉使如果谋害单于，也不过罪及死刑，今尚不至此，不如赦他们一死，迫令他们一律投降。”单于于是派卫律去召苏武来受审。苏武对常惠他们说：“丧失气节，辱没了国家使命，就是活着，还有何面目复归汉朝？”一面说，一面将剑拔出，向脖子抹去。卫律大吃一惊，慌忙抢救，亲自抱住苏武，苏武已血流满身。卫律本来想审讯活人请功受赏，不料苏武身伤欲死，直急得他速命左右快马加鞭去叫医生。医生来到之后，苏武已经昏迷不醒。那医生却也有法，在地上挖了一个坑，下面燃起文火，让苏武面部朝下，卧在坑上，轻轻敲打背部，使淤血流出。苏武一时气绝，过了半天，才苏醒过来。常惠他们一面哭，一面把苏武抬回自己的营帐。单于非常钦佩苏武的气节，早晚派人问候他，只是把张胜监禁了起来。



苏武的伤势渐渐好了，一天，单于派卫律通知他参加判处虞常的事，打算趁此机会，迫令他投降。卫律从狱中提出虞常、张胜，当场宣告虞常死罪，把他斩首，回头对张胜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亲信大臣，本应处死！不过单于下令招募投诚之人，如若肯降，尚可免死！”说罢，举起宝剑，准备向张胜砍去。贪生怕死的张胜，连忙自称情愿投降。卫律冷笑几声，扭头看看苏武，说：“副使有罪，苏君理应连坐！”苏武正色回答道：“我本未和他们同谋，又不是他们的亲属，如何谈得上连坐？”卫律又举宝剑向着苏武，苏武把头一昂，毫不动容，坚毅自若。这时，卫律的手反倒抖了起来，接着把剑缩了回去，改作和颜悦色道：“苏君！我卫律自从归服匈奴后，深得单于恩重，受爵为王，拥有数万人众，牛羊牲畜满山遍野，富贵到这般地步！苏君今日若肯降，明日即可与我一样，何必以自己的血肉来滋润旷野，又有谁会知道你呢？”苏武听着，只是摇头，一言不发。卫律又说：“苏君若听我的劝导，归降过来，我愿与君为兄弟；若不听我言，恐不能再见我面了！”苏武听至此，不禁大怒，起座指着卫律骂道：“卫律！你曾为汉朝臣子，今忘恩负义，叛国背亲，甘心降外，我要见你做什么？单于信任你，让你裁决别人的生死，你不但不主公正，反而欲挑起两国大动刀兵，坐观成败！你明知我不会降，还多方胁迫。我死无妨，恐匈奴从此惹祸！如果汉兵攻来，难道你能幸存吗？”这一席话，直骂得卫律相对无言地站着，在最初一刹那，他的脸色由于难为情而变得刷白，接着，他的脸、耳朵、脖子都变红了。

单于更为钦佩苏武的气节，越加想招降他，可面对苏武的铮铮铁骨，又觉得无计可施，只得下令把他禁闭在一个大窖里面，不给他饭吃和水喝。恰好碰上天降大雪，苏武躺在地窖里，眼望着被白雪添满了弥漫的天

空，不由思绪万千，他想起了汉皇给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家中的妻儿老母，想起了那雄壮的长安城……雪越下越大，雪花打着雪花，雪花打在他的脸和浑身；风一阵紧似一阵，雪片都破碎了，碎成又脆又硬的雪粒，雪在风里旋着，风在雪里搅着。他突然感到饥渴难耐，于是就撕块破毡皮，就着雪，一口口地吞下去。这样一连过了好几天，居然没有饿死。单于迷信，以为神灵在保佑苏武，就下令把他流放到北海（现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上荒无人烟的地方，叫他在那里牧放一群公羊，并说，等到公羊产下小羊，才准许他回国。他的副手常惠也不肯投降，单于就罚他做苦工，而且故意不让他跟苏武在一起。

苏武来到北海边上。这里是平荡荡、浩茫无涯的草原，见不到一个人，没有突兀的大山和幽深的峡谷，到处铺着黄澄澄的细沙，长着草。虽然寒冬还没有过去，但在晨曦中，草原仍然是蓝色的；晚间，草原就完全改变了，它渐渐黑暗下来，还可以看见奇怪的阴影奔驰在上面，雾气浓密地升起来，拥抱住一切。偶尔有一只田鼠之类的小动物从洞里钻出，蹲在两只后掌上，用唧唧的叫声打破了这荒原上的寂静。没有粮食，苏武就挖野菜、逮田鼠充饥。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却始终手持着汉朝的使节（出使的符信），无论白天放羊晚上睡觉，这使节总不离手。他想：总有一天我会举着使节重返故国！

且说汉朝自派出苏武等人出使匈奴以后，久久不见回返，料知匈奴变卦了。后来武帝派人打探，得知单于果然拘禁了苏武。他十分震怒，立即命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三万往击匈奴。李广利率部出至酒泉，与匈奴右贤王交战，得胜回军。右贤王不甘失败，招集大队人马又追了上来，将汉军四面围住。汉军几次突围，均未成功，眼看粮草将尽，人心惶恐，大有覆



亡之危。幸有将军赵充国率部众百余人，披甲操戈，突出重围，杀开了一条血路，汉军才冲了出来。回朝之后，赵充国被拜为中郎将。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武帝派侍中李陵带五千名步兵去跟匈奴作战。李陵系名将李广的孙子，授骑都尉，他少年有力，爱人下士，颇得重名。他在朝中和苏武是要好的朋友。武帝夸赞他绰有祖风。李陵率部出征时已是九月，塞外草木已衰。他直抵东浚稽山，驻扎在龙勒水上，途中未遇一敌。他命骑士陈步乐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武帝。

时过不久，李陵正要挥师南还时，忽有匈奴三万骑兵追来，把李陵的五千名步兵团团围住。李陵急忙据险立营，先率弓箭手射住敌阵，接着杀出来，准备撤退。不意且鞮侯单于召集左右贤王，征调七八万骑兵紧紧追来。李陵寡不敌众，且战且走，与敌战了数百回合，杀死敌兵三千名。单于仗恃兵多，紧追不舍。李陵指挥兵士，拼死再战，又斩杀敌兵数千。单于大惊道：“这定是汉朝精兵，连战不疲，是否故意引我南下，另有埋伏？”单于正要退兵，恰好李陵部中有个叫管敢的人投降了，报称汉军并无后援，箭矢将尽，只是将军李陵及校尉韩延年骁勇无比，在奋力拼杀。单于一听，心中大喜，立即选派精骑数千，各持弓矢，绕道汉军前面，拦路猛射，并齐声大呼道：“李陵韩延年速降！”李陵率部入一山谷，抬头望去，只见匈奴兵马布满山上，一片准备厮杀景象，有的张弓搭箭，有的堆摆滚木礌石。忽闻一阵号响，四面注射，箭如雨下。李陵与韩延年驱军急走，这时箭射尽，敌未退，李陵即命尚存的三千兵士砍破车轮，截取车轴，充作武器。初更以后，狂风大作，双方杀成一团，军士互相践踏，死伤无数。李陵见寡不敌众，难免一败，最后竟命士卒尽斩旌旗，将所有贵重之物统统埋在地下。他与韩延年冒死杀出谷口。不幸，延年血战而亡，

李陵看看身边部卒，只有十余人了，不由流泪道：“我今日没脸面见汉朝皇帝了，日后见机立功吧！”说罢，下马投降了匈奴。

李陵投降的消息惊动了朝廷。武帝大怒，竟把他的母亲、妻子一并下了监狱，并召集群臣，评论李陵的罪行。大臣们都骂李陵贪生怕死，只有太史令司马迁出班为李陵辩护道：“李将军率步兵五千，抵杀敌军数万，也足以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最后矢尽援绝，身陷敌阵，虽然兵败而降，但是臣料他决不是叛负陛下之恩，定然暗打主意，日后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武帝听了，脸立刻变了颜色，责问司马迁说：“太史令如何知道李陵暗打主意？依你之言，岂非谁都可以降敌？这分明是为降将辩解，存心反对朝廷！”他吆喝一声，命卫士拿下司马迁，拘系狱中。当时的廷尉杜周，专务迎合，给司马迁定了诬罔罪名，处了宫刑（也称“腐刑”。即残害人的生殖系统）。司马迁家贫不能赎罪，平白地遭受酷刑。

司马迁是前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谈在朝中专管天文、历法和历史文献，他勤勉地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准备写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之事”的史书。由于年老多病，精力不济，一直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他对一向勤奋读书、有远大志向的儿子司马迁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他能继承父祖的事业，成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年轻时，父亲鼓励他去做一次全国性的大游历，借以增长见识，收集史料。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司马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到沅、湘流域（今属湖南省）去实地考察，又到现今的山东、河南等地走了一大圈，广泛地接触了人民大众，了解了现实生活，熟悉了全国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获得了历史典籍上所没有的大量史料。

元封元年时，武帝为夸耀汉朝的力量，以威慑匈奴，同时祈求上天的



福佑，长生不老，永享富贵，曾到泰山去祭祀天地，举行封禅大典。武帝离长安东行时，十八万骑兵组成的仪仗队声势浩大，铁流滚滚，旌旗招展一千多里。当时，太史令司马谈跟随在武帝左右，望着枪戟如林，旌旗蔽空的队伍，想到自己的晚年还能参加这旷世难逢的盛典，感到十分高兴。谁知他年老体衰，才到洛阳，就重病不起，难以前行了。他身为太史令，有责任记录国家的大事。现在却不能亲去泰山，参加封禅大典，那是何等失望和悲哀啊！这时，刚从西南出使归来的司马迁，听说父亲得了重病，日夜兼程赶到洛阳。气息奄奄、危在旦夕的司马谈望见面带愁容的儿子，瘦削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他伸出干枯颤抖的手，紧紧握住儿子的手，深沉地嘱道：

“我家先祖，远在周朝时就当太史，更在虞舜、夏朝时，还管过天官之事，后来衰落了。你若继为太史，那就可继承祖先的事业了。我死之后，你一定不要忘记我未完的论著。自孔子之后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战乱连年，至今无一部像样的史书。如今汉朝一统天下，对于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之事，应作详记！”

司马迁听了，俯首流涕回答说：“儿虽愚笨不才，也定要承继长辈之志，决不敢疏忽！”

司马谈放心地合上了眼睛，与世长辞了！司马迁万分悲痛。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使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决心完成前辈的未竟之业，写出一部空前的史书。元封三年，他正式被任命为太史令。谁料这次因替李陵辩护，竟致坐罪受刑，依他的脾气，他宁可自杀，也不愿受这当时被认为是奇耻大辱的宫刑的。可是，他想到自己工作尚未完成，不应该死。他还从历史上显要和英雄人物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舞的精神力量，他想：西伯

(周文王)身为诸侯之长，却被纣王囚禁于羑(yǒu 友)里；李斯官至秦相，结果腰斩于咸阳；韩信贵至王侯，也为吕后所杀；彭越南面称孤，竟遭诛三族；张敖是高祖女婿，依然下狱受罪。他又想：西伯囚于羑里而演《周易》；孔子困厄不遇，终以《春秋》传世；屈原屡遭放逐，遂有《离骚》之赋；左丘明双目失明，竟著《国语》；孙子两脚被斩，仍治《兵法》。这些人物，都曾经受人陷害，以致身残处秽，然而都能受辱而不羞，并发愤著述，以表示自己的不平和反抗。这些弃小议，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人物，不正给人以极大的启示和力量吗？我亦应该坚强地活下去！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他终于被下了“蚕室”。“蚕室”是执行宫刑的一种特别监狱。因为受这种刑罚的人怕风，房子里必须生火保暖，就像蚕室一样，所以有这种名称。从此，他虽是一个“刑余之人”，但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教诲，实现先人的遗志，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事业，全力以赴进行著述。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着来自朝廷上下的鄙视和讥嘲，前后约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和血汗写出了空前伟大的巨著《太史公书》，后人称它为《史记》。鲁迅先生称这部历史和文学的古典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就在司马迁受刑的当年，北方边境的警报雪片似地飞到汉廷，同时国内各地还起了义军，关东义军大者数千人，小者以百数；泰山、琅琊有徐勒等，南阳有梅免等，楚有段中，杜少等，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等。武帝急忙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王贺等赴各地镇压。暴胜之奏杀（经奏报批准而杀）二千石，诛（不经奏报而杀）千石以下，及与义军通行、饮食而连及者，大郡至万余人。王贺不杀人，以奉使不称职免官。武帝命定“沈命



法”：“群盜起，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所捕人数不足）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主管的人）皆死。”一时间，朝廷上下，人心惶惶，乱乱哄哄。武帝也寝食不安，急召众臣商议御外安内之策。



第三十六回

巫蛊案虚构成祸水
轮台诏痛悔改前非

面对内忧外患，汉廷君臣自是焦急。文武百官纷纷上书言事，献计献策。桑弘羊提出禁止民间酿酒，由官专卖，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之议，武帝依允，颁诏实行；中大夫白公上奏穿渠引泾水，可灌田四千五百余顷，以养民富国，武帝也批准照办。武将们对匈奴不断寻衅扰边之事表示极大义愤，纷纷请命出征。一致说，匈奴单于杀掠成性，忘恩负约，表面言好，实际用兵，扣留了汉使苏武等人，至今不让返国，真乃可恨！

说话间又有警报飞入长安，说匈奴大举入侵雁门郡，雁门太守张皇失措，竟不敢率兵迎击。武帝拍案而起，极为震怒，当下传旨：“将那雁门太守腰斩示众！”接着遣将率二十一万步骑兵出击匈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发朔方，作为正路；强弩都尉路博德做后应；游击将军韩说出五原；因将军公孙敖出雁门。各将奉命辞行，武帝密嘱公孙敖道：“李陵败没之后，朕听说他有志回来，不知确否。你这次若能相机深入，迎李陵还朝，便算不虚此行了！”

不料这次出征的结果很令人沮丧。李广利本来缺少将帅之才，所部士卒又多为流民、商贾和亡命之徒，虽有十余万人，但在余吾水（今蒙古乌

兰巴托西)与匈奴兵交战十余天，终不能占住上风。路博德与韩说均未接敌，与李广利一同返回。公孙敖所部出遇匈奴左贤王，与战不利，也慌忙引还。他自思无法报命，回朝之后便捏造谎言，稟奏武帝说：“臣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李陵已见宠于单于，正帮助匈奴备兵御汉，所以臣不敢深入，只好还军。”武帝本来忆念李陵，后悔当初不该派他率少量步兵出塞，如今一听公孙敖的陈奏，却不分真伪，一气之下，立即将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斩杀了。远在匈奴的李陵，闻知皇帝轻信谎言，擅杀他的老母娇妻，自知归路已绝，便无意回朝了。单于爱他骁勇，将亲女许配他，并封他为右校王。

且说汉廷连岁用兵，却又连连受挫。武帝还多次巡游，天汉三年，他巡视泰山修封(修封禅之地)；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他再次东巡，至成山(山东半岛东端)，登芝罘，浮大海而还；太始四年，他又东巡泰山，西巡至安定、北地。每次巡游，都是豪华排场，挥霍无度，这自然要加重百姓的赋役，再加上苛刻残酷的刑律，民众实在难以忍受了，便由开始的民怨沸腾，变成相继爆发的起义。起义者立名号攻城邑，释放无辜囚犯、杀死贪暴官吏，向赫赫汉王朝发起了挑战。而汉廷推行“沉命法”，地方官与小吏见义军起事多藏匿不报，以保全自己性命。

匈奴的侵扰和百姓的暴动并没有惊醒汉武帝求仙飞升的美梦，他依旧追觅着神仙的踪迹，大修宫室，浮夸功德。更为新奇的是，他年将七十，唯恐不得延年，竟听信方士之言，千方百计求祷长生不死。他动用大批兵力总算把入侵的匈奴兵阻挡住了，又用残酷的手段把各地起义暂时镇压了下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最后祸乱竟从他家族中爆发，这就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著名的“巫蛊之祸”。



那是在征和元年冬天时，武帝住在建章宫里养病，恍惚见一男子带着宝剑闯了进来，他急忙喝令左右：“快将此人拿下！”左右侍从立即搜捕，找了半天，并不见人影，都觉得很奇怪，怀疑皇上老眼昏花，是在做梦。偏武帝硬说见着了带剑人。还怒责门吏失察，斩杀了好几个。又命卫戍兵士关住城门大肆搜索，闹得全城不安，始终拿不住真犯，这才罢休。但武帝疑是魔鬼作祟，于是闹成一场巫蛊重案，祸及深宫。

又一日，武帝在宫中睡觉，梦见无数木人，持杖向他进击，顿吓出一身冷汗，突然惊醒，醒后尚心惊肉跳，魂不守舍。这时偏遇宠臣江充入内问安，武帝向他谈起梦状，江充一口咬定说：“如今流行‘巫蛊’之术。陛下做此噩梦，定是有人利用木刻小人，写上咒语，埋在地下，日夜诅咒陛下之故！”武帝笃信此说，怀疑身边有人用“巫蛊”来诅咒自己，即命江充追查此事。

这江充原是赵王的一个门客，因故得罪了赵太子，逃往长安，他借奏劾赵太子之机进见了武帝，武帝见他容貌壮伟，拜他为直指使者，专门负责督察贵戚近臣。江充从此任情举劾，不知坑诬了多少人。武帝还以为他忠直，常让他随侍身边。有一次江充随驾去甘泉宫，遇见太子家人坐着车马行至道中，他立即上前喝住并把车马扣留。太子刘据得知此事，慌忙派人去说情，叫江充不要上奏。偏江充置之不理，竟然报告了武帝。武帝高兴地说：“人臣应该如此！”遂升迁江充做了水衡都尉。这会儿江充领了帝旨，怎会不大施淫威？他不光借故诛杀官民几万人。还想借口攻讦太子刘据和他的母亲卫皇后，以便立功讨赏。

武帝多日患病。一天，江充暗使胡巫檀柯来到甘泉宫上言，说宫中有蛊气隐伏，若不早除，陛下的病情终难好转。武帝一听这话，当然相信，

立即派江充入宫追查，并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轡（gàng 杠）、黄门苏文、胡巫檀柯进行帮助。江充手持皇上诏旨，率人入宫，随地搜掘，别处没挖出什么，偏在太子宫中挖出许多小木人。江充拿着这些小木人作为证据，扬言将奏闻主上。太子且惊且惧地说：“我并没有埋过木人，凭空发现，说不定由谁暗叫胡巫预先埋好，特为陷我！”江充冷笑一声，带着众人转身就走。太子联想起江充扣车劾他一事，自知情况不妙，急忙召来少傅石德，问他怎么办才好。石德说：“自从主上信用方士，许多男巫女巫得入宫廷。这长安城中，几乎变成了鬼迷世界。前丞相父子与两公主皆因此被诛，今江充带同胡巫来太子宫掘出木人，就是他暗为陷害，殿下也无法辩白；为今日计，不如先收捕贼臣江充，再做计较！”太子惊愕地说：“江充系奉主上诏旨而来，怎能擅加捕拿？”石德说：“如今皇上年事已高，在甘泉宫养病，不能理事，奸臣敢这般妄为，若不及早下手，岂不要重蹈秦时扶苏的覆辙吗？”太子一听，也顾不得别的，征调武士，斩杀了江充和胡巫檀柯。韩说、苏文乘隙逃出，急往甘泉宫报告武帝。

武帝闻报大怒，命丞相刘屈釐（máo 矛）往拘太子。这时官民毫无头绪，不辨谁真谁假，只听得都城里面，喊杀声震天动地。太子与丞相督兵交战，杀了几天几夜。卫皇后含愤自杀，太子刘据败逃，出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地方官吏追捕甚急，太子已无路可走，也自缢身死。

后来武帝查得巫蛊之事均属谎言，太子实为江充所迫，才举兵反抗。后悔晚矣！于是下诏灭了江充全家，并在湖县筑了一座思子宫，中有归来望思之台，以表示对枉死之子的哀忱。

“巫蛊之祸”还未最后收场，匈奴又来侵扰，先后入上谷、五原、酒泉诸郡，杀死、掳掠了不少官民。汉廷闻报，武帝立即下诏命李广利率兵

七万，往御五原；马通率兵四万，出酒泉；商丘成率兵三万，出西河。这是武帝最后一次对匈奴用兵了。这次用兵的结果，又以李广利的投降匈奴而失败了。

武帝一怒之下，将李广利全家满门抄斩，就连将军公孙敖赵破奴等，也都连累族诛。而后，他又再出东巡，召集方士，访问神仙真迹。方士们都曾说：“神仙在海里，屡被逆风吹转船只，不能前往。”武帝说：“朕已老迈，若不能亲见神仙，如何求得长生不死？”于是拟亲自登船出发。偏巧这时海风暴雨，巨浪如山，群臣力加劝谏，武帝才停止渡海。

武帝求神不得，一度威震四海的武功也屡遭挫败，眼见得当年充裕的国库早已花得干干净净。酷吏横行，百姓生怨。他心想：长此下去，天下定会大乱，说不定又会出来陈胜、吴广。他虽然有些苍凉之感，但仍然强打起精神，于东巡回归时行“亲耕礼”，他吩咐大臣们准备农具，自己亲自下地，装模作样做个耕种的架势，还颁诏让全国官吏劝导农家好好耕种，求得丰收。礼毕，他对群臣说：

“朕即位以来，做了不少悖礼之事，使天下人愁苦，如今追悔不及，从今以后，凡伤害百姓之事，全都应当罢废，不得再行！”

大鸿胪（九卿之一。负责接待少数民族事务）田千秋见皇上对往事有所追悔，便乘机进言道：“多年以来，方士们称神道仙，可迄今亦未见功效，足见他们只为了索取金钱，应该一律罢遣！”武帝点点头，说道：“大鸿胪说得甚是，朕当照行。”随后命方士们一律回去。武帝还都以后，拜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

不久，又有主管财政的搜粟都尉桑弘羊向武帝建议说：“轮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东部，有水田五千余顷可以耕种。请皇上派军士到

那里屯田，并建造堡垒，驻扎军队，设置都尉；再募民前往垦荒，分筑亭障，借资战守。这样，不但轮台可广收五谷，而且可以帮助乌孙，使西域诸国免生二心。”武帝听后，沉思了一会儿，摇摇头，不愿相从，并就此下诏悔过，诏书中说：

“以前主管大臣奏请增加百姓赋税，让每人多交纳三十文钱充作军费，这无疑是加重老弱孤独的困苦！今又奏请屯戍轮台；轮台在姑师以西一千多里，从前发兵攻打姑师，虽然得胜，但因路途遥远，沿途死了数千人，何况如今要到姑师以西更远的地方！当年军士死亡，离散悲痛，朕常常挂念在心头。今若派人到轮台筑垒垦田，岂不又要扰乱天下，苦害百姓吗？朕实不忍闻！当今最要紧的是，废止残暴的刑罚，减轻百姓的赋税，鼓励农夫努力耕种，让养马者得免劳役。只要国家开支不缺乏，边防守备不放松，这也就可以了！”

自这道诏命下达之后，武帝对外不再用兵；以前的种种嗜好，也力求戒绝。后人称这道诏书为轮台悔过，也叫轮台悔诏。从此以后，武帝还用各种办法使老百姓能够度日。各地反抗朝廷的活动开始缓和下来。

接着，武帝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另任有名的农业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上任不久，即向武帝上奏折说：“陛下力主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养马者得免徭役），实为万民所喜。臣昔日得见民间种田有交错代换之法，能获丰收。愿能将此法推而广之。”武帝览奏甚喜，召见赵过，说：“朕允准你在帝苑离宫旁侧，择其空地，先行实验！”赵过随后命人做了实验，结果，“得谷皆多其旁田一斛（石）以上。”为了配合这套新的耕作法，赵过还改进了很多农具，都很方便灵巧，由政府拨派能工巧匠专门制作。然后，赵过集中有关地区的官员和“三老、力田及里



父老善田者”，教他们先学习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然后通过他们再向各地方推广普及。这种被称为“代田法”的新耕作方法，就是把田地翻耕整平之后，开挖出沟和垄。播种于沟中，幼苗长在沟里，既减少叶面风吹蒸发，又减少沟中水分损失，能促进健壮生长。以后则结合中耕除草，逐步将垄土锄下培壅苗根，等到作物长成，垄土全部培于根脚。庄稼根深秆壮，就能经受风旱，获得丰收，它比不开沟垄的“漫田”每亩可增产许多。次年便在垄处开沟，沟处留垄，轮番使用地力，不必休闲而可起到休耕的作用。这样既能保证地力的恢复，又充分利用了土地，确是一种连年稳产高产之法。赵过的代田法，一直推广到了边区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在各地都取得了节省劳力、增产粮食的显著效果。

一年春天，赵过外出巡视百姓耕种情况，途中遇着一人，向他建议说：“代田之法虽有效益，深为民喜，但如今农家少牛，不能赶上雨后有利时期整地，实为一忧。”赵过问这人的姓名身世，原来是一位退职县令，他立即奏请武帝，任命他做自己的副手。二人相商一番，决定组织人力拉犁，并号召农家互相换工，相帮相助。结果，人多的一天可耕三十亩，人少的也能耕十三亩。这就使更多的土地都及时开垦出来了。

百姓休养生息，朝廷亦复安定。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体弱多病的汉武帝整整七十岁了。盛夏时节，他来到甘泉宫。这甘泉宫坐落在今陕西淳化甘泉山，本秦林光宫，武帝扩建增筑，成为一避暑别宫。他常常在此接见诸侯王和郡国官吏及外国客人。一天清晨武帝正在宫中休息睡觉，忽听一声异样响声，他从梦中惊醒，披上衣服出来一看，见二人正扭作一团，一个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䃅，一个是侍中仆射马何罗。武帝刚要喝止，那金日䃅大声疾呼道：“马何罗反！”一面呼叫，一面将马何罗死死

抱住，并使出平生气力，将马何罗摔倒在地。殿前的宿卫将马何罗捆绑住，武帝当面讯审，果然马何罗谋反属实，立即命左右送交廷尉治罪。这马何罗是马通的长兄，马通在巫蛊案中曾率人马攻打太子刘据，因得封侯，马何罗也随着入宫做了侍中仆射。太子刘据的事弄明白之后，江充被族诛，马氏兄弟唯恐大祸及身，便暗生逆谋。马何罗出入宫禁，屡思谋刺武帝。只是因为驸马都尉金日䃅时常随着，他不便下手。正巧这天金日䃅患有小病在值宿处休息，马何罗以为时机到了，便与弟马通及另一弟马安成秘密商妥，由他入内行刺武帝，两弟矫诏发兵，作为外应。清晨时刻，甘泉宫内静无人声，马何罗怀着利刃，从外边悄悄向内趋入，偏巧遇上了金日䃅。金日䃅厉声责问：“何人胆敢清晨闯宫？”马何罗脸色大变，自思事已至此，骑虎难下，竟向武帝寝门冲去，慌乱中误触宝瑟，堕地有声，怀中的利刃也掉在地上。金日䃅立即识破他的企图，拖着病体，赶前一步，将他抱住，连声呼喊。

武帝当面审清马何罗谋反行刺之事以后，即令奉车都尉霍光与骑都尉上官桀速去擒拿马通与马安成。“二马”正在宫外候着，准备接应马何罗，不意两位都尉引众突出，当下束手就擒。依照当时法律，马氏兄弟一并被处斩，全家也遭诛戮。

汉武帝经受了这次惊吓之后，病情日重。可是，这时太子之位尚且空着，日后何人继位，谁也不敢明问。武帝共生有六子，太子刘据、齐王刘闳（hóng 宏）和昌邑王刘髆（bó 博）这三个儿子先后已死，膝下尚有三男，依次是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和年方七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燕王刘旦聪明好学，能言善辩，但性颇倨（jù 倨）傲。他觉得按序应由自己做太子，就趁武帝有病，派人入都，请求武帝允许他前来侍奉。武帝一怒之



下，斩了来使，还削掉了他三个县的封邑。广陵王刘胥，武帝也不喜欢。他最喜欢幼子刘弗陵。这个孩子虽才几岁，但个子长得大，又非常聪明，武帝暗思立他为太子。可是又想：弗陵年尚幼稚，其母钩弋夫人，也才二十几岁，日后子为帝，母为太后，难免不成为吕后第二。想来想去，终于想妥两法，一是选好忠诚大臣，交付托孤（以遗孤相托）重任，二是削除母后可能干预政事的隐患。

大臣中谁最可靠呢？武帝以为，眼前唯有霍光和金日䃅两人忠厚老成。可属大事。但金日䃅原是匈奴人，不足以服众，不如授意霍光，使他心里有个底数。于是，武帝命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背着幼小的周成王朝见诸侯的图画，叫做周公负庚图，赐给霍光。

霍光字子孟，他由自己的异母哥哥、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带到长安后先做郎官，逐步迁升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他出入宫廷二十余年，小心谨慎，从未出过差错。至此承皇上赐图，回家后展开一看，即揣出武帝的心意。

武帝赐给霍光图画之后，没有再说什么。一天，趁爱姬钩弋夫人在身边之机，他故意借故斥责起她来。钩弋夫人急忙脱簪（zān 妇女插髻的首饰）谢罪。武帝看也不看她，叱令侍女把她拖到掖庭狱中。钩弋夫人自入宫以来，从未受过这般委屈，此刻见皇上发出雷霆之怒，真是晴天霹雳，不由珠泪盈眶，频频回顾。武帝心里虽也怜爱她，但仍把手一挥：“去去！你是活不成了！”就这样，无辜的钩弋夫人在狱中被迫自杀了。事后，武帝问侍臣道：“外人有无异议？”左右道：“人们都说陛下既要立少子，如何先将他的生身母亲赐死？”武帝悲叹一阵，心情沉重地说道：“朕观古今之事，从来国家生故，多因主少母壮所致。母后年轻寡居，若依仗其

势，骄横胡为，毁家乱国，大臣们岂能管得了！你等难道不知汉初吕太后之事吗？朕正是为防再出吕后第二，才不得不忍心将爱妃赐死啊！……”

第二年正月，武帝最后一次在甘泉宫接见了诸侯王和群臣。二月，赴五柞宫（在今陕西周至县，离长安一百多里，因宫有五柞树，荫覆数亩，故以名宫）游览，不料竟病倒在这里。霍光、金日䃅等见皇上长卧不起，病人膏肓，含泪启奏道：“陛下如有不幸，究竟谁继承帝位？”

武帝微微答道：“奉车都尉未知前时所赐画意吗？朕已决定立幼子为嗣，君行周公事便了！”

霍光赶忙磕着头推辞道：“臣德才不如金日䃅。”金日䃅在旁立刻谦辞道：“臣系匈奴人，若出来辅政，恐令外人看轻，不如霍光为宜！”

武帝听他们辞让了一番，即命侍臣草诏：立八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进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䃅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丞相一起，五臣以霍光为首，共辅朝政。接着，又写了一道诏令，盖上玉玺封好后说：“朕死后，拆开玺书，依照诏令行事！”

又过去一天，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汉武帝便与世长辞。他终年七十岁，在位五十四年。武帝在位期间，正当西汉王朝最为繁荣强盛的时期。他继承文景之治造成的富强国势和安定政局，对内加强皇权巩固统一，对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是完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重要历史人物。秦皇汉武，古今并称。正是考虑到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和作用。所以本书着重写了这两个历史人物，以此可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两个历史朝代。还应特别提出的是汉初六七十年间，物质文化面貌基本上还保存着战国时期的分裂状态。武帝以后，诸侯王势力渐失。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到武帝以后才完全确立的。为了这位皇帝几十年的“文治



武功”，劳动人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难得的是，在紧急关头，已是垂暮之年的汉武帝，及时转向，改行休养生息的“富民”政策，努力发展生产，缓和了紧张局面。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主动检查自己，痛改前非，返回正道，实属难能可贵。加上在最后时刻顾托得人，终于渡过了难关，稳住了政局，使西汉王朝重又出现了新的景象。究竟日后的霍光等如何施政，如何用人，这自然是人们极为关注的事……



第三十七回

奉遗命霍光肩重负
南北和苏武归故国

且说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依照武帝的遗诏，奉太子刘弗陵即位，这就是汉昭帝。昭帝年仅七八岁，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能亲自理政，朝内外大小事情，均由霍光等主持。开始，谁也未敢多言，一切照常进行。后来，霍光几人启阅武帝临终前留下的一道密诏。仔细一看，诏书说的是在侍中仆射马何罗等谋反刺杀武帝时，霍光、金日䃅、上官桀等共同杀了他们，尚未论功行赏。为了奖赏他们扑灭马何罗兄弟叛乱的功劳，遗诏封金日䃅为秅（dù 度）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这事宣出以后，文武百官未有异言。那时卫尉王莽的儿子王忽在宫中供职，背后向外宣扬说：“皇上临终时，我常在他身边，哪里有遗诏封他们三人之事！不过是这一伙小子们互相串通，自封高官厚爵罢了。”这话传到霍光耳里，他暗想：遗诏本是先帝所颁，竟有人敢说三道四；往后自己要辅政，其令尚能行吗？他召来王莽，狠狠地责道：“你小子信口胡言，上欺先帝，下谗群臣，该当何罪，由你自裁！”王莽一听，深知情况不妙，弄不好自己也得连坐，索性用一杯鸩酒毒死了王忽。

霍光为人沉着精细，身材只有七尺三寸（指的是古代尺寸，比现在



短），皮肤白净，眉目清秀，胡须美好。他既为顾命大臣领袖，见皇上年少，为防有不测，日夕在殿中住着，行坐俱有定处，不敢稍移。他每次进出殿门，不论站着或行走，都是按一定方位。郎仆射暗中观察，把它记牢，每次都是一样，一寸也不差。他的生性就是这样的严谨不苟。天下百姓无不仰望他的政治风度。

一天，半夜里有人入报，说是宫殿里曾经发生怪异现象，大臣们个个惊忧不安。霍光正和衣睡着，闻报即起。他担心发生变故，把保管御玺的尚符玺郎（保管凭证、御玺的郎官）叫来，要收取他的御玺。因为这御玺最为重要，万一被人劫夺，那可能惹出天大的祸来。不料那尚符玺郎也视御玺如命，硬是不给霍光。霍光见他手中抱着这玺印，不由分说，上去就要夺过来。那郎官竟按住佩剑道：“大将军，臣头可由你要，这御玺可不能给你啊！”霍光急忙说：“遇有变故，你能守住御玺，这就叫我放心了！我不过恐你轻落人手，何曾要硬取御玺！”郎官道：“臣职所在，宁死也不肯私交！”说罢便退走了。

霍光认为郎官做得很对，第二天便承制下诏，连提他两级。臣民百姓都称赞霍光公正，视他为朝中栋梁。

刘弗陵即位后称为昭帝，他的哥哥燕王旦因未能继承帝位，心里十分不满，常常寻机滋事。大将军霍光早已有所预料，明察暗访，也有准备。一天，燕王旦突然遣使入都上书，要求允予各郡国立武帝庙。霍光不予批答，但传诏赐钱三千万，追加封土。燕王旦气得两眼圆瞪，傲然说道：“我依次本应继承帝位，来做天子，还劳何人颁赐哩！”当下与中山哀王刘长、齐孝王孙刘泽互相串联，密谋为变。加上身边有的大臣使劲煽动，燕王旦竟毫无顾忌，号令国中道：

“以前高后（即吕后）时，伪立少帝。及高后辞世。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才知少帝并不是孝惠帝的儿子。我本是武帝亲生儿子，依次当立，无端被弃；上书请立武帝庙，又不被批准。恐今所立之人，不是武帝亲子，乃是大臣们以假乱真。愿与天下共讨之！”

这号令既下，其势便成骑虎。燕王且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整集人马，铸造兵械，诈称前受武帝诏命，准备发难。不料正拟举事之际，朝廷已经闻报，派使查究，很快水落石出。霍光等因昭帝新立，不宜骤杀亲兄，只令燕王且谢罪了事。

不久，金日䃅因病辞世。辅政大臣中，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是儿女亲家，彼此很亲近。说起这上官桀，有一件事情倒很值得一叙。他本系上邽（guī龟，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人氏，由一位郎官迁升为未央厩令（在宫内养马的官员）。武帝未病时，常常入厩看马，上官桀格外留意，勤加喂养。后来武帝患病，好多天不到马厩中，上官桀便懈怠起来。不料武帝病体稍愈，又来看马，见马匹多瘦了下来，便责骂上官桀道：“你以为朕永远不能来看马了吗？”上官桀心里一转弯，慌忙跪在地上，叩头道：“臣听说圣体欠安，日夜忧虑，所以无心喂马，还乞陛下恕罪。”武帝一听：呃！他还是个忠诚可靠的人！不但没治他的罪，反而提升他做了骑都尉，至捕获马氏兄弟，有功加官，得任太仆（九卿之一，掌管皇帝车马和马政）。

霍光的大女儿嫁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生下了一女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这女孩子刚刚六岁，昭帝十二岁，上官桀便想将孙女纳入宫中，希望为皇后。他找霍光说明自己的打算，心想：你这个外祖父不会不应吧！不料霍光把脸一沉，回答道：“这女孩子太年幼，怎合人宫？”



上官桀碰下一鼻子灰，扫兴回家，与儿子上官安商议道：“机会难逢，怎可失却，不如改求他人，或可成功。”上官安道：“父言有理。儿闻盖长公主（昭帝的姐姐）与河间人丁外人相好，何不托他人语公主，代为玉成？日后父亲也代他谋一爵位便是。”上官桀点点头，立即找到丁外人密谈，丁外人乐得卖情，满口答应下来。就这样，没过多久，盖长公主便请纳上官安的女儿为宫嫔，接着就封立为皇后。上官安因此做了骠骑将军，封桑乐侯。

上官父子依靠盖长公主和她的情夫得高官显爵之后，自然十分感激，他们编着法儿想替丁外人谋求封爵。上官桀请求霍光封丁外人为光禄大夫，霍光愤然道：“丁外人无功无德，如何得官爵？你以后不能再说这些话！”上官桀憋了一肚子气，又不便将内情说破，只得默默退回。上官父子为丁外人求官的目的没有达到，心里不免感到惭愧。本来在武帝时，上官桀已经做到九卿的要职，地位在霍光之上，如今父子都做了将军，宫中又有皇后可以借重，皇后是上官安的亲生女儿，作为外祖父的霍光反而独揽朝政，因此就和霍光争起权来。

燕王且冒险举事败露后，虽因至亲而被赦罪，但仍然心怀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因创设盐铁酒类专卖之策，设均输、平准官抑平物价，为朝廷提供了财源。他夸耀自己有功，想为子弟请求官爵，但是没有如愿，也怨恨霍光。于是盖长公主，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一起与燕王且串通起来，与霍光对抗。

霍光正在考虑如何对付自己的政敌，忽然京都长安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他颇为震惊。那是在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春正月，有一男子突然来到宫门外，自称是卫太子刘据。公车令急忙入报，霍光闻报一惊：“这

这……”他立即传令百官审视虚实，于是整个长安轰动了，丞相百官以及吏民围观者数万人，大都不敢发言，不知该如何对待。因为卫太子是昭帝嫡长兄，本应继承皇位，由于“巫蛊之祸”得罪武帝而逃亡，昭帝才得登基。现在他却又回来了，事情就复杂起来。人们议论着，有的说是真的，有的说是假的，结果无从证实，谁也不敢复命。不一会儿，有一官吏乘车来到，他下车以后，拨开人群，上前略略一瞧，便喝令左右：“速把这妄男子拿下！”左右从人立即上去把他绑缚起来。百官以及吏民相率惊视，原来来的这位官吏是京兆尹（都城最高行政长官之一）隽不疑。有一位朝臣是隽不疑的好友，见到这般情景，捏着一把汗，急忙挤到前面对隽不疑说：“真假尚未可分，还是不要冒失啊！”隽不疑昂起头来，向着众人大声宣布道：“诸位何必顾虑？即使真是卫太子也可无虑！春秋末年，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得罪逃亡，他儿子出公辄继承了君位。其后蒯聩图谋返国，遭到儿子出公辄的拒绝，《春秋》且不以为非。今卫太子得罪了先帝，逃出去不自寻死，现在回来，不过是投案自首的罪人，有何疑难不便处理呢？”众人听了，都服隽不疑的高见，无言而散。后来查清这人的确是冒名诈骗，卫太子早已真的死了，而且死去多年。此事深深教育了昭帝和执政大臣霍光，他们十分感慨地说：“公卿大臣当用经学儒术，明于大义，不然理事无章！”

霍光自此愈加器重文人，勤政纳谏，力修文帝遗政，示民俭约宽和，令郡国访问民间疾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国家渐渐出现升平景象。有一班名士儒生，请罢盐铁酒专卖之法，桑弘羊与之辩难，力持原议，经霍光裁决，不依桑弘羊。桓宽将当时的论辩之辞收集整理，著成了有名的《盐铁论》。



这时，北方匈奴狐鹿姑单于死，他儿子即位，称作壻衍鞮单于。新单于的叔叔和别的匈奴王都要做单于，于是起了内乱，无形中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无力再与汉朝打仗，就打发使者到长安，要求跟汉朝和好。霍光也派出使者去相报，只提出一个要求，要单于放回扣押了十九年的苏武、常惠等汉朝使者，汉匈方可言和。

且说苏武被拘在匈奴，单于和卫律等屡次胁迫他投降，他执意不从，坚决不降。至李陵投降匈奴，匈奴封他为右校王后，单于知道李陵和苏武是要好的朋友，便派他到北海边上去劝说苏武。

李陵心里忐忑不安，可他不便拒绝单于命令，硬着头皮，带上酒食，来到北海。他远远望见苏武，见他孑身一人，怀抱着那早已掉光了穗子的汉节，正凝神南望，分明在思念着故土。李陵心中不禁一阵酸楚，几乎落下泪来。待走至近前，凄然叫道：“苏君啊！十九载风风雨雨，你，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接着命从人摆设酒食，拉苏武对坐同饮。苏武面对着昔日的好友，歉声道：

“我偷生居此，一刻也不敢忘记那父母之邦，如果有朝一日再能踏上故土，我死也甘心！历年以来，我无一日不在跟死亡苦斗。起初，单于流放我在这荒野之地牧羊。五六年后的，他的弟弟於靬(jiān)王到此打猎，见着了我，他喜我能够结网，纺丝绳，矫正弓弩，经常给我些衣食。过了三年多，於靬王得病，怕我衣食无着，特送我一批牛羊、坛子和帐篷。后於靬王死，其部属迁走，丁令族人盗了我的牛羊……不知此生尚能重归故国否？”

李陵虽心怀惭愧，但仍乘机进言道：“单于闻我素与苏君友善，交情深厚，特派我前来劝君。单于诚心期待苏君归顺。君试想，一人困居于



此，徒受其苦，虽有忠义，何人得知？前些时日，我闻君兄苏嘉做奉车都尉，侍从皇上到雍城的棫（yù 域）阳宫去，在扶皇上的车子从殿门至屏风时，不当心碰在柱头上，折断了车杠，被控告犯了大不敬罪，逼得用剑自杀，结果只赏钱二百万以葬。君弟苏贤为骑都尉，一次侍从皇上到河东郡祭祀土地神，一位骑马的宦官和黄门驸马（驸马都尉的属官，管理皇帝随从的车马）抢着上船，把黄门驸马推落河里淹死，那个宦官畏罪逃亡，皇上下诏，命君弟捕拿归案，没有捕获，吓得君弟服毒自杀。我离开朝廷前，太夫人已去世，我亲自送葬至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君妇年少，闻已改嫁。府上只剩下君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到现在又隔了十多年，存亡未可知。人生如朝露，很快就过去，何必总这样自找苦吃呢？我初降匈奴时，自恨对不起大汉，后闻母亲、妻子被囚禁在牢里，痛心不安，忽忽如狂。苏君不愿降顺匈奴的心情，和我当初一样沉重啊！无奈朝廷不察苦衷，屠戮我全家，我已无家可归，不得已留居此地。苏君啊苏君！你的家也即亡尽，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不如听我一言，留居匈奴罢了。况且皇上年事已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被杀灭全家者数十人，安危祸福不可知，君到底还为谁尽忠守义呢？”

苏武听说母死妻嫁，兄死弟亡，禁不住涔涔泪下，但誓死不降匈奴。忍泪说道：“我们父子本无功德，全靠皇上栽培。父亲做到将军，封一等侯爵；兄弟二人全是皇上的近臣。我不能对不起皇上，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母之邦。请你别再说了！”

李陵见劝不动苏武，暂且忍住，连日和苏武对饮。过了几天之后，他又即席开口道：“苏君何妨听我一言？”

苏武慨然答道：“我料想自己早已该死。大王若定要我降，那就让你

我痛饮了今天这杯酒，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李陵见苏武如此忠诚，不禁长叹一声：“唉！真乃忠义之士！我李陵和卫律等辈，实是罪恶滔天了！”说罢，热泪簌簌，沾湿了衣襟，和苏武告别而去。

不久，李陵让自己的匈奴妻子出面，赠给苏武几十头牛羊，并劝苏武娶了一位匈奴妻子。又一天，李陵急匆匆来到北海边，告诉苏武：“苏君啊！边界捕得云中郡汉人，说太守以下吏民皆着素服，据说皇上辞世了！”苏武听了，南向号哭，一直哭出血来，就这样哭了好几个月。

昭帝即位，几年后汉与匈奴修和并派使节往来，苏武全然无闻。汉朝使臣坚持要求放还苏武等人，单于说：“苏武病死已久！”后来，汉使又到匈奴，副使常惠听到了消息，要求看守他的人一同出去，当夜见到汉使，就把他们的情况详细陈述了一遍，且附耳密谈，教汉使如何如何。第二天，汉使又去见单于，指名索回苏武，单于诡笑一阵，仍然诈称：“苏武病死已久，岂能再回汉朝？”汉使的脸立即变了颜色，说：“单于休得相欺！如今既与汉通好，为何尚不守诚信？我大汉天子不久前在上林苑打猎，射落一雁，足上系有一封写在绵帛上的信，乃是苏武的亲笔，说他被流放于北海中！”这一席话，说得单于目瞪口呆，面露愧色。看了看左右从人，说：“苏武忠节，竟感动鸟兽了！”于是向汉使连连道歉：“苏武确实还在，请贵朝使节勿怪！我这就释放他回国！”汉使趁势进言：“既蒙单于放回苏武，此外如常惠等人也应当一律放归，这才称得上是通好汉朝！”单于不得已都答应了。

接着，李陵奉单于令到北海召还苏武，并备办了酒席祝贺苏武说：“如今苏君得以回国，不但扬名匈奴，而且对汉朝更是功勋卓著。即使古



代史书所载图画所画的功臣义士之事迹，又哪里比得过苏君呢？我李陵虽然怯懦无能，假使以前大汉暂且宽赦我的罪过，保全我的老母，使我有机会把忍辱投降所蓄积在心中的报国志愿实现，那么我差不多可以像曹沫在柯地会盟时（春秋时，鲁将曹沫与齐国作战，三战三败，割地而和。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邑会盟，曹沫拿出宝剑，胁迫齐桓公退回了所侵占的鲁地）一样，将功赎罪。这就是我当初早晚不忘的心愿啊！今大汉杀我全家，使我在世上蒙受奇耻大辱，我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如今一切都完了，只是今苏君知我心而已。从此，你我则属异域之人，一分手就永别了！……”说罢，李陵热泪滚滚，挥剑起舞，沉痛且悲歌道：

经万里兮度沙漠，
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
士众灭兮名已墮（tuí 颓）。
老母已死，虽报恩，将安归？

这歌词的意思是说：行军万里为天子统兵，奋战匈奴，进退无路箭尽刀摧，全军覆没，声名全毁。老母已死，虽然想报恩，何处可归？

李陵挥泪歌罢，苏武也怆然泪下……

单于很快把苏武带去的随从官员召集拢来，除已经投降和死去的以外，随同苏武回国的共计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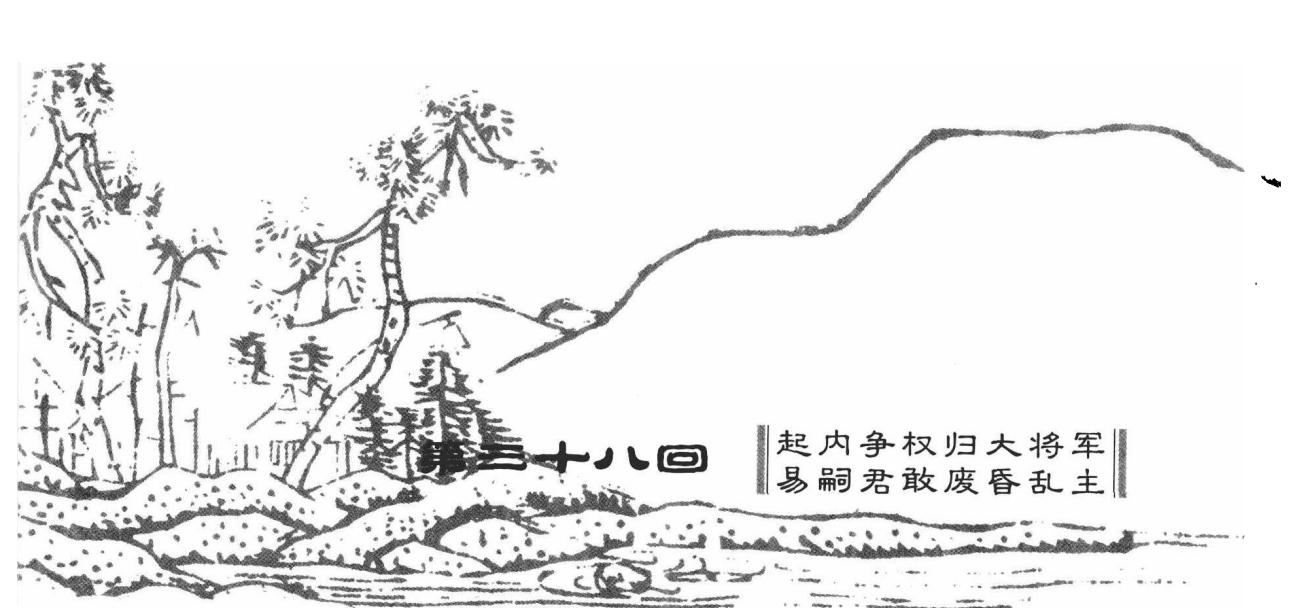
苏武当年出国时年方四十，这时已须眉尽白。长安人民听说苏武回来了，都出来迎接，他们见须发尽白的苏武手执光秃秃的使节，无不感动得落泪。有一位老人跷着大拇指，挤上前去，叹呼道：“苏君啊，真乃大丈夫！”

苏武拜见了昭帝，交还使节。年轻的昭帝拿着那个光杆子，仔细端详了好一阵，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掉了下来。他带着哭音道：“你先到先帝（指汉武帝）陵庙去祭祀吧，把使节交还给先帝，让他老人家也高兴高兴！”大臣们听此，都流出了眼泪。

昭帝下诏，任苏武为典属国（掌管国内民族事务的官），同归的其他人，也分别授了官职。

苏武的儿子苏元把老父接回家中，苏武追思老母故妻，先兄亡弟，未免感伤。他强忍着，将自家事搁置一旁，考虑到眼下南北息争通和，便提笔给李陵写信，劝他得机会返回；大将军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原与李陵也有交谊，特派使者前往匈奴招他回归。无奈李陵已无意重归，最后只得作罢。

苏武回国后，只隔一年，上官桀与霍光为争权酿成大祸，连苏武的儿子苏元也被牵涉进去。这究竟又为了何事呢？



第三十八回

起内争权归大将军
易嗣君敢废昏乱主

且说上官桀父子和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越拉越紧，因为均被大将军所制，不得随心所欲，所以都对霍光窝着火气，把他看做眼中钉，很想找个机会把他除去。上官桀一面联络御史大夫桑弘羊，一面暗暗派使者沟通燕王旦，几个人串通一气，里外配合，编着法让霍光入网。

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 80 年），一天，霍光赴广明（亭名，在长安城东东都门外）检阅禁卫军官兵。上官桀见时机已到，就想借此发难，陷害霍光。他急急忙忙找到桑弘羊，如此这般说了一番。两人一拍即合，当下由桑弘羊写一奏章，诈称是燕王旦书，劾奏霍光的过失。霍光对此全然不知，回京之后，照常休假。上官桀把弹劾奏章呈给昭帝。这时年已十四岁的昭帝接得奏章，见是长兄燕王旦署名，就仔细审阅起来。那奏章中说：“臣闻大将军霍光出外检阅操练禁卫军官兵时，沿途下令戒严，断绝交通，预先派遣皇上的膳食官去给自己准备饮食。前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留至二十年，持节重归，忠义过人，回国后不过封为典属国，可大将军的长史（相当于后世的秘书长）杨敞，不闻有功，却已被任为搜粟都尉。又擅自选调人员，增加大将军府校尉（比将军低一级的武官）名额。大将军专断

朝政，为所欲为，疑心他另有阴谋，臣且愿交还封国符玺，入宫侍卫，留心考察奸臣变乱的形迹，以免发生不测之事。事关紧急，谨派人飞马呈奏皇上。”

上官桀以为昭帝会立即把奏章发交主管官员审理，那时桑弘羊等就把这作为把柄，迫霍光退位。不料昭帝对这道奏章看了又看，想了多时，竟将它搁置起来，并不颁发出去。上官桀见毫无动静，不得不入宫探问，昭帝只是微笑，并不回答。

第二天早晨，霍光听说燕王旦弹劾自己，上朝时停留在御殿西侧的画室里，不进殿去。他注视着墙上挂着的周公负扆图，若有所思。不一会儿，昭帝临朝，左右环顾，单单不见霍光，便问：“大将军何在？”左将军上官桀忙应声答道：“因为燕王旦揭发了他的罪状，所以他不敢进来。”昭帝立刻下诏召霍光上殿。

霍光进殿后，脱下官帽谢罪。昭帝说：“大将军尽可戴上帽子，朕知将军无罪，那封奏书是假的！”

霍光抬起头，惊愕地问：“陛下如何知道是假的？”

昭帝道：“大将军去广明亭检阅操练禁卫军是近日之事，选调校尉的事距今不满十天，燕王远居蓟地，怎会知晓？而且大将军真想谋反的话，也不需要增加校尉。这分明是有人想谋害大将军，伪作此书。朕虽年少，也不致愚蠢到这个地步！”

霍光听此，不禁叹服。在场的尚书和侍从官员都惊佩地互相交流目光。上官桀与桑弘羊顿露惊慌神色。昭帝看在眼里，心中已明了七八分，不由怒道：“大将军是当今忠臣，先帝特地嘱他辅朕，如有谁再敢妄加陷害，便当处罪！”



从此以后，上官桀明里不敢再说什么，却暗中计议叫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饮酒，埋伏下武士，打算在席间杀害霍光，就此废掉昭帝。再诱令燕王旦入京，将他刺死，而后夺得帝位，自登宝座。

上官桀并没有把自己最终夺取皇帝位的打算告诉盖长公主，只是说要杀霍光，废昭帝，迎立燕王旦，盖长公主自然依从。接着，上官桀又秘密遣派使者去通知燕王旦。

燕王旦大喜过望，当下给上官桀写了回书，说事情成功之后，一定封上官桀为王，同享富贵。并派使者孙纵之等秘送长安。燕相得知此事，急忙谏阻燕王旦说：“大王前曾谋变，事泄无成，被朝廷宽赦；今左将军上官桀父子轻佻骄恣，怎能成事？就是侥幸而成，将来他们未免不反背大王，愿大王三思而后行！”燕王旦不肯听从，反驳说：“前些日子有个男子到宫门外，自称是故太子刘据，京城中的官吏百姓都喧哗起来，大将军还派军士警卫，我乃先帝长子，天下人都是相信的，何必顾虑他人反背呢？”

几天之后，燕王旦召集群臣说：“盖长公主秘密告诉我，准备里应外合，图就大事；现在朝中丞相患病，只有大将军霍光为阻。寡人料定事必有成，不久便会召我进京。你们要快快准备行装，切勿耽搁时机！”众臣听命，各去整办。偏偏天公不作美，燕都一带下起了倾盆大雨，那沉重的飙急的大雨点和了风旋，竟如拧在一起的一条条残酷的鞭子似的，从天空猛地抽打下来。好一阵之后，雷走远了，风也弱了，雨点子稀了些，也小了些，在半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道彩虹。有人嚷嚷说看见了这道彩虹下垂到宫井中，井水也干涸了。燕王旦一听就吓病了，急忙找来占卜的人给他预卜吉凶。那占卜先生说：“本年恐有兵马围城，日期大约在九、十月

间，朝廷中将有大臣被诛戮，大祸就在眼前了！”燕王旦一听大惊失色道：“哎哟！谋事不成，上天即告警，这如何是好！……”正在忧虑时，突然有急报从长安传来，说是上官桀父子逆谋败露，燕王派往长安密通上官氏父子的使者孙纵之等已被拘捕。燕王旦听此，出了一身冷汗，他拖着病体起来，仰天长叹道：“天不助我，奈何！奈何！……”

原来盖长公主自听了上官桀的计议之后，准备邀大将军霍光饮酒赴宴，趁机将他刺死。上官桀父子正等着事成庆赏，未料盖长公主的舍人得知此事，速告了父亲燕苍，燕苍又转告给搜粟都尉杨敞，杨敞告诉了谏议大夫杜延年。杜延年急忙找到霍光，让他采取办法。霍光当机立断，入见昭帝，昭帝立即与霍光商定，密令丞相田千秋逮捕上官桀一伙。丞相就设法诱上官父子上门，传诏斩首；而后派人往拿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无法脱身，结果也被斩了。盖长公主闻变自杀。就连苏武父子也被连累。

霍光全部捕戮了上官父子的党羽之后，就派出朝使持了玺书去交付燕王旦。燕王旦正走投无路，忽闻朝使到来，只得出来迎。他接过玺书，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昔日高祖皇帝打了天下，分封子弟为王，目的是拱卫朝廷，巩固社稷。周勃樊哙曹参灌婴这些开国老臣，随高皇帝四处征战，受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并无什么功劳，都裂地而王，享受可谓丰厚啊！然你亲其所疏，疏其所亲，生悖逆之心，无忠爱之义，如果古人有知，你日后有何面目去见高皇帝？你自己定夺吧！”

燕王旦看完，自悲自叹道：“死了！死了！”遂上吊自杀。

从此，霍光的声威更是震动天下。昭帝成年之后，始终把国事委托给他，直到昭帝去世，共十三年，百姓富足，四方外族都归顺臣服。

元平元年（公元前 74 年），昭帝去世，没有子嗣。那时武帝的六个儿



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大臣们在讨论立谁为帝的时候，都主张立广陵王。霍光知道广陵王行为荒唐，当初武帝才没选他做继承人，如今众臣又加推举，心里很是不安，正在焦躁犹豫之时，忽有一位郎官上书道：“以往周太王废去长子太伯立王季，周文王舍弃太子伯邑考立武王，可见只要托付得人，不必顾及长幼。像广陵王这样的人，孝武帝尚不使承统，今怎可拥立为帝呢？臣以为可迎昌邑王刘贺来京嗣位。”

郎官的一番话正合霍光的心意，这时前丞相田千秋已死，杨敞迁任丞相，他把这封奏章交给杨敞等传看，并提拔那位郎官做了九江郡太守。当天就奉了皇太后的命令，派代理大鸿胪职务的少府（掌管山海地泽税收，作为皇帝的给养）乐（yuè，阅）成（姓史，是霍光的亲信）、宗正（皇帝事务机关的首长）刘德、光禄大夫丙吉和中郎将利汉等四人去迎接昌邑王刘贺来京师。

昌邑王刘贺也是一个狂纵无度的人物，平时专喜游猎。中尉王吉屡次直谏，他总不肯依从。郎中令龚遂也常规正，他竟捂起耳朵跑开，根本不听。他招了一班狐朋狗友作为侍臣，整日里和他们胡混。有一天，刘贺正在宫中待着打瞌睡，恍恍惚惚看见一条大白狗，头戴方山帽，像人一样跑了进来。他十分惊讶，忙问左右的人看见了没有，众人都说没看见，他召入龚遂，问这是什么预兆，龚遂随口答道：“这是上天警告大王，意思是说大王左右的一些侍臣都是些人面畜生，万万不可再用，否则就难说不亡国了！”刘贺摇着头，将信将疑，龚遂叩头道：“狗乃兽类，来到宫室，为大王所独见。臣恐宫室将空。天戒甚明，臣不敢不竭尽忠言，大王听到臣的话肯定不高兴，不过国家存亡，关系甚大啊！大王曾读《诗经》三百篇，其中有很多有用的道理。像大王平日的行为，试问哪一样合乎《诗

经》所言？大王位列诸侯王，品行不如一般百姓，臣恐怕难存易亡，应速修德自省！”刘贺听了龚遂的这番话，开始时倒也觉得惊慌，但不到半天，就把龚遂的话扔到脑后，照常放纵如故。

待朝使史乐成等从长安来到昌邑国都时，已是深夜，因事关紧要，叫开城门直入王宫。侍臣们叫醒刘贺，刘贺展阅玺书，一看是让他继承帝位，顿时惺忪的睡眼亮了，睁大了，玺书上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竟把那玺书抖得跳起舞来，发出“窸窣”的声响。一帮侍臣，听到朝使来迎刘贺去承帝位，都跑到他跟前，黑压压跪了一大片，齐声祝贺，一致请带入京。刘贺全部答应，匆匆收拾了一下行装，第二天便出发往长安奔去。王吉忙写了一道奏书，拦住刘贺进谏，大意是劝刘贺切勿轻举妄动，人都后一切国政要归大将军处决。那刘贺略略一瞧，扔在一边，扬鞭催马当先奔驰，真如风驰电掣一般，一口气跑到定陶，歇了一夜，第二天又奔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见这里有两种土特产，一种是长鸣鸡，一种是积竹杖，便命人大量采买，多多益善。幸有同来的龚遂从旁谏阻，最后只买了长鸣鸡二只，积竹杖两条。待行至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时，见当地妇人很美，刘贺又命人物色数女，送入驿站，任情糟蹋，这事被朝使史乐成闻知，告诉了龚遂，龚遂力加劝止，并处决了那个纵王行淫的侍从。

刘贺入长安登上帝位后，把随来的二百多人一律引为内侍，整日里在宫中斗鸡走狗，吹打鼓乐。龚遂又上书谏道：“大王初立为天子，日益骄淫，屡谏不听；现在昭帝刚辞世，举国余哀未尽，大王竟与近臣饮酒作乐，淫戏无度，倘有内变，我等都不免要受戮了！”

眼见刚即皇帝位的昌邑王行为荒淫无道，霍光感到很烦恼，就单独去



找自己的老部下大司农田延年商量。

田延年说：“大将军是国家栋梁，既然察知这人不配做皇帝，怎么不报太后，建议她另选贤德的人做皇帝呢？”

霍光吞吞吐吐地问：“古时曾有此类事吗？”田延年说：“怎么没有！从前伊尹做殷朝丞相，为了安定国家，曾经废弃过太甲，后代称赞他是忠臣。今大将军如果能这样办，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了！”

霍光于是举荐田延年做给事中（一种外加的官衔，在殿中供职，备顾问应对和讨论政事）。等私下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策划停当以后，就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官秩名，二千石中的最高一级）、大夫、博士等在未央宫开会。连苏武也奉召与会。

霍光对众臣说：“昌邑王行为荒唐，恐怕会危害国家，众位看如何是好？”

众臣一听，全都愣了，一个个面无人色，不敢发言，只是诺诺连声罢了。这时田延年离座起身，上前一步，手按宝剑，说道：“先帝所以把幼主和国家托付给大将军，无非因将军忠贞贤明，能安刘氏天下。今人心纷乱，国家有倾覆之危。汉朝君主的谥号代代相传都用个‘孝’字的原因，就是希望子孙永远保有天下，使祖宗能够享受祭祀啊！今将军若不立大计，坐令汉朝宗庙断绝香烟，试问将军死后，到了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先帝？今日所议之事，即当从速决策。大臣中如有谁不立表同意，请让我用剑斩了他！”

霍光向田延年拱拱手，谢罪说：“大司农应责备我。如今天下纷扰不安，我理应任劳任怨，负起责任来！”

这时，众臣才知道霍光另有大计，纷纷离座叩头道：“天下之安危，

系于大将军一身，我们一定遵命办理！”

霍光率众臣一同去向太后报告，将昌邑王不可以继承帝位的情形详细陈述了一遍。太后年才十五，有何主见？一切皆依霍光所言。霍光请皇太后到未央宫承明殿，下令各宫门不准放昌邑王手下的臣子进宫。昌邑王从宫中出来，乘了车子想回温室殿，守门宦官各把门扇，等昌邑王进去，就“砰”地关上门，不让他手下的臣子们进去。昌邑王惊问道：“何故闭门？”霍光跪下说：“皇太后有诏，不准昌邑来的臣子进出。”昌邑王一看大事不好，似有变故，又说：“这也不妨慢一点，何必这般惊人！”霍光不再与他多说什么，返身出来，速命人把昌邑王带来的那班臣子全部拘留在金马门（未央宫官门，因宫前有铜马，故名）外，然后由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禁卫军骑士把他们二百多人迅速拘捕，枷锁起来，统统押交廷尉关在特种监狱里。霍光命令从前昭帝旧日的侍臣：“小心守卫，千万防止意外，万一发生自杀死亡之事，这就难免要承担杀害主上的恶名了。”

昌邑王刘贺蒙在鼓里，还不知道废立之事，见了新来的侍臣，顾问道：“我手下的那批旧臣和随从官员究竟犯了何罪，大将军怎么全把他们拘禁起来？”侍臣们都说不知道。

不一会儿，传出太后召见昌邑王的诏令。刘贺未免慌惧起来，急问：“我有何罪，却要劳太后召见？”这时太后披上珍珠串缀成的短袄，穿上庄严华贵的礼服，坐在帏帐里，殿上护驾的几百人都手执武器，禁卫军拿着长戟，排列在殿下警卫。朝廷大臣按照品级依次上殿，然后命令昌邑王伏在殿前听诏令。霍光同各大臣联名参奏昌邑王，说他淫逸无度，即位才二十七天工夫，就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不应当做的事。因此，不可以继承帝位，不配祭祀祖庙，没有资格做万民的父母，应当废弃！



上官太后听到此处，不禁怒起，下诏令说：“准奏！”并指斥昌邑王道：“为人臣子，可如此悖乱吗！”

霍光命令昌邑王起来行跪拜礼，接受诏令。昌邑王行过礼，战战兢兢地说：“古语有言，天子有诤臣七人，虽然自己无道，也不至于抛掉天下！……”霍光不等他说完，便接着说：“皇太后已经下诏把你废了，如何还自称天子！”于是上前抓住他的手，解下玉玺，呈交给皇太后。命左右扶他下殿，走出金马门。大臣们都跟着送出来。昌邑王回头向大家拱拱手说：“我愚昧糊涂，担当不起汉家大事！”就起身上车。

霍光陪送到昌邑王府里，临别时说：“大王的所作所为是自绝于天下，我们这班臣子懦弱无能，没法来报答你。我们宁愿对不住你，不愿对不住国家！望大王自爱，臣等此后不能再侍左右了！”

接着，又有大臣上奏章说：“古来被废弃放逐之人皆弃置远方，不使他参与政事，请将昌邑王刘贺流放到汉中郡房陵县。”太后未准，只令他回到昌邑，特赐他封地二千户。

昌邑王原来身边的群臣，犯了辅导君主无方之罪，以致使昌邑王陷于邪恶，霍光下令把他们二百人统统处死，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因素有谏章，免于一死。提出监狱押赴刑场时，这批人在街市上大声哭喊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意思是后悔没有及早杀死霍光。

昌邑王被废之后，霍光召集丞相以下大臣商议：“目下汉廷无主，诸位考虑立谁做嗣君为宜？”

众臣你看看我，我看你，颇费思索：广陵王前次已经决定不用，还有燕王且因为谋反自杀，他的儿子也不在考虑之内……武帝最亲近的后代还有谁呢？

这件事一连几日也未决定下来。一天，光禄大夫丙吉向霍光上书道：“大将军受托孤重任，尽心辅政。今国家安危，均待大将军一举。我听人们议论，都说宗室王侯中，唯武帝曾孙病已（卫太子刘据的孙子）流落民间，现约十八九岁，具有才德，愿将军考虑，可否嗣立？”霍光阅书之后，征询群臣的意见，太仆杜延年等也称病已有德才，希望迎立。霍光于是同丞相杨敞等人共上了一道奏章，要求迎立病已为君。上官太后览奏，无不依从。立即下诏：“准奏。”

霍光就派宗正刘德到长安城南尚冠里皇曾孙家，请他洗了澡，赐给一身皇帝的服装，由太仆用轻便小车迎接至宗正府斋戒（参加大典前清洁身心的一种仪式），然后进未央宫朝见皇太后，先封做阳武侯。过了不久，群臣奉上御玺，即皇帝位，这就是汉宣帝。

第二年，宣帝下诏表扬有德行的人，奖赏有大功的人。宣帝认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宿卫后宫，忠心耿耿，正直无私，阐扬君主的恩德，谨守节操，主持正义，使国家得以安定。所以将河北（在现在山西省芮城县东北）、东武阳（在现在山东省朝城镇西）两县的一万七千户加封霍光。连同原有封地共二万户。前后共赏赐他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色绸缎二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头等住宅一所。

原在昭帝时，霍光的儿子霍禹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都做了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霍光的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西两宫卫尉，他兄弟辈的女婿，外孙也都有奉召参加朝会的特权，分别担任各部大夫、骑都尉、给事中。这样，霍光的亲族结为一体，盘根错节，在朝廷上没有人能动得了他们。

宣帝即位后，霍光要交还朝政给宣帝，而宣帝遇事谦退，持躬谨慎，



虽对霍氏亲族盘踞朝廷颇怀猜忌，但对霍光仍是虚己以听，唯言是从。宣帝尊封上官太后为太皇太后，只是皇后尚未册立，群臣多拟立霍光的小女为皇后，就是太皇太后也有此意。偏偏宣帝心里有数，不应此事，从民间接来了结发妻子许氏女立成皇后。霍光妻子大为不快，遂演成了此后的谋毒许后之案。



第三十九回

霍氏妻嘱毒许皇后
汉宣帝临朝擢才俊

霍光在宣帝即位之后，依旧掌握着朝政大权，几年之中，他辅佐宣帝办了不少事情。当时，国内连续发生了几次大地震，房屋倒塌，百姓伤亡。偏又遇上旱灾，很长时间滴雨不下，禾苗枯死。百姓的日子本来就很苦，遇上天灾，简直没法活下去了。一天，霍光禀奏宣帝说：“陛下嗣位以来，屡生灾祸，长此下去，难防百姓不反，臣请陛下勤政爱民，多施恩惠，这样上天才会赐助，国家才会太平。”宣帝言听计从，遂传诏救济灾民，规定：凡灾情严重地区，一律减免老百姓的赋税，同时把公田借给贫民耕种，朝中文武大臣要拿出自己家中所储的部分粮食献给国家，用来救济灾民。这些措施，颇为地方吏民所喜，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正当霍光致力于修治内政之时，忽有西方传来警报，说是匈奴侵扰乌孙，乌孙王请求汉朝发兵救援。

宣帝召集文武大臣会议，商讨对付匈奴的办法。群臣都把目光集于霍光身上，看他如何决断。霍光说：“汉与乌孙本已和亲结好，今匈奴侵掠乌孙，我们岂能撒手不管？况且那匈奴单于屡屡负约，近年来又不断侵扰汉边，我当发兵击他才是！”宣帝依允，文武大臣都连连称好。



本始二年（公元前 72 年）汉廷派出十五万大军，命范明友、赵充国等五位将军分别率领，分五路出击匈奴。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去指挥乌孙等西域诸国军队，配合汉军协同作战。

匈奴壶衍鞮单于听说汉军攻来，自知难于抵御，赶忙将人众、牲畜驱往漠北。汉军的五路人马进至塞外，但见秋高木落，遍地荒凉，并没有匈奴兵马，五将只得陆续班师回返。只有常惠率领乌孙等西域诸国兵马直入匈奴右谷蠡王庭内，取得了一些战果，俘获了一批匈奴兵众和牲畜。第二年冬，匈奴遇到天灾，人畜死亡甚多，自此力量大为虚弱。汉廷乘机派了三千名骑兵突袭，匈奴更无力抵抗。至此，西汉王朝北部边境地区逐渐平静，汉匈冲突事件大为减少。

此次对匈奴用兵虽未能获得大的战果，但也足以使匈奴丧胆。霍光正为免除边患而自感得意，未料祸乱又从他的家中生出：霍光的妻子霍显公然施出阴谋手段，暗下毒药害死了宣帝的结发妻子许皇后。

霍显原是霍家的一个婢女，颇受霍光宠爱。后来霍光的元配夫人死了，她就做了大将军的夫人。她给霍光生下好几个儿女，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儿取名霍成君。霍显平日溺爱成君，很想让她借着父亲的身份入宫当皇后，偏偏宣帝不买这个账，仍然立了自己流落民间时的结发妻子许平君为后。霍显的打算落空了，但她不肯罢休，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除掉挡道的许皇后。宣帝即位两年之后，许皇后怀了身孕，眼看就要分娩（miǎn 免）时，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宣帝顾念患难夫妻，格外加以爱护，就设法找了一位名叫淳于衍的女医生入宫来给皇后看病。这淳于衍平日常来往于霍显家，多次请托霍显代为转言大将军，为她的丈夫谋一官职。这次她要奉召入宫了，就特意前来告知霍显。霍显听了，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命令服

侍左右的人全部退去，而后笑嘻嘻地对淳于衍说：“你托请我办之事，我一定尽力相助；今我也有一件大事托你来办，不知你肯帮忙不？”淳于衍马上说：“夫人有命，我岂敢不敬从！”霍显拉淳于衍坐在自己近前，悄声说：“大将军平日最爱小女成君，极望她能成为当今皇后，今日我就把此事托于你了！”淳于衍一时不明白霍显的意思，惊愕地问道：“夫人所嘱，是何意思？”霍显索性伸长脖子，附在淳于衍的耳边说：“妇人生孩子，关系生死，今许皇后临产得病，皇上召你入治，正好可将她毒死。皇上若再继立皇后，小女成君定可册纳。你若肯代我办妥此事，日后咱们两家可共享富贵！”淳于衍听了这话，大惊失色，支支吾吾道：“此事实在难办！皇后服药需由众医调配，吃药时又需由别人先尝，我哪里有下手投毒之机？”霍显把脸一沉，半嗔半怪地说：“这全在你想法儿了。如今大将军握有天下大权，谁敢多嘴？万一闹出事来，自当出来救护你，只看你肯不肯为我办这事了！”淳于衍为富贵二字所迷，终于动了心，答应道：“只要有隙可乘，我愿为夫人效劳！”

这个女医生果然暗中带着毒药进了宫，许皇后分娩后，她悄悄把毒药掺和在药中，还装模作样地当着众医生尝了一点，又偷偷吐出，接着送给许皇后服用。许皇后服下不久，便觉得非常难受，疑心地问：“我的头昏沉沉的，莫非药中有毒不成？”淳于衍故意答道：“药中何至有毒？况且我已先尝过了！”一面说，一面再召御医诊治。御医刚要切脉，许皇后痛苦地呻吟着死了。宣帝得知皇后告崩，非常悲痛，亲自殓尸。这时，有人递上奏章，说是皇后暴亡，是否医生从中捣鬼？宣帝也觉怀疑，立即传诏把给皇后看过病的医生全都关进监狱。淳于衍行为鬼鬼祟祟，更是怀疑的重点人物，问官对她追迫得很紧。霍显这时可慌了神，俗话说，急来抱佛脚。



脚。她只好将这事儿告诉霍光。霍光把脸一沉，斥责道：“你做这种事情，为何不曾预商？”霍显一把鼻涕一把泪，道：“木已成舟，妾后悔不及，万望大将军代为救护，切莫让淳于衍久系狱中，万一她吐出真情，那可要牵累我全家！”霍光低头暗思：事关大逆不道，若去自首，势必满门负罪，不如设法瞒住，把淳于衍开脱出来，免得祸水涌来。他借向宣帝奏事之机，指令法官不必再追究此事。这样，谋害许皇后一事，在霍光庇护下暂时被隐瞒起来。

宣帝失去了皇后，总得立新的皇后啊！这一次，除了霍成君，还能会是别人吗？许皇后死去一年之后，霍成君便正式当上了皇后。

这位霍皇后的做派与许皇后可大不相同。许皇后出身于贫民人家，穿着朴素，用度节俭，对待上官皇太后，总是像晚辈对待长辈一样，处处注意礼节。霍皇后是大将军家的千金小姐，处处讲究排场，出入侍女成群，赏赐起来大手大脚，一次就是几千万。上官皇太后本是她大姐的女儿，论娘家辈分她还是太后的姨姨，自然不把这位皇太后放在眼里！

这一年，丞相蔡义死，大鸿胪韦贤担任丞相，大司农魏相为御史大夫，颍川太守赵广汉为京兆尹。偏偏又遇上大地震，宣帝以为上天发出警告，不知自己哪儿做错了，急忙下诏大赦天下，召求通经术之士。这时有两个人被从狱中放出来，一个是夏侯胜（夏侯是复姓，胜是名），一个是黄霸。

夏侯胜是个经学家，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的开创者，字长公，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从族父夏侯始昌学今文《尚书》，又从伏生的弟子欧阳生问学。他曾被宣帝召为博士。有一次朝中大臣评价汉武帝的功过是非，人们都推崇武帝，歌功颂德，夏侯胜当场驳议道：“孝武皇

帝虽有赫赫的文治武功，开拓了国家疆土，但也为之死伤了很多士卒，竭尽了朝廷财力，恩德未能遍施于百姓，不能一味加以颂扬！”这几句话说出来。一下子惊呆了满朝文武，众臣异口同声对着夏侯胜说：“这是诏书颁布，怎得故意违抗？”夏侯胜把头一昂，大声说道：“皇帝的诏书未必句句都对，全靠人臣直言相补，怎么能一味阿谀奉承不加匡正，那样能算尽忠吗？我的主意不变，就是为此死了也不后悔！”众臣闻言，看看宣帝面露怒色，便联名上书弹劾夏侯胜不肯奉诏，说他有意毁谤先帝（指汉武帝），罪不容赦。唯独丞相长史黄霸不肯署名。众臣又一起弹劾黄霸，说他应与夏侯胜同罪。结果两人同被关进监狱。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时曾学法律，担任过河南太守丞，为政外宽内明，重视农桑，政绩时称天下第一。这时被逮下狱，亲朋故旧都为他发愁，他却乐呵呵地说：“我蹲监狱，天天和经学大师夏侯胜在一起，正好可乘闲向他请教，请他向我传授经学。”夏侯胜说：“我们一同坐罪，死活难卜，何必读经？”黄霸说：“朝闻道，夕死犹可！况且我们未必死哩！”于是，夏侯胜就在狱中给黄霸讲授《尚书》，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直至二人一起遇赦。

夏侯胜、黄霸出狱之后，宣帝任命夏侯胜为谏议大夫，命黄霸出任扬州刺史。夏侯胜年老了，说话常有语误，宣帝听到也不计较。朝廷每议大事，总召他列席。宣帝称呼他为先生，对他说：“先生尽管直言，切勿记怀前事，自安退避。朕已知先生正直了！”夏侯胜遇事仍然敢于直言，一直活到九十岁才辞世。死后宣帝特赐他坟地。在西汉诸多的儒生中，生荣死哀，可以说以夏侯胜称最了。

黄霸出任扬州刺史三年，注意体察民情，发展生产。后又迁任颍川

(今河南省登封、宝丰以东地区) 太守。一上任他就下令让乡以下的小官吏要多养鸡，多养猪，对贫穷的人和鳏寡孤独要给予赡养。然后颁布条规，嘱令乡间父老，教育自己的子弟，都要如此办理。

当时有一件秘密的事情需要调查，黄霸选派了一个老成的属吏前去巡察，临行前嘱令他：“务必秘密出行，不得泄露机密！”属吏依照太守的嘱令，微服私访，路上不到驿站食宿，肚子饿了，就随便买一点食物在野外吃下。一次，他买了点熟肉，刚说要吃，忽然有一只乌鸦飞下来，把他手中的肉啄去了。这位属吏想追也追不着，眼睁睁望着天空，自认倒霉。后来事情查毕，回郡署复命，黄霸一见他便说：“此行辛苦了！乌鸦不讲情面，竟把你手中的肉啄去，我已知你大受委屈了！”属吏一听，不禁大惊，心想：莫非是太守大人暗地跟着我不成？要不，他怎么无事不知呢？于是，他将所查的案情，和盘说出，如实禀报，半点儿也不敢隐漏。黄霸听完，大概已窥透属吏的心理，笑道：“我并未差人暗地跟随你，只是在郡署里，凡有吏民来到，我都让他们讲话。有位乡民来到郡署陈述情事，我问他途中见到了什么没有，他即顺口说曾见乌鸦啄去了一人手中的肉食，且描述被啄人的形象，分明是你。所以我见你回来，借端提及此事！”属吏听此，更为感佩，心里说：这样的太守，谁敢欺蒙啊！

有时有的鳏寡孤独死后没有丧葬费用，乡官报明情况之后，黄霸立即批复回去，并指出哪儿有棵大树，可以砍了做口棺材；哪家养有一头猪，理应奉献宰祭。乡官依示去取，果然如太守所说的。这样，时间一长，当地百姓都把黄霸奉若神明。颍川郡辖有一个许县(今河南许昌县东)，县丞年老耳聋，黄霸的一位属吏打算将他免官。向黄霸报告以后，他却不应，说：“许县县丞是位廉洁的官吏，虽然年事稍高，且有些耳聋，但尚

能任事，你们正应该从旁加以帮助，千万不能让这样的贤吏靠边站啊！”这件事传扬出去以后，郡辖各县县吏，都力求少犯过错，黄霸也不轻易变更，出现了上下相安的局面。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又有大臣上奏书说：“陛下顺应天意，擢用敢于讲真话的人，得到上天救助，致使国泰民安。今刑狱还沿用着旧的一套，未免严酷苛责。建议陛下省刑宽罚，选用公正廉明的人为廷尉。”宣帝看了这道奏章，认为合乎情理，遂升迁水衡都尉于定国为廷尉，令他负责审理诉讼案件。于定国刚就任时，宣帝还特召他详谈，对他说：“朕观我朝历代君臣中，诸多起自民间。开国的孝高皇帝本人出身农家。著名的开国功臣中，只有张良家世比较显赫。其余如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周勃等都起自下层。孝武帝时，公孙弘因家贫曾在海边放猪，年四十余始治《春秋公羊传》，以熟悉文法吏治被任为丞相，拜平津侯。卜式以种田畜牧为业，屡以家资捐助朝廷，后封关内侯，官至御史大夫。朱买臣靠砍柴生活，担柴行路还背诵诗书，后为会稽太守。朕也曾流落民间，深知百姓疾苦。大凡起自民间者，方能深察民情。”于定国听了，连连谢恩。

这于定国字曼倩，是东海郯（tán 谈）县（今山东郯城西南）人。自小随父学习法律。他的父亲于公曾做过东海郡曹，以判案廉明而大受当地吏民称誉。他生前人们就为他修庙以示尊崇。那时东海郡出了一位孝顺婆母的媳妇名叫周青，年纪轻轻当了寡妇。婆母是个开明人，知道家里贫穷，全靠周青纺织为生，甚觉过意不去，又觉周青尚无子嗣，于是就劝她改嫁，免受冻饿。一连劝说几次，周青硬是不从。婆母含着热泪对邻人说：“我家媳妇吃苦忍劳，年轻守寡，都为我一人在世，这叫我如何忍心！我岂能长累这好媳妇？”不久，婆母竟上吊身死，周青悲苦异常。周



青有位小姑，已经嫁人，平日最喜搬弄是非，竟向县府控告寡嫂，说她逼死老母。县官不分青红皂白，将周青定成死罪，周青就这样枉死了。数年之后，于公得知此事，愤然道：“周青奉养婆母十余年，节孝著名，断无杀人情事，实为昏吏所逼，铸成冤案，应即平反！”他命人宰牛，亲至周青墓前致祭，为之祷告，并竖墓表。百姓闻知此事，无不夸赞于公哀矜鳏寡，为民做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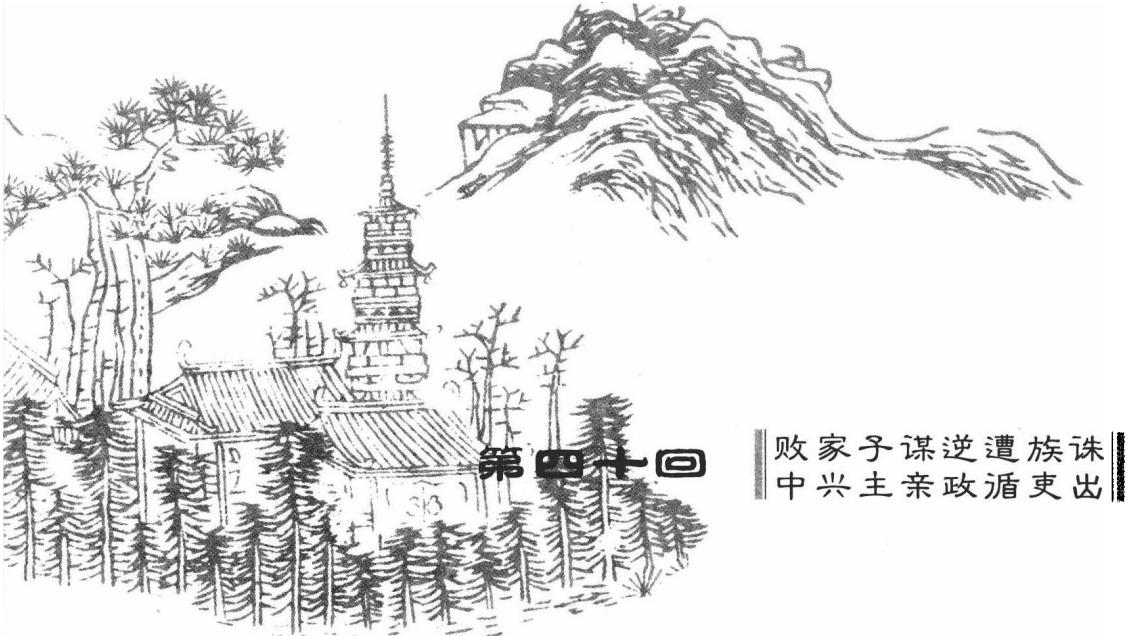
又有一次于公回家时，正遇上里门朽坏。那时城市的建设，宫殿、官府、住宅和商店分区集中。住宅区称里，商区称市。里和市四面都有墙环绕。里、市内的住宅和商店只能向里面的通道开门，再经通道口的里门（又称闾）和市通向大街。这些门均设专人负责守卫。只有经过特许的大贵族，才能独家面向大街开门，自由出入而不必经过里门，这种住宅特称为“第”。史家记载说，西汉时国都长安居民区一度有闾里一百六十，商区九市，东区三市，西区六市，四里构成一市，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建筑非常规整。长安城基正南北向，城墙周长六十里（合二万五千一百米），四面各有三道城门，城门通向城内的大街。长安城的雄伟气魄，是当时世所罕见的。

话休繁絮。且说于公见里人正集在一起商量如何修理里门之事，他笑着对众人道：“今日修筑里门应比从前高大一些！”里人都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问他是怎么回事。于公说：“诸位可知，我受大家嘱托，审理案件秉公无私，一辈子平反了数百件冤案，这也算积了阴德吧！上天如明察，就该让我们这儿兴隆旺盛，再出人才掌管吏事。故里门应修得高大，可容驷（sì 四）马高车通过啊！”几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于定国继承了父志，不负圣恩，担任廷尉之后，判案公平，定刑宽

和，凡遇上怀疑不定的罪犯就尽量从轻。当时人们称颂道：“从前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今日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

宣帝听到人们称誉于定国的话就觉得好像称颂自己一样，心里甜滋滋的。地节二年春三月，一天，宣帝刚说召请大将军霍光商议政事，忽报霍光病危。宣帝闻报，急忙亲自去问候，待到大将军府里进得霍光室内，只见霍光痰喘不止，病情已十分沉重。宣帝流着泪说：“大将军忽染重病，实在令朕伤悲。朕盼大将军尽快康愈！”霍光听此，欲言不得，看那样子，已近弥留之际了。



||败家子谋逆遭族诛||
中兴主政循吏出||

一代名臣霍光，自从汉武帝赠图托孤以来，辅政达二十年之久。这二十年中，不光他本人大权独揽，专制朝廷，就连他的子弟亲属也都得了高官厚禄。霍光病重弥留之际，想起自己当初的发迹全靠着哥哥霍去病，便上书请求汉宣帝给哥哥的孙子霍山封侯，以继承霍去病的基业。宣帝当即把这事交给丞相去办。同一天，还把霍光的儿子霍禹升为右将军。霍光以为诸事安排停当了，便安然地闭上眼睛。宣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丧事料理完毕，宣帝又让霍禹承袭了父亲博陆侯的爵位，同时把霍山封为乐平侯，把霍光的另一个侄孙封为冠阳侯。这样霍氏一家同时出了三个侯。

霍家的权势如此之大，早已引起了许多大臣的不满，连汉宣帝心里也深深感到不安。霍光活着的时候，宣帝虽然对他感恩不尽，但这位能废立国君的大将军，总叫他这位年轻皇帝感到害怕。每逢霍光陪他乘坐马车时，他就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脊背上好像扎着许多刺一样，浑身感到不自在。他为了免遭昌邑王刘贺一样的下场，时时处处对霍光是那么虚心、恭敬，在霍光面前大气也不敢出。

既然皇帝都这样怕霍光，大臣们就不用说了。按当时官制，丞相在大

臣中职位最高，排列在大将军前面。可是，在霍光辅政期间，丞相的任免大权始终操在霍光手中。霍光的亲信大司农田延年主持建造昭帝陵墓时，雇用了三万辆老百姓的小车，每辆车付费千钱。田延年假报说每辆车付费两千钱，贪污了公款。有人把此事告发到霍光那里，霍光起初想替田延年遮掩过去。后来田延年找到霍光，抵赖说：“我靠了大将军提拔，位至封侯（田延年因首倡废立大议，晋封为阳城侯），岂能谎报雇车价钱，侵吞公款？”霍光想：你对我还敢不老实，那就给你点颜色看看！当下说道：“既如此，只好彻底查究！”眼看田延年大祸临头，有人进言霍光说：“大司农虽有过失，也应念他当初功劳。在议论废除昌邑王刘贺的皇位时，大将军几番请呼，竟无人敢言，如果没有田延年仗义直陈，事情尚不好办哩！”霍光听了，抬起头，抚摸着自己的胸膛说：“的确如此！大司农当年不愧一勇士也！那时他的话震惊了整个朝廷，回想此情此景，至今我还心跳！”话虽如此，可霍光一恼火还是要把他关进监狱。田延年一气之下，竟拔剑自刎。

霍光晚位居高权重，总怕有人害他。如有一般官吏要见他，必须先搜身检查，然后由两个小吏抓着胳膊，就像押犯人似地进见大将军。一次，东海郡（今山东东南部地区）的书生萧望之和另一书生王仲翁奉召来大将军府。门吏要进行搜身检查。那王仲翁求官心切，服服帖帖接受检查。萧望之见此可冒了火儿，他心想：宁可不见大将军，也不能受这般污辱！于是二话没说，拔腿就走。门吏不肯放他，七手八脚揪到府内。萧望之来到霍光跟前，指责道：“大将军辅政治国威名赫赫，天下人无不争相为大将军效劳，今有见大将军者，竟被搜身检查，这岂是接纳才士之礼！”霍光听了这话，气得直翻白眼，下令将望之逐出，只留王仲翁与谈。三年之



后，王仲翁竟升为光禄大夫，而这时萧望之只不过才当了一个掌管城门的小吏。

权势显赫的大将军霍光一死，那反对霍家的人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反对霍家最起劲的是御史大夫魏相。魏相对霍家的仇恨由来已久。从前，魏相在担任郡太守时，得罪了霍光，被霍光抓进了监狱，差一点掉了脑袋。魏相当时敢怒而不敢言，可心里一直记着这笔账。霍光死后不久，霍、魏两家又发生了一次冲突。一天，两家的家奴在路上遇在一起，彼此不肯让路。霍家的家奴狐假虎威，直接来到御史大夫官府门前滋事，吵嚷着要砸烂官府的大门。还是魏相出来赔礼道歉，并令家奴叩头谢罪，才算了结。魏相受了这份窝囊气，憋了一肚子火气，毅然上书道：

“今大将军霍光已歿（mò 莫，死），霍家子弟各据权势，手握兵权；夫人霍显及诸女骄奢放纵，无人敢管。这样时间一长，必不好控制。宜趁早削夺其权，以防他们野心膨胀而阴谋作乱。”

这封奏书魏相没有直接上交，而是通过许皇后的父亲许广汉转交给皇帝的。宣帝展阅之后十分赏识，颁诏让魏相经常随侍在自己身边。

地节三年（公元前 67 年）的一天，长安城里忽起一阵狂风，顿时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接着满天的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雷、电和鹅卵大小的冰雹互相攻击。风雹左冲右突，撞击着宫殿的门窗，吓得人们心惊胆战。风雹过后，宣帝刚要舒口气，忽又有人上书。这上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宁肯不做官也不受辱的萧望之。他在书中说：

“上天忽降冰雹，系对霍家专权示警。臣请陛下选贤任能，力削霍家威势，方可固万世之基！”

宣帝览书，暗自称道，遂升萧望之为谒者（为皇帝掌管传达的官员）。

此事刚过，又有入报说，京兆尹赵广汉以霍家私自造酒为由（当时禁止私人酿酒）带兵闯入霍家，砸了霍家盛酒的器具，临走还用斧子砍了霍家的大门。

这接二连三的事渐渐为霍皇后所知，她总觉父亲一死，娘家开始受欺负了，便哭哭啼啼向宣帝诉苦。殊不知宣帝本人也正想削夺霍家权势，哪里会管这些呢？

宣帝接连又收到几封弹劾霍家的奏书。有的说，大将军刚辞世，他的儿子霍禹和侄孙霍山就大兴土木，花费巨资，重新修建了自己的宅邸；有的说，霍光的另一侄孙霍云只知吃喝玩乐，一遇正事，他就说头疼。每逢上朝之日，他总是谎说有病而不露面，悄悄跑到林苑中去张围打猎；还有的说，不光霍家子弟，就连霍家家奴也趾高气扬，无恶不作。霍家的家奴总管冯子都不光与霍显私通，还公然调戏卖酒的女子，有人编出歌谣说：

有个霍家奴，

姓冯名子都，

依倚将军势，

调笑酒家胡。

霍光的夫人霍显更是腐化奢侈，她乘的车子四周要精雕细刻上各种花纹，外面还镀上一层金。当时的车轱辘都是木制，霍显为免得行走颠簸，竟命人用熟皮革包裹住车轮，里面还塞满棉絮，马拉还不行，竟让婢女用五彩丝带拉着车子四处游玩。

面对这种情况，年轻的汉宣帝开始时念霍光旧功，姑且包容，后经过反复考虑，逐步采取了措施。他首先准备拜车骑将军张安世接替霍光之



职，任大司马大将军，张安世闻知消息，慌忙入朝固辞。偏宣帝不肯允准，只是取消了“大将军”三字，令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张安世处处小心谨慎，辅佐宣帝，励精图治。宣帝坚持每五天开一次大会，凡丞相以下诸官，都令列席。君臣一起共议朝政，兴利除弊，务求万业振兴。又升魏相为丞相。御史大夫一缺，就用了自己当年的救命恩人光禄大夫丙吉，同时把许后所生的儿子刘奭（shì 释）立为太子。把外祖父史家的人也陆续加以重用。

皇帝亲政，擢官立嗣，别人还不觉得什么，独令霍显暗暗生惊，她恨恨地说：“刘奭乃主上微贱时所生，怎得立为太子？如果我的女儿成君日后为皇上生下一男，难道反要外出为王吗？”此后她便悄悄入见皇后霍成君，叫她找机会毒死太子。偏宣帝留心伺察，竟让皇后母女没法下手。宣帝不光保护了太子，还忆起了太子生母许后暴死之事，不免心中生疑，暗想：莫非果如人所传言，由霍氏设计下的毒吗？……

宣帝与魏相密商削夺霍家权势之事，魏相也不说话，只将一手抬高，另一手做了个抽取姿势。宣帝问：“丞相之意？……”魏相说：“陛下，臣意尚不明白吗？对那霍家或是釜底抽薪，或是明升暗降！”宣帝连连称是，遂下诏改封霍光的女婿未央宫卫尉范明友为光禄勋，霍光另一女婿长乐宫卫尉邓广汉为少府。以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统统归张安世统辖。又改封霍光儿子霍禹为大司马，而罢其屯兵官属。接着，霍家的人陆陆续续地全被调离了掌握兵权的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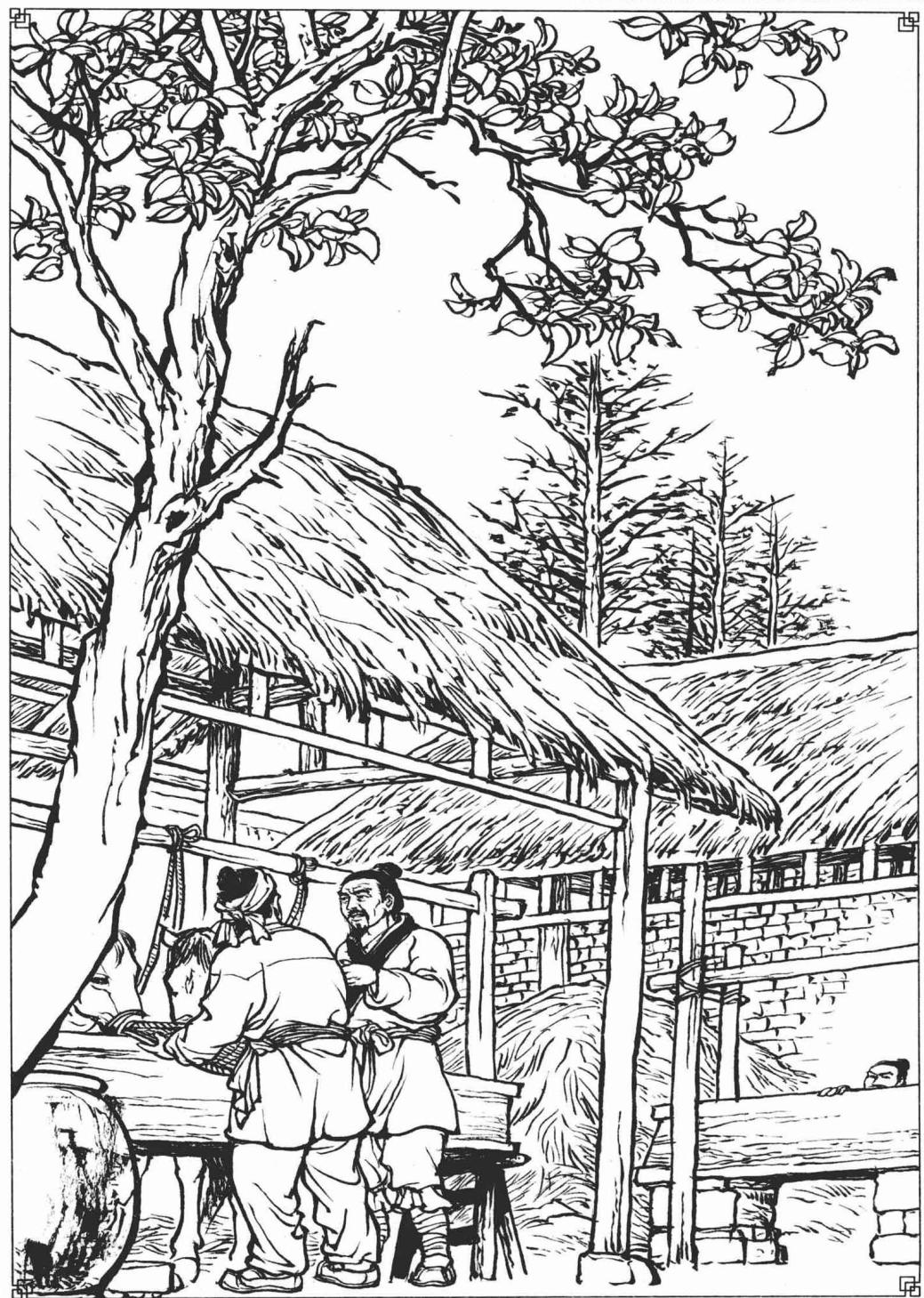
霍禹被明升暗降，变成了个“光杆司令”，手中既没了兵权，又没有办事的官署，连颗官印也没有了，他怎会不憋气呢？于是他推说有病，成天待在家里不去上朝。这时，他从前的一个下属官员任宣前来探望他的病

情，霍禹愤愤地说：“我有什么病？只是不甘心而已！”任宣问霍禹这到底为了什么，霍禹讥称宣帝为“县官”，说：“县官若不是我家将军，怎得当上皇帝？今将军坟土未干，就将我家疏斥，我家亲属不是被免去职务，就是被派到边远的外地。究竟我家有何大过？”

任宣见霍禹忧愤至极，就劝解说：“大将军在日，亲揽国权，生杀予夺，操在手中，就是家奴冯子都，人见了都很敬畏，比丞相还要威严。今日可不同了。许、史两家都是皇上的近亲，该轮到他们富贵了。大司马不必为此生怨！”霍禹听了任宣的这番话，嘴上没说什么，可千愁万恨却堆上心头，暗想：县官啊！你跑不了，让你跑了才怪呢！我霍家会设法处置你的！

霍家的人不知收敛，越发骄横傲上。朝廷接连收到弹劾奏书。霍禹、霍山、霍云告诉霍显。霍显的那张粉脸气得青一块，红一块，咬牙切齿道：“这定是魏相暗中唆使，要灭我家，难道你们不会去咎他的罪过？”霍山答道：“丞相生平廉正，却是无罪，我家兄弟诸婿，行为不谨，容易受谤，最可怪的是，有人竟说我家毒死了许皇后，究竟此说从何处而来？”霍显听此，不禁起座，拉霍禹进入内室，将嘱淳于衍毒死许皇后的实情说了出来。霍禹一听，不觉大惊。连声叫道：“这、这、这……”

霍氏亲族，恨惧交并，遂一起商议。霍显用话激刺众人说：“你们只知承大将军功业，日夕偷安，今皇上已把刀放在我家脖子上，难道我家就甘等就戮吗？”霍禹一听，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愤张得大大的，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向气势汹汹下巴伸展过去，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他从牙缝里挤出声音，说道：“县官疏斥我家，夺我兵权，日后必会定我大罪。我不如先



发制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县官废掉，方可免患！”霍云接着道：“对！就该如此！为稳妥计，可使上官太后邀饮魏相，乘机令范明友邓广汉引兵突入，承制处斩，然后废去皇上，立我霍家人为天子！”霍显称此计甚妙，遂由各人分头去做准备。

偏偏事有凑巧，霍家正在张罗弑帝作乱当儿，有一位被罢了官的亭长张章来霍家寄住。霍家不把他做宾客接待，只让他住在马棚里。半夜里，张章躺在马槽中，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不免为自己受冷遇而感到酸楚。这时，忽有两个霍家家奴前来喂马，他俩早忘了马槽里躺着个大活人，一边喂马，一边嘁嘁喳喳议论主人要谋反的事。张章竖着耳朵，听了个一清二楚。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急急忙忙找到一位在朝做官的朋友，把这事告发了。

宣帝闻报，认为诛灭霍家时机已到，遂传诏逮捕霍禹等人。霍山、霍云见大事不好，无可奈何自杀身死；霍显、霍禹被拘处死。吏役四处搜捕，凡霍氏家族亲戚等一体拿办，前后诛灭不下数千家。接着，宣帝废掉皇后霍成君，将她幽禁在深宫之中。

霍家的逆谋被平之后，国家出现了太平无事、百姓安定的局面。史家称此为“昭宣中兴”，媲美文景的盛世。这一时期，多次获得丰收，粮价降到五钱一石，朝廷担心谷贱伤农，就创设了“常平仓”，来收购丰年余粮，以平抑物价，保护百姓利益。

西汉王朝虽始终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经商者也颇富贵。一个具有百万钱资金的商人，一年可获利二十万钱，收入比得上一位食封千户的诸侯，被称之为“素封”之家，意思是说他们虽然没有正式受封为诸侯，实际上却可以相当于一位诸侯。商人的暴利甚至引得贵族官僚眼红，不少人



也插手商业牟利。

当时的大都市中，不论经营酿造、屠宰、粮食、薪柴、木材、运输、漆器、铜器、染料、牲畜、奴婢、纺织品、海产、果品、皮毛、高利贷等任何行业，大体都能获得相当的利率，取得相当诸侯封君的地位。西汉前期的重要商业都会有长安等十八处，有六处在今河南省境内，江南有三处（分别在今湖北江陵、江苏苏州、广东广州）。后来，四川地区也逐渐发展起来。

且说宣帝正为朝政清平国家无事而自得其乐，忽有奏书呈入。宣帝展开一看，书中说：渤海（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南一带）附近郡县发生天灾，饥民纷纷起来造反，太守制伏不了他们。宣帝看罢奏书，想要选一位能够治理渤海的人。丞相和御史大夫上奏说：“龚遂可用。”宣帝就任命他做渤海太守。

这时，龚遂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宣帝召见时，见他形貌矮小，与自己想象的不相符合，心里有点看不起他，问他说：“渤海郡法纪废弛，饥民作乱，朕非常担忧。你用何法平定郡中盗贼，好让朕放心？”

龚遂回答说：“渤海远在海边，很少受到圣朝的教化，那儿的百姓饥寒交迫，地方官吏不加体恤，故使陛下子民盗弄陛下之兵器，在水塘中戏耍，并非存心叛乱啊！今陛下欲使臣前往镇压呢，还是去安抚？”

宣帝听了龚遂的这番话，心里十分高兴，回答道：“朕选用贤良，本欲安抚百姓啊！”

龚遂又说：“臣闻治理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只有加以缓解，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和御史大夫暂不以一般法令条文框住臣，可允许臣据实情加以处置。”宣帝同意了，额外赏赐黄金，派他赴任。

龚遂乘坐驿站的专车到达渤海郡界。郡署官吏听说新太守到了，派出军队前往迎接。龚遂叫军队统统回去，随即发出公文指示所属各县：

“所有追捕乱民之官吏，全都撤回；凡持锄、镰等农具者，全属良民，官吏不得追究；只有持兵器者，才算作乱。”

然后，他单车独行，直抵郡府，郡中吏民一致拥戴，成群结队的饥民都纷纷解散。一些结伙打劫拦路抢夺的人，听到新太守的教令，也都即时解散，扔掉兵器，改拿锄镰。盗贼于是全部平息，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接着，龚遂开仓救济贫民，挑选清廉官吏安抚百姓，让他们各安生业。

且说这渤海地方，人们喜营工商，轻视农耕，龚遂于是亲自带头厉行节俭，劝导百姓务农种桑，他提出：“每人种一株榆树，百棵薤（xiè 械，形似韭菜），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如果发现百姓有带刀佩剑的，他就劝他们卖剑买牛，并风趣地说：“如何把牛和犊佩在身上？”春夏之季，劝百姓到田野耕作；秋冬之时，则催人收割，还让家家户户多储果实、菱角、芡实（又名鸡头）之类。由于龚遂的巡视劝勉，郡中百姓很快殷实富厚起来。诉讼案件也没有了。

几年之后，皇上派使者前来召回龚遂，议曹（太守的属吏）王生请求一同去。功曹（太守的重要助手，掌管人事，过问一郡政务）说：“王生一向喝酒成癖，没有节制，不宜让他随去。”龚遂道：“我不忍拒绝，就让他随从赴京去吧，或许有助于我。”

王生到了京城长安，果然天天喝酒，从不去看望龚遂。一天，龚遂被召入宫，正逢王生喝得醉醺醺的，他跟在后面大声叫道：“明府（对太守的敬称）且止，我有话要说！”龚遂回过头来，半嗔半怪地问：“你整日喝酒，现在喊叫什么？”王生说：“天子假如问君何以治渤海，君切切不

可有所陈对。只宜答：‘全凭圣上威德，并非小臣之力也。’” 龚遂连连称是，接受了他的意见。

进宫之后，宣帝果然问起此事。龚遂即按王生的话做了回答。宣帝笑着夸赞道：“你这忠厚长者之言，是从何处学来？” 龚遂上前一步，道：“臣非知此。乃臣议曹王生教戒臣也。”

此后，宣帝拜龚遂做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负责宫廷馆阁的陈设，为宗庙祭祀取牲（供祭祀用的家畜）。龚遂在任上寿终。

一次，宣帝主持朝廷会议，他对众臣说：

“百姓所以得安，田里无愁恨声，全靠朝政清平，省刑宽容，得人而治。朕想国家大本，系诸民生；民生大要，系诸良吏。若不能选贤任能，怎能辅助朕治理国家呢？”

汉元康二年（公元前 64 年）宣帝又一次颁诏大赦，省刑减赋。令遭灾地区免交租赋，与民休息。接着，有人上书说：“很多吏民因犯讳（旧时帝王的名字不能直称，即使平日谈话著文也要避讳）而获罪。”宣帝特改名为询，下诏说：“朕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上书触讳的人很多，朕甚怜之！特更名为询，以前触讳得罪的人，一律赦免！”

由于宣帝身体力行，努力整顿内治，于是上行下效，天下循吏（封建时代遵奉礼法的官吏，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清官）辈出。

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南）太守朱邑，字仲卿，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先为桐乡（今安徽桐城北）啬夫，后迁升为北海太守，政绩卓著，得到宣帝褒扬，遂擢升为大司农。他性情淳厚，待人以诚，但遇有嘱托私情，想走他的后门的，总是加以拒绝，因此朝臣对他又敬又惧。他自己所得的俸禄和赏赐，总是周济了别人，自己家中却无余财，生活也很节

俭。他迁官调任之后，原来所在的桐乡百姓十分怀念他，总希望他还回来。担任大司农五年之后，他忽然得病不起。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先前曾为桐乡乡官，百姓都很爱我。我死之后，你们要把我葬在桐乡，不得有违！”说完即辞世了。子遵父命，将他奉葬于桐乡，当地百姓果然为其修坟立庙，祭祀不绝。

东海（今山东郯城北）太守尹翁归，字子兄（读 kuàng 矿）。他从小没了父亲，跟着叔叔过活。成年之后充当一名狱吏，他努力学习文法，还练击剑，人莫敢当。当时的河东太守田延年巡行时检阅吏役，让文吏站在东边，武吏站在西边，尹翁归伏身在中间地上，不肯动弹。田延年问道：“你为何独伏于中间不动？”尹翁归大声说道：“翁归文武兼备，愿听太守驱策！”左右的人们都认为尹翁归对太守太不恭敬，不禁嗔怪地看他，而太守田延年却不这样想，他反倒暗暗称奇，令他起立，并与他谈起为吏之事。尹翁归应对如流，深为田延年赏识。随后田延年把他带到太守府舍，嘱令他办理案件。这尹翁归竟是廉平不苛，深为吏民悦服。从此，田延年对他更加器重。后来，田延年内调，尹翁归迁补为都内令，不久被拜为东海太守。廷尉于定国本是东海人，尹翁归奉命出任那里的太守，就去向他辞行，顺便打问一些那里的情况。于定国有两个孩子，都已长成，本打算托尹翁归带去，安排个适当官差，可是交谈了多时，始终难以开口，只好送他出门。回来后对两个孩子说：“他是当今的贤吏，不便以私相托；再说你们两人，真的去了，也不见得能任事，我所以不好开口呢！”

尹翁归赴任以后，悉心查访，巡行各县，劝善惩恶。有个叫许仲孙的土豪称霸乡里，历届太守，都奈何不了他。尹翁归查知此事，亲自指挥捕吏，将他拘拿归案，经过审讯，查出他种种罪恶，立命将他处死。从此，

当地官吏和百姓都遵礼守法，谁也不敢为非作歹，东海郡于是出现了大治。后尹翁归升任为右扶风（官名），被称为当时的第一贤能。

太子太傅疏广和少傅疏受本是叔侄，并为太子师傅，曾称荣一时。二疏是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都精通经术。当时太子刘奭还很幼小，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入请宣帝，打算让自己的弟弟许舜监护太子的家事。宣帝对此事犹豫不决，问疏广如何办才好，疏广面奏道：“太子为国家储君，关系甚重，陛下应慎重为他选择师傅，不宜专亲外家，况太子宫内属僚齐备，如果让许舜进来监护，反倒让天下人以为陛下联结私亲，恐怕不利于太子的成长。”宣帝听了，连声说好，接着又把疏广的话转告给丞相魏相，魏相深表赞同，并说：“臣自愧不如疏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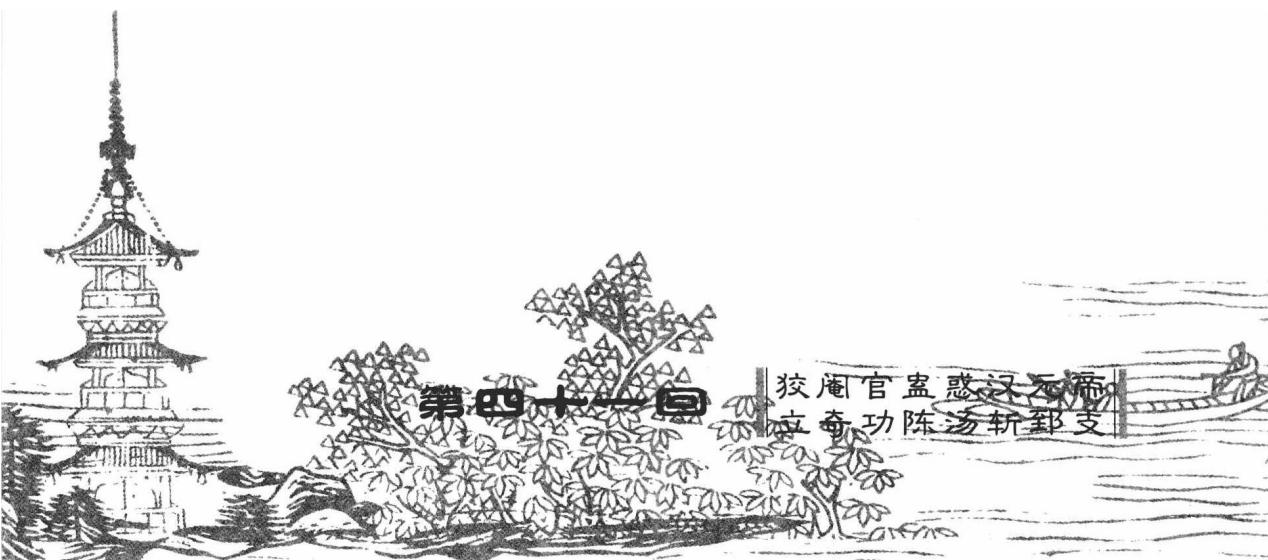
疏广疏受叔侄在位五年，太子刘奭年已十二，已通《论语》、《孝经》。一天，疏广对疏受慨叹道：“我听说知足者不辱，知止者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如今我与你官至二千石，应该知足了，此时不去。还待何时？”疏受跪地叩头道：“愿从尊命！”叔侄两人便联名上奏，称病要求返回故里。宣帝不得已准奏，赐给黄金二十斤，太子刘奭又另赠金五十斤。

疏广与疏受离开长安时，满朝的公卿大臣，还有长安的不少百姓，都到东门外为他们送行。人们连声嘱咐珍重，有的慨赞道：“贤哉二大夫！”

疏广疏受叔侄回到兰陵故居，就摆下酒肴，邀集乡邻连日饮宴，花费很是不少，疏广让人把皇上和太子所赐的黄金拿去卖，用以买酒，毫不吝惜。约莫过了一年多，眼见黄金就要卖完了，有些乡亲劝疏广为后代买田地置产业。疏广叹息说：

“我岂是真的老糊涂了，不为子孙着想？只是家中原有些薄产，子孙

后代若努力耕作，就不愁吃穿，可以过上普通百姓的日子，若添置产业，不但无益，说不定转为祸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同时，过分富豪是招人怨恨的，我既未能教育好子孙，也不愿助长他们的过失以引起怨恨。况且皇上太子赐我黄金，无非是惠养老臣，我乐与亲朋聚饮，有何值得吝惜的呢？”父老乡亲们听了疏广这番话，一是感动，二是觉得无可反驳。子孙见无法劝阻，只好勤苦谋生，不再指望承继现成财富。疏广疏受竟将余金用完，先后寿终。



且说二疏去后，大司马张安世等相继去世，宣帝身边少了一些正直之臣，他慢慢宠任起外戚来，还仿效武帝样子，听信方士讹言，大量添置神庙，耗费了很多资财。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有方士说，益州有金马、碧鸡两种神物，可以求来。宣帝信以为真，遣谏大夫王褒赴益州求“金马、碧鸡之神”。这金马、碧鸡不过是两山之名，有什么金马出现，碧鸡飞翔？宣帝后来察觉上了方士的当，于是将他们遣散，不再迷信鬼神了。

忽由西方传来警报，说是先零羌人首领杨玉纠众反叛，汉朝官吏义渠安国杀先零羌首领多人。诸羌反汉，攻城，杀官。宣帝命七十六岁的老将赵充国率部击羌。赵充国破先零羌，安抚其他诸羌，而后罢骑兵，留步兵屯田。

这时候，匈奴由于贵族争权，势力越来越衰落，根本无力对抗汉朝了。同时，一国之内出了五个单于，互相攻打。其中有个单于叫“呼韩邪”，他杀了一个主要的敌手，打败了别的几个单于，差不多可以把匈奴统一了。未料他的哥哥乘机自立为郅（zhì 志）支单于，又跟呼韩邪打起来。呼韩邪连吃败仗，部下死伤甚众，正不知如何才好时，他手下的大臣

中有人劝他跟汉朝和好。呼韩邪单于连日跟众臣商议，最后下了决心，准备亲自带着部下到长安朝见汉宣帝。

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呼韩邪单于就要来长安朝见汉天子了。宣帝命公卿大夫商议受朝礼仪。丞相以下都说应按诸侯王待遇，位在诸侯王以下，独有担任了太子太傅的萧望之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应待以客礼，位在诸侯王以上。他面奏道：“单于非汉朝臣下，其位高于诸侯王。且呼韩邪是第一个到中原来的单于，岂能不待以客礼？我朝给予呼韩邪以应有的礼遇，则别的部族也将乐于跟汉朝结交。”

宣帝听了，微微点头，沉吟道：“太子太傅所言有理！”于是决定依从萧望之所言，尊重历史传统，采取有政治远见的高姿态。尽管呼韩邪单于穷困来归，仍然对他优礼有加，高于其他藩属国和刘姓诸王。这年元旦，宣帝打发使者送给呼韩邪一套最讲究的衣帽、一颗金印、一辆头等的车马和许多别的礼物。呼韩邪单于打扮起来，坐着汉天子送他的新车马，跟着使者到了长平（离长安五十里）。宣帝也亲自到了长平。呼韩邪上前接驾，汉朝的礼宾官请他免礼。这时，前来的各部族的君长、诸侯王等共好几万人，全都高呼“万岁”。呼韩邪到了长安公馆里，然后再到建章宫去参加盛大的宴会。宣帝又送了不少礼物给他，还请他参观各种珍宝。

呼韩邪在长安一住就是一个月，转眼到了二月，他准备回去了，特向汉廷要求，希望允许他们留居漠南光禄塞（系光禄勋徐自为所筑之城）一带，汉廷同意安置他们在边塞附近居住，还派两个将军带领一万六千名骑兵护送他们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廷又送去了三万四千斛粮食。

郅支单于闻知此事，生怕汉朝帮着呼韩邪去攻打他，就对大臣们说：



“现在汉朝强盛，乌孙和西域诸国尽都归顺，呼韩邪也与汉朝联合了起来，我们在此勉强挣扎，总不得安宁，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眼下暂时归顺汉朝才是出路！”众臣听了，默然不语。最后郅支就打发自己的儿子到长安来，表示和汉朝友好。他自己带领部下往西边撤去，离匈奴故城已经七千多里了，他还不断打发使者来访问汉朝。

汉宣帝觉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因此无限欣喜。一天，他在宫中接受了文武众臣和四方来使的一番祝颂之后，忽然忆及本朝的功臣，下令在未央宫麒麟阁上为功臣们画像。能够得到这个荣誉的只有十一位大臣，其中有霍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萧望之、苏武等。十一位功臣的画像都是按照功劳大小排列的，霍光的画像排在了第一位。每幅画像的下面都注明了功臣的姓名、官职、爵位。为了表示对霍光的特殊尊敬，只有他的画像下面没有直接写名字。而是写着：“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

转眼已是公元前 49 年，人们纷纷传言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出现了“黄龙”。朝廷上下齐说这是上天赐予君主的“祥瑞”。宣帝因此改元黄龙，史称这一年为黄龙元年。汉代本来就流行一种“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现象的变异就是上天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态度。其实，中国之大，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肯定是很的，这与政局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政局稳定，国力强大，百姓安宁，人们往往只注意那些被认作祥瑞的现象。反之，则多所留意于那些被认为凶兆的现象。

按理说“黄龙”出现，本为“吉兆”，可汉宣帝却在这黄龙元年得了重病，虽经百般医治，但是终无效果，结果这位被史家称为中兴令主的皇帝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终年四十三岁。太子刘奭即日嗣位，这就是汉元

帝。元帝立王政君为皇后，立年仅四岁的儿子刘骜（ào 敖）为太子，封皇后的父亲王禁为阳平侯。

且说这元帝为政，人们都说他英明远不及其父。他专信两个宦官，一个是中书令弘恭，一个是仆射石显，使得他们盘踞宫廷，盗弄政柄。他还宠任外戚史高，由他领尚书事。弘恭、石显与史高互相勾结，结果朝政日衰。前将军萧望之上书请求中书勿用宦官，对外戚的权势也要加以限制。元帝竟然让弘恭、石显去查讯曾经做过自己师傅的萧望之。萧望之勃然道：“外戚在位，骄奢不法，臣欲匡正国家，不敢阿容，此外并无歹意！”弘恭、石显当即复报，说萧望之私结朋党，毁谤贵戚，专擅权势，为臣不忠，应交廷尉查办。元帝答了一个“可”字，弘恭、石显立即传旨，饬拿萧望之下狱。后元帝得知，大惊道：“何人敢将我的师傅拘系狱中？”弘恭、石显慌忙跪答道：“臣等曾蒙陛下准奏，方敢遵行。”元帝说：“你们只说交廷尉查办，并未说及下狱。速令出狱视事便了！”弘恭、石显同声应命，起身趋出以后，互相耳语道：“陛下年将及壮，尚不懂得交廷尉的语意，真乃……”说着，两人匆匆跑到大司马史高的府中，几个人秘密商议了一番，定出了一个办法。史高上朝，见到元帝后陈奏说：“陛下刚刚即位，恩德尚未广布，便将师傅萧望之下了狱。如果以他无罪而释放出去，仍让他担任原职，那不就显得陛下做事粗鲁了吗？这反倒会招来众人的议论。臣意还是将他免官，这才不至于让人说陛下出尔反尔！”元帝一听，木然地愣住了，嘴巴微微张着，把门牙都露了出来，平日滴溜转动活像走盘珠的眼眸，一下变成了古庙里的佛顶珠，黯然无光地嵌在眼眶里不动了。呆了好一阵。才漫然答道：“大司马所言有理！”接着下诏使萧望之出狱，免为庶人。



才过了一个月，陇西地方发生了地震，房倒屋塌，死伤了好多人。元帝接到警报，暗自后悔道：“上天示戒，莫非是因我黜逐了自己的师傅，触怒了上苍不成？”于是又下诏赐萧望之为关内侯；后来想到望之博通经术，前曾任过朝中重臣，因此与左右侍臣议论打算用萧望之为相。不料元帝的意思让弘恭、石显得知，这两个宦官急得不得了，心想：萧望之万一手操重权，我们岂能好受得了，还不是让他给轰到一边？他俩越想越觉得事关重大，不能让它实现，于是就匆匆去找外戚许、史两家的人，见面后无非又说了一遍萧望之如何毁谤贵戚的话。许、史两家的人一听，恨不得把这个前朝老臣置于死地而后快。萧望之本是孤立得很，偏偏出来一个人要帮助他了。不料又弄巧成拙，反致两人都遭了殃。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曾被萧望之举荐为给事中的刘更生。

刘更生为前宗正刘德的儿子，是个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眼光敏锐，正直敢言，曾做过谏大夫。他一向和萧望之友好，见萧望之被小人诬陷，就想上书陈明，但担心别人说自己是萧望之的同党，只得将写好的奏书托别人呈给元帝。奏书中说：“陇西地震，实为弘恭、石显等所致。今陛下应黜去这两个宦臣，进用萧望之，方可化灾为祥！”这奏书一呈入，即被弘恭、石显得知，两人猜测这奏书定是刘更生搞的，便面奏元帝应将上书人查究。元帝糊里糊涂，忽又依从了两个宦官之议，查出刘更生，将他下了狱。萧望之闻知刘更生得祸，估计自己也难免遭殃，特让儿子萧伋(jí)上书，诉说前次无辜遭黜，应求申雪。元帝接到奏书后，就召集群臣进行讨论。群臣都看元帝的脸色说话，又怕弘恭、石显，一致斥责萧望之不知自省，反让儿子上书诉冤，有失大臣体统，应按不敬论罪，捕他下狱。元帝见群臣齐声斥责萧望之，也就怀疑他真的有罪了，愣

了半天神，说道：“朕知道太傅性子刚直，他怎肯服罪入狱？”弘恭、石显在一旁应声道：“人命至重，萧望之不过因说了几句话而坐罪，他不会自己死的！”元帝传召萧望之，打算听他当面陈述。石显借机会大耍威风，竟带了一帮子人把萧望之的府第围了起来。萧望之本来毫无准备，突然遇到这样的变故，便仰天长叹道：“我曾身为朝廷命官，今已年过六十，难道还要再入牢狱？不如一死了之！”说罢喝下一杯毒酒，自尽了。

元帝闻知自己的师傅死了，流着泪对身边的侍臣说：“我原知萧望之性子刚直，不肯再屈辱下狱，今果然如此！杀我师傅，可恨可恨啊！”说到此处，又召入弘恭、石显两人，斥责他们迫死了望之。两人一见圣上如此悲伤、恼怒，就把脸一改，假作惊慌，免冠叩头不止。元帝见此，又发起了慈悲，不忍再加罪他们，只将他们喝退。接着传诏令萧望之的儿子萧伋继承父亲关内侯的爵位。不久，御史大夫出缺，元帝任用长信少府薛广德继任。

弘恭、石显迫死萧望之后，又想谋害其他政敌，一时尚未下手，弘恭即病死，由石显代为中书令，擅权如故。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元帝拟外出射猎，御史大夫薛广德劝谏道：“陛下，关东连年遇灾，百姓困苦不堪，流离四方。珠崖（今海南岛东北部）人苦于官吏压迫，屡起反抗。陛下乃居听丝竹，出外游猎，臣意以为不可！”元帝说：“朕深知民苦，已罢了甘泉、建章两处的宫卫，以减轻百姓徭役，这还不可吗？”薛广德说：“陛下出猎娱乐，总不免劳倦士卒从官，这也是奢侈之习啊！愿陛下与民同忧乐。”元帝总算依从了薛广德之言，停止了游猎。这年秋天，元帝要祭祀宗庙，打算乘一段楼船。薛广德拦住车驾，脱下帽子叩头，力谏道：“陛下宜过桥，不宜乘

船！”元帝让左右传渝道：“御史大夫可戴上帽子！”薛广德说：“陛下若不依臣，臣当自刎，把鲜血染污车轮，陛下恐怕难以进庙了。”元帝莫名其妙，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旁边的光禄大夫张猛马上上前解说道：“臣听说主上圣明臣下就刚直，乘船有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主上不应随意冒险，御史大夫所言就是这个意思，陛下应该依从其议！”元帝听后醒过神来，对左右的人说：“知人应该如此！”遂令薛广德起来，命驾过桥，往返都很安全。从此，朝廷上下都称颂薛广德敢于直言。

这年四月，太阳出现黑子，“大如弹丸”。九月，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均以灾异辞职。元帝任命韦玄成为丞相，郑弘为御史大夫。

韦玄成与郑弘遇事谦让，不与权幸争锋。独光禄勋周堪及弟子张猛，刚直不阿，常与石显碰撞，为石显所不满。刘更生这时已经失官，但恐怕周堪、张猛遭到萧望之一样的下场，忍不住又写了一道奏书，呈了上去。奏书中列举了经传中的灾异变迁作为鉴戒，大意要元帝罢黜邪恶之徒，起用廉正之人，这样才能化凶为吉。石显见了这道奏书，明知是在指斥自己，非常恼恨。心想：反正你刘更生已经毫无权位，用不着怕你了；不如先将周堪师弟除去再作计较。于是他约同外戚许、史两家的人，一起大进谗言，说天象示戒，都是周堪、张猛擅权用事的结果。元帝听信谗言，不分青红皂白，将周堪贬为河东太守，张猛贬为槐里县（治所在今陕西兴平东南）令。

周堪、张猛被贬以后，石显的气焰更加嚣张。当时有个待诏求官的贾捐之，为前长沙太傅贾谊的曾孙，屡言石显的劣迹，因此等了好几年也没做上官。后来，贾捐之与担任长安令的好友杨兴密谋，设法对付石显，不

料为石显看破，结果，贾捐之被判了死罪，杨兴也做了刑徒。

第二年，又出现了日食和地震，元帝召问大臣匡衡道：“朕嗣位以来，何故灾异迭出？”匡衡是个经学家，能文学，善说《诗》，就引证经义议论起朝政得失来。元帝听了，颇为称意，于是任用匡衡为光禄大夫。这时，元帝记起了周堪、张猛，觉得他们被贬在外，实在冤枉，乃责问石显道：“你多次奏称天象变异是因周堪、张猛专擅权势的结果，如今周堪、张猛都被贬在外，试问将归咎何人？”石显无词可答，只好支吾搪塞。元帝复又征拜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猛为大中大夫，兼给事中。周堪、张猛入朝受职以后，总以为可以扬眉吐气了，哪知朝中有不少石显的私党，处处与他二人为难。结果，周堪忧病而死，张猛又被石显诬陷，正要被逮下狱，他就在宫车门前拔剑自刎了。

当时有个郎官京房，也是一位经学家。他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好钟律，知音声。曾学《易》于孟喜的门人焦延寿。他早就对石显专权不满，总想乘机进言，劝元帝锄去石显之流。一天，元帝召他讲述经学和历史上的事。京房问：“陛下可知周朝的幽、厉两王吗？他们危亡的原因是什么？”元帝说：“他们误视奸邪为贤人，并加以任用。”京房又问：“如今何故知他任用不贤？”元帝说：“若非不贤，何致危乱？”京房进一步说：“照此看来，用贤必治，用不贤便乱。幽、厉两王何不旁求贤人，而专任不贤，自甘危乱呢？”元帝笑道：“乱世人主，往往用人不明。否则自古到今，有什么危亡主子哩！”京房说道：“齐桓公与秦二世也曾经讥笑幽王厉王，偏偏他们自己也用人非贤，终致国家大乱，他们为何不以幽、厉二王为戒，早一点醒悟呢？”元帝道：“这并不是明主不能做到的事，齐桓公、秦二世原算不得什么明君！”



京房见元帝不曾晓悟，当即免冠叩头，直谏道：“春秋二百四十年间，灾异迭出，这都是垂戒未来。今陛下嗣位数年，天变人异，与春秋相似，究竟今日为治为乱？”元帝道：“今日也是极乱呢！”京房道：“微臣也以为如此。关东连岁遇灾，百姓困苦，流离四方。陛下却常常居听丝竹，出娱乐游猎，臣以为实在应止，应与民同忧乐。且陛下身边，定有不贤之人，才导致了今日之乱呢！”

元帝道：“朕想现今用事诸人，当不致如乱世的不贤。”京房道：“后世人看今天，也如今天看古代，还请陛下三思！”元帝沉吟半晌又说：“今日有何人足以致乱？”京房道：“陛下圣明，应自知晓。”元帝说：“实在是不知，如果知道，何必还用他？”京房欲说不敢，不说又不忍。只得支吾道：“陛下平日最亲信的近臣，不可不察。”京房说至此，已是明斥石显，满望元帝从此醒悟，驱逐石显诸人。哪知石显等毫不动摇，反将京房贬官定罪。后来，京房死于狱中。

且说匈奴的郅支单于送子入质汉朝，率众西迁之后。听说呼韩邪单于由汉朝帮助，在漠南建立了国家，自然忌恨汉朝，就率领部下往西去攻打坚昆（古部族名，也是地名，在新疆哈密西边）。他占领了坚昆，把它当做都城，兼并了那边三个小国，势力又强大起来。这时，他派使者到长安来，要求汉朝把他的儿子送回去，话说得很强硬。元帝不知如何是好，经与众臣商议，决定跟郅支单于交好，派大臣谷吉为使者护送他的儿子回去。谷吉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到坚昆，郅支竟把谷吉和随从的人都杀了。郅支自知这样做有负于汉朝，又闻呼韩邪渐强，恐遭袭击，于是就再往西到了康居，强迫康居王听他指挥，驱令当地百姓费两年工夫给他造一座城叫郅支城。接着他又攻打乌孙大宛，搅得西域没一天安宁。

到了这时候，被郅支单于压迫的西域各国纷纷请求汉朝出兵帮助他们。西域都护（汉宣帝时设立的卫护西域的官）甘延寿和他的副手陈汤征调了在西域屯田的汉兵和当地的人马，一共四万余人，准备去攻打郅支单于。他们沿途贴出告示，不扰害百姓，得到了西域十五个国家的帮助。他们开到距郅支城三十里处，扎定了营盘。

陈汤虽然是文士出身，但不拘小节，专好奇谋。他与甘延寿商议道：“前时西域诸国曾附属匈奴，后来归服汉朝。今郅支单于迁移至此，自恃威力，侵凌乌孙大宛，还想攻掠其他西域诸国，这样下去，不出数年，西域诸国就尽为他所占了！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直破郅支城。乘他守备不坚，容易攻入。斩下郅支的脑袋上献朝廷，岂不是千载一时的大功吗？”甘延寿同意陈汤的作战方略，但坚持要先向朝廷奏明，然后再出战。陈汤摇摇头，劝阻道：“朝廷公卿都在千里之外，怎知这里具体情势，如要奏闻，还不一定依从哩！”甘延寿坚持要先上奏，不准马上行动。正想着上书奏请，他忽然病了。几天之后，他的病情好了些，忽听帐外人喊马嘶。他跳下床来，出去一看，见陈汤正检阅兵马。他大喝一声：“众兵到此，打算做什么？”陈汤毫不在乎，按住宝剑回答道：“将卒齐集，往讨郅支，难道你还要阻拦吗！”甘延寿被问得瞠目结舌，不敢再说别的。心想：今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只得与陈汤直向郅支城进发。

刚刚走出不远，可巧郅支又派使者来到，质问汉军将士说：“汉兵何故到此？”陈汤一跃上前，应声说道：“你们单于前曾派使到长安，说是愿归附汉朝，还说愿再送儿子入侍汉天子，故我朝特发兵相迎，因为担心惊动你们，所以没有立即开到郅支城下，请单于速速送交妻儿，我等将立即东归！”



原来郅支单于横行西域，汉朝西域都护曾派使探察。郅支假惺惺央求说：“眼下居于偏僻之地，困厄无奈，情愿归服大汉，并遣子入侍。”郅支本意想欺诳汉使，以求缓兵，未料陈汤将计就计，竟引兵入境。郅支哪里肯割舍妻儿，送交汉营？当下又派使者骗陈汤道：“行装未备，请宽限时日。”陈汤道：“只准宽限三日！”

三日之后，郅支又派使者前来，企图继续拖延。陈汤作色道：“我等为单于远道而来，劳兵费饷，为何单于慢客至此？我等粮秣将尽，人困马乏，再拖延下去，势必不能生还了！”来使回报给郅支，郅支拍着脑门一想：汉将分明是以假应假；不过远来粮少，或许是真的，此刻不去取他，更待何时？当下点了人马，分头拒守，城上悬着五彩旗帜，令数百人戴盔披甲排列在城墙上，再令数百人守住城门，门外放出数百名骑兵来回巡逻。

郅支刚布置完毕，汉兵已鼓噪前来。担负巡逻的郅支骑兵也不管好歹，纵马冲了过来，陈汤早有防备，立即命令士卒张弓迭射，一时里箭如雨下，将郅支的骑兵射得人仰马翻。这时大队汉兵乘势涌到城下，城上的郅支兵高声叫道：“陈汤前来送死，快快献上脑袋来！”汉兵毫不怯惧，纷纷张弓仰射，乱箭如飞蝗一般泻在城上。郅支兵见汉兵杀来，急忙把城门关了。陈汤命令将卒拉开阵势，四面围城。这城有两重，外用木城，内用土城。郅支让人从木城缝隙中猛射，伤毙汉兵多人。甘延寿和陈汤怒不可遏，命兵士放火烧城。顿时木城燃着，大火冲天。守卫木城的郅支兵飞报四面火起，郅支急令将卒上马，欲引众突烟冒火，寻路杀出。这时汉兵已乘势攻入木城，正攻土城。郅支见汉兵来势凶猛，又有不少西域兵相助，料难抵挡，意欲逃走，可是四周被围得水泄不通，无路可奔，只好上

城指挥。说话间突然飞来一箭，不偏不倚，正射在他的鼻子上，疼痛难忍，只得退入城中。汉兵乘势架梯登攀，很快将内城捣破。郅支摯同男女数百人，仓皇逃入宫中，汉兵又放火烧宫，宫中乱成一团，军士人众自相践踏，死伤甚惨。郅支硬着头皮，拼命出战，刚从火中钻出，即被汉兵砍倒，剁下了脑袋。

汉军斩了郅支，派人将郅支的首级送往长安，将卒也班师凯旋。朝中的石显原与甘延寿、陈汤不和，他见二人立了大功，心里很不是滋味。乘机蛊惑元帝道：“甘、陈二将矫制兴兵，功难抵罪；且有人举发陈汤在征战中私取财物，应该查办。”元帝又依了他的主意，令传谕塞上官吏，查验陈汤及诸将士。陈汤十分生气，上奏书说：“臣与诸将卒共诛郅支，万里凯旋，应有朝使迎劳道旁。今闻主上令地方官查验下臣，这不是为郅支报仇吗？令臣不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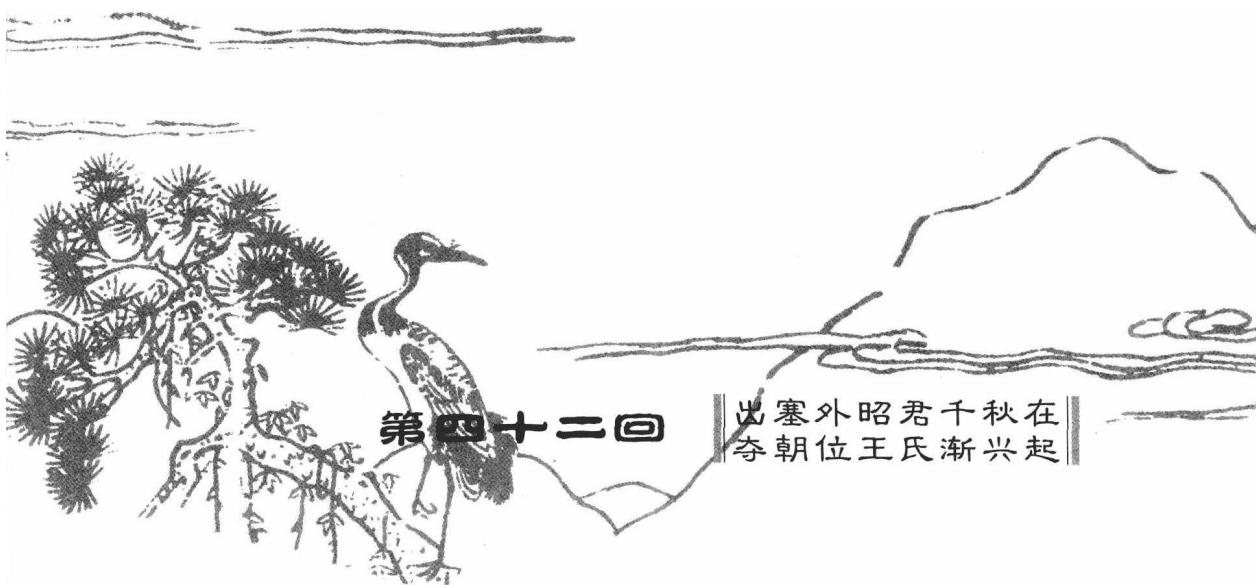
元帝得书，想来想去觉得陈汤所言有理，于是收回成命，改令沿途官吏具备酒食，供给西征归来的军士，还准备对他们论功行赏。石显这下可慌了神，他反复上奏说：“甘延寿、陈汤矫诏发兵，幸得不诛，若再加官晋爵，将来有人出使，各图侥幸，怎了得？这不是要贻患国家吗！”元帝听此，又犹豫起来。这时刘更生又上书请封甘、陈两人。奏书中说：“石显之议决不可依从。郅支单于囚杀汉使，侵凌西域诸国。陛下本有诛伐之意。西域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体察上意，出百死，入绝域，斩郅支之首，为我朝雪耻，功劳实在大得很！臣闻论大功者不记小过，举大美者不疵小瑕，应该对他们论功行赏，以鼓励人们为国立功！”元帝看了刘更生的奏书，不再踌躇，传诏封甘延寿为义成侯，任长水校尉；赐陈汤关内侯的爵位，任射声校尉。一面告祠郊庙，大赦天下，一面令置酒相贺，



君臣一连欢庆了好几天。

就在众人推杯换盏，举酒相贺之时，石显暗暗心虚了。他回想自己多次在皇上面前谗陷他人，以狡黠取宠，担心迟早被别人所排斥。时过不久，果然有人劾奏石显，说他矫诏随意叫开宫门，夜间出取物件。石显跪在元帝跟前哭诉道：“陛下过宠小臣，特加重任，群臣心中忌恨，故争着陷害小臣。幸赖陛下圣明，小臣才多次避灾免难。此后愿仍归旧职，到后宫做点事即可，免得他人侧目，臣死也无遗恨了！”元帝听了，竟好言抚慰了他一番，还给了他很丰厚的赏赐。这样一位巧舌如簧、欺上压下的宦臣，在元帝一朝，竟是安然无恙。

转眼到了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一天，忽有边将派使前来报闻朝廷，说是呼韩邪单于自请入朝。元帝闻报，当下予以批准，并派朝使传谕呼韩邪，可立即启行。



第四十二回

出塞外昭君千秋在
夺朝位王氏渐兴起

呼韩邪单于为何请求再次朝见汉天子？原来郅支单于一死，他又喜又怕，喜的是自己的匈奴王位可以坐定了，怕的是汉朝派兵攻伐他。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他请求再次朝汉的奏书被批准之后，便从塞外启行，到达长安。他当面要求与汉朝和亲，愿做汉家的女婿。元帝本欲进一步结好呼韩邪，于是就答应了。

待呼韩邪退朝到客邸去休息之后，朝中的大臣们自豪地议论道：“此番和亲，再也不同我朝初年的和亲了，那时是屈辱纳贡的象征，而今是平等互利的结合，它带来的将不再是掳掠屠杀的血雨腥风，而是安宁友好的交流融合！”

元帝也深感自慰，他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眼光在细缝里飞到左边又飞到右边，来回顾望着文武众臣，他在想：前代和亲，总是选宗室女子充作公主，出嫁单于。今匈奴单于已经归顺，截然不同于往昔了，完全可以从后宫女子中选择一人嫁与他。主意已定，即命左右道：“你们到后宫传朕旨意，有哪位女子愿嫁匈奴单于，朕则把她当做公主看待！”

后宫的宫女大都选自民间，她们好似笼中之鸟，进得宫来，便永无再



飞出的机会。能够出去嫁人的话，就是嫁给一个平民也够称心了。可是现在要她们离开故国，远嫁匈奴单于，谁也不乐意去了。众宫女正在低头沉默，负责此事的大臣正在焦急时，有个名叫王嫱（qiáng 强）又叫王昭君的站了出来，为了两国和好，她决心向上报名，情愿到匈奴去。那位大臣难得王昭君肯去，就急急忙忙报告给元帝。元帝吩咐左右，准备嫁妆，送到呼韩邪客邸，赐予完婚。

王昭君装束停当，来到御座前行拜。元帝不瞧还可，瞧了一眼，竟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女子。只见昭君粉面红润，装束淡雅，体态身材，无不合度。一对机灵的眼睛，明镜一般，两道细眉微蹙，似乎有点含嗔带怨。待她拜倒在御座之前时，睫毛下垂，几乎掩没了眼珠。她说道：“臣女王昭君见驾！”元帝忍不住问道：“你是哪里人，从何时入宫？”昭君眼皮如开幕一般倏地抬起，晶亮的黑眼瞳一耀，答道：“臣女系南郡秭归（今湖北西部）人，入宫几年了！”元帝听了暗想：该女子入宫有年，我竟没有召见过；如此美女，却让她远嫁匈奴，可惜，可惜！如今若将她留住，岂非失信外人，且被众臣见笑？没奈何镇定心神，嘱咐一番，命她出嫁单于是了。

原来昭君被选入宫以后，按当时惯例，须先由长安画工毛延寿照模样儿身段画好肖像，呈给皇帝过目，准备皇帝随时召见。毛延寿本是个著名画家，只是生性贪财，给哪个宫女画像就向人家索取贿赂。宫女巴不得入宫见宠，去皇上身边伺候，大都把身上的钱全拿出来送给画工，毛延寿看钱下笔。谁给的钱多就把谁画得格外好看，丑陋的也画得俊俏些。只有王昭君虽天生美丽，但她打心底看不起画工的做法，硬是分文不给他。因此毛延寿就故意把她画得如泥塑木雕一般，毫无神韵，借此发泄自己的私

愤。元帝只凭图像选宫女伺候，哪里知道后宫中有王昭君这样的美人？到亲自见了昭君，才觉后悔莫及了，遂把毛延寿判了死刑。

到了成婚那一天，呼韩邪前来迎娶王昭君。汉廷设朝，聚集文武官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但见那长安宫中，烟笼凤阙，香霭龙楼，君臣相契，礼乐威严。侍臣灯，宫女扇，双双映彩；孔雀屏，麒麟殿，处处光浮。山呼万岁，华祝千秋。喜炮鸣三响，衣冠拜冕旒。宫花灿烂天香袭，堤柳轻柔御乐讴。宝辇停宫外，文官英秀，武将抖擞。万人齐颂地久天长万万秋！

呼韩邪由于激动，手微微地抖着。他好像有点胆怯似的，轻轻走到昭君跟前，然后按中原的礼节，鼓起勇气把新娘头上那块红色丝绢的盖头帕揭了下来。这时，立即有一股清香的气息扑向他的鼻端，使他几乎陶醉了。他抬起眼睛看着面前的新娘，他的心怦怦地跳着：啊！竟是一位淡淡装，天然样，美丽无比的汉家姑娘啊！她多么像草原上的花儿，是那么秀艳，那么芬芳！她多么像山间的清泉，是那么静澈，那么甘爽！再看汉廷那份嫁妆，更是叫他高兴：光是绸缎布帛一项，就有一万八千匹，丝绵一万六千斤。从汉朝方面来说，只要匈奴不来侵扰，使边境百姓免遭抢劫和屠杀就已经够称心的了。现在呼韩邪单于一心跟汉朝和好，从此不再来侵犯，优待他也是乐意的。

在呼韩邪和王昭君离开长安那一天，元帝和文武众臣为他们送行，长安百姓也纷纷拥向街头，祝愿昭君一路平安。昭君看看送行的人众，找不到一个和自己相熟的人，但她不感到孤独，而是觉得汉家的父老百姓都是她的亲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眼里含着不知是离愁还是激动的满眶热泪，显得非常美丽而又非常动人。送亲迎娶的队伍离开长安城后便踏上



了宽阔的北上的大道，昭君随呼韩邪单于直达塞北。从此，昭君被称为“宁胡阏氏”，人们意在赞美这位汉家女子使匈奴得以安宁。其实不仅匈奴得到了安宁，汉王朝从此也如《汉书·匈奴传》中所叙述的那样：“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汉匈之间形成了一道和平友好的边界，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对双方都极为有利。王昭君被当做历史上民族友好的使者而深受称赞。

呼韩邪单于为了表达对汉朝的感激，特向元帝上书道：“愿为汉王朝守边。汉边塞防守吏卒皆可撤去，以省汉民之徭役负担。”元帝将呼韩邪单于的奏书交有关部门讨论，很多官员都以为可行，唯有郎中侯应与众不同，他出班奏道：“国家考虑边事，宜从长远着眼，风云变幻，局势无常，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不可惜小费，自毁长城，授人以柄。”元帝听了，惊然省悟，遂令车骑将军许嘉传谕呼韩邪单于说：“单于虽是好意，但不能依从。因为中国边防并非专御外患，实恐盗贼出塞，寇掠外人。故边防吏卒仍需保留，以维护彼我之安宁。”呼韩邪单于也承认自己考虑欠周，感谢皇帝对他的教诲。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汉匈和平友好一直维持到西汉王朝的终结。

这一年元帝病死，享年四十二岁。太子刘骜即位，就是汉成帝。成帝立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二舅王崇为安成侯，还有五个小舅都封了侯。外戚王家一门七侯，成了西汉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显赫家族！不仅如此，王家的子弟们或任朝中的卿、大夫，或任皇帝身边的亲从，或在各部充职，朝中上下一下子挤满了王家的人。

时过不久，就在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秋，连降大雨十余日，黄河决口，无数百姓叫苦连天。这黄河为害，本不是始于汉朝，历代以来



常发生决口之患，至汉朝开国后，也溃决了好几次。这一次，冲决馆陶及东郡金堤，淹没四郡三十二县，平地水深三丈，冲毁官亭、室庐四万所。大臣刘更生（这时已改名刘向）见王氏权位日盛，心怀不满，因此向成帝上了一道名叫《洪范五行传论》的奏书，奏书中集古今符瑞灾异，比附世事祸福，论述得非常详细。成帝也知道刘向寓有深意，但终不能限制王氏，防微杜渐。

王凤等人心里也很明白，他这个显赫无比的大家族在朝中的地位还不稳固，丞相百官正对他们的平步登天恨得咬牙切齿哩！他这个被捧上云霄的大家族靠的是一根柱子支持着，这就是王太后和她的儿子汉成帝，只要成帝一撒手，他们就会从九天之上跌下来，摔得粉碎。所以王凤兄弟第一要保持住成帝对他们的信任，第二要成帝健康长寿，或者给王太后生个孙子——只要成帝的香烟不断，王家就是当朝皇帝的骨肉至亲。可是成帝偏偏不争气，多年以来，虽然他的后妃成群，但却没一人生子，而且由于他酒色无度，总是病恹恹（yān 烟）的，三天两头请医吃药。这怎不叫王凤兄弟焦心？

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 24 年），定陶王刘康入朝，成帝对这位同父异母兄弟格外厚待，留令伴驾，朝夕在侧，甚为亲重。当各国国王按规定时间应该返回封国时，成帝留住定陶王硬是不让他走，他对定陶王说：“我至今无子，又体弱多病，万一命归天，想见你一面都见不成了。你就留在长安与我做伴吧！他日兄终弟及，亦无不可。”

这一来，可把大将军王凤急坏了。他想：皇帝是个病秧子，又没有子嗣，如果一旦去世，这帝位就要落到这位住在京城的亲皇弟身上。定陶王年幼无知，倒没有什么，可他的母亲（现在是定陶傅太后）颇有心机，不

好对付，那样的话，王家的地位说不定就会被傅家夺去，这怎么能行？必须立即想法子！

两个月后，正好发生了日食。王凤乘机进言成帝道：“日食是阴气过盛的征象。藩王对皇帝来说，是阴气。定陶王久留京师，有违正道，故遭天戒。请陛下赶快让定陶王归国！”成帝不得已遣定陶王返国。兄弟俩依依难舍，挥泪告别。

京兆尹王章看透了王凤的企图，心里非常恼火，于是针锋相对地向成帝上奏“封事”（是一种保密性很强的奏章，不由尚书省开拆，直接交皇帝本人省阅）道：

“臣闻天道聪明，佑善而惩恶。今陛下因为没有继嗣，所以亲近定陶王，拟由定陶王承继帝位。这是上顺天意，下安民心的好事，上天本应降临祥瑞，而偏偏出现日食灾异，这是何因？实乃大臣专政之故。日食是阴气侵阳，大臣为阴，君主为阳，日食就是警告我们，大臣已经侵凌了君主的权力了。这个大臣不是别人，就是大将军王凤。他煽惑陛下遣归定陶王，为使天子孤立于上，便于他专擅朝事，以谋其私，这样的人怎称得上是忠臣？陛下应立令他退位，遴选忠贤以代之！”

成帝正为和兄弟离别而恼火，一见王章的封事，很是欣赏，召问王章道：“若不是京兆尹直言，朕尚未知悟哩！只是朕不明白现今何人忠贤，可以辅朕？”王章答道：“忠贤莫如琅琊太守冯野王。”成帝点头称是。

这冯野王是谁呢？原来元帝共有三个儿子，除了汉成帝和定陶王外，冯昭仪（昭仪是皇帝妃子的名号，地位次于皇后和婕妤）生了个儿子名刘兴，被封为中山孝王。这冯野王就是冯昭仪的哥哥、中山孝王的舅舅。

成帝一心想着给自己和亲兄弟定陶王出气，所以就相信了王章的话，



多次密召王章，商谈罢免王凤之事。偏偏隔墙有耳，事情很快传到王凤那里，气得王凤痛骂王章。接着，他通过王太后，将王章加罪，并将他和一家老小押入狱中。王章自知不能幸免，便在狱中自尽了；他的妻子及子女被发配到万里之外的合浦（今广东省合浦县北）。冯野王在琅琊任内听说王章为推荐自己、罢免王凤而获罪身死，自知难免受连累，当即称病告假，假满之后接着续假。王凤就唆使大臣弹劾冯野王，说他擅敢称病归家就医，属不敬罪。结果冯野王被免了官。王凤乘机荐举自己的堂弟王音做了御史大夫。

从此，王氏益盛。王凤那几位亲兄弟竞相奢华，四方贿赂陆续不绝，家家食客甚多，奴仆千百，歌女优伶陈乐于堂前，骏马猛犬驰逐于郊野。阳朔三年，王凤死。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这王音倒还勤于国事，对成帝的过失敢于直谏，不过他对王氏家族的凶猛之势已无力阻挡了。

且说王家老爷们骄奢淫逸，少爷们更是变本加厉。几个侯爷的公子们每日里不是弹丸跑马，就是拈花惹草，没有几人是干正经事的，只有王太后同父异母兄弟王曼的儿子王莽是个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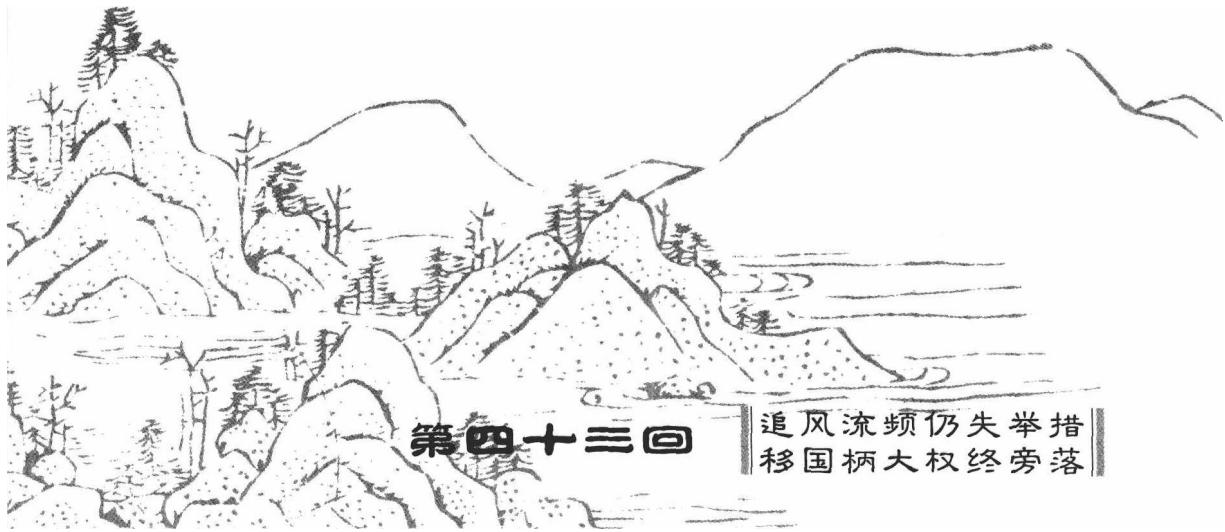
王莽，字巨君，是王曼的第二个儿子。王曼和长子离世较早，王莽才十二三岁便跟着寡母住在太后宫中，与其他各房的堂兄弟们比起来，也算是孤苦无依，地位低下了。可是。他似乎并不羡慕堂兄弟们终日声色狗马的奢靡生活。一直衣食简朴，谦恭待人。他拜当时的一位名儒陈参为师，向他学习儒家“五经”中的“礼”经。求学时他的穿着用具和普通书生一样，对待老师也是勤勉侍奉。他读书很刻苦，学的知识也很渊博。在家中，他侍奉寡母和寡嫂，抚养失去父亲的侄儿，品行无可指摘。在外面，他结交英俊贤能之士，在一起讲论学问，畅谈志向，谈吐也很不凡。对于

那几位伯父叔父，他孝敬万分，不敢有一点懈怠不恭的地方。就这样，王莽得到家里家外一致称赞，都认为他是个有志气有学问的人。

王莽的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时，王莽作为侄儿日夜守护在侧。他蓬首垢面，衣不解带，比王凤的亲子还孝敬周到。王凤临死之前，嘱托王太后和汉成帝，要多多关照王莽。不久，王莽就当上了黄门郎（即黄门侍郎。皇帝的侍从官，官职虽不高，但在宫内供称）。后来，他又被提升为射声校尉（护卫京师的高级军官，官秩与郡守相当）。

日后王莽又被封侯加官，被任命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骑都尉是京师御林军中的高级军官，光禄大夫执掌议论朝政，而侍中则在皇帝身边参与机密）。这样一来，王莽的地位只比九卿低一些了。尽管如此，他却更加待人谦逊有礼，自己更加严格谨慎。他的衣着仍然那么朴素，脱去官服，就是儒生打扮，除妻子之外，再不纳妾，出门是陋车驽马，在家是粗衣淡食。朝廷的俸禄，封邑的租税，皇上的赏赐，他大都用以结交公卿将相，资助名土豪杰，家中竟所剩无几。时间一长，上有公卿称美，下有豪杰张扬，王莽的名声便远播出去了。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王莽还严格管束自己的侄儿，不许他和侯爷公子们出去胡闹，而送他到博士门下苦读诗书。王莽平日要在宫内理政，遇到休假，便带上肥羊美酒，驰马驾车，亲自登门去拜访侄儿的师傅，如有侄儿的同窗也来参拜，他就乘机一一劝勉，鼓励他们苦读诗书，立身报国。一群年轻的儒生自然受宠若惊，纷纷传扬这位贵官的“美德”，以至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知音。就是这位贵戚侯门书生，此后逐步攀上了执掌汉家朝政的显赫地位。



第四十三回

追风流频仍失举措
移国柄大权终旁落

且说那汉朝自开国以来，也曾经几度盛衰，到昭宣二帝时，确属中兴时期；而元成以后，就每况愈下了。自元帝继位以后，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yǔn 允），夏天降霜，冬天打雷，草木春天凋零而秋天繁荣，水旱虫螟（míng 明），饥荒瘟疫，罪犯满街，《春秋》所记的各种灾异全都出现了。

传到成帝时，他将朝廷大政交给外戚王氏家族，自己沉迷酒色，奢侈浪费无度。他在平地营建陵墓，征发成万贫苦百姓服役，连夜赶作，远从东山取土，土石价格竟和谷物相当，整个工程花费据说同秦始皇的骊山陵差不多。百姓财竭力尽，灾荒连年；饥民流离道路，成百成千人饿死，闹得“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老百姓被逼得无可奈何，只有起来造反。

成帝初即位时，京都长安郊区的南山就有傍（péng 朋）宗领导的起义队伍，他们依据山险，攻杀官吏，使得道路不通，长安惊恐，各城门加强警戒。朝廷命官吏组织军兵大举追捕，旷日持久。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南）侯毋辟兄弟五人领导起义，攻打烧毁

官府，自称“将军”。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即被判刑服劳役从事冶铁的苦工）申屠圣等百八十人奋起反抗，他们杀掉官长，夺取武库兵器，自称“将军”，转战九郡。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今四川金堂）一批被判处重刑、戴着镣铐的囚徒起来造反，解救被判处死刑的郑躬并推他为领袖，抢夺武库兵器，攻打官府，释放囚犯，自称“山君”。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今属河南）儒生樊并等十三人组织起义，杀死陈留（今河南开封南）太守及其下属官吏，释放囚徒，夺取武库兵器，自称“将军”。同年还有山阳（今山东巨野南）逃亡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起义，他们组成大军转战十九个郡国，先后杀死东郡太守、汝南都尉等地方军政长官。这些起义虽先后被镇压下去，但却大大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

朝内王氏擅权，四方百姓举义，而汉成帝却没把这些放在心里。他只想着赏花醉酒，纵情逸乐。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为此深深不安。光禄大夫刘向就曾上书直陈道：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如今外戚王氏一姓，任二千石以上官秩者达二十三人，其中九人封侯，他们秉事用权，骄奢不法，依太后之尊，借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他们掌管机要，互相勾结，歌功颂德者擢升，直言敢谏者受罚。兄弟盘踞要职，宗族纠结掌权，从上古至今，外戚专权尊贵，自来无此突出……”

这书呈入以后，成帝也觉得刘向说得有理，当下召刘向入见，但只是对着刘向长叹道：“君且勿言，容我深思便了！”

成帝口头上说要“深思”，其实他哪里去思去想？依然只顾在中宫取



乐。这时，他正宠着一个班婕妤。这班婕妤是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生得聪明伶俐，楚楚动人。一天，成帝在后庭游览，要班婕妤和他一起坐在车子上，班婕妤推让道：“妾观古时图画，圣帝贤王，都是名臣在侧为陪，不闻妇女同游；传至夏、商、周三代末主，才让妻妾时时为伴。今陛下欲与妾同车，这不是很似三代末主吗？妾不敢奉命！”

成帝听了，心中虽然不悦，但表面仍连声称好，未让班婕妤与己同车。太后王政君听说这件事，也甚喜欢，极口称赞道：“古有樊姬（樊姬系楚庄王夫人，曾谏止庄王畋猎），今有班婕妤！”

直臣贤妃的劝诫，并未从根本上打动皇上，成帝依然挖空心思，纵情玩乐。一天，他扮作一个侯门家人模样，微行外出，经过一座花园时，见园中耸出高台，台下有山，很与宫中的白虎殿相似，禁不住诧异起来，当即指向从吏道：“这是何家花园？”从吏不敢隐瞒，据实说明是皇上的舅父曲阳侯王根的花园。成帝想：怪不得朝廷上下皆言外戚王氏一门数侯，各个骄奢无度，果然如此！于是愤然作色，立命回宫，召入车骑将军王音，严词责道：“我前次至成都侯第（即成帝的另一位舅父王商的宅第），见他穿城引水，注入宅中，行船张盖，在湖中游乐，已觉得奢侈逾制，不合臣礼；又至红阳侯第（即成帝的舅父王立的宅第），更闻其藏有不少亡命之徒，他还纵容家奴，劫财害命，真是无法无天；今见曲阳侯叠山筑台，规制竟如帝宫，越发不近情理了！如此这般，成何体统？”

王音吓得不敢抬头，只好免冠谢罪。成帝拂袖入内，一阵怒火上来，直想学个文帝诛舅舅的样子，将这王氏诸舅正法。可是王商等人通过王太后一说情，他的心又软了，最后降旨：“赦罪勿诛。”

成帝就是如此这般“训诫”了一番诸舅，又照常去微行。一天，来到

阳阿公主家，有位女郎，歌声娇脆，舞态轻盈，一下子就引醉了这位风流天子；再一仔细端详：这女子妖冶绝伦，见所未见。成帝当下便向公主讨此歌姬，一同入宫，公主自然应允。成帝大喜，挈回宫中，当即亲书御旨，拜为婕妤。原来这女子不是别人，就是古今闻名的赵飞燕！不久，成帝废掉皇后许氏，册立赵飞燕为皇后。他特命在太液池中，造一条大船，带着飞燕登舟游乐，并命她在船上翩翩起舞，又命一位名叫冯无方的俊秀侍郎吹笙，他自己轻击玉环，作着节奏。有一次，大船行至池水中间，忽起了大风，顿时扬尘播土，倒树摧林。湖浪如山耸，浑波万迭侵。浪波撞击，有如剑鼓之声。狂风吹得飞燕裙带飘扬，险些将身飞去。成帝急令冯无方救护飞燕，无方将笙放下，两手紧抱住飞燕的脚。飞燕本暗爱这位俊秀侍郎，由他紧抱，乘势凌风狂舞，且舞且歌。过了一会儿，风势稍定，飞燕才停舞站定。至今民间还传说赵飞燕能在人掌上跳舞，便是由此而来。

自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之后，成帝更加沉湎于酒色。一次，侍中班伯（班婕妤的胞弟）曾因病请假，假满病愈，入宫进谒，可巧成帝正与宠臣张放及赵飞燕等宴饮，引酒满觞（shāng 伤，古代喝酒用的器物），任意笑谑（xuè 血）。班伯拜谒已毕，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注视座右屏风。成帝叫他一起饮宴，班伯口中虽然应命，两眼仍注视着屏风上的画图。成帝还道屏风上有什么怪象，抬眼细看，但见屏风上并无别物，而还是那幅看了多遍的商纣与妲己夜饮图。不过，成帝也看破了班伯的微意，故意问道：“此图何为示戒？”班伯这才对着成帝道：“此图从反面教戒君上不要沉湎于酒色。古代诗书所言淫乱原因，无非因酒色惹祸哩！”成帝喟然叹道：“我久不见班生，今日复得闻直言了！”赵飞燕暗恨班伯多嘴，不料成帝叹



为直言，她只好托词退下。成帝就令撤席，一番酒兴就这样被班伯打断了。

一天，成帝又要去外出微行，寻花问柳，忽有几位朝臣求见，要求议命大司马一职。原来大司马王凤死了以后，他的几个兄弟前后做了大司马又相继病死，大司马的位子究竟由谁接替继任？朝廷上下，众说纷纭，有的大臣暗自思忖：一定要把这重要权柄从外戚王氏门中夺过来；也有的大臣，如安昌侯张禹，则极力维护王家之势。王氏子弟，与张禹往来甚密，联为至好。

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成帝终于拜三十八岁的王莽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得秉国钧，主宰朝政。但是，他并没有自足自满，一心想着使自己的名誉高出诸伯父、叔父。于是，他勤于政事，孜孜不倦；还征聘远近名士，来做自己的属官。皇上赏给他的金钱和封邑的租税，他都用来资助贫穷的士人，而自己却格外俭朴，每日依旧着粗衣吃素食，与平民百姓没有两样。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自己的夫人前来探问，众夫人大都满身罗绮，满头珠翠，王莽的妻子王氏急忙出来迎接。她穿着一身陈旧的布衣，各位女宾都以为她是仆妇，及细问左右，才知道她就是大司马夫人，都大为诧异起来。此事传扬出去，王莽的名声可就大了。

话分两头，事有逆顺。对于王氏擅权秉政，朝廷内外确有大怀不满者；就是对张禹等人，恐为王氏所怒，故意袒护王氏，朋比为奸，也很愤慨。一天，故槐里令朱云求见汉成帝，可巧成帝临朝，公卿大臣都站立两旁。朱云上前行过跪拜礼，便朗声说道：

“满朝公卿，济济盈廷，上不能匡主，下不能泽民。今汉家天下，有郡国一百零三，田亩八百二十七万零五百三十六顷，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

万三千零六十二，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而大部良田被公卿富侯所占，他们家资巨万，奴役百姓，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红阳侯王立曾勾结南郡太守，一次占田数万亩，而后转手将这些田地售与皇家，多得一万多钱以上；圣朝丞相（指匡衡），曾在其封国安乐乡，利用地方图籍画界之误，竟多占田四万亩，收取土地谷物千多担；另一丞相（指张禹）私积资财，老而贪得，竟多买最肥美昂贵之上等良田四万亩，还被认为‘谨厚’好官。试想，农夫无田耕，虽有氾（fán 凡）胜之‘区种之法’（‘区种法’是成帝时汜胜之根据关中农民生产经验而总结出的精耕细作方法。这种方法教人在小块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以充分保证农作物生长的必需条件，发挥农作物的最大生长能力而取得丰产），然国家也难以多收粮秣。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岂能不铤而走险！下臣以为这满朝公卿，无非是尸位素餐，毫不中用！臣特乞请陛下赐上方斩马剑，先由我削下一佞臣人头，以儆戒群臣！”

成帝听此，不禁大惊，当即喝声问道：“佞臣是谁？”

朱云毫不隐讳，直言答道：“安昌侯张禹！”

成帝大怒道：“小臣居下讪（shàn 扇）上，廷辱老臣，这还了得！”说着，复顾左右道：“此人罪在不赦，应即拿下！”御史奉命，当下将朱云往殿外扯去。朱云死死搂住一根殿槛，不肯就犯，御史用力硬拖，彼此使力过猛，一下子将殿槛折断了。朱云大呼道：“臣得从龙逢比干（龙逢，夏代末年大臣。夏桀暴虐荒淫，他多次直谏，被桀囚禁杀死。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叔父。相传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同游地下，也是甘心的！但不知圣朝将成为何朝？”说到这里，已被御史硬拖了去。

满朝的文武大臣被朱云讥斥了一番，都含着怒意，独有左将军辛庆忌



暗自赞佩着朱云的勇气，他见成帝真要治罪朱云了，顿时热血上涌，忙免冠至御座前，解去印绶，叩头力谏道：

“小臣朱云，素来狂直，著名当世，所言也极合理，原不宜被治罪；即使发了妄言，也乞陛下大度包容。臣敢拼死力争！”

成帝怒气未消，一时不肯应允。直到辛庆忌碰头出血，淋落御座前，才回心转意了，降诏将朱云赦免。朱云返回家中，从此不再做官，常乘牛车到处闲游，到哪里人们都很欢迎他。

后来，有关部门要重修殿槛，成帝当面嘱令道：“不必改作新的，只把坏处修补一下就行了，好留此旌表直臣！”后人以此说成帝并不是全然糊涂，可惜辅佐乏人。

且说王莽在朝廷内外的权势与日俱增，可是他辅政还不到一整年，正在青云得意的时候，王氏家族的一根台柱子——汉成帝由于荒淫过度突然死掉了！成帝一死，他的过继儿子刘欣就继承了帝位，这就是汉哀帝。哀帝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同时他的亲祖母定陶傅太后和母亲定陶丁姬的身份也立刻高了起来。王太后心想：我儿为皇帝，王家的人都封侯升官，荣耀一门。如今人家的孩子当了皇帝，总也该让傅、丁两家的人荣耀荣耀吧！想好之后，这位“天下至尊”的老太后召来侄儿王莽说：“依我汉朝规矩，应是一朝皇帝用一朝外戚。今太子既已即位，当由他的娘舅当政，你可否让出大司马之位？”

王莽的大司马位子还没坐热乎，当然不愿让出。可太后发了话，他虽暗暗怪太后糊涂，又怎敢违抗？于是立刻退出朝廷。

哀帝早在做太子时，就对王家外戚的权势熏天心怀不满，这时既承帝位，更恨不得把王家的人一脚踢出朝廷。可他又一想，不能立即这样办，

因为他已过继给成帝，成帝的娘舅至亲也就算他的亲戚，如果立即踢开王家，岂不叫人讥为“忘恩负义”？于是他表面又装作优待王家的样子，不但不答应王莽离职，还特别下诏，对大司马王莽、曲阳侯王根、太仆王舜（王音的儿子）增加封邑，以示不忘“旧恩”。在“优待”王家的同时，他暗暗设置打垮王氏家族的圈套。没过多久，司隶校尉解光秉承哀帝旨意上了一道奏章，揭发曲阳侯王根贪赃受贿、奢华越轨的罪行。哀帝立即下诏遣送王根离开京城，回自己的封地去。同时剥夺了成都侯王况（王商的儿子）的爵位，遣回老家魏地为民。

王莽看出势头不妙，既恨且惧。正在这时，大臣董宏上书哀帝道：“按照礼法，理当母以子贵，今陛下生母尚只为定陶王太后，实在违礼悖法，应尊为皇太后！”王莽闻知此事大怒，心里说：如果定陶王后被尊为皇太后，过不久傅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那自己的姑母王太后往哪儿摆？王太后“天下至尊”的位子一变，王家的命根子就完了！于是他立刻弹劾董宏扰乱朝政，图谋不轨，请求严惩。哀帝碍于情面，不得已将董宏降为庶民。王莽一着得手，又来二着。正好遇上哀帝在未央宫设宴，宦臣在排座次时，把傅太后安排在了王太后旁边。就在开宴之前，王莽叫过宦臣，斥责道：“傅太后本是元帝妾妃，藩王王后，如何与至尊太皇太后并坐！”尚未来到的傅太后闻知此事，跺着脚破口大骂王莽，一气之下，拒赴朝宴。

王莽一不做，二不休，赌气上了一道奏章，要求辞去大司马之职。哀帝这次来了个顺水推舟，立即予以批准，还赏了他五百斤黄金，一套车马，让他回封地新都（今河南新野县东）去。

王莽来到新都之后，闭门不出，并严格管束自己的子弟。他的二儿子



王获将家奴杀死，这在当时，本属常事，可王莽不光责骂儿子，最后竟迫使他自杀了。此事传扬出来，不少人赞扬他大义灭亲，克己守法，使他的名声更大了，成了当时贵戚豪门中的“大贤人”。

哀帝一面把王氏外戚一个个赶下台，一面把自己祖母傅家、生母丁家的人纷纷封侯赏官。傅家一下子有六人封侯，丁家有两人封侯。傅、丁两家的人并不比王家的强，一个个骄奢淫逸，无法无天，却又不如王家能招揽人才。这样一来，不少人又怀念起王莽来了。大臣杨宣上书哀帝道：

“先帝（指成帝）为了国家社稷，选陛下作为继嗣，意在由陛下奉好太皇太后，今太皇太后年将七十，夫死子亡，能不哀伤？而她却不念私亲，不顾近戚，让自家贵戚避位辞官，让出朝位，朝廷内外都为之感佩。陛下若登高望远，看见先帝陵墓，难道不为驱走王氏贵戚而愧疚？”

哀帝览奏，心里顿时矛盾起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觉得自己像踩着一片薄冰，有点害怕；可是他又不愿意示弱而逃走。他的嗓子发干，时时想轻咳一下，可又咳不出声。他的心跳得很快，随着心跳，他觉得自己像飘到空中去了。他恐惧，可他也激愤。他忽而想往前闯去，忽而想往后撤退，可是他又始终一动不动，像钉住了似的。

正当哀帝不知所措的时候，朝臣们的奏书像雪片似地飞到他手中，展开一看，大都是替王莽喊冤的。他不得不这样想：莫非自己真的错了？……

不久以后，傅太后、丁太后相继死去。哀帝怕众怒难犯，只好召请王莽回长安侍奉王太后。事有凑巧，王莽刚返回长安一年多，也就是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二十五岁的哀帝一命呜呼。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刻乘车来到未央宫，把皇帝的玉玺收了起来，并火速召王莽入宫。接着她发出

诏命，把全国的兵权、朝廷的大政、皇宫的卫队全交给自己的侄儿王莽掌握。

当时的大司马是高安侯董贤，这人才二十多岁，虽然没有本领，但由于生得唇红齿白，面目姣好，竟成了哀帝的宠臣。王莽当机立断，立即以太后名义颁诏道：“高安侯董贤，年幼无知，不通事理，当政以来，朝野失望。着令立即收取大司马印绶，罢职归家！”董贤失魂落魄回到家中，知道王莽不会轻饶他，当天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王莽下令把董贤的父亲、兄弟和家属流放到南海边上的合浦（今广西合浦县），然后抄没董家财产，由朝廷变卖。这些财产都是哀帝赏赐的，变卖之后得钱四十三万万，相当于当时国家全年租税收入的一半。

董贤一死，大司马之职出缺，由谁担任呢？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和不少大臣都说王莽本来就是大司马，又有美名，而且是王太后近亲，所以都推举他，王太后这次自然应允。这样，王莽又第二次做了大司马。

哀帝死了，皇帝位子也空着哪！王莽和几个大臣立了一个新君，就是汉平帝。汉平帝年龄只有九岁，不能亲政。就由太皇太后王政君替他临朝。可是此时王政君已经七十多岁了，朝中大事其实全由大司马王莽做主。

王莽二次做了大司马之后，他暗自思忖：如今权势虽隆，但功德未著，未必完全服众，必须设一良法，方可笼络人心。盘算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一策。他暗地派心腹到益州地方（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嘱令地方官吏，买通外夷人，让他们假充越裳氏（一个少数民族小国），献入黑白雉（一种野鸡）。地方官当即照办。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塞外夷人入都，说是越裳氏尊仰天



朝，特将祥瑞之物黑白雉上贡。群臣一下子轰动起来，奏称王莽恩德遍及四夷，不亚于古代的周公旦（周公姓姬名旦）。周公旦辅周有功，故称周公，如今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应加封为“安汉公”，增封食邑。太皇太后一一照准，封王莽为太傅、安汉公，加封食邑二万八千户。王莽起初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还告了病假，躺在床上不肯起来。群臣又联名上书，请求太皇太后一定要加封王莽。后来王莽才出来受官爵名号，但将封邑让还了。

不久，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朝廷官吏四处要粮要税，全国百姓又骚动起来了。大臣鲍宣上书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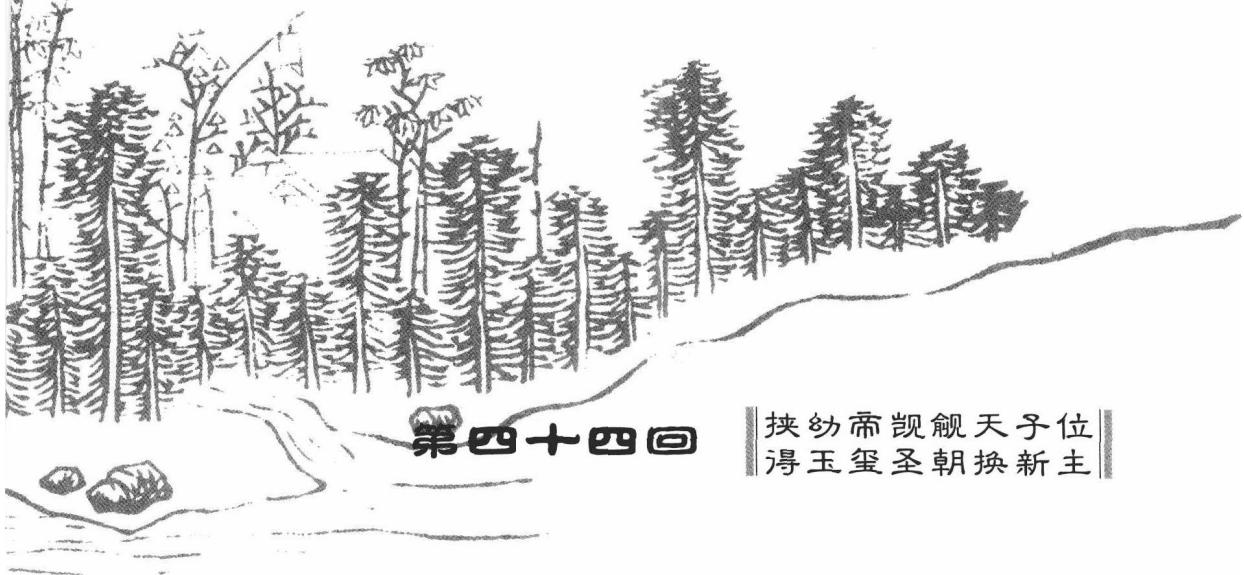
“今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巧营私家，攫取奸利；外戚幸臣，独多赏赐。而国库空虚，用度不足。百姓流离失所，父子夫妇不能相保。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这里所说的“七亡”，是指使百姓丧失财产的七件事，即：水旱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掠夺。豪强地主兼并，国家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是指危害百姓的七件事，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互相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

王莽看到百姓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情况极为混乱，国家难以安宁。为缓和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他向太皇太后提出：节约布帛，宫中及各大臣饮食衣着都得从俭。接着。他又上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救济灾民。群臣见安汉公王莽带了头，有二百三十人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房子来。这么一来，老百姓都觉得王莽真是“救世主”了，他的名声就更加远扬了。

在朝廷内，三朝元老、名儒孔光担任丞相、太师，王爵为太保，甄丰

为少傅，加上王莽，号为“四辅”。圆滑世故的老官僚孔光名义上是群臣之首，实际完全听从王莽的操纵，他们逐渐排除了敢于立异的大臣，并以王太后年老，不宜以日常政事烦扰她为由，下诏规定，除封爵以外，其他政事均归王莽处置，还把西汉初年第一大功臣萧何的宅第作为安汉公第。这样，王莽就取得了差不多和皇帝一样的威权。



第四十四回

|| 挟幼帝覬覦天子位 ||
得玉玺圣朝换新主 ||

且说王莽主持朝政以来，确实也推行了一些收揽人心的措施。他下令增加官吏俸禄，二千石以上官吏年老退休后，终身发给原俸禄三分之一。妇女判刑后，可以每月交三百钱代替服刑。他还大封刘姓诸王和周勃、樊哙、霍光等前代功臣的子孙百多人。元始二年（公元2年）遇到灾荒时，王莽除带头献钱百万捐田三十顷之外，下令减免贫民和灾区中产之家的租税，撤销皇家猎场安定（今河北深县西）呼池苑，新设安民县，命令官府在此地建造房屋街市，供给住宅用具，贷与口粮种子和耕牛，安置迁去的贫民。又规定妇女除非本人犯法，不得因家人有罪而受牵连逮捕；男子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除非谋反大逆、诏书指名逮捕，也不得拘捕。

王莽采取了这一系列做法，使得天下百姓都觉得他确是个“救世主”。他的心里也十分得意。但他又想：国内安定，太平无事，固然令人欣喜，可四方“蛮夷”如不出现一些新的气象，何以显现出自己这个“安汉公”的功德呢？于是，就在同年，他派遣使者，带着很多黄金和礼物，去见匈奴的乌珠留若鞮（dī）单于。使者对单于说：“我朝安汉公、大司马现在规定，按照中原古法，每人的名字只能有一个字，不能有两个字。单于

你的名字太长，如果肯改成单字，我朝必以你仰慕中原的教化文明，而大大奖赏你的！”单于听此，觉得只需改一个名字，便可得到厚赏，实在是件好事，当下便答应下来，并修书一封，交予汉使。那书中说：“我们有幸做大汉的属国，一向仰慕中原的礼乐制度。听说汉朝大司马提倡单字为名，我原名囊知牙斯，现更名为‘知’”。汉使又说：“大司马说王昭君系我朝当年遣嫁于此，生有二女，应使她们入省外家，顾全亲谊。”单于也答应下来。依着王莽之意，特让昭君的长女云，号须卜居次，随汉使回长安入谒，服侍太后。这一来，王莽真以为威德加于海外，简直可以和古代的周公媲美了。

汉元始三年，王莽忽然想起要给十二岁的平帝选皇后一事。他心里说：如今自己虽权势日盛，美名远播，但毕竟手中权力还不稳固，日后平帝长大成人，还不是一切归他？到那时如欲不失权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个皇帝娶自己的女儿为皇后。想定之后，他便上奏王太后道：“哀帝时朝政昏乱，实因成帝绝嗣。哀帝继位后，又册立了满门奸邪的傅家女为后，故使得上下昏昏。今宜尽早为圣上选立良家女子为后。按照古礼，应选十二名后妃，这样方可早生太子。这些后妃须从商、周后代及在长安的望族中遴选。”

王太后听了毫无异议，遂命朝臣去挑选合适的女子。朝臣很快拉了一大串名单，安汉公、大司马王莽的女儿自然列在其内。王莽的本意是想做个现成国丈，现在却又欲擒故纵。面奏太皇太后道：“臣本无功德，子女也很平庸，不堪入选，应予除名。”太皇太后王政君听了王莽这番话，信以为真，下诏说：“王氏女是我娘家人，不必采选！”

诏令一下，朝廷上下大为轰动，大臣中有的惊叹，有的冷笑，有的摇



头。其实，许多儒生、官吏早已猜透了王莽的微意。他们立刻聚集在宫门外上书请愿，要求册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每天请愿上书的有一千多人。还有一些公卿大臣来到太后面前求告，说：“太后的诏令确实令下臣感动，但安汉公有如此功德，岂能将他的女儿除名？我等皆寄望于安汉公，如太后不依允，不是让天下人失望吗？恳请太皇太后还是让安汉公之女做皇后吧！”

王莽闻知此事，心中暗喜，但他又故意分派自己的心腹去说服公卿吏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结果，上书请愿的人反而更多了。最后，十二名后妃选出来了，王莽的女儿理所当然地做了小皇帝的皇后。

王莽青云得意，歌功颂德的奏章雪片似地往上飞来，吹捧王莽功德巍巍，不仅可以和制礼作乐、奠定周朝八百年天下的周公并肩，简直和远古圣王尧、舜、禹相比也毫无逊色。可就在这个时候，平地却刮起了旋风，祸乱从他的家里发生了。

事情得从头说起。原在平帝刚刚即位时，有几个大臣私议，说平帝既已承统，他的生母卫姬理应加封。这话传到王莽耳里，他非常生气，心里说：我王家本以外戚身份掌了朝中权柄，今如果引卫姬一家人入宫，难免不干预国政，夺我权势；可他又一想：自古以来母以子贵，若不加封当今天子的生身母亲，恐怕难塞众人之口。于是他想了一个妙法，派遣少傅甄丰持册至中山（平帝继位前原为中山王，其生母卫姬这时仍在中山国），封卫姬为中山孝王后，封平帝的两个舅舅卫宝、卫玄为关内侯，命他们仍留居中山，不得来京。那时有个大臣叫申屠刚，直言谏道：

“皇上是个刚刚离开襁褓的孩子，便使他母子分离，这未免有伤慈孝，今宜迎入中山太后，使皇上按时朝见母亲，以乐叙天伦！”王莽听此，

怒火、妒火顿时燃烧起来，立即请太皇太后下诏，斥责申屠刚：“僻经妄说，违背大义，放归田里！”

王莽自以为惩一儆百，从此绝不会再有人提起迎帝母入宫之事。不料，他的儿子王宇心里就不服气。

一天晚上，王莽家的一位门吏外出，只见一人立在门前，才打了一个照面，便即飞快跑去。门吏从黑影中看出，那人是王莽长子王宇的大舅子吕宽。这情况引起了门吏的怀疑：吕宽平日常相往来，为何今日鬼鬼祟祟，见人即跑？此中定有蹊跷。正在怀疑，突然闻到一股子血腥味，这就更觉得奇怪了。慌忙返身进去取出灯火一照，呀！怎么门上血迹淋漓，连地上都沾湿了？门吏毛骨悚然，立即入内报知王莽，王莽怎肯不问？连夜派人捕来吕宽，一盘问，竟是自己的儿子王宇教唆他这么干的。

原来自平帝登基之后，王宇常想：帝母卫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如今竟至骨肉分离，难免倍加思念。父亲如此刻苛，将来平帝长大了，能不怨恨？不如预先想出妙法，省得将来后悔！于是他就找到自己的老师、一代大儒吴章和大舅子吕宽商议良策。吴章想了好一会儿，悄悄对王宇说：“论理应由你进谏，但你的父亲执拗，我知他不会依从。可是他特别迷信鬼神，现在只有一法，夜间可用狗血洒门，使你父暗中生疑，向我说起，我则乘机进言，就说天神让他迎入帝母卫姬。劝他索性归政卫氏便了。”吕宽道：“此计甚妙，便可照行。”王宇也知道自己的父亲十分迷信鬼神，连声说此法高妙，遂托吕宽乘夜办理。吕宽就弄了狗血，趁夜去往王莽门上泼洒。

谁知事不凑巧，偏偏撞见了门吏，竟被发觉。吕宽自知难免被责罚，不得不卸罪王宇，心里说：王宇是你王莽的亲儿子，定可被宽恕的。不料



王莽听了大怒，毫不宽容，立刻将王宇召来，问他由何人主谋。王宇说由吴章老师所教。王莽立即逼令王宇自杀，并将吴章拿到，削下了他的头颅。他还抓住此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帝母卫姬的家人和亲属尽杀无遗，只留卫后一人；又将王氏宗族中凡与自己略有不和者，如他的叔父红阳侯王立，堂弟平阿侯王仁，乐昌侯王安等，一律赐死；还杀了故将军何武，前司隶鲍宣，护羌校尉辛通，函谷都尉辛遵，水衡都尉辛茂，南郡太守辛伯等人，所有罪状，自然都加个与帝母卫氏一家通谋。就这样，大臣中凡反对他的人，里里外外被杀了好几百个。

王莽这一招儿，不光清除了朝廷内外反对自己的人，还捞了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太保王舜（王莽的从弟）邀集吏民八千余人，请求太皇太后道：“安汉公王莽，谦恭下上，大义灭亲，辅佐幼帝，其功德只有古代的伊尹、周公才可相比，伊尹官号‘阿衡’，周公名号‘太宰’，今宜采伊尹、周公称号，封王莽为‘宰衡’，位在诸王以上，并宜赏以‘九锡’（即特制的衣帽、车马、旌旗、弓矢、用具等），以象征其超越百官之位。”

太皇太后依议。这样，王莽爵位是新都侯，号是安汉公，官职是宰衡，太傅，大司马，真是位极人臣，无以复加了。太后还把新野的土地二万五千六百顷赏给王莽。王莽入朝，叩头辞让，连称“不敢受赏”；太皇太后加赏王莽的女儿汉平帝皇后的聘礼黄金二万斤，王莽只受四千斤并以其中的三千三百斤分给十一家妃嫔。正在一个要赏，一个要让的时候，忽有官吏入朝奏报，说有吏民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王侯宗族多人陈奏，皆言应更加重赏王莽。有一大臣上书称颂道：“天下吏民闻知安汉公王莽不受大国土地，辞退万金巨款，散财施予成千上万，莫不感化！……”

王莽见时机对自己有利，就仿照古代周公的办法来“制礼作乐”了。他向众臣说：“制度定而天下自平。”他在长安城里盖了上万所房子，准备给学者们居住，又专门设置了市场和粮仓，解决学者们的生活所需。他向天下发出命令，凡精通“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中的一经，并且已经教授了十一名以上学生的儒者，以及精通古文经、文字学、天文学、历法学、军事学的学者，都可以向本地官府报到，经过审核，可由官府派马车送到京都长安。命令一下，数千名各种各样的人才从全国各地涌向长安。王莽让他们按照学科，分组研究和制定新的制度。

王莽一面“制礼作乐”，一面派王恽等八个大臣分头到各地去观察风土人情，收集民间的意见。这些人一下去，立即将王莽的谦恭“美德”宣扬于四方。就在这时，刘家皇族里有个泉陵侯刘庆，又上书给太皇太后出主意道：“古时周成王年少称‘孺子’，周公居摄；现皇帝也很年轻，应让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那样。”王莽派出去观察风土人情的八位大臣回来之后，他们写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诗歌，共有三万多字，说这都是从四方百姓那里采集来的歌谣。这些诗歌篇篇都用最好的字眼写成，不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就是百姓安居乐业，没病没灾。这些全靠安汉公的洪福，足见天下百姓都拥护安汉公。王莽在得意之余，又亲写奏书，上奉王太后，让她颁示天下。奏书中称：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不走在一条路上），有人违法，就处以象刑。这象刑二字，本出自《尚书》，即刑罪之徒只穿象征服刑之衣，在街上游行，作为众戒。可笑这一系列粉饰太平的把戏，终不能掩住百姓的苦难，朝堂上一片喝彩，四方却叫苦连天。



且说别人越是歌颂王莽，汉平帝越觉得王莽可怕、可恨。娘舅家尽被斩杀，单剩生母一人，还不许相见，如此刻毒，实属难以容忍，所以背地里常有怨言。不料有人向王莽报告上去。他立即火冒三丈，心想：皇帝小小年纪，竟敢口出怨言，将来长大了，那还了得？汉元始五年十二月的一天，大臣们欢聚一堂，给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椒酒。平帝不知酒中有毒，接过便喝，一杯下肚，夜间便即发作，直喊腹痛。第二天，宫里传出话来，说皇上患了重病。王莽暗暗心喜，又恐被人瞧破，便愁眉泪眼地连忙求告老天爷，情愿自己死，可别让皇上遭到不幸。他还仿照古代周公替武王祈祷的故事，将自己甘愿代死的祷文封在一个匣子里，很郑重地放在前殿，并嘱咐群臣，不得多言。没过几天工夫，平帝死了。王莽哭了一场，下令天下官吏六百石以上（相当于县一级）的都穿孝三年。

平帝死时才十四岁，自然没有儿子。太皇太后王政君特召群臣会议立储。王莽暗想：刘氏宗族中年长的不好指挥，不如再选个小孩子当皇帝。于是面奏道：“刘氏诸列侯，大都不宜相继为帝，应就宣帝玄孙中选立。”群臣闻言，都不敢出声。王莽就从宣帝二十三个玄孙中，选子一个最小的玄孙，名叫作婴，年仅二岁，立为皇太子，又叫孺子婴。

这时，武功（今陕西扶风南）县长孟通报告说在挖井时得一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听了，心里直痒痒，立即命大臣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闻此，眉头一皱，作色道：“这是欺人妄语，不宜施行！”她说是这么说，但已经无力阻止了，只好又勉强下诏说：“孺子婴还在襁褓之中，安汉公王莽辅政三世，制礼作乐，与周公可以相比。由王莽摄行皇帝之事，称为摄皇帝。”从此，改元居摄，王莽平时像皇帝一样接见臣民处理政事，只在对待王太后和皇帝时才恢复称臣。

这时，很多人看出了王莽的用心不良。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安众，汉朝县城，在今河南省镇平县）刘崇，首先起兵反对。他对自己心腹张绍说：“王莽擅权篡位，天下共知其奸。这是刘氏羞耻！我当号召天下，共诛奸贼！”张绍很是赞成。刘崇不顾利害，召集部下百余人进攻宛城。宛城守兵却有数千，一经交战，任刘崇再忠勇，也是寡不敌众。结果刘崇和张绍都死在乱军之中。

这件事发生之后，群臣又乘机上奏太皇太后说：“刘崇谋逆，是因为安汉公权力太轻，今应许他重权，方可镇抚天下。”太皇太后一想：王莽已摄行皇帝之事，还有什么权力可加？再召入几位大臣细问，大臣们都建议除去“臣”字，以后在祭祀天地、祖宗的时候，祭辞中王莽要称“假皇帝”（假，代理的意思）。太皇太后同意了。

第二年秋天，东郡地方，太守翟义又起兵了。他约会了皇族里一些人，立东平王的儿子刘信（汉宣帝又一玄孙）为天子，自己称为“大司马柱天大将军”，号召天下说：“王莽毒死平帝，摄天子位，欲夺刘氏天下，今天子已立，当起而征伐王莽。”刘信、翟义他们从东郡出发，到了山阳（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已集起十几万人马。正在陆续进兵的时候，京都长安附近也有人起兵。王莽不觉心惊，几乎食不下咽，慌忙召集众臣，遣将点兵，一路迎击翟义，一路迎击长安附近的义军。他还抱着三岁的孺子婴四处祷告，并模仿《尚书大诰》发表宣言，声称自己只是代行职权，这个职权还是要交还孺子婴的。

居摄三年春，翟义等全都失败。王莽得到捷报，大喜过望，当即大封诸将，颁爵五等。这时，宣告他应该做真皇帝的符命也便接踵而来。这年冬，有个叫哀章的儒生，明白看出王莽想当真皇帝了，他便穿上黄衣，捧



着一个铜匣来到刘邦的神庙，铜匣中装着两卷图书，一卷标题是“天帝行玺金柜图”，一卷标题是“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莽金策书”。内容是刘邦传位给王莽，太皇太后应当照天命行事。书中还写明辅佐王莽的大臣应有十一位，其中哀章当然加进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来，加上前些时有人说做梦梦见了天使，天使说：“摄皇帝当为真皇帝。”这些事一下子就传扬开了。管理刘邦神庙的官员立即报告。太皇太后正想驳斥，王莽早已亲率群臣至高祖庙里，拜领了被称为“金柜”的铜匣，乘机穿戴上天子冠服，宣布遵照天意，接受赤帝刘邦的禅让，大摇大摆地走至未央宫，居然登座。满朝文武官员都想做开国元勋，于是便争先恐后地向王莽朝贺。王莽喜笑颜开，以真天子名誉颁诏：

“‘赤帝’汉高祖之神灵，秉承天命，传下神书，要把帝位禅让于我，我岂敢违背天意，不来承受？故著天子衣，戴天子冠，坐天子位！今改国号曰‘新’，以本年十二月为‘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此诏一出，整个朝堂争呼新皇帝万岁！接着，王莽封妻子王氏为皇后。他本有四个儿子，老大王宇、老二王获均已死去，老三王安是个白痴，于是就立四子王临为皇太子。

王莽代汉做了新皇帝，那个小皇帝怎么办呢？他于是给五岁的孺子婴加了个“定安公”的封号，还把曾为平帝皇后的自己的女儿封了个“定安太后”。

封赏完毕，王莽亲自拉着孺子婴的手，流着眼泪说：“古时周公摄位，最后把王位又还给成王。我亦本打算这样做。无奈难违天帝严命，不能按自己的心愿把帝位再交给你了。这叫我好伤心啊！呜呜……”孺子婴愣头愣脑地看着这一切，他能知道这是在演什么戏呢？文武百官见了这



“动人”场面，一个个都跟着擦起泪眼来。

接着，王莽按“天帝”之命任命了十一位辅佐大臣，号称“十一公”。哀章和其他假造符命的人都当上了显贵的大臣。还下令把官名全部换了一套新的，又把传说中的黄帝、少昊（hào 耗）、尧、舜、禹等上古圣君贤臣的所谓后代一一封为“伯”和“侯”，并把黄帝认成“初祖”，把虞舜认作“始祖”。

这时，汉朝的传国玉玺尚在太皇太后王政君那里。王太后住在深宫，一直深信王莽是在真心辅佐汉室，今突然闻知他自己当了皇帝，早已气得七窍生烟。王莽知道自己去取玉玺定会碰钉子，于是就派王舜去取。王太后一见王舜，破口骂道：

“你们父子兄弟，蒙汉皇厚恩，享了几世富贵，不但不图报答，反而乘受人托孤之机，夺取帝位，真是连猪狗都不如！王莽既然自称顺应天意而称新皇帝，尽可自制玉玺，还要这亡国玉玺何用？我是汉家老寡妇，死在旦夕，欲与玉玺同葬，你来索取，实是妄想！”说着，竟气得面孔青紫，泣不成声，两旁的侍女也一个个流着眼泪。王舜陪着掉了几滴泪，说道：“事已如此，臣等无可挽回了，王莽岂肯再俯首听命于太后？他硬要玉玺，怕是太后也不能不给了！”太皇太后沉吟半晌，取出玉玺。她那瘦削而苍白的脸上挂着泪痕，两只直愣愣的眼睛里喷着怒火。她忽然将玉玺一举，狠命地摔在地上，同时大声骂道：“你就拿去它吧！我乃将死之人，且看你们兄弟能不被满门抄斩！”

就这样，王莽走完了夺取刘氏政权的最后一步。赫赫西汉王朝，从汉高祖到汉平帝，共十二位皇帝，历时二百一十四年，至此宣告终结。



且说那王莽称帝之后，接着就要推行他的“新制”。他陆续宣布对官制、币制、土地、租税及专卖等制度的改革。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汉王朝社会的某些弊病，有些法令含有关心民间疾苦、正视现实问题的内容，在他的改革方案中也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殊不知，诸如土地兼并、奴隶买卖等问题，一个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政治家岂能解决？打击富商、资助贫民难道是封建官吏能做到的？更不用说还有些无补实际的方案，徒然增加了混乱；而有些措施纯属掠夺百姓，当然更造成灾难。他不识大体，自以为是，不听臣下建议，事事效古，只知古代圣人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能执行，纸面文章高妙，实际造成破坏，加上任人唯亲，不知选择良将，这岂有不败之理！

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颁布：

“上古盛世皆行井田制，每夫妇可占田百亩，交其收成的十之一为税。今仿古制，改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不准买卖。男口不满八人而田满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给九族、邻里、乡党；本无田者按制受田。有敢于违抗王田制和私自买卖私属者，皆流放于僻远之地！”



这诏令一公布，天下的贫苦百姓确实高兴了一阵子。可是没过多久，他们便失望了。因为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都与当地官府有勾结，他们根本不理睬这项法令，要贫苦农夫去向他们要土地，简直等于跟老虎商量要它的皮！因此，王莽只好又下一道命令，允许土地和奴婢自由买卖。老百姓依旧饥寒交迫。

王莽雄心勃勃，他内政还没搞好，又想着像汉武帝那样“威震四夷”了。他刚当上皇帝，就派五威将王骏等带着大量礼品出使匈奴、西域，去到那里收汉朝印绶（shòu 受）。汉朝曾授给匈奴单于玉玺，印文刻着：“匈奴单于玺”王莽硬是给他换刻了“新匈奴单于章”的印绶。单于接过新印，不禁动怒道：“汉天子所赐印绶曰‘玺’，且印文前未加‘汉’字，新皇帝所赐印绶曰‘章’，且前面加了‘新’字。这不是把我们变作新朝诸侯了！”新朝使臣被问得一时无言以答，最后只好说：“汉已灭亡，新朝已立，单于自当顺应天意，按新朝之规行事！”这一下可惹恼了单于，不久他便派出骑兵，逼近塞下，专门骚扰边境，进行掳掠。

偏巧这时又有急报传到朝廷，说是西域也出了事。新朝驻守西域的几个将领发动了兵变，投降了匈奴的南将军。和匈奴人结合在一起对付新朝。王莽一气之下，把匈奴单于改称作“降奴服于”，意思是被征服的奴隶。并派十一公之一的立国将军孙建等率兵三十万屯边郡，准备大举进攻匈奴。

对匈奴的仗还没打，东北方、西南方和西方又传来警报，玄菟、乐浪、高句丽、扶余（各国均在今吉林和朝鲜境内）、句町（在今云南省南部）、乌孙等国，都与前去宣扬新朝威名的使者闹翻，不愿接受新朝所赐的“侯”印。四面八方烽火连天，王莽急得束手无策，团团乱转。他发布

命令，向天下百姓征军粮，征马匹。谁要是稍慢一步，不是被没收为官奴，就是处以死刑。百姓忍无可忍了，终于爆发了大起义。

新天凤四年（公元 17 年），临淮瓜田仪据会稽长州（今江苏吴县）起义。琅琊吕母聚众数千人起义。同年，荆州（湖北、湖南一带）闹饥荒，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人王匡和王凤对挖野菜的穷苦百姓说：“诸位父老乡亲，我们今日挖点野菜填填肚子，明日野菜挖光了又怎么办？大家合计合计，总得找条活路呀！”众人一听，嚷着说：“对呀！王大哥，你说吧，如何找活路？”王匡登上一个土岗，高声道：“是谁害我无衣无食？是谁夺我粮食布帛？就是那些官府老爷！今皇上坐在宫廷，一会儿搞什么王田制，一会儿改钱币，结果样样行不通，我们不能靠皇上，大家齐心去打官府吧！打开粮仓，就有饭吃！”众人听此，齐声称好。他们公推王匡、王凤为首领，抢了一些粮食，占了一个叫绿林山（今湖北省当阳县）的山头，也扯起了义旗。绿林好汉们上打官府，下打地主豪强，劫富救贫，除暴安良，没多久，南郡（在今湖北江陵县）的张霸，江夏（今湖北黄冈县西北）的羊牧各率近万人的义军前来联络，彼此接应，绿林起义声势更大了。

消息传到长安，王莽急召众臣商议对策。有的大臣说：“圣上不必操心。那些造反的人是活得不耐烦了。圣上只要发兵剿伐，他们很快即灭！”王莽素喜奉迎，听了这话，不住理着胡子，点头称许。这时，忽见将军公孙禄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发兵！百姓何故造反？实因官吏欺上压下，蒙蔽圣上，乱划田地，使农夫无法耕种；乱加捐税，使人们不堪其苦。如此看来，百姓造反，罪在官吏。陛下理应惩处贪官，选派良吏安抚百姓，同时，撤回进攻匈奴的将卒，以减少中原人民的重赋，这才是



安邦治国的良策！”王莽听此，两眼一瞪，立即命令左右：“把公孙禄轰了出去！”接着传诏荆州地方官府火速剿灭绿林军。

官军接到命令，浩浩荡荡杀奔绿林山。绿林英雄们与官军拼杀起来，越杀越勇，官兵招架不住，开头还慢慢后退，后来竟连滚带爬，四散逃跑，死伤了好几千人，兵器粮草扔得沿路都是。王匡、王凤乘胜率众攻进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县西北）、安陆（今湖北省应山县南）两座县城，打开监狱，放出囚犯，开仓济贫，当地许多人加入了义军。绿林军迅速发展到五万余人。未料此后军中发生了疾病，一天就死亡数百人。两个月后，将卒死亡过半。余下的义军只好分成几路，离开绿林山。其中一路占领了南阳，称为“新市兵”；一路占领了南郡，称为“下江兵”，一路占领了平林（今湖北省随县东北），称为“平林兵”。原汉室贵族子弟刘玄，隐姓埋名，加入了平林兵。并当了一名首领。

就在绿林起义的同时，东方也出现了一支义军，首领名叫樊崇。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在青、徐二州之间攻打官府。不久，吕母病死。她手下的一万多人上了泰山，归附了樊崇。这支起义军的声势很快壮大起来。王莽闻报，气得两眼直往上翻。正在这时，对时局万分忧虑的大司马严尤痛心疾首地进谏道：“陛下为了征讨匈奴，广募壮丁，遍敛财物，今兵未出塞，已使天下骚扰，十室九空。百姓中年长体弱者，许多冻饿而死；年轻体壮者，多流于盗贼之中。如此下去，不待匈奴平定，江山将会倾覆。臣冒死进言，切望陛下暂息北边之兵，以其全力剿灭关东盗贼，此乃至关急要！”王莽听此，顿生一股无名之火，勃然大怒道：“你身为大司马，已历时四载，竟让匈奴如此猖獗，盗贼如此横行！有何脸面在此胡言？朕看你怀有二心，故意蛊惑人心，你还是卸职归家吧！”随后便罢了精通

军政之事的严尤，任命了专靠阿谀逢迎爬上来的大司马。

王莽的怒气消了以后，转念一想，觉得严尤所议也有点道理。进攻匈奴的兵马虽不能撤回，可平定关东义军之事万不能疏忽。于是，他命太师王匡（和绿林起义军首领王匡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更始将军廉丹率兵去征剿樊崇。

樊崇听到风声，准备跟官军大战一场。起义军将士担心打起仗来，人马混杂，致不相识，就想出一法，每人都在眉毛上涂上红颜色作为记号。从此这支义军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有严格的纪律，并发出檄文广布四方：一、杀害百姓者定死罪，二、打伤百姓者受责打。他们走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都欢迎。

新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王莽的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大军东征，刚离开长安，天空的黑云便堆成了一整片，像一块厚铁，渐渐往地面上沉，眼看就要压到屋脊上似的。不一会儿，掠过一阵凉风，白亮亮的雨点儿紧跟着落下来；接着又起了一阵风，越刮越厉害了，柳枝横着舞，尘土四下里飞，雨柱往下落，风、土、雨连成一片，一切都被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路，哪是云，哪是人。王匡、廉丹及所率的兵将个个成了泥人、水人。长安的百姓暗地里说：“王莽派出的兵将一出长安就哭起来，这样的军队准打败仗！”十万官军长驱东进，沿途征饷抓佚，扰害人民，关东民众编出歌谣唱道：

宁逢赤眉，
莫逢太师；
碰到太师已遭殃，
碰到更始性命亡。



十万朝廷兵马在王匡、廉丹的督令下开到须昌（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在这里和赤眉军主力相遇。义军在前面排好阵势，好似泰山一般，官军将卒不战先慌，纷纷倒退，王匡连声喝阻尚不能止住。这时，樊崇一声令下，义军将士驱杀过来，势如潮涌，锐不可当。樊崇瞄准王匡，跃马挺枪，狠命一刺。王匡举起大刀，朝樊崇的肩膀横劈过去，樊崇用枪一架，直震得王匡两臂发麻。王匡见势不妙，拨转马头就逃，樊崇不肯放他，回枪刺伤了他的大腿，当下鲜血直流。王匡拼死逃跑，正遇上廉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贼势浩大，不可轻敌，快逃走吧！”廉丹瞪他一眼，骂道：“小儿可走，我一死方休！”一面骂，一面跃马前进，突入赤眉军阵中。赤眉军将他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刀矛齐上，廉丹终于死在乱军之中。十万官兵，逃了太师，死了大将，没了主帅，岂能再战？当下乱哄哄散了一大半，有一部分投降了赤眉军。赤眉军越打越强，人数很快发展到十多万。

王莽接到东方兵败的急报，面孔一下子变成灰色了，两只眼睛同火也似的红了起来，上颌骨同下颌骨呷呷地发着颤抖，两脚站都站不住了。正在这时，又有大臣面奏道：“陛下，洛阳以东，连岁兵荒马乱，到处在闹饥荒，关东十数万百姓因不得食，扶老携幼奔入关中，今已有大批人众拥入长安。”王莽听此，只好下诏开仓放粮，派官吏赈济饥民。官吏们抓住这个机会，层层克扣，粮食哪能到得饥民手中？难民十死八九，横尸长安街头。

正在这时，一度低沉下去的绿林军又在南方崛起了。一些汉朝宗室，地方豪强也看出新莽亡在旦夕，就乘机组织武装，混入农民军中。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刘秀。刘秀是汉朝远房宗室刘钦之子，家在南阳舂陵县（治所在今湖北枣阳南）。他兄弟三人，大哥名刘演（yǎn 演），二哥名刘

仲。弟兄三人一直痛恨王莽，总想恢复汉朝刘氏的天下。刘𬙂性子刚强，而小兄弟刘秀生性谨慎，态度沉着。刘𬙂常笑话刘秀没有出息。刘秀听了，也不跟大哥顶嘴，只是暗想：欲成大事，非得结交当今的达官贵人不可。可是，他到了长安，进了太学，拜了老师。结识了不少名士。后来从太学回来，就做起了粮商。一天，刘秀在经商途中，遇上了好友李通和李轶（yì）役。二李对刘秀说：“如今四方乱起，烽火连天，王莽眼看即亡，何不趁此机会，召集人马，夺取天下，恢复汉室！”刘秀一听，正合自己心愿。三人当下约定，就在南阳起兵。李通在宛县（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很有势力，李轶请他留在宛县，自己同刘秀到舂陵去见刘𬙂，共商起兵之事。

刘秀和李轶见到刘𬙂，一说起兵反抗王莽，刘𬙂立即表示赞成。他们分头在四乡串联，鼓动，没几天就聚起一百多人。刘𬙂对众人说：“王莽暴虐，海内分崩，如今水旱连年，兵戈四起，这是天意亡莽，我等正好举事，恢复高祖事业，让天下百姓过太平日子！”众人听此，摩拳擦掌，又见一向谨厚的刘秀也穿起了红色战袍，更添信心。接着有许多穷苦百姓闻讯赶来，没多久就聚起七八千人。

约定举事的日期到了，却不见李通那边的动静。刘𬙂派人一打听，原来李通做起义的准备当中，走漏了风声，被官府发觉。他父亲李守以及全家老少六十四口都被抓住杀掉，独他一人闻风逃去。刘𬙂、刘秀决定自己先动手，刘𬙂派手下人刘嘉前去联合刚到南阳不久的新市兵和平林兵。这两支义军中的王匡、王凤、陈牧、廖湛等首领也正希望得到汉朝宗室的支持，于是答应一起合作。

三路人马联合起来往西打去，攻取舂陵西边的长聚。这第一仗旗开得



胜，很快就把长聚攻打下来。接着又打了棘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南）。这时，李轶、邓晨也从别处招了一支人马来会刘𬙂。刘𬙂拟进攻宛城，率众行至中途，忽然来了王莽的大将甄阜、梁丘赐。他们带领兵马，截杀义军。刘𬙂挥师接仗，两军正打得难分难解，天空中降下大雾，人们面对面都辨不清模样。官军多系骑兵，趁势乱闯乱踏，刘𬙂部众全是步兵，连刀枪也不齐全，简直没法对打，一时纷纷四散，溃走各方，最后只得退到棘阳，守在那儿。

刘𬙂因兵败正在惶惑不定，忽有一人驰入，朗声呼道：“下江兵到宜秋，距此不远，何不前去联络！”刘秀在旁接口道：“李兄前来，好了好了！”刘𬙂尚不知来人是谁，及刘秀与他说明，才知是李轶的堂兄李通。当下请李通入座，问及下江兵来历，李通说：“我未曾起事，举家先亡，只剩得孑身孤影，奔走四方。打听得下江兵主帅王常颇有贤名，特地相招，邀他来攻宛城，今彼已到宜秋，又闻君困守棘阳，所以急忙赶来，请君往会下江兵。”刘𬙂大喜，遂同李通去见王常。王常一见刘𬙂，便说：“王莽残虐，百姓思汉，今刘氏复兴，就是真主，我愿助君一臂，成就大事！”刘𬙂笑答：“事若得成，难道我家独享吗？”王常性情豪爽，接着把下江兵的另外两位首领成丹和张卬介绍给刘𬙂。从此，整个绿林义军和刘氏兄弟的地主武装结合在一起了。

且说刘𬙂自会合了下江兵后，气势复振。这一年大年除夕，义军分六路攻取了棘阳附近的蓝乡，夺得大批粮草。接着，乘胜向沘（bǐ）水（今河南省及其下游唐河）南岸甄阜、梁丘赐的大本营冲去。王常率领的下江兵如猛虎下山，锐不可当，一下子把梁丘赐的阵线冲垮了。甄阜正在拼命阻挡舂陵兵，见梁丘赐败了阵，自己也慌了神儿，瞅个空子，拨马而

逃。官兵见主帅要跑，立即一哄而散，向北逃去。北边的沘水又挡住了退路，人拥马挤，互相践踏，结果踩死、淹死不知多少。甄阜、梁丘赐想逃终未逃脱，被义军一阵追杀，死于乱军之中。

沘水惨败的急报传到长安，王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又启用严尤为大将和陈茂率军再与义军较量。严尤、陈茂出师不久，未料钻进义军在淯阳（今河南省新野县北）设的埋伏圈。只听一声令下，义军将士从大路两旁的隐蔽处杀将出来。如同天兵神将，英勇无比，官军将卒茫然不知所措，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队伍已被冲垮。严尤、陈茂在乱军中夺了一条小路，丧家狗般向长安逃去。

义军接连得胜，鼓舞了人心。四方百姓，纷纷前来投奔。不到数日，起义军增加到十多万人。将领们决定趁热打铁，挥师北上，围攻宛城。当大军来到城东南的淯（yù 淂）水（今河南省南阳市东的白沙河）边上时，众人都觉得应推举一人当皇帝，以便统一号令，统帅各路人马。推来推去，结果推出汉朝宗室刘玄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他为更始帝。更始帝拜王匡、王凤为上公，朱鲔（wěi 伟）为大司马，刘𬙂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即以前的太尉、丞相、御史大夫，总称三公，三公之上是名位更高、没有实权的上公），刘秀为太常偏将军，其余将领也一一加封。从这时起，这支义军正式称为“汉军”了。

汉军在围攻宛城的同时，更始帝刘玄派刘秀、王凤、王常、李轶等分别率领人马攻打昆阳（今河南省叶县北）、定陵（今河南省舞阳县北）和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县）。各路将士英勇善战，很快就占了这三个地方。王莽得到急报，竟如输光的赌徒，急红了眼，决定把所有的本钱拿去孤注一掷，和汉军一决雌雄。他命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征调四十二万人



马，号称百万，向汉军扑来，妄图一举收复昆阳、定陵、郾城，解宛之围。同时，王莽还派了一个叫巨毋霸的人充任守卫营盘的中垒校尉。这巨毋霸有一种特殊本领，据说能驱使野兽打仗。王莽特将上林苑中养的虎、豹、象、犀牛等装入木笼，随军赴阵，以便战时使用。王寻、王邑督率的人马拉成长阵，千里不绝，直向昆阳扑来。

据守昆阳的汉军不足万人。将士们在城楼上往远处一望，但见官兵如同潮水般涌来，黑压压望都望不见尽头。更奇怪的是，前驱大将身长体伟，面丑须张，坐着一乘极大的兵车，旗帜上写个斗大的“巨”字，带领一大群猛兽，摇尾前来。汉军见所未见，不知是何妖魔鬼怪来助新莽。你也惊，我也慌，急忙回报，王凤、王常、李轶诸人一听，面面相觑，形色仓皇。独刘秀从容自若，还像没事一般。王凤忍不住说道：“王莽的兵将如此奇悍，来攻这小小的昆阳，眼见我固守不住，何如知难先退？”刘秀说：“如今我兵少粮缺，突遇强敌，全靠将士并力抵御，方可取胜；再说宛城尚未攻下，援军不会到来，如果昆阳失守，敌必逼我而围打宛城之部，那时我等将同归于亡了！”刘秀话音刚落，忽有探马来报说：“官兵已至城北，源源不绝，看不见尽头。”诸将听了，越加失色。刘秀却从容镇静地说：“情势危急，只有坚守了。今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可以靠城坚壕阔，与敌相持。然坚守决非死守，眼下需派出数人，至郾城与定陵招集守兵，背城一战，方可解围。究竟谁去出城请援？”众将都称愿意守城。刘秀毅然自请道：“诸公既然都愿守城，那就由我前往！”话未完，又有一将道：“我也愿前往！”刘秀见是李轶应声，遂与他一同出城。

且说刘秀带着李轶等十三人骑了快马，乘夜冲出南门，往郾城和定陵去调兵。这时，刘𬙂已将宛城攻下，刘秀虽然还没得到音信儿，可他为鼓

舞军心，到处宣扬说宛城已经打下，大司徒的大军很快就到了。约莫过了十多天，刘秀带着一千多援兵返回昆阳城下。王邑见来兵寥寥无几，根本没放在心上，只派了数千人出战。刘秀督兵猛战，斩敌首数十级，竟把敌兵吓退。汉军将士顿时勇气百倍，个个争先，直冲到城墙脚下，对着守城的将卒大呼道：“诸将士切勿恐慌，大司徒的人马已经来援！”王邑未辨出真假，下令诸营不得妄动，他自己与王寻到城西依着滍川河列阵据守。刘秀察清地形，从城内外兵众中选出三千名精壮士卒组成敢死队，直向王邑阵中冲去。这些兵士统是以一当百，不惜生命，直冲杀入中军大营。官兵各营将士，因有命令，互不相救。只有王邑、王寻带着一万兵马与汉军交战，早被汉军杀得七零八落。王寻想拦截汉兵，汉兵知他是大将，上前将他围住，乱砍乱刺一阵，结果了他的性命。王邑见王寻被杀，无心恋战，慌忙逃走。这时，王凤、王常带着城内的全部人马冲杀出来，两相夹击，喊杀声震天动地，直杀得官军乱奔乱跑，自相践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汉兵越杀胆气越壮，忽见一群猛兽冲了过来。谁见过虎豹犀象也来打仗？众将领就先让兵众躲开。刹那间天空滚来乌云，一阵霹雷闪电，接着下起倾盆大雨，又呼啦啦地刮起怪风，风绞雨，雨绞风，风雨拧成绳，竟将那些猛兽抽打得往回跑去，那个驱使猛兽的巨毋霸弄得没法，被挤到滍川水中，仰面一倒，头重脚轻，再也起不来了。汉兵一见，十分高兴，认为是上天相助杀敌，个个争先恐后直往前冲。官兵弃营乱窜，如决口的河水向后退去，猛兽与人乱挤乱踏，大多并墮入水，活活淹死，侥幸不死者四散逃跑。刘秀传令军士不必穷追，但命将敌营中的粮草兵械搬进城中。这就是有名的昆阳大捷。这一仗，把新莽的军力几乎全部摧垮了，也为后



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新地皇四年，汉军攻洛阳，破武关，王莽危急，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告天大哭。九、十月间，汉军猛攻长安东北角的宣平门。守城门的六百名士卒无心出战，只射了几支箭，就一哄而散，汉军呐喊着冲进城，直往皇宫杀去。满朝公卿大臣纷纷四散逃亡。次日，城中百姓也起来造反了。他们把宫门点着，火借风势，迅速蔓延，一排排殿宇很快没于火海。王莽吓得乱躲乱跑，可他跑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又过了一天，大火继续燃烧，王莽实在无处可躲了，只好由几个臣子搀着，跑到池塘中央的渐台上，汉军又将渐台包围起来，台上箭如雨下。这时，眼看王莽瘫成了一摊烂泥，人们冲上去，用刀将他砍死了。

短命的新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中灰飞烟灭了，国家处在动乱之中，百姓迫切要求统一安定。相对而言，此后的刘秀政权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到建武十六年（公元 40 年），他击灭了各处的地方割据势力，全国又复统一起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秦汉兴替
作者=王吉祥著

页数=470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402

DX号=000008046336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36&d=D7B
65A059513C8E46DE74AB8AE0A0141&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
%D1%DD%D2%E5++%C7%D8%BA%BA%D0%CB%CC%E6